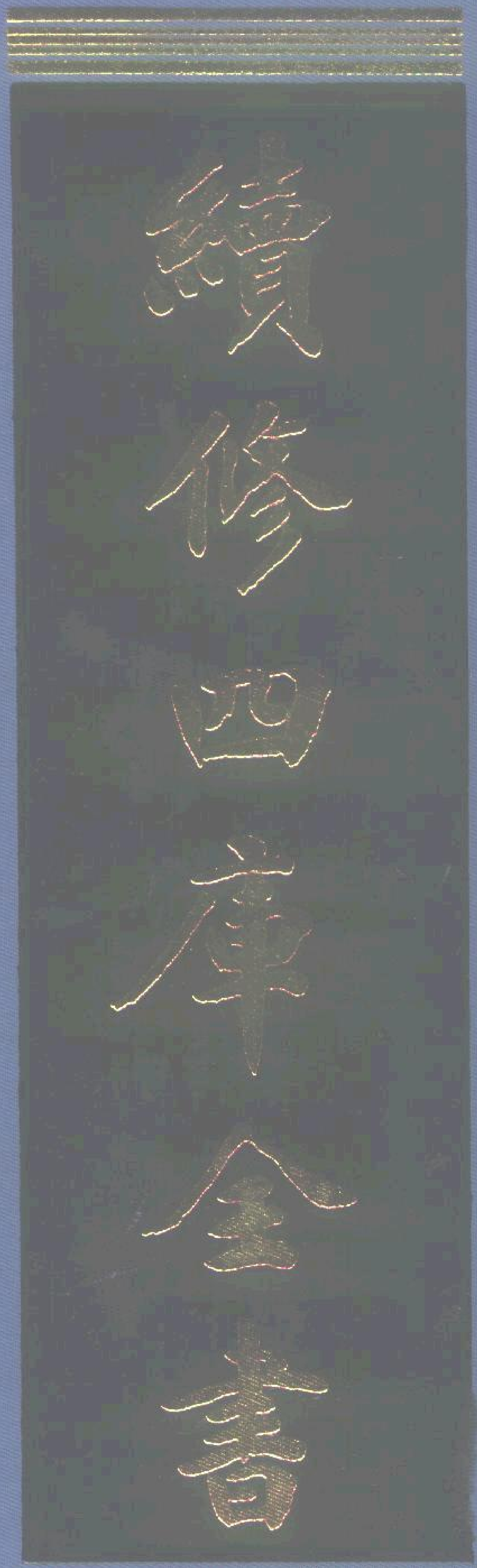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〇・子部・雜家類

蛾術編八十二卷（卷一至卷七十二）……〔清〕王鳴盛撰　迮鶴壽參校……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著

蛾術編

世楷堂藏板

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春二月開雕

蛾術編序

嘉定王光祿西莊先生撰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考
書行世已久又聞尚有蛾術編一書凡九十餘卷余前
作文選菊證時訪求之而未見今年重至蘇臺迮廣文
青厓以校刊本來示索爲之序嗚呼書之大端同年陶
文毅公論之詳矣余復何贅惟念是書光祿歿後秘置
篋中者且五十年若隱若見久未彰著一旦得廣文參
攷鉤稽若注家之有疏足相發明豈不大快人意且光
祿之以蛾術名其書者亦自志其績學之勤而已朝習
莫益眞積力久迄晚歲目盲其功巘竟是善學者如齊
王之食雞必取其跖數千而後足而體大物博或攷證
偶疏則未免有之夫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偏
駁之疑起矣而海岱之高深自若也王伯厚困學紀聞
後世頗多評論或有蜉蝣撼樹之譏然古人異同出入
相與有成詎不足爲知者道哉廣文此舉將見光祿之
書籍以傳而廣文亦即藉光祿之書以傳殆昔人所謂
杜征南顏祕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功臣是已因書以復
之時道光辛丑冬長樂梁章鉅序

蛾術編序

著書難著書而有人傳之爲尤難余觀梁阮孝緒七錄所載當代名書凡經典五百九十一種傳記一千有二十種子兵文集諸錄四千六百七十九種大率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世鈔探奇嗜古之儒勤鈔而寶護之雖有八覽十志不轉瞬而飽羽陵之蠹矣嘉定王光祿著有蛾術編九十五卷攻據精能搜羅宏富久已推重士林然未有刋本吳江沈君翠嶺風雅士也探奇嗜古孜孜不倦既刻　昭代叢書五百種復以是編屬迮生青厓又于每段復加以按語糾謬正訛或反覆紬繹觸類引伸或討論精覈明辨以晰誠藝林快事也余惟光祿之書卷帙浩繁非積有重資不能鏤板歲月既久安知不煙飛塵散而光祿一生之精力不于是泯沒乎然則沈君之傳書其功不在著書下也又聞沈君將開雕長洲吳枚菴所選　國朝文徵而幷爲之補其遺續其後以爲宇內大觀余尤喜沈君傳書之志甚鉅豈獨爲光祿一人幸哉青厓余壬午分校所得士是編刻成問序于余余自慙薄植無文而得附名此書以傳于後亦何幸也

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四月固安楊承湛序

蛾術編原序

稽古之難也其始憚糾紛而未經博覽其繼騖奪譌而未極精研故必兼二者之長乃可以言學問觀諸子雜興類各自立說唐代如王氏據言封氏聞見記等則掇拾遺逸雖勘閱旨而攷證名物往往取資焉宋之夢溪筆談容齋五筆困學紀聞爲近世所競稱然尚苦未備外此誤述益孤陋或憑胸肊多踏駁識者譏之迨我朝儒術彬蔚事沂其原理覈其是駁駁乎最盛矣嘉定王西莊光祿具通敏之才早謝簪紱矢志讀書至老而忘倦所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搉已風行宇內又有蛾術編網羅繁富六藝百氏旁推交通靡弗洞暢大抵先生之學經義主鄭康成文字主許叔重宗尚既正遂雄視一切凡汗漫絕無依據之談攻瑕傾堅不遺餘力案漢人傳授皆號專門尊奉本師罔敢參家法異同之論致煩天子親臨白虎觀稱制剖決後儒作疏亦墨守傳注惟恐踰越苟有乖違胥加駁難自世儒少見多怪中實空枵徒事譸測妄生荊棘一知半解輒驚新奇而此達彼窒失諸目睫轉欲凌駕前哲高自標置終墮昏蒙人復掎其後蓋是丹非素伊昔而然然則持故訓以別

少詹齊名錢務篤實而先生淹貫有餘既歿徵行入史
餘遂附少詹列儒林傳中金匱珍藏永垂不朽茲編出
使先生生平含咀英華張皇幽眇之能較然九共見余
詞垣後進忝撫吳適值刊編主者來問序公暇竟閱輒
闡大意卉其端曰蛾術者先生自謂積三十年之功始
克就又載記時術之喻其功乃復成大埕者也綴學之
士尚觀此而知所積以求其博且精矣哉時道光九年
歲在己丑仲春月館後學安化陶澍誌

丁未歲秋余司教松陵適沈君翠岑刻王光祿蛾術編
成屬余爲序余惟光祿纂述之勤與沈君流傳之意序
者綦詳且經進君青厓參校博衍宏通致爲精審余又
何言第以愚者千慮豈無一得展誦之餘略抒所見順
其篇章條列于左或可爲讀光祿書者搜討之助如光
祿謂易釋文引桓元說桓元注易從未見于他書按釋
文序錄易之注解傳述人于荀九家集注十卷下列謝
万韓伯袁悅之桓元卞玉等十人而隋書經籍志有桓
元繫辭注二卷是桓氏有易注特今佚耳論張衡桓譚

不信讖緯據後漢書張衡傳注謂衡信緯則譚可知按
藝文類聚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唐虞謂之五府府聚也
言五帝之神聚于此此本尚書帝命驗文見史記正義
及索隱是譚信緯之證也謂羣書引尚書逸文可疑及
誤者云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
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說
文木部櫟下引虞書同又云說文足部引虞書曰怨匹
曰逑皆尚書逸文之可疑者竊意四載之文本尚書家
說如說文日部引虞書曰仁覆閔下本古尚書說也大
部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羣本毛詩蕩傳文也引經師

訓說而稱書曰詩曰許書每多此例審是則河渠書之引夏書亦猶是矣至怨匹曰逑據說文㠯部逑下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此又曰猶一曰耳言逑義爲斂聚又爲怨匹之稱非承上虞書言之許載之以廣異義或又爲一字之誤則二者均非逸書也又云說文木部橘木也書曰竹箭如橘子賤切今無考此亦尚書說也禹貢揚州篠簜既敷瑤琨篠簜史記夏本紀引篠簜俱作竹箭此非訓詁字今文尚書如是如橘者蓋今文家說竹箭形如橘耳橘之形狀未聞其字從木晉聲尚書大傳說橘高高然而仰梓晉晉然而俯下曰周禮有服臟天官庖人職文也邑部郚下周禮曰副辜祭則任郚地地官載師職文也刀部副下周禮曰副辜祭則是晉有低小之義則橘之從晉不僅取聲蓋木之低小者竹箭之形似之故舉以爲況非逸文無以攷也閻百詩謂明嘉靖九年后蒼從祀孔廟戴聖以贓吏見黜考漢書止言其爲九江太守枉法夫枉法非受贓也至鄭樵通志橫加以贓吏之名明嘉靖閒張孚敬大正祀典遂黜戴聖而進后蒼此事之極寃抑者閻氏素精考證亦隨聲附和謬矣而光祿止極言后蒼非傳述禮記者而于戴聖事竟不爲別白豈亦以爲贓吏與至論爾雅誤人以爲周公孔子夏合作詩七月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此

言蓋近是光祿篤守鄭學者竟未引及若得此則合作之說可以不發矣若乃說文示部引周禮不在周禮中者如示部禘下周禮曰五年一禘祫下周禮曰三年一禘祫之類此亦引周禮說而稱周禮者如引詩傳稱詩曰引古尚書說稱虞書曰之比而光祿謂漢書藝文志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無周禮許自言禮周官說文序不言周禮也禘祫等字下所引許意約周家之禮爲禮非指書名或所引卽在周官傳中今案許書肉部臟下曰周禮有腊臟天官庖人職文也邑部郚下周禮曰任郚地地官載師職文也刀部副下周禮曰副辜祭則春官大宗伯職文弓部注周禮曰天子六弓則夏官司弓矢職文是可證許時稱周官爲周禮不得云非指書名矣至禋下云周禮曰禋于所征之地光祿謂許引他經而亦稱周禮意謂此本王制文也不知此亦引周禮說考許書引經傳于今所稱十三經者不引及戴記穀梁其稱禮曰禮記曰者皆儀禮文其引月令則稱明堂月令是所引爲明堂陰陽記中之月令非戴記之月令也禋下所稱非王制文可知矣其論許書重出字云說文屎或从木尼聲大徐以爲重出以木部本有柅字注云木梨从木尼聲故大徐以屎下重文作柅爲重出不

知木若梨者柅之正訓而屎之或體作柅故許引于屎下云屎或从木尼聲非重出也屎爲絡絲簍柄故易遯初六繫于金柅荀爽虞翻皆以柅爲絡絲具以柅卽屎也若以爲重出而易義遂不可通坎九五祇既平從說文作禔訓安云地道變盈而流謙九五體坎五艮艮止坤安不至盈滿因安致平故无咎象曰中未大也正美之也按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未大也作中未光大也虞翻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是漢易大上有光字祇既平之祇既用說文于象傳則用王弼本以爲變盈流謙之證得毋不相符合乎說文示部禂禱牲馬祭也詩曰既

禡既禂此引三家詩也毛詩作既伯既禱者禱與禂通伯者禡之假借字也王制釋文云禡馬怕反又音伯蓋古音讀禡如伯故毛詩古文假伯爲之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許訓禂爲禱牲馬祭者周禮甸祝云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許本此爲說下引三家詩見禱牲馬之祭字當爲禂耳應劭漢書序傳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蓋本三家詩說與毛傳義合則伯爲禡之假借無疑既伯既禱卽既禡既禂耳亦卽禂馬禂牲耳光

昧滄距川今文尚書也何以明之虞書曰滄距川古文尚書也谷部虞下虞書曰虞字重文作滄云古文虞字重文作昧云篆文昧从田犬聲則知川部所

引者古文谷部所引者今文也光祿欲易川部之濬爲
睿易谷部之畎濬爲く仌謂許本云書用古文唐人誤
改爲畎濬是泥于書孔氏之言不知今古文之別且易
濬爲睿于許氏明稱古文者反以篆文易之矣易繫辭
揉木爲耒謂許書無揉字書柔遠能邇古人不加手今
攻揉木之揉本作煣說文火部煣下云曲直木也漢書
食貨志用繫辭文作煣木爲耒是古本作煣有其字矣
揉乃俗字書之柔遠能邇柔本訓安與揉音義迥別不
得爲揉不加手之證書梓材至于屬婦說文人部引屬
婦作嫘婦此亦今古文之異光祿謂崔子玉清河王誄

云惠于嫘嬀嫘是妊身嬀是無夫皆婦人之可憐憫者
今經作屬屬音通嫘則從說文作嫘婦正合語殊不明
晰今謂古文作屬婦與上敬寡爲對文敬寡者鰥寡也
古字故與矜通矜與鰥通故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
鰥折獄釋言云孺屬也則屬卽孺謂孺稚也此對文也
以今文作嫘婦言之則謂鰥寡及妊身者崔子玉惠于
嫘嬀之云則合二句以成文嫘謂嫘婦嬀卽上敬寡耳
崔許同用今文不能強合于古文也詩節南山天方薦
瘥傳云薦重瘥病許書田部引作薦嗟說爲殘田者此
亦三家詩漢書董仲舒傳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綴于

詖而急于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
歌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云云是三家有說此爲爭
田致訟之詩者則此言師尹何爲不平而致訟乎天方
重壓此殘蔵之田固亂而失田者宏多矣謂飢饉薦臻
爭田無益也書無逸祖甲鄭以爲帝甲王肅以爲太甲
謂王爲妄按洪括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于無逸
篇此節有或怨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是厥後十四字
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
也按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毀廟議云于殷太甲曰
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

二宗以戒成王亦以祖甲爲太甲序在中宗之上是今
文尚書其在祖甲節在殷王中宗前古文則在高宗下
是其簡冊之異王以帝甲非令主故用今文說注古文
又順古文節次因爲先盛德後有過之說肅雖亂經此
注要不爲妄史記各國世家事每有與左傳異者所謂
網羅放失散逸舊聞不必盡同左氏也光祿謂史遷不
得見左傳故事多與傳不合夫世家敘事多有直書傳
文者豈不得見左氏乎其報任安書云左邱失明厥有
國語其見傳可知且左氏獻自張蒼于諸書爲最先出
史遷安有不見者鄭注論語子禽爲孔子弟子集注引

或曰元子貢弟子謂或見其問子貢子爲恭也遂妄爲此說然天下安有弟子以其師與同學絜長較短且謂師不賢于同學者則或說不爲無因要之問子貢者一子禽一陳子禽子禽爲陳元陳子禽非陳元也漢書古今人表分陳元陳子禽爲二人自有所本據鄭樵弓注則陳元爲齊人陳其姓也陳子禽蓋陳人疑子在陳時子禽見子貢恭于孔子故有是言書陳子禽所以別于陳元之稱子禽也猶書衛公子荆衛公孫朝之比以魯有公子荆曹有公孫朝故書衛以別之耳至謂劉向爲西漢俗儒其書傳世甚多皆鄙俚而附會夫劉向校書

天祿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後代目錄之學所由昉向非中壘則經典日就湮沒耳且其所上章疏封事原本經術即賈董無以過至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博采傳記以爲鑒戒尤具深心而遺文逸事多賴以傳足資考證謂之鄙俚附會是其立論不無少偏哉凡此所云皆承沈君不廢異同之意署冷官閒書籍不備僅陳梗概不盡所知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由迮君參校更爲推闡如箋注困學紀聞之例則于鄙說或有取焉丹徒趙彥修撰

蛾術編凡例

一是編原本九十五卷今止校刊八十二卷尚有說刻十卷詳載歷代金石已見王蘭泉先生金石粹編無庸贅述說系三卷備列先世舊聞宜入王氏家譜

一作易注者王弼造書傳者梅賾固屬經中之蠹是編專主鄭學無怪其冰炭不相入然崇信徐遵明爲大儒而謂公羊疏出其手亦恐無據又歷譏杜元凱剽竊蔡九峯妄繆未免出言過分諸如此類今爲稍圓其說

一近時譚攷據者前以顧亭林後以戴東原兩先生爲最學有根柢言皆確實是編務必力斥之斯乃文人相輕之積習今從節

一是編徵引浩博今將各書原文校對有先生所引而原書竝無者如南齊陸澄傳與王儉書之類有原本現在而先生未見者如宋禮志高堂隆之類今特一一注明以便查核

一前人舊說是編有引用之而不載所出者如戴東原水經注序之類今亦各爲標明此係某人之說庶幾知其來歷

一說字諸卷攷正許書各本同異而亦閒正俗字但
近人所用俗字甚多不止于此故于每卷之末推
廣言之非好爲煩瑣也
一呂刑百鍰攷工三鎰辨論千餘言既載于前復錄
于後句句相同此必偶然失檢未經抹去諸如此
類概從刪節
一僻居鄉曲家無藏書專就架上所有詳爲校正遇
有疑義亦專就一己所見加以案語或失之太繁
如宋史新編凡例連篇引之以是編採摭甚多也
或失之太簡如北盟會編所紀李綱宗澤韓世忠
諸事絶不一引以是編僅載書名也匆匆付梓俱

未刪改姑以俟博雅君子

吳江迮鶴壽青厓氏識

涇縣朱　珔蘭坡　吳縣董國華琴涵
桐鄉沈炳垣曉滄　平湖顧廣譽訪溪
吳縣王　鎏亮生　海鹽張開福石匏
海甯楊文荪芸士　嘉定姚承緒八愚
震澤趙　鈞靜蓀　吳江楊棄桂辛甫
嘉定張　鑑吟樓　嘉定章　庚伯
青浦倪　皋九方　震澤楊揆嘉秋泉
吳江沈寶禾子實　吳江陳希恕夢琴
吳江葉春浩鑄唐　吳江沈曰壽笠君
吳江沈曰富子饒　元和陳克家梁叔
震澤陳壽熊子松　震澤唐　咸耳三
長洲顧金益奕齋　長洲沈　榮石鄦
吳江龐一清泉香　吳江黃之儁芝雲
吳江張太齡小愍　吳江張敬曾省堂

原本參校姓氏
崑山朱昫伯沖庵　子　嗣構
同邑沈　宇笑山　嗣穫
秦　鑑澡石　嗣疇
馮紹彭子齡　姪孫　汝寬敬敷
姚其昌漱泉　汝潤子雨
浦文鳳賦泉　汝鑄企顏
吳　林穆齋　孫　汝平
吳鍾茂嘯餘　得名
閔友曾綠天　汝翼

世楷堂藏板

姚承緒八愚　汝霖

卷一　說錄一

五經先後次敘　立學
史漢敘列五經行次多誤皆傳寫刻鏤之譌
傳注之注　唐石經以前只有五經或九經或十二經　易經詩經等名
前漢諸儒少兼經　進五經正義表
唐人周易疏之謬　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隋志者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各史者

世楷堂藏板

卷二　說錄二

同修疏人
南北學尚不同　劉焯劉炫會通南北漢學
亾半其罪甚大　諸儒姓名孔穎達序與各史異
北國子監板　南國子監板
經典釋文　注與釋文誤連　張淳之駁王元感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　古書多亾于永嘉
朱子但言九經疏　十三經注疏
鄭康成總解經之書　采集羣書引用古學

識緯
卷三　說錄三
周易十二篇古本　重卦不始于文王伏羲已有
說卦三篇非河內女子所得漢初已有　文辭非周公所作
子夏易傳　孟喜京房之學
京房易傳　兩京房
鄭氏周易　虞翻之學祖述孟氏其例最密
費鄭者非　周易古本王弼所亂以爲朱子所定古本宋元已亂不始于明
惠氏易　王弼韓康伯注
卷四　說錄四
尚書古今文　舜典首二十八字
唐石經尚書幷非梅賾本惟說文所引爲眞
光被　君帝
羣書所引尚書逸文可疑者及誤者
伏子賤　先鄭後馬
康成所據地理志伏無忌作
汲冢周書
卷五　說錄五
詩世次　六亾詩
詩序　四家詩
詩序斷非衛宏所作　鄭康成說經會通衆家不拘一師　閻氏誤信葉氏漢文無引毛詩序
卷六　說錄六
三禮　三百卽周禮
周禮不可疑　六篇五篇
周禮鄭注　千寶周禮注
冬官補亾　儀禮有五名
經記之分　篇次
喪服傳　儀禮脫文誤字
逸禮　禮記誤人姓名
壁中書有禮記兼經與記言之又有左傳
劉向戴戴記散不載戴記戴非刪向所校
別錄　樂記分篇
小戴非刪大戴三篇非馬融所增
檀弓刻誤　唐月令
中庸說　衣錦二句非鄘風

大學古本　此謂知本二句
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虞辨注
卷七　說錄七
三傳廢立　三傳互異
左氏與公羊穀梁各有經
鄭康成意以左氏公羊爲勝于穀梁
服虔左傳注　服虔注有傳無經
春秋託始隱公　左氏論斷多謬
公羊何休學　公羊傳疏
穀梁范甯注亞于何休
廢傳說經　宋制
卷八　說錄八
論語誤人姓名　魯齊古文三家
何晏集八家說　皇侃論語疏
民無德而稱焉　孝經古今文
孝經疏　朱子刊誤
爾雅誤人　爾雅有序篇
郭注不全　邢序
邢疏勦襲　孟子之學長于詩書
孟子漢置博士　趙注不全

孫疏僞託　孟子郟注
卷九　說錄九
史記但稱太史公亦無卷數
司馬遷所援據之書　十二諸侯實十三
三劉前後漢書　沮渠牧犍
李百藥北齊書　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
五代史不立韓通傳
卷十　說錄十
遼宋金三史　宋以後史學有五
改修宋史　宋太祖本紀各本異同
各帝諡法本紀所書不同
各帝字　各紀監板不同今以仁英
神哲徽欽見例　各紀新編或刪或存今以
咸平六年見例　宋史補
宋牟輔年表　宋史非徇神哲實錄
劉整不當在宋史　華陽宮記
或有年或無年　宋史新編無榮王希瓘福
三與尚傳　洪邁傳淳熙當作紹熙
卷十一　說錄十一
遼史所采取　金國本女眞避與宗諱

金源　熙宗即位不改元
大金集禮　金史補
元史世系　元史一人兩傳
通鑑續左傳　資治通鑑序
通鑑外紀　通鑑長編
薛應旂王宗沐通鑑　九朝編年備要
邵氏史學
卷十二　說錄十二
越絶書　竹書紀年
高誘注戰國策　劉向所著

南部新書　錦里耆舊傳
青溪弄兵出師二錄　北狩行錄
南燼紀聞　三朝北盟會編
名臣事略　焚椒錄
山海經　水經注
元和郡縣圖志　江南浙江通志
八府一州志書　謂地志不可用古名太迂
西域記
卷十三　說錄十三
唐六典　唐開元禮

朱子家禮　唐律疏義
釋名　白虎通義
急就章匡謬正俗　汗簡載僞古文尚書
十部算經　司馬法
史炤通鑑釋文　劉歆七略
十七史　文淵閣無薛史
經義考　通典通志通考
卷十四　說錄十四
管子　晏子春秋
曾子　子思
元學　老子
列子　鬼谷子
子華子　淮南子
鹽鐵論　人物志
太極圖說　能改齋漫錄
續齊諧記　藝文類聚
合刻叢書　汲古閣刻
本草　曹憲呂向文選
七十二家集　初唐四子集盛唐二集
後村居士集　天下同文集

卷十五　說字一
說文序目在書後
文字書
六書分君臣佐使
六書大意
卷十六　說字二
六書爰頡已備其名至周始定
大篆與古文異多同少
倉頡爰歷博學
秦時古文已絕
艸書
王莽六體
壁中書
虛造不可知之書
疑冡
古籀篆
分部許氏特拗
或作五百四十二部
引經用古文
卷十七　說字三
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
說文引周禮
任意更改減省增加移徙
注中有正文無
俗以一字誤分爲二　俗以二字誤合爲一
一字兩从注各有例　一字數从只入一部
重出字
許氏兼變隸
訓釋用隸書
引孔子言
引諸家言　前後兩序
所收字數　分部次敘
每部中字次敘
卷十八　說字四
賈逵修舊文　太尉南閤祭酒
字林亦說文存　反切
新附　說文各本異同
二徐本異同　說文補義
卷十九　說字五
卷一上攷證　卷一下
卷二十　說字六
卷二上攷證　卷二下攷證
卷二十一　說字七
卷三上攷證　卷三下攷證
卷二十二　說字八
卷四上攷證　卷四下攷證
卷二十三　說字九
卷五上攷證　卷五下攷證
卷二十四　說字十
卷六上攷證　卷六下攷證

卷二十五　說字十一
卷七上攷證　卷七下攷證
卷二十六　說字十二
卷八上攷證　卷八下攷證
卷二十七　說字十三
卷九上攷證　卷九下攷證
卷二十八　說字十四
卷十上攷證　卷十下攷證
卷二十九　說字十五
卷十一上攷證　卷十一下攷證
卷三十　說字十六
卷十二上攷證　卷十二下攷證
卷三十一　說字十七
卷十三上攷證　卷十三下攷證
卷三十二　說字十八
卷十四上攷證　卷十四下攷證
卷三十三　說字十九
爾雅不可駁　鬱陶
偃蹇潦倒
工夫
分隸行　曰曰
類篇集韻　論反切所自始
集古反切合爲一書　高岡元黃
音學五書及韻補正論古音
讀書偶得以佐顧氏
卷三十四　說字二十
段玉裁論古音　駱虞權輿
三台當作三能　調同非韻
夢韻等字古音　吳下方言合于古音
熊羆能等字古音　來應作渠之反
繆　丩字似可從唐人作去鳩
切　命讀爲慢
不字音　佛
三十六字母
卷三十五　說字二十一
韻書功過大小　韻書古本已亾
廣韻　祁有二音疑廣韻爲宋人所刪
顏元孫所分與廣韻異
廿三先廿四仙　應姓平仄皆可用
文殷吻隱問焮　寒歡　人物　小篆有腳

新添類隔　二僊
五支　鹽添咸銜嚴凡
迴拯等徑證嶝　五十二儼
隊代廢
卷三十六　說字二十二
映敔屢改　豔梵釅陷鑑梵
一書中彼此互異　物迄
葉帖洽狎業乏　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韻會韻府從略　每韻欵式顧刻與張曹不
同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元板古今韻會舉要
卷三十七　說地一
尚書禹貢導山　禹貢九州
九州未言水道　爾雅釋地九州
釋山五嶽有兩條後條爲正
周禮職方氏賈疏非是
七國都　梁敗于齊喪地于秦辱于
楚
卷三十八　說地二　六郡良家子
漢十三部　省幷朔方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許鄴洛三都
三國疆域　晉地志與漢志異
南北朝地理得其大槩亦可
隋罷州置郡　唐改郡爲州
外官要領惟探訪節度二使
宋地理志據元豐　宋史地理校誤
卷三十九　說地三
西王母　禹貢雍州末節水道
梁州末節水道　黑水
三危　河源
卷四十　說地四
積石龍門
冀州梁岐非呂梁狐岐
秦魏必爭之地惟河西爲要
長安　鄭縣新鄭
南陵沂水　雒
阿陽　涇水過郡三
河水過郡十六　六郡良家子
京兆下邽　漢安郡
雒縣　街東街西

西明寺　華陽館
東門　駱山人池亭
商山
卷四十一　說地五
朱圍　華山
岍岐荊　終南惇物鳥鼠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原隰　岷山
江原至夏水　江水過郡七
朐忍　嶓冢山
沱潛既道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卷四十二　說地六
禹貢豫州末節水道　荊州末節水道
朔方　太行
大伾　降水大陸
大陸　清漳過郡五
汾水過郡五　沇水過郡九
卷四十三　說地七
廣平國　綸氏非建初置
淮　漳
九江　濁漳
石頭城　湘州
山東　黎
沙鹿　諸馮負夏鳴條
有窮　空桑
卷四十四　說地八
雍州洛水豫州雒水音同字別
伊洛瀍澗　孟津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豫州滎波　菏澤孟豬
盤庚遷都亳殷　文王時三亳阪尹
導淮自桐柏
卷四十五　說地九
荊州沱潛　雲夢
楚都有五縣文公之楚過宋係順道
九江
卷四十六　說地十
東至于澧諸節　彭蠡
導漢東匯澤爲彭蠡　交阯

世楷堂藏板

崇山
卷四十七　說地十一
禹貢冀州末節水道
徐州末節水道
卷四十八　說地十二
碣石
恒衛
出河之沛
卷四十九　說地十三
故大河屯氏河
泗水過郡六
廣陽國
東平國
許縣
合肥
沛國
太公反葬于周其事難行
雩門
墮三都
滅滕事當從漢志
於陵
卷五十　說地十四
濰淄
沂
羽山
泗濱浮磬
敷淺原
丹楊
震澤
閶門
故吳城有二
嘹城
卷五十一　說人一
三皇五帝
八元八愷
辨夏商歷年謬妄之說
外丙仲壬
臣扈
祖甲
武王伐紂之年
禹貢冀州末節水道　究州末節水道
楊州末節水道
衡漳
九河
雷夏灘沮
三江
吳郡
三江
大野
三江
羣羽
衡漳
三吳
深水過郡三
睢水過郡五
北海平壽壽光斟縣
魯國
淮陽郡
盛唐
蒲姑地名非人名
歸三田
孔子所生耶非鄒亦非陬
任國風姓趙岐注誤
后稷見棄
沈尤村
申浦
內吳
吳郡
三江
大野
三江
羣羽
衡漳
九河
雷夏灘沮
三吳
深水過郡三
睢水過郡五
北海平壽壽光斟縣
魯國
淮陽郡
盛唐
蒲姑地名非人名
歸三田
孔子所生耶非鄒亦非陬
任國風姓趙岐注誤
高宗肜日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
先王連后稷數

世數未足盡信何況其年
用甲子紀年六國以下仍不用
卷五十二　說人二
成王多得周公屬黨　康誥
王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周公居攝七年　在新邑烝祭又告文王廟
封伯禽
卷五十三　說人三
散宜生
商容現存　夷逸
周公召公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穆王訓夏贖刑　粊命
厲王虐妻　君氏
魯桓公楚穆王　桓公子糾
書弒閔公及仇牧不書宋督
寺人披　僬僥
簡璧　晉悼公諡法
周公　老子之流沙
老子杳冥說異

卷五十四　說人四
魯哀公　太宰語未嘗見誅史記誤
某年係某帝王第幾年
孔父子奔魯　君子
孔子生卒年月日　委吏
孔子至衛　顏讎由
左邱明　顏淵季路
南容　孟懿子
四科十哲非皆從陳蔡
曾點　曾子直呼子夏名數其罪
事未可信　有姓
陳亢　弟子門人可通稱
衍聖公之名所自始　表六國本秦記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三桓微
子思年　離婁
公輸子　辨趙岐以公孫衍張儀爲
合從之謬　魯共公元年誤前一年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卷五十五　說人五
閻氏攷孟子生卒出處年月先後今改正

孟子享年甚長約有九十餘
孟子本不以歲月先後爲次敍
卷五十六　說人六
鄒卽邾　孟子所至之地
七邑中六邑皆齊地惟范不知何時至
嬴去齊都三百餘里　孟子至辭係田氏之辭且
必在至滕後　投老蹤跡不出一二百里
孟子及門人封爵　孔距心王驩
曾元曾西公明儀公明高
告子
卷五十七　說人七　蘇昌泗祕書
秦始皇刻石名　鄭興官二書異
劉向傳不及賈誼
沈田子林子傳　文中子
唐元宋非眞友愛　汪姓
俱文珍　唐范公告身
皮日休未嘗陷賊爲學士
楊晟自刎
卷五十八　說人八
鄭康成　鄭氏世系
鄭氏世系圖　鄭氏出處
鄭康成年譜　鄭氏著述
鄭氏羣書表　鄭氏師友
卷五十九　說人九
鄭氏家墓　鄭氏碑碣
鄭氏傳學　鄭氏軼事
鄭氏後裔　鄭氏古蹟
鄭氏崇祀　鄭氏品藻
卷六十　說人十
宋太宗　受禪乃太宗與趙普本謀
王安石恕交阯言新法不便
蔡攸以進奉得少師　三路都統葛王褒
完顏宗賢　巫伋等爲金國祈請使
虞允文拒戰金主亮　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
楊皇后年反長于寧宗不可信
度宗紀張順三見　瀛國公立係四歲
潘大臨　元軍軍錢塘江沙上
宋元宰相位號　王景等七人傳
向敏中事不實　夏竦欲誅保塞兵
梁顥登第之年　以蔡確詩爲譏訕非寃

張滲
傅亮被擒後死
不同
陳宜中殺鄭虎臣
梁成大李知孝
餘亦然
二年復封郡王
卷六十一　說物一
斗
疏與戴震皆非
錢鎒
瑚璉
碑碣
箸
燭
方策
卷六十二　說物二
睨睨絲蠻
騶虞
城門之軌
黃鍔代黃潛善死
史浩史彌遠史嵩之本貫
不同
敕陶孫
文天祥爲右丞相
趙延壽與葉隆禮所載異
徽宗天會十三年薨皇統
史鑑盛稱徐武功
治氏殺矢刃長寸云云賈
戟重十五斤
山節藻棁
金縢啟篇
孤不孤
枕
鈹
鵜鴂
古無騎馬事
婁豬
龜四體　耦
唐棣　綠竹
諼草　蔔
王瓜非黃瓜　蒲廬
卷六十三　說制一
禹濬畎澮距川　九州田分九等
周溝洫之制　周井田之制
三等授田　稅法輕重之制
卷六十四　說制二
六鄉　廛里以下九等田
六遂　鄉遂出車
三等采地　四處公邑
餘夫圭田　廛無夫里之布
圃里數
卷六十五　說制三
制軍　車之卒伍
辨可任　起徒役
軍將　辨盡發之非
邦國鄉遂之軍　邦國境內之軍
千乘

卷六十六　說制四
顧命宮室制度　明堂在國之陽不在應門西南其戶
內
卷六十七　說制五
六天
吳孟子　呼妻兄弟爲舅
吉服　祭墓
號祝　哀子
孺悲　宰我問喪
舊君服
卷七十一　說制九
同年　試郎史
唐進士試詩賦　定期取數
秋試貢士聘處士爲主試
鄉會試專用宋元朱蔡朱胡陳五種
袁亮知宋儒攷古之非
六官始顓頊　卿士出爲諸侯
唐虞五等爵　牧誓官制
門子　代耕
漢九卿　光祿卿
魏時京官之制　外官制
卷七十二　說制十

書疏言量之數與漢志異　原思粟九百
五秉
錢法
卷七十三　說制十一
洪範曰肅時雨若等　歲月日時等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六沴
推文王受命之歲　改赤道爲朱道
一日分十二時　朔日辛卯
閏月無中氣
卷七十四　說制十二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　黃梅
在齊聞韶　太師摯章
詩亡
龜法久亡推當闕疑　貞屯悔豫是再筮得兩卦
環攻　三宥
歷人戕敗人宥
卷七十五　說集一
賦比興　許宋黎楚諸國之風
詩人自述其名　朱子仍用毛詩
重韻　同紐字不可連押
古今韻通押　服中不當作詩
四大名家論詩　射雉賦誤
詩紀漏去鼓吹曲　前谿歌
詩式
卷七十六　說集二
杜子美　以旬爲年
韓昌黎　歲年
卷七十七　說集三
李義山　溫飛卿
借韻
卷七十八　說集四
東坡用韻　便旋
雲中下蔡　馳騖功名有園不居
陸君實輓詩　宋詩紀事
劉須溪無受業陸象山事
馬鞍山　趙昕嘉定志
卷七十九　說集五
明詩選　虎邱築城

袁凱入遼國諸臣歸
徐溥　李空同
何大復詩誤　顧華玉
姚淶　李滄溟
王元美　楊用修夫人
高僧多漏　洪武正韻
餘不　王朱連用同紐
第四橋　駮踳
戊丁對誤　駏驉
初三月　百八鐘十三樓

珠絡鼓玉交杯　自壽詩自賀詩
卷八十　說集六　文中子推奉曹植
李陵荅蘇武書　詩箋
三易三多　文章變例
文選體　外王父
墓志書曾祖　曾鞏與弟布不同居
誤文不繫職司　元黃溍之文
婺學
卷八十一　說通一　三十而立　必也正名

爲學病在好博　太極圖及先天圖
七十餘萬日　窺日視月
罕言仁　與顏冉論仁皆成語
克己復禮　回不改其樂樂是樂道
不至于穀漢人本以穀爲祿
可與適道與唐棣之華爲一章
雅言執禮　無爭
述而第一第二第三章
學不厭誨不倦夫子自任非自謙
狂　物
生今反古　辭達而已矣
卷八十二　說通二
方　侃侃誾誾
束脩　遊必有方
數　喪
至于犬馬　色難
無友不如己　體物不可遺
立言之法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
嫁　縢
徹　居居究究

少艾　執熱
折枝　皇甫持正戒虛張
聖門事業圖　讀書必有得力之書
諸葛武侯孫思邈語　抱朴
西莊先生著述富有同時後進稱其遠儕伯厚
近匹弁州而先生自任亦曰我于經有尚書後
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術編于集有
詩文以敵弁州四部其庶幾乎然諸書皆已風
行而蛾術編則向未窺全豹也已亥春余從其
鄉張吟樓司馬鑑處見之乃先生外孫姚八愚
茂材承緒藏本凡九十三卷假歸盡讀如獲拱
璧即欲付剞劂氏會同邑迮青厓進士鶴壽見
過忻任勘校以編中說刻說糸二門已見金石
萃編及王氏家乘因鈔說錄至說通八門爲八
十二卷而每卷之中閒加案語先生于前代諸
儒及近時亭林顧氏東原戴氏多所辨駁而青
厓所見又與先生異同予惟攷據之學言人人
殊要之是非不謬俟諸後之論定而各衷一說
亦足廣學者見聞焉爰竝付梓而爲誌其顛末
云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季冬吳江沈楙惠翠嶺

蛾術編目錄終

蛾術編卷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錄一

五經先後次敘

五經先後次敘史記儒林傳首詩次書次禮次樂次春秋次論語孝經次小學與史記次於史記蓋漢志全依劉歆七略歆首列六藝略班固因之其次敘當亦依歆司馬遷當漢武帝時雖儒學之興百年而條理猶未緒正故隨便編列未遑詳審至陳農求書書益完備劉向校書乃整比歆卒父業自然條理較史記爲精漢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篇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班志即七略要亦本之向也志中每除家數篇數下或注入某篇出某篇師古曰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其言出者與此同故以時代言之易始伏羲書始堯舜詩始商禮樂定于周公春秋作于孔子先後本秩然以義理言之易究陰陽書道政事詩理性情禮樂以象治功之成春秋以立褒貶之法先後亦不紊也至其總論以樂詩禮書春秋分配仁義禮智信而以易爲五經之原此別一說姑置弗論下文又云五經不言六藝此則以樂幷入禮故變六言五竝非除去周易不列五經其于六藝之末提行別爲一條總目上文云序六藝爲九種者論語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宜附于經而其文簡易可啓童蒙故雖別分兩門其實與文字同爲小學小學者經之始基故附經也鶴壽案史記儒林傳先敘言詩言禮次及言易言春秋言尚書言禮次及言樂言正崇四術立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據此觀之古來教學之法本以詩書居先禮樂居次證以論語子所雅言而益信故子

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子長之敘儒林亦依古人爲學次第竝非隨便編列特未及于樂耳若及于樂亦必次于禮後明矣易以易爲筮卜之書故掌于太卜而不隸于樂正史官則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舉尚書則足以該春秋矣然亦有時畀業及之論語比考識云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趙三折漆書三豐傳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馬以戒勸其心是也若其次敘則易春秋本在詩書禮之後左傳云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董仲舒曰凡言入者謂七略乃始以易居首以書先詩而漢志襲之耳然子長依本來之次孟堅用新定之次二家竝用之無軒輊乃先生謂漢志遠勝于史記以時代言之以義理言之皆先後秩然不紊則又不然時代云云悉本于陸德明其謂易始伏羲書始堯舜禮樂亦始于舜似矣然禮樂亦始于

伏羲豈得以定自周公而列于詩後若因定自周公而列于詩後則商頌定自孔子安得在周公以前春秋乃周之舊典禮經何以獨居于末義理云云略本于宋理宗其謂易究陰陽書道政事固宜居先矣然豈有性情未理而能究陰陽道政事者邪又安見衰貶之法必立于治功既成之後邪總之班馬各有所據不必左班而右馬唯漢志載樂論語孝經小學諸家此則史記所未列足以補儒林傳之缺

經典序錄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王儉七志孝經爲初鶴壽案經解託名于孔子其以樂居先禮居後而以易閒斷其中殊爲顯倒宋世所傳鄭氏孝經注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康成所注請勿藏于祕省而王儉不依其請故七志首孝經

立學

漢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屬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諸侯王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省博士官案奉常爲博士所屬兼掌祕書然西京居是職者惟叔孫通能定朝儀王臧爲申公弟子議建明堂孔臧與從弟安國論古文尚書韋元成世傳魯詩皆能舉其職餘無聞也鶴壽案應劭謂奉常掌典三祖撥漢表昭帝時蘇昌爲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則知其兼掌祕書也叔孫通爲奉常在高帝七年十二年王臧在元光元年孔臧在元朔二年韋元成在元

儒林傳公孫宏爲學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

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二千石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能通一藝輒罷之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

漢志田和傳易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濟南伏生以書教齊魯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列于學官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三家詩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獻作七略時尚未立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后倉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

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平帝所立旋廢　鶴壽案史記儒林傳云高帝時傳記猶立于學況五經乎後漢翟酺傳云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漢楚元王傳云博士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史記儒林傳云韓生推詩之意作內外傳孝文時為博士此即一經博士也如濟南張生治尚書洛陽賈生作左傳訓詁皆為博士董仲舒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皆為博士景帝時為博士漢儒林傳又云文帝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景帝時田王孫受易于丁寬為博士然則文景之際已立五經博士矣而漢表謂武帝初置五經博士未有主名文帝立魯齊詩景帝立韓詩但有詩博士而已至武帝始立書禮易春秋四博士至甘露三年始置穀梁博士是其證也一則以前雖立博士而厚曰文帝以賈誼為博士不得立左氏博士宣帝以五王之孫為博士授穀梁未名穀梁為博士是其證也一則以後或至平帝時始具元始元年又立樂經益博士員故本紀特書曰置五經博士呂東萊曰非始置也即罷之耳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于理不可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廣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鶴壽案穀梁言大祫之禮與毛詩雲漢傳合言蒐狩之禮與車攻傳合是深于古者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公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乃上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陛下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于是乎在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今九人以外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

之又精于義者也奈何以膚淺目之荀崧所奏惜會王敦之難俱不行

史漢敘列五經行次多誤皆傳寫刻鏤之譌

王氏鏊刻史記儒林傳敘首總論一段次提行起列申公云云此魯詩也次提行起列清河王太傅轅固云云此齊詩也次提行起列韓生云云此韓詩也一經之中各家分列不相連綴次提行起列伏生云云此尚書儒也伏生爲今文孔安國爲古文而連敘之者安國亦受業于伏生故不分列尚差可以上毛氏鳳苞刻同次王氏以索隱解尚書事一段畢下緊接諸學者多言禮云云不提行毛氏雖空一格亦不提行次王氏又緊接自魯商瞿受易云云不提行毛氏雖空一格亦不提行此皆大謬書禮易經異何得牽連次王氏提行列董仲舒云云一段次又提行列胡母生云云一段次又提行列瑕邱江生云云一段毛氏則但于胡母及瑕邱上各空一格不提行攷漢儒林傳胡母生傳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師或可與仲舒連綴若瑕邱江生則傳穀梁春秋者何得與上文牽連王刻是毛氏大非惟漢儒林傳每經中一師之學輒提行起方見漢人各守家法之意然發首總敘一段至補文學掌故云句應挂空下文自魯商瞿云云應提行起毛刻緊連接亦非鶴壽案古人爲書策爲大方次

雖有樂六家惟樂記是經亦非夫子所定其餘皆後儒所記況樂記載氏已入禮記而史漢儒林樂經皆無師論語孝經小學亦皆不列其師可見樂宜附禮小學宜

附經皆毋庸別列正名但當言五經然小學卻爲經之根本自唐衰下訖明李經學廢墜千餘年無人通經總爲小學壞亂無小學自然無經學

傳注之注

說文水部注字注云灌也从水主聲之戍切兩漢魏晉諸儒釋經曰注曰傳曰箋曰解曰學名稱不一後南北朝唐宋人作疏遂統名爲注疏則注可該衆名儀禮首題鄭氏注賈疏云注如水之注劉知幾史通第五傳之義以訓詁爲主降及中古名傳曰注傳轉也轉授無窮注流也流通靡絶唐開成石經雖俗謬然如周易王弼

注之類未變也明毛氏汲古閣刻四書于論語孟子則皆題曰朱熹集註五經于書經則曰蔡沈集註說文無註字此近鄙別字

唐石經以前只有五經或九經或十二經

自周漢迄宋元羣書所稱經典繁其名數何暇備列歸諸要則五經而已陽數盛于五故五行五方五時五星五色五聲五味五臭五事五臟五性五倫莫不五者而五經足以配之漢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小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所在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五經者禮春秋皆兼三卽唐人所謂九經而論語孝經爾雅皆小學附于經實十二經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譌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于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舊唐書高宗紀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此仍以五經言之者穎達五經疏有禮記無周禮儀禮春秋無公羊穀梁迨後賈公彥于永徽末補周禮儀禮二疏公羊仍徐邈明疏穀梁則楊士勛疏及至開成石刻或稱五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二經劉昫張

參斯修五經記見英華卷八百十六唐元度制九經字樣晁公武云石刻十二經合孝經論語爾雅言之胥是物也鶴壽案漢藝文志易經十六卷詩經二十八卷禮古經五十六卷周官經六篇春秋古經十二篇尚書古文經四十二篇孝經一篇唯禮記論語爾雅不稱經則已有七經矣下文云三十而五經立蓋其時尚未有七經之名也後漢書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而靈帝紀云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宦者傳亦云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者幷春秋穀梁爲一不數論語也蔡邕傳云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張馴傳亦云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者分春秋穀梁爲二不數論語也至隋經籍志則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七經之名始于此下文又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作一當相承以爲七經正字據水經注漢經在堂東魏經在堂西隋志又云相承似魏所刻即漢之七經而戴延之西征記稱禮記多敗闕唐書又言三字石經在傳古篆書十二卷則已有九經矣隋志但稱七經蓋其時尚未有九經之名也至唐會要則云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揔立石九經幷考經論語爾雅教授國子監石經幷春秋經左氏傳爲一增出周禮考經爾雅實十二經而稱九經者不數孝經論語爾雅也唐石經告成于開成二年後蜀亦有石經之刻呂陶曰孟氏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于石以資學者皇祐中京兆田公附以儀禮公羊傳穀梁傳九經備焉蓋亦不數孝經論語爾雅至晁公武讀書志則云鴻都石經茫昧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十二經之名始于此又云蜀相毋昭裔取九經琢石于學宮十寘則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總之論語當尊爲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本稱經禮記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爾雅孟子附于經可也

班固志藝文序六藝爲九種其實則五經也唐人輯爲義疏以試士者仍惟五經故唐六典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

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此科取人稍峻貞觀以後遂絶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正經有九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竝通其孝經論語老子竝須兼習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幷荅策取粗有文性者爲通史部員外郎職注云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爲問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

會雜體者爲通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爲通凡此六科求人之本案大小中經之制亦見選舉志而百官志又云論語孝經爾雅附于中經故知唐之大小中經即漢之六藝九種也

經典釋文考經用鄭康成注及元宗御注元澹作疏至宋而邢昺作論語爾雅疏然亦不過九經而已

易經詩經等名

漢志易經十二篇詩經二十八卷易字詩字下宜逗一逗不連讀知者如尚書則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云經二十九卷以此經有壁中所得古文有伏生所傳今文兩載之故尚書下亦須一逗古文經則冠以古文字而伏生書且但稱經矣準此則知易詩皆提起字漢人不稱易經詩經也漢傳注與經別行首提易詩等名下列經者以見經自爲經傳注自爲傳注也禮類云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經七十篇七十當作十七其例亦同惟孝經不可單稱孝宜配經字至汲古閣刻五經則云易經書經詩經鶴壽案漢志云凡易十三家凡詩六家凡孝經十一家臣贊曰孝經云統莫大焉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可見易書詩古皆單稱惟孝經連經字

鄭康成云尚書尚守孔子所加宋儒刪去稱書經

毛詩題以經師之氏別于齊魯韓明家法也而宋儒但稱詩于數千年下以己意參合各本而定之故不屑承

毛氏名若就漢學則詩必系毛

春秋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

前漢諸儒少兼經

前漢諸儒皆專治一經其兼通他經者甚少惟孟卿通禮春秋胡常通古文尚書左氏穀梁徐敖通毛詩古文尚書申公通魯詩穀梁瑕邱江公通詩穀梁韋賢通詩禮后蒼通詩禮韓嬰通易詩榮廣王孫皓星公通詩春秋尹更始通左氏穀梁其兼通五經者惟夏侯始昌董

仲舒以上皆見儒林傳至東漢馬融許慎等兼經始盛鄭氏康成尤能會通然范書儒林傳所載亦皆專治一經者兼經仍復寥寥鶴壽案先生謂東漢馬融許慎等兼經始盛然馬融以前尚有鄭衆賈逵亦兼經者不應略之又謂范書儒林傳所載皆專治一經者兼經仍復寥寥今觀范書所載劉昆少習容氏易于沛人戴宏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建武中授皇太子論語爲之章句衛宏從九江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張元少習顏氏春秋後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李育少習公羊春秋又讀左氏傳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此兼通二經者也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而數景鸞傳云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孫期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而嘆與崔篆孫期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而嘆與崔篆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摸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月令章句此兼

通三經者也他如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魏應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章帝時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順帝時蔡元講論五經同異甚合帝意則皆兼通五經矣張馴傳云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程曾傳云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則又兼通六經矣仕安受孟氏易兼通數經楊政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鄭寬習涼氏易正旦朝賀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還奪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阿休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訓孝經論語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則幷兼通衆經矣豈獨五經無雙許叔重而已哉儒林傳所標目者四十二人而兼經已得十八人亦不爲寥寥矣

進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等進五經正義表云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醨六籍之文著矣于是

龜書浮于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于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于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于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迹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隩括也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興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于前荀孟抑揚于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維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圖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于軒昊茂績冠于勳華而垂拱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賾妙理深元訓詁紛綸文疏踳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敕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

爰降絲綸更令刊定敕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疏宸旨傍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衆與七政而長縣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叅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盧氏文弨羣書拾補曰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錢孫保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之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備錄于此宋人避諱缺筆處今皆改寫正字

唐人周易疏之謬

孔穎達等周易疏序言王輔嗣注江左諸儒竝傳其學河北學者罕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于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于釋氏非爲教于孔門也此段作各疏之非而不述其名下文又力辨各疏之非然後接今奉敕刪定云云則此疏不用舊疏但王輔嗣韓康伯本屬亂道全是異端南人浮誕尊信之北人篤實不信也學尚南北不同其說詳後唐初漢易學見存孔北人偏廢漢易用王韓易根本已失其疏又何足道穎達知江南各疏之虛元浮誕宜知王韓本自虛元浮誕用王注而欲闢以釋溷儒之譏已犯新救火以湯止沸也且既云刪定則非盡出心裁下文又言去其華取其實則是仍有取之者今攷疏中有所引褚氏張氏莊氏周氏何氏盧氏虞氏殆即得之江南義疏十餘家中然序既但有貶斥不舉姓名疏內稱氏無名亦與他疏異今未暇詳攷于嘗歎九經之傳于世義訓之亡莫甚于易正文之亡莫甚于書覈而論之書正文已亡其半又爲僞本所汨要之二十八篇經存而傳注亦尚可尋俗人不深惡之易正文無恙而義訓蕩廢僅存者俗儒視爲怪物因俗學深入人心故也則易之亡甚于書皆起于唐疏之棄北用南也傳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未附尚書後辨專主鄭康成一家之言其鄭注殘闕者取王肅注益之亦足以表彰漢學矣先生謂今本尚書及僞孔傳出皇甫謐手其實皆王肅所造以難鄭者也而後案兼引王注以證鄭注雖亡然有唐著作郎李鼎祚集解十卷在其中所采孟喜京房馬融荀爽諸家及鄭注甚多近孫氏伏南閒讀書又著周易集解十卷其略曰家學者病王弼之元虛悅古學之廢絕因以李氏易解合于王注又采集書傳所載馬融鄭康成諸家之注及史氏周易口訣義中古注附于其後凡說文釋文所引經文異字異音附見本文庶幾商瞿所傳漢人師說不墜于地俾學者觀其所聚備覽易明其稱解者李氏所集解者王弼所注輯集解者蒙所采也此正與先生

同志有裨易學不小所惜兼采王弼注及孔氏疏蓋亦如尚書後案兼采王肅注以補未備也然既病王弼之元虛胡弗扶王注孔疏而盡去之

晉范甯傳云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凌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于仁義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夫子以爲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幾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于魯太公戮華士于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盡螓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學者觀甯此論則知弼晏乃孔門舉人周易衆皆

實象而弼以假象說之竟似莊周寓言豈可立學官作義疏哉

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

唐人作疏多承襲前人舊本非出自誤今觀孔穎達尚書疏序云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梁猗費甲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

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飈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爲之正義凡二十卷愚謂貶各疏而揚二劉折服已甚雖仍多不滿然此疏皆襲取之知者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武成罔有敵于我師疏云史官敘事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論國

事皆云我大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此皆隋儒語也知孔疏多襲取焯炫自運者少所以大隋我大隋字尚刪未淨其麤疏如此毛詩疏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于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閒貫長卿傳之于前鄭康成箋之于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竝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一時騁絶轡于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所無雙其于作疏內特爲殊絶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顯蹷今則刪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愛憎凡四十卷愚謂既云詩分爲四則魯齊韓毛也乃下文但舉申培魯詩毛萇毛詩絶不及轅固齊詩韓嬰韓詩貫長卿以下則單承毛詩言之幷魯詩亦置不道其說別見至于論疏家短長推重二劉極其折服正與書疏序同而此且直言據以爲本則承襲更不待言禮記疏序云禮記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兩家同經異注從晉宋逮周隋傳業者江左九盛爲義疏者

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于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氏勝矣雖體例旣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翦其繁蕪撮其機要爲之正義凡七十卷此所舉賀循等疏皆爲鄭注疏也而

上文竝舉王鄭殊爲牽混觀其竝舉大小戴此疏與大戴無涉而亦舉及則所言各疏與王肅無涉可知諸家皆不評只評皇熊而所承襲者皇多熊少顯然左傳疏序云杜元凱左氏集解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于義例粗可于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劳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于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詞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

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于前不知黃雀在其後然比諸疏猶有可觀今奉敕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此其襲劉炫又顯然者蓋穎達所誤惟周易疏自作者多其餘皆以前人鶴壽案五經正義諸序累牒重複文體最爲卑弱先生又删引之不加翦裁似非著書之體禮記疏序云南人有庾蔚之范宣皇侃北人有徐遵明熊安生原本庾蔚之字宣上無范字皇侃作皇甫侃徐遵明作道明熊安下無生字今依盧氏文弨校本庾蔚下補之字衛湜禮記集說宣上補范字熊安下補生字隋經籍志皇下删甫字以便觀覽至道明當作遵明更不待言又左傳陳書改正先生俱有辨在後

賈公彥周禮疏序全是述周官緣起大意又有序周禮廢興一篇述傳此經者家數至其作疏之所以然本之何人皆不及則此疏似是公彥自誤儀禮疏序云周禮注有多門儀禮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悆者隋之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悆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此下于二家各舉其謬者一條而其餘未敢專欲云云則非專取黃李其辨黃一條內又云喪服一篇山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其實各篇內皆有參各疏處不獨喪服爲然要之公彥此疏亦取前人

公羊傳疏二十八卷穀梁傳疏二十卷毛氏汲古閣板皆無作疏人序卷首標題之下亦絕不言向來作疏者有何家數今之作疏本于何人明國子監板前有宋景德時中書省所下刻書牒文亦無作疏人名序由今攷之公羊出徐遵明穀梁出楊士勛士勛鶴壽案舊唐書經籍志云春秋穀梁傳疏十三卷楊士勛誤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二卷崇文總目亦云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誤此無可疑者獨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新舊唐書皆不載崇文總目雖載之無誤人名氏唯董迪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所作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紀曉嵐先生曰春秋莊公三年公羊疏楩改葬桓王在恒星不見之後云云全襲楊士勛穀梁疏今攷貞觀中楊士勛與孔穎達奉詔矣至于徐遵明則魏儒林傳但云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誤春秋義章三十卷然則遵明所誤著者乃服氏春秋非公羊春秋也而先生以爲公羊疏出遵明毫無所據蓋見北齊儒林傳敘云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故以此疏推尊之爾

舊唐書儒林傳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竝前代名儒經術可紀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詔其子孫錄名奏聞當加引擢太宗所以加恩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觀其

千諸人者以孔穎達等用其疏也褚仲都不知可卽是周易疏中褚氏否鶴壽案先生于唐人周易疏一條云何氏盧氏庾氏殆卽攷疏中有所引褚氏周氏莊氏周氏無名未暇詳攷孔倂引舊唐書褚仲都云不知可卽是實疏中所引七氏卽據隋志及隋經籍志中之褚仲都撰五經正義者也褚氏卽褚仲都之冠儒林傳云全緩受易于仲都吳郡錢塘人善周易爲南人所引者之褚仲都而益遠風假雷而增緩受仲都觀正義所引雷資風時諸威其議參軍張譏誤南史儒林傳云又云周易講疏三十卷陳增

達竝舉之而隋志絶無焯著述不可解者一何允毛詩總集隱義志用小字夾注而其下有亾字初疑衍亾字然此志之例大約亾者則入注亾字似非衍但穎達既舉而評之則見其書而隋志云亾不可解者二若志又有賀瑒禮論要鈔一百卷似非專說禮記庾蔚之禮論鈔二十卷禮荅問六卷亦似非禮記義疏崔靈恩三禮義宗則爲總說三禮之書予不欲汎列故皆不及至賈公彥所云黃慶李孟悊則隋志無之

鶴壽案隋志雖無劉焯著述而儒林傳載之新舊唐書皆云尚書義疏二十卷劉焯誤蓋隋書非出一人之手故傳有而志無爾先生于禮論要鈔等書謂非專說禮故不欲汎列然如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毛詩集小序一卷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皆劉炫注是專說詩春秋者似未可略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各史者

世楷堂藏板

孔穎達等自序所舉疏家見于各史者尚書疏序所舉凡六家隋儒林傳云餘杭顧彪字仲文煬帝時爲祕書學士誤古文尚書疏二十卷此傳敘首云煬帝卽位徵儒多已凋亾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劉焯傳云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以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竝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皎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劉炫傳云字光伯河閒景城人少聰敏閉戶讀書强記默識奠與爲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擧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于內史省攷定羣言除殿內將軍又與諸儒修定五禮煬帝時盜賊蜂起凍餒而死年六十八著尚書述議二十卷行于世愚謂隋經籍志于各疏幷顧彪疏皆不稱古文而儒林顧彪傳乃云古文尚書疏則各疏必亦稱古文志略之耳梅賾獻書自稱古文南士浮誕好信異說閑然羣起而古文之豈知此書乃不古不今者乎又孔穎達推重二劉特甚隋儒林亦然且褒譽劉焯尤過于炫穎達于詩書皆兼評焯炫疏乃隋經籍志全不載焯書罣漏良爲可異或者于儒林焯傳言其著五經述議于炫傳列其各經疏亦名述議則意二劉之書多同故志列炫不及焯然觀穎達評圄各自爲書宜竝列爲是北齊儒林傳敘首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授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竝鄭康成所注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馗義疏乃頗意焉此段學者

世楷堂藏板

更宜著眼觀尚書卷首疏稱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本作棘子下生從閻若璩改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盲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亾逸竝與孔異篇數竝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竝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

而經字多異此疏之謬正與北齊書同鄭所增多之汨作九共等篇眞古文也則以爲張霸僞書鄭雖不注增多篇然所注二十九篇亦古文也而南朝及隋唐人反指爲今文亾者全亾逸者逸在祕府非亾也何意秦火所不能亾者反亾于晉鄭學之孤已甚僞本一出勢不能不以僞奪眞直至閻若璩始有的見然但可爲知者道耳觀北齊書知二劉疏實出費甾穎達疏全取二劉取二劉則費在其中故疏中不復舉費名閱舉顧彪而已若蔡大寶巢猗穎達雖見其書未知采否鶴壽案作疏之人其生平年月自有各史在無容縷述既述之須前後一例先生于劉焯載其年而于劉炫脫去年六十八句今依

毛詩疏序所舉凡七家陳儒林全緩傳云字宏立吳郡錢塘人梁太清初轉國子助教專講詩易大建中卒年七十四南史于全緩不言講詩謬甚梁處士何允傳云字子季廬江灊人師事沛國劉瓛受毛詩在齊貴顯高祖踐阼給白衣尚書祿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允注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北齊儒林劉軌思傳云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此傳敘首云通毛詩者多出魏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

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二劉蓋指敬和軌思也本屬同門其後軌思遂事敬和耳隋劉焯傳已詳見前而焯傳又言少與河閒劉炫同受詩于同鄉劉軌思則彼時軌思實爲毛詩大師劉炫傳云著毛詩述議四十卷行于世與焯疏名同而各爲一家此穎達藍本若舒瑗劉醜則無攷鶴壽案先生于并及其里居而于全緩何尤則全脫之今亦依本傳補入

禮記疏序所舉凡十一家晉賀循傳云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循

元帝建武初拜太常疾篤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興二年卒年六十循少玩篇籍博覽衆書尤精禮傳穎達先言從晉宋逮周隋禮學江左尤盛然後言爲義疏者南人則賀循等云云以循冠首則穎達所舉確指此賀循且循本慶普後裔眞禮學大宗且本傳載朝廷有大典禮循每建議施行則其生平以禮學名世顯然然傳但稱其學精于禮傳而不云作禮記義疏隋經籍新舊唐書經籍藝文諸志皆有循喪服譜喪服要記而無禮記疏要之穎達固親見其書而首舉及之穎達所舉皆南北朝人晉惟循一人爲最在前梁儒林賀瑒傳云字德璉會稽山陰人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天監初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爲皇太子定禮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刱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九年疾卒年五十九著禮講疏南史儒林無賀瑒遷入列傳要之瑒亦係循之後人或羣從子姓庾蔚之隋經籍志有已見前崔靈恩傳云清河武城人少篤學尤精三禮先在北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南史略同周儒林沈重傳云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博覽羣書尤明詩禮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中大通四年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在藩甚歎異之及即位迎重西上江陵平重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于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保定末重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建德末重以入朝既久表請還梁高祖許焉梁主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重學業該博爲世儒宗多所撰述咸得指要其行于世者禮記義三十卷梁儒林皇侃傳云吳郡人侃師事賀瑒盡通其業尤明三禮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大同十一年卒年五十八南史略同魏儒林徐遵明傳云字子判華陰人年十七師屯留王聰受禮記後詣平原唐遷居鑿舍講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孝昌末渡河客任城永安二年爲亂兵所害年五十五遵明弟子李業興表請爲遵明贈諡不許北齊儒林傳敘首云三禮竝出徐遵明之門徐傳業于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大通四年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

禮于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北朝名儒遵明推首而三禮尤爲大師觀此可見魏儒林李業興傳云上黨長子人與高隆之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武定七年卒年六十六北齊儒林李鉉傳云字寶鼎渤海南皮人年十六從章武劉子猛授禮記以鄉里無可師詣大儒徐遵明受業二十三諾三禮義疏周儒林熊安生傳云字植之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于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齊河清中爲國子博士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嗟服還具言于高

祖高祖欽遲之及高祖入鄴幸其第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詔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至京敕于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年八十餘致仕卒安生學爲儒宗當時受業擅名于後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譔禮記義疏四十卷行于世若侯聰則無攷（鄧壽案此條于賀場徐道明脫去其字于李鉉脫去其里居今依本傳補入先生謂隋志沈重撰衛湜禮記集說知宜爲范宜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隋志載有禮記音二卷）

同修疏人

與孔穎達賈公彥共譔正義者焉嘉運趙乾叶蘇德融趙宏智王德韶李子雲朱長才隨德素王士雄齊威賈普曜朱子奢李善信柳士宣范義頵張權周元達趙君贊谷那律李元植竝見孔賈序新唐書志于易多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于志寧五人于書多刊定一條

凡若干人穎達禮記疏與公彥共定新舊唐書志別載公彥禮記正義恐卽是今穎達本左傳疏與楊士勛共定若公羊疏則必徐遵明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一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說錄二

南北學尚不同

南人輕浮淺躁北人沈潛篤實南人虛夸誕妄北人誠樸謙謹故學尚不同兩漢三國經師林立南人惟一虞翻包咸韋昭亦可備數其餘大儒皆北人此謂傳注也若夫義疏之體起南北朝而所宗主者南北亦大不同魏儒林傳敘首言立學置生徒幸太學釋奠講經等典故而末段則略舉諸儒姓名云漢世鄭元兹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元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盛行于河北此段乃經學中第一緊要關目何以從未有人理會到此于爲拈出學者急須著眼周易當以孟喜虞翻爲主鄭康成于此經卻未爲精詣然鄭易究與孟不甚相遠北學既宗鄭易則孟亦在其中能發揮孟者虞翻爲最善翻實南人若無揔于北亦何能研究乃爾至于北朝崇尚鄭注書詩三禮論語孝經服注左傳何注公羊其擇取允當絶倫幷何注公羊疏亦疑徐遵明作信乎經學之在北不在南也下文

世楷堂藏板

又云王肅易亦閉行焉肅當作弼又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于劉義隆世竝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隋儒林傳敘首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段通論南北學尚之異挈領提綱亦頗能得其總要然于何休公羊竟不齒及則其標舉北學已遠不及魏收愚前論公羊疏必係北朝精于實學篤守師法之人所爲若徐遵明是今觀魏收言

何休公羊盛行于河北愚說猶信乃作隋書者于此疏竟夷然不屑置若罔聞無識之甚至其評斷云南得英華北得枝葉大有揚南抑北之意殊不知王易偽孔書杜左經中之蝨賊也反以爲英華何哉此種議論必出于劉焯劉炫隋書唐人所修彼時俗學漸熾古學漸微幸而詩則竝主于毛氏禮則同遵于鄭氏四經得以長留天地閒幷公羊亦未蕩廢然而十一經中古學已亡其五數千百年之下撫卷三歎能不深惜之

經先生謂易當以李鼎祚集解者寥寥無幾王應麟所輯周易鄭康成注亦止一卷而虞翻周傳孟喜之學者也漢藝文志有孟氏周易章句二篇

喜章句殘缺阮孝緒七錄作十卷近惠定宇先生所著易漢學孟長卿易首列卦氣圖說此即唐一行所謂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說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次列推卦用事日此即劉洪所謂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加小餘大餘六十五滿軌法從大餘中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者也長卿六日七分諸說與京君明相出入故漢志又云易孟氏京房十六篇其章句與今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篇其章句與今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段通論南北學尚之異挈領提綱亦頗能得其總要然于何休公羊竟不齒及則其標舉北學已遠不及魏收愚前論公羊疏必係北朝精于實學篤守師法之人所爲若徐遵明是今觀魏收言

注則知孟氏易乃其家學又奏云類川荀諝號爲知易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蓋西南得朋者謂陽得其類月朔至望從震至乾與時偕行也東北喪朋者謂陽喪滅坤坤終復生月之三日成震出庚也惠氏易漢學虞仲翔易首列八卦納甲圖正以發明此段陰陽消息之理也然虞氏易亦不盡同孟氏如陰疑于陽爲其嗛于无陽也與荀氏同粟其爲得失勿心作先心三禮詩三禮注書詩注書又謂鄭注書與京氏同似非專主一家者先生蓋欲以尚書後案追傳何以與服注左傳不足數然鄭注亦已殘缺先生無容擬議左傳何以酏前儒也詩有鄭箋三禮有鄭注先生蓋專主鄭氏一家言而服注中有鄭注必用服注先生說云鄭氏一家尚未成與服子慎遇注在內故也世說云欲注春秋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晤今了

當書籍志云春秋左傳何休公羊穀梁三家皆以所注各過其書無一存者隋經籍志又有左傳解誼三十卷服虔注十卷殘缺音三卷漢議駁二卷亡晉育釋痴十卷春秋成長說九卷亡晉育釋痴十卷春秋成長說九卷亡晉育釋痴十卷春秋成長說九

志有在氏音隱一卷何氏春秋漢記注十一卷今僅散見各疏中且服虔之前尚有賈逵范書稱其弱冠能誦五經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九明左氏傳注左氏三十篇永平中獻之顯宗秘館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摘出左氏三十事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今其說亦僅散見各疏中若謂服注可以衆集而用之則賈逵注亦宜衆集也陸澄曰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今雷服而去賈服固當並用矣先生以公平重然何以隋唐諸志絶不推之漢時穀梁又有尹更始劉向登戴直至崇文總目始著之魏晉以來又有唐固糜信孔衍江熙程闓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十數家范甯以爲博而不足觀乃與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商略名例夏侯傳而先生不及之何邪總之風氣雖分南北好尚各有不同北人豈必盡輕浮觀諸史所載南人豈必盡深遠大抵子之于父汪之于志晁說之稱其精深遠大抵子之于父汪之于志晁說之稱其精深遠大抵子之于父汪之于志晁說之稱其精

若宏儒鄭不可廢云云澄雖未能極口詆黜王弼想彼時江左元風大扇故作異詞然其云元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吳澄又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此兩節澄之說精妙絶倫說詳十七史商榷元學者老佛也弼全用老佛以說易故澄為此言魏儒林李業興傳云天平二年蕭衍親問曰聞卿善于經義儒元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書生止讀五典至于深義不辨通釋五典五經也深義元學也

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元學何敢輒酬北朝人好古守正如此宜王易不能行于北矣鶴壽案先生引陸澄傳時國學議置鄭王易下戴澄與王儉書云王弼注易元學所宗今若宏儒鄭不可廢偏檢澄傳竝無此語未知從何處拾來因憶先生所著尚書後案君奭篇引後漢書卷六十四延篤傳云文王牖里閎散懷金以後漢書檢之乃在卷五十四延篤傳下篇史弼傳內史漢雖日用之書下筆亦不無舛錯

前已引北齊儒林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授李周仁等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得費氏疏乃雷意焉武平北齊後主年號鄭所傳正係古文作史者無知反稱為今文劉晝鮑長暄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觀此則服氏在北朝頗盛名家魏儒林徐遵明傳云知趙世業家有服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誤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機短元起叔然駁而釋之蓋肅專主難鄭故鄭主郊丘異所而肅不然世所傳家語一書亦肅所偽造以難鄭者也

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園丘非南郊昇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南北學尚託諸空言亦見諸行事鶴壽案魏志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

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乃往讀之復經數載誤春秋
義章三十卷遵明識之卓而取之精若此梁儒林崔靈
恩傳云清河武城人先在北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
歸國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
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會
稽虞僧誕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竝行焉南史同靈恩
起北雖歸南猶崇北學彼僧誕又何責焉周儒林樂遜
傳云字遵賢河東猗氏人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
徒趙魏乃就學左氏春秋大義大象二年位開府儀同
三司大將軍授東揚州刺史隋開皇元年卒年八十二

遜著左氏春秋序論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
違服字誤作成从北史改服左出遵明其傳授之盛若此宜杜氏
不能行于北矣鶴壽案先生極服膺徐遵明惜其書無
知北朝時賈注鼓云擔發石文傳觀樂遜爲遵明高弟而通賈服說則
地德厚生天德宣二年于思于思云白頭貌襄九年冠
而生于云人君禮十二而冠昭元年遷閼伯于商丘云
商丘在漳南其說載杜注爲長至于服注大半爲杜所
襲取其杜所不取者若桓六年接以太牢云接者于初
生捺見于父傳十年狐突適下國云晉所滅以爲
下邑諸條若欲盡去杜而用服所見亦太偏矣

劉焯劉炫會通南北漢學亾半其罪甚大

學皆北是而易書左唐人廢北用南其端皆發于
劉焯劉炫隋儒林傳敘首云二劉拔萃出類云云已見
前又劉焯傳云少與河閒劉炫同受詩于同鄉劉軌思
受左傳于廣平郭懋常問禮于阜城熊安生云云已見
前又劉炫傳云縣司責其賦役吏部尚書韋世康問所
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
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義竝堪講授周易儀
禮穀梁用功差少云云又史臣論云劉焯道冠縉紳數
窮天衆旣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
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
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于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合
各條觀之凡作史者竭力推奉之語皆二劉大罪案也

唐虞以下羣聖迭興直至周衰惟吾夫子爲生民未有
之一人故學無常師自非夫子誰敢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金聲玉振集其大成而刪定五經乎夫子沒七十子
各守其家法歷六國暴秦東西兩漢經生蜩起傳注麻
列人專一經經專一師直至漢末有鄭康成方兼衆經
自非康成誰敢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
失使學者知所歸乎自有二劉會通南北而漢學遂亾
其半矣鶴壽案觀士元光伯本傳則二人之翻博誠爲
六朝以來之俶出者先生必欲痛斥之并拔孔
于康成以壓倒之無論其他即以
斥杜申服而光伯非援服以難杜者邪先生前謂攻疇
十卷即炫所以規杜之失者然舊唐書經籍志別有炫
所誤春秋規過三卷孔穎達所謂一百五十餘條當在

此今觀光伯所規如閔元年辛廖杜注云晉大夫光伯曰若在晉則而筮何如得云筮仕于晉又辛卯辛有此是也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服氏以爲畢萬在周筮仕于晉是也此一條明是舉服以駁杜其與服稍異者如莊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子慎曰能投千鈞之重過稷門說太淺耳然亦不其相遠他如以嘉栗旨酒之栗爲德貌以祭仲之仲爲非名謂施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謂用盛復用庚乃天子之制以使西鉏吾充府守爲府庫守藏謂冠是大禮當編羣廟謂公姑姊止襄公父之姊一人若此之類安知其非本服注以規杜者邪今既痛亦光伯則必并規過諸條而盡去之執必違服申杜而後可

兩漢立學十四家去取不公明說見十七史商榷唐人作九經疏其去取亦謬推其故皆起于二劉

諸儒姓名孔穎達序與各史異

孔穎達各疏序舉作疏諸儒姓名于据毛鳳苞汲古閣

板拈出又從任太學兆麟家秀才汝翰借明北國子監十三經注疏勘對相同又購得惠徵士棟用宋刻纂圖互注禮記本每頁板心有刻工姓名者按毛板幷用宋本附釋音禮記注疏同校字句小有異者甚多而孔序舉疏家姓名則同攷之各史多與穎達異穎達誤也如庾蔚之見隋經籍志梁儒林司馬筠傳周捨議禮引庾蔚之說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亦皆稱庾蔚之穎達作沈文何誤沈重亦見隋經籍志周儒林有沈重傳又見此傳敘首北史亦有傳皆稱沈重穎達作沈重宣誤皇侃亦見隋經籍志梁儒林有傳其字作侃攷侃字見說文川部仏仜从仜川外口部品部人部皆無侃字南史亦作

傳末一段云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則此姓名甚著穎達作熊安誤沈文阿亦見隋經籍志陳儒林有沈文阿傳南史同穎達作沈文何誤鶴壽案沈重條是兩人禮記疏序脫去重范宣條是兩人檢至于徐遵明誤作道明沈文阿誤作文何此以筆迹相近而誤遵明字子判文阿字國衛則作遵阿者爲是猶之南史儒林傳云張譏誤周易義三十卷隋經籍志作張機然譏字直言剋作譏者爲舉舒璜隋志作舒援其字無聞則作璜未知誰是先生亦未之及

南阿子監板

王貽上帶經堂集康熙十九年爲國子監祭酒請修經史刻板摺子明南北兩雍皆有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

刻板南監板存否久不可知國學板一修于前明萬秝二十三年再修于崇禎十二年至今急宜修補云云案明南國子監十三經注疏板本于生平從未見過想已久燬

北國子監板

明北京國子監十三經注疏周易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李長春校每卷皆以校人姓名冠于首板心萬秝十四年末附王弼略例一卷邢璹注此經不將經典釋文散入刻附于末別爲一卷福建板巡按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者與此同而汲古閣毛刻則無之別

將略例刻入于其所謂津逮祕書最爲可笑北監尚書亦祭酒李長春及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盛訥校第三卷則祭酒易以田一儁板心萬秝十五年毛詩祭酒黃鳳翔承直郎司業楊起元校板心萬秝十七年周禮祭酒曾朝節右春坊右中允劉應秋校板心萬秝二十一年儀禮亦祭酒曾朝節及司業周應賓校板心同上禮記亦祭酒田一儁及司業王祖嫡校板心萬秝十六年左傳祭酒盛訥校板心萬秝十九年公羊亦祭酒曾朝節校板心萬秝二十一年穀梁亦曾朝節及劉應秋校板心萬秝二十一年孝經用鄭康成注注疏本開元御注則無釋文固宜爾雅亦曾朝節周應賓校板心萬秝二十一年此雖有釋文但只存其音凡所引用古人語盡行削去并其音亦大半改爲直音反切存者甚少毛刻同孟子祭酒劉元震及司業楊起元又祭酒盛訥司業蕭良有校板心萬秝十八年愚謂學術敗壞至明神宗時已極讀書種子殆將絕矣校之是非姑置勿論但此刻在前毛刻在後五六十年號爲稍精而今攷之大略皆同其釋文之

或入或不入或入而刪削亦皆同惟易別附于後毛刻獨無鶴壽案陸子淵河汾燕閒錄謂雕板始于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恐未必然柳玭訓序謂在蜀時嘗閱書肆雖鬻宇書小學率皆雕本則是始于唐中葉以後至宋眞宗咸平四年將九經義疏頒行州縣而印板盛行明國子監板雖修于萬秝年閒從前屢經修飾洪武十五年命工部修補國子監舊藏書板永樂二年命工部修補國子監各樣經籍板宏治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上言國子監各樣書板朽壞日甚建陽書坊刊本盛行字多訛舛迺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即鋟疏請專設儒官校勘經籍上遣侍讀汪佃行詔按畢還京十五年祭酒呂柟重刊儀禮萬秝二年祭酒張位上言碑雍乃圖書之府故自昔辨證謬誤必以祕書及監本爲徵今十三經注疏久無善本請命工部給資鏤刻其時見存者四書集注板三百二十三尚書集注板四百五十一周易傳義板五百一十二禮記集注板八百九十三論語集注考證板五十而已矣

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記云周顯德二年二月詔刻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馮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竝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判監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開寶五年判監陳鄂與姜融等四人校孝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之三月李昉知制誥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用古文尚書命判監周惟簡與陳鄂重修定詔定刻板頒行咸平二年十月十六日直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竝行從之是書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幷書刻板景德二年二月甲辰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案釋文敘錄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今以孔氏爲正其目載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據此知陸德明尚書釋文本用古文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者是也但世閒已有范甯所變今文尚書釋文及隋唐志皆十卷故開寶五年命周惟簡等重修刻板頒行則改古文爲今文非德明之原本矣及咸平二年孫奭復請摹印古文釋文與新定釋文竝行尚今古文竝存今世所行尚書釋文皆是今文則爲周惟簡等改定之本而非孫奭等復請摹印之本矣兩本竝行一存一汲非因人情喜新厭舊之故與愚謂經典釋文本自爲一部首尾完具自五代及宋分析每經各爲一部逐漸校刻其後復以散入注疏而古人眞面目不復見幸而文淵閣全書三十卷復出葉林宗影寫之納蘭成德刻入通志堂經解近盧學士文弨又重校刻鶴壽案臧氏此條根據玉海所敘原委極其明晰先生錄其原文馬端臨條元初人在王伯厚之後則下文通考一條可不必載明開寶五年命陳鄂重修定尚書釋文釋文用古文尚書命子所見有宋板周禮每句旁有圈有鄭注有釋文釋文但此條已載首冠以陸曰二字無疏每卷尾列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音義若干字音義者釋文也末一條云余仁仲刻于家塾余仁仲刊本見相臺岳氏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跋云歲在戊戌重裝海虞窮民錢孫保識孫保字求赤戊戌係順治十五年顧文學之逵買得于從顧處一觀又有宋板左傳有杜注有釋文無疏卷首題云謹依監本寫作大字附以釋文三復校正刊行兼刊圖表於卷首春秋諸國地理圖春秋名號歸一圖淳熙柔兆涒灘仲夏閼山阮仲猷種德堂刊段明府玉裁買得于從段處一觀子所藏宋板附釋音毛詩注疏前有毛詩正義序後有劉氏文府印叔剛印桂軒印一經堂印次毛詩譜序次卷第一有傳有箋有陸德明音義有正義然余氏周禮阮氏左

傳劉氏毛詩雖均屬宋板實皆書坊所刻余既去疏而附釋文者取簡淨也劉三者兼取漸趨于備也而子別藏惠棟手校用淳化宋板本校毛板禮記正義每頁板心有刻書人姓名者云宋板無釋文則知宋板本無釋文其後書坊傳刻漸趨完備至明始概行附入然猶或有或無或全或刪或刪

經典釋文散入九經正義周易獨不散入殊不可解其中所引師讀疑是淮南九師之音又引三家疑即荀氏九家所載又引王伯玉王嗣宗及李斐注漢書皆不知何許人又引子夏傳薛虞記據姤九五正義記即傳之

義疏而德明云虞不知何許人又引桓元說桓元注易從未見于他書

尚書釋文係宋陳鄂刪定非德明元本見文獻通攷卷一百七十七

注與釋文誤連

監板九經經用大字注字略小而亦單行疏則小字雙行各鐫白文冠之釋文亦小字雙行每節各附注之下疏之前其首加一小圈別之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下傳有王云馬云此誤刻釋文連入傳毛詩關雎后妃之德也下鄭箋之下用小字雙行刻后妃芳非反此釋文也下文用單行刻爾雅云云一段約百餘字此俱係釋文刻書者誤亂其例陳風東門之池下釋文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云亦誤連鄭箋儀禮第二卷士昏禮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亦釋文誤連鄭注左傳僖十五年曰上天降災云云釋文自曰上天降災以下凡二十二字檢古本皆無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誤連杜注鶴壽案尚書釋文王曰上帝天也以下二十二字混入于注并毛詩諸條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已詳言之若左傳之混入傳文者凡四十二字孔疏本兩君下尚有兩見二字

閻若璩曰鄭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水曰

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于東漢鄭得之載于此泰誓有陂池作傳者于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于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于此閻不知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云乃陸氏釋文刻書者誤連鄭箋故遂據以立說儀禮昏禮釋文壻悉計反云亦誤連鄭注閻即據以爲鄭注謂鄭亦有反切誤正與此同以閻之精于攷據尚有此失信乎識古之難也

張衆之駁王元感

舊唐書張柬之傳宏文館直學王元感論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柬之駁曰孔鄭何杜之徒竝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詭所有掎摭先儒顧且以時消息三年之喪鄭王異說論者多是鄭非王而王元感獨主三十六月則鑿空妄造者也張柬之所駁尤足爲後學之戒孔鄭何杜謂孔安國尚書傳鄭康成毛詩箋三禮注何休公羊傳解詁杜預左氏傳集解也于其本朝正義所定九經注僅取四家者毛萇統于鄭穀梁以經小略之也孔安國乃僞本左傳應用服虔事屬已成衆口一辭惟有超世之識者乃能辨之鶴壽案三年之喪前儒已有兩說王肅謂二十五月據三年問也鄭康成謂二十七月據閒傳也杜佑通典又以爲二十八月今案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孔穎達謂若不以是截斷則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之禮何有限節吳澄謂二十四月則兩期矣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絰杖則喪事畢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麤食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飲醴酒中月而大祥之後更閒一月而爲禫祭凡二十七月以上二說當以何者爲準據三年問云二十五月者孝子無已情也推孝子之情則當以閒傳爲準杜佑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禫凡二十七月禮以爲二十五月不刋之爲言潛潛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十七月禫之制禮之意也二十七月者孝子無已情也推孝子之情則當以閒傳爲準杜佑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禫凡二十七月禮以爲二十五月不刋之爲言潛潛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十七月禫之制禮之意也二十七月者孝子無已情也推孝子之情則當以閒傳爲準杜佑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禫凡二十七月禮以爲二十五月不刋之爲言潛潛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十七月禫之制禮之意也二十七月者孝子無已情也推孝子之情則當以閒傳爲準杜佑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禫凡二十七月禮以爲二十五月不刋之爲言潛潛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十七月禫之制禮之意也二十七月者孝子無已情也推孝子之情則當以閒傳爲準杜佑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禫凡二十七月禮以爲二十五月不刋之爲言潛潛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十七月禫之制禮之意也二十七月者孝子無已情也推孝子之情則當以閒傳爲準杜佑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禫凡二十七月禮以爲二十五月不刋之爲言潛潛然平安也二十五月二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

日本下毛野參議遺址有足利學多藏書紀州人山井鼎一姓神宇君彝偕其同里人根遜志字伯修者往探得古本七經孟子乃彼土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自中華齎往是衛包未改從俗字之前本也鼎乃誤爲攷文三十二卷郡山教官物茂卿爲序鼎書既成爲西條矦府掌書記又有東都講官物觀字叔達者與石之清平義質木晟爲之補遺鵝湖案山井鼎所據者只有古本足利本而已若以別本較之亦互有短長卽如梁惠王章句上長老之稱攷文古本下有也字而爲王之敵乎足利本無而之二字此皆無關緊要者皆專爭焉攷文古本專作尊與宋本同頭半白班班者也足利本作頭半白班班者也此比監本爲

長牝鹿也攷文古本牝誤作牉各入保城二
岳半攷文古本城誤作城則反不如監本矣

古書多以于永嘉

經典釋文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
始興按魏儒林傳敘首云自晉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生
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惟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埽地
將盡隋儒林傳敘首云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姓交爭
經籍道盡德明云云謂立學已久者盡亡而魏書隋書
尤明切隋經籍志亦云歐陽大小夏侯竝亡于此時詳
見尚書後案

朱子但言九經疏

蜀相毋昭裔取唐九經本刻于成都未究而國滅但
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論語孝經爾雅十經宋
皇祐中田況補刻公穀二傳宣和中席益又刻孟子十
三經之名始于此而蜀地僻遠石經不甚傳中土雖曰
十三經朱子未嘗用也大全文集延和奏劄內載臣昨
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印板本九經
注疏又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臣熹奏乞賜白
鹿洞書院國子監九經注疏一條內稱太宗皇帝嘗詔
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今乞仍詔國子監

將印板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鵬壽案呂陶謂孟荀石經只有九種皇祐中京
兆田公附以儀禮公羊穀梁今攷石經毛詩二十卷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儀禮十七卷亦張紹文書祥字皆缺其畫則孟蜀所刻實有十經儀禮非田元均所加也當以晁公武爲正

十三經注疏

顧炎武日知錄云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案推孟配孔尊崇實始程朱顧謂十三經注疏之名至明始立

確甚蓋孟子自在諸子自王安石妄欲比孟孟始尊矣
席益所爲刻也然學者猶但知九經至南渡後四書之
名立其勢有不可不進爲十三經者趙岐注不成注而
邵武士人疏壻名孫奭更不成疏朱子力辨其妄要不
能廢至明遂彙刻爲十三經注疏

鄭康成總解經之書

鄭康成作六藝論六藝者易書詩禮樂春秋也書已亡
散見各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六藝論方叔機注見禮記正義今
海寧陳鱣仲魚輯本存許慎作五經異義每舉經中諸
儒異同條列之次加謹案二字則許評斷語鄭康成作

駁五經異義每舉異義一條次加元之聞也則駁語書已亾散見各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經疏所引每云鄭氏無駁則知鄭之遵許亦不少鶴壽案漢藝文志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藝故名六藝論晴志云一卷五經異義兼周禮諸經在內隋志云十卷駁五經異義雖見舊唐書無卷數

鄭康成弟子從問疑義逐條記錄名曰鄭志其弟子之名見各疏中甚多趙商張逸二人爲之冠又有鄭記似卽鄭志之類而其體不知如何分別二書皆亾散見各經疏及唐以前書引者尚多有王聘珍江西建昌南城人乾隆己酉選拔貢生曾至吳門見訪自言采集鄭志

成一編于未見鶴壽案後漢鄭元傳云門人相與誤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經籍志則云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誤小同元之孫也隋志又云鄭記六卷鄭元弟子誤劉知幾曰弟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鄭志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然則二書之分一出門人一出元之孫一問答一不問答故與其弟子趙商張逸外又有冷剛田瓊炅模焦喬王權鮑遺陳鯉榮精

采集羣書引用古學

古學已亾後人從羣書中所引采集成編此法始于宋王應麟周易鄭康成注及詩攷昔吾友惠徵士棟仿而行之采鄭氏尚書注嫁名于王以爲重予爲補綴幷補馬融王肅二家入之後案幷取一切雜書益之然逐條下但采其最在前之書名注于下以明所出如此已足

若宋元人書亦爲羅列徒以炫博于甚悔之而書已行世不及刪改門人嚴蔚豹人采集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所采家數自服虔賈逵劉歆以下約如干家豹人未之及也此等如必重累舉之無益于事徒費筆墨亦何爲哉于旣笑余蕭客之陋又深悔已云夏桀時豹人未之及也此等如必重累舉之無益于事徒費筆墨亦何爲哉于旣笑余蕭客之陋又深悔已之未能免于陋舉此一條爲例戒集古者勿蹈此若襄二十九年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見史記吳世家注豹人旣引但周南關雎序疏以此句屬服虔豹人未及雖服用賈語但左傳服爲主此類卻不妨重累舉之豹人嫌初刻有漏補緝重刻今觀二刻皆無此條若昭二十四年引泰誓紂有億兆夷人杜預云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疏但舉僞孔泰誓注夷人謂平人爲孔杜異解他無所及尚書疏卻言左傳服虔注以夷人爲夷狄之人杜預攘竊服注極多而忌其名重擯黜不數最爲無恥昧心此條正攘竊者豹人但采本疏不參他經之疏故此條初刻重刻

亦皆淪卻服虔此類則必不可不補者杜之竊服甚多不能備見舉一二以爲例鴻壽案豹人既是門生胡弗生亦未見到耳凡經義有兩說如莊十八年有蛾城卽城濮也服虔以爲近宣十一年令尹爲艾獵城沂艾獵城濮卽叔敖之兄服虔以爲卽叔敖杜用服而不表其名誠爲概謂之攘竊矣且杜既竊攘竊他如分至啓閉等條人人同辭蛇無異說則不得服甚多何以欲去杜耶

尚書多士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廊之民于成周分衛民爲三國攷襄二十九年左傳吳札觀樂歌邶廊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幷三監之地故三國盡校康叔之化疏云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

世楷堂藏板

三國詩國風邶廊衛是邶以封紂子武庚廊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廊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爲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左傳此疏雖不引賈注然亦言賈逵以爲然若多士疏云則的係賈左傳注且左傳疏引漢志于封弟康叔下刪遷邶廊衛之民于雒邑句賴多士疏方知此句出賈逵且幷知下文又有分衛民爲三國句則漢志亦無竊謂班固與逵雖同時而逵稍在前據後漢書逵于顯宗永平中已獻所

作左傳解詁若固漢書則于永平中方始受詔作之至章帝建初中乃成書出賈書之後約二三十年志文同于賈注者乃固取賈非賈用固抑又思邶旣紂子武庚所封廊乃首倡逆亂連結武庚之管叔所封蔡叔但從之而已故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其罪大有重輕想邶廊民皆從亂卽所謂殷頑民也是以遷之于雒而虛其地衛民則不遷康叔盡得三國地而民則但得衛一國民其情形如此漢以下討叛平亂遷其民事見史者甚多皆法古也嚴初刻重刻于賈注此條皆漏再攷毛詩邶廊衛譜疏服虔注左傳亦與賈同而彼疏引服注又多邶在紂都之西一句嚴亦不采毛詩譜疏于尚書儒也專就記憶熟者攷如右他經未暇詳及　鶴壽案殷紂都也周書作雒解云俾殷獻民遷于九畢多士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則賈謂遷邶廊之民于成周信矣作雒解又云俾康叔宇于殷則賈謂分衛民爲三國益信矣

偶見宋傅寅禹貢集解于荊州包匭菁茅引鄭注菁茅爲二物故引此菁也此乃鄭周禮注疏因僞孔以菁茅爲一傳乃誤以周禮注又妄改莫菁爲蔓菁近人余蕭客遂據傳摭入古經解鉤沈書此以爲好古而不知所擇者戒

莫菁也周禮醢人注云鄭司農謂菁菹韭菹韭華菹元謂菁蔓菁也今案莫菁與蔓菁非一物莫當是析莫大薺郭注云似薺葉細蓋薺菜中之一種尚書疏云莫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以其味善也蔓菁即今之藏菜詩邶風云采葑采菲毛傳云葑須也爾雅云須葑蔓菁也陳氷之閒謂之葑方言云

豐蕪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豐魯齊謂之蕪菁趙魏謂之大芥郭注云今江東字作菘也傅寅雖誤以周禮注為尚書注然改蕪菁為蔓菁似亦沿據過周禮注矣

各疏中所引他經注非明眼不能採取如周禮春官天府疏采鄭康成尚書顧命注云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典謨之類而云即此是也此必賈公彥混取孔傳攙入鄭注中即虞書典謨是也愚案王肅注以大訓為虞書典謨偽孔傳同而鄭云禮法先王禮教典謨非專說禮也先王多矣不特虞也鄭意明明與王孔異且又不云典謨之殊不知王肅有心動與鄭違偽孔專取王注故以虞書實大訓而豈可攙入乎近日余蕭客輯漢人經注之亡注禮多稱說正義以為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又引鄭志荅張逸問為證而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亦云然惟是上雖禁之而當時傳習者多故晉秦始三年禁緯而禮志所列仍有天皇大帝五帝名後魏太和九年禁緯而祀典亦有天皇大帝五帝名東平王蒼所校郗萌所撰宋衷所注南北朝文士每多援引宋均注易緯九卷詩緯十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春秋緯三十八卷論語緯十卷孝經緯五卷鄭康成注書緯三卷詩緯三卷猶載于唐藝文志于嘗攷之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合四十五篇七經緯三十五篇合河洛七緯篇八十篇七緯篇名見後漢方術樊英傳注謂易稽覽圖乾

緯書者經之緯也亦稱讖劉熙釋名以為讖纖也其義纖微秦語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此似緯之始也而張衡則云自漢取秦莫或稱讖夏侯勝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蓋其說盛于王莽是以

易乾鑿度實夫子之微言鄭康成注特為精確欲通易者舍此無由凡若此等必非哀平閒人所能偽造當出七十子之徒漢初脫秦火之厄而復出者也光武尤加敬信故東漢以緯為內學如夏侯湛稱東方朔研精圖緯蔡邕稱郭有道探綜圖緯皆是也隋志謂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後又重其制隋高祖禁之愈切煬帝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禁之自是無復其學然禁緯不始于宋漢末已禁之故鄭康成箋詩

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璇璣鈐攷靈曜
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推度災汜秝樞含神務禮含
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援
神契鉤命決春秋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
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
巴說題辭也此外散見羣書者易有天人應書有洛罪
級禮有記默房瑞命記樂有五鳥圖孝經有中黃讖威
嬉拒左右握雌雄圖分野圖內事圖春秋有命秝序少
陽篇玉板讖孔錄法摛命篇則皆七緯之小篇名矣李
舜云六緯不數孝經耳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李鼎祚周

易集解所載康成注舉舉之蓋其正篇也三十篇則支
別也今散見羣書者河圖二字有叶光視萌絳象玉版
龍文攷鉤龍魚三字有握矩起眞紀鉤記命符挺佐輔
稽耀鉤帝通紀帝覽嬉括地象始開圖閩苞受赤伏符
會昌符合古篇提劉子祕徵篇錄運法洛書有靈準聽
甄曜度摘亾辟寶號命錄運期或正或別今皆不能辨
矣又有論語讖在七緯之外篇名有曰陰嬉曰撰攷曰
崇爵曰糺潛曰摘衰聖曰摘輔象曰承進誠若夫緯書
有緯有倏緯則諸經之緯倏則尚書中倏是已案璇璣
鈐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

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
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倏攷中倏篇名曰敕省圖
三皇五帝事也曰運衡曰握河紀堯事也曰攷河命
及舜事也曰稷起稷事也曰契握契事也曰雄予命湯
事也曰我膺瑞曰雒師謀文王事也曰合符后武王事
也曰準讖哲齊桓公管仲事也曰霸免五霸事霸把也
把天子之事也曰覬期秦事也曰苗興聖人苗裔興起
也曰摘雒戒曰儀明不知何指其篇數可攷者後漢曹
褒傳注引宋均云堯巡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
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攷河命凡三篇在中倏也則知

攷河命有三篇其餘不可知矣此外又有曰神靈圖曰
孔子有雒讖曰五帝鉤命決圖曰孔老讖曰老子河洛
讖曰尹公讖曰劉向讖曰堯戒舜禹曰孔子王明鏡曰
郭文金雄記曰王子年歌曰嵩高道士歌曰孔子閉房
記蓋雜緯也以上諸名皆子從羣書采獲者也歐陽永
叔欲取九經正義刪云讖緯幸而其言不果行後諸緯
竝亾惟乾鑿度存近日始從永樂大典中鈔出稽覽圖
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是乾鑿度共得六種而
易緯幾全別有乾元序制記其名雖未見于經史然馬
氏經籍攷陳氏書錄解題皆言之以上七種幸皆有康

成注洵儒林之鴻寶也拘儒之論以康成注經引緯痛加詆訶然朱子論語集注用馬融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乃禮含文嘉文詩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乃易乾鑿度書攷靈曜洛書甄曜度文未嘗以爲朱子之病何獨責康成哉孳虞文章流別論云緯候之作雖非正文之制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劉勰文心雕龍云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芩論昭哲而鉤讖崴磊無益經典有助文章是以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絶仲豫惜其雜眞未許煨燔愚謂孳劉皆文人故其言如此緯雖無益于經康成所注皆有益者學者宜

世楷堂藏板

研究之鶴壽案乾鑿度託名黃帝竇竊取孔子其說謂有太易而後有太初而後有太始而後有太素非即竊取繫辭太極生兩儀云云乎火及古帝之代興乾坤與民之四門坎離震兌之四正無一不是竊取繫辭者先生乃謂欲通易者舍此無由何邪易緯尚有垂皇策萬形經乾文緯攷靈緯等名即見于乾鑿度書緯尚有帝命期鉤命決孝經緯尚有古祕圖口授圖應瑞圖春秋緯尚有含文嘉括地象攷曜文白虎通編珠藝文類聚引之河圖又有稽命曜七緯之河圖又有說徵示期運授皇參特洛書又有論語則有素王受命識紀滑識比汝識等名尚書中候則有合符后詩思文疏引之而先生皆不之及必有說焉惟中候雒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作即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龍銜甲此必漢末人獻訣王莽之辭而南齋祥瑞志引中候儀明篇曰仁人傑出揆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于何禎解音之于爲曹字蘇俗則云蕭角姓蓋亦皆獻訣之辭先生雖以措辭故直云不知何指也又謂論語集注君爲臣綱三的出乾鑿度今文嘉詩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出乾鑿度曜甄曜度竊謂自生民以來即有此天周之法作緯書者特竊取之以張大其議論耳先生何篤信之哉

後漢桓譚傳光武時譚上疏曰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可不抑遠之哉其後會議靈臺譚復極言讖之非經鄭興傳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興對曰臣不爲讖尹敏傳世祖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詞恐疑誤後生此漢之不信緯者爲其雜以僞耳張衡闢緯語已見上亦出後漢衡傳衡雖不信又云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則知稽覽圖等衡未嘗不信也又李賢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凡八十一篇上文據樊英傳注五經與樂經孝經共七凡緯三十五如衡傳注則六藝之緯三十六比英傳注多一篇似以衡傳注爲正衡闢緯甚力尚信八十一篇況桓譚輩乎且曹褒傳云褒謬次漢禮雜以識記沛獻王輔傳云輔好經書及圖讖則知識緯之在漢通儒無不習之若劉勰稱仲豫者荀悅也又言荀悅明其詭誕而悅傳竝無以緯爲詭誕之說易通卦驗天地成位以下兩節見周禮疏序所引緯文及鄭注皆與此文互有不同大約賈所引乃唐初之本是也若近儒馬驌繹史孫瑴古微書所引亦與今本異

則不足信

蛾術編　卷二

蛾術編卷二終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沚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錄三

周易十二篇古本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穎達周易疏云十翼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案上下經者上經自乾至離三十卦之卦辭爻辭下經自咸至未濟

蛾術編　卷三　十　世楷堂藏板

三十四卦之卦辭爻辭也伏羲先畫八卦名之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而又系以消息兩言又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卦春秋定四年疏云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此必七十子之徽言大義隋唐閒尚有存者故左傳疏引之然伏羲惟有十言而已猶未作卦辭爻辭也文王乃作卦辭于乾曰乾元亨利貞于坤曰坤元亨至安貞吉等云云是也又作爻辭于乾曰初九潛龍至无首吉于坤曰初六履霜至利永貞等云云是也分爲上下二篇是爲經也孔子作傳十篇傳以翼經故名之曰翼上象一下象二者于乾曰大哉

乾元至乃利貞于坤曰至哉坤元至應地無疆等云云所以翼上經三十卦之辭爲彖上傳于咸曰咸感也至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等云云所以翼下經三十四卦之卦辭爲彖下傳也上彖三下彖四者于乾曰天行至不息又曰潛龍勿用陽在下至不可爲首也于坤曰地勢至載物又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至以大終也等云云所以翼上經三十卦之爻辭爲象上傳于咸曰山上有澤至受人又曰咸其拇志在外也至滕口說也等云云所以翼下經三十四卦之爻辭爲象下傳也上繫五下繫六者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爲繫辭上傳八卦成列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爲繫辭下傳是也文言七者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攷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一節係左傳襄九年魯穆姜筮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其義如此後十五年而孔子始生則似善之長也云云不得爲孔子之言故梁武帝以爲文王所制若然則初九以下設爲問荅而稱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云云何也蓋元者善之長也云云本是孔子之言後來左邱明作傳乃引而用之耳梁武帝見其上無子曰字又見左傳有此數語遂以爲文王所制其實非也文言者文王之言卽彖辭文言傳者孔子發明文王彖辭文

世楷堂藏板

世楷堂藏板

謂文辭者指文下之辭今乃冠象曰于大哉乾元之上先象而後象不亦倒置乎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乃是釋文義豈得謂之象乎康成之賢必不出此然則康成所合于經者是象之注非象之傳也魏志象傳下蓋脫一注字有言山陽王氏易者古易經傳皆不相連王弼謂象與大象本論卦體小象各一自坤卦以下每卦加象曰者一象曰者七又取文言附于乾坤二卦之後加文言曰各一而經傳自此紛如矣且既稱經不得名傳弼又分上經乾傳第一泰傳第二噬嗑傳第三下經咸傳第四夬傳第五豐傳第六不知于義何居其門人韓康伯又以上下繫爲第七八說卦序卦雜卦爲第九略例爲第十遂使義文之上下經不成上下篇而孔子之十翼亦不成十翼矣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如王弼本特散序卦于各卦之首而復以序卦一篇載于說雜之間宋胡旦周易演聖通論象一大象二小象三乾文言四坤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大象一而已何分大小象象序三傳上下象何以獨分上下耶第二象第三皆不分上下文言第四繫辭第五亦不分上下加說卦序卦雜卦則并經傳爲八篇矣程迥古易考十二篇別爲章句不與經相亂然移文言于繫辭之前究與古本不同王原叔易見于吳仁傑古周易考內者其次第尤爲外錯置文辭于象辭之先是加髢于冠也周燔九江易傳自乾元亨利貞爲十翼之首是混傳于經也周燔傳第一至豐傳第六全依王弼上下繫第七八全依韓康伯說卦序卦雜卦則分爲三唯冠天行健于大哉乾元之上不爲無見吳仁傑古周易又謂十翼象傳也象傳上下傳也文言也說卦上中下上下經是爲十二篇上經下經之外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然未可泥鶴壽案繫辭稱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重卦始于伏羲其謂始于神農者蓋見繫辭云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以爲罔罟蓋取諸離離在八卦之內故知伏羲只畫八卦也又云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益在八卦之外故知神農重爲六十四卦也其謂始于夏禹者蓋見洪範云七稽疑曰貞曰悔占用二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又從下起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上卦爲悔悔之言晦上體是其終也洪範夏禹所作故知重卦是夏禹也其謂始于文王者周禮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易也歸藏殷易也夏則殷易必重自成湯周易必重自文王矣春秋成

息之類別爲象辭一卷則是改十翼爲十一翼矣逆元吳澄作易纂言篇第悉加古本唯取危者安其位也至可不慎乎以爲舊本錯簡在繫辭上下傳中夫子說釋乾坤二卦其餘六十二卦三百七十二爻之辭不能偏釋故上下經各釋九爻以發其例而他爻可以類推是爲文言傳後人以所釋乾坤二卦之辭附入本卦于是所釋十六卦爻辭凡十八節不復成篇遂散入繫辭傳中釋乾卦上九爻辭亦重出于十八節之間竝宜此論最爲精確古本亦如此

重卦不始于文王伏羲已有

司馬貞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始畫八卦炎帝神農氏遂重爲六十四卦易疏卷首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謂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皆非是惟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爲確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詳觀乾鑿度之文明是伏羲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康成注乾鑿度必不以重卦爲出神農穎達欲推重王弼故誣康成也左傳疏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似伏羲于八卦外惟增消息二字然未可泥鶴壽案繫辭稱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重卦始于伏羲其謂始于神農者蓋見繫辭云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以爲罔罟蓋取諸離離在八卦之內故知伏羲只畫八卦也又云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益在八卦之外故知神農重爲六十四卦也其謂始于夏禹者蓋見洪範云七稽疑曰貞曰悔占用二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又從下起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上卦爲悔悔之言晦上體是其終也洪範夏禹所作故知重卦是夏禹也其謂始于文王者周禮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易也歸藏殷易也夏則殷易必重自成湯周易必重自文王矣春秋成

引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蓋易緯文耀鉤疏引鄭康成六藝論云伏羲作十二言之教二字像行文古者以一字爲一言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凡八言加消息則十言于人卦外添出浦息二字所以總括其餘五十六卦九家易注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熟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也

爻辭非周公所作

伏羲畫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爻辭孔子作十翼故乾鑿度通卦驗歷數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漢藝文志易更三聖韋昭音義說同參同契云伏羲畫卦文王演辭夫子庶聖十翼輔之三君天挺迭興御時馬融陸績云爻辭周公作只言三聖以父統子業者非也說者皆以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王弼以爲岐山之會疏實以

文王攻此爻荀爽以巽升坤上據三成艮巽爲岐艮爲山王謂五竝無文王之說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攻此爻虞翻以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青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竝無謂文王與紂之說王弼亦無此說惟崔憬有之何足據若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謂武王觀兵後箕子方囚奴文王不宜豫言則箕子實當作荄茲此孟喜之說趙賓述之施讎梁邱賀疾喜并及賓班固不知而譏之馬融因象傳有箕子以之遂從作箕子其實非也詳見惠氏棟周易述鶴壽案謂爻辭非周公所作

上自紀瞻下至李胤臣徐在漢輩言之屢矣此據漢藝文志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之說然左氏云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則爻辭明是周公所作宣子以魯爲周公之後故特提周公先生不信馬融陸績而引荀爽說以駮王用亨于岐山引虞翻說以駮東鄰殺牛西鄰禴祭并據漢儒林傳明箕子之爲荄茲是矣然仍有難通處泰之六五云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虞翻曰震爲帝坤爲乙帝乙歸嫁妹祉福也五變體爲離離爲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文王紂之臣也因于羑里而演易其嫁妹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文王紂之臣也因于羑里而演易其嫁妹祉福也五變體爲離離爲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文王紂之臣也因于羑里而演易其嫁妹之六五又云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不幾于諷刺乎唯周公遭流言之誚避居東都殷已滅亡故得以帝乙之事形之于筆倫謂帝乙不作是解則先生所極信者虞翻而翻因糾父矣

禮記禮運疏云易歷三古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

經蒼牙伏羲也昌文王也孔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謂文王也周秦先漢竝無周公作爻辭之說

說卦三篇非河內女子所得漢初已有

隋志以說卦三篇與書太誓一篇同爲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此說蓋本之後漢王充論衡其實非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太誓後得不指何年然太誓自漢初已有之婁敬說高祖卽引其語董仲舒對策又引之說卦三篇既與同得則非宣帝時可知史記世家已有說卦之名則司馬遷已見之漢志易十二篇下卽云施孟梁

邱三家然則經二篇十翼十篇施讎孟喜梁邱賀已如此是漢初已有歐陽永叔疑十翼之名起于後世宋儒多不信說卦三篇元俞玉吾至以序卦雜卦之名始于韓康伯妄甚不足辨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漢志無隋志載有二卷其引于孔穎達疏者如泰上六城復于隍云隍城下池也咸九五咸其脢云在脊曰脢邀上九肥邀云肥饒裕也四五雖在于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無應于內心無疑顧是邀之最優故曰肥邀夬九五莧陸夬夬云莧陸

世楷堂藏板

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始九五以杞包瓜疏云子夏傳作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撓似匏瓜葉虞記云杞柳匏瓜薛虞記云井九二井谷射鮒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也六四井甃云甃修治也以塼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爲甃其引于李鼎祚集解者如乾元亨利貞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利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初九潛龍勿用云龍所以象陽也比卦辭云地得水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蠱卦辭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陸德明釋文所引尤多今不具載春秋秦晉戰于韓傳疏引子夏易傳云韓原也玫小畜三云輿脫輹車下伏兔也玫小畜三云輿脫輹大壯四云壯于大輿之輹未知此傳在何條小畜疏又引子夏傳云輻牽車也劇也劉肅大唐新語云開元初在庶子劉子元奏易傳非子夏造請停子元爭論頗有條貫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易傳議曰按漢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臆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易傳議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眞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隋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祕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鶴壽案子夏易傳張璠謂馯臂所作薛虞記虞不知何許人臂則漢儒林傳云商瞿受易于孔子以授橋庇庇授馯臂臂者也孫坦謂杜鄭所作蓋據漢本傳鄧字子夏元壽元年日食鄭對曰明陽

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故知之也然杜氏丁易來閒師傳而鄧彭祖亦字子夏趙汝楳謂彭祖所作蓋據漢儒林傳彭祖梁邱賀之易也然則孔穎達李鼎祚陸德明所引雖非出自卜氏尚爲古本今則僞之又僞周學紀聞引帝乙歸妹云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云云今本竝無之則不但非唐以前本并非張弧之作矣先生所引文苑英華一段出唐會要

今所傳本多至十一卷又是宋人假託并非穎達鼎祚所見者矣通志堂彙刻經解以此冠

德明司馬貞子元所見者矣通志堂彙刻經解以此冠

全書無識之甚

孟喜京房之學

孟喜京房之學漢儒林傳多誣善之詞詳見十七史商

榷茲不贅

兩漢以來七十子之學惟孟喜獨得其傳其說易卦氣

圖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

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謂之消息卦乾盈爲息坤虛爲

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孟喜傳之京房房有八卦六位

圖又有世應遊歸飛伏之說

京房易傳

京房易學今存者有易傳三卷所說者世應遊歸飛伏

乃卜筮家所用今之用錢代蓍以占吉凶唐以前已如

此出于京氏易傳也鶴壽案世應遊歸飛伏出火珠林

云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蓋喜既用入卦爲本得本卦者以上爲世

房爲孟喜門徒無乃誤兩京房爲一傳經及章句也中閒別列孟氏京房災變書故載文志易類首尾各列施

京房邪儒林傳又得之久得歸魂卦者以三爲世爻其餘六卦以所變之爻爲世之對爲應于世爻用飛伏法凡卦見者爲飛不見者爲伏八卦所變世卦自一世至五世以本生純卦爲伏遊魂歸魂卦則近取所從變之卦爲伏此不過假易之名以行其壬遯之術耳

此非隨經訓釋之書也漢藝文志云漢興田何傳易訖

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列其目云孟氏京

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此上一條列雜災異曰災異則爲占休咎設疑易傳在

此條中此下一條列章句則但云施孟梁邱各二篇不

言京氏是京房無章句即其發首第一條列易經十二

篇亦但云施孟梁邱三家不言京氏京房爲孟喜門徒

其經必與施孟之本同乃不列其經者意其未嘗順文

解釋以作章句故七略不數而班氏從之然則京房無

章句明甚隋經籍志突有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十卷

未詳釋文云阮孝緒七錄云十二卷傳云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會喜

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日非也至成帝

時劉向校書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唯京氏爲異儻

能延壽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又云田何以

易授王同丁寬同授楊何何授京房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然則何之弟子有京房者傳田氏

學其經必與施孟之本同若延壽之弟子有京房者傳

焦氏學其經安得與施孟之本同蓋劉向已斥之矣今

先生所敘者乃是講世應遊歸飛伏之京房而忽云京

房爲孟喜門徒無乃誤兩京房爲一京房邪儒林傳又

云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蓋喜既得傳田氏易而又得

兩京房

漢有兩京房皆治易其一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事梁人焦延壽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元帝以爲魏郡太守爲石顯所譖誅有傳又見儒林傳其弟子有任良姚平段嘉乘宏其一爲淄川楊何弟子爲太中大夫梁邱賀從受易出爲齊郡太守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見儒林傳師古以爲別一京房非延壽弟子是也劉向校書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楊惟京氏爲異今君明易傳存梁邱賀之師其學無傳（鶴壽案劉向校書四句當敘在其弟子有任良姚平之上不然仍是誤兩京房爲一京房矣）

鄭氏周易

王應麟集鄭氏周易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注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出書正義案注引翻別傳云翻初立易注奏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元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歆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蓋翻之翻所作周易集解采虞注獨備（鶴壽案易卦起初只有三爻因而重之乃有六爻歆三爻即足以該六十四卦矣夢與道士相遇云本屬妄誕翻既記此以自誇張何以歆三爻足矣竟不得其解也先生見別傳內有臣祖父鳳爲之最密句因謂翻之易于例爲最密卻不說出密在何處今觀虞氏注專以互體釋經故論象甚密別傳所謂最密者其指此與）

周易古本王弼所亂以爲費鄭者非

周易古本就漢唐人說繹之其次欽可以想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刻石經蔡邕書者亡已久矣唐文宗開成二年所刻石經今現存西安府儒學吾友畢尚書沅靈

爲陝西巡撫搨以見惠今據以勘毛氏汲古閣十三經注疏本無甚大異取象傳分散入經文每卦卦辭之下次將象傳每卦中第一節總說一卦之象者升居經文爻辭之前次以爻辭而又將象傳分散入每卦每爻爻辭之下然後次之以繫辭等于是歐陽修爲之說云漢易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原出費氏費氏興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朱子晦菴記嵩山晁氏名說之字以道卦爻象象說亦謂古經始變于費氏攷漢儒林傳費直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言亡章句則知直未嘗

自爲書以傳解經者乃口說其義耳非亂其本也且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中古文即魯共王壞孔壁所得藏在祕府者乃古經眞本夫子所手定也獨費氏本與之合則費本之善可知安有變亂古經之事魏志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孔子作彖象鄭康成作注今彖象不與經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合彖象于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玩此則鄭氏經注各爲一本經不連而注連之隋經籍志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馬融爲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注自是費氏大興費氏易既合于古文鄭篤好古學而傳之雖作注別有簡便之本以爲講授必自有古經元本也惟孔穎達疏云夫子所作彖辭原在六爻經辭之後王輔嗣以爲彖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據此則合傳于經盡廢十二篇之舊實出王弼穎達作疏時鄭注具存猶目睹之如果改古本出于費鄭穎達何以專歸于弼乎鶴壽案王弼變亂古本而之中又不得其次如乾卦彖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釋乾字當在前彖辭曰大哉乾元至萬國咸安此釋元亨利貞四字當在後今乃倒置之乾坤二卦文言傳既移置卦下何以亢龍有悔至是以動而有悔也複出于繫辭中而不刪去況危者安其位者也至繫于苞桑是否九五之文言同人先號咷至其臭如韻是同人九五之文言自天

祐之至无不利也是大有上九之文言謙君子至以存其位者也是謙九三之文言知幾其神乎至萬夫之望是豫六二之文言小人不恥不仁至此之謂也善不積至何校滅耳凶是噬嗑初九上九之文言屨校滅趾无咎小懲而大誡此之謂也是噬嗑初九之文言顏氏之子至矣是大過初六之文言藉用白茅至其无所失也是大過初六之文言慢藏誨盜至德之盛也是咸九四之文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至盜之招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至詭器而動者也是解六三上六之文言天地絪縕至言致一也是損六三之文言君子安其身而動至立心勿恒凶是益上九之文言田于石至妻其可得而見邪是困六三之文言德薄而位尊至言不勝其任也是鼎九四之文言不出戶庭至慎密而不出也是節初九之文言鳴鶴在陰至可不慎乎是中孚九二之文言胡弗憮移于每卦各爻之下而乃錯雜于繫辭之中若謂此數條竝非文言傳則亢龍有悔一條今在繫辭傳者豈聖人亦言參錯如此邪

弼雖合傳于經而獨于乾卦爻辭下不附象傳仍聚一處列于句强不息之後蓋以此稍存古本舊觀然全經

之顚倒錯亂已甚此區區者何足存古且以文言傳附乾坤二卦後而向之在繫辭後者今乃升六十四卦之首矣其輕肆自用不已妄乎且不但移其位置也大哉乾元上彖曰二字天行健上象曰二字元者善之長上文言曰三字及自坤至未濟諸卦每爻附象傳皆有象曰二字皆王弼所增加古本無也

王弼韓康伯注

隋經籍志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周易繫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注晉韓伯傳伯字康伯不言平是年爲已已然則弼生于黃初七年丙午弼之父業之父覬覦爲劉表壻業卽表之外孫族父粲仲宣之子以反誅業爲粲後

弼又作周易略例那琦爲注新唐書肅宗紀初封陝王性好學元宗遣賀知章等侍讀左右中有那琦名王鉷傳鉷弟鋌與那縉善縉鴻臚少卿琦子也注易略例皆未知卽此人否

朱子所定古本宋元已亂不始于明

顧炎武曰知錄云周易經二篇傳十篇自漢以來爲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卦爻下程傳因之及朱子本義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經條下云此卷王弼乾文言注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二語本京房易傳說旅卦之詞

頒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
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
武初頒五經于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
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
後而朱子所定古文仍復殽亂象文王所繫之辭上者
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
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于大
哉乾元之下又削去上者經之上篇六字象者卦之上
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
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

世楷堂藏板

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可以
例推云乃文言傳條下義今乃削文言傳三字而附于
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
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
專用本義遂卽監板傳義本刋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
爲朱之次序今四書板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
注皆小字詩書禮記竝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
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
是依監板傳義本而刋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
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愚謂顧氏

世楷堂藏板

此說亦非也易爲王弼所亂然以班志孔疏攷之古本
了然可睹此有何難晁以道呂伯恭紛紛自居復古之
功已爲可笑顧乃反誣費鄭以亂經之罪豈不謬哉朱
子本義雖用古本與程傳異身沒未久而門人節齋蔡
淵伯靜已變其例及理宗寶祐中有天台克齋董楷正
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錄將程子傳與朱子本義合爲一
而大變朱子之本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刻用天台
董氏本而小有不同以上參用王懋竑朱子年譜攷異戴震經攷說今購得
周易程朱傳義十卷卷首題伊川程頤正叔傳晦菴朱
熹元晦本義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每卷皆三賢竝列
卷首冠以易圖八及卦變圖題曰朱子集錄末附朱子
筮儀一篇有長方墨印記云至正丙戌良月虞氏務本
堂刋丙戌係至正六年乃元順帝之十四年也其書兼
載傳義并附音訓而經文次第則與今流俗書坊至惡
之本全無別異所小不同者惟上者經之上篇六字未
刪而已然則朱本宋元已亂不但與後來士子無涉亦
并非修大全者所改顧說殊爲不確且晦菴易解全依
邵堯夫既非古義又何古本之有顧氏之學切實不浮
然限於時風故議論如此

惠氏易

惠氏士奇字天牧號半農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力宗古義所著易說獨得漢易之傳子棟字定宇號松厓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恨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老氏之虛元而漢經師之業不存也于李鼎祚集解取虞翻之說以上溯孟喜推明卦氣衍以納甲作周易述二十卷其第七卷下經自鼎卦以下闕第八卷全闕第十卷彖下傳自鼎卦以下闕第二十卷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下傳自鼎卦以下闕第二十卷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並闕門人江藩號鄭堂補之然後虞氏之說明而孟氏之學亦卓有端緒其周易述好事者已刻之而補則尚未刻也又別撰漢經師說易之原流作易漢學七卷曰孟長卿曰虞仲翔曰京君明曰鄭康成曰荀慈明其意以虞氏易卽孟氏易京雖親受業于孟而書已失傳故反次于虞鄭注易最在後老耄昏忘道塗倥傯故不能密也荀爽最後出而推闡獨精故特進之附于五家之末又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皆已刻而微言等繁其名稱宜歸併省語亦輾轉抽演反有入于多岐者明堂與禘應讓鄭氏專家強說亦無取

周易述增改經字頗多如乾九三夕惕若厲若下增實字辨別見履卦彖詞增利貞二字惠云據荀爽注有此二字攷荀注見李鼎祚集解云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貞也竊謂利和貞正也非和正則不利貞矣荀注當云故不云利貞也傳寫誤脫不字惠誤據而增繫辭作易者其知盜乎作改爲死期將至期改其此二條集解石經元板皆與今本同惠改亦非鶴壽案惠半農先生易說第二條卽辨夕惕若下有貴字故周易述因之至履卦九二之陽天下豈有陰加于陽之上而利貞者哉荀注脫去不字誠如先生所云李鼎祚本亨下有利貞二字蓋據誤本荀注而謬增者也他如晉當爲晉寵當作龍從王肅本祕當作柲右從馬融本蓍當作筮從說文盤當作般疇當作疇從虞翻本皆從虞氏易卽孟氏易字字有來歷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進鶴壽參校

說錄四

尚書古今文

尚書古今文千古聚訟不休其信晚晉梅賾所獻本者皆無識陋儒即有疑之者直云書止今文二十八篇而孔壁所得遭巫蠱之難遂以失傳梅本乃後人假託此等議論于眞僞之辨全不能得其要領孔壁眞古文雖平帝暫立旋罷然藏在祕府劉向父子校書親見之班氏載之藝文志至東漢其學更盛杜林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大儒皆遞相傳授不絕其中增多者篇數則十六篇內九共分出八篇故亦稱二十四篇而非今之二十五篇也其篇目則有汨作九共諸篇而無仲虺太甲說命諸篇即篇名之同者舜典亦自別有一篇而非今之分愼徽以下充之者也其與今文同有者則伏生二十八篇連民閒所得太誓爲二十九篇又于其中分出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于二十四篇內九篇同卷實二十五卷加序一卷爲四十六而非今之引序各冠篇首除序尚四十六者也彼既爲眞則此自爲僞自唐貞觀以後無一人識破直至近時太原閻先生若璩吳郡惠先生棟始著其說實足解千古疑團予小子得而述之既作後案遂取注疏釋文及史記漢書等臚列于卷首而辨之學者從是攷焉可以霍然矣鶴壽案先生辨眞古文篇數卷數爽若列眉但謂僞孔書自唐貞觀以後無一人識破直至近時閻惠始著其說則甚不然劉知幾

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孔安國以按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屢采其事至後漢孔氏本遂絕其見于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此在唐人已識破僞孔書矣及宋而識破之者漸衆吳才老曰曾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晦翁曰今文多艱澀古文反平易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于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有不可曉者又曰某嘗疑安國書是假書其注亦非安國所注迨元而後不傳至梅賾別識破之者愈衆熊與可曰孔壁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凡漢儒注經指爲逸書者遂皆依古文之名而不類漢以前文字今證所注止以伏生爲正王與耕曰古文禹謨深有可疑蓋禹與皋陶舜咨辭自其見于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別有大禹謨一篇且

孟賛堯一段安得爲漢舜讓禹一段當名爲典禹征一段當名爲謨禹一段皆混名之曰謨則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爲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曰咨禹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二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而征有苗舜安能以耄期而敷文德哉此必不可信然則唐宋元諸名儒皆不信僞孔書他如梅氏之尚書是正諸書排擊僞孔書者惟傅自伏生者爲眞古文其出自孔壁者盡後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大禹謨后克艱厥后二語竊論語爲君難二語五子之歌竊孟子怡悅二字諸儒不但指其篇次而且摘其辭句乃先生猶以爲無一人識破何也

注古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而增多二十四篇未及爲注馬融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說衛宏賈逵亦未爲增多篇作傳注也是以延至魏晉之際其學又微皇甫謐名重晉初見此學之將絶也遂別爲改作且代安國爲傳卽今本也其意以有安國傳則馬鄭必爲所壓伏耳未幾而永嘉喪亂眞古文果亡東晉元帝時梅賾遂獻謚本遽得立學矣然鄭氏所注三十四篇至唐尚存舊唐書孔穎達傳云明鄭氏尚書乃其作疏不用鄭氏蓋僞本始盛于江左至隋劉焯劉炫尊信作疏聲燄大張穎達倘依鄭則經且少其半孰信而從之不得已用僞本漫指鄭所述古文逸篇乃張霸僞書此蓋昧心以徇俗欺意而蔑古也自宋至明攻訾鄭學者偏天下故辨孔之僞者猶有之而識鄭之眞者則無之嗚呼古聖經典孔子手定秦火旣亡其半幸而復出者兵亂又從而滅之而僞託之書反得懸諸日月經之或傳或否其無定若此吾輩著述惟自適已事耳不特當時無鍾期敢必後世有子雲乎

元妥無涉說已見前卷

舜典首二十八字

愼徽與上欽哉相連直至陟方句皆堯典也曰若十二字宜削去姚方興所造二十八字而以十五字補之且云此十五字乃高堂生所傳而孔安國所無者也其實方興所造梅賾本無至濬哲十六字則又劉炫所造方興本亦無之朱竹垞謂舜典之首本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宜削去姚方興僞隆所引攷魏志隆本傳無之不知竹垞何據亦不知其何所見而謂此十五字應冠舜典之首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引帝王世紀曰舜始卽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則此乃緯書之文也竹垞誤黃爲皇耳其文義不似堯典必非虞史之文若云建黃則尤謬蓋五行雖各有色以成五色而王者所尚則止于三配三正而迭更者也寅正者尚黑或以黑爲青而云尚青丑正者尚白子正者尚赤正朔三而復則三色亦三而復未聞有尚黃者舜改堯之丑正爲子正則舜易白而爲赤中候言建黃是妄也皇

甫諡旣無識且好怪僻遂云以土承火色尚黃背先民而徇野言不亦異乎

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

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曰若稽古伏生雖晉壁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曰若稽

古十二字是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七錄亦云然方興

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十六字凡二十八字聊出之

于王注無施也而先生謂濬哲文明十六字劉炫所加

者劉知幾曰姚方興之僞學者得而異之隋興所造舜典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

原學者尚二十八字隋開皇時人僞爲之假

鄭公曉亦云舜典晉二十一引尚書中庾

叔姚方興以仲其歲月爾此卽先生所據也然御覽卷

八十一引尚書中庾

欽翼皇象王廷壽魯靈光殿賦云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晉靈光殿賦云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協帝欽明文思安安濬哲文明允恭元塞緯書出于

漢魏人則是漢魏閒早有此

又是漢魏閒早有此

若稽古帝舜十五字以易方興所造二十八字此見沈

約宋書未爲無據宋禮志云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

意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議曰自古帝王皆改正朔

書稱曰若稽古帝舜堂隆所引建皇二字當卽攷河篇欽翼皇象

之見邪高堂隆攷改朔先生豈未

之謂文選注引尚書中候作建黃者或因皇黃同音而

誤自皇甫謐以色尚黃解之遂爲不通之論矣

唐石經尚書幷非梅賾本惟說文所引爲眞

案說文自序孔子書六經用倉頡古文梅書旣稱古文尚書

又自言出于孔壁則其字似當從古然僞孔序云壁中

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

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

未敢信吉士沒其文集出內有與予札云昨讀所注今

文尚書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詁訓

光被

新安戴吉士震號爲精于經乙亥歲予官京師作尚書

後案吉士偶過予爲予論堯典光被四表光當作橫予

先徵爾雅然後廣捘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震偶舉卷首一光字語未竟而退不可不終其說孔傳光充也陸氏釋文無音穎達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枕頰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枕古黃反孫叔然作光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于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光字雖不訓靡不解者訓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詁訓之體遠而近之不廢近索遠蔡仲默書集傳光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光充之訓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此字據依爾雅密合古人屬辭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

世楷堂藏板

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不敢易爾後儒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謂病在後儒不徧觀盡識輕疑前人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以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浸失本眞爾雅枕字六經不見說文枕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切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古字蓋橫枕通漢書黃道爲光道則又古篆法

黃炎近似故也六經中用橫不用枕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于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云被四表格上下非古文屬辭意矣橫轉寫爲枕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切庶合充窾廣遠之義而釋文于堯典無音于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若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云云古吉士之說誠辨後子檢王莽傳云昔唐堯橫被四表益駭服其說吉士卻不知引及檢毛詩周頌噫嘻疏引

世楷堂藏板

鄭注知鄭本已作光解爲光燿則吉士之說可不用矣故後案內不載然予之說假令吉士尚在聞之仍必不服何則吉士爲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韓昌黎所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列必謂鄭康成注不如已說精也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一人專一經一經專一師鄭則兼通衆經會合衆師擇善而從不守家法在鄭自宜然蓋其人生于漢季其學博而且精自七十子以下集其大成而裁斷之自漢至唐千餘年天下所共宗仰子小子則守鄭氏家法者也方且退處義疏之末步孔賈後塵此其道與吉士固大不同不相爲謀吉士

果知有鄭注而不取則聽客之所爲各尊所聞可矣所
嫌者吉士札反覆千言援引浩博獨鄭光燿之義載在
毛詩疏者隻字未舉及縱無說以駁鄭乃卽硬抹撥一
語亦無然則吉士于世所稱十三經注疏者檢閱尚未
周而輕于立解此則未免稍鹵莽三十餘年前予雖與
吉士往還曾未出鄙著相質吉士從未以札見投突見
于其集昔樂安李象先自刻集內有詭稱顧亭林與之
書論地理象先荅以書辨顧說爲非亭林呼爲譎觚今
吉士札譎與否不足辨獨鄙見謂鄭注載毛詩疏者竟
未檢照而遽欲改經字拗新說爲鹵莽此則吉士在地

下亦當首肯至段玉裁重刻戴集仍存此文段已檢得
詩疏鄭注而此篇中竝未代爲增入不作僞尚可取段
爲戴弟子或信戴不信鄭則亦聽客之所爲鶴壽案戴氏據爾雅
桄頰充也孫炎本桄作光又據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韻
桄音古曠反知堯與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今案今
文尚書無窮後漢王莽傳唐堯橫被四表王褒傳云橫
被無窮異傳云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崔篆慰志賦云聖德洋以嶽以橫被分班固西都賦云橫被六合張衡
東京賦云惠風橫被蓋今文尚書漢人用之熱矣戴氏
不遽以爲本堯典者是其虛心之處古文尚書作光燾
嘻箋云光被四表疏引堯典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
之外先生據以折戴氏之說似矣但字有本字有假借
字桄本字也光與橫假借字也廣成以光爲耀此就光
之本義釋之偽孔以光爲充此就光之假借釋之其實
桄橫光三字古人通用桄者車下橫木橫擴而充之也
今文作橫古文作光其字皆係假借其義正同訓充
之義爲長訓耀之義爲短不得以出自鄭注而泥之

戴于漢儒所謂家法竟不識爲何物豈惟戴震今天下
無人不說經無一人知家法也卽如光被四表見于魏
公卿上尊號奏載洪适隸釋康成卒于建安五年魏受
禪初距其沒僅二十年天下尚書皆守其家法作光被
若僞孔之出在晉元帝渡江初相去幾及百年竝非至
孔始改光柰何遽欲改爲橫戴于洪适輩視如蜩螗古
之狂也肆若戴氏其狂而幾于妄者乎

君帝

諸廷槐曰皇帝哀矜此沿閣本之誤釋文單行本則云
君帝君宜作皇字與閣本注疏中所采釋文不同正德

嘉靖本亦然開成石經乃作皇帝則衛包改也古本直
作君帝鶴壽案釋文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皇宜作君其實傳以君帝釋皇帝以別于秦之皇帝耳觀疏引釋詁以解傳則經宜作皇明矣

羣書所引尚書逸文可疑者及誤者

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
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說文木部
楯字下引虞書同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于一人
社稷篇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卽敬之
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御

覽引之以爲尚書逸篇也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說文足部引虞書曰怨匹曰逑棄左傳桓三年晉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疑即指此逸書支部敵棄也从支鬲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敵兮市流切今周書無敵字亏部粵亏也審愼之辭从亏从宷周書曰粵三日丁亥王伐切棄惟召誥有越三日丁巳其餘竝無同者木部橢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橢子賤切今無攻心部憼輕易也从心戔聲商書曰以相陵憼莫結切逸文無攷後漢馮衍傳李賢注引周書小開篇曰汝何故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君枳維國國枳維都都敵也其數有八此所引本誤說詳後棄德枳以下文尤不可知以上各條諸書雖皆以爲尚書似是逸篇然多可疑者及誤者聊存以俟再攷鶴壽棄此條所引以原書校之不甚相符說文木部標字下引虞書曰山行乘橇澤行乘輴與史記異竝不在楯字下白虎通號篇所引即整庚不惕予一人社稷篇所引本稱逸篇不必再引御覽王者不臣篇所引即今舜典之咨伯說文支部周書以爲討周書當作虞書討即皋陶謨之天討木部竹箭如楯當是引周禮職方氏後漢馮衍傳注所引本稱周書小開篇先生原

本誤作呂刑今改正

伏子賤

後漢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子賤之字僅見于此湛子孫世爲公卿直至曹操弒伏后伏氏始絕

先鄭後馬

子采鄭康成尚書注及馬融王肅三家爲一編以鄭爲主馬王與鄭不合者駁之鄭嘗從學于馬而先鄭後馬者馬爲梁冀州奏誣李固品節有乖且後漢趙岐傳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鄙之不與融相見李賢注引三輔決錄注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撇其門撇本作敝說文作弊賤融如此

鄭康成所據地理志伏無忌作

子采集羣書中尚書鄭康成注又譔後案以疏解之中一條云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閒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卻多與續郡國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無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

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後漢伏湛傳元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數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景崔寔等誤漢記余靖說似即據此但後漢盧植傳植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竝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補續則是即無忌書二處皆但言漢記不言地理而靖斷然言之靖雖趙宋人恐別有所據鶴壽案鄭康成生于靈獻之世東漢有天下已一百四五十年郡縣更改者多矣鄭于禹貢所引地說或係古書所引地理志或即伏無忌書

汲冢周書

世所謂汲冢周書者左傳疏云漢藝文志有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鶴壽案周書自度訓解第一至器服解第七十加序一篇凡七十一篇正與漢藝文志數目相同劉向以爲周時誥誓號令是也此與汲冢之書毫不相涉杜預左氏春秋集解後序云太康元年余自江陵還襄陽修成春秋集解始訖舍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得古書七十五卷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以至今平晉來皆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紀年十三篇易繇二篇易陰陽卦二篇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邱藏一篇繳書二篇生封一篇大稟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類晉書又于每篇之下各標其書之大旨蓋與今所傳之周書絕不相類楊慎謂漢志本有周書李善注文選遠在晉後而其所引只稱逸周書不曰汲冢周書也至宋太宗修太平御覽首卷列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篇充之晁公武洪适陳振孫黃震輩皆未暇深攷耳

汲冢周書十卷晉孔晁注晁俗鼂宇後有吳巖李燾序又一本後有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一日東徐丁黼序前有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黃玠序案鼂晉書無傳惟傅元傳武帝下詔曰敢有直言勿有所距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恕之近者孔鼂蔡母餘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蛾術編卷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迮鶴壽參校

說錄

詩世次

三百篇編次之第自當以世之先後然據毛鄭召南甘棠作于武王之時行露作于文王之時而甘棠在前行露在後衛風芄蘭爲刺惠公河廣已當戴公文公之時即春秋魯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則其世次

之顛倒有不可解者當闕疑鶴壽案三百篇之次第頗倒者不可勝數如秦苗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前正月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後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今先生所舉甘棠等五詩猶是隔世者耳乃有一人之身而其詩亦倒置者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也而次于前此皆數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作也而次于前此皆時也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作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而顛倒錯亂如此必非孔子所正之原本故鄭康成謂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皆刺厲王詩漢時經師移其篇第耳今試以鄭氏詩譜攷之其無所更動者唯同南十一篇邶風十九篇鄘風十一篇衛風七篇唐風十二篇秦風十篇陳風十篇檜風四篇曹風四篇豳風七篇大雅三十一篇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其有所更動者召南十四篇采蘋在草蟲之前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是其證也甘棠何彼褒今作于武王時故置在定之方中前衛風十篇芄蘭作于文公時故置在木瓜後王風十篇兔爰作于桓王時故置在葛藟後鄭風二十一篇清人作于文公時故置在溱洧後褰裳作于厲公時故置在山有扶蘇前小雅八十篇常棣作于成王時故置在六月前凡更動者十三處康成箋據世次之大略言之其實仍有不可解者在傳引楚莊王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三爲賚其次爲桓章次復相隔越此豈本在一章至孔子刪詩而分之耶

六亾詩

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序皆云有其義而亾其辭蓋南陔等名皆取之詩辭詩有其辭則篇有其名故知亾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猶鄉射禮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貍首采蘋采繁皆曰奏簫章歛翑詩歛翑雅歛翑頌則翑被于簫而曰歛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而或被于管或賦其辭以是知笙詩簫詩皆有其辭也特亾之耳鶴壽案此在前儒已詳論之鄭康成曰南陔六篇鄉飲酒禮用焉孔子論詩時供在遭戰國及秦而亾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亾之乃本亾也此說非是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鄉飲曰儀禮鄉射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奏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即時邁奏遏爲昭夏即執競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有辭笙奏獨無辭乎周禮籥章以籥歛翑詩七月也籥歛七月豳笙歛六詩也七月有辭而六詩獨無辭乎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謂皆奏維

清于堂下也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予今案經首劉敞以爲卽鵲巢之詩篆文經似鵲首似巢新宮熊朋來以爲卽斯干之詩斯干宣王新建宮室此雖意度之辭然既有其篇必有其義必有其辭凡逸詩大率皆有辭然則詩序所謂以其辭者乃遺之也非有無古字也無通用董氏因有此誤觀叔孫穆子聘晉伶箭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以下旣可與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哉

詩序

古人作詩必有感于政事而後作太師采詩必有繫于政事而後采王者夙夜畏威惟恐政有所闕故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所以有大雅小雅巡守之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所以有十五國風孔子懼失其傳特加整比以授子夏子夏授毛公爲之作序詩所以興國史相表裏而采詩之官廢則國史亦廢春秋所以不得不修也宋鄭漁仲輩憑一時之臆見取千餘年相傳之書而深詆之蓋因詩辭隱躍不露遂疑古序爲鑿空撰出耳不知古詩與近體判若秦越近體不成爲詩猶眞書不成爲字今日讀漢魏六朝樂府若無解題猶不能辨其爲何語何況三百篇執近體以例漢魏六朝樂府已不可而乃欲執以例三百篇此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也蓋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此而意在刺彼者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而其失自見者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後漸近者旄邱四月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椒木瓜斯黃鳥無衣緜蠻之類是也

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之言者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卽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故序之于詩爲功甚大若讀詩序而必據經傳中確有實事相合者方以爲信否則府若無解題猶不能辨其爲何語何況三百篇執近體以詩無明文疑之然則就其確有實事之詩如碩人清人黃鳥鴟鴞亦皆隱躍不露未嘗直指爲某事儻今日無左傳尚書證之則宋儒亦必將痛訶古序爲鑿空撰出矣嗟乎假令本無此人本無此事詩本非爲此事

作而鑿空撰出雖孔子亦有所不能況漢儒哉且從序說則詩無一篇無關繫者從宋儒說則皆里巷狹邪之歌男女燕媟之作朋友贈荅之空言文人閑適之支辭而已詩而如是不必待孔子之刪當日太師奉天子命爲采風鉅典而取此等詩貢之天府彼淫奔者儼然挾其閨房調笑惟恐人知之言傳之通邑大都上之國君君儼然取其境內之淫詩而畀之太師太師取淫詩獻之天子天子覽淫詩特命播之宮縣而列國公卿大夫宴饗盟會之間歌淫詩以見志如左氏傳所記皆事之必不可信者也鶴壽案作詩之旨賴有序而始明茅苔序以爲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

其詩不過形容采掇之情狀而已泰離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傾圮也而其詩不過憑弔黍之苗穗而已若舍序以求之則不知其何指乃宋儒說詩者往往自出心裁不從古義馬端臨曰文公詩傳指爲淫奔者二十有四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葛邶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指他事而文公又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者何等篇矣今得先生此論尤爲暢快

四家詩

詩有四家魯齊韓三家皆立學而毛詩晚出最微自莫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中興後始盛亦未立學范書儒林傳序多自相矛盾如前云光武立五經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數之共得十五與上十四不合當有衍文後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立學官則知所衍者蓋毛字也參以百官志博士十四人詩三魯齊韓氏而已應劭漢官儀竝同益知爲衍文無疑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安國未聞受毛詩此疑爲魯詩之譌不然孔僖以上或有別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遂連類及之鶴壽案大毛公名亨魯人爲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世謂小毛公作傳非也小毛公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是四傳皆一人也孔安國世傳毛詩無可攷證安國論語注于知切如

磋徐但云能自切磋琢磨者也不云詩衛風淇澳篇唯南容三復白圭條則引詩云白圭之玷四句

詩序斷非衛宏所作

後漢儒林傳言衛宏作毛詩序漢人解經名稱甚繁安知宏序非章句訓釋之書而鄭樵輩據此遂以爲宏序即關雎后妃之德也云云者是愚謂序若係宏所作康成焉肯作箋宏于康成雖云先進然宏爲光武議郎究

係同代之人輩行相望相去不爲甚遠宏若附益小序
庶成亦必能辨若云明知而姑徇之康成一代大儒名
且出宏之上卽或推重而援引其言亦可矣何至尊之
與經相配而退處于傳注之列鄭于毛公尚多別異未
嘗尊從宏之去毛地望卑矣時代近矣何反推以配經
乎毛公旣以序分置篇首性好簡略但作詩傳而不爲
序作傳至康成遂爲作箋康成旣爲序作箋則序必非
衛宏作明矣鶴壽案昔人以詩序爲孔子所作論語曰
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
與都人士序同孔叢子記夫子讀詩曰于周南召南見
周通所以威也于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
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次及考槃木瓜以下凡二十一

詩皆與序同又左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序同國語載
正考甫得商頌五篇與那序同序言情動于中治世亂
世之音同于樂記序言風雅頌賦比興同于周禮序言
公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于金縢然則序作于
夫子之前則是夫子所錄作于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
子之遺言也然康成則以爲子夏所作鄭志于常棣曰
此序于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謂據鄭譜意大序是子
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今案詩之傳說于夏所傳
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唯毛公所
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其辭已而其義存也以序述于毛公故十月之交四篇雖
皆大夫刺幽王鄭箋改爲刺厲王而謂經師移其篇第
也乃范蔚宗以爲衛宏作序其誰信之

後漢儒林傳先舉前書魯詩齊詩韓詩三家皆立博士
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次列魯齊韓三家諸
儒傳末一條乃列傳毛詩者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

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
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于
世又云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
康成作毛詩箋李賢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
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
康成是郡人故以爲敬何義門讀書記載所評後漢書
云此云謝曼卿爲其訓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又云范
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
出于衛宏而不悟毛傳之出于馬融何也或疑馬融別
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注引博物志
云云按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愚謂說經
何事可鹵莽乎魯齊韓皆俗學毛詩出于子夏最爲有
本此古學也惟好古者傳之微不得立迨後三家竝亾
祿利之路反不行而毛獨存誠斯文之厚幸若謝曼卿
訓衛宏序馬融傳皆已不傳後人無由知其書爲何語
趙宋妄徒突指序爲出自衛宏攻王伯厚漢藝文志攻
證朱竹垞曝書亭集論魯詩韓詩皆有序散見羣書所
引用與毛詩序不同此說精絶竹垞又謂論者謂序作
于衛宏不知毛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
指受魯韓皆有序毛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侯宏序以爲

序乎竹垞此論更明快絶倫竹垞亦好古故能信古如此然謂宏作序此妄說流傳已久吾何敢望何氏不信所可駭者何又特揶揄新說直言毛詩之出絶無所謂序亦竝無所謂傳也序則宏作傳則融作耳試思毛詩疏孔穎達據劉焯劉炫誤成者今家置一編疏中述作序作傳人甚分明且鄭箋改毛義甚多疏云鄭改毛鄭不從毛又或引某申毛駮鄭某據鄭難毛如此者奚止百數十條今一旦忽舉毛傳移而屬之馬融惡乎可且何氏獨未之思乎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載漢藝文志此志出劉歆班固手二人安知後有馬融欲作此傳而豫載

世楷堂藏板

于此道破不值一笑

鄭康成說經會通衆家不拘一師

小雅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以爲刺幽王鄭改爲刺厲王其上節南山正月二篇已是刺幽王故鄭以爲毛公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疏引尚書中候刻者配姬以放賢刻卽豔妻爲證漢谷永傳永舉方正直言極諫對曰閻妻騶扇師古注以爲魯詩卽引詩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蓋魯作閻毛作豔魯作扇毛作煽然則豔與刻閻皆通女姓也下文永又竝言抑褒閻之亂則以褒屬幽閻屬厲尤明後漢左雄傳載其疏亦云幽閻尚亂而李賢注乃以褒爲褒姒以豔爲色美不知此與左傳美而豔之豔字不同鄭康成先通魯詩注禮記時尚未得毛傳故坊記先君之思以斎寡人用魯詩說曰此衛夫人定姜詩觀其爲毛詩作箋既得毛傳後仍參用魯詩矣鄭又以番維司徒幽王時鄭桓公友爲司徒非番歐陽氏詩本義駮之謂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此則疏中代爲解云番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此則疏中代爲解云番爲司徒在豔妻盛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鄭語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事末云竟以爲后歐陽氏未察耳宋人輕肆駮難而于九經義疏未暇周覽往往如此要之鄭毛詩箋既參用魯詩則于他經亦皆會通衆家不拘一師大儒而必守家法則學散末流而妄效大儒則學亂矣

世楷堂藏板

鶴壽案豔妻之豔魯詩作閻毛詩尚書中候作刻三字通用刻者妻之氏非妻之姓猶之褒姒褒者其氏姒乃其姓氏與姓不同孔疏以刻爲姓非也且疏但知其爲姓而不言其出處今案左傳云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杜注云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豔妻之先世嘗居其地故父氏爲閻氏猶之番維司徒者亦其氏番與蕃通魯國有蕃縣其受氏或以此又鄭箋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此不過明此詩非刺幽王耳歐陽之駮誠爲隔壁穎達之疏尤爲可笑鄭語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問于史伯對曰褒姒入女于王王嬖是女也使玉于爲后而生伯服則是褒姒入已爲后矣乃

疏謂初爲司徒時尚未爲后且謂鄭語桓公爲司徒方
問史伯對以襄如事未云竟以爲后今檢國語竝無竟
以爲后四字作疏
人之弄筆如此

煽字在說文火部新附此俗字也魯俗學毛乃古學豈
有古學反用俗字之理明監板毛板皆作煽唐石經同
蓋唐人所改

閻氏誤信葉氏漢文無引毛詩序

閻若璩曰詩齊魯韓三家皆立學毛詩晚出未嘗立學
中興後始顯史稱孔安國申公弟子則所受魯詩也今
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爲志寶賢任能皆詩
序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大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明

天益稷刊槎其木賡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太誓上中篇澤障曰陂冢土社
也周至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
毛傳文攷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獨于一經之內
分門專家莫肯他從如劉向受穀梁子歆以左氏難向
向不能非然猶自持穀梁義歆欲建左氏諸博士不肯
對惟恐破之墨守如此故董仲舒治公羊對策云春秋
大一統卽公羊說也梅福治穀梁上書云春秋宋殺其
大夫卽穀梁說也閟睢之詩謂佩玉晏鳴歎康王之后
者杜欽說也可知其爲齊商頌不謂作于商而謂美宋襄
公司馬遷說也可知其爲韓魯頌不謂作于史克而謂
公子奚斯作揚雄說也亦可知其各守家法如
此今安國舍魯從毛明係魏晉閒魯詩衰毛詩方顯故
不覺出此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毛詩序惟黃初四
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毛詩至此始行愚案說
以先民民忘其勞見兌象傳餘皆確矣但葉夢得之言
實承襲鄭漁仲非始夢得而此說其實不然古文苑李
尤漏刻銘云挈壺失職剌流在詩左傳季札見歌秦曰
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

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
聲詩正義引之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
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漢文無引毛詩序直
至黃初始行邪但引毛序者皆東漢人若西漢則無之
安國書傳之僞固其顯然者耳鶴壽案鄭樵謂漢人文
字既引服虔左傳解誼蔡邕獨斷以駁鄭矣今先生又
襲取以駁鄭且云引毛序者皆東漢人若西漢人則無
之然毛序與毛傳一也西漢人雖無引毛序者卻有用
毛傳者素衣朱襮傳云襮領也諸侯編舄丹朱中衣焦
贛曰素衣朱襮衣素表朱也爲龍爲光傳云龍寵也焦
氏易林曰蓼蕭露濃君子寵光是用蓼蕭毛義也戎狄
是應今作膺者蓋沿孟子之誤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云戎狄是應荊荼是徵裴駰注引毛傳云應當也東
漢人用毛傳者尤多薄送我畿傳云畿門內也呂覽云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慶之機高誘

注云屢機門內之位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屢之謂與子同澤傳云澤閒澤也劉熙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亦以說文作襗是用毛義也涉則在獻傳云獻小山別于大山也釋名云小山別大山曰巘不从嶌雅作鮮又用毛義也儀棣棣不可算也詩俗本作逮論語鄭注云算數也與毛訓選也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同儕爾雅厚毛本作亶故傳云信也鄭本作單故箋云盡也王符潛夫論引此詩作亶先生胡弗悉引之乎

蛾術編　卷五　十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五終

蛾術編卷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錄六

三禮

唐九經疏禮春秋各分爲三漢藝文志經典釋文皆先周禮次儀禮次禮記漢志先儀禮即以禮記附入儀禮不分爲二籍志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皆合爲一隋經禮記則別敘是今人稱三禮漢人則二禮也漢志竝無儀禮禮記先生才高學博世人震于

蛾術編　卷六　一　世楷堂藏板

其名幷以實學推之然猶以記爲經以經爲記鵠壽案漢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此即儀禮也次云記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此即禮記也次又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自注曰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自注曰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此亦儀禮之類也據固稱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后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則知明堂陰陽王史氏爲儀禮之類先生所以識竹垞者以爲記百三十一篇此乃後人所記並不是經竹垞所著經義攷竟將此句編入儀禮內故謂其以記爲經其實竹垞不誤也竹垞明知漢志以禮記附入儀禮不分爲二今若將記百三十一篇句別編在禮記內則與漢志背謬故仍附在儀禮內先生原本云漢志竝無儀禮禮記周禮名目阮孝緒曰博士侍其生得古經有儀禮禮記周禮名目今放自西漢以後早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先鄭康成曰禮器禮經三百謂周禮

也周禮其官三百六十竹垞作經義攷安得不分爲三既分爲三而仍以記百三十一篇句耐在儀禮內此正其善讀書處

三百卽周禮

禮記疏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禮器云經禮三百中庸云禮儀三百春秋說云禮經三百禮說云有正經三百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鶴壽案原文禮器上尚有孝經說云禮經三百句漢藝文志上尚有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句其名異者凡有七處不知先生何以刪其二

周禮不可疑

閻若璩曰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末篇曰竇公卽載斯事惜不傳南齊時雍州有大盜發楚王冢獲科斗書攷工記說者以證攷工記非先秦人所作然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寶愛大司樂章彼謂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者何足與深辨

周禮疏周禮始皇特惡之孝武帝開獻書之路出于山巖屋壁復入秘府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衆儒共排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迹

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康成等各有傳授杜子春說以緱氏爲人姓氏愚謂劉歆識古移書博士欲立周官而未得其學至東漢始盛近有一名公據王莽傳發得周禮以明殷鑒兩言凡遇周官之不能通者則一舉而歸之歆所增竄此徒爲有識者所笑方望溪曰襄陽有盜發楚王冢得科斗書云云見南齊文惠太子傳

六篇五篇

禮記疏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閒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購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五篇六藝論云六篇其文不同者爲冬官之亾也然則在孔壁旣出之後而亾之

毛公詩傳多引周官秦漢之閒周官自在否則毛公何由見之明非出自河閒獻王矣然董仲舒不見周官毛在董前反得見之此不可解二戴又在董後而云莫得見焉誤矣

周禮鄭注

後漢鄭康成傳載其所注諸經頗詳惟不及周禮必係傳寫脫落詳見十七史商榷

著于錄略衆儒共排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迹

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十六事碑在高密縣城西北五十里礓石山之原然如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及易緯注禮緯注之類亦未及注

干寶周禮注

禮記曲禮主人延客祭釋文引干寶周禮注云祭五行之神與人起居天子之六工疏引干寶攷工記注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云云案干寶周禮注似唐初尚在賈疏一字未及

冬官補亾

周禮闕冬官以攷工記補之宋俞庭椿謂司空之篇實雜出于五官之屬作復古編將他官改入冬官王與之陳祭器按度程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又如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磐于甸人注云甸人掌郊野之官有獻人甸師漁師即獻人甸人即甸師也再攷鶴壽案此條引覲禮以補冬官之闕原本連戾氏至于郊一節引在內但戾氏至于郊王使節戾氏入門右一節一并引入勞此秋官大行人之事與冬官無涉戾氏入門右坐

類似皆可采以補冬官或言地山虞澤有山虞澤野虞屬水虞即澤虞也天官

左傳又有山人縣人輿人隸人衡鹿舟鮫虞侯祈望之

邱葵吳澄何喬新輩信其說相繼改竄眞妄人也于于讀經之暇偶然悟及謂冬官之散見于他經則有可采以補者如儀禮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舍鄭注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此司空致館之事戾氏乃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以告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鄭注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戾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此嗇夫爲末擯之事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至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房辰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嗇夫救日食主幣之孟夏孔疏嗇夫周禮無文鄭注覲禮司空之屬也事月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命司空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命野虞毋伐桑柘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命澤人納材葦命虞人入山行木孟冬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按度程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又如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磐于甸人注云甸人掌郊野之官有獻人甸師漁師即獻人甸人即甸師也再攷鶴壽案此條引覲禮以補冬官之闕原本連戾氏至于郊一節引在內但戾氏至于郊王使節戾氏入門右一節一并引入勞此秋官大行人之事與冬官無涉戾氏入門右坐其實諸書所載可以補冬官之傳鄭子產曰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虞閽守視輦輅鄭子產曰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虞閽守視輦輅周之秋父爲周正先王賴其利器用也封胡公于陳詩甫田桓桓稺稺故謂之甫田甫田維莠驕驕既莠既稂既種既戒既備乃事其耘耔以生我百穀齊人謂田大曰

少皞氏有鳸鳩氏當司空又有鶻鳩氏當司事堯典典司空與共工亦各爲一官若周制則惟有司空一官司事與共工之職不之設也

儀禮有五名

禮記疏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竝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藝文志謂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竝儀禮也三千者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今行于世者惟十七篇閻若璩曰禮儀三百朱子從漢書臣瓚注指爲儀禮良是此

即禮器經禮三百也漢人稱儀禮爲禮經以別于七十子後學者所錄之記當周公時號文盛篇凡三百愚謂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孔疏三百周禮三千儀禮閻氏以禮經對記爲稱是也若三百究宜從孔穎達指周禮若指儀禮則下威儀又是儀禮不當以二句皆指一經言至以三百爲儀禮篇數尤爲臆斷

經記之分

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此謂孔壁所得古文禮經也內三十九篇比又云經十七篇后氏戴氏即今儀禮又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此則記也其下又有曲臺后倉九篇所說亦儀禮今比若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記是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今禮記是禮記亦不出百三十一篇之內但在西漢不但不立學官并藝文志亦不稱禮記但云記直至馬融與盧植鄭康成始爲解詁與周官儀禮通爲三禮馬志又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則歷敘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慶普其所傳授皆指儀禮而言禮記疏引鄭六藝論以高堂至二戴爲五傳弟子是也宋章如愚作山堂攷索經史門載樂史儀禮五可疑之說

明永新劉定之復摭入十科策略爲場屋發問張本其說以爲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班固七略劉歆九種竝不著儀禮魏晉梁陳閒其書始行此眞不辨菽麥之言章氏惑其說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偶與儀禮同試思儀禮非高堂生所傳而高堂所傳復是何書亦妄而可笑矣朱彝尊以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皆指爲禮古經是不知古文與今文之分而又以記爲經也以后倉曲臺記載入禮記又以藝文志儒林傳所述五傳弟子皆爲禮記是又以經爲記也朱氏本非經

一第二七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正內

師說經有誤未足深責但其所講者目錄也村書臚列極博而經記舛殺如此則于目錄之學太疏鶴壽案漢志謂禮古經經與高堂生十七篇文相似是十七篇雖有古今文之異其爲經則同也其爲經既同志又未嘗別之爲今文文載入而謂其不知古文今文以記爲經過矣後代既分儀禮禮記爲二則今日作經義攷不得不以后倉曲臺記內何也如淳曰行禮射于曲臺后倉曲臺記后倉乃漢宣帝時人其所著書不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戴小戴遂以后倉爲有功禮記而祀之不知后倉之明禮亦明高堂生之儀禮耳與禮記絕不相蒙也今世俗概以禮記爲曲臺記此語不知何所自來而孚敬亦從而靡甚矣孚敬之不學也宏治初程敏政

宣之世竹垞入曲臺所說是儀禮之類故宜爲經則大戴小戴所記何邪若謂反得爲經先生又謂竹垞以儀禮五傳弟子皆爲禮記何邪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名世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所傳皆儀禮也此條竹垞見在戴于儀禮內竝不戴于禮記內先生又謂大戴小戴竝未立于學官者蓋立于學官者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立于學官故宣帝時立學官周志所謂宣帝時戴德慶普二相見爲第三自茲以下大戴以其儀禮非立其禮記此則竹垞又早知之矣賈公彥儀禮疏云對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禮爲第一昏禮爲第二相見爲第三自茲以下大戴以特牲少牢有司徹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覲禮喪服爲次小戴于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喪服特牲少牢有司徹士喪既夕聘禮公食覲禮爲次經義攷又全載其文則竹垞豈有不知所立之爲儀禮者總之先生偶見漢志遂借此以駁竹垞耳況漢志周官經六篇亦即在禮古經一類中先生又謂周官則別

閻若璩曰后倉從祀孔子廟庭在嘉靖九年張孚敬枋

賢注高堂生名隆按隆魏人賢誤也

篇次

儀禮篇次先後劉向別錄及大戴小戴所傳各不同鄭康成從別錄即今本是也鄭所以從別錄者不但以其尊卑吉凶倫序不紊蓋向親校祕書曰覩孔壁古文別錄所載依孔壁之舊故鄭用之至大戴除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外自茲以下篇次則異以士喪爲第四既夕五士虞六特牲七少牢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小戴于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

篇亦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九特牲十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士喪十三既夕十四士虞十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

喪服傳

敖繼公曰他篇有記者多矣未有有傳者有記復有傳者惟喪服耳先儒以傳爲子夏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則不特釋經文而已亦有釋記文者焉則是作傳者又在作記者之後明矣今攷傳文其發明禮意者固多而其違悖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豈必皆知禮者所爲乎而歸之子夏過矣夫傳者之于經記固不盡釋之也苟不蓋釋之則必閒引其文而釋之也夫如是則其始也必自爲一編而置于記後蓋不敢與經記相雜也後之儒者見其爲經記作傳而別居一處憚于尋求欲從簡便故分散傳文而移之于經記每條之下焉此于義理雖無甚害然使初學者讀之必將以其序爲先後反謂作經之後即有傳作傳之後方有記作記之後又有傳先後紊亂轉生迷惑則亦未爲得也但其從來既久某亦未敢妄有釐正姑識于此閒若璩曰子夏喪服傳初必另爲卷帙不插入經何者傳固自有體也毛

公學自謂出于子夏傳與經別公羊高穀梁赤親受經于子夏作傳皆無經文且人以喪服傳爲子夏所作者特以語勢相連與公羊體類因弟子而決先師其淵源如此何獨至喪服傳子夏輒自亂其例乎必不爾矣按公羊因弟子決先師見喪服標題下賈公彥疏鶴壽案長壽儀禮集說後序云禮古經十七篇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則無之或者有之而亡逸焉則夫記者後人述所聞以足經意也舊各置于本篇之下以從簡便予不能從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數條而發者有于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但爲一條而發固可用通解之例非是則未見其可也

儀禮脫文誤字

顧炎武九經誤字書名下應增攷字但書中補脫者多則雖名以誤字攷亦不妨較原名差

可耳摘取儀禮中脫文凡數十條予所購得前明福建板十三經注疏巡按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刻者每遇桓字則小字雙行刻淵聖御名是此書仿照南宋本所刻也然儀禮脫落與顧氏所舉同卽顧氏所舉尚多未盡嘉定金曰追璞園作儀禮正譌有出于顧氏所校之外者已詳文集

逸禮

禮記疏引六藝論云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尚書本百篇孔壁所得載五十八篇禮古經五十六卷蓋一篇爲一卷此與尚書同出者藝文志云禮自

孔子時不具則全經之亡者多矣　攷漢志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歆云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戴震云學卽校字謂以古經校高堂生所傳得多三十九學不必改爲與此孔安國得于壁中而河閒獻王亦得而獻之哀帝時劉歆欲以立于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遂不得立平帝時立之旋廢鄭康成本習小戴禮謂小戴所傳之禮經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今鄭注有所謂古文作某者乃從小戴本也逸禮三十九篇則藏在祕府絕無師說惟康成注三禮引之如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觚中霤禮云以功布爲道布屬之凡祭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貢禮云純四觚制丈八尺祫于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旬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似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孟春出十五里迎歲仲春帶以弓韣禮之祺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又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

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夏毋宿于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奠于主南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醵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

鞁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曰于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哭父族與母黨于廟妻之黨于寢朋友于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凡拜吉喪皆尚左手無服袒免爲位者惟婿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是也元吳草廬補輯儀禮逸經八篇（按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中霤六禘于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其自述云逸禮三十九篇唐初猶傳天寶之亂遂燬于兵草廬說不知何所自來獨朱子文集及語類有唐初其書尚在一語與他語互異因編放隋經籍志新舊兩唐志俱無禮古經五十六篇或逸禮三十九篇之目賈公彥疏周禮儀禮于鄭注所引逸禮不能辨出何書孔穎達疏月令能知所引爲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唐初猶存其實別無所據也吳氏補儀禮逸經八篇外尚有補儀禮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吳氏自序云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用劉氏原父所補惟覲義闕然大戴朝覲天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義此蓋好古之極而爲是編也乃明洪武中劉有年遂以此十八篇爲古之儀禮逸經而上之于朝不亦夢夢哉先生又謂賈公彥疏周禮儀禮于鄭注所引逸禮不能辨出何書此或漏略之故賈氏于周禮疏則引五帝記云立庠序之學則父于有親長幼有序于儀禮疏引三正記云大夫士著三尺士著二尺則賈氏何嘗不知逸禮所出也

書亾是隋已不傳故隋經籍志無其目也朱子謂五十六篇禮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由今攷之逸禮原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壁古文尚書亾于永嘉與要之逸書逸禮之亾皆爲康成不注之故然則毛詩周官及十七篇之得存皆康成作注之力功莫大焉二千年來一人而已其生平兼通衆經著述繁富綱條之所包絡者實多是以日不暇給不可反以其不注逸書逸禮爲康成恨也

禮記誤人姓名

漢志以記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孔疏亦云孔子沒

後七十子之徒共誤所聞以爲此記乃隋志則云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獻之此謂也閻若璩曰漢志稱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蓋七十子既喪源遠而末益分其時之學者各誤所聞故多雜隋志誤會乃增及字遂畫爲二種人試觀漢志子王史氏下亦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謂王氏史氏六國時人則七十子後學者豈有仲尼弟子在內哉閻說是也其誤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人姓名見于疏者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誤

所錄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若檀弓疏云檀弓在六

中有仲梁子曰鄭但云魯人疏亦但引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不知何由知爲六國時人殆以意說也三年問一篇全是荀子禮論篇文疑是編記者取而入之樂記劉歆以爲亦公孫尼子所作朱子謂非聖人之書戰國賢士爲之蓋因人生而靜四句係文子引老子語決之獨胡致堂謂是子貢作閻若璩辨之曰此書載魏文侯子夏問荅文侯受子夏經藝爲二十五年事見魏世家是年子夏已百有八歲子貢若存當百二十一歲理之所無儒者之不核實如是大學一篇朱子分爲經傳而謂經乃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已屬無據又謂傳文成于曾氏門人之手則更未敢以爲然也朱子意不過見中有曾子曰以古弟子于師方稱子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百一爲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此二辨亦是鶴壽案禮記誤人姓名不獨于思公孫尼子荀卿呂不韋漢博士也胡寅謂禮運爲子游作者據篇首言偃問夫子而作則非今之樂記

申餘俱曾參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孟子七篇稱曾子者百一爲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此二辨亦是鶴壽案禮記誤人姓名不獨于思公孫尼子荀卿呂不韋漢博士也胡寅謂禮運爲子游作者據篇首言偃問夫子而作則非今之樂記毛生作夫以禮孔氏畏秦法峻急藏其書秦始皇焚書阬儒係三十四五年事藏書在此時是秦末所藏已有禮記則謂王制漢文帝博士作者非但記百三十一篇中之樂記內有竇公據漢志文帝得竇公魏文侯時樂人也師古注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豈壁中書所言竇公是六國時尚未入漢乎抑樂記爲劉向校書時所續得而壁中樂記未必有此乎鶴壽案漢文帝令博士作王制成帝時劉向校書王制于別錄屬制度先生于前文屢言戴聖之四十九篇不立于學官于後文又明言劉向別錄載四十九篇分制度通論等名目蓋與百三十一篇兩戴之也夫百三十一篇竝非出自壁中則王制一篇安知非漢博士所作邪甚矣先生欲駁竹垞則唯恐百三十一篇混入禮古經而竭力排之今欲駁盧植則又言秦末所藏已有禮記竟將四十九篇混入禮古經亦出自壁中者但班固已明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則周末漢初人俱在內矣至漢志謂文帝時得魏文侯之樂人竇公獻周官大司樂章蓋竇公之先世嘗爲魏文侯之耳自始皇阬儒之日至文帝登極之時無過三十餘年竇公亦無過數十歲人而桓譚不得其解遂誤以爲百八十歲此則必無之事先生既不信百二十一歲之竇公也

壁中書有禮記兼經與記言之又有左傳

閻若璩曰孔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孝經尚書禮經四部無禮記漢志魯共王壞孔子宅一段以禮記亦爲孔壁所得竊疑禮記記字爲衍文或經字之譌愚謂閻氏說微誤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壁中書羣書所載多少互有不同漢藝文云得古文尚

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許慎說文自序則于四者之外多春秋而歆稱春秋左氏慎但稱春秋疑春秋即左氏家語後序又言所得惟尚書孝經論語然可參攷而定也閻氏疑漢志記爲衍又欲直改記爲經未免專輒觀說文與漢志同作禮記則記字非譌家語以爲孔騰藏壁中尹敏傳以爲孔鮒所藏壞宅得禮記者禮與記也合經記言之也劉歆云逸禮有三十九篇不言五十六者言三十九則十七在其中而記亦在其中矣若漢志偶遺在傳不數而劉歆許慎數之確有可信愼自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愼竝提孔左言之爲壁中所得有左傳故也由此觀之壁中所得之數以劉歆許愼所說爲正至家語王肅私定借此作梧擊鄭氏張本何足爲憑

偽孔尚書序云壞宅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陸德明曰傳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愚謂以爲春秋是也以爲十翼及孔疏言傳字即指論語孝經與劉歆許愼不合皆非

劉向戴戴記歆不載戴記戴非刪向所校

成帝河平三年命劉向校中祕書別錄載戴記至哀帝時使向子歆卒父業七略不載戴記班固因七略爲藝

文志故但于禮一門內總載記百三十一篇而無二戴篇數蓋戴記四十九較原書僅存三之一故七略仍載百三十一不載四十九儒林傳云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論石渠在宣帝甘露中大小戴刪定禮記在宣成閒皆在向校書之先後人因隋經籍志先言劉向攷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爲二戴因劉向校定者而刪其煩重非也鶴壽案歆出百三十一若謂因小戴僅存三之一而不載則大戴尚存三之二何以亦不載耶

別錄

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攷之于劉向別錄屬制度者

六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是也屬通論者十六
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屬明堂
陰陽者二月令明堂位是也屬喪服者十一曾子問喪
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
喪服四制是也屬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屬子法
者一內則是也屬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
也屬樂者一樂記是也屬吉事者六投壺冠義昏義鄉
飲酒義燕義聘義是也孔疏于樂記下謂別錄載禮記
四十九篇樂記在第十九據此知小戴所刪原有樂記

竝非馬融增入且今本樂記見居第十九則知劉向所
載即今之次第但別錄既載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而又
分爲制度通論等名目以類相從蓋記百三十一與小
戴四十九兩載之也樂記本十一篇小戴合爲一篇劉
向校書共得二十三篇別錄于禮記外更列樂記故孔
疏云劉向爲別錄時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
篇總爲二十三篇孔疏于喪服四制下云按別錄無喪
服四制之文蓋諸篇之文各以類從者閒此一篇而目
錄則仍列喪服四制耳

樂記分篇

毛生等非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其內史丞
王定傳之以授王禹禹成帝時爲諫者數言其義獻二
十四篇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而羅望
謂毛生作樂記則誤以王禹記當之耳向所校二十三
篇其十一篇入禮記者別錄云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
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是也褚少孫取

漢志樂記二十三篇入樂類與禮類中所載之記百三
十一篇雖各爲一目然小戴就百三十一篇而刪之爲
四十九篇內有樂記則知百三十一篇內卽有樂記二
十三篇矣今之樂記本十一篇合爲一篇殆卽出于小
戴據皇侃所分自首至則王道備矣爲樂本自樂者爲
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爲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至故
聖人曰禮樂云爲樂禮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故先
王著其教焉爲樂施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
以君子賤之也爲樂言自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贈諸
侯也爲樂象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
有制于天下也爲樂情自魏文侯問于子夏曰至彼亦
有所合之也爲魏文侯自賓牟賈侍坐于孔子至不亦
宜乎爲賓牟賈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可謂
盛矣爲樂化自子贛見師乙而問焉至末爲師乙凡十
一篇至于二十三篇之如何分篇法及其中于今爲一
篇原爲十一篇之外尚多十二篇者雖不知作何語今

之以補史記皇侃作禮記講疏各有升降樂施鄭在第三褚以樂象章樂也者施也至所以贈諸侯也係于皆以禮終之下皇在第四樂言鄭在第四褚皇皆在第三樂情鄭在第五褚皇在第四皇在第七樂化鄭在第六賓牟賈鄭在第九褚在第十樂象皇與鄭同師乙鄭在第十一褚與鄭同皇在第十一魏文侯鄭在第十褚在第九褚皇在第十樂象侯也追吳澄作禮記纂言則又改樂言居第二樂象居第三樂情居第五樂論居第六樂禮居第七樂化居第八禮記者別錄云侯居第十將古人之書紛紛移置其十二篇不章末節移作樂言章首節是全不看注疏者也

小戴非刪大戴三篇非馬融所增

疏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乃隋經籍志則云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于融又爲之注此說不知何所本攷後漢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當作戴聖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仁卽班固所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疏于樂記下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橋仁當成帝時已四十九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祕書橋仁親受業于小戴成帝時爲大鴻臚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九不待馬融足之明甚作隋書者徒附會大戴闕篇以爲卽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不符遂漫歸之融耳先生此條蓋悉本之

檀弓刻誤

檀弓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是一節下文賓客至云當別爲一節今刻誤合爲一又以子夏節疏誤在賓客至一段之下當改正明福建板常熟毛氏板並同

唐月令

唐元宗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刊定禮記月令

改置第一宋景祐二年始復舊月令而唐月令別行唐開成中石經及徐堅初學記所引皆唐月令也于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時節氣星象（鶉尾案李林甫改月令云曉壁中斗建寅位之初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卅木萌動自此至十二月悉改之甚至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為一候閉塞而成冬為一候其不通如此）

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今月令不同知逸周書月令解別是一篇

中庸說

漢志中庸說二篇與上記百三十一篇各為一條則今之中庸乃百三十一篇之一而中庸說二篇其解詁也不知何人所作惜其書不傳師古乃云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反以中庸為說之流師古虛浮無當往往如此

世楷堂藏板

文獻通攷卷一百四引中庸武王末受命一節全用朱注不用注疏餘引三禮皆用注疏據王壽衍序馬為宋末元初人可見朱子所定四書及易本義詩集傳元初已駸駸遵用而廢注疏（鶉尾案通攷一書略于文而詳于獻其所引大半是宋人之說不係四書集注之行不行也）

衣錦二句非鄘風

歐陽修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鄘風無衣錦句文之著也乃是中庸釋詩之辭朱子但引衛碩人鄭之丰竝無君子偕老之說（鶉尾案衣錦尚絅皆無之故鄭注不指何詩孔疏云此衛風碩人鄭人之篇美莊姜之詩猶可言也朱子則云衛碩人鄭之丰然則究係何詩之句耶）

大學古本

王陽明荅羅整菴書云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于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遂云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據而斷此段之必在彼段之必在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背朱而輕于叛孔乎陽明此段頗可節取蓋古本之當從有識者皆知之即近日李安溪立意欲規摹朱子獨于此案亦不以朱子為然（鶉尾案大學古本其本亂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二節必誤其意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于信下接聽訟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疏所謂誠其意者至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為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故曰此謂知本也鄭注瞻彼淇澳云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大畏其心志使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

此謂知本二句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本在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朱子以己意移而置之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之下而目爲衍文無乃寃甚自補格物傳結二句云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于是又有吳氏程者述饒氏之說謂知本卽物格之誤而東陽許氏述饒氏說尤詳謂知字仿佛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遂以此二句不爲衍文而古經眞若有所謂格物傳者此二句乃其結語而有誤字耳此等不通文義而率意肆談殆所謂自有肺腸者與

大戴禮記

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序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今始于三十九篇終于八十一篇其前不見者三十八篇其後不見者四篇當因已見于小戴禮記故後人從而去之其中閑又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凡四篇疑亦以此遭刪也其分爲十三卷則後人所分非原第也篇首題漢九江太守戴德誤按儒林傳德事孝宣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晁公武云是後人誤題隋志云漢信都王太傅戴德誤風俗通義引之稱太傅禮

卷一王言與家語王言解略同哀公問五義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及荀子哀公篇前半篇同哀公問于孔子與小戴哀公問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自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與荀子禮論篇同卷二禮察自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與小戴經解同其後取舍之說皆與賈誼論時政疏同夏小正與小戴之月令逸周書之時訓解相篇表裏而文更古雅其中有經有傳正月緝編之下有云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此二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置篇題之下其意以正字句斷若解書名小正之義其實此乃爾雅疏蓋何以謂之句言小正書法以緝著而先見故名緝編也作爾雅疏者既引緝編一節經傳而又釋之如此校大戴者誤竄入之卷三保傅與賈誼疏及新書同自立事至天圓共十篇分爲卷四卷五篇題竝冠以曾子漢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全者已亾而隋唐志俱有曾子二卷殆十八篇中之僅存者此十篇而分二卷當卽是也隋唐志所載恐是從大戴中抽出別行耳其中曾子大孝與小戴祭義同卷六武王踐阼鄭注學記引之孔疏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

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强怠勝敬者亡端書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亡今各本不與穎達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衛將軍文子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卷七五帝德與家語略同帝繫一篇世本有之今世本已亡而此幸存勸學自章首至豈有不至哉卽荀子勸學篇末段荀子宥坐篇有之卷八子張問入官與家語略同盛德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自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古本自聖王之

盛德至揖朝出其南門皆爲盛德篇蓋前論盛德之義後論明堂之制實一篇宋人妄分明堂者古有之也以下別爲明堂篇攷許愼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禮戴說盛德記魏李謐傳隋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其他注疏屢引之劉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亦引之皆如此蓋唐以前無明堂篇朱子引明堂不引盛德知宋時本已爲妄人所亂惟其添出明堂故排至諸侯遷廟爲七十三而諸侯釁廟亦爲七十三韓元吉鄭元祐皆謂其重出熊朋來吳澄皆云有兩七十三若依古本以明堂合于盛德則千乘以下篇次適合其數何重出之有乎卷九千乘等四篇卷十一小辨用兵少閒三篇王應麟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七篇蜀志秦宓傳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注引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裴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七篇是也七篇應相連中隔以卷十者篇帙殽亂也文王官人卽逸周書官人解遷廟儀禮逸經也釁廟見小戴雜記篇卷十二朝事釋朝聘之義猶小戴之冠義等篇乃儀禮之傳也前半篇及末段俱周禮春官典命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職文中閒聘禮上公七介至諸侯移馬與小戴聘義同投

壺儀禮逸經也與小戴投壺同有經文有記文卷十三公冠儀禮逸經也與家語冠頌篇略同亦有經文有記文本命家語有之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小戴喪服四制同易本命自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

（鶴壽案夏小正云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戴東原曰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緯著而先見故不傳也曰編緯此可以正儀禮經傳通解之誤今先生謂二句是作爾雅疏者既引緯而又釋之如此非小正本文此言良是先生又謂小正比月令時訓文更古雅其中有經有傳但漢世諸經解詁皆與本書別行故鼎平春秋傳不載經文卽先生于周易亦深辨合傳于石經之非然則小正亦別有全經此特其傳耳後人乃就此篇分別經傳失其眞矣東原有大戴禮記目錄後語兩篇刊在集中先生所云武王踐阼鄭注學記引之中閒雜別丹書端書之異直至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一）

段悉錄戴氏原文惟誤寫鄭孔二字爲康成但上文注疏竝引若誤作康成則脫卻穎達矣今特更正先生所云某篇與某書同其篇自某句至某句與某書同則又全取陸元輔之說如陸云王言篇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舉其書又舉其篇先生亦然陸云禮察篇取舍之義取貿誼疏舉其人未舉其篇先生亦云然在元輔或隨便措辭而先生豈可隨之則當云與賈誼論時政疏同今故特爲補入至陸曰某篇與家語某篇同更不宜襲之家語乃王肅刺取傳說雜以己意僞造此書以難鄭者甚至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陸下者謂昭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文武者謂文帝也頃豈非笑談柬耶原曾論及前先生斥之而今又襲之何

後漢李雲傳論禮有五諫李賢注謂諷諫順諫鬩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鬩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偏檢之竝無此文則知今本又多脫去者

大戴禮記盧辨注

周盧辨傳云辨字弘範陽涿人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辨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辨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周儒林傳敘首云太祖受命雅好經術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魏儒林傳敘首云永熙中魏末釋奠國學于顯揚殿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鶴壽案王伯厚曰大

戴禮非鄭氏注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廼文蓋未攷北史也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錄七

三傳廢立

合漢藝文志儒林傳續漢百官志後漢儒林傳參攷之西漢公羊最盛穀梁次之公羊先立學宣帝復立穀梁左氏未得立哀帝時劉歆白左氏可立帝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不肯惟五官中郎將房鳳光祿勳王龔許歆共移書讓太常博士

世楷堂藏板

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出龔等補吏龔宏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平帝時王莽始立之旋廢中興後光武爲公羊嚴氏顏氏彭祖安樂置兩博士而穀梁廢不立時鄭興陳元傳左氏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敝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蓋終東漢世左氏穀梁皆不得立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左氏傳解行之左氏之盛實始于此自後公穀日衰史通云漢代公羊擅名三傳今挂壁不行綴旒無絕公羊如此穀梁可知鶴壽案左氏博士于兩漢雖旋立旋廢而其書則自漢初以及東漢之末未嘗曰廢也漢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善之薦于宣帝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琅邪房鳳咸授劉歆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校苍梧陳欽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則是終漢之世未嘗廢不獨司馬遷之史記屢用左氏也後漢儒林傳云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握高第爲講郎又云張馴能誦春秋左氏傳尹敏兼善左氏春秋李育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穎容善春秋左氏著條例五萬餘言謝該明左氏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記條例賈徽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有左氏解詁正爲其精于左氏而言其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此正其他見于列傳者陳元有左氏訓詁孔奇有左氏剛孔嘉有左氏傳又不獨章帝時班固作五行志屢引左氏經左氏傳而已也光武雖廢穀梁博士而章帝時嘗詔高才生受之尹敏賈逵諸家亦兼通之

世楷堂藏板

左傳疏歷序左氏廢興云左邱明作傳遭焚書廢滅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祕府武帝時河閒獻王獻左氏孝武之世議立左氏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古文左氏好之引傳釋經義理備焉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立左氏博士不肯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

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穀又與左氏作長義自後二傳微左氏顯矣此段疏其謬不可勝言公穀口說流行不專在竹帛固非秦火所能滅漢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梁太傅賈誼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是左氏已興于漢初秦火亦未嘗滅也張蒼卒于景帝五年已百餘歲其修左氏必在文帝以前賈誼則卒于文帝之世而已作訓故矣壞宅乃在武帝時左傳不待壞宅始出也但壞宅所得復有之耳祕府有左氏蓋先出漢初而作疏者誤會似以左氏專出孔壁非也和帝元興

時劉歆安得尚在元興只一年安得有十一年左氏若得立學百官志何以不載和帝何得反居章帝之前種種紕謬似全不知史傳人妄造大可怪鶴壽案孔氏此疏誠爲紕謬原文云河閒獻左氏此句必有脫文先生增作河閒獻王獻左氏以爲必無但云河閒獻左氏之理所增王字是也所增獻字則非據疏上文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左氏春秋則此亦當作得改作獻何所據乎即改作得亦是無據漢河閒獻王傳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漢藝文志禮類中百三十一篇之記及論語孝經皆不及左氏惟說文解字敘云壞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而下又云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可知上春秋二字係衍文也先生云左氏若得立學百官志何以不載此亦作疏者誤記河閒獻王當立左氏春秋博士故遂以此屬諸和帝耳況光武亦以李封爲左氏博士故遂以此屬諸和帝耳況光武亦作疏者誤記河閒獻王當立左氏春秋博士此疏前人早已駁過困學紀聞云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于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盧文弨云此七字改作建武初元便可通

許愼說文敘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據此則左傳係張蒼所獻計蒼于秦時已爲御史主柱下方書高祖爲沛公時即來歸高祖左傳既爲蒼所獻則必在漢初以爲河閒獻王獻此書始得出者非也

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又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國語即傳也遷書世家采左傳甚多翟義亦通左傳前漢左氏之學極盛但不立學耳劉壽案國語舉竟別是一書章昭之言可證先生以爲即左氏傳恐非

三傳互異

左氏親受經于聖人公羊穀梁皆子夏弟子相去不過再傳其是非宜不大謬然猶有彼此互異者蓋晚周秦漢諸儒受經各守師說號爲專門名家無足怪也即如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特左以仲子見在歸賵爲豫凶事公羊以爲仲子之喪而穀梁獨以爲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蓋左氏是也公羊半是也穀梁全非也二年十有二月己丑夫人子氏薨左無傳杜預推其意以爲桓公之母卽仲子而公羊則以爲隱公之母穀梁則又以爲隱公之妻然此猶同以爲魯之夫人也至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以爲君氏聲子隱公之母也杜注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公羊穀梁乃作尹氏而以爲天子之大夫其乖剌甚矣以上二條則左氏皆是而公羊穀梁皆非後儒之治春秋于三傳相合者但當一意遵守毋庸置議惟三傳互異者當更折衷之或會通以求其合或參他經以定其歸皆可也偶舉此以爲例觀此卽得治春秋之法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蓋兼通三傳不主一師此鄭氏家法也然子雖爲此論而又竊自疑此在漢人之所爲懼近于僭然則如服虔何休可吾輩欲爲漢人之所爲懼近于僭然則如服虔何休當各存其說卽欲折衷要不離三傳以求之若廢傳自立義吾不知之矣

左氏與公羊穀梁經不同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之經也其下又云經十一卷小字夾注云公羊穀梁二家則公穀之經同也如左氏君氏卒公穀竝作尹氏可見左氏經獨言古者孔子之經左氏之傳皆用古文而孔壁所得又有古文左傳故左氏經獨稱古經朱氏經義攷所載多誤（鶴壽案朱孔璧所得從無古文左傳辨已見前朱氏經義攷竝不誤）

鄭康成意以左氏公羊爲勝于穀梁

穀梁傳序疏引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康成之于禮深矣又篤好讖蓋讖書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具在焉康成削其騶駮而擇其精者以證經故謂左氏善于禮者左氏據禮以通春秋者也公羊善于讖者公羊援讖以定春秋者也惟穀梁意取簡約專以演繹經文爲事而其他不復旁及焉則善于經而已矣康成蓋意以爲左氏公羊皆勝于穀梁乃俗儒反疑康成此言爲推尊穀梁豈不謬乎

服虔左傳注

左傳自劉歆賈逵始能說其義然猶未備也其爲之解詁而卓然名家者莫如服虔世說文學篇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攷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

爲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閒既知不能
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
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愼子愼虔不覺驚應遂
相與友善鄭康成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行與服遇宿過
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康成聽之
良久多與己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
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然則鄭
服合也鄭徧注諸經于春秋但作鍼膏肓等以有服注
也新唐書儒學元澹傳澹述隋王邵之言謂魏晉專經
者不能博究惟欲父康成兄子愼寧道孔聖誤諱言鄭

世楷堂藏板

世楷堂藏板

服非澹固不好鄭服者然就其所述則知自漢以後鄭
服竝稱爲世所重若此杜預作集解其自序乃云劉子
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美者未有穎
子嚴雖淺近亦復名家故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
孔穎達疏云杜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自
終言之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明係杜竊取服注而
竝沒賈服名不載也而且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
服爲之冠方且遠出劉賈若許穎豈可竝論杜忌服名
重欲以後出跨其上故不取耳

服虔注有傳無經

南齊陸澄傳國學議置杜服春秋澄與王儉書論之曰
左氏泰元中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
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雷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
愚謂傳又有無經當作經又有無傳二字互倒服虔注
傳不注經閉于傳注中補經注但經又有無傳者則注
中或不及補若賈逵則經傳兼注故欲兼置賈注澄之
意如此襄三十一年疏言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
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
攷昭二十四年經仲孫貜卒杜注無傳孟僖子也服若
兼注經則當于貜卒下注孟僖子也賈逵云屬其子云
云何必特提是歲孟僖子卒玩其文明係服之書有傳
無經故解二十四年一年事畢方續之曰是歲云云也
疏言服虔載賈逵語則知服注采賈語必載其名而僖
子屬其子事仲尼事在昭七年傳云僖子將死召其大
夫曰吾聞有達者孔某杜注卻云二十四年僖子卒傳
終言之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明係杜竊取服注而
竝沒賈服名不載也而且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
三句焉知非亦係服注杜攘取爲己有乎抑服何不竟
于昭七年僖子屬子事仲尼下直云仲尼時年三十五
乃必綴于二十四年之末反使杜預得以遷移恰好置
在七年傳中以掩其攘取之迹乎則又當知古人著述

可下筆卽下其位置豈能一定邪鶴壽案此條不過揚杜之短以見其竊服耳但孟僖子卒云云竝無兩說隨便某人作注皆此數語何必更表服氏之名且先生苟欲揚杜之短則可引者甚衆卽此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注云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聞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孔疏云賈逵何休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來齊魯不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舉此一條亦可算杜竊服幷竊賈而服虔連注于六年冬則服注之有傳無經亦從此可見矣

陸澄雖云經無傳者服不能補而其實無傳之經服補注者亦多卽昭二十四年可見

春秋託始隱公

春秋託始于隱公何也平王東遷周室弱夫子欲興東周志不遂筆之空言自以爲列國陪臣不敢修周史而修魯史則宜以當平王世之惠公託始焉可也惠公元年平王三年乃不始于惠公而始隱公何也魯宗國也素秉周禮而篡弒之惡桓公爲甚桓之篡弒隱公有以啓之不紀隱桓之弒不彰沂其本而託始于隱賅是故與弒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自惠公以前篡弒之事屢見矣不始于桓也然則其託始于隱何也或曰惠公以前舊史莫攷惟史記魯世家云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宣王欲立戲爲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是爲懿公括之子伯御弒懿公而自立宣王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穆仲曰魯公弟稱乃立稱于夷宮所謂紀實者其指此與

左氏論斷多謬

左氏傳論斷多謬如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君臣之大義倒置射王中肩于是兆其端矣左氏舍此而嘵嘵焉責其交質夫以天王而下與小侯交質下凌上替甚矣乃舍此而責其忠信之不足鄭莊公伐許入其國都逐其君取其地罪莫大焉乃美其有禮而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歸之何其諂也然左氏紀載之書也論斷非其所長公穀論斷之書也紀事則得諸傳聞不如左氏之有徵治春秋者攷事宜從左氏書法宜參公穀至專門家法則當竝存之

斷之謬甚多如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幾近于篡弒矣而反謂鬻拳爲愛君趙盾必不弒叛臣矣而乃謂惜也越竟乃免何其不明大義如此然論斷之謬莫甚于公羊其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則開後世妾母陵僭之禍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而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無怪後世之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爲辭者矣紀侯大去其國實迫于齊襄之肆橫幷吞聖人蓋傷之也而曰襄公復九世之讎無怪後世之君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復讎之義自許者矣他如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則又以爲反經之權然則爲人臣者竟可廢置其君邪種種紕謬不可枚舉若穀梁則不至于此先生意在推重徐邈明不得不推重何休推重何休不得不推重公羊亦大有誣公羊者所謂識緯之文黜周王魯公羊之注何嘗有是言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于何休意造公羊更何嘗有是言哉至于專門家法蓋指專守一家之說而言若唐成之會通三傳卽非家法乃先生云專門家法則當三傳竝存窮所不解

公羊何休學

後漢儒林傳何休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傳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由此觀之休于春秋最深其學爲最精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鄭康成鋒起而攻之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愚謂康成于邵公雖意有不同其歸一也

公羊傳疏

公羊疏必徐遵明作常熟毛氏汲古閣板無作疏人姓名明國子監板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不但無作者姓名且無此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不著誤人卻又言李獻民云徐彥誤獻民不知何人其言不知何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誤不知何據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景德中侍講邢昺校定傳之馬端臨云公羊疏崇文總目不著誤人名氏援證淺局出于近世或云徐彥誤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愚謂斯文未喪漢儒之功大者四人于經傳則鄭康成爲最次何休次虞翻次服虔于文字則許愼若羲疏則最善者公羊次毛詩禮記儀禮次周禮次左傳次尚書若穀梁注疏使爲附庸亦足矣服與鄭齊名而居末何也服功在傳不在經也何休亦功在傳而亞于鄭何也無休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也公羊無疏則堙滅故以爲各疏之冠也予所品第如此

蛾術編　卷七　十一　世楷堂藏板

羊世傳徐彥作先生以爲無據今乃歸諸徐遵明更何據耶　鶴壽案廣川藏書志云公

范蔚宗鄭康成傳論曰王父豫章君每歿先儒經訓而長于康成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傳授生徒專以經學教後進自衛宏鄭興父子及賈逵陳元范升李育鍾興張霸桓榮欽父子之傳並擅名于時而鄭氏家法李賢注蔚宗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用鄭家法者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愚謂甯能專守家法想諸經皆各有得于解穀梁也何有唐疏穀梁用甯誠爲允當可以亞于何休而無愧晉書范甯傳甯少篤學多所通覽許桓溫闢王弼何晏居官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爲小人王國寶驅扇出補外郡復以興學事爲人彈奏免官卒

于家綜計甯生平實爲完人傳末一段云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南齊陸澄與王儉書亦云穀梁用范甯則廢可以不立鵠壽案范甯傳多所通覽句下云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虛淳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乃著論之淵蔚之後始爲餘杭令興學校今先生改爲許桓溫開王弼何晏下五字可解上三字不知作何解以後出補外郡五句是先生總括大段而稱之爲完人今查本傳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遭王豫章居江州之半誅爲名郡安有求補太守而自擇其地且固請之者乎臨發上疏則有更張郡縣之說謂荒小郡縣皆宜合幷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及之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磐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幷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

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上言曰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不復聽而甯嚴威蠹縣惟令建立願聞知即符從事制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帝于是罪甯會赦而免由此觀之甯非惟大興土木不恤民財而且私立家廟僭安之甚先生阿私所好猶稱以爲完人乎

廢傳說經

文中子曰云三傳作而春秋散亦見笠澤叢書而廢傳說經始于唐之啖助趙匡陸淳葦韓昌黎贈盧仝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仝之經術諒可知也而昌黎推之如此蓋中唐人習氣然矣自此以降諸儒駕空鑿虛各據己私以窺測聖人之旨夫書法當從事實廢左氏而空言書法可乎公羊穀梁發明書法親得之于孔氏之門廢公羊穀梁而言書法可乎至胡傳出而支離迂腐斷胃馳傳亡而經亦亡矣自明以胡傳試士試官取事之因傳連及者幷出之號爲合題于是此經之義若射覆然夫聖人之修春秋也于述之中微示作之意昔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列國亦各有史記如韓宣子所見之魯春秋是也故惠公以前之春秋聖人所善而仍之者也隱公以下史不闕文事不紀實而又適當平王四十九年王迹將熄之日故託始于此

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盟則書盟會則書會以至卒葬戰伐皆因赴告之文史記之舊此通例也史之所無補以示義史之所有列以示戒此特筆也通例者聖人之公心特筆者聖人之精義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而善惡之大者微者則用特筆以發之如此而已矣然此皆不外三傳求之也如唐宋諸儒以爵位名字之類定爲褒貶子奪則既失其本事之實而亂臣賊子空名亦無以懼之鶴壽案宋人皆以空疏之腹爲臆度之辭若唐人啖趙陸尚不至此觀呂溫代陸淳進表云臣以故澗州丹陽縣主簿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趙匡爲益友攻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

匡有可行亦刊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則三人尚攷核三傳者也然已不免爲予涼所譏矣

新唐書云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而作傳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新唐書傳贊出宋祁乃有此言不以此論爲良藥

宋制

宋史選舉志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則春秋三傳固著于令式凡帖經墨義無不用之者也王安石變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遂罷春秋不用矣熙寧八年頒安石所著書詩周禮義于學官是名三經新義而春秋廢元祐中禮部始請復春秋博士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四年所定

經義詩賦兩科之制仍用春秋三傳紹聖中復用王學四年遂罷春秋既而復立崇寧又罷程子云新進游酢楊時輩入太學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伊洛淵源錄而東坡送程建用詩十年困新說兒女爭捕影趙次公注云新說言王介甫三經新義也時學者號之曰新經多言性命之說故以捕影言之又云今年聞起廢魯史復光景程演注云王荊公興新學以春秋爲破爛朝報廢之元祐初詔復春秋吁安石之罪可勝誅哉鵲巢寄國家有兩大政一曰課農而安石以青苗法亂之一曰取士而安石又以三經新義亂之孟子所謂作于其心害于其政者也

蛾術編卷七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沚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錄八

論語誤人姓名

鄭康成云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誤此說當有所本朱子集注從程子說以爲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不名閻若璩攷得禮記稱曾子者九十九可見曾子乃通稱非必門人愚亦攷得檀弓有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一段稱有子者一有子問于曾子曰問喪于夫子子游子夏等所記先進一篇稱閔子侍側恐是閔子門人所記第十九篇多子貢子夏之言然亦必曾子門人記之以有曾子曰故也以上數條各有引證獨不及仲弓子游子夏而康成並舉之子夏既見論語識矣則仲弓子游亦必有所據若僅僅以書法推之凡論語敘述處大概稱字者多如仲弓爲季氏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何一不稱字者即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此或人必是夫子之同輩故呼其名且記與夫子問答之辭亦不得舉仲弓之字也

論語記曾哀公之類稱謚者雖似後人追改但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卒時曾子年僅二十有八據史記夫子弟子惟子張子賤二人年小于曾子是曾子在弟子中爲甚少其卒也當老壽而論語已載其臨終之言此論已見柳州文又左傳終于哀公二十七年有遇孟武伯于衢事後不知幾年武伯卒其子孟敬子繼之史記世家哀公子悼公立三十七年卒皇甫謐云悼公立四十年而檀弓載悼公之喪季昭子問孟敬子爲君何食事乃論語已有曾子將死孟敬子問其病曾子告以爲政之道可見論語一書其出最後蓋距孔子之卒已久

前一條引康成說論語出自仲弓子游子史記左傳以見論語之作距孔子之卒已久則又似非仲弓子游子夏所撰矣然先生既宗鄭學胡弗爲康成攷證之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

言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之辭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不指誤人姓名惟論語識則又指出仲弓子游不知何據他如論衡釋名文心雕龍諸書亦皆渾稱孔子弟子所記至柳宗元乃云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其時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至爲之也然柳州但以爲曾子弟子未添出有子弟子至程子又以論語敘述處從未有稱曾子有子之名者故錫諸二子之弟子自程子而外宋永亨則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問荅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意其出于閔氏靚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

十八年受經于子夏魏世家計在二十三年樂記有文侯問樂于子夏事想亦在是時計是時子夏已百有一歲若就魏世家文侯二十年已百有十六歲恐未必在如此推闕有自來矣前卷內所引闕百詩說但據魏世家文侯二十五年受子夏經藝故云子夏已百有八歲不復查六國年表若據年表則子夏亦百歲老人耳

魯齊古文三家

漢傳論語者三家魯論語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元成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傳之齊論語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傳之古文論語出壁中孔安國傳之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受齊論于庸生王吉包咸周氏爲之章句此參合二家以爲一者也鄭康成就張侯之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此參合三家以爲一者也然此二家皆以魯論爲本惟馬融獨從孔氏古文說魏有陳羣王肅周生烈三家未知所從何本鶴壽案傳魯論語者尚有魯荊州刺史扶卿及王吉之子駿漢敬文志論語類有魯王駿

說十二篇

何晏集衆家說而其本亦依魯論爲二十篇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爲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古文亦無問王知道二篇但分堯曰篇子張問政以下爲一篇有兩子張如淳則云名曰從政其篇次亦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何晏集八家說

論語疏謂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是有周氏又有周生氏漢周氏不詳何人魏周生氏疏云燉煌人晉中經簿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而廣韻則以爲魏初徵士鄭樵氏族略有周生氏云見姓苑新唐書藝文志子類有周生烈子五卷在儒家類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今何晏集解稱周曰者凡十三條不辨其孰爲周生氏也而疏中又引王弼說弼無論語注當是孰爲周生氏也而疏中又引王弼說弼無論語注當是王肅又引江熙樂肇蔡謨衛瓘范甯說江熙者范甯穀梁集解屢引之鶴壽案廣韻以周生烈爲魏初徵士即據魏志也下條既引魏志此條可以不引王弼有論語釋疑三卷見隋經籍志故皇侃疏引之者不一而足經典釋文于庾炳注云公庾也于逸

民引弼注云朱張宇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則安得謂弼無論語注至于江熙作論語集解所列者十三家廣陵太守高平樂肇司徒濟陽蔡謨太保河東衛瓘俱在內唯范華則不習見耳

魏志王肅傳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所著亦歷注經傳頗傳于世烈嘗爲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涼州刺史張既禮辟見既傳所謂何晏集解有烈義例者今集解中無之不知何人刪去

孝經第一行標題稱正義不稱注疏第二行但題宋邢昺校論語爾雅則直題宋邢昺疏明國子監汲古閣刻同朱子于鄉黨山梁雌雉下引疏直稱邢氏曰然宋史儒林邢昺傳則云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然則論語爾雅二疏昺校定而已非其所誤也

皇侃論語疏

邢昺論語疏淺陋不堪而皇侃論語疏已亾近從日本復傳至中土誠藝苑之鴻寶也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唐石經正作德汲古閣十三經泰饌九經竝同卽四書彙引不載經文然其講中亦作德皇侃論語疏作民無得而稱焉汪份

四書大全同攷其斯之謂與唐以前竝無誠不以富一說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爲稱則作德正合

孝經古今文

漢初河閒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孝經十八章此今文也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古文出魯共王壞孔子宅凡二十二章安國傳之漢藝文志云今文皆同惟古文字讀多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今文有鄭氏注世稱爲康成誤陸澄辨其非是愚攷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云孝經注蓋康成允孫所作也見大唐新語及太平御覽卷四十二然則此注雖非康成親著要爲有本是以荀昺作孝經集解以鄭爲優范蔚宗王儉亦信之而北魏北齊皆立之學官且此注卽有謬誤而顏芝本劉向曾以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爲十八章本司馬貞則經文固的然可信者至孔氏古文則曠代亾逸不復流行見本疏疑與尚書竝亾于永嘉之亂閻若璩謂亾于梁而突出于隋未詳所出荀昺作集解廣集衆家其時已不見孔傳中朝竝無其本本司馬貞案辨安國未嘗作書傳據此知亦未嘗作孝經傳則其亾也久矣所云增多四章及文字異者四百餘皆不可攷矣不意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買得一本送著作王邵以示劉炫仍令校

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
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曾子敢問章
門一章以合二十二章之數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
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繫百姓徒役也凡二十一字當日
劉子元能辨鄭注之非康成乃反欲廢鄭而行孔則謬
乃倍之幸司馬貞力黜其妄見本疏及英華卷七百六十六故元宗御
注仍以十八章爲定孝經疏非出一人手前云今文稱
詳之皆非眞實此言鄭康成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
段反以子元欲立孔氏爲是則謬矣栖何司馬光反尊
信劉炫僞古文吳澄始據桓譚新論之言攷古文與今
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無所謂四百餘者決其爲

僞吳氏之識卓矣鶴壽案今文孝經出于顏芝漢成帝時劉向重爲校定則非顏芝之今文矣唐元宗時司馬貞刪去閨門章而更其次敘則石臺所刻又非劉向之今文矣今世所行十八章蓋即石臺本也古文孝經出于孔壁劉向云庶人章分爲二會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班固曰經文皆同唯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而許沖上其父說文則云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則是有二本也劉炫乃造庶人章以足之并造孔注多一章竝無其名劉向校定則非顏芝之今文馬鄭注與僞孔注俱亡今世所行者唯唐元宗注而已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之南城山西上二里有石室相傳鄭康成于此注孝經先生既不引出此段則南城山三字宜刪隋經籍志云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此即閻百詩所謂亡于梁而突出于隋也何以云未詳所出祕書學士文苑英華作王孝逸疏文誤

劉炫僞本唐末已亡近從日本得來從庶人章中分出

一章名爲孝平章第七自此以下章數遂章遞降其次
至聖治章爲第十又從其中分出父母生績章第十一
孝優劣章第十二下又遞降其次至廣揚名章爲第十
八下則增入僞誤閨門一章爲第十九下又遞降其次
以至二十二幷孔傳皆炫之所爲鶴壽案劉炫僞孔安國今日本又僞劉炫
而先生猶以爲劉炫本而屑屑辨之謬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載劉子元孝經注議今所傳
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卽康成晉穆帝永和
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苟
茂祖二字一作景者譔集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齊陸澄以
魏齊則立于學官著于律令蓋由膚俗無識致斯譌舛
然孝經非康成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案鄭君自序注禮
書詩論語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
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
所注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
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外有中候書傳七
政論乾象秝六藝論毛詩譜荅臨碩難禮駁許愼異義
發墨守鍼膏肓此下脫起廢疾三字及荅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
莫不悉載若有孝經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

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元至于孝經則稱鄭氏無名元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唯有評論宋均康成弟子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其驗六也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此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子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元又爲之注者況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于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康成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諸注無不援引未有一言引孝經

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于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亾逸不復流行至隋王孝逸于京市買得一本送與王邵邵以示劉炫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爲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于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于義爲允嗚戚案劉議似是實非所言各書舉鄭注不及孝經此何足泥就其所據鄭志不言注孝經亦不言注論語安得謂鄭不注論語乎且范蔚宗作傳固言有孝經注豈不足信而劉復據謝承等不言注孝經試問范亦遺卻周禮注豈鄭實未注周禮乎故知不足泥也縱使有疑亦當過而存之尤謬者古文孝經及傳明係劉炫作僞而反欲行孔廢鄭邪鶴壽案唐會要所載劉知幾議一言以蔽之曰據各書不言鄭注孝經故知其僞今先生必錄其全文不過欲駁行孔廢鄭之說以爲鄭注雖非出自康成之允孫然而允孫之注恐不逮康成且梁載言十道志謂出自康成允孫其言亦何所據乎故先生又靠住范蔚宗傳然太平御覽尚有一條引後漢書云康成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分孝經序鄭氏所作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有石室焉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此必見于袁山松華嶠諸家之書胡弗一并引之

英華同卷又載司馬貞孝經注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爲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康成所注而鄭志及目錄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蔚宗以爲鄭注故衆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遊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亾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即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亾後人妄開此等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眞抑亦傳習淺僞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約出諸舊唐書孔穎達傳庶人承乾令誤孝經義疏穎達因文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見意更廣規諷學者稱之而新唐書志費公彥孔穎達

世楷堂藏板

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貞此議勝劉氏遠甚

鶚壽案此條亦見唐會要閨門之內三向似有脫文當依郡疏觀司馬貞言其注縱非鄭注容有不協之處今案其書雖亾其句尚有存者仲尼居注云居講堂也曾子侍注云舉者在尊者之側曰侍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禹三王最先者五帝官天下三王以父配天故爲教孝之始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以父母注云父母得其顯譽于事父以事君之行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云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歉其政不嚴而治注云政不煩苛也先王以敎讓而民不爭注云若文王敬讓于朝虞芮推畔于田則下效之詩云赫赫師尹注云師尹若冢宰之屬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注云昔聘問天子無恙五年一朝郊迎爲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庭燎者在地曰燎執之曰爝爝之門外曰大燭于內曰庭燎五年一巡狩竢來別優侯甸伯者長男者任也言思可道注云言中詩書五刑之屬三千注云科條三千謂墨劓宮割大辟敎以孝注云天子事三老兄弟五更天子有爭臣七人注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使不危殆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注云孝悌之至則重譯來貢以上諸條義皆醇正然比諸詩箋禮注之典雅古奧相去遠矣其他所存之句尚多即如用天之道注云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地之利注云謂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即陵阪隰宜種桑柔檿柞是也司馬貞蓋舉其略耳王伯厚以爲鄭小同所作殆即據十道志解而云然厚

孝經疏

孝經疏題云臣邢昺奉敕校定不云昺撰宋史儒林傳亦云然其自序云注疏已備今特剪截元疏此語甚明舊唐書孔穎達傳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學者稱之而新唐書志費公彥孔穎達

竝有孝經疏所疏乃鄭注也舊唐書元行沖傳開元七年上令行沖誤御所注孝經疏義列于學官新儒學元澄字行沖傳同昺所校者卽御注元疏也其中治皆諱理明出唐人無疑鶴壽案孝經自漢文景置博士其後梁武帝有孝經義疏晉元帝有孝經傳武帝有孝經講義記建唐元帝作孝經疏明帝有孝經義疏開文帝亦有義疏明帝有孝經義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孔鄭舊義天寶四載九月以御注石刻于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板拓本稱四卷而行本則爲九卷自宋詔邢昺修輯元行沖義疏而御注遂行于世

朱子刊誤

一大學也而朱子分爲經一章傳十章又作孝經刊誤亦欲以篇首六七章爲經而其後皆爲傳此等以意立說亦姑聽之獨怪其于經文十八章自漢唐以來從無異議者輒據衡山胡侍郎玉山汪端明沙隨程可久二三俗輩妄語竟指爲誤遂欲改竄刪削顚倒移易之而于劉炫僞造之古文反掇拾而列于經得毋誤其所不誤而不誤其所誤與

爾雅誤人

爾雅或云周公作或云子夏作今按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喧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大學釋詩之文而詩則衛人所以美武公也其文見于

爾雅有序篇

明章句始于子夏儀禮子夏喪服傳其親屬稱謂與爾雅釋親同陸德明周易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子夏易傳竝非今之僞本如云元始也帝小也觀象玩辭必求近正是子夏益爾雅之證也謂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考者如釋地北陵西踰下云雁門是也釋山河南華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當高爲中嶽釋獸鼷鼠下云秦人謂之小驢此皆漢初傳爾雅者附記于各篇之中是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著之證也蓋爾雅自周公而成于七十子故揚雄謂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其諸篇之目皆周公所定張揖所謂一篇所謂三卷陸德明謂釋詁是周公所作餘篇爲後人增益遂至三篇統諸篇在內猶言一卷所謂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都梁文所著皆解此則不然如羔之爲永嵩之爲崇此皆後來滋乳之字而詁釋篇載之則非周公之原文矣又如燕有昭余祁職方以爲幽州鎮則非後人所增益矣

漢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三卷者卷帙繁多分為上
中下二十篇者自釋詁至釋畜凡十九篇別有序篇一
篇郭璞序云聖賢開出訓詁遞陳周公偁之于前子夏
和之于後疏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
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今序篇不知是周公作乎仲尼子
夏作乎顧廣圻云毛詩疏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
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郭璞既作注
則序篇亦當有注而今亾之序云別為音圖疏云注解
外別為音一卷圖讚二卷今亦亾

爾雅郭璞注不知為何人刪削即如釋山泰山為東嶽
郭注泰山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為南嶽郭注在衡陽湘
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南灊水出焉別名天
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
移其神于此今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本自以
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華山為西嶽郭注在宏農華陰
縣西南恒山為北嶽郭注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以上
郭注孔穎達尚書舜典疏毛詩嵩高疏禮記王制疏賈
公彥周禮大司樂疏皆引之而今本爾雅惟南嶽下存
二句云即天柱山灊水所出也北嶽下存常山二字中
嶽下存一句云大室山也其餘盡遭刪去且郭意本謂
南嶽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始移其神于
廬江霍山借同名之山祀之耳一經刪削反似郭以南
嶽本自古即在天柱非出遷移矣予未暇細檢恐所刪
必不止此一處（臆雅雖寀偶見後漢馬融傳李賢注引爾
有霩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
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今各本皆無此條郭
注釋獸每以霩陵南康等方土之音為證且
注中其有音切此亦為俗人刪削之一條也）

別人所刪太平御覽引郭注守宮槐在朗陵縣南有一
樹似槐盡聚合相著夜則舒布初學記引郭注江東有
樹與此相反俗因名為合昏皃盡夜異而其理等耳二
條今注俱闕然則郭注之遭刪者多矣

邢序

程敏政云爾雅疏序在舒館直雅集中題曰代邢昺作
序有云其為注者則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
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注甚得六經之旨
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閒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
儒不經師匠蓋有兩孫炎作注者漢末孫叔然作疏者

不知何時人既爲郭注作疏必六朝以下人鶴壽案作爾雅注者劉歆以前尚有犍爲舍人郅疏亦屢引之孫炎字叔然漢宣帝時人其郅序所云俗閒之孫炎此必有誤字豈有作爾雅疏而亦氏孫名炎者

郭景純經學淺陋注爾雅甚簡略其前諸家必皆勝于郭郅昜乃以郭爲稱首取其簡略易爲疏耳今當以孫叔然爲主孫注亾則參取各家

郅疏勦襲

唐人作諸經正義博採羣言以釋經注至郅氏爾雅疏但勦取他經正義爲之如釋天一段全襲月令及黍離疏五嶽一段全襲崧高疏此類甚多

孟子之學長于詩書

趙岐孟子題辭孟子通五經九長于詩書案滕定公薨孟子告然友以齊疏之服趙注齊疏齊衰也似未見周禮禮與北宮錡論周室班爵祿皆不合周禮似未見周禮左傳襄十四年衛獻公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反之還射丁丁射貫佗臂此事與孟子不同庾公之斯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子魚庾公差佗不從丁學故言遠直截也孟子九長于春秋趙岐不通經故不知之鶴壽案孟子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辭堯舜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伯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邠卿謂其通五經也七篇之中凡引詩者三十五凡引書者二十九故邠卿謂其長于詩書九長于春秋而謂其未見儀禮周禮井未見左傳夫江淮河漢所行之遖禹貢圖歷歷載之既長于書何以曰排淮泗而注之江然朱子謂但取字數足以對偶猶可言也若春秋之事迹全在左

傳不讀左傳則無以明春秋先生既謂其未見左傳又謂其尤長于春秋未免自相矛盾然則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一校何以解諸曰先生不云乎孟子隨口說出只是借作議論不沾沾事實耳

孟子漢置博士

閻若璩曰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其說爲妄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竝無可攷不知漢書固有其說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此非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之驗乎其謂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則指武帝建元閒而言蓋武帝以董仲舒對策凡不在六藝之條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竝進故止立五經博士閻說甚是武帝本紀贊云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孟子亦在諸子之列故罷楊倞荀子序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絶唐文粹皮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縣科也未正伏請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似明經

趙注不全

今孟子趙岐注已非全本檢尋其故卽作疏人所刪盡心篇恥之于人大矣章疏申解注中所引隰朋恥不若人之事注中竝無隰朋等語是作疏者刪去而自述刪例如此其餘梁惠王篇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章疏申解注中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云此引周書無逸篇文公孫丑篇天時不如地利章疏申解注中得乎邱民而爲天子云此蓋經之文沈同以其私問章疏申解注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云此論語之言滕文公篇陳代章疏申解注中伯夷亦不屑就也云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疏申解注中禹稷當平水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云云離婁篇不仁者可與言章疏申解注中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云云居下位而不獲于上章疏申解注中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云此引荀卿之言不孝有三章疏申解注中堯二女云云萬章篇至于禹而德衰章疏申解注中丹朱商均云云敢問不見諸侯章疏申解注中伊尹三聘而後就沮溺耦耕接輿佯狂云云告子篇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疏申解注中聞善言虞舜是也禹聞讜言荅之以拜至合符者也云云盡心篇舜之居深山之中

章疏申解注中聖人潛隱若神龍云云孟子自范之齊
章疏申解注中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
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于衆品者也云云曾晳嗜羊棗
章疏申解注中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云
云孔子在陳章疏申解注中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云云今注中皆無此文

孫疏僞託

趙岐在漢儒中最娴陋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引陳賈
娶婦長拜之籍交報讎注求全之毀引陳不瞻將赴君
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疏以爲史記之文史記竝無

此事此皆虞初小說奚堪入目而孫奭疏尤誕妄疏西
子引西施入吳市觀者輸金錢一文此成何語朱子謂
邵武士人作托名孫氏見文集語錄常熟顧大韶仲恭炳燭齋隨筆亦云然序云
臣前奉敕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
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
罄淺聞爲之正義音義今現存崑山徐氏刻經解有之
攷宋史儒林本傳脩舉奭所著書云掇五經切治道者
爲經典徵言又諛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
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攷
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絶不言作孟子

疏且幷不言作音義要之音義是眞疏實僞託鶴壽案
用古事其注非禮之禮引陳賀娶婦而長拜之也不知
其所用何書其注求全之毀引陳不瞻將赴君難事見
說苑說苑作陳不占古字瞻與占同音通用邵武士人
既不能舉其書而先生直比諸虞初小說亦太甚矣王
孟子音義固出孫奭之手據宗古上音義序云爲之
音者有張鎡丁公著今既奉敕校定宜在討論張氏徒
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
詎可通行是音義果出于奭而正義竝不出于奭晁氏
讀書志謂大中祥符中上于朝非是

孟子曰王子宮室以下趙岐另爲一章作疏者則合上
孟子自范之齊節爲一章向來疏家亦無此體其駁趙
處如少艾非美好顏確若二女果果爲侍見說文而疏
以爲果實則妄甚矣

孟子鄭注

孟子七卷鄭元注見隋經籍志此不可解鶴壽案後漢
曾孟子章句此固不可攷七錄所載有綦母邃所載有程
李善注文選引秋陽以暴之注曰周之秋于夏爲盛陽
也驅龍蛇而放之菹注曰澤生草言菹即隋志所
載劉熙孟子注李善亦引之獨鄭氏注則無攷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沚鶴壽參校
沈楸憙校刊

說錄九

史記但稱太史公亦無卷數

漢藝文志春秋類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記也而不名史記則史記之名起于後人亦但有篇數竝無卷數詳見十七史商榷鶴壽案古者史官所記概謂之史記是未修之春秋本名史記也太史公自序云父談執遷手曰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則是春秋至周末所記皆名史記也又曰今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余甚懼焉

遷俯首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則是漢興至武帝所記亦名史記也若遷所述黃帝以來訖于大初百三十篇不名史記桓譚曰遷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或曰遷外孫楊惲所稱恐未必然司馬貞曰遷自序云談爲太史公蓋尊其父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其說是也太史者漢武帝所置官名公者尊之之稱自序云談爲太史公蓋尊其父也其末又云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其書雖出自遷而遷以爲父談所作蓋尊其父遂以名其書也遷既采此書爲太史公故七略亦稱太史公百三十篇而藝文志因之固自注云十篇有錄無書十篇者孝景本紀孝武本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傳靳蒯成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也藝文志又云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章昭曰商字子高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其書不傳今所傳者元成間褚少孫所補也孝景本紀取諸班書孝武本紀取諸封禪書取諸樂書取諸龜策列傳中多贅語其餘各篇大率皆抄錄舊文耳然馮與褚所補竝無史記之名至宋中散大夫徐廣作史記音義

司馬遷所援據之書

漢司馬遷傳贊曰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傳又籑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據班氏述遷所采書只此五六種蓋百家殽雜皆棄不取此所以爲有識五六種內楚漢春秋陸賈誤已亾世本亦亾史記索隱曰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記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閻若璩孟子攷論世本不足盡信其說甚確然有當論者劉向揮言古史官所記究不知何時以意揣之既訖于春秋自出春秋時人而玩向與班氏說則此書亦有世無年但遷既采此書則意者夏商本紀閒書各王在位年數幷共和以前則斷無四十九年甲子紀年皆得之世本而共和以至平王紀年也漢藝文志春秋類列世本十五篇自注云古史官記黃帝已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即取別錄而脫帝王公卿字及祖世所出系謚名號字

作皆有所本十二本紀昉于古禹本紀尚書世紀也十世家昉于古世家言也十表昉于周譜牒晉紀年也遷所采書只有五六種張守節正義論例云史記采六家雜說六家卽班氏云云雜說則六家外或閒有然亦僅矣蓋其采之之愼如此然司馬貞補史記自序云太史公代爲史官親掌圖籍今觀三代世表敘首則云余讀諜記又云稽其秝譜諜十二諸侯年表敘首則云太史公讀春秋秝譜諜又云秝人取其年月譜諜獨記世諡索隱曰劉杳云三代系表菊行邪上竝效周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自古爲春秋學者有年秝譜諜之說杜預作春秋長秝及公子譜蓋因于舊說故太史公得讀焉

世本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傳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新唐書高祖紀贊云攷于世本夏商周皆出黃帝則歐陽永叔嘗見世本至朱子時方失傳鶴壽案漢藝文志所載世本十五篇不著誤人姓名隋經籍志云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云世本二卷劉向撰明言世本古史官明于故事者所記則非出自一家亦不盡依之世本敘商世系以根國而殷本紀曰昌若生遺囿遺囿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世本敘周世系曰公非生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而周本紀則但曰公非生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而周本紀則但曰公非生辟方高圉亞圉高圉生亞圉公非生公祖僕公祖僕生太王古公亶父而魯世家曰攷公名就幽公名弗鬲公名寧慎公名熙公名濕魯公名擢鬲公名宰挩公名濞鬲公名賜魯公名潰魯世系曰攷公名就幽公名弗鬲公名寧慎公名熙公名濕魯公名擢鬲公名宰挩公名濞鬲公名賜魯公名潰

列傳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馬穰苴列傳曰余讀司馬兵法閎郭深遠孫子吳起列傳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仲尼弟子列傳蓋出古本家語故曰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商君列傳曰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孟子荀卿列傳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屈原賈生列傳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鄧生陸賈列傳曰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辨士儒林列傳曰余讀功令至于廣牖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大宛列傳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今張騫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以上諸條皆子長自述所讀之書而卽用以編輯史記者耳唯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林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十二諸侯年表云太史公讀春秋林譜諜至周厲王如下條所引而已哉

公澣是史記不全據世本也他如山海經注引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王篇引世本云雍父作臼祝融作市此皆在作篇後漢書注引世本云黃帝都涿鹿文選注引世本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句吳此皆在居篇水經注引有扈姒姓畢毛姬姓文王庶子此皆在氏姓篇唐時其書全在故五經正義史記索隱後漢書注往往引之宋代猶存其散見于路史國名紀通志氏族略姓氏急就篇與夫御覽廣韻諸書者俱可攷焉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戎蠻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愚謂索隱說未盡然此篇所表凡三百六十五年而吳直至壽夢元年方有年可表時爲周簡王元年魯成公六年自此至末見于表者僅百分之一弱吳世家泰伯至壽夢十九世雖載其名傳聞約略而已故不數鶴壽案年表不數吳國當如先生所云若司馬貞謂賤戎蠻非也吳爲仲雍之後是姬姓之至長而至親者安得謂之戎蠻乎俗儒無識咸以楚熊繹徐偃王爲戎狄試思鬻熊文王之師也若木伯益之裔也則何戎狄之有乎然其說亦有自來左傳成七年吳伐鄭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故後人遂指吳爲戎蠻但左氏只就地形言之則吳在蠻夷耳豈真斥吳爲蠻夷之種類哉

三劉前後漢書

宋史劉敞弟攽子奉世傳于敞傳但云字原父臨江新喻人集賢院學士言其學博而工文未及前後漢書于攽傳則云字貢父中書舍人遂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頌于奉世傳則云字仲馮端明殿學士最精漢書所刊頌于奉世傳則云字仲馮端明殿學士最精漢書不全據世本也如山海經注引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王篇引世本云雍父作臼祝融作市此皆在作篇後漢書注引世本云黃帝都涿鹿文選注引世本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句吳此皆在居篇水經注引有扈姒姓畢毛姬姓文王庶子此皆在氏姓篇唐時其書全在故五經正義史記索隱後漢書注往往引之宋代猶存其散見于路史國名紀通志氏族略姓氏急就篇與夫御覽廣韻諸書者俱可攷焉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戎蠻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愚謂索隱說未盡然此篇所表凡三百六十五年而吳直至壽夢元年方有年可表時爲周簡王元年魯成公六年自此至末見于表者僅百分之一弱吳世家泰伯至壽夢十九世雖載其名傳聞約略而已故不數鶴壽案年表不數吳國當如先生所云若司馬貞謂賤戎蠻非也吳爲仲雍之後是姬姓之至長而至親者安得謂之戎蠻乎俗儒無識咸以楚熊繹徐偃王爲戎狄試思鬻熊文王之師也若木伯益之裔也則何戎狄之有乎然其說亦有自來左傳成七年吳伐鄭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故後人遂指吳爲戎蠻但左氏只就地形言之則吳在蠻夷耳豈真斥吳爲蠻夷之種類哉

商榷

沮渠牧犍

晉載記沮渠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而滅攽通鑑有牧犍攽異曰宋書十六國春秋作茂虔　本蒙遜兄子蒙遜卒國人議立之事又有牧犍通于其嫂李氏及魏人虜牧犍事通鑑反詳于載記宜補入鶴壽案牧犍蒙遜世子菩提之兄即茂虔也宋大且渠蒙遜傳云太祖元嘉十年四月蒙遜卒菩提年幼第三子茂虔時爲酒泉太守衆議推茂虔爲主襲蒙遜位號十六國春秋亦云蒙遜第三子茲作蒙遜兄子未知何據牧犍正字也犍俗字本皆作犍

李百藥北齊書

唐太宗貞觀元年李百藥受詔誤北齊書十年成見舊唐書本傳今所傳者惟十八篇爲百藥元文其餘皆已亾矣後人取北史充入之凡稱高歡爲神武高洋爲文宣及無論贊者皆非百藥所作又有取北史諸傳而無其本貫者彼自承上祖父言之耳乃竟失補趙明誠金石錄北齊臨淮王造像碑跋云臨淮王者婁定遠也定遠從弟叡既附見定遠傳而于外戚傳又重出南北朝諸史猥幷類如此可笑也案北齊書外戚婁叡傳凡七人乃百藥之筆論贊先列卷首篇內稱神武爲高祖不稱神武婁氏本后族然如昭者功名甚盛人又可重卽其子定遠本無大罪枉被和士開誣死不入外戚但入列傳百藥本如此自李延壽作北史人共信之廢各史不觀北齊書遂致殘缺有人抄北史婁昭定遠及叡傳以補北齊書乃致叡兩處竝見百藥書無此也又百藥于叡傳明言叡無器幹惟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其所以入外戚之故甚明如霍光長孫無忌不入外戚正其例深得類族辨物之道趙明誠乃詆南北朝諸史猥幷豈不寃哉鶴壽案北齊書帝紀八卷最龐雜者莫如世宗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其末多出于東魏孝靜紀其開與厌景往復書俱見梁厌景傳而序列一無倫次顯祖文宣紀有論有贊列傳四十二卷有論無贊者一卷文宣四王孝昭六王武城十二王傳亦也有贊無論者四卷自元坦至元韶傳亦是也論贊俱有者十四卷自列傳第五趙郡王琛傳至列傳第三十五源彪傳是也其餘二十三卷論贊俱無此書大半出自後人添補故有參差重複之病至先生謂外戚婁叡傳乃百藥之筆論贊先列卷首云云今案婁叡傳當是百藥原本然卷首止有敘論贊豈卽以敘首數語爲論贊耶但儒林文苑循吏酷吏方伎恩倖諸傳亦皆有敘首

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

吳縝新唐書糾謬自序云唐書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又云其始也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詞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胡宗愈奏請進糾謬云新唐書歐陽修宋祁所誤修誤帝紀表志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不免或有差誤愚攷二公修書乃本不同時卽或同在局而言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稟自隨爲歐入宋出若相避然宋史宋祁傳言慶秝中兄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誤修唐書又十六年也歐陽修傳自慶秝三年出外十二年至和

元年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時去祁初爲刊修官時凡十年矣此下繼以奉使契丹知嘉祐二年貢舉知開封府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時嘉祐五年也修在局凡歷六七年不但修之登第入禁林後于宋其入局亦後于宋十年而曾公亮進表列刊修官姓名歐陽修宋祁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歐在宋前者歐公見掌內制宋公帶職出守內任重于外任故也然則不但其始本祇有宋即其後歐在局而宋已出外然則緝所謂不務通知其事及各從所好胡宗愈所謂各據所聞者固其宜矣歐陽公年譜

世楷堂藏板

文集分爲十編者附有此譜雖不見誤人姓名要爲可信至和元年甲午八月戊申詔公修唐書嘉祐五年庚子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然則二公修書不同時甚明

欽定四庫全書

劉昫撰舊唐書五代時晉史官張昭遠等誤唐書宰相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于是無改夫以敝人而爲一史則必有一人主裁之方能出于一例唐有天下三百年其事實多矣歐陽修主紀表志宋祁主傳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是紀有失而傳不知也天平節度傳所敘止有四人而紀不見也天文律秝五行志則劉羲叟爲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爲之禮儀兵志一去取無當吳縝乃摘其外駁作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一曰貞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采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改七曰不知刊修之要而各狥私好八曰不舉校勘之職而推務苟容其所譏彈不信然哉

五代史不立韓通傳

五代史莊宗還三矢之類皆妄謬見通鑑攷異通攷引陳氏說謂其不爲韓瞳眼立傳非是且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當在周臣明矣何以無傳而舊五代史亦復略去若修宋史者補入宋史中則不得已也以上十七史目錄之學稍爲增補餘皆詳見商榷

蛾術編卷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連鶴壽參校

說錄十

遼宋金三史

遼宋金三史皆元人所修遼史至正四年三月中書右丞相都總裁脫脫等表進、金史至正四年十一月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等表進宋史至正五年十月阿魯圖等表進皆有刻本而板已不存成化十六年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桂陽朱英刻宋史于粵東序謂其抄本藏于祕省人閒傳錄之本皆珍重不肯出遼金二史嘉靖閒刻之元刻刷印甚少未能流傳于世旋遭兵火板亦焚燬矣鶴壽案元順帝至正三年命托克托阿魯圖等修遼宋金三史呂思誠揭傒斯等佐蓋歐陽原功之筆居多遼史紀三十卷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三傳世家二百三十五凡四百九十六卷金史紀十九志三十九表四傳七十二凡一百三十五卷夫以不及三年之功而修史至七百四十七卷之多者三史皆有舊本故也遼史在遼時有耶律儼本在金時有陳大任本宋亡之後董文炳在臨安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遂以宋史館諸記注盡歸于元都貯國史院金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元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脩又詔史天澤同監修其金朝衛紹王記注已亡失則王鶚采當時詔令及楊雲翼等所記足成之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故托克托等進遼史表云耶律儼多避忌陳大任詞乏精詳世祖皇帝敕詞臣誤次三史首及于遼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祕府既編戰定之勳尊奉纂修之旨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于先王鶚采金事于後而元史托克托傳又云仁廟詔修之蓋宋金雖各有國史至其末年國祚已移豈復尚有記載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掇而史官以耳目所接記載較親故宋金末年紀傳史料詳明大約宋度宗金宣宗以前之史皆舊本而宋恭宗端宗帝昺金哀宗之史皆元人所輯也其所以未有成書者托克托傳云以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在宋先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各持論不決故托克托傳表志本已完備故金各爲一史于是據以編排而紀傳未及三年而成書乃如許三史之中金史爲最典制修明圖籍詳備足徵一代憲章賴有元好問諸人私相綴輯故能如此遼史爲下傳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其餘毫無搜採宋史卷帙雖多殊嫌繁蕪雖自謂詞之繁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亦欲自成一書不敢強附前人但有記一事而先後參錯錄一人而彼此互異者則亦詳而不精矣其立傳惟計官階敘述止詳遷擢傳遞則金人不學則詮次失倫載儒林亦猥雜無紀是豈足備金匱石室之珍故明湯義仍王損仲俱有事修改惜其書不傳況正統偏安尤爲作史之要旨陳壽不知尊宋其失一也其時王理祖謝端著三史正統論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而竝立爲三追後之仍竝然一時諸臣之論咸欲以宋爲正統以宋爲一以宋爲正而以遼金爲二史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撒里蠻監修遼金二史表云至正五年告成

貪庸誤國觀其校書之不能盡職濫列姓名其人可知而自成化而嘉靖而萬秝世道人心之降而愈下亦于此見

宋以後史學有五

自宋以後史學有五有正史即有改定正史之人其餘史料諸書未暇泛列若編年一體唐以前皆無足觀至宋有通鑑始赫然與正史竝列外有通鑑前編通鑑續編通鑑綱目通鑑紀事本末凡五于合正史編年覈論之具于左方

改修宋史

宋史改修者不一獨柯維騏之新編刊刻成書猶在藝林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謝病歸通籍五十載未嘗一日居官合宋遼金三史為一以宋為主復參諸家紀載可傳信者補其闕遺歷二十寒暑始成凡二百卷朱竹垞跋云三史取材紀傳則有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昭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歐陽守道禮樂則有聶崇義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暘陸佃鄭居中張暐職官則有孫逢吉陳駿徐自明許月卿輿地則有樂史王存歐陽忞稅安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志外國則有徐兢著錄

則有王堯臣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有徐夢莘孟元老李心傳葉紹翁呂中馬端臨趙秉善述文則有趙汝愚呂祖謙諸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改修文獻尚猶可徵子欲據諸書改其是非後定一書惜老矣未能也愚謂竹垞見聞誠博予所見如王偁東都事略葉隆禮契丹國志宇文懋昭大金國志陳祥道禮書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晁公武趙希弁郡齋讀書志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馬端臨文

獻通攷呂祖謙宋文鑑皆采取之若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司馬光書儀陳暘樂書王象之輿地紀勝殘本祝穆方輿勝覽鄭樵藝文校讎略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趙汝愚歷代名臣奏議或厭其蕪穢或病其雜亂皆不取李燾續通鑑長編雖有可取亦未暇抄若歐陽修之于禮樂則必係嘉祐太常因革禮于實未見其書然讀書敏求記不載竊疑此乃後人假託為之只因竹垞學識不高往往被欺若陳暘不但書不佳亦因其人逢迎紹述亦不取聶崇義三禮圖與宋無涉而竹垞濫為載入著錄反不入九衮遂初堂目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乙入吳而吳自牧夢粱錄獨漏去不舉皆不可解且柯氏正爲未及編讀諸書故能成此若謂文獻無徵而欲取之羣書徒亂人意他日跋李燾書謂燾在宋人史學中推爲第一然則何以處司馬溫公又概駁陳桱王宗沐薛應旂目未覩長編輒續通鑑行世柯維騏王惟儉之改修宋史亦然此猶夏蟲不可以語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者是或一道也而竹垞竟以見李燾書不見李燾書分其優劣毋乃不可乎鶴壽案向曾見朱竹垞先生所著五代史補注倣裴松之三國志注體例採集各書以補五代史之闕漏其精博直與裴氏等若宋史亦得竹垞先生删定之必大有可觀乃先生識其學識不高未免文人相輕之論且太常因革禮既未見豈得固讀

端宗帝昺二紀此襲新編皆不足論一宣尼作經左邱立例後世學者亦恐過爲揣摩之詞今即不逐事立凡亦須少爲區別如侯王曰薨宰執而封公王者亦曰薨卿輔曰卒官卑而直諫理學者亦曰卒其姦邪者削官曰死濫刑者備官曰殺刑當而有辠者曰伏誅金遼夏元爭戰雲擾得其地曰取取而復陷者曰入宰執免罷原無低昂而姦回退位方書罪免朱紫略分用存體例此條且緩商一帝紀即春秋之經也所宜舉其大綱以俟志傳發明今宋史繁蕪景德一年之事二千餘言足以當宅史之一帝高宗一朝之事幾二百紙足以當他史之全紀核其所錄乃縣丞醫官畢載召見入對亦書徒累翻閱何關成敗今宜力加刪削用成史法愚攷宋史本紀之謬誠有如惟儉所譏者而邵經邦讀史筆記云帝紀者紀一王之治亂後世多抄實錄名雖編年氣不相接讀者茫然宋紀凡一人一事必爲二目如除既有文授又疊出建議施行類皆數見讀盡一通漫無綮要所謂斷爛朝報良可浩歎見宏簡錄卷首邵氏此言亦屬的確學者不可不知然惟儉本不可得見柯氏新編所删改亦有不當須分別觀之若東都事略以本朝人記本朝事中多避忌不當者更多而世人耳食輒言宜依事

略亦非也鶴壽案元末周以立國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有志重修至明英宗正統中其孫欽請于朝詔許自誤註次世宗嘉靖初廷議更修宋史俟緻書迨三十四年柯維騏宋史新編出體例謹嚴遠駕托克托之上觀其凡例首條云宋接帝王正統契丹女真相繼起西北與宋抗衡雖各建號享國二百年不過如西夏元昊之屬均爲邊夷宋國史有契丹女真傳實因前史舊法元人修宋史削遼金各自爲傳今遼金在遼金也按金楊興宗當宋南渡著龍南集明正統所史稱帝書崩與宋並時號三史蓋主議者以帝王之統在元楊維禎脫脫等纂輯之三史作正統辨謂遼金不得與斯足徵脫脫等纂輯之諺今會三史爲一以宋爲正遼金與宋之交聘交兵其卒其立酌載本紀仍詳君臣行事爲傳列于外國與西夏同此一條所以明大統也次條云宋帝昺降元封帝爲瀛國公端宗帝昺相繼即帝位于閩廣未幾國亡元人修宋史並削去帝昺不入本紀按莘老傳以兵柱莘老乞斬以兵之以作士氣陳俊卿傳則不言莘老柱用兵今改定去爲傳陰沮用兵今改定去爲傳食貨志孟庾事彈治致仕非陰沮用兵今改定去爲傳食貨志孟庾提領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因經劃額增析爲總制錢陳邕傳則云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今依食貨志其他有語同而重見者有既立傳而載他傳者皆列外國傳等諸四裔焉于是春秋大義始昭著于萬世論贊之文並非因襲簡而詳聽而精嚴而不刻直而有體南董之筆西漢之書不得專美于前矣康大和亦曰宋之立國以揖遜開基以忠厚傳世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夷狄宋臣謂其超越古今語非夸也惟是至于厓山兵力稍弱國勢寖衰然南渡偏安紀綱尚在播遷繼旒已絕而忠蓋之臣伏節死義猶彬彬相望視遼金夷俗德義不修攻效是逞者遷庭遠矣是編尊宋統而附遼金豈非古人一斷案哉乃先生謂所刪改有不當豈指劉整立傳之類耶若王偁東都事略所載北宋九朝之事本紀十二世家五列傳一百有五附錄八凡一百三十卷敘事簡該論斷平允宜爲士林所徵信而先生又謂世人耳食何也

宋太祖本紀各本異同

太祖本紀東都事略云其先出帝高陽氏之後此等冒

似失本末之序今以通學居首次儒林次循吏次文苑又云舊史立公主傳前史無之宗室年表乃襲新唐書非關勸戒今削去公主事有大者則附載各傳又云舊史本紀不載詔令今依之又云舊史天文志紀變異元史本紀準兩漢之書不得專美于前矣削事應五行志又存事應何其自相矛盾今按宋國史來都天文志及中興天文志錄其占測合時事者若皇祐宣和儀象刻漏類附之以備一代制作又云舊史年表缺景炎祥興及文天祥陸秀夫二相今增入又云舊史列傳編次多失當忠義庶宜依世代不宜第其等差且其間如豫昭達于文天祥謝枋得江萬里徐宗仁李庭芝乃孝序高永年等遇禍與呂祉同不宜混載至于會忠義最著者反不得與似失立傳本旨蔡元定宜入道學謚定劉勉之郭雍宜入儒林宋壽昌鄭厥可鄭綺高疑舉志載太宗賜進士卓行今案悉更定又云舊史事跡逸漏者多如進士儒行篇則仁宗賜進士王堯臣等中庸王拱辰等大學豈宜獨缺地理志載徽宗建福宮艮嶽之制則保和寶籙二事均爲亂政不宜獨略禮志南郊篇載仁宗紹興十三年詔太祖配南郊其高宗紹興十三年詔太祖配南郊不載胡夢昱以諫坐陳沫以死

頭實爲可厭僖祖仕唐至文安令宋史作歷永清文安幽都令新編作唐幽都令今按此未見事略之非若不从正史宜參取之手刃皇甫暉正史幷新編同而事略作手劒擊暉生獲之陳橋事正史作太宗入白新編添與掌書記趙普同入白甚妙事略皆無之爲太宗諱直言軍士露刃叩宮殿門而已不知禪事皆太宗與普所爲事略非也若百官就列陶穀出周禪詔于袖中無詔文云云事略刪去穀名而添入詔文尤謬

各帝謚法本紀所書不同

自昔廟號有一定而謚法則無定唐諸帝謚字數多寡不齊載舊唐書可攷也宋史太祖本紀起云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末云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啓運云則知前所書者乃加謚也自此相沿似爲定例者上謚初以六字爲率但宋史所書亦有參差不一如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所書或詳或略要不害其爲同也惟是太宗但起云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末亦但云上謚神功云云不載其加謚而末卻用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然後繼以加謚于初謚獨多二字理宗起末竝同獨

世楷堂藏板

以眞宗咸平六年見例
則太宗紀豈獨未見乎
宋史神宗紀首云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聖孝
欽仁聖孝皇帝其末則但書當時所上英文烈武聖孝
六字之謚不載其後來加謚十六字按之本史徽宗紀
政和三年加上神宗作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
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凡二十字洪邁容齋續筆云國朝
祖宗謚十六字惟神宗二十字體元云云蓋蔡京所定
也神宗信用荊舒相王安石之邪說變亂祖宗之法度以
禍天下自是羣姦相繼皆祖安石而京爲之渠魁故于
神宗標出帝德王功且特加四字以爲表異作史者惡

京所爲削而不書然則十六字謚起于何時意必哲宗
紹聖年閒所上鶴壽案據宋史神宗之謚凡四改一曰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元豐八年所上也
一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紹
聖二年所加也一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崇寧三年所更上也一曰體元顯道法古
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政和三年所
復加也宋史據紹聖二年東都事略謚公遷歷代紀年
皆據崇寧三年而無法古立憲四字歷代紀年并不載
政和加謚謚宋諸帝謚皆止十六字神宗不應多四字
然則徽宗紀所載二十字蓋見容齋續筆岳珂槐郛錄
恐未可信

各帝字

高宗紀首云諱構字德基玖北宋諸帝皆無字雖小說
載欽宗字伯恭而本紀不載惟高宗載其字孝宗諱昚
字元永自光宗以下仍不言有字高孝兩朝紀中屢載
其賜字曰某度宗亦然

各紀監板不同今以仁英神哲徽欽見例

仁宗紀天聖五詔西川廣南在官物故者遣人護送其
家屬還鄉西川北改西州非是明道二出金銀器易左
藏緡錢一十萬以助修內銀北作錢一十北作二十是
寶元二鑄當一錢助邊費一北作十是皇祐元年春正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玖本志及遼史是年爲重熙十八
年俱作甲午朔此作甲戌朔者誤北監亦作甲戌北監
不能改也卽遼史六月壬戌朔逆數之可見又卽前慶

秩八年十二月乙丑朔順數之更了然皇祐五賊所過
郡縣免其舊租舊北作田是
英宗紀英宗體乾應秩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
皇帝憲字从北增
神宗紀齊密登華邠雍鄜絳潤婺海定饒歙吉建汀潮
等十八州雍北作燿是詔近臣以奉官不當經三劾者
奉北作舉是始御便殿玖校諸軍武技玖北作句是九
年進仁宗婉容周氏爲賢妃北無賢字非是遣王克臣
等弔慰于遼克臣北作苑臣詔試諸醫生詔試北作試
諸非是十年詔修仁宗英宗廟廟北作史河決澶州曹

柯埽柯北作村是三年以慈聖光獻皇后弟昭德軍節度使曹佾爲司徒兼中書侍郎護國軍節度使北作兼中書令改護國軍云云是

哲宗紀成國公俁爲咸寧郡王成國公俁宋史新編同北作佶非是元祐六滅天下四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徒北作杖非紹聖元復新城兩廂廂北作廟紹聖三遣郎官御史按察監司職事監从北改元符二洮口安撫使王瞻復邈川城口北作西是

徽紀崇寧三改定六曹以吏戶儀兵刑工爲序吏北作士詔西邊用兵能招納羌人者與斬級同賞西邊下北多法字招下北無納字四月遼遣蕭良來爲夏人求還侵地蕭良遼史作蕭得里底得里底華言良大觀元九月庚戌饗太廟辛亥大饗明堂攷饗明堂上北無大字此必校書者見上饗太廟無大字疑其岐誤而刪去之恐非政和五改集賢殿爲右文殿賢北作英政和六升温州爲應德軍德北作道宣和元夏四月丙子朔日食金史同遼史不載宣和三詔二浙江東被賊州縣給復三年二北改兩洛陽京畿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二歲乃息北無二歲字非宣和四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祕閣殿北亦作樓恐非

世楷堂藏板

欽宗本紀百官多潛遁北作百姓恐非鎮洮軍節度使中太乙宮使种師道爲河南河東路宣諭使河南北誤同當作河北夏人陷鎮武城北作鎮成辛未申銅禁北銅作鋦疑非鶴壽案宋史南板謬誤難以枚舉即北板亦差落甚多錢竹汀先生云寧宗紀嘉定四年之後七年之前有三年五年而無六年蓋五訛爲三六訛爲五耳宰輔表章良能參知政事在六年而紀載于五年此其證也

各紀新編或刪或存今以咸平六年見例

各帝紀新編或刪或存其去取大略可見予亦未暇覼縷偶閱至真宗紀咸平六年一年之中或可從或不可從聊書之以見例如春二月戊寅幸飛山雄武營觀發鸂鶒十月丁丑狩出皇城角樓獲之戊寅給軍中傳信牌十一月壬寅幸大相國寺十二月甲戌萬安太后不豫詔求良醫此萬不可不刪者其餘刪者則頗在可存可去閒寧以多存爲妙若以西涼府六谷首領潘羅支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新編作以六谷首領爲長潘羅支爲朔方軍節度使則作西涼府六谷首領爲靈州西面都巡檢使都巡檢節度無不兼之則可省也

世楷堂藏板

機石連弩遂晏射潛龍園甲申封賢懿長公主爲鄭國長公主三月己酉餞种放還山九月己丑蒲端國獻紅鸚鵡十月丁丑狩出皇城角樓獲之戊寅給軍中傳信牌十一月壬寅幸大相國寺十二月甲戌萬安太后不豫詔求良醫此萬不可不刪者其餘刪者則頗在可存可去閒寧以多存爲妙若以西涼府六谷首領潘羅支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都巡檢節度無不兼之則可省也

稱李繼遷爲趙保吉攷繼遷本拓跋氏唐賜姓李宋賜姓趙名保吉眞宗初屢跳梁犯邊死後廟號太祖陵號裕陵矣必不肯復用宋所賜名稱之亦聊復爾爾以此改舊史徒爲煩碎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納貢來歸新編刪五字大非鶴壽案新編于咸平四年云夏四月壬寅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則當駁之于元年于咸平五年云六谷首領潘羅支等貢馬第給其直則當駁之于五年豈先生所聞者適在六年邪然下條又言咸平四年呂蒙正以本官同平章事則會通閱之矣西蕃八部二十五族新編偶脫五字此係八部之數目豈奇純所能增減之哉

若夫以呂蒙正爲太子太師萊國公新編作呂蒙正罷爲太子太師此則舊史紕謬之尤者萊國本傳作蔡是此誤不待言而蒙正本傳已三入相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至六年以老疾罷政事授太子太師封國公不但如職官志以爵以土虛稱以備恩數即太子太師亦不過虛名無實今曰以蒙正爲太子太師云云假以慚愚無識者讀此不知爲罷其政事直似別加一貴官封爵則柰何若事略于此一年僅止六七事契丹寇望都祐薨元傑薨蒙正罷是又武斷已極總之宋史四百九十六卷豈能一一攷論就此一年中事言之惟有詔求直言李繼遷遷次西涼其餘一概不載荒略已甚而蒙正事且直書呂蒙正罷是又武斷已極總之宋史四凶民無流殍安南入貢此下挂空提行起云八年春正月甲寅停折知常官汀州居住丙辰詔內侍見帶兵官

宋史第三十五卷孝宗本紀明南雍張邦奇校者脫第二十三卷之十一頁爲此九頁遂自措置至九月已酉楊存止四百字複衍于此神廟補刊者復改楊存二字爲地震以泯其迹今當刪去黎州邊事隨宜措置癸卯詔臨安府承宣旨審奏如故事甲辰金遣徒單守素等來賀明年正旦是月詔以太上皇明年七十有五議行慶壽禮太上皇不允帝進黃金二千兩爲壽是歲江浙淮西湖北旱蠲租發廩貸給趣州縣決獄募富民賑濟補官故歲雖凶民無流殍安南入貢此下挂空提行起云八年春正月甲寅停折知常官汀州居住丙辰詔內侍見帶兵官

宋史補

竝與在京宮觀著爲令乙亥詔福建戲撥鹽于邵武軍市軍糧二月壬午詔去歲旱傷郡縣以義倉米日給貧民至閏三月半止黎州土下應百祥等不堪科役爲亂統領官劉大年引兵逾擊之立丁潰去六年坐誅戊子禁浙西民因旱置圍田者栽童子試法己丑禁廣西諸州科賣亭戶食鹽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攷興利除害等事戊戌以保康軍節度使士歆爲嗣濮王三月丁未朔幸佑聖觀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爲亂趣帥憲捕之辛未幸聚景園閏月辛巳命諸路帥臣監司分州郡臧否爲三等歲終來上戊子賜禮部進士黃由以下三百七十有九人及第出身庚寅修揚州城甲午幸玉津園壬寅減在京及諸路房廊錢什之三德壽宮所減月以南以上汪秀才炤語予如此後見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同

宋宰輔年表

宋史宰輔年表開寶六年癸酉九月己巳薛居正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正于乾德二年已參知政事矣此乃云云者自二年至五年及開寶元至五九年中居正爲參知也宰輔表之例惟具宰相每格中必列其名參知則不然惟書拜與罷餘但有不可拘者傳末帶趙孟頫評語被元世祖折倒小人一錢不值早被元人看破亦妙鶴壽案元之功臣卽宋之叛臣各自爲史故元史雖已有劉整傳而新編復列之也且柯氏蓋以宋元新編一書以誅亂臣爲先故其凡例第一條明正統第

空格

宋史非徇神哲實錄

宋神哲兩朝實錄蔡卞蔡京本王安石日錄爲之是非顚倒邪正舛誤高宗嘗言兩朝大典爲姦臣所壞邵遠平因以爲宋史之所當正者首在乎此予謂神哲實錄誠妄矣若宋史斥姦扶正褒貶尚公似非信京卞邪說而曲徇實錄者未知邵氏于意云何

劉整不當在宋史

宋史新編凡例云劉整視劉豫酈瓊尤甚整宋史無傳以整係元人不得以瓊爲比至明修元史則整有傳矣

而新編竟收入宋史叛臣試思整固宋之叛臣實爲元之功臣但當聽元史爲列傳明著其叛宋入元可也今乃入之宋叛臣維騏身爲明臣獨不知明之修元史邪且如此則楊大淵獨非仕宋降元者乎大淵殺宋降臣王仲元使來招降者而其後降元功名甚盛遂赫然爲元臣況整乎惟雷夢炎宋史元史皆無傳聊爲收入宋叛臣差可于十七史商榷動爭姚察當爲陳人今思事有不可拘者傳末帶趙孟頫評語被元世祖折倒小人一錢不值早被元人看破亦妙

二條正帝號而第三條卽云舊史叛臣傳多降金之臣按鄧瓊等事同劉豫而宋末降元卽臣如型整等說豫瓊尤甚型整夢炎以宰相仕元視杜充何殊乃瓊等只數金史整夢炎德其事列而暴之無令亂各纂其事助己皆爲之諱春秋之大義滅矣今臣賊子幸免惡名于後世也

華陽宮記

當汴京失守蜀儈祖秀徧遊華陽宮卽壽山艮嶽也遂爲之記東都事略于朱勔傳末附載其文纚纚幾千言足以備監戒宜別爲記錄不當入事略

或有年或無年

新編凡例云舊史諸臣列傳凡乏聲名勳業者概書年

若干至若名臣如寇準等名儒如張載等竝缺不書今削其濫者補其可攷者攷宋史太祖五十太宗五十九眞宗五十五英宗三十六神宗三十八徽宗五十四高宗八十一孝宗六十八光宗五十四寧宗五十七而仁宗哲宗欽宗理宗度宗皆無年其他尚可若仁宗爲三代以下罕有之令辟享國四十二年而無年理宗在位四十哲宗亦在位十五本紀自據實錄實錄未有無年者而所書參差如此則何怪乎諸臣之或有或無紛紛無定哉

宋史新編無榮王希瓐福王與芮傳

宋史新編凡例云舊史事跡遺漏者多舉其大者英宗父濮王允讓孝宗父秀王子偁在宗室有傳何理宗父榮王希瓐度宗父福王與芮不爲立傳凡例既有此言自必補入而王惟儉凡例亦云宗室傳英廟皇考濮王孝廟皇考秀王俱入傳而理度二帝亦外藩入繼者乃不之及何也新編增入榮王希瓐福王與芮是也今從之今惟儉宋史記雖不見而新編見存乃宋史理宗紀猶云父希瓐追封榮王度宗紀云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云尚一見其名而新編宗室傳竝無其人殊不可解鶴壽案新編宗室傳目錄于燕王德昭下注云榮王希瓐附然猶未及福王與芮讀至第六十一卷

宗室傳于燕王德昭後另提行云榮王希瓐居山陰安宗宗選子與苪入宮立爲沂靖惠王嗣及寧宗崩史彌遠矯詔立之時希瓐已卒追封榮王次于與芮淳祐初封嗣榮王理宗晚無子顧屬意與芮之子孟洛度宗也度宗既卽位封福王主榮王祀事與苪理宗也孟啓度宗也榮王福王新編明明載之而先生謂宗室傳竝無其人何也

與芮當元兵破臨安同謝太后及帝㬎隨伯顏至大都見于元陳樫通鑑續編又賈似道之貶所見宋史似道傳而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見宋史希瓐之事竟無可攷鶴壽案新編宗室傳云與芮判紹興府明年恭帝降元伯顏挾帝及母后宗室北去元主忽必烈封與芮爲平原郡公籍臨安

洪邁傳淳熙當作紹熙

宋史洪邁傳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淳熙

當作紹熙光宗卽位之元年觀容齋三筆可見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十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說錄十一　　沈楙悳校刊

遼史所采取有耶律儼陳大任兩家大任無所表見儼本傳稱其析津人本姓李氏遷知樞密院事修皇朝實錄七十卷此傳多微詞至云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愼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以斯人修史定多曲筆故脫脫等進書表亦云耶律儼語多避忌也然儼既修實錄自多采取而今且皆大任之書俱不傳惟葉隆禮契丹國志存以宋淳熙七年表進其書自稱祕書臣想元人修定時亦宜采取而遼史進表不言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志最詳紀傳略相等表最略乃史家之變也而隆禮書紀十二傳止于七更屬非體附載者八卷皆冗雜無倫敘以晉表澶淵關南誓書議割地界書爲第二十卷南北朝饋獻禮物外國貢進禮物契丹回賜物件爲第二十一卷其二十二卷州縣載記控制諸國四至地里四京本末諸條則地理志也二

十三卷族姓原始國土風俗併合部落兵馬制度建官制度宮室制度衣服制度漁獵時候諸條則營衛志兵衛志百官志禮樂志儀衛志也鶴壽案遼史修于遼人者凡三次其始遼太宗詔有司編始祖奇善可汗事迹聖宗詔修日秣官毋書細事及至興宗時耶律孟簡請修國史編耶律嘯哥烏哲休格三傳以進始開局編修耶律古裕耶律庶成蕭窄嘉奴實任其事乃錄約尼氏以來事迹及諸帝實錄凡二十卷上之第一次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即耶律古裕等所編而審訂之第二次也天祚帝乾統三年又詔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共成七十卷于是遼代事迹麤備第三次也修于金人者凡二次金熙宗皇統中詔耶律固伊喇因伊喇于敬等續修遼史而卒業于蕭永祺凡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皇統七年上之第一次也章宗又命伊喇等七人爲編修官又有賈益謙貢陳大任等同修凡民閒遼時碑誌以及詩文集悉送上官以備采錄泰和元每更增三員有改除者聽其以書自隨党懷英致仕後詔陳大任繼之第二次也至元順帝命托克托修遼史即據耶律儼陳大任二書爲藍本故后妃傳序云儼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以著于篇林象閏攷中注云儼本某年有闕大任本某年無聞夫元時可采取之書甚多如宮禁張皇之契丹實錄張師顏之北遼事與夫無名氏之契丹禮物錄契丹國王曙之契丹須知別錄王曙之契丹議盟別錄王鼎之焚椒錄胡嶠之陷遼記史慮遺漏之契丹機宜通要胡嶠之陷遼記史慮部節度使是歲楊割死傳于兄之子烏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襲楊割即金史之盈歌據金史世紀以癸未歲卒則在遼乾統三年非元年也烏雅束以癸巳歲即天祚帝天慶二年而遼紀并失書二史既同時刊修竟不相照應又道宗紀載初改元清寧次咸雍次太康次大安各十年次壽隆止七年據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祚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遼公遞歷代紀年云遼道宗改元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昌東都事略則云通改云洪基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爲壽昌大遼聖宗諱隆緒而道宗爲聖宗之孫豈有以祖諱爲年號者乃云年號壽隆何踳略至此

金國本女眞避興宗諱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敘金國初興本末云金國本名朱里眞語訛爲女眞或曰慮眞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遼史興宗紀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眞鶴壽案金太祖于宋徽宗宣和七年檄遼天祚帝遂滅遼而其先爲遼之臣子故避興宗諱也明修續通鑑綱目已改正曰女眞

金源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云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

熙宗即位不改元

嗣君即位不改元乃禮之極變金史熙宗本紀熙宗諱亶太祖孫景宣皇帝子天會十年太宗命爲諳班勃極烈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改是年正月丙午朔則己巳爲月之二十四日也熙宗紀天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是熙宗即位之年又明年十五年正月癸亥朔是熙宗即位之二年紀于此二年仍當提行

另起今不提非是

大金集禮

金史禮志敘首云世宗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始彙次之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修雜錄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燼火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記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于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爲書攷大金集禮四十卷不但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三等元闕十二至卷第十八及卷第十載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儀則殘缺也即其見存者如卷第十載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儀則殘缺多禮志當別有據此書宋元禮及政和五禮新儀皆有故集中如唐開丘北郊也而其前竝無冬至日祭南郊圜丘儀方丘儀則殘缺多禮志當別有據鶴壽案金史太祖紀云收國元年夏五月甲戌拜天于射柳禮志云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禮其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南郊壇在豐宜門外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世宗紀云大定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有事于圜丘大赦禮志云命宰臣議配享之禮左丞石琚言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帝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配又謂宰臣曰本國拜天之禮甚重今汝

金史補

金史監本第七十六卷太宗諸子傳第二頁缺今據舊本補每頁二十行行二十二字第一頁尾係宗磐會相黨與而宗傷止第三頁首係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起遂爲右丞相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薨劉豫立爲齊帝至是唱議以河南陝西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羣臣議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傷撻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斜魯補等九人幷赦撻懶出爲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搆逆謀

情不能樂也以黃金合及兩銀鼎獻明德宮太皇太后
幷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焉此下挂脚另起云宗固
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爲燕京留守封幽王宗雅本名
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
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
原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
鄆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畢
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
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
宗固子京往燕慰喻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與行臺

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詔曰燕京留守幽王宗固等或
謂當絶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
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爲代王
宗固爲判大宗正三年

元史世系

元史太祖本紀敘其先世自孛端叉兒以下與陶宗儀
南村輟耕錄大元世系一條仿佛相似而字數往往多
寡不齊異同時有至周復俊六梅館集元史弼違序云
孛端叉兒母阿蘭一乳生三子季即孛端叉兒種類滋
是爲泰赤烏氏俺巴孩與塔塔兒部結昏親自送女被
執獻于金金人殺之部人立合必勒格之子合必勒遺言以從兄想昆必勒合罕
刺合罕忽圖刺沒太祖繼稱成吉思合罕宋濂王禕等
未見祕史無怪其紀載失實況陶
宗儀諸人所言世次豈足信哉

元史一人兩傳

元史中一人兩傳者如第一百二十一卷有速不台傳
第一百二十二卷又有雪不台傳速不台傳事蹟較詳

且有子元良合台事宜歸并于前一處第一百二十三卷直脫兒傳既附見從子忽剌出至一百三十一卷有完者拔都傳第一百三十三卷又有忽剌出傳第一百三十四又有楊朝晟宋史列傳一百十六若第一百五十卷有石抹也先傳云其先述律氏又改石抹氏欽其生平幾六百字第一百五十二卷石抹阿辛傳云迪列紇氏欽其事不過云歲乙亥率北京等路民一萬二千餘戶來歸太師國王木華黎奏授鎮國上將軍御史大夫從擊鑾州死焉而其事大約相同至欽其子查剌及其孫庫祿滿事則同爲一人更無可疑亦宜歸并于前一處第一百三十三卷孛蘭奚傳目作孛羅奚未知孰是

通按故有重出之病元史中速不台即雪不台完者都元史之速不台即宋史之兀良哈酹征交趾由卽完者拔都顧亭林日知錄嘗指出之又有與宋史重出者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宋史之兀良哈酹征交趾由出者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宋史之速不台即金史重出者又有與宋史重出者元史之速不台即金史北歸者又有與金史重出者元史之速不台即金史粤西北歸者又有與宋史重出者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宋史之兀良哈酹征交趾由史之誤之碎不解圓汴京擄金妃后及宗族北去者其所以致誤之故皆由蒙古以國語爲名譯作漢字但取其音以相同其字不必盡同也元人以國語爲名或取顏色如察罕者白也哈剌者青也闊闊朮青也或取數目如朶兒別者四也塔木者黑也昔剌者黃也忽蘭者紅也孛羅者五也只兒瓦歹者六也朶羅者七也乃蠻者八也也孫者九也合兒班荅者十也忽陳者三十也乃顏者八十也秃滿者萬也或取珍寶如按彈者金也納失失者金錦也失列門者銅也帖也速不台者鐵也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吉祥如伯顏者富也只兒哈郎者快樂也阿木忽郎者安也賽因者好也也克者大也蔑兒干者多能也或取物類如不花者牯牛也不忽者鹿也而思巴者虎也阿爾思蘭者師子也脫來者兎也火你者羊也昔寶者鷹也昂吉兒者鴛鷖也諸如此類豈漢人所能悉辨故修史不能無誤所可異者舊唐書列傳五十一既有王求禮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禮七十二既有李熙靜一百十六又有李熙靜改其事迹實係一人並非偶同姓名此則修史者之草率也至如遼史有兩蕭排剌噶一在列傳二十一在列傳二十三又有三耶律北卜嘉一在列傳二十六一在二十九一在四十一金史有兩達蘭一在列傳第十一在十五又有四羅索舊史作婁室其三俱在五十七同爲一傳當時以大婁室別之又有兩額爾克舊史作訛可時以草火訛可板子訛可別之此則名雖同而人各別蓋遼金元人皆以國語爲名

通鑑續左傳

資治通鑑序

宋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諸刻本皆不載餘姚盧學士文弨從宋本鈔得刻入羣書拾補文云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煇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于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

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
摭傳閎羅天下放失舊聞放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
閉首記軒轅至于獲麟止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
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于聖人褒貶出于至
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英考雷神載籍萬幾之下未
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
迹俾就祕閣編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
光之志以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
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
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

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
臣切磨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
休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
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辭令淵厚
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
十六卷列于戶牖之閒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
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册牘之淵林矣荀卿有言
欲觀聖人之迹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
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閒焉者自餘治世盛王
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敎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
得聖賢之一體孟子所謂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
于荒墜顚危可鑒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覆轍之漸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
以著朕之志焉耳朱云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聖
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進讀面賜御製序令
候書成日寫入文弨曰案英宗以治平四年正月崩神
宗即位踰年改元故此仍繫以治平也據玉海是年十
月己酉初御邇英即此所云初開經筵也己酉四日也
九日乃甲寅也英宗命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光
先以戰國至秦二世爲八卷名曰通志進呈英宗悅之

命續其書神宗經筵進講者當即此八卷之書其合成
二百九十四卷乃元豐七年所上序不應預定卷數者
當云勒成若干卷今序有卷數者書成日寫入所加也
又進資治通鑑表宋本結銜端明殿學士云云在表後
諸刻本則移于表之前次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凡二
行諸刻亦皆有次開列銜名云檢閱文字承事郎臣司
馬康同修奉議郎臣范祖禹同修祕書丞臣劉恕同修
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臣劉攽編集端明殿學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凡五行卑者
在前尊者在後諸本無次奬諭詔書敕司馬光修資治

通鑑成事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襄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次一行云十五日丈弨白諸刻本在奬諭前非是此敕所署日應在後鶴壽案溫公通鑑治平三年劉攽公乃刪定為八十卷元豐七年成書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為三百二十三家元豐閒成書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為三百二十三家元豐閒成書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為三百二十三家元豐閒

巖誤原本殘缺從永樂大典宋字亟中校補僅佚徽欽兩朝蓋因當時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錄因踵司馬光通鑑例采一祖八宗事作此書以光修通鑑時先成長編蓋謙不敢言續通鑑故但謂之續通鑑長編文獻通攷卷一百九十三載其進書狀四篇一隆興元年知榮州時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十七卷上進一乾道四年爲禮部郎官時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一百八卷上進一淳熙元年知瀘州時纂輯治平以後中興以前六十年事迹二百八十卷上進一淳熙九年知遂寧府時以文字太繁本末頗難立見略存梗概庶易檢尋掇爲建隆至靖康舉要六十八卷上進卷數與今不符今本後人所分也逐條之下亦仿光攷異例參校諸說定其眞妄愚謂唐三百年長編凡六百卷刪爲八十卷刪本存而六百卷斷不能復存以史家自有體裁學者之心思不得疲耗于泛涉即宋史藝文志亦但載燾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而已李氏作說文五音韻補其于文字既淺謬而此書特輯其本朝事專務多采亦復何爲葉水心推重以爲春秋之後僅見此書其說不知于意云何即如太祖大事莫過于禪授而攷之長編亦不過綴拾湘山野錄蔡惇

直說終歸虛浮夫太祖原非被弒但觀宋后之見晉王而愕然且謂吾母子之命繫于官家之手則太宗不臣之心固彰彰矣長編殊不能微而彰也鶴壽溪李仁父表進續資治通鑑長編玉海云乾道四年四月丙辰禮部郎李燾言臣于去年八月奉旨從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待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祕閣臣尋于十四日賜對面奉旨令早投進又令給札臣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內建隆元年至太平興國元年太祖一朝事迹雖曾于隆興元年其表投進後來稍有增益謹重錄進治平以後文字更加整齊節次修寫臣此書非可便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于繁猶光志云爾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上進五月壬戌朔詔燾纂述有勞特轉兩官六年三月二日詔降下長編付祕省令依通鑑字樣大小繕寫仍將李燾銜位列于卷首依光衛位修寫淳熙十年三月六日燾爲遂寧守始上其全書

薛應旂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應旂字仲常常州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歷浙江提學副使明詩綜第四十二卷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三十三年進士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

薛應旂王宗沐通鑑

明史第二百二十三卷　薛書成于嘉靖丙寅王書成于隆慶丁卯薛官終于浙江提學改陝西王官終于刑部左侍郎奉敕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贈刑部尚書謚襄裕今各據其書中列銜書之二書同時修纂各不相知要其空陋同也

九朝編年備要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宋莆田陳均誤均字平甫號雲巖又號壺山書成于紹定二年己丑有建安眞德秀長樂鄭性之及朝議大夫直敷文閣知漳州林岊三序眞序載西山先生集均幼侍從祖丞相正獻公得其家學

盡獲覩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患篇帙之繁刪煩撮要輯成此編大旨本于李氏正獻乃陳俊卿在宋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二卷與化人而均莆田人者福建路興化軍領莆田縣備要列名以縣言之而傳以軍言之傳如此者甚多要之此傳之謬也古人著書但有單著其縣者而無單著其州軍者洪邁在宋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二卷惟修欽宗實錄多本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此事稍覺可議立朝固無瑕玷況又係酷之子而宋史俊卿傳俊卿劾奏洪邁姦險譏佞不宜在左右罷之則俊卿議論未爲公平其書有均自序假或人謂之者曰僭曰疏曰舛空難空解豪無實語知均智無所見聊以自喜而已乃又言通鑑綱目義例精密綱者春秋書事之法目者左氏備言之體自司馬公之作至是始集大成不復遺憾均竊不自揆放而依之均推奉綱目豈知綱目本出趙師淵手均之書實尚出李燾下也

書有凡例一卷有正例有雜例凡十五條其餘尚有變例該括不盡則不能盡書災祥沿革號令征伐生殺除拜宰執拜罷貶降薨卒以上爲正例行幸賜宴繕修郊祠賞賜進書振恤蠻夷朝貢蠻夷君長死立其例或云

隨事斟酌而書之或云今參酌用之或云有關係則書之空滑極矣雖有例實無例也所載引用書目只二十一種竊恐子虛亡是者尚不少端平初有言于朝下福州取其書得初品官蓋宋人進書冒濫得恩數者至末世益多

陳桱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四明陳桱子經輯有至正十年庚寅桱自序又有至正十八年戊戌臨海陳基敬初二十一年辛丑鄱陽周伯琦伯温二十二年壬寅齊郡張紳士行三序陳腐迂謬淺陋空庸不但不可取亦且何足辨

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成化十三年商輅萬安等修成上進而周禮張時泰遽爲發明爛時文頭巾三家村教書鈔騰舊籍陳陳相因吾何暇觀之

以上三種惟商氏書不成書而其名尚正若陳均既自幼酷嗜李燾書又言大旨本李氏而書仍照綱目體分爲大字小字然猶曰書名九朝編年也若陳桱名通鑑續編書全依綱目此眞不辨菽麥者鶚

太祖至欽宗九朝事迹大半以李燾長編爲藍本而益以各帝日録實録諸書其所載宋尚爲簡要至陳桱通鑑續編紀遼在唐及五代時事一卷而其起首一卷紀盤古氏至高辛氏蓋本于胡宏皇王大紀此則開卷已大謬矣司馬光稽古録劉恕通鑑外紀蘇轍古史皆起自伏羲而皇王大紀則起自盤古此乃小記家言豈可以登諸史傳若商輅續通鑑綱目更不足觀即如宋史宰宗紀嘉泰元年三月臨安大火四年三月臨安大火而續通鑑綱目重載二災于嘉定蓋爲五行志所誤而未之檢也

邵氏史學

宏簡録二百五十四卷邵經邦誤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明正德十六年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嘉靖三年坐言事謫戍其書續鄭樵通志起唐五代迄宋遼金凡六百六十四年但改本紀曰天王不知本紀史臣題目之詞不分帝王若天王則春秋所以稱天子周王號加天以別僭王者秦以下兼皇帝號而改曰王似未可傳則分爲十一等首宰輔次功臣次侍從次臺諫次庶官次皇后公主次系屬次儒學次文翰次旌德次雜行但宰輔中因削去姦臣一目而李林甫盧杞崔允柳璨與房杜姚宋漫然無分雜行中如逸民一門竟與佞倖宦官及叛逆之藩鎮竝列亦似未妥且諸臣既以爵敘而秦檜反居岳飛之上韓柳歐蘇入文翰與胡曾許渾李公麟周邦彥漫然無分亦未妥又訾唐書段秀實顏眞卿不入忠義因入之旌德使段顏與安金藏輩漫然無分宋史爲宋作乃以忠于周之韓通冠宋忠節之首反譏舊列周三臣爲謬三臣中李筠李重進俱入五代周臣獨

韓通雜宋臣中亦不可解彼作宋史者見歐已無傳不得不補于宋史如邵氏則儘可以二李與韓皆入周臣乃入宋臣此何說乎甚且文信國之名亦混入康保裔一流尤屬欠妥大凡前史成例非甚不得已不可輕爲增删竄改也聊論之如此

蛾術編卷十一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迮鶴壽參校

說錄十二

越絕書

越絕書十五卷不著誤人姓名王充論衡案書篇云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今作越絕書似譌然其篇末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楊愼云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于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屈原同名平字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此言似確至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卽其人則謬既稱會稽又籍臨淮既稱太伯又字文術任意撝搪非也鶴壽案明之楊升庵今之毛西河其所著論止圖眼前好有不攻自破論衡云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表索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通之紙銘若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秝劉子政楊子雲傳及杜預左傳後序者甚詳

汲郡竹書紀年注乃晉武帝命束晳隨款二人誤今有約按者云沈約誤然隋經籍志載紀年並無約注梁書約本傳亦無此言

高誘注戰國策

高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雅雨堂有刻本或云此即從鮑彪本中抄出以東西周互易其次而已並非高氏原本尚存而別有人傳之俟再攷

姚宏曰隋經籍志劉向錄三十四卷高誘注二十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闕二卷高誘注增多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王應麟曰劉向校定三十三卷紹興中鮑彪升其第二卷爲首又自更定訓釋吳師道曰項戚余辨正鮑彪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之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誤之意近黃丕烈所得宋槧而姚宏曰隋經籍志劉向錄三十四卷高誘注二十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闕二卷高誘注增多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王應麟曰劉向校定三十三卷紹興中鮑彪升其第二卷爲首又自更定訓釋吳師道曰項戚余辨正鮑彪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之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誤之意近黃丕烈所得宋槧而姚氏本後有跋云戰國策經鮑彪散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姚宏校正本傳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本博采佳且謂于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歎其絕佳且謂于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前輩勘對疏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紙天啓中得諸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紙墨精好此得本諸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紙墨精好此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重校刊之謂虞氏雅雨堂刻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而實失其眞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中是厚誣古人矣今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札記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氏致誤之由而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于宇句者亦下已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云云然則既經黃氏重刻雅雨堂本可棄置矣

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知劉川姚宏亦注是書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朴元祐初在館中取會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并集賢院新本定

劉向所著

漢劉向傳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此二書明何良俊刻甚精又序次列女傳凡八篇向西漢之俗儒其書傳世甚多頗俚鄙而附會遠不如其子歆又有列仙傳其敘見御覽卷六百七十二

南部新書

宋史錢惟演傳從弟易字希白著有南部新書予藏有抄本

錦里耆舊傳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前應靈縣令平陽勾延慶誤開寶

三年祕書丞劉榮得此其詞蕪穢請延慶修之改曰成都理亂記天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乾德四年百餘年蜀事大略具矣續傳蜀事大略具矣乙丑迄祥符己酉自平蜀之後朝廷命令官僚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之迹皆略載之知新繇縣太常博士張約爲序及正德閒愼獨精舍刻文獻通攷引陳氏說誤脫去四年百餘年蜀事大略具矣續傳蜀人張緒所誤起乾德凡二十二字朱竹垞誤據之遂云慶誤續傳且有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之迹又惜張約序已亾不知慶所誤竝非續傳續者自是張緒李

順等載緒書張約序亦是序緒書竹垞皆誤而近人更謂此書開寶中作不應預見祥符皆爲誤本文獻通攷所誤鶴壽案錦里耆舊二傳蓋記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時事也書錄題解作八卷而今本止有四卷書錄題解謂起唐懿宗咸通九年而今本起唐僖宗中和五年當陳振孫所見別是一本與

青溪弄兵出師二錄各一卷皆王彌大輯弄兵錄跋云

青溪弄兵出師二錄

方勺仁聲作泊宅編此事載在第五卷嘉泰元年四月十日王彌大約又命表姪陳知新時在金陵出師錄跋云青溪方臘事迹余既于方勺泊宅編錄出今觀國朝續會要二百五十三卷出師門專載方臘事則又錄出

以參攷前書嘉泰改元夏至日王彌大識此錄記方臘事與宋史宦者童貫傳附方臘所載無異惟南監板臘睦州青溪人世居縣堨村當依弄兵錄作石堨村而北監板亦脫石字方勺泊宅編在商濬稗海第三函其下卷載方臘事亦作碣村

北狩行錄

北狩行錄一卷蔡京之子絛所誤攷宋史姦臣蔡京傳京子八人絛先死攸翁伏誅絛流白州死絛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初不言絛從太上皇北遷錄中之言未審虛實每自稱都尉知其尚帝姬也有一條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楥駙馬都尉劉文彥首告太上謀反金國云云自敘已之周旋患難忠赤之狀計宋南渡後人恨蔡氏刺骨未必有人假絛名爲書以欺後世姑存之鶴壽案同時曾助以靖康二年從宋徽宗入金至建炎二年南歸著有北狩見聞錄一卷此係自所親歷當爲信史若蔡絛之書則眞僞莫辨

南燼紀聞

南燼紀聞一卷記金兵圍汴二帝北行事託名辛棄疾攷宋史本傳棄疾歷城人少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始筮仕懷英遇坎罔事金棄疾得離決意南歸自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爲掌書記紹興三十二年

京令棄疾奉表歸宋時年方二十三則棄疾以紹興十年庚申生靖康閒棄疾尚未生何由知其事而書中乃似朝夕隨侍二帝北行者所記全不可信鶴壽案自古小人皆有悔過之心蔡絛既爲小人之子見父子兄弟俱遭誅殛幸而得尚帝姬免于遠竄乃託言從太上皇北行竭力周旋以冀自附于忠貞則北狩行錄之作必出自絛手無疑獨辛幼安詞賦翩翩南歸之後累官浙東安撫使進樞密承旨德祐初追謚忠敏行事甚著乃有人爲作南燼紀聞壞其名而不論其世此不可解者

三朝北盟會編

三朝國史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徐夢莘誤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紹熙中爲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直祕閣自序曰靖康之禍古未有也揆

欽造端誤國首惡罪有在矣試問誤國首惡爲誰曰王安石也不但趙良嗣郭藥師非首惡即童貫亦非也即蔡確蔡京亦非也即呂惠卿章惇亦非也安石以陋謬淺妄之學術以狡狂鷙之性情始而戾主倚爲金湯終之羣凶奉爲魁帥流毒至于生民塗炭宗社爲墟洵可云滔天首惡矣其中採秦桧論兵機三事劄子賊桧初心原非遽欲爲金妾細而其中叵測則有見于初進讀時其書終于金主亮被弑金世宗立可謂識體鑑毒未亂天下皆以貨財安石之亂天下獨以文字宋神宗詔王元澤修三經義安石爲之提舉蓋以相臣之尊所以假借之義正合

焚椒錄

焚椒錄一卷遼王鼎譔案遼史道宗本紀清寧八年六月御清涼殿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本傳作五年擢進士第誤也仕至觀書殿學士又本紀太康元年十一月辛酉皇后被誣賜死殺伶人趙惟一高長命竝籍其家屬其被誣之由因乙辛誣后與趙惟一亂鼎載之最詳而遼史于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傳甚略惟錄中言后所以取禍有三曰好音樂能詩善書則與史后妃贊內度曲知音爲致誣嗾之階者正合又遼史順宗濬傳濬即宣懿所生后死太子亦廢死後道宗知其冤諡昭懷太子子延禧即天祚皇帝而公主表道宗之第二女糺里亦宣懿所生以匡救天祚竟誅乙辛鼎錄未之及若

之首而不知其爲亂天下之書也晁公武曰周禮王莽簒取而行之則致大亂宋設經義局安石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以所謂新法盡傅蓍之而寒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安石期盡行周禮始少異始馬氏曰是也久之禍難竝起與蓍會無少異矣周禮時所謂與亂同事邪閽若豫曰荆公爲江東提點刑獄退而精思至忘寢食荆公遇語連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寢食荆公博辨驍人莫敢與抗衡獨呂晦叔以精識約言服之屈服之者不覺消釋荆公之屈服之者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荆公之屈服之者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荆公之屈服之者不自勝一詣長

葉隆禮諸人絕不一見其名九荒率

山海經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云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鶴壽案先生據趙氏之說以為山海經皆伯益所記此不過言其大略耳其實細別之有作白禹益者有述自周秦者有傳自漢人者五藏山經二十六篇禹益所作禹與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並其遠近類別草木鳥獸禹貢稱奠高山大川爾雅稱三成為昆侖邱孔子告子張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列子引夏革云呂不韋引伊尹書云多出此經故知二十六篇禹益所作禹貢又稱導岍及岐既旅衡漳又東北會於滏口東北流注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其文與山經相似釋海內經一篇似釋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則周秦人所述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按其文有圖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鼎亦于泰故其先時人猶能記其圖以著于册至劉向校經并而為十三篇班固作藝文志依之無大荒經以下五篇其大荒經四篇似釋海外經海內經則漢人所傳故其篇中有成湯有王亥僕牛劉秀又釋而增其文以附于後凡得十八篇畢秋帆曰海內東經末云岷山江首至漳水出山陽東北古水經也隋經籍志皆有水經二卷郭璞注無誤人姓名皆次在山海經後當即此也其文云涇水出長城北山沅水出象郡鐔城西則知是秦人所著餘暨彭澤朝陽淮浦之類皆漢縣名則知是劉秀所釋乃水經注云山海經胡之次禹紀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誤以此水經為禹書也

世楷堂藏板

水經注

杜佑通典曰攷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誤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贍解釋固應精當訪求久之方得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湝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前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已後纂敘也景純注解又甚疏略亦多迂怪王應麟困學紀聞曰經云武矦墜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矦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江水東徑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武矦之地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已後人所為也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誤隋志云郭璞注不著誤人舊唐書志云郭璞誤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于璞也新唐書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誤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與按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為此書而後人附益今郭注不傳按杜氏引四事竝水經之文王氏引五事僅魏興安陽一事屬水經餘皆酈注誤入經者水經濁漳水東北過信都縣西注敘張甲河右瀆稱長樂耳今攷水經之例所序一水不重舉水名重舉乃注也其因注繁分作數卷卷首更舉水名者後人妄

加凡經竝曰過注則曰逕閒有傳寫互譌者不過三五處凡經無有言故城者言故城皆屬注經文注文各有承接起止自王應麟之前已殽亂後人經注不辨故謂水經非一人一時所作歸之桑欽又歸之郭氏酈氏附益臆說紛然無足怪也鶴壽案水經有二書一是郭璞注止有三卷自岷三江首至淳水出山陽東今附于山海經海內東經之末者也一是酈道元所注凡有四十卷自河水篇至禹貢山水澤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員水止百二十三脫逸十有四水蓋在五卷中也通鑑地理通釋引水經四事惟魏與安陽一事屬經文餘三事咸酈注之說為經故其作書時世益莫能定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無庸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水名不得不重舉經文敘次所過郡縣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于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共以多

東入淳于易水注引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淶于濡水注引桑欽曰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于盧水今水經皆無之則安得以為桑欽所誤哉

又按桂陽郡漢寧漢順帝永和元年立吳改曰陽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晉寧而水經鍾水北過魏寧之東注云魏寧故陽安也縣南西二面岨帶清谿蓋魏得寧其地在水西吳得陽安其地在水東北吳魏接境各分有漢寧耳作水經實魏人故無晉太康已後郡縣名水經注四十卷宋時已亾五卷今之卷帙及目錄乃後人妄分以就四十之數而舊目不可復覩矣卷二十九沔水下攷其地當在卷二十八沔水中之前卷三十三之末水經云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卷三十四之首仍屬此條注文因經誤入注注誤為經遂裂在異卷也鶴壽案戴東原按水經注序其略云酈道元不言水經誤自何人唐藝文志始以酈道元所注有三卷自岷三江首至桑欽誤欽在班固前固嘗引其說與水經違異晉以來注水經凡二家郭璞注唐時猶存杜君卿言二家皆不詳所誤者名氏崇文總目云水經注亾者五卷今所傳即宋之殘本後人又加割裂以傳合四十卷之數如注大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訛列為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唐六典注云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員水止百二十三脫逸十有四水蓋在五卷中也通鑑地理通釋引水經四事惟魏與安陽一事屬經文餘三事咸酈注之說為經者故其作書時世益莫能定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無庸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水名不得不重舉經文敘次所過郡縣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于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共以多

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雖經注相淆而尋求端緒可歸條貫善長于經文治水至小廣魏解之曰即廣漢縣也于鍾水過魏寧縣解之曰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然則水經上不逮漢下不及晉初實魏人纂敘無疑今案戴氏于水經實在攷按一番故其所言皆出心得先生襲取此序但補出通與全文及通鑑地理釋全文而改作田學紀聞而已

元和郡縣圖志

舊唐書李吉甫字宏憲趙郡人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于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今此書抄本流傳甚多而名為元和郡縣圖志竊以唐與漢不同當稱郡縣不當稱郡國且今書圖已亾獨志在不得省志字舊傳所載其初成書時未定之名

也河南府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造上距吉凶卒已四十九年則此書後人附益者多矣鶴壽案是書名稱不一舊唐書憲宗紀云元和八年李吉甫進元和郡國圖三十卷十道州郡圖五十四卷唐會要作元和州縣郡國圖新唐書藝文志云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五十四卷十道圖十卷宋國史志作元和郡國志中興書目云自京兆府至隴右四十七鎮皆圖在篇首今本四十卷并目錄二卷圖闕題爲郡縣圖志

江南浙江通志

各省通志繁矣已甚姑就江浙二志評之江南遠勝浙江即如江南有建置沿革表浙江無之江南職官志各代皆有總論頗見翔目而浙人惟務汎濫抄撮而已修江南志者顧棟高復初陳祖范晁復兩先生潛心經史

不肯徇俗不肯欺人學有本原所以有此鶴壽案江南通志趙公宏思所修黃之雋主裁之尚有未按正處浙江通志嵇公曾筠所修引書必載原文以見信而有徵豈得譏其汎濫邪

八府一州志書

今江鎮常蘇松太嘉湖杭八府一州雖分隸江浙其實乃同鄉也江寧府北瀕大江而東接鎮江之丹徒鎮江府北瀕大江而東界常州之武進常州府北瀕大江而西接鎮江之丹陽東接蘇州之吳縣常熟蘇州府北瀕大江而南界浙江之嘉興西界常州之無錫松江府東南二面皆界大海而西界蘇州之崑山太倉州東南二面皆界大海而西界蘇州之新陽北界蘇州之昭文嘉興府東南二面皆界大海而北接江南之震澤西接湖州之歸安西南接杭州之仁和湖州府東接江南震澤西界安徽廣德南界仁和北界太湖杭州府東界赭山海口西界桐廬南界蕭山北界湖州之德清江寧爲兩江總督省會蘇州爲江蘇巡撫省會杭州爲浙江巡撫省會此八府一州利害休戚皆共之蓋西北江寧府句容縣之良常茅山下接金壇竝連寧國廣德諸山迤邐而南直至吳興德清諸山以迄于天目其西皆山也山中之水滙于太湖爲之胷腹而東面

皆海爲之尾閭北則揚子江南則錢唐江中閒一塊約略方正其上游爲壩以攔截之下流爲閘以啓閉蓄洩之故利害休戚皆共之也

抄本建康實錄二十卷宋史藝文志有此書宋嘉祐四年及紹興十八年凡兩次雕印子所得者惠紅豆先生抄本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南宋理宗景定二年金華馬光祖父以資政殿學士爲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軍府事屬其幕僚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豫章周應合誤開書局于郡圃鍾山閣

下首留都錄次地理圖次表次疆域次山川次城闕次
官守次儒學次文籍次武衛次田賦次風土次祠祀次
傳次拾遺始于三月成于七月僅五閱月而書成竊意
其草率必甚而其書甚有條理雖乾道慶元兩經修輯
應合僅續六十年之事而其才實有過人者內表起周
元王四年越城長干時凡千七百載以時地人事分之
僅三卷不似後來地志之濫也鶴壽案是書首列留都
二年即金陵爲建康府遂爲留都重鎮故也
次列圖表誌傳四十五卷末附補遺一卷
四卷蓋以宋高宗建炎

今江寧府治江寧上元二縣而句容即瀕江下連鎮江
鎮江府領四縣丹徒爲治所京口名義見十七史商榷

絶高曰京因山爲壘望海臨江非京都之口也又京口
一地而有六稱見商榷想唐以前宋山謙之南徐州記
已亾宋以前必有爲京口志者而今無存
咸淳毘陵志三十卷攷宋毘陵志教授三山鄒補之所
誤十二卷見宋史藝文志及陳氏書錄解題今不傳今
本乃咸淳四年郡守四明史能之重修能之係司封郎
中史彌鞏第二子嵩之之叔父終身以引嫌避權勢眞
賢者也然但稱其進士不言歷官太闕略矣能之序自
言淳祐辛丑予爲武進尉時宋公慈爲守病舊志太略
俾鄉之大夫士增益之越三十年余來守取而閱之猶

故也乃命同僚與郡士博習者網羅見聞又取宋公未
竟之書于常簿季公家謄者正缺者補闕旬月而成宋
公所病太略者大約鄒氏書史所修則仍宋公本又
續三十年事也合諸家本抄之尚缺第二十卷一卷詞
翰門第四卷後忽列技藝一門乃元延祐時人增入于
清言寫荷花事蓋鄉里無知之輩所爲卷首列圖有東
至蘇州府西至應天府云云非史志之舊必史圖已佚
後人取明志妄補者
吳地記一卷陸廣微誤附後集一卷攷吳江縣五代所
立廣微唐乾符閒人而已有吳江縣何也前記出唐人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元豐七年州民前許州司戶參軍

朱長文誤自序稱舊圖經係大中祥符閒命官編輯今
亾存矣由祥符至元豐七十年未有紀述朝請大夫臨
淄晏公出守是邦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屬長文綴緝
乃作是記凡圖經已備者不錄鶴壽案故爲書此書既精且博
雖止三卷而所
列實有二十八門是地志之佳者
吳郡志五十卷范成大誤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云
初范公爲吳郡志成有譁者曰是書非石湖筆守憚弗

耿刻紹定初元廣德李庾壽朋以尚書郎出守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斯志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補水軍等皆未載于是會校官汪泰亨增所缺遺書來屬汝談序（鶴壽案致能于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後出守成都官至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生長吳郡故于吳中典故事迹以及名門望族無不洞悉本末此志凡分三十九門極其詳贍汪泰亨不逮也）中吳紀聞六卷淳熙元年宣教郎賜緋魚袋龔明之誤淳熙元年歲在甲午南宋孝宗即位之十二年序稱今年九十有二則生于北宋神宗元豐六年癸亥此書皆記吳之文獻（鶴壽案龔明之在范成大以前其書博采吳中故老之嘉言懿行以及風土人文凡

世楷堂藏板

圖經所未載者賴有是書以補之）吳都文粹六卷蘇臺鄭虎臣集虎臣殺賈似道實爲快士此書搜輯鄉邦詩文有關典故者紹熙雲間志三卷紹興四年癸丑仲冬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借緋楊潛誤此書六月編次十月書成凡南渡後志書大約如此蓋前人已曾編類今特重加整理故詳略倒置已甚係舊物姑存之此外又有澉水志載鹽邑志林（鶴壽案元代松江府華亭縣亦隸嘉興路故嘉禾志兼載之其分樓閣堂館亭宇爲三卷未免凌雜鹽米若其錄碑碣至十一卷之多固攷據者所需也澉水志八卷紹定三年鹽稅官羅叔韶使常棠爲之首列輿圖分爲十四門其書止有四十頁最爲該括澉水鎮在海鹽縣東三十四里）海南滙青浦其實只華亭一縣地故雲閒志足以該之今松江府領七縣華亭舊縣爲治所餘則奉賢金山上海南滙青浦其實只華亭一縣地故雲閒志足以該之觀但出近代無存

咸淳臨安志一百卷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兼知臨安
軍府事潛說友誤內闕第十六卷圖十頁第六十四卷
人物歷代列傳第九十卷紀遺門紀事第九十一卷首
闕二頁第九十八卷第九十九卷俱紀遺門紀文第一
百卷紀遺門歷代碑刻目共五全卷并缺頁較宋竹垞
所抄多二卷盧文弨從鮑以文不全宋抄本補入者而
圖十頁及九十一卷之首二頁則竹垞不言想竹垞亦
缺也鶴壽案周彥廣誤乾道臨安志第一卷記宮闕宮
臨安志亦倣其體例自第一卷至第十五卷先敘行在至第十六卷以後乃為府志得體所以別于府志也故咸淳
乾道臨安志殘本臨安府尹長興周淙誤本十五卷今
僅存一卷至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譏其首卷為行在
所于宮闕殿閣全不記載案彥廣于宮闕殿閣非全不
記載但太略耳至于官署橋梁園亭坊巷及職官姓氏
實為潛志藍本

謂地志不可用古名太迂

閻若璩謂蘇明允嘉祐集不得稱老泉集老泉乃是子
瞻其實宋人皆已稱為老泉矣至謂楊君謙循吉方沐
髮王守溪以新修姑蘇志投之楊瞥見其題籤以水灑
地麾而去之直斥為不通謂蘇州府志不得稱姑蘇也
則迂謬已甚宋人所修地志無有不用古名即唐以前

如吳地記洛陽伽藍記荊州記西京雜記華陽國志南
徐州記錦里耆舊傳何嘗不用古名乎

西域記

新唐書太宗文合浦公主傳降房遺愛御史劾盜得浮
屠辨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初浮屠廬主之封地會
主與遺愛獵見而悅之具帳其廬與之亂更以二女子
從遺愛私餉億計至是浮屠誅死殺奴婢十餘玉海唐
西域記十二卷正觀中元奘譯辨機誤元奘徧歷西域
一百三十八國因記其山川聚落風俗古跡之詳一云
元奘所歷一百一十國傳聞二十八國山川風俗釋氏
事迹皆錄案西域記十二卷予得自釋藏每卷首題三
藏法師元奘奉詔譯大總持寺沙門辨機誤前有序不
署何人誤文云元奘輒隨游至舉其風土不有所敘何
記化洽今據聞見于是載述據此似元奘述之辨機記
之又言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竊意
斷無同時僧有兩辨機之事以一浮屠沙門乃意在誤
述亦理所無然載在正史者不可不信而又有尚書左
僕射燕國公張說製序稱法師諱元奘姓陳氏潁川人
與令兄長捷法師蔥山矯迹畢究方言于是詞發雌黃
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製三藏聖

敎序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載述聖記五百七十
九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而絶無一言及
辨機攷今聖敎序元奘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
詢求正敎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
宣揚勝業與張說序合西域記國數亦與玉海所言一
百三十八國合而其書究係元奘作乎與辨機同作乎
荒虛誕幻吾何由而知之鶴壽案新唐書藝文志有程
策中天竺國行記十卷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
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詔史官誤西域圖志六十卷裴
矩西域圖記三卷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一卷以上五
書編在地理類而元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注云姓陳
氏缑氏人辯機西域記十二卷則皆
載在釋氏類本不以當地理志也

總述云索訶世界舊曰娑婆世界
又曰娑訶世界有四洲焉東毘提訶
洲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南贍部洲舊曰閻浮提
又曰剡浮洲西瞿陀尼洲舊曰瞿耶尼又曰俱耶尼北拘盧洲舊曰鬱單越
又曰鳩樓遠西艾儒略職方外
紀云大地全圖之外另各設爲一圖曰亞細亞中國在此洲內
曰歐邏巴大西洋在此洲曰利未亞曰亞墨利加其墨瓦蠟尼
加一洲則居極南西洋人亦未到故圖不立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沈楙惠校刊

說錄十三

唐六典

新唐書韋述傳開元詔修六典徐堅搆意歲餘歎曰吾
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誤定述
始纂周禮六官官領其屬事歸于職規制遂定案今本
係王文恪鏊所刻鶴壽案新唐書藝文志云開元十年
起居舍人陸堅被詔集賢院修六典
元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說
知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暇余欽咸廣業孫季
良韋述參誤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爲制蕭嵩知院加
劉鄭蘭蕭晟盧若虛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
九齡加苑咸二十六年書成唐會要云六典三十卷歷
十六年知院四人參誤官十二人內自省臺寺監外鎮
成歲濱關津上自三師三公令丞曹掾簿尉貞元二
年定班序每班以尚書省爲首及監察祕祭元和元年
高郢奏弊嚴及牛僧孺奏升諫議爲三品皆據六典宋
熙寧十年命劉摯等校六典元豐三年禁中鏤板以摹
本賜近臣及館閣曾子固曰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
及唐虞以至開元典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述作者
前有明皇自序篇首皆稱御誤李林甫等注惟第四篇
則曰張九齡等奉敎誤今案修誤六典者不止十二人
據賈知章傳云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薦知章及徐堅
趙冬曦入院誤六典則是有十四人也徐堅之薦在前
出自張說韋述之薦在後出自蕭嵩至張九齡于開元
二十三年已罷中書令而第四篇猶謂九齡奉敎誤蓋
未改耳

唐開元禮

唐開元禮一百有八卷前有序例三其餘吉禮七十五賓禮二軍禮十嘉禮十八攷當時尚有凶禮二十朱竹垞稱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許敬宗李義府手削去國恤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則是開元禮無凶禮矣且即嘉禮竹垞言有四十卷則合前凡一百三十而此本祇十八何也蓋此書已亾于宋明季人鈔提通典僞爲之

鶴壽案先生所言開元禮數卷蓋據集賢注記所載也新

唐書禮樂志云儀以掌五禮

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紹爲禮

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列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誤述

十四年述事舍人王邕上疏請刪去禮

世楷堂藏板

歷年未就而說卒蕭嵩代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誤定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始備藝文志則云張說引王邕就集賢院詳議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邱卸陸善經洪孝昌誤緝蕭嵩總之而又有蕭嵩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開元禮類釋二十卷韋渠牟貞元新集開元後禮二十卷今案開元禮百問二卷蓋本貞觀顯慶二禮修之也禮樂志云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之禮增以天子上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十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是貞觀禮有凶禮也唐會要云永徽二年議者以貞觀禮未備詔長孫無忌等十三人刪定勒成一百二十卷二百九十九篇至顯慶三年奏上之蕭楚材孔志約以國恤禮爲豫凶事敬宗義府然之于是刪去是顯慶禮雖去國恤五篇尚有凶禮六篇也至于開元禮不獨慶先生所據集賢注記明言凶禮二十卷唐六典亦云五禮之儀吉禮圜丘至拜陵其儀五十有五賓禮蕃國朝至燕蕃使其儀有六軍禮親征至讎

其儀二十有三嘉禮皇帝加元服至宣赦其儀五十有八奈何疑其無凶禮振荒至王公禮制通謚其儀十有八

世楷堂藏板

朱子家禮

宋史儒林廖德明傳德明在粤刻朱熹家禮此書家置一編尊之如經典然皆俗刻本也商邱宋犖刻甚精而書則與俗本無異惟予鄉試座主東昌鄧先生諱鍾岳所刻係照宋板付梓子未見寶應王氏懋竑白田州堂文集力辨此書非朱晦菴作

唐律疏義

唐律疏義三十卷唐長孫無忌等誤崇文總目史部刑法門有律疏三十卷當即唐律蓋無忌等進表亦稱律疏三十卷也但崇文總目爲鄭樵刪削糟粕空存又幾弁郡齋讀書附志兩處史部刑法類皆只有宋人書希經傳寫殘缺訛舛不足憑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讀書後志史部刑法門唐人書只趙綽金科易覽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史部法令類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宋天聖中孫奭誤雖振孫說其十二與唐律合要亦非唐人書也馬端臨通攷史部刑法類明文淵閣書目史部皆無之焦竑國史經籍志史類忽載律疏三十卷雖無作者姓名似是唐人書但宋各家目及文淵閣

目所無焦氏何由得見不過鈔撮崇文總目臚而列之非實見此書焦氏之書大半皆子虛亾是即如法令中首載律本二十一卷賈充杜預誤漢晉律序注一卷律解二十一卷晉張斐誤尚有蔡法度所誤晉宋齊梁律二十卷宗躬所誤齊永明律八卷范泉所誤陳律九卷無誤人名如後魏北齊等律亦概依隋經籍志照樣鈔謄以欺人耳鶴壽案新唐書藝文志云散頒天下格七誤永徽三年上律疏三十卷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唐臨段寶元劉燕客賈敏行等奉詔修永徽四年上刑法志云高宗初即位詔律學之士誤律疏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李敬元劉仁軌又加刊正據此則散頒之後而藝文志反列于前者以所格留司格成于律疏之後而藝文志列于前者以所上年月爲次也

文獻通攷無唐律疏義惟言律文十二卷陳振孫云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而新刊法志云唐律書因隋之舊爲十二篇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廄庫六擅目七賊盜八鬬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亾十二斷獄與今書合

釋名

今世所傳釋名署云漢劉熙成國誤新唐書藝文志小學類劉熙釋名八卷隋及舊唐書經籍志則云熙字成國後漢安平太守著釋名經籍攷云安南太守作安平者誤也古愛東山黎崩誤安南志略內載歷代爵臣云劉熙不知何郡人與薛綜程秉避亂交阯吳志云劉熙論大義韋昭曰熙作釋名八卷物類至煩難復詳究則釋名出于熙審矣乃後漢文苑傳云劉珍字秋孫注云諸本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愚謂不但珍祕相扶此下又言一名寶則當爲祕明矣又云南陽蔡陽人永初中與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永寧元年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延光五年爲衛尉卒官誤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劉珍與劉熙非一人所著似別一書鶴壽案釋名止有一書而著書者實係兩人蓋劉珍撴之于前劉熙續之于後也何以知之高祖諱邦而釋州國篇云大曰邦邦封也光武諱秀而釋天篇云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殤帝諱隆而釋山篇云陵隆也中帝諱炳而釋天篇云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見也其于漢帝諸諱全不避忌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弘農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誤漢亦無安南郡惟三秦記云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安南當是南安之訛中平爲靈帝第四改元已在漢末然則劉熙必爲三國時人矣若劉珍則當生于章帝和帝時章帝在位十三年據本傳云永初中爲謁者僕射延光四年拜宗正永初爲安帝第一改元延光爲安帝第五改元下去中平五年尚有六十餘歲安所得南安郡而守之乎然本傳稱誤釋名三十篇吉之鑒鑒以此知劉珍撰成之也劉珍所著三十篇何以劉熙自序云凡二十七篇曰劉熙本實不止此觀韋昭傳則尚有官爵篇及人見所存者上有二十七篇逸妄改其序文耳

白虎通義

後漢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攷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子所藏者元大德九年東平張楷刻

急就章匡謬正俗

舊唐書顏籀傳字師古注急就章行于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誤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祕書閣今雅雨堂有刻本

章分釋名物極其古雅頗有裨于初學顏師古爲之注正伯厚又爲之補注匡謬正俗八卷師古所誤前四卷論讀經訓詁音釋後四卷論諸書字義字音以及俗語之訛是亦藝林所不可少也

汗簡載僞古文尚書

汗簡所載古文云見尚書者其中多有二十八篇所無而出僞孔氏二十五篇中之字如董字僅字羿字餉字洋字醇字孕字厚字私字之類皆出僞孔伏生所無也則知作汗簡者竟誤信東晉晚出之書以爲眞孔壁所得其識不過如薛季宣一流人即此一端其他所載恐亦未必皆確

夫鼎以載牛羊豕豈數寸所能容其爲宋人僞造無疑郭忠恕所誤汗簡三卷亦此類耳乃夏竦猶信以爲眞古文而竊據之作古文四聲韻五卷可謂無識

十部算經

新唐書百官志算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爲生者二分其經以爲業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緝術緝古爲顓業舊唐書李淳風傳太史監侯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駮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眞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按唐人算學之書列爲功令用以試士者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緝術緝古所謂十部算經是也

鶴壽案算經十書者九章算術一也不著誤人姓名分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句股爲九卷魏劉徽注唐李淳風釋音義一卷孫子算經三也係後人所誤非出孫武分上中下三卷北周甄鸞注李淳風釋五曹算經四也不著誤人姓名分田糧兵曹集算金曹爲五卷劉徽注張邱建算經五也分上中下三卷甄鸞注李淳風釋夏侯陽算經六也亦分上中下三卷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術七也甄鸞重述李淳風釋音義一卷漢趙爽注甄鸞重述李淳風釋音義一卷李籍誤五經算術八也甄鸞誤分上下二卷李淳風注今已亡周髀算經七也出于商周之間自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張邱建又在夏侯陽之後舊有甄鸞韓延注今已亡周髀算經七也出于商周之間分上下二卷漢趙爽注甄鸞重述李淳風釋音義一卷李籍誤五經算術八也甄鸞誤分上下二卷李淳風注今已亡緝古算經十也唐王孝通誤并注書止一卷其書已亡緝古算經十也唐王孝通誤并注書止一卷新唐書選舉志取士之科明算居一限以年數孫子五曹共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緝古三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數術記遺三等數皆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一試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不第蓋唐人以九章海

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八者爲經而
綴術緝古二者不謂之經也術數記遺一卷漢徐岳說
甄鸞注其言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
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上中下
也下數十十變之名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
也中數萬萬變之若名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
也上數數窮則變若名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
也下數淺短計事不盡上數宏廓世不可用故其傳業
惟以中數今案此特假爲博大之言不得事實大所謂
萬萬變之者其由萬至億亦必歷一萬二萬以至十萬
爲一位其歷十萬復然其歷百萬及千萬亦復然極之
億億兆兆無不然舍是無以成算然則不過繁更位數
名稱以巧炫耳日爾三等數當是
乘除諸分及開平羃開立積也

司馬法

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五十五篇宋元豐閒存五篇編入
武經七書內仁本天子之義二篇最純

史炤通鑑釋文

顧炎武重刻廣韻序云史炤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于廣韻者甚多顧氏未必見通鑑釋文此說不知何據鶴壽案王伯厚曰通鑑釋文三十卷史炤誤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上

文淵閣書目有冊數無卷數所載通鑑多者一百四十冊少者七十冊有胡三省通鑑音注一百六十冊蓋已散入正文者也它如司馬公自誤之目錄及異稱古錄及詳節前例少微前編皆有而獨無史炤釋文

劉攽七略

漢成帝即位詔劉向領校中五經祕書河平中劉歆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哀帝即位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

十七史

文淵閣書目亦分經史子集經雖分易詩書等史則直云第幾厨無正史編年雜史等名自史記至五代史畢後略及十七史詳節等即繼以通鑑及綱目凡解釋二書者皆以類從聚于一處載畢然後及宋遼金元諸史蓋史學至宋而彙成十七史實爲一大結束通鑑與綱目皆十七史也自宋至明初言史者但以十七爲備以宋史等別爲一類鶴壽案唐書二百卷中興書目一五代晉宰相劉昫史官張昭遠等撰唐三百年國史野錄參錯不一至昫刪集爲紀二十志五十列傳一百五十今謂之舊唐書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詔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宜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閏十月書成凡記十四帝五十三年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今謂之舊五代史十七史外增此二史乃爲詳備

文淵閣無薛史

文淵閣書目五代史共十部最少者十冊最多者十六冊此目以冊計者甚薄五代史纂誤只四五十頁亦分二冊所載皆歐陽氏新史無薛居正舊史

經義攷

竹垞朱氏經義攷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璣字元恪陸德明孔穎達皆引之德明云官吳太子家令似是官于孫吳者然其書引郭璞語則又是晉人此書詩疏中所引或稱詩義疏而梁劉芳別有詩義疏竹垞不知經義攷于劉芳一條下所引詩義疏皆陸璣語也又載高誘禮記注無卷數亦無來歷直云未見誘蓋未注禮記竹垞誤以誘呂覽注爲禮記注又載通禮義纂以爲漢人其實是宋初詔竇儀所修見玉海

通典通志通攷

唐宰相杜佑君卿當大秝初爲尚書主客郎雅有遠度志于邦典先是劉秩采經史制度沿革廢置議論得失自黃帝迄天寶末倣周官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號曰通典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世稱該洽至通志則輯自鄭樵漁仲樵居夾漈山搜奇訪古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條其綱目而名之曰略凡二十略又取史遷以下十五代之史刪併記傳以唐書五代史本朝大臣所修不敢議迄隋而止合二十略統曰通志高宗幸建康嘗命奏進會樵病卒淳熙閒上之宋末馬貴與又別誤文獻通攷貴與爲觀文殿大學士廷鷟子宋亡不樂仕進專事著述以杜氏通典尚有闕略乃綴緝攷評部分彙別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爲門二十有四書成後內寺王壽衍上之于朝蓋貫串二十五代文章莫大乎是哉夫此三通者誠堪鼎足矣然佑原本劉氏兼采六典王巽公謂其中四十卷爲開元禮馬氏則曰節目之閒未爲明備去取之際頗欠精審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籩之屬非可雜于稅法之中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混敘兵則盡遺賦調之法凡若此類寧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藝文歷史各有志而通典闕如又王溥作唐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敘各帝歷年久近傳授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二者歷代之統紀係焉而杜亦不之及蓋通典之可議如此夾漈于元豐晚出之偽三墳則信之于毛鄭久傳之小序則詆之陳直齋已譏其私心自是不知而作至于二十略者馬氏謂天文地理器服失之太

閱古器服制度甚多今止樽罍一二亦云器服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天寶以前盡寫通典全文天寶以後竟不續增又以通典細注稱爲已意附其旁而無所發明疏陋如此乃自詡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之文不亦誣乎明胡元瑞又譏杕文校讎二略錯謬疊出如敘崔曙于許渾後之類不特此也地理略前敘川瀆原流不備其後仍襲杜氏州郡序文及開元十道圖耳詮略僅取蘇氏三百十一條而增損之其謬義竟不復見何邪蓋通志于三通爲最下要之通典條貫古今端如貫珠李翰序之謂近代誤集御覽藝文玉燭之類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于刊列百度緝熙皇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于通典非其倫也本傳亦謂儒者服其約而詳則杜書誠有不可及者鄭之序二十略自云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不得而聞未免言大而夸本傳稱其敷陳古典自成一家焉氏又以爲氏族六書七音等略攷訂詳明議論精到竊以爲過矣若通攷之作自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主禮樂兵刑輿地四裔俱爲通典成規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則通典所未有而補之者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會要及百家傳記凡論事則取當時臣僚奏疏及名流燕談稗官記錄其史傳可疑論辨未當者則以己意附其後庶幾可輔翼通典者與

通典注行亦數見之珠船謹也三通註行亦數見之珠船謹也二年詔李昉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張洎李克勤宋白陳鄂徐用賓吳淑舒雅呂文仲阮思道等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分門編爲十卷八年又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宜令日進三卷恐聖躬宴閑可閱三卷太宗曰朕性喜讀書頗得其趣開卷有益豈徒然也十一月書成凡五十四門自天地事物迄皇帝王霸分類編次詔曰太平總類包括羣言指歸千古剖析毫釐參詳衆說上自縉紳下及閭閻之士有片善隻辭可以稽政術者悉皆採摭以廣聞見之道仍令日覽五卷朕當親加披閱以資乙夜之覽又太平興國七年以諸家文集其數至繁各擅所長未免相閒乃命李昉扈蒙徐鉉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李穆楊徽之李範楊礪吳淑呂文仲胡汀戴貽慶杜鎬舒雅等閱前代文章擇其精要以類分之爲十卷曰

五十卷楊徽之九精風雅特命編詩爲百八十卷雍熙三年書成號曰文苑英華宋白等上表曰席縞經史堂列緗緼咀嚼英腴總覽翹秀太宗覽而善之至景德時又詔三館分校以前所編次未盡允愜釐前賢文章摭易之卷數如舊又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億以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之類不可與經史並行止以國語戰國策管子孟子韓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與經史俱編歷代類書修文數御覽之類采摭鉅富分三十一部有總序千二百四門門有小序凡一千卷祥符六年欽若等以獻真宗題曰冊府元龜御製序云奧仁正統至于閏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禮樂沿革法令寬猛官師論議多士名行靡不具載用資典型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涯鶴壽參校

說錄十四

管子

陸士衡猛虎行李善注引江邃文釋云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管子亾逸數篇恐是亾篇之文而邃見之鶴壽案張臣山曰管子天下奇文也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趙用賢曰管子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之類召忽云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以爲澤思之命陋甚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劒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今案漢藝文志管子八十六篇列于道家而弟子職一篇則在孝經類蓋古塾師之教條管子道家今所傳本內政用以教士之凡逸十篇牧民解王子爾情唐諸志列于法家今所傳本馬輕重丙輕重庚是也

晏子春秋

柳子厚謂晏子春秋非嬰著墨氏之徒勦合而成今觀漢志儒家首列晏子春秋居首此據劉向所定也向言所校中外書晏子三十篇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晏子博聞強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臣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縣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大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叢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爲一篇今案觀本書所載及劉向言固宜列于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晁公武馬貴與亦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尚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也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氏異孔叢子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異于儒焉儒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非由己記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耶得以比病晏子哉

曾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所傳亾八篇其十篇見大戴記大孝篇及樂正子春事乃後人增輯僞本也鶴壽案漢藝文志禮古經之外有記百三十一篇戴延君刪之存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記內有曾子十篇立事第四十九本孝第五十立孝第五十一大孝第五十二事父母第五十三制言上中下第五十四五六疾病第五十七天圓第五十八而儒家復有曾子十八篇今觀大戴所存十篇皆粹然儒者之言然則此十篇本在曾子十八篇中七十子後學者采入記百三十一篇中而戴氏因之者也其大孝一篇俱見今小戴禮記祭義篇中自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至此之謂也小戴即系以草木以時伐焉至非孝也數語大戴則于此之謂也句下直接以孝有三大孝不匱至則可謂孝矣云云而以草木以時伐焉數語置于篇末此必校書者見小戴有此數語乃附記于篇末爾先生遂疑大孝篇爲後人增輯然則其餘九篇何從增輯且樂正子春事即在大孝篇中何必分舉之也

子思

漢志禮類有記百三十一篇中庸說二篇儒家有子思

二十三篇今小戴記中之中庸斷非儒家子思二十三篇亦非禮家所列中庸說（鶴壽案隋經籍志亦云子思子七卷魯穆公師孔伋誤唐志同今觀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司馬温公通鑑引之又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其言明止清孝善文選注引之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然則中庸一篇或本在二十三篇中而七十子後學者取以編入百三十一篇內亦未可知）

元學

經典釋文不取孟子而用老子莊子封演見聞記高宗乾封元年還自岱岳過眞源詣老君廟追尊爲元元皇帝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崇元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

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詔莊子號南華眞人文子號通元眞人列子號沖虛眞人庚桑子號洞虛眞人改莊子號南華眞經文子爲通元眞經列子爲沖虛眞經庚桑子爲洞虛眞經元宗多欲而好道亦當時風氣如此

老子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注不載漢志而隋志新唐書志有之元宗注二卷卽今立石者是晉書載記符堅禁老莊圖讖之學因其說稍近仙元故與圖讖竝禁也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議今俗行老子河上公注序

云漢文帝時人結草菴于河曲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豈如王弼英才雋識所注爲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嗣實得其宜又同卷司馬貞議注老子者唐新語云開元初右庶子劉子元請停河上行王弼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拘于流俗竟排斥之顯若元宗注雖存議今二注竝傳而王注不及河上之顯若元宗注俱行案劉肅大于元牝其理暢其旨微今請王河二注俱行案劉肅大唐新語云開元初右庶子劉子元請停河上行王弼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拘于流俗竟排斥之司馬貞又別爲爲體其詞近其理宏王輔嗣窮神用于橐籥守靜默河上公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以養神爲宗以無事故假造其說豈如王弼英才雋識所注爲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嗣實得其宜又同卷司馬貞議注老子者欲神其

更無人提及（鶴壽案孔子問禮于老聃卽著道德經之老子也葛元謂老子西遊天下開令尹喜曰大道將隱子願爲我著書于是作道德五千文漢文帝時河上公授素書遁德經章句二卷道經自體道至爲政第三十七德經自論德至顯質第八十一晁公武尹喜凡五千七百正趙仙甫并諸學士參議修老子疏又令司馬承禎以三體寫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眞本其時崇尚元學如此至于作注之家漢志所載有鄰氏經傳四篇傳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隋志所載有河上公注二卷孟安排注二卷盧景裕經注二卷）

卷章處元義疏五卷梁武帝講疏六卷又有節解二卷章門一卷不著譔人姓名而唐時所盛行者河上公注及王弼注也隋志又云梁有戴國時所注二卷玩高士傳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明老丈人注二卷李軌音一卷梁曠經四卷嚴遵指歸十一卷毋邱望之指趣三卷顧歡義綱一卷義疏一卷孟智周義疏五卷戴詵義疏九卷

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濱著老子章句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大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然則其注史在河上公之前矣

列子

列子八篇晉張湛處度注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所引有王弼老子注高誘向秀郭象莊子注許慎淮南子注楊倞荀子注廣雅字林及梁簡文帝語此皆釋文非張注張與殷雖無標識似易相亂實則泛論元理者張殷不難分也孟子屢以楊朱墨翟並稱今墨子存而楊子無書獨列子載楊朱之言最多雖有假託然爲我之旨尚可攷見宋儒言楊近老墨近佛墨勤力濟務絕不似佛之以出生死爲事楊朱則在老佛之間列子多引楊朱故張湛謂其與佛書相參可謂知言但歸于肆任順性忘懷言列子則是言聖學則非修己以敬何得以爲僞而肆任順性哉鶴壽案高似孫謂列寓言然班固明言先莊子則實有其人矣椰子厚以爲楊子書皆以力命篇既有楊朱爲其友季梁歌之事而楊朱一篇大半是楊朱語且有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合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毛以成肌膚積肌合也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漢志不載皇甫謐序陶宏景注隋志占氣家有鬼谷子一卷楊用修云即鬼史區似臆說鶴壽案史記云蘇秦師事鬼谷先生道藏目錄云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則與蘇秦相去遠矣恐不可信王伯厚謂史記正義以鬼谷爲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今案此因史記蘇秦列傳有揣摩二篇之語而鬼谷子通有揣摩二篇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十二篇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隋志始著錄新舊二唐書直題曰蘇秦誤然漢志從橫家有蘇子三十二篇若使假名鬼谷班固何以不言柳子厚譏其險薄峭淺妄言亂世今觀其詞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爲從約長誠從橫家之祖也舊注有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至古氣家有別見一書當鬼谷子當

子華子

子華子十篇本無其書特因家語載程本字子華與孔子傾蓋而語遂妄造此晁公武云元豐後舉子所爲朱子以書出會稽疑即越人王銍姚寬作

淮南子

漢淮南王安傳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案今本總二十一卷爲原道訓俶真

訓天文訓地形訓時則訓覽冥訓精神訓本經訓主術訓繆稱訓齊俗訓道應訓氾論訓詮言訓兵略訓說山訓說林訓人閒訓修務訓泰族訓而以要略終焉似止于內書餘外書及中篇皆亾矣明萬秝中新安汪一鸞刻江布衣聲余布衣蕭客先後語予淮南子世傳高誘注而許慎注無聞獨道藏中許注足本與高注不同予屬彭進士紹升從元妙觀道士顧姓借得道藏太清部勤字神字疲字三卷係明正統十年刻以校汪刻二本多同惟汪刻題漢河東高誘注藏本題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如第三卷注鍾律上下相生云誘不敏也第一卷蛟龍水居注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第十三卷軵其肘注軵讀近茸急察言之此等讀法與誘呂氏春秋戰國策注略同其爲誘注無疑序稱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謂盧植也又稱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後漢書無誘傳觀此則其爲誘注益復顯然乃知藏本道流無知漫改題許慎耳前數卷藏本比汪刻多十之二三語多艱與晦澀其音讀汪刻盡改爲直音于略取藏本補正若第十至第十二第十四十五第二十二十一凡七卷藏本比汪刻反少甚至幷直音亦無之高誘注見李善文選注所引

子注解高誘誤又有淮南鴻烈音何誘誤以爲高誘誤不知高誘時無翻切也宋史藝文志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蓋當時兩注竝行後乃刪許脫誤耳許注與高注已混而爲一故地形訓九塞太汾注云在晉而呂覽注則云未聞也似與訓纂同爲高注何一闕一不闕也似剖刻注文剖巧工鉤刀也剖刻注則云兩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本經訓注則云剖刻尺削兩刃句刀也同在一書何前與後不同也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藝文類聚引許注奇屈之行患一切經音義引許注策鍛云焉也列子釋文引許注方諸見月水暴溢爲潦楚人謂水平御覽引許注騏麟大角獸故與日月符無鱗魚海中魚之王也文選注引竢之也一墣塞江云墣塊也此乃高注所符又文選注引統之侯風許注云統侯風者楚人謂之侯風云世謂之五兩自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水數升則皆與高注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鑒銅盤受之下水流瀠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瀠瀠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麟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雖樓幷輈云皆屋構星出云騏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

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云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而無其民不衣之文可見兩注之混淆落多矣

杜工部赴奉先縣詠懷詩憂端齊終南渟洞不可掇近儒注云許慎注淮南子渟讀如項羽之項洞讀如同遊之同其實是高誘注又翫月呈漢中王云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又生近儒注淮南子畫隨灰而月暈許慎注曰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乎上恐亦是高誘注鶴壽案覽冥訓畫隨灰而月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煽下月光中令圍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于上也但此條太平御覽已引作許慎注矣

世楷堂藏板

鹽鐵論

鹽鐵論十卷六十篇漢桓寬誤明宏治十四年辛酉知江陰縣事新淦涂子君賓賢刻吳郡都穆爲跋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中撮舉寬鹽鐵論之大旨論之寬字次公宣帝時汝南人鶴壽案漢昭帝始元六年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與桑弘羊等議鹽鐵推酎事所論皆食貨之政而列于儒家者政事文學皆儒者之能事也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仲舒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自此以降賢良文學若茂陵唐生九江祝生輩稱孝昭之世亦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深致其說立意較然不誣于道眞孔孟之徒哉漢代作者此書爲最自本議至雜論其言治理竝可設施儒者之能事畢矣

人物志

魏志劉邵傳邵作人物志案今本作三卷十二篇魏散騎常侍廣平劉邵誤涼儒林祭酒燉煌劉昞注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在名家新唐書志昞誤作炳史通云十六國春秋郭璞有女始笄妙選良耦有心于劉昞別設一座曰吾欲覓一快壻誰坐此席者昞奮衣來坐曰昞其人也又劉邵傳末附仲長統昌言

太極圖說

陸象山疑太極圖非周元公作然潘興嗣元公爲友志其墓已及此書則可信矣獨怪王季平作東都事略于元公傳獨不及太極圖隻字此亦似別有所見非偶遺之學者不可不知也朱子作近思錄冠以太極圖首云無極而太極似非近思之謂鶴壽案近思錄呂祖謙同誤取周程張三子之言分爲十四門非朱子一人之書也

能改齋漫錄

馬氏經籍攷云能改齋漫錄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曾虎臣誤今予見曾親筆書唐范隋柱國告身跋自署崇仁則馬氏誤矣鶴壽案是編乃雜攷之書凡十卷分十三類事始辨誤事實沿襲地理議論記詩記事記文方物樂府神仙鬼怪是也臨川縣今爲江西撫州府治崇仁縣在其西相去僅百里

續齊諧記

梁吳均續齊諧記一卷元吳郡陸友跋云齊諧志怪蓋

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此說蓋本文獻通攷案廣韻云宋有員外郎東陽無疑誤齊諧記七卷亦見新唐書藝文志文選顏延年應詔曲水四言詩李善注亦引東陽無疑齊諧記然則均蓋續東陽氏之書馬端臨及陸氏說非也

藝文類聚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武德五年遷祕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誤藝文類聚歐陽詢傳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誤藝文類聚一百卷今書獨署詢名吳郡陸子元刻浙江布政司參政胡纘宗序鶴壽案新唐書藝文志又云歐陽詢藝文

類聚一百卷令狐德棻裒明趙宏智等同修序曰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偏略直書其事分四十八門事實居前詩文列後內有蘇味道李嶠宋之問沈佺期詩則後來所添入也

合刻叢書

取前人零碎著述難以單行者彙刻爲叢書其在宋則石廬龔士高有五子合刻鄭山左圭禹錫有百川學海溫陵曾慥端伯有類說秀水朱勝非藏一有紺珠集其在元則天台徐一夔大章有藝圃搜奇華亭陶宗儀九成有說郛其在明則海上陸楫思豫有古今說海四明吳琯有古今逸史鄞縣屠隆長卿一字緯眞有漢魏叢書海寧胡文煥有格致叢書武林鍾人傑有唐宋叢書雲閒陳繼儒仲醇公有祕笈六編海虞毛鳳苞子晉有津逮祕書

百川學海左圭自序稱昭陽作噩歲柔兆執徐月謂癸酉年丙辰月當係南宋度宗咸淳九年之三月明年甲戌七月帝崩又越二年丙子夏元兵入臨安宋亡此書中有李之彥東谷所見係咸淳四年戊辰所作而華亭錢福序稱左圭爲宋人非元人錢乃前明化治閒人其藝圃搜奇卷首標錢唐陳世隆彥高原贈序稱至正戊申續藝圃搜奇秀水陶越艾村原贈

唐宋叢書鍾人傑刻以有宣和畫譜者爲眞近有一卿姓人爲序者無畫譜係僞本

夷門廣牘周履靖彙輯并自序又有劉鳳黃洪憲張獻翼何三畏序

津逮祕書刻成于崇正庚午有陳函煇跋云毛君子晉刻津逮祕書成憶昔予與亡友亨孝轄跋云毛君子晉刻津逮祕書成憶昔予與亡友沈汝納刻諸雜書未竟而殘于火其僅存者近亦歸之君因并合之以行鄺氏水經注云積石山上有石室其

中有積卷焉世士罕津逮者此津逮之所由得名也或
云津逮祕書目第六集內有金石錄墨池編二種毛實
未刻目則有之
祕冊彙函胡震亨與秀水沈士龍汝納新都孫震卿百
里同刻于萬秝癸卯三人各有序
漢魏叢書東海屠隆序武林何允中文開甫跋云叢書
彙自括蒼何先生新安程氏比刻三十七種予校益其
半往見緯眞氏分典雅奇古閎肆藻豔四家恐失作者
之意茲仍何氏經史子集舊目云
商濬稗海康熙閒漁檜山人蔣國祚序云四海外如中
國者凡九稗海環之又如是者九瀛海環之雖其言猶
河漢無極而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安必其無邪暇日取
稗海中諸編共相攷訂訛者正之疑者闕之既卒業因
取稗海之說以釋是書名海之意案漢藝文志云小說
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稗官守出此字从禾傍取稊稗之義本去聲如淳音排
作平聲讀地理志琅邪郡稗縣應劭音裨則此字固有
平音矣蔣國祚序云云蔣氏雖未至以禾傍爲衣傍然
書名稗海正取稗官之稱以海見其多耳與裨海有何
干涉今以裨海釋名書之意別牽混矣

雜亂無章
汲古閣刻
毛氏汲古閣十三經除總序共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六
頁十七史除總序緣起共二萬二千二百九十三頁四
書共四百五十一頁津逮祕書共一百四十五種計一
萬六千六百三十七頁

本草

漢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遣詣京
師郊祀志成帝時匡衡等奏罷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
歸家游俠樓護傳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由此觀
之本草在漢時其學已盛新唐書于志寧傳志寧與司
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
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宏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
錄注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
改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
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
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極含氣而黃帝以

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册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宏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行鶴壽案據平帝紀舉通知方術本草者則漢時已有其書而藝文志何以不著錄蓋漢書爲後曹大家補之或遺亡也夫衛生之道莫大于醫藥帝王世紀云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經文選注引天老養生經曰神農本草名醫別錄經方小品養生之要又引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謝靈運山居賦云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然則本草不可不亟講也隋經籍志有神農本草三卷吳普本草四卷雷公集注四卷雷氏三卷桐君藥錄三卷陶隱居本草集注七卷本草病源合藥節度五卷要術三卷要妙無忌本草七卷顯慶四年李勣長孫無忌卒茂將許敬宗孔志約許孝崇胡子裳蔣季琬吳嗣宗蔣義復珪許宏直巢孝儉蔣季瑜吳嗣宗蔣義宏蔣茂昌吳師哲顏仁楚蘇敬等才賢文通李淳風吳師哲顏仁楚蘇敬等誤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卷圖經七卷唐六典注云凡藥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名醫別錄一百十四新修本草新附一百九十四有名無用宋中興書目云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陶隱居序曰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今以本經三品藥三百六十五種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種合爲七卷唐顯慶中李勣等刊定增一百十四種

曹憲吕向文選

劉肅大唐新語著述篇江淮開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徵爲宏文館學士不起就拜朝散大夫諸生同郡李善及五臣新唐書文藝傳憲始以文選授諸生同郡李善相繼傳授是也肅宗紀初封陝王元宗遣賀知章等侍讀中有吕向殆即五臣注文選者之一鶴壽案曹憲在新唐書儒學傳不在文藝傳其文云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授其學大興先生蓋檢錯卷數也若吕向則在文藝傳其文云字子回涇州人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營以李善注引天老養生經曰神農本草名醫別錄經釋文選爲繁冗與吕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先生不引此而獨引肅宗紀且云殆即五臣注文選者之一豈未見新唐書邪文志云曹憲文選音義卷亡李善注六十卷公孫羅注六十卷音義十卷五臣注三十卷衢州常山尉吕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吕向李周翰注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之作上之

七十二家集

七十二家集福建漳州府龍谿縣人霏雲居張燮協和氏彙刻其總目云周一人宋大夫集楚宋玉著三卷漢十二人賈長沙集雒陽賈誼著三卷司馬文園集蜀郡司馬相如著二卷董膠西集廣川董仲舒著二卷東方大中集平原東方朔著二卷王諫議集蜀郡王褒著二卷揚侍郎集蜀郡揚雄著五卷馮曲陽集京兆馮衍著二卷班蘭臺集北地班固著四卷張河間集南陽張衡著六卷蔡中郎集陳留蔡邕著十二卷孔少府集魯國孔融著二卷諸葛丞相集琅琊諸葛亮著二卷魏七人

魏武帝集武帝曹操著五卷魏文帝集文帝曹丕著十
卷陳思王集陳王曹植著十卷王侍中集山陽王粲著
三卷陳記室集廣陵陳琳著二卷阮步兵集陳留阮籍
著五卷嵇中散集譙國嵇康著六卷晉十人傳鵠鮪集
北地傳元著六卷孫馮翊集太原孫楚著二卷夏侯常
侍集譙國夏侯湛著二卷潘黃門集滎陽潘岳著六卷
傅中丞集北地傅咸著四卷潘太常集滎陽潘尼著二
卷陸平原集吳郡陸機著八卷郭宏農集河東郭璞著
一卷孫廷尉集太原孫綽著二卷陶彭澤集潯陽陶淵
明著五卷宋五人謝康樂集陳郡謝靈運著八卷顏光

世楷堂藏板

祿集琅琊顏延之著五卷鮑參軍集東海鮑照著六卷
謝法曹集陳郡謝惠連著二卷謝光祿集琅琊謝莊著
四卷齊二人謝宣城集陳郡謝朓著六卷王寧朔集琅
琊王融著四卷梁十八人梁武帝集蕭衍著十二
卷梁昭明太子集太子蕭統著十二卷梁簡文帝集簡
文帝蕭綱著十六卷梁元帝集元帝蕭繹著十卷江醴
陵集濟南江淹著十四卷沈隱侯集吳興沈約著十六
卷陶隱居集秣陵陶宏景著四卷任中丞集樂安任昉
著六卷王左丞集東海王僧孺著三卷陸太常集吳郡
陸倕著二卷劉戶曹集平原劉孝標著二卷王詹事集

琅琊王筠著二卷劉祕書集彭城劉孝綽著二卷劉中
庶集彭城劉潛著二卷劉孝威著二卷
庾度支集新野庾肩吾著三卷何記室集東海何遜著
三卷吳朝請集吳興吳均著四卷陳五人陳後主集後
主陳叔寶著三卷徐僕射集東海徐陵著十卷沈侍中
集吳興沈炯著三卷江令君集濟陽江總著五卷張散
騎集清河張正見著二卷北魏二人高令公集渤海高
允著二卷溫侍讀集濟陰溫子昇著二卷北齊二人邢
特進集河閒邢邵著二卷魏特進集鉅鹿魏收著三卷
北周二人庾開府集新野庾信著十六卷王司空集琅

世楷堂藏板

琊王褒著三卷隋五人隋煬帝集煬帝楊廣著八卷盧
武陽集范陽盧思道著三卷李懷州集博陵李德林著
二卷牛奇章集安定牛宏著三卷薛司隸集河東薛道
衡著二卷其自述云向刻漢魏文集各具一巒挂漏特
甚因爲採取而補之所載皆詩賦文章若經翼史裁子
書稗說不敢混收是集以六朝爲界唐後雄文蔚起篇
帙既廣殆不勝收體格漸離宜從姑舍且注解有出六
朝以上人者附于篇中外此則不載至其人出處世次
朝代一以史書爲準而所採諸家亦必以二卷爲率其
不能足二卷者存而不論張君好古殊見捘羅苦心但

藏板稍僻播在中土者甚少吾鄉張溥天如所輯百三家集有總序又每集前皆有序于協和所采皆有之獨少宋玉一家蓋玉集采取惟在楚詞文選則亦妝點列矣若夫新安汪氏彙編漢魏六朝二十二家集金閶世裕堂梓行者曾無一家出于二張所采之外而序引亦皆艸艸然寥插架特竝存三家而不廢

鶴壽崇文選總集也七十二家集別集也總集始于摯虞文章流別杜預善文潮沈名文集孔逭文苑而昭明太子文選繼之別集見于新唐書藝文志者荀況集二卷宋玉集二卷光武之文也自漢武帝集二卷至揚雄集五卷凡二十一家前漢之文也自崔篆集一卷至王粲集十卷凡五十七家後一家魏文也許靖集二卷諸葛亮集二十四卷蜀文也自張溫集五卷至紀鸞集二卷凡十五家吳文也晉之

初唐四子集盛唐二集

初唐四子集亦張燮刻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也刻至照鄰而燮卒其弟紹和刻駱集繼之又刻盛唐二集李邕蕭穎士也子別有仁和虞九章宛上顏文選注駱集六人中李邕竟以讒誅死元宗之失德亦多矣獨此一事哉

天下同文集

天下同文集五十卷元廬陵周南瑞輯大德甲辰同里劉將孫序稱政庞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振今混一之盛開闢所未有南瑞此編選精刻妙云云案吳艸廬集有贈周南瑞序稱南瑞宇啟修

扁濂溪二字于室人多譏之但廬陵之周與春陵之周之陋宜熟讀通書子謂南瑞所編次者如是其學識固卑但卅廬以通書進南瑞窃恐通書亦何足爲學惟不及太極圖稍爲有見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十四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注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字一

說文序目在書後

漢人之書序目皆在末尾徐鉉校原本說文亦然宋元以下序目在前矣今說文前先有標目每部首皆有反切攷毛扆跋乃知徐鉉所加但臥身扈衣四部誤列于尾部之後書中及許氏原目俱在重部之後裘部之前仍不誤攷宋刻乃知徐鉉本不誤係毛氏錯亂今取徐

鉉校原本說文隨文發揮參之以鉉弟鍇通釋鶴壽案史記太史公自序從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至白黃帝始序文也從維昔黃帝法天則地至後世聖人君子目錄也而在百三十篇之末班孟堅漢書敘傳從班氏之先與楚同姓至故密爾自娛于斯文序文也從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至正字文通古今曰錄也而在百篇之末是漢人著書序目皆不在前淮南子二十一篇其末一篇曰要略高誘謂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是要略一篇即序文也而目錄即在序文中故曰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修務有泰族此本古法孔子刪書作序三十六篇綴于卷末唐時作疏者移于各篇之首非也孔子贊易所序六十四卦亦必綴于卷末漢時讀經者列諸雜卦之前亦非也

說文許慎自序開首從庖犧氏作易八卦紋述起然後繼以神農氏結繩爲治黃帝史倉頡造書契蓋未有書契先有八卦八卦爲六書原本而出非一時僞古文尚書序以書契與八卦同時而造俱出伏羲非也詳見尚書後辨鶴壽案尚書後辨于僞孔序引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云此言書契起于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伏羲乎許慎說文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造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庖犧氏爲萬世文字之祖此自爲盡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孔序非是先生此條但引閻氏以駁僞孔而于原本八卦出非一時之由竝未說出今案說文自序即用繫辭始作八卦韓康伯注云聖人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孔穎達疏云近取諸身若耳目鼻口之屬遠取諸物若雷風山澤之類舉遠近則萬事在其中矣繫辭蓋取諸離韓注云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魚龍于水獸于山也孔疏云諸儒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于義未善孔氏所以駁韓氏者孝經援神契云三皇無文是五帝以下始有文字三皇者風俗通謂遂皇戲皇農皇也五帝者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以前至于神農皆未有文字故而爲治亦用繫辭蓋取諸夬說文自序謂神農氏結繩而治及黃帝時造書契始以文字記事繫辭易之以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庖犧爲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中古繫辭于乾五在乾中故興于中古繫辭于乾爲古五在乾爲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上古張惠言曰乾五見離火生乎木庖犧以木德王帝出乎震故文王位之乾五此虞氏義也依虞氏義足神農以前竝無文字然則繫辭所謂取諸離者但取離卦之名義以前竝無文字然則繫辭所謂取諸離者但取離卦之名又象之體爲罔罟以佃漁耳若依韓氏說取離卦之象以前竝無文字然則繫辭所謂取諸離者但取離卦之名

文字書

自序云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攷文部云錯畫也象交文尚書僞孔序疏引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正與許自序義合而文部無之蓋脫落子部云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尚書鳥獸孳尾僞傳云乳化曰孳而史記五帝本紀孳作字正與許自序義合僞孔序疏云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寫其言如其意得展舒也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璿璣鈐正與許自序義合聿部書著也亦正與自序著于竹帛合而釋名亦得通一義也總之文字書有三名就其造作之初象分理別異

之形而言謂之文就其從文而生展轉增加如人生子而言謂之字就其著于竹帛積成簡編而言謂之書其實三者皆通論語則以學文馬融曰古之遺文皇侃疏云五經六籍是也文行忠信皇疏引李充曰典籍辭義謂之文則文即書孟子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謂一字則文即字然許氏必曲覈而詳列之者自稱其書曰說文解字故溯流窮源明辨晰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唐太宗諱民高宗諱治故治改乂民改品宋刻仍之官改工則未詳鶴壽案此一種既名說字則凡所序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序原文作敍今改作序支部云敍次第也从攴余聲荅縣謨曰天敍有典釋詁曰舒

業順敍緒也广部云序東西牆也从广予聲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則敍不當書序也以原文作㠯今改作以㠯部云㠯用也从反巳蓋與巳篆形畧相反今或作以巳者由隸變加人于右也據左氏宣十五年傳反正為乏孔疏引說文自敍形聲相益句下尚有文者物象之本一句今已佚去自序云箸于竹帛謂之書今依俗本作著箸本作者假借从竹者別事之詞也箸飯敍也敍者倾側之意箸必倾側用之故曰飯敍假借為箸明字故者明之者从竹俗本从艸說文無此字也聿部云書者箸也本亦作者今本假借从竹耳荅縣謨曰百工惟時工與官古通用

六書大意

自序說六書大意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案保氏注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疏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云轉注者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云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云諧

聲者即形聲也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下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闌闑衡衙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愚攷鄭首象形形雖是造六書之本似宜冠首但許以指事為首與鄭作處事不同許舉上下二字為說緣上下之字使人一目了然毋庸擬議者推此而言則一二三等亦是指事指事當居首矣司農作處事殊非賢傳會以為人在一上人在一下其實上下竝不从人乃又妄申說云各有其處事得其

宜此人事之後起者宜其退居第四矣斷從許自序爲
確次象形者上下無形可象字立而形乃見故居首曰
月先有是形而字卽象之故居次也次形聲者上下視
而可識不必藉以聲象形業已畫成其物無暇再加聲
至于江河則先有此水名矣將造此字而但著水形無
以顯江河故用形聲配合然則形聲卽從象形而生必
當次象形後鄭衆改諧聲不知字重在形不重在聲故
每部中字从某某聲者總歸所从之字爲部首不歸聲
也賈亦明知當云形聲故臚列左右上下外內但州部
百川也从二川俗改作草竝非上形下聲閩字門部在

新附說文所無之字何得舉以爲說閘市外門也从門
貴聲則是外形內聲銜字金部云馬勒口中从金从行
行馬者也則又內外皆形而無聲也次會意者江河尚
有形可配以聲武信則無形可配只得合卻象形專取
其意然欲摹寫字意必須取兩字成一字意乃顯矣聲
則無暇及也次轉注者江聲曰說文云同意相受則轉
注者轉其意也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爲會意取一意以
槩數字者爲轉注春秋左傳曰止戈爲武穀梁傳曰人
言爲信故武信爲會意轉注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
茲之注老屬會意人老則須髮變白故老从人毛匕此

合三字爲誼者也立老字以爲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
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字之外凡與老同意者
从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槩數字所謂同意相
受也江此說可節取乃又云五百四十部凡部首皆可
爲建類一首每部云凡某之屬皆从某九千三百五十
三文除部首外其餘皆可爲同意相受皆是轉注此則
非也卽如江河从水象形也工可取其聲老部考字从
老會意也从丂亦取其聲非有意義蓋形聲會意轉注三
者皆合比兩字而成但形聲兩字一形一聲會意兩字
皆意無聲此其別也形聲從象形生出未離本始轉注
從會意生出展轉方見此其別也从水未見其必爲江
河然衆水竝流中有微陽江河之形顯然明著若人毛
由黑化白字中何能顯著不過意而已矣然則會意已
不及形聲退居第四轉注又從會意出安得不退居第
五然以老部言之如耄字年八十曰老再加十年老之
至亦頗有意故不云至聲蓋七十曰老再加十年老之
至矣故从至耄字老人行才相逮从老省易省行象讀
若樹則从彡省亦會其意非聲孝字善事父母者从老
省从子子承老也子字有意非聲此三字正與武信同
仍歸會意不得云轉注此外七字一爲部首其餘六字

老者為老者耆考乃但可為轉注耳若云五百四十部皆轉注則但言五者足矣安得別列轉注一目而名之為六書乎終之以假借者江聲曰說文云依聲託事則假借者循聲而借也蓋諧聲者定厥所从而後配以聲聲在字後者也假借則取彼成文而即仍其聲聲在字先者也令者縣令也假諸號令長者官長也借取修長是即仍所借字之聲也說文止云令發號也長久遠也其借誼則俱未之及蓋假借一書為誼極蕃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除本誼之外皆假借也江此條亦可節取六書皆造字之法而假借但取成文用之毋庸復造此比秩然不紊惟就其次以繹其說旨趣瞭然矣鶴壽案六書者必當居末者也總而論之許氏推演六書大意逐節排

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之分而為六自古而然矣但其先後次第經無明文鄭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諸瞽史分職專司則字書職司農班孟堅皆以象形居首蓋天下事必先象其形而後可以指其事也今既論說文則自當依許君之次戴東原曰造字之始無所憑依宇宙間事與形而大端而已指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于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數字共一字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為始也吾台于之皆為我其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共數用者依于義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次第出于自然立法歸于簡易叔重必有所師承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為淺末者後唐徐諧之疏也以指事之文者宋張有之諺也謂形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為轉注者起于假後于古無徵特藉楚詩人之聽見也蓋轉注之為互調失其傳且二千年矣段茂堂曰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于此矣字各有音而聲音盡于此矣有轉注假借而字義盡于此矣異字同義曰轉注異義同字曰假借有轉注而百字可一義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數義也字形字音之書有如大篆字音之書有如轉注假借所以包括詁訓之全而謂六書為倉頡造字六法說轉注假借為字之用東原先生以爾雅之訓詁當說文之轉注其說良是而分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為字之體轉注假借為字之用此尤不刊之論也

竪為一字似皆可但畫卦用手一舉而畫之自然從左起畫至右止畫此順其手之勢宜為橫而不宜為從者許言上下則一在一之下不問而知上下在一畫之後矣此指事為制字之本斷無先之者也鶴壽案段茂堂說文注人皆識其擅改篆文如宋板徐鉉本一部上字古文作上篆文作丄而據此則知古文上當為二而篆文丄當為上矣說文以古文帝字下注云古文諸上字皆从一二古文上字示部示字篆文作元注云从一二古文上字一之下者視之而可識為上下察之而見上下之意許于二部曰二高也此指事之一之為指事之別于象形者形謂一物事該衆物專博斯分故一舉日月一舉二三二所該之物多日月祇一物

此指事象形所由分矣指事亦得稱象形故乙丁戊己皆指事而丁戊已解曰象形于丑寅卯皆指事而皆解曰象形一二三四而其實不能混指體為指事徐鍇及江艮庭往往誤認

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故外部不周象其闕也是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由此推之凡山水魚鳥等實有其形而字象之者胥視此鶴壽案說文以日月為象形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仌某而又象其形如笭仌日而以仌象其形箕仌竹而以甘象其形則成字可讀附于仌某者不成字不可讀此獨體之象形可讀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文故與此別

論語曰能近取譬則譬有近意取譬相成者取其聲之近而已鄭康成說假借之法曰趨于近之說詳下假借可取聲之近則形聲亦取其近江今人讀古雙切者雙音亦變音近疆而古音則古紅反讀為工故曰工聲古無平上去入之分或以可為何合戈反故河得可聲其上文先云以事為名則指偏旁仌水而言水形也而云事則知指事為象形之本說詳後鶴壽案說文以江河為形聲段注云其字半主義半主聲其聲而形之不言義者不待言也許所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者江河之字以水為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也其別于指事象形獨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聲或在左右形聲合體會意者指事象形獨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聲或在左右或在上下或在中外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有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省某字為之聲也

江聲曰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故仌口象其帀也月太陰之精三五而闕故外部不周象其闕也是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由此推之凡山水魚鳥等實有其形而字象之者胥視此鶴壽案說文以日月為象形段注云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者仌某而又象其形如笭仌日而以仌象其形箕仌竹而以甘象其形則成字可讀附于仌某者不成字不可讀此獨體之象形可讀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文故與此別

亦可訓初許云轉注考老是也老部老字注云考也考字亦注云老也則知始也者建類一首也初哉等皆同意相受也愚謂戴說非也文字之學與訓詁之學各專一家說文雖兼訓詁然以文字為主爾雅通釋文字卻以訓詁為主不可猥并況許自敘此段方說造字本原訓詁在後戴拘于考老之互相訓而為此說若審如此則說文中屬轉注者寥寥何足以為六書之一乎竊以形聲緊蒙象形會意則舍形取意轉注從意而轉加之以聲凡說文中仌某某聲而所仌之字為象形者形聲也所仌之字為會意者皆轉注也鶴壽案先生不信戴氏之說以為轉注從

意而轉加之以聲不知轉注者數字展轉互相爲訓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如先生說則轉注止用得會意一種文字矣說文以考老爲轉注段注云老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爲轉注蓋老之形从人毛匕屬會意考之形从老丂聲屬形聲而其義訓則爲轉注爾雅首條初爲衣之始哉爲艸本之始首爲人體之始基爲牆始築壁爲戶始開祖爲始廟元爲始吉胎爲始生俶爲始獻落爲宮室始成而祭之權輿之爲有以假借爲轉注者如曾下云曾益也曾即增邑下云邑亦古語說文未嘗不同此義也其訓詁音義而非論字形也下一切匕合也匕即比爾雅訓琥爲遠謂琥即遐之假借也故轉注中可包假借

江聲曰師从自取衆意官从自與師同意則官爲師之轉注善與美同意亦如之皆異部之轉注也愚謂言部譆吉也从言从羊此與美同意羊部美甘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市部師二千五百人爲師从自从帀自四帀衆意自部官吏事君也从宀从自自猶衆也此與師同意此皆會意也合兩字以成一字而兩字皆取其意則歸之會意此四字許明云會意而江反以爲轉注可以言許氏學乎總之善美師官之類一字兩從可以入言亦可以入羊可以入帀亦可以入自若六書則定從一書不可復移而江忽犯形聲忽侵會意斷不可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音例云先儒說字比方爲音魏祕

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趨于近之而已守節所引鄭說不知見于何書似即鄭所論六書假借之法實非論音讀守節援之以說音切耳蓋鄭于六書別有論著而今亾矣其言與依聲託事正合鶴壽案轉注者專主字之義假借者兼主字之聲說文以令長爲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則假借段注云令之本義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爲之是謂假借許書有言以爲行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而以爲行來字烏孝烏也而以爲烏呼字朋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爲朋攩字有言古文以爲者如洒下云古文以爲灑掃字足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丂下云古文以爲巧字而與來烏朋字不同者本有字而代之與本無字有異也許書又有引經說假借者如敗人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敗謂洪範假敗爲奸也莫火不明也而引周書布重莫席解云翁席也謂命假莫爲蔈也即古文蓆以土增大道上也而引唐書朕堲讒說殄行解云堲疾惡也謂堯典假堲爲疾也此由古文字少之故大抵假借許以漢人通借繁多學者不識何字爲本字何義爲本義故爲之依形以說音義而製字之本義昭然可知本義既明則用此字及其後也既有其字而多爲假借之聲而不用其義者乃可定爲假借本義明而假借亦無不明矣

漢藝文志云周官保氏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此先後次敘及異字與許及鄭不同攷後漢書鄭衆卒于章帝建初八年班固卒于和帝永元中而許慎自述其作說文始于永元十二年庚子至安帝建光元年辛酉慎已病不能行遣其子沖齎詣闕以獻凡二十二年書始成則鄭班二人皆在慎之前

頗遠說六書不同者愼改鄭班別有所據鶴壽案有象有象意象聲有形事意聲為文字之體而後有轉注形象事而後假借為文字之用則班與許略同且形在事之先也

江聲于文字主許愼乃所作六書說刻之石不從許氏次敘幷不從鄭衆周禮注班固藝文志直以已意定其先後云象形會意繼聲是正指事轉注假借是貳指事統于形轉注統于意假借統于聲于面質之一二三于六書何屬江亦不能不以為指事然則指事居首象形所以助指事之所不及何得指事反為象形副貳又于不至等字盡反許說謂許雖謂之象形其實是指事書中如此者不可殫述毛扆據北宋板徐鉉校說文本刻則云據李燾本今俗刻說文五音韻譜皆云是李燾誤作形聲甚明江何據而知李燾本作諧聲也北魏術藝江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文字多用許氏自敘前篇六書次敘及作形聲與許同甚明而江引此改為諧聲于又面質之作諧聲魏收在前延壽在後彼特據鄭衆改耳延壽改舊史最多謬妄子十七史商榷力辨之徐鍇始以訓詁為轉注戴震吳穎芳字西林錢唐人著說文理董江聲從而和之穎芳云古人造字未嘗胸中排列六書曰吾將取指事象形吾將取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及其字成无不合于六書者是以轉注假借卽在四者之中不知六書中轉注斷然別為一書若從穎芳說當減為五書矣且鄭樵六書略攻擊說文不遺餘力王柏程端禮戴侗周伯琦一班妄人隨聲附和言許愼但知象形諧聲二書說會意已少至指事轉注假借豪無知識甚而至于樓鑰班馬字類敘云叔重說文野陋淺薄謬妄欺世愚謂此輩何足責可怪吳江二人知尊信說文乃不知一二三四五六之敘遂致大惑終身不解戴侗六書故全是杜譔其作諧聲則從鄭衆而卻又以已意擅改為鍇聲江聲卻與之暗合說文龠部鍇字注引尚書八音克鍇今本作諧孜鍇樂和鍇也故引夔典樂之言以證若克諧以孝未必用此字言部諧字注詥也从言皆聲詥字注諧也从言合聲詥字無攷而皆聲合聲亦有和合之意況其上文計會也下文調和也詁合會善言也會合和調與諧詥類聚一處其意顯然可見惟樂聲之和當从龠語言文字之和仍从言戴何據而改之妄矣

六書分君臣佐使

指事君也象形臣也形聲會意轉注佐也假借使也天下字無先于一二三斷不可謂之象形萬不得目為會

意其爲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之指事無疑說文鑿鑿注明指事者只有上下二字因一二三不待言耳故指事君也日月山水等指事所不能及則畫成其物象形者大臣居宰輔之任助君布政者也象形不足以盡則半形半聲以佐之無形而但有意者形聲之所不能盡則會意以佐之又不能一一用意則凡同意者半意半聲轉相爲注以佐之三者皆衆小臣遞佐大臣者也五者備而文字之用略周矣然一事但供一事之用恐不足給故有假借明永嘉方日謙子升韻會小補每韻先取一字數音者其一字一音者別爲獨音而列于後甚屬寥寥可見天下字數音者居其七八獨音者居其二三除本音外餘音皆假借也字有數義說文往往不備除本義外餘義亦假借也舊焉皆鳥名舊借作新舊焉作語助皆依聲託事也蓋造成字後惟人意之所驅遣所謂使也鶴壽案天地開闢先有日月山水而後有日用飲食若製字而必以君臣佐使論則象形宜爲君指事宜爲臣不然則先臣而後君也以轉注爲佐則假借之依聲託事亦所以佐五者之闕佚也以假借爲使則轉注之同意相受亦所以給四者之使令也此論雖新恐非其實

形也而謂之事形統于事也令長會意也借爲縣之令長亦謂之託事蓋假借亦從指事而起如上時亮切借爲登上之上則時掌切矣下胡雅切借爲降下之下則胡駕切矣五者皆出指事指事非君而何徐鍇繫傳于上部備論六書相比偶之意反覆幾千言所苦形聲與轉注纏繞不清如云松柏木之別名同受意于木又云江河同謂之水水不可同謂之江河松柏同謂之木木不可同謂之松柏散言之曰轉注豈知江河松柏皆半形半聲全與轉注無涉轉注則半意半聲而無形故鬒耆耆者耇考可同謂之老而老亦可同謂之鬒耆耆者耇考豈若江河與水松柏與木但可一注不可轉注者乎必如于說形聲從象形來轉注從會意來方覺截然不紊

戴震曰轉注如釋詁數字同一解老訓考訓老轉相爲注若如江聲之說則轉注一書忽犯形聲忽侵會意不得分爲六矣江聲辨曰六書是古人造字之術若訓詁已落後一層恐非是且六書中惟象形字可獨用一書成文其餘則或兩字或三字配合不得不兼三書兩書不可以某字屬某書截然六分之也愚謂訓詁落後一層駁得倒戴震而不得不兼兩書三書之說卻不可

以回護江聲之說何也如子之說薆字半意半聲而無形以此推之半形半聲者仍屬形聲全是意者仍屬會意惟半意半聲者屬轉注于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及轉相爲注從意而轉倍覺分明六書之中鑿鑿另有此一種書截然不可混殽何忽犯形聲忽侵會意之有何不可得不兼三書兩書之有何不可六分之有于一二三四五六次敘守得定絲豪不可顚倒移易矣鶴壽案別俗異言古雅殊語必轉注乃可知爾雅稱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凡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戴東原謂轉注如釋詁數字同一解而江艮庭謂訓詁已落後一層此由不知六書中轉注假借二者已包括訓詁諸書也然其誤會自漢已然班固藝文志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與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訓故同爲訓詁之書是六書中之轉注假借二者已包括訓詁諸古今字入孝經家以吏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別字等篇以著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之文乃有爾雅小爾雅古今字倉頡傳倉頡故等篇以說轉注假借之用則不得歧而二之矣

篆別字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爲小學家不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與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同爲訓詁之書是六書中之轉注假借二者已包括訓詁諸轉注假借也且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此言尤謬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乃造字之法轉注假借則用字之法有史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別字等篇以著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之文乃有爾雅小爾雅古今字倉頡傳倉頡故等篇以說轉注假借之用則不得歧而二之矣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說字二　沈楙悳校刊

六書倉頡已備其名至周始定

或問六書自倉頡已備乎曰據自敘繹之倉頡已備但其名則至周始定上言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是倉頡有指事象形下言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其後也者或即指倉頡則并有形聲又言著于竹帛謂之書昭十二年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疏引僞孔書敘

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疏云三墳三皇時書五典五帝之典則倉頡已有書籍所造字已多既有形聲亦必有會意轉注假借原爲字少而設疑倉頡亦當有六書殆已備乎其名則未有又言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愚謂敘言改易其實兼有增多此下方言周禮保氏云云則許意明以六書至周始定意者自黃帝至周文武文字孳乳大備而周公始定此名蓋倉頡非先立此六書名目方造字乃造成已久後人

追定其名也　鶴壽案先生謂六書倉頡已備則是謂其名至周始定則非造字必始于一二三此蓋依庖犧畫乾坤二卦爲之黃帝臣隸首作算數即用此一二三字推行之是指事已備也然指天之高而造下字不即名之曰指事而何次造上字指地之低而造下字不即名之曰指事而何次造水火等字庖犧畫坎離二卦坎以象水離以象火略具形模至倉頡則造火以象南方之行炎而上造水以象北方之行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是象形已備也然象日之實而造日字象月之闕而造月字不即名之曰象形而何次造風澤等字庖犧所畫震艮二卦震爲雷艮爲山其字已在象形中矣而又畫巽兌二卦巽爲風風字从虫象形也而凡其聲也兌爲澤澤字从水象形半形半聲合而成字是形聲已備也然合水與工而造江字合水與可而造河字不即名之曰形聲而何天地水火風雷山澤既見于指事象形形聲矣于是有合兩字之義而爲一字者數始于一終于十故士字从一十孔子所謂推十合一爲士也器受蟲害者从蟲从皿左傳所謂于文皿蟲爲蠱也則名之曰會意已備而武从止戈信从人言皆是比合其義即名之曰會意馬又有數字同義而可以通用者如初爲裁衣之始基爲築牆之始雖異其訓爲始則同乃取裁衣之始以當築牆之始則轉注已備而以考若水之相灌注即名之曰轉注馬況古初字少甚至有但有其事並無其字者如有上下即有東西有君臣父子即有朋友然無朋字朋古文鳳也而借以爲朋友之朋則假借已備而宏廓之皆爲大四十字可相假儀若之皆爲善靖惟之皆爲謀十七字可相假若器物之借用即名之曰假借馬然則六書之法倉頡亦即倉頡名之豈待周禮保氏始分某字爲指事某字爲象形哉且吳穎芳謂古人造字未嘗胸中排列六書云云頡非先立六書名目云云議論何又與吳氏相同也

大篆與古文異多同少

自敘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或古文立異賴徐鍇繫傳存古本據以補入（李文仲字鑑敘引此并北魏書及北史江式傳皆有或同二字）自敘又云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而漢藝文志于小學首列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師古曰籀音胄班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不知許所云與古文或同或異者謂倉頡下至周初古文籀與此古文雖或有同者要之別爲一體此爲籀文而非古文矣班又云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說文作中車府令此脫中字）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此說隸書名義甚明江式謂之隸書邈嘗居官豈徒隸乎）由此觀之秦篆與大篆同多異少大篆與古文異多同少古文由來至遠奇與艱深故史籀改

趨省易至秦篆更省易矣隸書繼作即與後世楷書同而秦篆亦幾幾近之乃其文字多取史籀可見大篆與古文異多同少然夫子必矯之而用古文何也籀文周代後起之俗字周易伏羲文王作尚書虞夏至西周史官作詩大半出西周以前禮樂皆出周公故不用宣王以下之字書之且史籀十五篇建武但亾其六則尚存九篇班與許自必親見之孔子左氏用古文書經傳藏壁中魯共王發得之入于祕府兩漢大儒皆見之許亦從師受之此所以目驗而知孔左經傳即古文非揣文也周宣王石鼓今在國子監子親見之韓退之歐陽永叔皆云史籀作其字體略用秦篆與古文作科斗形頭麤尾細者迴別鸞壽案大篆與古文同者許書不復載漢興有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此非史籀之自一部籀文斷止益大備矣籀太史名自敘云其異者則十四篇中悉載之自一部籀義推演發揮而繹寫至九千字之多也二者不相涉六經以古文于壁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孔子書六經以古文于壁中經之左氏述春秋傳以古文于張蒼所獻知之左氏並不在壁中經內故自敘分別言之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而先生謂孔子左氏古文經傳並藏孔壁誤矣且左氏之出遠在六經之前攷漢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以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係之孔壁于春秋左氏但云藏于祕府不言所出以許氏自序參之其藏本弆即蒼所獻當在惠帝三年既除挾書之律之後下距武帝末共王壞孔子宅幾及百年而先生謂共王得之入于祕府又誤矣況前卷說篆內三體發興·餘先生云祕府有左氏蓋先出漢初而此又云

左氏與六經同出孔壁何也

倉頡爰歷博學

自敘云其後諸侯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頗師古急就章注敘自注云毋音無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小篆漢藝文志作秦篆倉頡爰歷博學後人或稱爲三倉魏志武帝紀建安五年裴松之注云尰古達字見三倉隋經籍志亦云三倉三卷名三倉者漢藝文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名所自來矣郭璞注北山經引有竦注後漢書引有埤蒼又有廣蒼埤蒼李賢注後漢書即爰歷博學幷入後得此名也鸞壽案三倉者藝文志倉頡一篇自注云上七章凡五十五章幷爲倉頡篇三倉之中篇博學爲下篇梁元帝纂要云倉頡五十五章爲上卷揚雄作訓纂後班固續十三章賈魴作滂喜篇梁章矣自揚雄作訓纂記滂喜也喜與熹古通用彥音盤大也其班爲中卷賈升郎更續記彥均爲下卷人稱爲三倉解詁蓋作三倉訓纂者作三倉之稱矣訓纂終于彥均二字故庾氏以倉頡爰歷博學爲三倉徐鍇繫傳如此而江式云倉

頡爰歷博學合一篇爲上卷揚雄訓纂爲中卷後漢永元中郎中賈魴作滂喜篇爲下卷故曰三倉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如此但北魏術藝江式傳式于延昌三年欲修古今文字四十卷上表論字學凡一千七八百字史全載之北史略同竝無此說其所舉書名自周秦下至魏晉甚備但舉及三倉初不言三倉如何分卷江式所修之書不但不傳在當時并未成其議論除北魏書北史外決無他處再有所見應麟之言恐誤

秦時古文已絶

自敘云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案八體首列大篆古文擯而不與益見秦書本于史籀史籀與古文異多同少又云漢興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徐鉉曰尉律漢律篇名愚謂八體緊蒙上文秦書八體而言漢藝文志此段與許大相矛盾彼志于保氏六書下即接云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也此下方敘秦三倉及隸書顚倒不明果如其說則秦時古文未絶直傳至漢而漢初習者且極盛矣若依許則六體乃王莽方有西漢初竝無也其說詳後十七史商榷已詳辨之惟諷籀書九千字當從漢志去籀字此諷是諷誦下試八體方是試使書之所諷不知何書若云籀書斷無如此之多又以爲尚書史彼志作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令史者掾屬也謂尚書御史之令史能史書者也史書大篆小篆也漢初沿襲秦故也許刪御史二字但御史大夫亦係政本此二字從彼志不刪亦可漢人善史書者甚多尚書御史之令史多矣而此令史則以能史書得名依彼志添史書令三字亦可鶴壽案秦焚六經則六經之古文絶矣然太史籀作大篆古文亦采入其中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則古文之入于籀文者猶未盡亡而刻符蟲書等閒或用之即李斯倉頡篇中亦多古字則非悉擯古文而不與也學僮所諷籀者即是尉律之書諷者口誦之也籀者以筆縱集之也即此是試學僮之事故云乃得爲史爲所諷不知何書夫說文全部止有九千餘字則籀文安得如許之多史記太史公自敘云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紬與籀同音通用亦謂縱集之也先生既攷據說文豈未見竹部訓籀爲讀書乎周禮挩史掌官書以贊治注云贊治者若今起文書草也凡官府郡縣皆有掌書之史不獨尚書御史有之段茂堂云八體攷六體乃亡新時所立漢初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

許則云御賜試之而後郡移太史試之班云諷書許訓云諷籀書班云六體許則云八體此許詳于班也班云以爲尚書御史書令史許但云尚書史班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許不云吏民上書此班詳于許也二書未可偏廢

艸書

自敘于漢興之下尉律之上云有艸書艸與隸同時而起非有先後即如下字乡字下字凡隸書中帶艸者甚多無艸則無隸艸與隸相爲表裏也鶴壽案艸書連上體棣書居末漢興又有艸書字體之變極矣段茂堂注漢興艸書不知誰作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之宋王愔曰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章艸之始也趙壹曰起秦之末有非艸書一篇

王莽六體

自敘云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亾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案孝平時徵諸臣說文字事見漢書平帝本紀及王莽傳合三倉及爰禮等所說揚雄所續共只五千餘字而藝文志乃言蕭何草律學僮諷籀書多至九千字以上其謬顯然益見當從說文作諷籀字衍所諷之書大約即尉律之類而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亦在其中所列亾新六體書即藝文志所指爲蕭何草律以試學僮者許別有所據而改正之辨已詳商榷至六體中但云篆書不分大篆小篆益見秦篆與史籀大篆同多異少故可并合爲一鶴壽案藝文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張敞字子夏魯陽人美陽得鼎嘗按銘勒而上議杜業字子高平陽人敞外孫林業之子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萬餘言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或即近也後漢孝平紀云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林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王莽傳作元始四年禮說文字正其時也段茂堂曰藝文志云漢時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此謂漢初倉頡百字也又云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祖有三千三百字也又云揚雄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謂雄所作訓纂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班但言章數許但言字數而數適相合不數急就元尚書二書皆倉頡中正字既取倉頡則在內也不數凡將者其字雖出倉頡外亦已賅于訓纂中也本祇有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訓纂七目又析之爲十四其詳不可得聞矣自揚雄作訓纂後班固作十三章賈魴作滂喜篇韋昭謂班固十三章之內許所云五千三百四十字未數班賈所作也賈魴三十四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簡矣按八十九章合五十三章凡百四十

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然後接云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愚謂凡將字既有出于倉頡之外則知相如本賦家性尚浮夸必不精當自許氏以前字書存者獨史游其餘盡亾矣今觀游之書決不及三倉彼亾此存有幸不幸焉二家如此李長可知蓋三家皆非有功于字學者故許略去不道觀藝文志先云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然後接云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愚謂凡將字既有出于倉頡之外則知相如本賦家性尚浮夸必不精當自許氏以前字書存者獨史游其餘盡亾矣今觀游之書決不及三倉彼亾此存有幸不幸焉二家如此李長可知蓋三家皆非有功于字學者故許略去不道觀藝文志先云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然後接云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愚謂凡將字既有出于倉頡之外則知相如本賦家性尚浮夸必不精當自許氏以前字書存者獨史游其餘盡亾矣今觀游之書決不及三倉彼亾此存有幸不幸焉二家如此李長可知蓋三家皆非有功于字學者故許略去不道觀藝文

志知班固于字學亦多疏舛故許并其所續揚雄之書亦棄不論鶴壽案謂司馬相如用字不精當猶可言也如律正字也而相如賦作律字不正字也而相如賦作的蹟此皆俗字然如賦作珀玓瓅正字也而相如賦作的蹟此皆俗字然如蒲之作蒱葛之作鞨別體亦可用至班固續訓纂十三篇是皆許所本也自三章并在賈鮪滂喜篇內許未嘗棄而不論也

固續揚雄幷昭注云十三章如此方與上文雄八十九章并固書共一百三章合大字正文作十二章傳寫誤也小篆李斯作而此云程邈者徐鍇曰李斯改史篇爲秦篆而邈復同作也鶴壽案各本皆作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從無作十二章者不知先生所據何本但自倉頡至訓纂祇有八十九章加固所續十三章當云一百二章而固云一百三章則三字有誤先生乃云章數相合是又誤也說文自敘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此句當在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之下益李斯作小篆程邈作秦隸書兩不相涉徐鍇說非是

壁中書

自敘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恭王壞宅得書事見漢藝文志景十三王傳尚書僞孔敘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此言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然上文已言孔子書六經左邱明書春秋傳皆以古文則似所得兼有左傳藝又志不言有春秋僞孔敘不言有禮春秋劉歆但不言

論語孝經其餘皆同而禮則言逸禮三十九篇春秋幷連言左氏邱明所修然後總之云皆古文舊書合而攷之許所言爲最備蓋許所云禮記卽藝文志之禮古經五十六卷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卽謂壁中也次經十七篇高堂生等所傳非古文又次記百三十一篇卽許所云記也尚書者卽藝文志之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春秋者兼經傳言之非壁中但有經直至張蒼始得傳也鄭康成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此條見僞孔敍及孔疏後漢盧植傳植作尚書章句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于爲實李賢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爾雅科斗活東郭注蝦蟇子卽疏此蟲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鶴壽案先生謂春秋兼經傳言之非壁中但有經直至張蒼始得傳然張蒼獻傳在前魯共王壞孔子宅在後故殺注云春秋謂經文班志言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春秋經傳班不言出誰氏據許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意經傳皆其所獻古經與傳別然則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蒼所獻也而許以經系之孔壁以僖系之北平侯恐非事實今案孔子以古文寫六經但寫春秋而已決不連左氏傳寫經文自出孔壁傳文自出張蒼安得不分系之耶

虛造不可知之書

自敍云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

行以燿于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諠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繆于史籀案此段痛指俗儒之謬在漢已然又何尤乎唐宋字異及多少不同參各本定之以古籀爲祖父小篆爲子孫可也以隸書卽倉頡妄矣馬頭人爲長者爲從倒亾從亡亾而作長人持十爲斗者上爲象形而作升故譏之也苛之字止句也者許述俗儒之言如此而徐鍇反云不知而說之非也陳羣新律敍云令乙有呵人受錢同引漢律文而彼作呵與許作苛不同者蓋古字依聲假借耳其實作呵作苛皆得天官閽人注苛其出入釋文云苛本又作呵可見二字可通又天官宮正注有幾呵地官比長注有呵問漢書李廣傳有呵止江充傳有呵問繹其義皆與陳羣引律義同而秋官薛氏注有苛察環人注有苛留竝作苛繹彼釋文及疏其音義皆與呵同可見二字可通用然王篇苛古文呵呵爲苛者呵本从止从可或亦借苛爲之而俗儒誤以爲从止从句不知古可與句不相通故許氏以爲不合古文也自漢之俗儒妄說苛爲止句故說文手部引酒誥盡執

柯柯搞也意亦與呵略同晉人不識字誤以可與句通
僞造古文尚書竟改柯爲拘矣或曰管子五輔云上彌
殘苟下愈覆鷙注云殘苟當作殘苟據此則苟字本作
止句故得誤爲苟延尉說律夫有所受之愚謂字形相
涉致誤豈可援據反以止句也作許愼意或說繆與徐
錯同鶴壽案馬頭人爲長者謂馬上加人便是長字會
意人持十爲斗者漢隸字斗作什象人持十但有
似乎升字又似乎什字什字虫爲屈中者虫蟲本象形字隨
體詰詘非字祇合筆畫有儉直可書竝非从中而屈其
下苟爲止句者苟字从艸可聲假爲訶字而隸書譌爲
苟說得者乃曰此字从止句句讀同鉤謂止之而鉤取
其錢于字意律意皆失之矣

疑蓋

自敘云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
經葬之本王政之始惠棟曰字定字吳人舊舉經學疑蓋猶區蓋
愚謂愼子沖上表亦云巧說衰辭使學者疑則疑字絶
句惠說非也

古籀篆

自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案前已歷述字學原流倉
頡始造下至周初歷代附益是謂古文史籀始作字書
字則改變別爲一體目以大篆者疑李斯作篆而追稱
籀未必名篆也是謂籀文斯與程邈因籀而增修倉頡
篇并爰歷博學是謂篆文至此方欲述已誤著說文體
要故先作總筆挈其綱維前黜隸書之妄云不合古文
謬于史籀已將古籀竝言矣此又言今敘篆文合以古
籀似以秦篆爲主古籀爲輔何也字體隨時而變久矣
許當東漢之衰不得不以秦篆爲主古篆爲輔說文每
字于三體之中擇取其一以爲正其餘若有可取則列
爲重文此其例也鶴壽案說文一部先載篆文一字下
附古文弍字二部先載篆文二字下附古文弍字三部先載篆文三字下附古文弍字先生
謂說文以秦篆爲主似乎可信而其實非也一二三之
篆文乃古文也弍弍之弍之古文乃古文奇字也何以知
一二三之爲古文蓋倉頡六書其原出于八卦所造一
二三字即本于乾卦之三畫豈有先造弍弍弍字而後
造一二三字者乎敘文志云倉頡多古字益李斯作倉
頡篇即采取古文籀文而增減之其與古文籀文異者
許氏乃附見古文籀文于下其同者則即謂之篆文而
已觀說文上部先載古文二字下附篆文上字則非以秦篆爲主明矣

艸部大字別爲一條云左文五十三大篆从艸許以爲
五十三字秦人省筆皆从艸無害于六書舉世便之即
此見說文以秦篆爲主也若欲沒去大篆不載許亦不
肯好古之心與隨時之義竝行不悖就中逢字重文峯
字注云籀文蓬省籀文下當增一或字益兩字籀文皆
从艸非峯从艸也若籀文峯从艸則當入正部中而以
羣入重文矣

分部許氏特掫

自敘述其著書之例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後敘云此

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云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許慎說文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徐鍇繫傳云分部相從自愼爲始吾友金壇段玉裁字若膺乾隆庚辰舉人貴州玉屏縣知縣復暘其說曰說文五百四十部蓋許氏掬爲之前此李斯倉頡篇皆四字句如說文敘引幼子承詔郭璞注爾雅釋親篇引考妣延年顏之推家訓書證篇引漢兼天下海內幷廁鯷黥韓覆畔討滅殘皆是此書四字句爾雅釋詁疏引倉頡篇云食臭敗也恐是倉頡篇中訓詁司馬相如凡將篇則七字句如文選劉淵林注左太

沖蜀都賦引黃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藝文類聚引鍾磬竽笙筑坎侯皆是而說文口部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嗡喻亦疑是也揚雄訓纂篇少有傳引之處惟說文手部云摭揚雄作拜艸部云艸揚雄作拜斗部云揚雄杜林皆以爲軺車輪幹蹏部云揚雄說匽鼠蟲名攷漢藝文志云訓纂一篇揚雄作此謂雄自著也又云揚雄倉頡訓纂一篇此謂雄訓釋李斯等倉頡篇也說文所引四條是倉頡訓纂中語其自著訓纂篇志云順續倉頡則亦四字句可知又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然則班固十三章亦是四字句外此如張懷瓘書斷引張美和誤吳均增補復古編敘云漢許愼說文以五百四十二字爲部郭忠恕所書說文部分刻石者亦作五百四十二部此等皆不足道鶴壽案許氏所定十四篇始一終亥凡五百四十部

其字皆相蒙而下部數無容增減而林罕守源編南小說敘云五百四十一部部郭忠恕與夢英書云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或增其一或減其一相傳偶有異同也

引經用古文

自敘云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案易孟氏孟喜也惠定宇誤易漢學分爲五家異流同原而以孟氏冠首孟實傳壁中古文易者書孔氏孔安國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比伏生多十六篇內九共九篇實二十四篇非東晉梅賾所獻皇甫謐輩僞造者詩毛氏毛長也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趙人小毛公傳之爲河間獻王博士其原出子夏與齊魯韓三家不同禮周官疑兼禮古經及記統言之復繼以周官也春秋公羊傳西漢先立學左氏後得直至劉歆始表彰東漢益盛不但別自爲傳并其經亦與公羊穀梁不同古文論語與張禹等所傳不同孝經詳後鵸鵌案許氏所引經文未必皆壁中古文其引易也以往吝又作以往遴需有衣絮又作繻有衣絮爲的顙又作爲躬顙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標其引書也鳥獸鞮髮又作鳥獸鞮鬄毛方鳩僝功又作旁逑孱功潛巛川又作睿哲濬巨川天用剿絕其命又作天用勦絕若顧木之有粤獻又作若顧木之有粵枿其引詩也桃之枖枖又作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又作其葉蓁蓁之棘棘江之羕矣又作江有汜又作江有洍往遴需有衣絮又作繻有衣絮爲的顙又作爲躬顙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標其引書也鳥獸鞮髮又作鳥獸鞮鬄毛方鳩僝功又作旁逑孱功潛巛川又作睿哲濬巨川天用剿絕其命又作天用勦絕若顧木之有粤枿其引詩也桃之枖枖又作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棘棘江之羕矣又作江有汜又作江有洍靜女其姝又作靜女其娈孌其鑾又作孌其鸞孌神也又作是紲袢也衣錦褧衣又作衣錦絅衣奢兮蔚兮又作姱兮易爲又作姹兮蔚兮又作姹嗟嗟駱馬又作姹嗟嗟駱馬不敢不踖又作不敢不蹟嗜音背憎又作僧省憎併之窘矣無然泌泌又作無然咇咇慬彼淮夷又作穀彼淮夷其引論語也色勃如也又作色艴如也此由漢初經師各有傳受互有異同許氏隨手綴集之所以不能畫一

蛾術編卷十六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涟鶴壽參校

說字三

說文引周禮

說文所引周禮多今周禮無此文者并有引他經而謂之周禮者許意約周家之禮爲周禮非指書名蓋漢藝文志但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無周禮許自序言禮周官不言周禮也或所引卽在周官傳中亦未可知如亢部碲字注周禮曰五歲一碲祫字注周禮曰三歲一祫禘之祝號禡字注周禮曰禡于所征之地以上除禡字注所引乃禮記文餘各條今周禮並無又亢部社字注周禮曰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王部閏字注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今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春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則字句微異

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

口部圜字注引尚書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日部又引虞書曰仁覆閔下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故直稱爲尚書曰凡字注曾囟也正文無曾字金藏腎字注土藏肝字注木藏也肺字注金藏脾字注土藏巾部帑字注金幣所藏

世楷堂藏板

一祫禫字注周禮曰禫之祝號禡字注周禮曰禡于所征之地以上除禡字注所引乃禮記文餘各條今周禮並無又亢部社字注周禮曰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王部閏字注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今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春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則字句微異

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

注中有正文無之字甚多如艸部菌簡注芙蓉芙蓉字在新附蘧芙藥實茄芙藥莖荷芙藥葉蔤芙藥本蔓芙藥根正文無藥字足部邁字注讀若住正文無住字齒部籀字注从佐齒聲正文無佐字部誣字注累也誖字注累也正文無累字肉部膚字注胷也凡字注胷囟也正文無胷字腎字注水藏肺字注

注中有正文無

也心部首字注土藏正文無藏字 後漢鄧禹子訓傳李賢注所引同 竹部筤字注矢也从竹前聲正文無前字劗字注从竹劉聲木部杙字注劉杙水部瀏字注从水劉聲正文無劉字 漢天子姓而訓杀也故諱之 木部牀字注安身之坐从木爿聲正文無爿字重文槭字注燒文無爿字槭字注燒也从火蔈聲正文無蔈字林部無字注豐也从林夾正文無夾字弓部弭字注木生條也从弓由聲正文無由字禾部稀字注疏也从禾希聲正文無希字 徐鍇曰當言从爻从巾無聲字爻者稀疏之義巾象禾之根莖至于希晞皆當从稀省說文無希字故也 麻部靡字注麻黐也正文無黐字广部癈字注小皃癈瘢病也从广

㤅聲正文無㤅字長字部首注𠂉者倒𠂤也人部倒字注反人也从到省到亦聲正文無到字染字注以繒染爲色从水杂聲正文無杂字糸部纁字注絳類也正文無絳字田部畛字注境也从田介聲土部境字在新附土部隄字注塘也从阜是聲土部塘字在新附子部孩字注生子兒身也从子亥聲正文無兒字 鶴壽案芙蓉本作夫容後人依新附加艸釋元應衆經音義引說文云菌蕈俗作果勹部匈字注云膺也則肉部膺字注本云匈

也此乃轉注之法而後人誤加肉耳肌字注亦本作匈从竹前聲正文無前字劗字注从竹劉聲木部杙字注劉杙水部瀏字注从水劉聲正文無劉字右旁爲片左旁爲爿則片部後必有爿部矣藝本作埶夾字从大丗丗字見漢石經論語卽四十字之訛也許書字多由聲希聲則本有其字而俠之稍俗作牀字从木爿聲正文無爿字重文槭字注槭或从丬火部爇字注燒从火也从火蓺聲正文無蓺字林部無字注豐也从林夾正文無夾字弓部弭字注木生條也从弓由聲正文無由字禾部稀字注疏也从禾希聲正文無希字 徐鍇曰當言从爻从巾無聲字爻者稀疏之義巾象禾之根莖至于希晞皆當从稀省說文無希字故也 麻部靡字注麻黐也正文無黐字广部癈字注小皃癈瘢病也从广从水也聲則許書本有池字故自部陂字注云池也此亦轉注之法證以衣部注讀若池池水部注演益州池而益信矣染字从水从木从九俗也裴光遠曰木者所以染栀茜之屬也九者染之數也本作从水杂聲者誤本作捐俗訛爲捐竟盡也假借爲四竟字唐大言也假借爲陂唐字而俗乃謬加土旁許書無兒字當亦如由希之偶佚耳

任意更改減省增加移徙

後人于說文有任意更改者如歙作飲蔫作萎之類有任意減省者如窓作悤之類有任意增加者如賣作賸奘作獎壺作愛之類此皆甚不可者至于任意移徙如咏作和窠作棵略作畧玻作翅驅作鷗蜌作蟹餐作飧烑作秋赴作徒趁作從遵作蹲齋作臍恬作甜粹作辣橐作槁橐作稿髁作夥慝作愜偷作愈畛作界哃作舅鵝作鵞皆是也 左傳昭二十一年其御願爲鷙定元年榮駕鷙又作鵞 其所以不可者束部棗字注云羊棗也从重束子皆切棘字注云小棗叢生者从朿束己力切棗束木朿也讀若刺七賜切一重束爲十月剝棗之棗一朿束爲蓼門有棘之棘

截然爲二音義皆別觀此則知古人造字不但點畫有定不可增減卽其位置上下左右亦皆有意不宜輕有移徙衣部袍字注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緼袍薄衣在上下則仄聲訓裹義訓異而音亦不同今尚書召誥保抱攜二字同一从衣包聲音亦相近而衣在左則平聲訓襺裹切裹字注裹也从衣包聲鉉曰俗作抱非是薄保切抱子禮記曲禮君子抱孫皆作抱乃手部捋字之重文步侯切今人乃以爲裹裹字讀薄報切心部怛字注憯也从心旦聲得案切重文忌字注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忌忌旦不過从之得聲非義在左在上似無不可而分爲重文則知偏旁位置自有一定且引詩在重文下不在正文下許氏據毛氏古文亦審核而知唐石經改爲旦其義遂失辰部脤字注血理分衰行體中者从辰从血莫獲切重文䘏字注籀文正文與籀文皆从辰从血不過一則左辰右血一則左血右辰截然分爲兩體然則古所未有而吾任意移徙其偏旁非無知妄作乎

改爲旁祓之改爲祓祝之改爲琉玒之改爲玒珧之改爲藕蕅之改爲蕅藕之改爲蕨薇之改爲薇蕨之改爲蘋蓱之改爲蓱蘋之改爲蔭芘之改爲芘蔭之改爲蘺蓀之改爲蓀蘺之改爲蘆蔭之改爲蔭芘之改爲芘蔭之改爲蔭芘之改爲芘蔭之改爲蔭芘之改爲芘

俾夫之加爲玦以上六十字其筆迹宇增加于正文而不必加者也夫省之固將以趨便加之增加于正文而可言也至于同此一字而倒置其上下變則其左右此何謂耶然而任意移徙者又不可勝數隋先生所以求新猶未盡試再以六十字言之若蘇之移爲隋鄰之移爲轉雖之移爲隨龍之移爲鼈鼈之移爲鼈鼈之移爲鼈鼈

高字部首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高之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重文亨字注篆文高案反切後人所加許兩切是其本音因隸廢本文不用取重文亨字之形而變爲享以作享獻字又取享字去一畫作亨訓爲通以作亨嘉之亨則許庚切矣又于亨字下加四點訓爲煮以作烹飪之烹則普庚切矣且以獻也入上聲養韻通也煮也入平聲庚韻然今毛詩或剝或亨儀禮士冠禮注煮于鑊曰亨亨即烹人猶知之而亨之即享人鮮知者朱子荅楊元範大有卦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

人部擯即儐之重文俗妄分儐爲儐介擯爲擯黜云部黜即育之重文俗妄分育爲養育毓爲生毓鶴壽案字有古今而用分者如气一字也今以气爲雲气乞爲匄乞识一字也今以識爲記識幟爲旗幟離爲別離摛爲黃摛池一字也今以沱爲江沱池爲汚池箸一字也今以著爲箸帙著爲著述游爲一字也今以遊爲游放游爲旗游崇爲一字也今以崇爲崇高嵩爲嵩山均韻一字也今以均爲平均韻爲韻求裘爲一字也今以求爲求取裘爲衣裘裘昔腊一字也今以昔爲夙昔腊爲肉腊若此之類聊舉十字爲例他如扮訓捉也讀若粉今則讀布患切而爲打扮字拓訓拾也或作摭今則讀如索而爲開拓字俺訓大也于業切今則讀若安而爲自稱之詞又如賑訓富也今則爲振給之義埭訓相連也今則爲依倚之義埭訓擊背也今則爲相連之意或解異而音亦異遂流正不知何底矣

俗以二字誤合爲一

又有二字誤合爲一字者弓部彊弓有力也此彊弱之彊虫部強蟲名反切與彊同而截然兩字俗遂廢蟲名本義借強爲彊并力部勍迫也正當爲勉勍解而亦以強代之遂并三字爲一字餘似此者甚多鶴壽案字有古今而今合者耘斗耘也石山石也今通用石敧會合也合合口也今通用合迻遷徙也移禾名也今通用移廋倉廩也今通用廋釋淅米也釋解釋也今通用釋魄鬼魅也神天神也今通用神近箑也芹楚葵也今通用芹遴難行也吝恨惜也今通用吝趣趨進也漸漸江也今通用漸徘良久也逞徐行也今通用遲此類皆由學者取其省便忘其本原今亦舉十字爲例甚至有合三字爲一字者絡枝絡也格木長也今則通用格矣佰什佰也敨常敨也伯仲也今則通用伯矣然好修之修豈可以當肉脩之脩沖動之沖豈可以當蟲虛之蟲鄉黨之黨豈可以當朋攜之攜綢繆之繆豈可以當妥謬之謬逶遝聚會也今不能行爲人所引也奈何用提攜字象獸名也像形像也豫豫飾也菊蓬麥也藥治牆也藥日精也字既不同義亦各異諸如此類安得不詳審之

一字兩从注各有例

一字兩从如食部餐字注从夕食只用一从字而玉部琥字注从玉从虎則用兩从字此亦有例益餐餔也餔申時食也申時則夕矣故夕食連言若琥則發兵瑞玉爲虎文故用兩从而其下復云琥亦聲非兩从之字皆有此一句

一字數从只入一部

二字合爲一字一形一聲故每言从某某聲部首之字似宜無所从今部首字言从某者蓋此字有从某而他字則又从此字不得不立之爲首更有一部只一字亦以爲首而獨立一部至于一字兩从今但定入一部蓋一字無入兩部之理許氏無說以明之想必于兩从中擇其所重者入之

重出字

木部杗字重文柁字注杗或从木尼聲銍曰柁女氏切木若棃此重出敎字出敎部兩收鵬壽案州部有兩从州監聲此正字後云瓜菹也从州監聲此誤字當作菹从州濫聲玉篇兩字竝載一从監一从濫廣韻濫瓜菹字後一字脫去水旁竝非重出也

許氏兼隸變隸

說文解字專爲說古籀篆也而于注中亦兼及隸變如州部首竦手也从少从又注云居竦切今變隸作廾部首引也从反廾注云普班切今變隸作大冏字部首下有小字夾注云今經典變隸作四不言銍曰疑許氏自注鵬壽案每字下反切皆徐銍所加此三條注在反切之下系銍注故也先生明知反切爲銍所加何又疑變隸爲許注乎

訓釋用隸書

段若膺偏旁字源自序曰炎漢中興復置小學許叔重乃集猶篆古文數家之學以隸書訓釋爲說文三十卷夢英之言雖未足深據然正文用古文籀文篆文小字夾注用隸書以理推之當然

引孔子言

說文引孔子之言如王部首引一貫三爲王璠字注引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云云王應麟謂齊論語問玉篇文士部首引推十合一爲士之類此皆垂爲典訓的確可信乃鄭樵以爲必出讖緯何所據邪樵云秦焚經而經存漢解經而經亡劉後村題姚三錫書鈔詩云漢儒之罪甚秦灰學問至宋南渡後滄海橫流滔滔不返矣

引諸家言

說文引諸家之言如王部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見春秋繁露少部首引尹彤說州部芸字注引淮南子斬字注引譚長說牛部犧字注引賈侍中說獨造稱官不名口部啕字注引司馬相如說喙字重文引譚長說言部讋字注引傅毅說辛部首引張林說廾部首重文拜字注引揚雄說臤字注引黃顥杜林說爪部引王育說革部正部秦部皆引官溥說丌部典字注引莊都說市部引

周盛說鹵部棗字重文棗字注引徐巡說（後漢杜林傳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後皆更受林學）蒲部縏字注引衛宏說縏畫粉也市部𠘨字注引司農說（司農未知先鄭司農否說文所引僅見此條）犬部引窗嚴說水部溺字注引桑欽說渭字注引杜林說辵部迅字注引逯安說虫部蜂字注引劉歆董仲舒說蠏字注有二敖八足旁行無蛇鱓之穴無所庇此荀子勸學篇文而許不言金部鉊字注大鎌也从金召聲張徹說內部离字注引歐陽喬說不能備引隨舉數條

前後兩敘

說文有前後兩敘前敘蓋初下筆先定其規模而作後敘作于和帝永元困頓係十二年庚子至建光元年辛酉方上進疑初稾粗完作後序修改增益爲功又二十餘年也愼嘗作五經異義又注淮南子異義引見各經疏淮南子注引見李善文選注約計作異義必在三四十餘復作說文久之上進方卒必六七十或七八十矣本傳云馬融常推敘之則愼是融之前輩融卒于延熹九年年八十八當愼病遣子獻書時融年四十三則其時愼年必六七十矣

所收字數

後敘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十三以今敘之正文多七十三重文多一百十二蓋後人增入也徐鉉于各部末多有新附字今此則皆不在新附內而于許所言數外又多出若干則知許元本爲後人附益者多鉉等于進表後附一條云左文一十九說文闕載序例及注義偏旁有之今錄于諸部此已在新附外而于今所攷多出者則又在十九之外（鐵橋案先生所據段注云今依汲古閣本所載字數核之正文九千四百三十一比原數增多一百一十六與先生所核之數不同段注云此由歷代有沾注者今難盡爲識別）

分部次敘

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次敘據後敘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冥據此意以觀全書牽聯系屬之例灼然可知徐鍇說文繫傳作部敘二卷綴于其後自一部下推原所以編排緣由仿敘卦傳而云故次之以上上卷終于鬯部下卷始于人部徐鍇于人部別自起頭一若以一圓當居首而人爲萬物之靈亦當別起其前不必有所承矣偏觀他部則無一部不有謝啓昆聯者獨里字下竝無一言遽接故次之以田者非無說以處此也謂田里相承不待言而可知也愚謂許既分部部之前後不可無一編次之道從一字連貫而

下至連之無可連則不欲强爲穿鑿聽其斷而不連別以一部重起全書中如此者屢矣不止蒭與人也徐鍇乃必欲盡連之獨閒蒭與人故有穿鑿一病也且有跳過上一部甚或跳過數部而遙接者徐鍇必欲使銜尾相承則鑿說多二病也部敘多以字形相似牽連不必定有意義而徐鍇必以文義貫通遂多强說三病也即如玨下次气气遙接三不接玨而鍇云山澤以出气山澤之精玉石所出故次之以气气下次士士推十合一遙接一貫三爲王不接气而鍇云气象陶蒸人事以成故次之以士士下次一不過因士推十合一而十中有一聊以守形相似牽連而鍇云士事也不可不一道心惟微故次之以一以上三條皆非艸下次小小遙接一不接艸故鍇云艸蔘艸皆少也少初分爲小小才可分故次之以小鍇此條最明通鍇既知遙接之例他處何不用之而多鑿說乎再攷叕下次叕叕遙接甇甇从叕省不接效而鍇云明而使人故次之以叕烏下次華斷而不連亦無遙接華部重起徐鍇明知之故別分一卷而必强說云烏之言雜雜久必推棄故次之以華子下次放亦似斷而不連亦無遙接當闕疑而鍇强說云受孚多者逐故次之以放骨肉筋下次刀刃韌丰耒五部下次角者肉筋从骨牽連骨人獸皆有角惟獸有因思治骨肉用刀故以刀等雜在其閒至角下次竹則又因筋字从竹遙接筋不接肉而鍇强說云骨之堅者角艸之堅者竹故次之以竹久下次桀此上自艸以下舜韋弟久久五部皆以字形稍相似牽連桀亦然謂之不必定有意義可也或桀舛在木上謂之遙接舛更確不接久而鍇云違而久者磔之故次之以桀以上五條皆非鼂下次日此上自口以下員貝邑鼂四部皆从口字形似牽連而日則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从一象形其爲遙接口顯然不接鼂故鍇云物圜爲日日亦物也故次之以日此條精當再攷說文第八卷以下次之以朙朙遙接一卷中皆人身所有之事即或衣履器物人身所用者因字形牽連順便及之至牽連者畢則又回顧遙接終之以元元氣逆也而人身形體字尚未畢因字數已繁分入第九卷其爲總承人部而來則一故九卷復列頁首等部直至髟部人身字方竟此遙接之大者全書中變例後敘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也如此立說方明通不滯徐鍇必使元頁緊相膠黏遂强云元而頭其首故次之以頁忩下次水斷而不連亦無遙接許氏以水入第十一卷其分析之意當亦因適值水不接忩

而錯云心疑也心大火也火水之妃故次之以水爲下次金此上自土以下垚堇里三部皆從土而來田畕黃男四部又從田而來力劦二部又從男而來犇連巳畢乃復回顧遙接土土生金故次金不接劦而錯云金生于土力而取之故次之以金畺下次甲斷而不連亦無遙接當闕疑不接畺而錯云畺亦有甲故次之以甲巳下次庚巳承上巳而庚遙接巳不接巳而錯云巳蛇食象有所藏者實也庚木實故次之以庚以上五條皆非若乃長下次勿錯云長而動搖者勿故次之以勿案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

民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雜帛爲物此唐人妄改當作爲勿爾雅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旂九旗勿與旂竝言旂尚長則勿亦長長則遠者咸見故能趣民我下次丨丁下次琴錯云我鉤啄也所以鉤制畱止也故次之以丨琴所以自禁心之散也故次之以琴案說文我頃頓也从戈从手古垂字一曰古殺字丨鉤逆者琴禁也爾雅釋樂疏引白虎通云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予所藏大德九年刻白虎通比俗刻增甚多然無此條益已不全錯說確甚他類此者尚多在淺識者或疑爲迂曲實則精妙無雙稽古功深故能有此鶴壽泰說文相蒙之部皆以形象爲次敘其連部相蒙爲次敘者如

上部蒙一以古文上作二也丌部蒙古文二三亦蒙示以丌有三垂也王部蒙三以一貫三也王部蒙王形相近也玨部蒙玉玨可附玉部而另爲一部者因班瑎等字从玨故也其隔部相蒙爲次敘者如告部中隔一部而蒙牛气部中隔三部而蒙三丨部中隔三四部而蒙王與玉甚至有隔十二部而相蒙如足之蒙止是也有隔三十四部而相蒙如言之蒙口是也其數部相蒙爲次敘者如可兮号亏之皆蒙丂兩冂兩巾之皆蒙门兄先皃兆先禿見之皆蒙儿是也其字形略相似而相蒙者艸部次于艹其形下體類艹也莽部次于艹其形下體類艹上體類屮也艸部次于蒙曰之後以古文艸从曰也其字形不相似而相蒙者牙部次于齒牙之形無所蒙而其爲物則齒類也爻部次于蒙卜之後卦爻之事與卜相近也衣部次于身衣从二人且所以彰身也其有守形不相蒙而以事類相次者木部之後既蒙之以東部林部矣而才艸木之初也叒博叒也屮部出部帀部出部木部生部七部垂部粤部華部禾部皆言艸木之事也亦有絕不相蒙者非但幺之與冓人之與褢兩部不相蒙而鹵之次于東灥之次于灥灥之次于鹵東之次于卤三部皆不相蒙朩之次于麻耑之次于朩韭之次于韭瓜之次于瓠四部皆不相蒙也其相蒙者不必以字義求之如大徐之說宜爲先生所譏矣

每部中字次敘

每部中字之前後亦以意義爲次敘即如一部五字一元天丕吏上部四字上帝旁下此字少之部其鑿有先後次敘不言可知若字數稍多之帝部帝名故也此下自禮至禔皆吉祥之字自神至禓皆鬼神祭祀之字自祼至褅皆凶惡之字先後意義亦自按文可求至于字數極繁之部則間有隨手位置不拘次敘者如木部松柏自當居衆木之長乃位置甚後而首冠以橘橘雖佳果若梅之吐華在春首百卉之華皆在

其後乃讓橘在前而梅且居橙柚櫨梨楔柿之後似隨意者又每部中字各以類相從今木部檞木可爲大車軸枋木可作車械木可作大車輻當聚一處今各分散楔棗也槭棗也檄棗也檄棗也檄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字四

賈逵修舊文

愼子沖上書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又云愼博問通人攷之于逵作說文沖上書當安帝初先帝謂顯宗肅宗和帝也後漢逵傳逵字景伯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周官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作左氏條例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藏祕館拜爲郎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使出左氏義長于二傳者逵具條奏之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復令諉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周官解故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古文尚書毛詩遂行于世和帝永元八年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十三年卒此傳述逵修理舊文如此之詳而愼自序所謂書孔氏詩毛氏周官春秋左氏并叙古文史籀大篆亦受之矣據逵本傳逵上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李賢注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范蔚宗論曰鄭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讖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以此論學悲矣哉今案春秋左氏傳凡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比他經字數獨多逵別傳文以證圖讖雖爲范史所譏然左氏古文固賴以傳古曰文今曰字說釋也解判也許書名說文解字者文字指古文籀文小篆三體也說解指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書也今人從便稱說文耳沖上書言博問通人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許書之名僅見于此先生引之不宜省解字二字

太尉南閣祭酒

沖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畢秋颺云後漢許君本傳但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洨長卒于家不及太尉祭酒者缺也漢舊儀曰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補西曹南閣祭酒又曰太尉東西曹掾秩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然則南閣祭酒爲太尉西曹掾史也百官志曰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漢書

稱周澤爲太尉議曹祭酒所謂比三百石者是玉海曰後漢太尉六十四人許君自言其書成于永元困頓之年爲永元十二年是時則張酺爲太尉也案漢舊儀公卿畢所據蓋引見注中者鶡壽案閤當作閣段茂堂曰閣官志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黃閤主簿錄省衆事黃閤即南閤也沈約謂三公黃閤者天子當陽未門洞開公近天子引嫌故黃其閤陳元爲司空南閤祭酒言南以別于他曹今說文各本署曰漢太尉祭酒許慎記大尉祭酒四字不連如淳謂祭祀時尊長以酒沃酹故曰祭王澍于宗室中爲祭酒豈太尉有數人而叔重爲之祭酒不云故交長疑是交長落職又至京師太尉南閤祭酒王先謙于凡史言故某官者皆謂最後致仕之一任沖云故歸里卒于家也案沖又言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亦未見本傳蓋安帝永初四年詔謂者劉珍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其事也儒林傳云太后詔劉珍與劉駒駼馬融中詣東觀典校秘書許亦分司其事也許于永元十一年至永初四年復校書東觀又十一年而書成其官終于太尉掾故沖上書署之其爲洨長則在前矣

字林攷說文存

新唐書百官志國子學博士五人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業暇則習隸書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書學博士二人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爲生者石經說文字林爲顓業兼習餘書而唐六典貢舉之政明書試說文字林據此字林與說文唐時用以課士試士者宋史藝文志

繆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隋志作七卷唐李賢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往往引用之而見于陸德明經典釋文者尤多如蚣蝑之蚣字林作蚣鵠巢之鵠字林作鵠反其字音亦微異蓋唐人以此課士故得與說文竝行也

反切

徐鉉等校定說文進表云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廣韻行之已久今竝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案漢末鄭康成門人北海孫炎叔然始作反切許時未有故說文但解文字而已其中注讀若某或引書以證云讀若云云之某字如此者亦有十之一今韻書最古者莫若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所修廣韻前列唐元宗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修廣韻序蓋隋文帝仁壽元年陸法言先誤切韻五卷舊唐書經籍志陸慈誤慈似法言名以字行者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唐高宗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廣韻因之而作也舊唐書經籍志小學類無唐韻他書注并無孫愐姓名集部有孫愐集六朝人非唐孫愐舊志粗率不足據新唐書藝文志則云孫愐廣韻十卷切韻爲唐韻之本唐韻則廣韻之反切而駁其不合古音然其書名廣韻不名唐韻

正爲此也今以說文反切比對廣韻反切兩二卷皆同惟豐字說文敷戎切廣韻敷空切不足爲異此卽徐鉉所附入者徐鍇繫傳反切則不用孫愐而用朱翺翺不知爲何許人每卷首與鍇竝列銜稱臣而鍇在前翺在後且翺官亦係祕書省校書郎則其參鍇同時同官同仕南唐無疑然馬令陸游南唐書皆無其人卽吳任臣十國春秋亦無之今以毛板說文反切與繫傳反切隨手取一二卷校之多不同而或有相同者舌部酟字他合切向字部首女滑切向部商字式陽切言部謂字于貴切詵字所臻切詳字似羊切詰字古到切詔字之紹切訊字是吟切誓字時制切諍字側迸切譊字女交切此皆相同者大約居十分之一至于音或近而字不同者只字朱翺眞彼反孫愐諸氏切句字朱翺梗九反孫愐古侯九遇兩切世字朱翺詩袂反孫愐舒制切言字朱翺疑袁反孫愐語軒切詩字朱翺式其反孫愐書之切識字朱翺測浸反孫愐楚蔭切訓字朱翺吁問反孫愐許運切諄字朱翺主均反孫愐章倫切詻字朱翺顏各反孫愐五陌切訊字朱翺思晉切諶字朱翺是任反孫愐是吟切計字朱翺已惠反孫愐古詣切診字朱翺遲鎭反孫愐之刃切似朱近北音孫近南音支部俴字朱式人反作申聲孫直刃切作堆聲朱得昏反作登聲孫丁回切作推聲鶴壽案許氏之書凡有三本各有反切徐鉉所定說文解字其音用唐韻徐鍇所加又譔說文韻譜其音朱翺所加又譔說文解字繫傳其音用唐韻徐鍇所譔說文繫家訓音辭篇云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倉頡訓詁反稗爲通竇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刎爲免稅天子傳音諫爲閉說文音憂爲棘讀皿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斗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讀乘詰承此例甚廣必須改按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騶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捘反爲兄厥然則兄當爲所榮反矣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與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于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顏氏此言泛論反切古今不同若二徐既注說文宜歸一定而亦互有異同則非著書之道錢竹汀曰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聲今人所云雙聲也二徐校刊說文既不審古音之異于今音而于相近之聲全然不曉故于從某某聲之語往往刋落然小徐猶疑而未盡改大徐則毅然去之如元从一兀从元小徐云俗本有聲字人同音兀亦與玻同音也髡从兀或从元轉論語作軏皆可證元爲兀聲小徐不識古音妄加之也案元兀聲相近兀讀若夏瓊或作琁是夏璇或从元轉論語作軏皆并不識此語則後世何知元之取兀聲乎普丛日竝聲案古音竝如匆匆薄爲雙聲培薄聲亦相近漢中嶽泰室闕銘竝天四海莫不蒙恩竝天卽普天也小徐以爲會意字謂聲字傳寫誤多之大徐遂刪去聲字世竟不知普有竝音矣朏从月出聲案出有去入兩音朏亦有魯忽芳尾兩切則朏爲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昆从日比聲案比頻聲相近昆或作蜫昆由比得聲取相近之聲也小徐不敢質言非聲乃拋爲日日比之說大徐采其語

而去聲字毋乃是今而非古乎錢氏此論專指二徐之擅改許氏舊音紕繆甚多況其所加之反切則紕繆必更多矣今案許書原本雖無反切而呂忱字林之後有說文解字舊音四卷隋經籍志載之其見于陸德明釋文者如玖紀又反百反筵式六反雉孚往反鴟以水反鸛止仙反鵲七略反之類其見于李善文選注者如祫古洽切協力計切詻火迥切啟邱知切睽于例切眠叔切鼓力幼切么于遙切嘄五口切芬扶云切之類其見于史馬貢史記素絛者如靦市支反啖唐敢反斷士白反剽數妙反囊於貢反拉力荅反眺徒調反扛音江閒音明之類其見于李賢後漢書注者如詰古度反註古卖反核力登反椀陀結反于業反揄音投掛音卦反狩書義者猶古外反頻甫于反渨屋戈反音放曖音流之類他如孔穎達毛詩正義云踴丁于反蹲竹二反橆此音反操此遥反擊方結反張參五經文字云今而非古乎錢氏此論專指二徐之擅改許氏舊音紕繆甚多矣今案許書原本雖無反切而呂忱字林之後有說文解字舊音四卷隋經籍志載之其見于陸德明釋文者如玖紀又反百反筵式六反雉孚往反鴟以水反鸛止仙反鵲七略反之類其見于李善文選注者如祫古洽切協力計切詻火迥切啟邱知切睽于例切眠叔切鼓力幼切么于遙切嘄五口切芬扶云切之類其見于史馬貢史記素絛者如靦市支反啖唐敢反斷士白反剽數妙反囊於貢反拉力荅反眺徒調反扛音江閒音明之類其見于李賢後漢書注者如詰古度反註古卖反核力登反椀陀結反于業反揄音投掛音卦反狩書義者猶古外反頻甫于反渨屋戈反音放曖音流之類他如孔穎達毛詩正義云踴丁于反蹲竹二反橆此音反操此遥反擊方結反張參五經文字云

字云蓋公害反唐元度九經字樣云品染入反梆乃胡反奭音拘直音仍他音拖裝駟史記集解云姅音半又如牽耽達反霸火郭反半音彌兆韜音兆韜敵陽詢藝文類聚載之麵彌箭切虞世南北堂書鈔載之映烏郎反杜佑通典載之萬音愚白居易六帖載之此皆說文本音在二徐時其書諒未遺佚乃棄而不用而易以孫愐朱翺之音亦可謂無識矣

新附

徐鉉等校定說文進表云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然頗排序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攷每部後有新附字者約計十之二三在徐氏亦明知其非古相承已久不可復改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愚謂陽冰刊定者不可復見既排序許氏則其亾不足惜鉉此論甚佳

耳夫于書六經皆古文至唐貞觀作正義變改已多元陽冰之後直至南唐鉉之弟鍇始誤說文通釋四十卷

說文各本異同

徐鉉校定說文進表云唐大林中李陽冰篆迹殊絶于

三十一字第十一篇凡二十一部新附濛濤等三十一字第十二篇凡三十六部新附闡闉等三十字第十三篇凡二十三部新附緗緋等三十六字第十四篇凡五十一部新附鑼鎔等十八字通計所附四百有二字

內繫傳三十卷卽將正文十四卷分爲二十八又敘目二卷外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一卷類聚一卷錯綜一卷系述一卷宋人多誤稱全書總名繫傳馬端臨沿之繫傳有功許氏微疵辨已見前祛妄詆序陽冰尤快亦偶有采取陽冰者鶴壽案說文東部注云木𠀋也象形讀若刺棗从重束朿从𠀋束亦部注云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夾陜从亦乃李陽冰謂持束作亦出自李丞相是少監固專攻祭酒者也故大徐曰𠀋說文作肱李斯小變其跡李陽冰乃云从開口形是爲臆說大徐又曰𠂤本蕃廡之廡李斯偕爲有無之無後人尚其簡便故皆从之有無字本从𠂤李陽冰乃云不當加𠂤且蕃廡字从大从卅數之積也从林亦蕃多之義若不加𠂤何以得爲有無之無大徐所駁良是但于竹部笑字注引李陽冰說从夭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而不從許氏作从竹从夭則謬矣至說文無𠂤部當是後來偶

蛾術編　卷十八

佚木部牀字注云安身之几坐也从木从𠂤聲許書將牀等字皆曰𠂤聲必在𠂤部徐諧曰左傳蘧子馮詐病掘地下冰而牀焉至于茶坐則席也故从𠂤則牀之省象人裹身有所倚著至于牆壯戕狀之屬竝當从牀省聲李陽冰言木右爲片左爲𠂤音牆說文亦異故知其妄小徐此駁非是

馬令南唐書館傳敘述歷官事迹甚略言其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不言解說文陸游南唐書本傳則云字楚金會稽人遷廣陵文詞與兄鉉齊名常夢錫薦于烈祖未及用烈祖殂元宗立起家祕書郎殷崇義誣奏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元宗愛其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改右內史舍人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錯嗜讀書少精小學所讎書尤審諦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著說文通釋錯卒逾年江南見計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今說文通釋具存卷首列銜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若分司官不得謂之守然則此書乃錯初入官時作其時錯年尚少故陸云少精小學也南唐自元宗中興元年已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入宋奉宋正朔至後主嗣位之十五年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二月爲宋所滅陸書錯卒于七年七月則下至唐亡尚一年半而馬書乃云卒于八年圍城中踰月唐亡大相抵牾恐陸書爲是自南唐元宗初錯作通釋下至宋太宗雍熙三年錯兄鉉始復校成定本上進計相去約四十餘年

錯于通釋之外別譔說文韻譜宋史徐鉉傳附弟錯事云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補鉉序之曰許慎說文方今僅存而學者殊寡兼筆削甚要資檢閱而偏旁與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今此書止欲便于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詁訓以爲別

識云云此序載徐公文集以家藏鈔本勘宋史無異其後吳嚴李燾別作五音韻譜徐鉉韻補已亾而五音韻譜前明多有刻本世人共信爲燾書有前後序及跋一段皆載文獻通攷卷第一百八十九序云韻譜便于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觀此語知鉉書將說文全書俱依唐韻四聲編之雖便于檢閱但不歸五百四十部則不知有部首分領若干字之法鉉序謂聊存訓詁以爲別識則小字夾注亦不全載所云从某某聲等恐亦多删去者且部首下凡某之屬皆從某一句想鉉已盡删去矣一部之字分入數韻部首字

與部中字混然無別雖逐字注有从某字但說文多有一字兩从且有三四从者何以知其定从某況有收其字而注不言所从者更不可知故燾譏其局以四聲偏旁未易見也燾又云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此一段乃燾自述其別誤五音韻譜體例推原燾意以爲欲救徐書不識偏旁之弊必須先將五百四十偏旁字依韻編之每部中字則仍聚一部中不用拆開但部首易檢矣而一部中先後檢閱亦費目力不如兩利俱存之于一部中仍依四聲先後算來古今字書從無每部用四聲爲先後者惟類篇爲然遂用以編次其書始東終甲凡十二卷明刻雖多大約各本略同許前後序及子沖上表徐鉉進表等皆移置于前而燾自序及跋皆無每卷首標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亦不列李燾銜名今隨手取類篇第一卷亦部與說文原本勘對祇類篇在禔字前分韻在禔字後从說文齋類篇在柴字前分韻在柴字後从說文音不从其次祉類篇在禩字前分韻在禩字後禂類篇在齋

字前作平聲分韻在禱字後作仄聲取後略前本平反仄从說文纂類篇在祘字前分韻在祭字後取後略前从說文者禪類篇在祕字下作平聲分韻在祘字後作仄聲取後略前本平反仄从說文禜類篇在祊字下平聲分韻在禡字下仄聲禍禁類篇皆在平聲分韻在祜字下仄聲類篇先禍次祝次祿次福次祝祓類篇在祭字下分韻在祝字下前後顛倒不一者如此反切有不同者禔類篇章移常支田移古委居僞五音分韻市支切祇類篇章移常支翅鼠三音分韻巨支切祇類篇詳茲象齒二音分

韻似玆切禧類篇虛其切分韻許其切紫類篇鉏佳鋤加二音分韻仕皆切齋類篇莊皆切分韻鉏皆切反切不同且勿論其顛倒處則皆从說文竝不以類篇爲定類篇重音則取其後略其前類篇本平聲者反移仄聲與自序大相矛盾然則此本出燾手乎非出燾手乎不可知矣鸛壽案字各有形形能該聲聲不能該形徐鍇韻譜欲以韻書之次弟分排字書之次弟宜其無當矣司馬溫公類編以十五卷凡五百四十三部蓋本集韻所收之字而又補其所遺也先生所校說文亦祇有二徐及李氏本但三本之中差誤脫落不可枚舉如艸部蓑字注鈚弋誤作跳弋部迺字注虎牙誤作武牙羽部翎字注文翰作大翰人部僔字注鞫飢作朝飢水部淯字注磐石作磐石心部慦字注磐石作磐石今聲此皆

世楷堂藏板

入洒作入海炎部犇字注積年作積中戈部或字注以一作又从一甲部古文注始于下見于上作始于十見于千此皆差誤也又如玉部璦字注脫瑟亦二字艸部節字注脫節葥二字亥部古文注脫故字二字衣部辛字注脫从衣象形四字手部摩字下一本有孳字注云摩也从手研聲御槩切酉部醇字下一本有酋字注云酒味苦也从酉今聲此皆脫落也其餘如此者甚多

毛扆說文跋云李燾依韻重編名五音韻譜案平上去入爲四聲宮商角徵羽爲五音書中次序皆依四聲而名曰五音何也愚謂宮在上平聲商在下平聲徵在上聲羽在去聲角在入聲五音即四聲也

徐書便檢尋矣而不知部首李燾以部首分韻編次則又不便檢尋徐鉉校定原本常熟汲古閣主人毛扆芭

之子扆依北宋小字板改大字翻刻者奉爲枕中鴻寶參之以徐鍇繫傳足矣汲古閣刻本布天下其功之最大者莫如徐鉉說文至繫傳幾百年來無刻本吾友汪愼儀名啓淑新安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刻之功與毛同

徐鍇有類聚一卷此繫傳之外篇不過紬繹推演啓發後人心思乃宋末戴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誤六書故三十三卷盡更說文規模變爲編類分作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目下總說云書之目四百七十九其實八十八爲文四十五爲疑

世楷堂藏板

文文母也皆大書其二百四十四爲字字子也皆細書愚謂案其目實四百七十八非九文百八十九非八字二百四十四非五此數尚誤何論其他所謂疑文實無可疑而其分類不知何意其卷首有通釋一卷指摘許氏之謬是以欲廢許而自造一書此亦妄人也已矣明吳元滿又別自分類展轉紛更其妄益甚

二徐本異同

二徐同胞兄弟自相師友其本宜無不同然亦有偶異者不但反切也即如亦部正字小徐在褐字前大徐在褐字後禱字後禱字重文禱字小徐在褐字前大徐在褐字後

部末五字禰禮祧祆祚其四大徐皆在新附而禮字則
幷無之禰字小徐本注秋畋也从𠂤爾聲臣鍇曰獵者
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
不射故从𠂤又祖禰也息淺反愚謂既載秋畋云云然
後接臣鍇云則秋畋云云似係許慎原文矣而鍇曰
云云曲說所以从𠂤之理自成一義卻又兼及祖禰一
義若大徐入之新附而注云親廟也从𠂤爾聲一本云
古文禰也泥米切此則皆鉉之言許自不收又何有注
鉉直主祖禰一義爲本義卻亦匆及古文禰一說就此
一字聱疑糾結棼如亂絲今詳攷之犬部獮秋田也从

犬爾聲息淺切無獮字獮既讀爲息淺切似不應从爾
得聲而王部亦無璽字印璽之璽从土爾聲在土部重
文乃作璽注云籀文从玉耳竊以隱五年左傳臧僖伯
說田獵之制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注獮殺也以殺
爲名順秋氣釋文獮息淺反說文作獀此字無論从爾
从璽既皆不得息淺反之音而字則當依說文凡秋畋
遷廟也从𠂤兆聲而小徐乃云從兆種種不合皆非是
祆字注胡神也从𠂤天聲火千切則二徐同此字不但
經籍不見無所用之收之何爲祚字大徐云福也从𠂤

七年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案詛字注云詶也
上文詩訓詶訓亦訓禱而禱下引周書禱張爲幻則詛
爲詈斥甚明與俗所謂咒義同音亦通何用復造禮字
代之乎此字經籍中從未見大徐竟刪去極是祧字小
徐注從𠂤從兆他彫反既無解釋又不言關況大徐云
遷廟也从𠂤兆聲而小徐乃云從兆種種不合皆非是
祆字注胡神也从𠂤天聲火千切則二徐同此字不但
經籍不見無所用之收之何爲祚字大徐云福也从𠂤
乍聲臣鉉等曰凡祭必受胙胙卽福也此字後人所加
祖故切小徐注略同而誤以乍聲爲從乍乖謬太多足

見其不可信且反切大徐皆言切小徐皆言反今小徐于亓部忽言反忽言切自亂其例小徐書作在大徐本校說文之前相去甚久故大徐多采小徐說而小徐全書中從無臣鉉云云今此祚下臣鉉云云小徐本何亦有之斷宜從大徐删禮字餘四字皆入新附鶴壽案禲或作禫王林謂說文亦部云禫祭也从亦單聲豚肥也故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亦而亦部新附云禲祝廟也从示單聲雖釋文本古文禮也徐鉉以禲爲宗廟之事也故从示而又祖禲也案禲與亶王篇犬部獺思淺切秋田獵殺也亦作禲禲同从亶聲可通用也然洮上則知秋獵字以犬从禲爲正玉篇从單即幽之訛文說文糸部有繟出部無壇是當以禲獺釋文爲止今徐亦改禲爲禫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而亦部新附則失之矣犬部獺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而方合或說文本有豚字而注有豚字但大徐本有重文从亓字世楷堂藏板

本既以禫爲禲小徐本于犬部移入亦部尚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禲爲禫而部新附字則失之矣犬部禫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而宗字當爲禲禲或从豚从而方合或說文本有豚字而注有豚字但大徐本有重文从亓字世楷堂藏板

說亦未可知

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歸假于祖禰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此恐後人所改未必孔壁古文作禰疑當作昵漢郊祀志云鼎宜視宗禰廟漢有禰衡可見漢時有此俗字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禮記祭法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鄭注祧之言超也左傳亦多祧字凡此亦疑後人所改康成守祧注明云故書祧爲濯尚書顧命王乃洮頮水康成讀洮爲濯古無平上去入之分祧洮平聲濯入聲可通用也然洮濯同從水祧則與濯似遠因無此字假借濯字用之可見古實無祧字張參五經文字引呂忱字林言說文漏去祧禰則說文無此二字甚明此二字近理許尚不收何況其餘又大徐亓部末文六十三重十三今數之皆合小徐文六十五重十三今數之除去禰字等自部首亓字至禪字正六十三字五字乃三字之誤重文十三亦與大徐同大凡書中重文俱無反切今朱翔于縶字已言北行反而重文祔字又注逋萌反鑀若別爲一字者如此則只有六十四無六十五重文只有十二無十三若連禰字等則當云文六十九然則禰禮祧祚乃後人將大徐新附四字攙入正文而又擅加禮字其徐鍇原本當與大徐無異也鶴壽案二徐原本今不得見有大徐有而小徐無者如玉部有瑮字走部有趕字言部有誽字糸部有綦字酉部有醆字此皆小徐本有猥借字者皆張次立所補也大徐所加志乃古文識字綦則許書注中本有其字與止作瑞與應對當爲應對則有不必增者矣其有小

徐有而大徐無者如支部有斀字注云毀也从支裹聲頁部有頠字注云頭佳皃从頁斤聲而大徐本無之此其同異之故或有意增減或無心脫誤至于注文亦有同異如木部柳字注大徐作楘据小徐作棷据之類是也

說文補義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依分韻本而爲之元進賢包希魯謨每字下載許氏原文畢綴以補義無補義者約居其半永樂十八年刻胡儼爲序孫彦孝後序稱義有未暢則加以發明有戾于理者則正之如毋字許氏云象女有姦之者包氏以爲女當从一一則其德不爽故女加一爲毋如此之類頗多予所得乃趙宦光所藏宦光所加塗抹以爲無當愚謂包氏之學膚淺而杜誤女有姦故加一以禁止之今經典所用毋字皆禁止意豈女德从一之謂鶴壽案毋部注云止之詞也从女一女有一禁止之令勿姦也曲禮釋文大禹誤正義皆引說文云其字从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今案毋字从女一會意許以禁止勿姦解从一之義而陸孔以女內一畫象姦之形解所以从一謬之又謬矣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連鶴壽參校

說字五

卷一上攷譜

一部元字注始也从一从兀徐鍇曰元者善之長也故从一愚袁切案繫傳作从一兀大徐引之云元首也故謂冠爲元服故從兀兀高也與堯同意俗本有聲字人妄加之會意蓋本作从一兀薛小徐刪聲字大徐于兀上加一从字今日若無繫傳人幾不知其本作兀聲矣

案髟部髡字注云鬄髮也从髟兀聲兀皆疑毋字聲相近二徐說非也鶴壽案兀下當有聲字錢竹汀說已見前卷段茂堂亦云以髡从兀聲轉从元聲例之徐說非是古音元兀相爲平入也

二部帝字重文注古文諸上字皆从一篆文皆从二古文上俗本辛下有言字非鶴壽案帝華帝也从二朿聲別作蔕帶皆非偕爲帝王字徐鍇曰古文上兩畫上短下長一二之二則兩畫齊等段茂堂曰古文朿作丙此古文从一小篆从二作丙禮之證

朿部禔字注安福也从朿是聲易曰禔既平經典釋文引鄭云祇當爲坻小丌毛板注疏作祇既平經典釋文引鄭云祇當爲坻小丌

也京作禔說文同安也周易集解坎九五爻詞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虞翻曰盈溢也艮爲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爲平祇安也艮止坤安故祇既平得位正中故无咎愚謂此道變盈而流謙九五居尊位而體坎互艮艮止坤也此漢文帝宋仁宗足以當之許氏自言易稱孟氏京房孟喜之弟子故同作禔此古文也觀鄭康成注漢俗儒已改爲祇鄭因其義不可通故改坻訓小丌但小丌皆平水將泛溢焉得平乎不如虞義善也王弼乃曲說云爲坎之主而无應輔未能盈坎不盈則險不盡祇辭也盡平乃无咎也說既平乃无咎則九五未免于咎也漢易賴李鼎祚得存而其人本不通經雖采虞義仍從俗學經注皆改禔爲祇予所據毛晉就胡震亨本手校者（鶴壽案而旌旃也从二借爲神祇字又借爲告祀字翻作祇者是與氏不得相假借則非矣祇亦在而部適也从而氏聲別注引作安也蓋無福字涼房作禔而虞氏得相假借也若康成改祇爲坻是作祇皆非借爲神祇字）

齋字注戒潔也易繫辭聖人以此齋戒虞氏以一顒絜齋訓之戒絜猶絜齋洗心曰齋本諸莊子韓伯異端宋人遵之（鶴壽案檢李鼎祚周易集解及近日張惠言周易虞氏義聖人以此齋戒句下虞氏竝未嘗以一顒絜齋訓之不知先生所據何本）

齋字重文癤字注籀文齋从癤省癤省癤音禱齋省聲以意增五字其義乃明備

祀字注祭無已也从示已聲重文禩字注祀或从異今俗別作禩非

祖字注从示且聲則古切案且本古薦肉几略與俎同音與祖同故祖从且得聲尚書牧誓爾所弗勖鄭康成注所猶且也明且音與所近故訓所爲且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詳尚書後案

祏字注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袁準曰終禘及郊宗石室虞書亦云郊郊祀宗宗祀

也郊宗所以祭之主廟已毀者皆藏于石室故云郊宗石室五經異誼曰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祭于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于壇禘及郊宗石室又云許君謹案大夫以石爲主无明文案管子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召穆同祖十世則爲石此大夫以石爲主之證也（鶴壽案脫落謬誤先生所引五經異誼及管子文多者曰祭于祖考月薦于高及二祧歲祫及壇墠云古春秋左氏說古終禘及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今春秋左氏說周廟有主于廟言宗廟有土于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藉許君謹案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祏于西圃祏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鄭君駁之曰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

饋食大夫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主禮无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皆祭其所出之君爲主爰自先生改爲主耳原文如此禮攝一壇一墠字至大夫以石爲之主禮元明文乃歲祫于壇脫落墠字終字刪去數句直接許君謹案則以文歲祫于壇許之詞而先生刪去數句間管子曰請問爭以鄭語當許語矣管子山至始數篇桓公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君人之主五世則昭穆之分國爲十分國爲五分國爲三分國爲二分國爲一分國爲十分國爲五分國爲三世則昭穆之分國爲十二

王制注云禡師祭也爲兵禱詩皇矣是類是禡箋同則與許義合王制釋文禡音百則既伯卽禡毛反移禂字之訓以解伯而改禂爲禱訓爲禱獲謬矣鄭雖無駁然以王制皇矣注參觀可知鄭意與許合況皇矣毛傳云于內曰類于野曰禡則又似不用馬祖說而與許合可見應從許詩吉日釋文既云伯馬祖也又云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禂則明知毛誤而依違其閒竟以二者幷合爲一更覺可笑鵠壽案周禮甸祝禂牲禂馬爲田禱多麞禽牲詩云既伯既禱曰禂禱伯馬祭也杜引詩以證伯爲禱馬則當讀都皓切鄭祭求疾爲田禱多麞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無疾爲馬祭求健杜子春兵禱旱冠佩刀劒車蓋弁飾玉器等用次十餘字爲玉多獲不應禂牲復釋爲禱多獲故訓禂爲張大也

說文之例部首字竝列兩字以成一字者必在一部之末獨玎部末祘字之後尚有禁褘二字與全書例不合必後人所亂鵠壽案顯眔聶茝等字皆居部末禁褘二字祘字之先然曲禮云入竟而問禁則禁字後人所亂也若褘字古文或作道或爲導此必後人所加許書本無其字

玉部瑁字注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此字見書顧命與毒冒本無涉漢郊祀志種五梁木于殿中鸞鶴髓毒冒屏玉二十餘物漬種唐宋人皆加玉傍假借用之已爲誣妄至前明幷作玳瑁更無理矣

珩字注佩上玉所以節行止也案行止玉篇作行步比行止更協

琨字注夏書揚州貢瑤琨重文璌字注琨或从貫案漢地理志引書正作璌漢書號多古文但許自言書取孔氏此引書在琨下則必無誤且竹部簣字注引夏書瑤琨篾簹則知作琨爲是鵠壽案古文尚書作琨今文尚書作璌經典釋文云琨音昆馬本作璌漢書音義也其實瑤琨之琨亦可不加玉旁楚詞云昆象棋注云昆玉也

瑤字注玉之美者案當作石之美者說文每部字之前後皆有次敘玉部首三十餘字或云玉也或云寶玉或云美玉次三四十字則爲瑞玉與天子諸侯所執及發色玉英華治玉次六七字皆玉聲以上玉事已畢次以瑪至珉三十餘字或云石之似玉者或云石之次玉者或云石之美者而瑤字之上琨字珉字皆石之美者則瑤亦然瑤字下皆珠金玫瑰琅玕珊瑚等不復言玉而玉部終矣王肅禹貢注瑤琨美石次玉者漢西域傳罽賓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後來皆變爲仏玉作琥珀琉璃等字皆起于隋唐此內惟琥字珥字有皆自有解又大宛以蒲陶爲酒馬耆目宿蒲陶之陶作萄及苜蓿等字亦皆起于隋唐

玉部重十六小徐誤作十五

玨部首注云二玉相合爲一玨重文瑴字注玨或从殼
左僖三十年傳納玉十瑴杜注雙玉曰瑴鶴壽案魯語亦與內傳同
士部壻字注夫也从士胥聲重文婿字注壻或从女案
經典釋文儀禮士昏禮壻夫也俗作婿通志堂及盧氏
文弨刻皆誤作壻
壿字注舞也从士尊聲釋文于爾雅釋訓壿壿下雖引
舍人云舞貌毛傳同其下又引說文士舞也而云宜從
士尊也可見說文本作士舞傳寫脫去鶴壽案先生攷正說文之字本

屬無多卻又彙斥俗字俗字之流傳多矣此半卷中所斥止有三四字今略爲補綴一部天从一大俗作祆非
玉从一不聲俗作平非二部旁从二方聲俗作旁傍皆非阝部祭从手持肉俗作祭非祀从示已聲俗从已之已非祓从示芙聲俗作訞非祓戊已之已不从戊聲俗作祋非祝祭主贊詞者从示几口俗作呪非祕从示必聲俗作秘非紫非祭天燓燎也从示此聲俗作禜非社稷山川之祭也从示辰聲俗作祳非祀天神可禋祀五帝亦如之禋从煙省从垔聲俗作禋非別有皋字犯法也秦以似皇字改爲罪罪乃捕魚器也从网非聲玉部玉象三玉連貫也借爲屬玉字俗作瑤瑤非琢玉也从玉豕聲俗作琢非琢玉也从玉豖聲俗作琢非琢玉也从玉豖聲俗作琢非琢玉也从玉豖

李舟說

草字注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仌艸早聲自保切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今俗書皁或仌白仌十或仌白仌七皆無意義無以下筆案地官皁物司農云今世閉謂柞實爲皁

蓄字注推也仌艸仌春時生也屯聲昌純切案隸變作春與奉泰秦同不合晉蘭亭敘如此

右自芥至蓟大徐云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仌艸後有艸部云衆艸也仌四中據此則五十三字大篆皆作仌

艸許不忍廢古而以秦篆爲便特破例載之小徐一槩連列豪無別異且于葦下先萊後葭大徐則先葭後葦乃大葭葭乃葦之未秀者則鉉是錯非小徐于大徐篇下去筑誤移在後菩下于前蓳下去莆又前蓄下已有苗注云脩也云云與大徐略同今皆誤移誤複在茀下先苗後莆又于前薙下去萑誤移在葺下凡此皆屬小徐云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今俗書皁或仌白仌十或仌白仌七皆無意義無以下筆案地官皁物司農云今世閉謂柞實爲皁

蓄字注推也仌艸仌春時生也屯聲昌純切案隸變作春與奉泰秦同不合晉蘭亭敘如此

右自芥至蓟大徐云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仌艸後有艸部云衆艸也仌四中據此則五十三字大篆皆作仌

艸許不忍廢古而以秦篆爲便特破例載之小徐一槩連列豪無別異且于葦下先萊後葭大徐則先葭後葦乃大葭葭乃葦之未秀者則鉉是錯非小徐于大徐篇下去筑誤移在後菩下于前蓳下去莆又前蓄下已有苗注云脩也云云與大徐略同今皆誤移誤複在茀下先苗後莆又于前薙下去萑誤移在葺下凡此皆屬

小徐云俗作暮愚謂論語莫春者及蘭亭敘如此詩維莫之春仍不誤鶡壽案莫借爲惟莫廣莫無莫病莫等字別作漠漠寞漠非北平卷中俗所改易之字如中部每牛之每俗作雱牛又作犡牛毒冒之每俗作琦瑁又作晦冒爨字仌火矣俗作燻則又加火也艸部董字俗以爲千章荻霍豆名也或用霍霍山也藿草之藿俗作蔮蔓也別作菊蘧麥也薏草之薏俗作藸薏苡也借爲薏苡艸名字而俗作薏苡仁蔮字釋文依俗作薏造艸相次借爲造倥字而俗作造茉艸威儿借爲羽茉茶茗苕也俗作蔎藏也俗作檟楸茶苕姒一字也俗以苕爲苦菜茶爲茶茗苕姒氏算第之弟俗作第元艾之艾俗作乂元武漢叢薄也借爲簾薄字而俗作襜苫艸蓋也借爲因蓐守而俗作茵蓐陳艸復生也俗作蓐苫虎之苗俗作貓虎沈藉俗作茬枲蔫賈之蔫俗作萎賈菊也借爲葥苫閉苫字而俗作苫枲蔫賈之蔫俗作萎賈菊也借爲葥苫閉苫字而俗作苫枲蔫賈之蔫俗作萎賈菊也借爲葥苫閉苫字而俗作苫枲

一炬藩籬俗作籓籬笭箵俗作笇篅日入弇蒸俗作六韻一苣俗作苣篁竹箭有筠俗作有筠落落如玉俗作珞珞人籠之籠俗作參蘆菔之菔俗作蔔蘿蔔蔕字與遞愈通俗作藐非其義也艸部艸衆艸也別作卉逐兎艸中夫豈艸卉之義與

蛾術編卷十九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字六

卷二上攷證

八部豕字注从意也从八豕聲徐醉切案此以豕爲从意而豸部遂訓亾从豸聲亦徐醉切然則今遂字本作豕詩芄蘭容兮遂兮毛傳容儀遂遂然有安舒意故安舒易家人六二无攸遂荀爽曰坤道順從无所得遂論語遂事不諫包咸曰事已遂皇侃疏引師說遂

是其事既行此皆有从意則皆當作豕本部會詞之舒余語之舒可見从八則有安舒宣達義事得專遂及事既得行皆有舒暢義故爲从意也豕字廢久無人能識改經徇俗遂訓亾逃亾逝皆是禮記祭義祭之後陶陶遂遂鄭注相隨行之貌祭後思親似有亾歿往徂之狀明遂爲亾故从豸而今人不知矣昭九年王有姻喪晉使荀成弔且致襚杜注襚送死衣衣部襚字注解與杜同雖曰从衣遂聲亦兼義明遂爲亾

別字矣于此小字下竟不列爲重文者別乃漢俗字自漢以下此字雅俗通行宜于小下增一條云別字隸變又刀部剖副二字相連皆注判也副音芳逼切大雅生民不坼不副陸德明引說文云副分也副既與古別字作小者同訓分似可通作別疑德明所見說文爲正今豕部首注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尚書云平章百姓鄭氏尚書作辨章云辨別也音誼與采合而文異鄭氏得之僞孔氏古文非也

黃以遂是也兩事相因而及曰遂詩泉水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春秋傳云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其義皆與从相近則其字皆當作豕但八字象分別相背之形故分字从八刀刀以分別物也公字从八厶八猶背也韓非子曰背厶爲公既相違背則似有不豕之意不知豕字何以从八若是部遂字从是固取逃亾義而小字注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兵劉切案尚書堯典分小三苗俗譌爲北竟似南北之北鄭注北猶別也後案已詳辨之但周易尚書左傳禮記孟子別字甚多許氏既言八別也又引孝經別字同部分字注別也刀以分別物也采部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人部佻別也且自序分理可相別異則許屢用

司馬所見尚書大傳有之班固典引曰惇睦辨章之化荅賓戲曰劉向司籍辨章舊文東觀漢紀曰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後漢劉愷傳曰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此皆用今文尚書也李賢注後漢書兩引辨章百姓鄭注尚書讀辨從今文尚書也采枝云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平爲辨章也蓋鄭注尚書讀毛傳云平平辨治也服虔云平平辨治不絕之皃鄭注今皆云辨據書傳而言然則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朔易疏云尚書皆作平論語云便便辨辨四字通用尚書平辨皆亦從今文尚書改平爲辨也

訓使堯典平秩伏生皆作便秩鄭注周禮馮相氏辨秩古平便辨辨四字通用尚書平辨皆半部粄字注半也小徐云離叛也春秋曰欒盈入于曲沃以叛使其邑于國分半也案左傳隱元年京叛大叔段四年衆叛親離莊二十九年楚皮叛王昭十二年南蠻以叛如齊二十年楚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皆

蛾術編　卷二十　三　世楷堂藏板

剗以費叛如齊二十年楚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皆以費畔佛肹以中牟畔皆假借也然則叛畔皆假借

从半嘉叛　尚書允征畔官離次論語亦可以弗畔弗擾牛部犨字注从牛犨聲尚書云犨而穀讀若柔經傳隸變作擾从手周禮職方氏其畜宜六擾鵪壽案詩還云遭我乎猱之閒今猱或作嘍音乃高反嘍猱之頰也樓字从牛婁聲故讀而沼切與婁音相近若爾雅犛牛部注云即犨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其字从婁不从婁故讀渠追切陸德明說合爲一字

人也地官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于角衡設于鼻此正六四所取若作牿則爲梏牿意非六四象

口部嗌字籀文作𠯿漢書百官公卿表𠯿作朕虞翻曰艮爲童五已之正萃坤爲牛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爲手爲小木巽爲繩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告此亦正當爲牛告二字唐人改也劉氏云牿之言角也陸續云牿當作角劉解陸音皆非魯頌夏而楅衡箋云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地官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于角衡設于鼻此正六四所取若作牿則爲梏牿意非六四象

口部嗌字籀文作𠯿漢書百官公卿表𠯿作朕虞翻劭曰𠯿伯益也師古曰𠯿古益字

咀字注含味也案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倉頡耕也次列辭言上同字學變改想唐已然鵪壽案此辭與耕互相爲

篇咀噍也如果咀訓噍則下有噍亦當注咀也今云齧也非咀則咀亦非噍此所引當是倉頡注非正文許不

盡從三倉舊注

启字注開也从戶口康禮切支部啟字注教也从支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啟既訓教則非開與启義不同尚書允子朱啟明鄭孔皆訓開當作启今唐石經乃作啟經典凡訓開之字皆如此而启廢不用矣鶴壽案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支小擊也故教字从支若施之于启閉之启則無謂矣爾雅釋天云明星謂之启明玉篇启字注引堯典允子朱啟明字皆不从支

右字注助也从口又徐鍇曰言不足以左復手助之于

救切案此下當增一條俗以此爲少屮之屮別造佑字人部無俗又別造佐字人部亦無

周字注密也僞書太甲上自周有終僞傳云忠信爲周本國語文王柏金履祥輩乃云周篆文似君當爲君字之誤無稽之言也

吁字與于部重複小徐詳之

漢書李廣傳霸陵尉呵止廣江充傳充呵問之衛綰傳不孰何綰李奇曰何呵也禮記曲禮負劒辟咡鄭注口咡口咡字亦見弟子職二字說文口部俱無鶴壽案孰何史記作譙呵索隱曰譙呵猶訶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音誰何

趮字注从走意从走意聲鶴壽案樂記武王封帝堯之後于岐陽石鼓第八鼓有此字石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文也而其體與古文同故不列于重文

趕字注漢令曰趕張百人趕張卽蹶張漢中屠嘉傳材官蹶張從高帝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亦名異以趕張爲趮張非是

律有蹶張士漢令卽漢律鶴壽案趕訓趾音居月切義既不同音訓蹶音車者反趮音子到切

永懷堂刻本左傳昭五年有輔躒十五年有荀躒皆晉臣名而足部無躒字則輔趮卽輔躒但經典釋文後人割散入經長白納蘭成德通志堂重刻原足本就人閒所有傳抄付梓校讐亦未必精不可深據五年釋文躒

力狄反又力各反本又作櫟十五年同若原足本則兩處大字皆作櫟音同而各贅以本又作躒愚謂作躒作櫟皆謬而躒稍近蓋悉刻足旁易相混如趯漢書作踢趠訓偪又从足兩部皆收是也櫟則更非矣毛葛二刻是釋文成刻誤倒耳經典文字南北朝大亂陸德明不知躒之本爲躒濫及又作櫟淺妄甚矣鶴壽案从悉之字多如趠正字也而周禮注云故書作跦趯正字也而易繫辭云躁人之辭多趯正字也而禮記祭義云君子跬步不忘孝荀子云不積跬步此由趯于便易故也小徐繫傳云左傳晉于是乎作爰田國語作轅田皆假借此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傳趯字注趯田易居也

係僖十五年文杜預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孔疏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云云則亦以爰爲易謂舊入公者乃改易與所賞之衆恩謂此注服氏與許易居正合則爰田卽趯田矣國語作轅田韋昭解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說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云讓肥取墝也玩此則賈逵國語注與服虔左傳注合昭既駁去或說明以賈爲是唐云讓肥取墝亦以轅爲易也爰田之制不甚可攷而義訓易其字本作趯爰轅皆假借小徐

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爲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仟伯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相泰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段茂堂曰何休言換主易居班固言更耕自爰其處孟康言爰土易居許氏言趯田易居爰轅趯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言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偏馬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多少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下田者二百畝得中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年耕百畝二年而偏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偏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而仍耕上田百畝如是乃得休一

戚休二戚之法故曰三戚吏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實同也鞅之害民在開仟伯今案古法鞅主易居商鞅則不換主不易居法似同而實異惠半農曰晉惠公作爰田秦孝公制轅田皆賞田也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田授農人盬秦晉之良田盡歸戰士矣惠定宇曰作爰旧猶哀公之用田賦也作州兵猶成公之作郤田也外傳爰作轅以田出車賦也服訓爰爲易易田之法本是周制何以云作秦孝公制轅田豈亦賞賚以田耶外傳所云賞賚是一時之事爰田州兵是田制兵制改易之始故特蓄之或駁之曰周制三年易田自是美惡相均無貧富不齊之患晉自武公得國以後授田不均或有得不易上田者不復以中下之田相易今惠公欲施恩于國人故分別其一易再易之田使強者不得久占故曰惠之至也若如賈說以田出車賦惠公當去國之時民心未定豈復更張田法以驚擾愚民邪當以服說爲優

趣字注止行也按後漢銚期傳注引說文云趣與蹕同

說文本無此句足部亦無蹕字李賢因俗本周禮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作蹕妄附會之不待衛包改經典文字已大亂

艸部發字注春秋傳曰發夷蠻棠之發今作芟鶴壽案班固答賓戲夷險發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多作芟蓋本作發後誤爲芟也此本卷中俗字如八部鵸鵌之鵸本作分蟨諸之蟨本作詹矸石之矸本作介別有壁隙之隙本作郤案部熊蹯之蹯本作番蟋蟀之蟋本作悉釋解說也借爲悅釋字別作懌非牛部牟牛鳴也借作眸眸皆非狄觸也別作觖非奧牛馬閑也別有犛車軸端鍵也別作轄鎋皆非口部吅俗作屎嘵俗作譊詍嘵俗作譊譊俗作啼啁俗作嘲告俗作些呶俗作譊譊俗作嘵周俗作賙賙吁俗作籌咽俗作嚥嗚咽俗作嗚咽吻俗作脗合州俗作兗州昆吾俗作琨琝品部哅俗又作恆恆悕別有呲俗又作吼哅唐俗又作唐搪塘哅俗又作哅別有呲俗又作吼哅唐俗又作唐搪塘哅部趍俗又作趨趨走部赴禮記作訃趨漢書作赴

止部止足止也借爲至止字別作趾阯皆非時不前也借爲時躇字別作跠時皆非蹟不滑也亦作迣雨足相距不行也俗作澁非龁不行而前齕刀也亭歷見圖雅而陸德明作葶藶矣此虛見爾雅而韓昌黎作駏驉矣陸人不能行也而王制作蟨蛩跛躄史記作躄者槃散行汲矣獨不見爾雅山小而衆鯈山海經只作鯈乎

卷二下攷證

是部首注云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是今作躇

延字重文征字注或从彳漢征和年表皆作延和

廷字注往也从是王聲春秋傳曰子無我廷于放切彳部往字注之也于兩切唐石經毛詩揚之水人實廷女毛傳廷誑也言部誑字注欺也从言狂聲居況切廷與

往雖係兩字其義則同與誑則音但相近義固異也而毛詩假借用之可見古假借字音近即可借至所引傳係昭二十一年文杜預曰廷恐也此宋華亥與華貙作亂而敗亥搏膺而呼謂貙曰予爲欒氏矣故貙荅云實戲夷險發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多作芟蓋本作發後誤爲芟也此本卷中俗字如八部鵸鵌之鵸本作分蟨諸之蟨本作詹矸石之矸本作介別有壁隙之隙本作郤案部熊蹯之蹯本作悉釋解說也借爲悅釋字別作懌非牛部牟牛鳴也借作眸眸皆非狄觸也別作觖非奧牛馬閑也別有犛車軸端鍵也別作轄鎋皆非口部吅俗作屎嘵俗作譊詍嘵俗作譊譊俗作啼啁俗作嘲告俗作些呶俗作譊譊俗作嘵周俗作賙賙吁俗作籌咽俗作嚥嗚咽俗作嗚咽吻俗作脗合州俗作兗州昆吾俗作琨琝品部哅俗又作恆恆悕別有呲俗又作吼哅唐俗又作唐搪塘哅部趍俗又作趨趨走部赴禮記作訃趨漢書作赴

遣字注迹遣也迹當爲迻玉篇遣云遣迻遣也既引玉篇則當云迻宜依玉篇爲迻增成之

趾字注逸也逸字注逸遷徙也隸變趾作徙與重文从彳作徙不同鶴壽案自此之彼爲逸故字从辵禾相倚移爲移故字从禾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相扶者倚移也倚移猶言阿那鄭司農玫工記注兩引倚移從風今上林賦作旖旎豐沛說文于禾曰倚移也从禾奇聲其葉有難宋玉高唐賦旖旎從風詩稱隰有萇楚猗儺其枝隰桑有阿旖旎豐沛說文于禾曰倚移也从禾奇聲玫工記施于木曰旖施皆謂阿那也古有假移爲侈者侈爲移少牢饋食禮移袂即侈袂也又有假移爲多者素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猶廣大也郊特牲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注云移之言羨也此皆假借字而獨不可用之逸徙夫逸徙與稻禾何涉耶

遜字注遁也小徐引公遜于邾爲證案俗以此爲謙遜字古只作孫今尚書五品不遜已从俗論語奢則不孫以出之尚存古鶴壽案此字後人所加古只作孫孫順之孫本作愻假借作孫禮記學記

世楷堂藏板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論語惡不孫以爲勇者皆假借字心部愻字注云順也唐書曰五品不愻今本尚書作遜或係衛包所改編衣以泣之則民有孫心毛居正所見本孫心二字有并作愻者王肅家語亦云小人以不孫以出之尚書五品不愻已从俗論語奢則不孫

愻爲勇學記不陵節而施之曰馴遜與馴皆訓順也古文尚書五品不愻今文尚書作不訓訓則責之司徒史記五帝本紀五品不馴正義云馴音訓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放本紀五品不訓漢王莽傳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以泣之則民有孫心毛居正所見本孫心二字有并作愻者王肅家語亦云小人以不孫以出之尚書五品不愻已从俗論語奢則不孫

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劉愷傳調訓五品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于姑時周禮地官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此皆用今文尚書作訓訓者孫順也若孫遁之孫則又是一義詩狼跋公孫碩膚箋云孫順也公孫于齊之孫孫遁也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歌老疏云古之遜字皆孫于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也莊元年經言夫人孫于齊公羊傳曰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注云孫遁也此亦古字有孫無遜之一證

返字注引商書祖甲返案商書西伯戡黎有祖伊反此傳寫誤作甲返書作反當从說文尚書後人所改重文彼字注春秋傳返从彳今春秋傳無彼字

世楷堂藏板

辵部小徐本移遝字于遜字下逋字前者許意亦以爲自遷故在運下小徐略去遝訓遷也又有一曰逃也逃爲正義故移遜逃也下逋亾也前不知魯哀公雖爲此是旁義故位置如此小徐移于部末無理若遜訓遁不可以遜作逃亾奔走小徐移後大非

三家所遁而出春秋書遜仍以自遷爲詞書法有深意

辵部新附有遁字注近也隱十一年傳實偪處此襄十年傳晉伐偪陽皆從人人部無偪字

辵部新附有逍字注逍遥猶翱翔也鉉按詩只用消摇

此二字字林所加遙字注又遠也釋文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逍遙則仍從古鉉時字林尚在目驗而知然鉉偶指出他新附字出字林者尚多亓部祧禰出字林張參言之遙字又訓遠前正文內邏邏卒曰游徼漢書中尉掌徼循京師又伺察也論語惡徼以爲知者徼與徼音同義別中庸行險以徼幸當假借音近之字用徼但說文無徼字有徼字則徼幸當是之唐石經作徼是

徇字注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楚辭離騷作徇秦誓疏引說文曰徇疾也循行也與徐校本不同五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裴駰曰徇疾則尚書疏是御字古文从又馬作馭僞古若杅索之馭六馬从古文周禮八馭皆用此

齒部齺字注老人齒爾雅釋文引說文云老人兒齒此脫兒字毛詩黃髮兒齒鶴壽案爾雅釋詁云黃髮齒也毛詩从古文只作兒爾雅用今文故加齒

足部蹔字注跲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蹔其尾陟利切跲字注蹔也此以蹔跲互相訓禮記中庸言前定則不跲鄭亦云跲蹔也但今毛詩狼跋作躓惠部躓字注礙不行也从㚔引而止之也㚔者如惠馬之鼻从冂此與牽同意陟利切則似與蹔義近而音亦同故陸德明直云躓與蹔同然詩毛傳鄭箋皆訓爲跲則知許所引是眞毛本古文作躓是後人所改也鶴壽案禮記大學注懥或作懫商雅釋言云懥

跲也則蹲與蹙似同字同義許于蹙字注又引詩曰載蹙其尾而跲與礙義亦不相遠當是一字惟重馬之鼻當作重牛之鼻馬不重鼻也

蹲字注踞也从足尊聲南山經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郭注踆古蹲字許氏不入重文新附亦無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怪獸陸梁大雀踆踆薛綜注踆踆大雀容也踆字踆當爲夋說文云倨也

杜甫贈韋左丞詩祇是走踆踆廣韻諄踆逡也集韻止也伏也鶴壽崇徐廣史記注古蹲字作踆此郭注所本莊子踆于會稽字林云踆古蹲字其實古文無踆字踆踆當爲夋說文云倨也

論語足蹜蹜如有循鄭元注舉前曳踵行也皇侃疏蹜蹜猶蹙蹙也循猶緣循也不敢廣步速進恒如足前有所蹙有所緣循也說文無蹜字糸部縮字注蹙也與皇疏以蹜蹜爲蹙蹙正合則論語宜作縮縮

孟子鷄鳴而起孳孳者蹠也蹠跡也跡足部無跡字足部首即迹周禮迹人論語不踐迹古从足

疋部首注云古文以爲詩大疋字或曰胥字所葅切記云胥鼓南周禮有大小胥皆訓雅即疋字

娗字注通也俗作疏禮記月令其气娗以達經解疏通知遠鶴壽案先生所引月令據王篇所載古本今月令作疏而俗又改作疎與疏矣此半卷中俗字如正部疋字藏矢之異也借爲空之字反正爲乏則不應作乏是部題字即鮮字易繫辭曰故君子之道鮮矣鄭康成本作題是少爲題則不應作尠是部遷不得爲跡迹遝迹不得爲迹迹迪不得爲迪遝迫不得爲迫迹迪不得爲迪迹遝不得爲遝迫迹迪不得爲迪遝迫不得爲迫迹迪不得爲迪遝迫不得爲迫迹迪不得爲迪遝迫不得爲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品部㖞字注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㖞丩聲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案叫字當作㖞今公羊昭二十五年作噭周禮夜噑旦以㖞百官猶存古義徵異噭字注訓口也一曰噭呼也案訓口者史記貨殖傳云馬蹄噭千顏師古漢書注云噭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今本說文口誤作吼非是又訓呼者呼當作噑號也曲禮云毋噭應注云噭號呼之聲也此與大噑義亦微異

舌部舔字注以舌取食也案孟子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曰餂取也此字舌部不收食也案孟子注久無全書食部亦無孟子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戴震始訪得鈔本末附孫奭音義云字書及諸書竝無餂字郭璞方言注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从金今此从食傳寫誤也本亦作餂奴兼切愚謂金部銛鍾屬讀若掞桑欽讀若鐮食部餂相謁食麥皆與此無涉不知其字明載說文以舌取物與孟子意正合俗有舐字說文言部譔字注專教也从言巽聲此緣切案今人有著述亦不收史記吳起傳漢鄧通傳俱可攷

自署某撰當作譔周易繫辭以體天地之撰李鼎祚集解九家易曰撰數也雜物撰德釋文撰鄭康成作算云數也然則天地之撰亦當作算作撰者後人改集解載虞翻曰撰德謂乾則必不作撰惟崔憬始云撰集所陳之德憬俗儒已誤矣惠棟周易述于兩處撰字雖姑依俗本作撰而皆解爲數則其意從康成作算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茇舍羣吏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撰字亦後人改若鄭所見周禮則疑假借簒字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撰具也禮記曲禮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鄭注撰猶持也釋文似轉反此二處亦疑假借簒字說文手部無撰字言部譔字既爲言教則著述正當用此禮記祭統云鼎銘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則正不誤說文食部簒具食也饌字其重文竝無言教論著意但因其有具義或假借用之漢司馬遷傳百年閒天下遺文古事畢集太史公父子簒其職師古曰簒讀與撰同其實惟訓具訓持者當用之訓數者以音同假借尚可而論著則不宜用又漢班固敘傳云探簏前記則又借簏以爲著述字此字是竹器籩豆之屬亦漢俗字不知班氏何以用之鶴壽案揚子法言云訓諸理譔孝行此即著述之義譔亦有訓作具

者楚詞大招云四上競气極聲變只魂兮歸來聽歌誤只注云誤具也言觀聽衆樂無不具也論語異于三子者之撰孔注亦訓具鄭作撰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此與祭統論誤其先祖之美合是誤與撰通矣與又與選通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撰古今人表作大夫選撰與選通漢食貨志白撰史記平準書作白選選又與算通詩柏舟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朱穆集載絶交論作不可算也故大司馬撰車徒鄭康成讀撰爲算

詻字注論訟也漢天文志太歲在酉曰作詻注爾雅作作噩殺阮君神碑亦以詻爲噩是詻詻卽噩噩故云論訟也禮記玉藻言容詻詻鶴壽案噩俗字也周禮占夢二曰噩夢杜子春曰噩當爲驚愕之愕其實愕亦俗字也驚愕之愕當作遝揚子法言云周書噩噩爾當作詻詻玉藻注云詻詻教令嚴也

閻字注和說而諍也从言門聲語巾切鄉黨與上大夫言閻閻如朱子用之以破孔安國中正貌之訓漢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辨爭貌行剛彊貌剛彊與鄭合辨爭以意說明宏治十四年刻鹽鐵論作閻閻焉侃侃焉說文齒部斷字注齒本也此假借作閻字用

詳字注審議也有作佯字解者論語其愚不可及也孔注云詳愚似實史記屈原列傳乃使張儀詳去秦韓信傳詳狂爲誣詁字注引詩詁訓詩嵩高之詩章懷引說文曰詁訓古

言也音古度反是讀與故同鶴壽案詩烝民云古訓是式毛傳古故訓道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烝民乃宣高之下一章先生誤記矣段茂堂曰此句或謂卽引古訓是式或謂卽引毛公詁訓傳皆非也釋文于抑告之話言下云戶快反說文作詁也以古釋詁正與許以故釋詁同陸氏所見說文尚未誤也淺人以詩無告之詁言句改爲詩曰詁訓不成語矣

誥字注合會善言也語有會合之誼盤庚乃誥民之弗率謂會合民之不率敎者而與之言藉文誥以會猶存古意

訏字注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訏吾駕切重文迓字注訏或从辵則迎乃訏之正訓後人乃以訏爲驚疑迓爲迎迓案聘禮訏賓于館鄭曰迓迎也此字非不可用但必判而爲二絶不相通則非方曰升則于去聲二十二禡首截然離析爲二鶴壽案訏正字迓俗字古迎訏之訏皆借用御字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徐仙民音訏今案師古所據唐初本也唐石經以下作迓者皆衛包所改正文當作訏見周禮掌訏聘禮訏賓若詩鵲巢傳云御迎也甫田以御田祖箋云御迎也思齊以御于家邦傳云御迎也書盤庚及敎誓弗御克奔以役西土皆訓傳云御迎也書盤庚攻爲迓士昏禮云媵御沃盥于南洗北面坐奠匜興對以左手取匜沃盥訖以匜授左手取巾以降拭手興取匜以降洗象觚而升實于觚坐奠于薦東興北面坐取脯以降奠于薦東興取俎從設于薦南坐奠于俎興取肺坐祭之興加于俎坐絶祭嚌之興實于左袂以授壻壻受以降奠于俎南

出諸其口訥或从口許不入重文口部亦無鶴壽案訥字在部首注云言之訥也从口內聲內移于外爾一作訥

詑字注沈州謂欺曰詑从言宅聲案孟子人將曰詑詑趙岐注詑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孫奭音義則曰詑張云吐禾切蓋言辭不正欺罔于人自誇大之貌丁云音他又達可切說文曰欺也字作詑者音怡詑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詑音怡愚謂古蛇字本作它象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蛇則它之重文也在部首又也字在乙部本作弛女陰也象形假借作語詞此字與隸變它相似易涸俗不知它卽蛇字遂以也代它凡言無它直作無他因不可言無也故加人而上古問無它之義隱矣左傳尹公佗孟子作尹公之他是也人部無他字俗既以也卽它并妄造他字矣而毛詩東門之池孟子臺池鳥獸數罟不入洿池園囿汙池僞尚書泰誓惟宮室臺榭陂池凡池其始本作沱亦因它誤爲也而改矣水部沱字注江別流也臣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楊雄解嘲云紆青拖紫師古曰拖曳也漢書猶存古字而論語鄉黨作拖紳則它通于也故也孟子詑字本作詑下文予旣已知之不知而自謂知正是欺

詑亦得讀爲怡矣它部重文蛇字係俗人所加他人之他當作佗

譇字注譇聲羞窮也玉篇又云怒也羞窮則怒懶咿譇讋聲也東齊周晉之鄙曰懶咿南楚曰譇讋或謂之支註或謂之詑譇揚州會稽之語也或謂之惹或謂之詭郭璞曰譇聲未解兵連不息注云聲謂連引也今案譇聲與情惹誣詭同意而許以爲羞窮者蓋羞澀辭窮則支離牽引事固有相因者矣

譇字注不思稱意也詩曰翕翕訿訿正文作訾引詩作訿訿前言左右上下不可移徙此字當作譇譇字注譇言也从言爲聲引詩民之譇言五禾切案唐石經毛詩正月作訿言尚書堯典平秩南訛孔傳訛化

也毛詩無羊或寢或訛毛傳訛動也說文無訛字石經
三處皆謬正月當从許作譌堯典無羊尤不應从化惟
石經兒爰尚寐無訛此一處不謬毛傳與無羊同訓動
說文口部吪字注動也从口化聲正引兒爰爲證則無
羊堯典亦當作吪訛者經注皆唐人誤改孔氏古文
尚書許氏所祖今訓化亦係晉人妄改鶴壽案譌與爲
用詩采苓人之爲言箋云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
見進用也定本作僞言正月箋云人以僞言相薦入是
譌與爲僞同也無羊或寢或訛今韓詩尚作譌薛夫子
云譌覺也書堯典平秩南訛係衛包所改古文尚書作

南僞亦或作南爲周禮馮相氏注云辨秩南僞釋文云
僞五禾反羣經音辨云僞化也蓋爲之即所以化
據周禮音義也集韻類篇云僞同吪吾禾切本之史記
五帝本紀作便程南爲索隱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
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字
雖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依小司馬強讀爲訛之言則
知孔氏本作平秩南爲傳云爲化也蓋爲之即所以化
之鄭注東作曰作生也然則南爲鄭必訓化由生而化
由化而成此是禾之節次淮南子天文訓云甲子干戊
子介蟲不爲壬子干庚子魚不爲敦牂之歲大旱禾
不爲協洽之歲有小兵荄麥不爲高誘訓不爲爲不
成則涸于西成小司馬謂爲與作無二義則又混于東
作不如訓化之爲長也漢書王莽曰予之東巡勸東作
南巡勸南僞西巡勸西成北巡勸蓋藏師古曰僞讀曰
作僞也依說化也莽用今文尚書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皆
說化動也之訓以當作南吪然說文但引尚寐無吪爲證則
堯典本不作南吪

暴字注大呼自勉也案爾雅釋訓疏引說文曰大呼自
冤也勉與冤相似而誤漢東方朔傳郭舍人與朔射覆
舍人不勝上令杸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師古曰暴自

言部新附有譜字案譜即表也史漢及鄭康成毛詩皆
有之後人改詩表作詩譜鶴壽案劉熙釋名云譜布也布列其事也劉勰文心雕
龍云譜者普也注敘世統事資周普史漢雖止有表而
史記三代世表云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漢劉歆
傳云著三統秝譜鄭氏詩譜敘云爰厥以上歲數不明
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
斯譜未聞其稱詩表也譜表蓋自古有之

言部無註字水部云注灌也从水主聲之成切賈公彥
儀禮卷首疏云注者注義于經下若水之注物
音部新附韻字注裴光遠云古與均同嘯賦云音均不
恒李注均古韻字也然則古無韻字

辛部童字注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从人童聲後人以二字互易之王褒僮約恐傳寫改柳宗元童區寄傳則唐人誤用也童从辛辛干上也未冠何辛之有鶴壽案易蒙卦匪我求童蒙詩芄蘭童子佩觿之類皆當作僮史記貨殖傳卓王孫家僮八百人漢張安世傳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之類皆當作童不知何以互易此半卷中干部干者木之身也借作干楯干求干犯字今俗作竿之十部博大通也借為博弈字今俗作博井且作箭言部誥俗作詰古戟字借為順逆字而又以戟別作誥詰俗作悖說俗作貶詒俗作貽部誩俗作罣誨俗作嘽諧俗作悔識常也知也今俗別作識藏誌嘉多言也今俗別作哈諧詞音肉言外也今俗混用肆肄誄信也何以作亮詎何以作即譎譎告也何以作播諺傳言也借為俗語字別作嗤非訝難言也何以作播諺傳言也借為俗語字別作嗤非訝難言也借為識訝字別作認非識驗也借為悔過字別作懺懺尊犧讀素何反音仍與呼相近也借為詹諸字別作蟾蜍非然則大黨字注涪也水部別有沸字注云畢沸溢泉畢沸之上疑有某也詩曰四字詩蕩如沸如羹湯之沸為沸俗以沸為黨黨字廢不用鶴壽案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滔黨其若波今俗既改涪為滾而亦改黨為沸矣孔部飂字注食餌也从孔辜聲易曰飂餌殊六切今易作亨餌俗以烹熟之熟从火誰孰之孰作孰禮記飯腥而苴熟漢書皆作孰張騫傳進孰于天子李廣利傳孰計之何從吾邱壽王傳年歲不孰嚴安傳五穀番孰夏侯勝傳為學精孰董仲舒傳五穀孰而少木茂相如賦盧橘夏孰皆是

又部叔字注拾也从又赤�聲汝南名收芋為叔詩七月

九月叔苴疏引說文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下句似本說文不然何必贅此言

尢部卑字注徐鍇曰右重而左卑案地勢右高左卑若謂右尊于左則大非詳十七史商榷

支部擘字注从支擘省聲擘當作擘見戈部鶴壽案支部擘字後人所增入也後漢和帝諱擘許于戈部載上諱二字則擘字从戈不从支可知後漢和帝紀云孝和皇帝諱擘古今注曰扉之字曰始音兆許慎說文擘音大小反上諱也伏侯許慎竝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段茂堂曰古有擘無擘从戈之擘漢碑或从殳俗乃从支作擘擘與許作擘不同和帝命名之義取始扉者戶始開也引伸爲凡始字故伏云諱扉而易之之字作始實則漢人扉字不行祇用擘字訓始如詩生民傳大戴禮記夏小正傳可

證外閒所諱者擘也故許云諱擘此則伏許不同之由而今本後漢書正文亦譌作擘矣李舟切韻云擘擊也其字从戈扉聲形音義皆合直小切許諱其字故不爲之解先生疑擘擘爲兩字未之改爾

教部首注云上所施下所效也古孝切敩字注云覺悟也从教从门门尚矇也臼聲胡覺切重文學字注云篆文敩省案胡覺切今人讀學問字正如此南人讀入聲音入喉北人仍呼作去聲讀若效卻以敩學分作兩字觀說文二字是一朱子論語注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朱子此注出于心得而深合古義凡人生而尚矇遇師之教擊其蒙乃得覺悟此所謂後覺效

先覺也禮記學記敩然後知困故敩學相長兌命曰學半注云學人乃益己之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學人胡孝反又音敩疏云學學半者上學爲敩音敩下學謂學習也言敩人乃是益己學之半也此節經注甚明古人字多假借上學字特借學爲敩耳陸德明音孔穎達疏每得失參半陸氏以上學別音胡孝反不讀若敩非也以注學人兩讀先音胡孝反亦非也又音敩是也孔疏上學爲敩是也而云音敩非也原陸孔所以誤者因晉人僞造說命謬改作敩學半意以作敩則不必假借不知學即敩之重文妄謂敩雖音效乃敩人義非自學學方是自學遂使陸孔相沿混入迷塗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釋文學戶孝反敩也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此則無誤豈非禮記假借學字爲敩字之明證乎凡事必從師爲學貴有本人須先識得一學字知此字在敩部欲學必從敩入不可師心自用方得學中門戶也

史記張釋之傳絳侯豈敩此嗇夫諜諜利口此以音同借敩爲效

音普卜反孝仿也學者仿而像之从支从孝作教失之矣學兼文也敩古文敩从孝从支下所施故从支孝聲也書曰支作敩刑與敩音義俱異而俗讀敩爲效又失之矣

卜部貞字注一曰鼎省聲惠云籀文以鼎爲貞字故云从鼎省

用部首注云从卜中臣鉉等曰卜中乃可用也惠云卜潛龍勿用者占詞卜中便可用

葡字注具也从用苟省會意平祕切今人以備代葡廢不用鶴壽案防備之備當从人葡聲平祕切人部備字注慎也

从人全葡之葡不从人此半卷中革部鞴則俗作靫鞴則俗作鞄而俗作糊酥上聲讀若過也而俗作炒木部不覆手也非指甲也而俗作抓乾也而俗作抆以爲扎且作仉以爲姓毘部扎持也而俗作掬種也假爲執掬也戚掬也而俗以藝爲技藝勢爲威勢又部止有又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夂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彗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夂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夂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彗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夂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彗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夂何以復有夂也止有彗

後漢光武紀王邑將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說文無瞰字鶴壽案漢人用瞰字甚多如王褒洞簫賦云魚瞰雉踅揚雄校獵賦云東瞰目盡班固東都賦云瞰四裔而抗陵張衡思元賦云瞰瑤谿之赤岸乃皆不引豈連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亦忌之邪今案門部有闚字益即瞰字

白部者字注从白米聲案古文旅字柔亦作忘忘即魯字故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

南史宋前廢帝紀景和元年帝肆罵孝武帝爲麤奴臭部無麤字

晒部奭字注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謂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案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李斯作倉頡篇此言史籀作倉頡十五篇非也前晒部晒字注古文以爲名奭字形與晒稍相似故史籀附會以爲名醜乎鶴壽案晒字注引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案今本翬雉作大徐本誤作醜段注已正之矣

羽部翰字注引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案今本翬雉作泉雞郭璞注爾雅作彩雞

翍字注羽生也一曰夭羽从羽从羽羽聲卽淺切案此字从羽不从刀故云羽生與俗所用翦伐之翦無涉刀部自有翍字注云齊斷也从刀羽聲子善切此則當作翦伐用而翦字實後人妄造今毛詩勿翦勿伐魯頌實始翦商旣非羽生之翍又非齊斷之翍兩無所據此部羽字注不行而進謂之羽从止在舟上昨先切此俗所用前後之前前卽翍之變形當作翦伐用反作前後用而又別作剪刀下加刀則更謬矣

翬字注臣鉉等曰當从揮省惠云古煇翬暉皆以軍得音徐云从揮省誤矣

翳字注翳也所以舞也詩曰左執翳案君子陽陽第二章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毛傳翿纛也翳也鄭箋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釋文翿徒刀反疏云釋言翿纛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又曰纛翳也郭璞曰所持以自蔽翳也據其上文陽

簧房三字皆韻此當言執翿而言執翳者古人重家法許據毛傳卽以訓故爲正文鶴壽案據徐鉉徐鍇李燾本及各刻本皆作左執翿蓋徐鉉本小注用大徐本誤作醜段注自明從無作左執翳者先生誤翿爲翳字耳翿字注古文以爲醜字單行而左執翿句卽與下文翳字相連先生看成一句又謂許氏以訓故爲正文也

羽部無翅字見後漢馮異傳鶴壽案羽部翍字卽翅字也左李善注說文翍亦翅字同部翱字注翅也則竟移羽于右矣孟子奚翅食重莊子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毋則作翅不始于馮異傳

隹部雁字注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徐鍇曰鷹隨人所指轅故从人於陵切重文鷹字注籀文雁从鳥案此條疑竇甚多殊不可解鶴壽案觀段注自明

奮部奪字注手持佳失之也从又从奮徒活切隸變作奪與寸相亂鶴壽案奮遺失也今則以爲爭敓字而遺失字乃用脫矣不知脫消肉臞也言其形象如解脫也

雚部舊字注雖舊舊雷也从萑臼聲許雷切徐鍇曰今借爲新舊字巨救切雖卽鵻字有二切者鳥名則平聲新舊則去聲古無四聲之分也重文鵻字注舊或从鳥休聲玉篇注云舊俗作鵻此鳥二字爲名今俗作鵻鷅并雷亦加鳥不知鷅字在鳥部乃鷅離別是一種鳥與鵻雷無涉鵻雷只當用雷爾雅雖雷用雷作鷅鷅

丩部糾字注戾也从丩从卩卽分別唐人誤作北別有盭字部堯典分北三苗分北朔方卽分別唐人誤作北別有盭字部首云背呂也象脅肋形亦古懷切此字惟脊字从之別無他用孫愐唐韻未必收此大徐因其形似糾亦以古懷切爲音勿認作俗乖字鶴壽案刀部別字下不言北古文別當刪

首部莫字注引周書曰布重莫席此所引孔安國眞古文也僞古文作篾竹部無篾字

玉篇苜部收蘑字僞古文尚書洛誥云汝乃是不蘑釋文蘑徐莫剛反又武剛反攷蘑音莫剛反當从苜得聲說文夢从夕瞢省聲則此字亦瞢聲也但从侵于六書無取說文不載玉篇入苜部說文苜从艸从目讀若末

古本當是徐莫崩反又武剛反倘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上剛字必有誤玉篇廣韻皆音武剛者此蘑之轉音如蘑字古音本在蒸登部今音轉在十三耕今江浙俗讀如范然則蘑之古音與孟之古字雙聲可也謂二字同音非也且說文限于五百四十部蘑从侵雖未得其解說文不列侵部則蘑無所屬從如蘄字見爾雅泊古欵識从艸斤聲說文所論古音蘑讀莫崩反則然至謂蘑蘄無所屬從則不然經典既有其字許氏何以不收若謂不蘑不可附于艸部蘄不可附于艸部乎

羊部羌字注西戎从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聲尚書牧誓疏引說文作羌西戎牧羊人此从字誤小徐繫傳正作牧羊鶴壽案許稱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西南夷僬僥焦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从大大人也據此則羌爲羊種非牧羊人也

雔部霍字注飛聲也兩而雙飛者其聲霍然呼郭切案俗省作霍自唐以前經典皆用之而說文不收當于霍字下注一句

鳥部鳳字注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重文朋字注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重文鵬字注亦古文鳳自後人觀之鳳與朋鵬截然不同今北人呼朋友之朋音若蓬此猶存古音莊周妄造幻說謂北冥魚化爲鵬背不知其幾千里翼若垂天之雲海運徙于南冥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竊謂三代以上好言符瑞許述鳳狀必據古書莊猶近古稍聞古義依仿崐崘弱水云云而爲言則非不知鵬即鳳司馬彪注陸德明釋文引崔譔說既云鵬即古鳳字而又云非來儀之鳳也蓋因莊周云大幾千里何能來儀廷中不知莊特附會耳

毛板十三經注疏尚書益稷鳳皇來儀爾雅釋鳥鷷鳳其雌皇皆作皇而毛詩卷阿鳳凰于飛鳳凰鳴矣孟子鳳凰之於飛鳥竟作凰謬甚

鸛字重文作鸘注云司馬相如說从雚聲案今西北人呼鵝若雚　鵪寿案西北人讀入聲皆如去聲此猶星宿之宿讀息逐反亦可讀息救反也

雔或从隹一一曰鶉字案雔玉篇作鵻从鳥隹聲似誤然云雔或从隹一又似不誤而以隹爲鵻未詳詩六月疏引說文云隼鷙鳥也今無之易解上九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詩沔水鴥彼飛隼　鵻寿案雔祝鳩也讀職追切隼與鷻同物而異字異音雔鵻也讀度官切鵻當作鷻鵻也讀度官故雔隼鷻三字相通若縣鶤鶤漢之類字當爲雔與此無涉

鴡字注鴡鵝也古俄切鵝字注鴡鵝也五何切案古俄切當音科五何切當音譌此鳥二字爲名今人單稱爲鵝俗又移我于左王右軍愛鵝帖已如此　鵻寿案揚雄方言云鴈自

關而東謂之鴡南楚之外謂之倉鴡或謂之倉鴡郭璞曰今江東通呼爲鴡然則單稱爲鵝或單稱爲鴡不自今人始矣但鴡鵝即駕鵝一作駕通作駕是野鵝也非家鵝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弋白鵠連駕鷹以其爲野鵝故有待于弋也漢揚雄傳豈駕鷹之能捷若是家鵝則舒遲而不能捷矣方言尚未明析張揖廣雅云鴈鷹倉鴈雁也鴈即鴡字鴡鵝蓋雁之類

野舒翼遠飛某氏反以在野者爲鵝大謬益雁鵝本同族而鴈字从隹从鳥皆可鉉于前雁下云雁知時大夫以爲摯昏禮用之故从人則从人大有取義鉉既用孫愐雁鴈皆五晏切明知二字音義皆同何云从人無取雁可知鉉何必云當从雁省聲鵝壽案雁字从隹謂鴻雁也鴻者大也竝非鳥名月令鴻雁來賓是也鴈字从鳥謂舒雁也舒者遲也是家鵝各爲一物字亦不同先生謂从隹从鳥皆可非也左襄二十八年傳疏引釋鳥云舒鳧鶩舍人曰鳧野鴨名鶩家名郭璞曰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遲別野名耳其爲鴨一也此條釋甲切卽鴨字玉篇云鴨一作鳧古文作鶩汗簡云鶩古文鴨出郭顯卿字指後人轉音于檢切鵝字注谿鵝水鳥案今俗別作鸂鶒鳥部新附鴨字韋昭國語注曰石首成鼱舊音曰鼱鳥部首重文鴻字注古文鳥象形纶字注象古文鳥省案隸變作於與本形已別又以作語助于字用音雖相近究非同音舉世假借已久不可驟改各經惟毛詩用于餘皆于於閒雞鵴壽案鳥本鳥名許謂取其助氣故以爲鳥呼字顏師古匡謬正俗曰今文尚書悉爲於戲字古文尚書悉爲烏呼字而詩皆云於乎中古以來文籍皆爲烏呼字今案經典漢書烏呼無有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爲嗚呼十之一不加口顏氏所云古文尚書謂梅賾本也今文尚書謂漢石經也此半卷中其爲俗字如旻部閔部之爲敃蓋睗姑之爲蔗姑叢睗之爲賥睗目部目宿之爲夙蓄睒姑之爲蔗姑叢睗之爲賥睗眇目黑白分之爲眇盾部鴻盾之爲鵴鼻部獺鼻禪之爲鼾羽部翬楚之翹改爲翹鷸鳳喬之翥改爲翥萸改爲茱之罘改爲罦陸終之子名萴改爲菊改爲煮文翰之翰改爲萴夏后之子名芒改爲羿大月氏有五翕侯改爲五翎侯佳部雅別作鳥雅也今以爲別雖字而烏雅字而烏雅別作鳥鴉雖卽烏也今以爲別雖字而黃雛別作黃鵻雅卽烏雅也今以爲風雅字而烏雅別作鳥鴉雖卽黃鵻雅爲雅吻鳴爲鳴鳴雌爲鳴鳴爲山海經以雄度爲鵻梁崔部之萑變而爲蒦艸部之蒦變而爲萑茂羊部之美變而爲茂羊也俗而爲牝牛雌部之雙雛雛部之雛羣鳥相雛也史而爲祿至于鳥部俗字尤多白鵻之鵻有作鵻者鵻鵴之鵻有作鵻者鵻冠之鵻有作鵻者鵻之鵻俗鵻正而鵻俗鵻正而鵻俗鵻正而鵻俗爲鵻也借作履爲屨也借作語終之詞俗既造鵻以代爲幺部新附麼字惠棟曰漢書敍傳載班彪王命論有云又況幺麼不及數子鄭氏曰麼小也師古曰麼莫可反說文骨部有髕字卽此麼也古通用爲幺麼義說文已有其字不必更造此麻下幺也

世楷堂藏板

世楷堂藏板

舒字義甚精確可取以駁某氏舒翼飛遠之說

東部鬳字注礙不行也从東引而止之也東者如東馬之鼻从冂此與牽同意隸變作鬳通志堂刻釋文足本爾雅釋言篇鬳字下引說文作礙足不行既許氏元文雖不言从足而其文實从東从足合作礙足字今本傳

寫脫去鶴壽案虧字从虧虧字从幺省其虧下之丈作ㄠ不作口今虧字从虧其ㄠ字不與下止字相連若足字則从口止與虧字下半作疋者絶不相同何得云其丈从足乎通志堂釋文引作疑足不行當是淺人所加段蔵堂曰虧馬之鼻當作虧牛之鼻牛鼻有紫所以虧牛也

受部爰字注籀文以爲車轅字案左傳晉作爰田國語作轅田鶴壽案爰引也轅所以引車也故車轅之轅俗用爰字轅田者自爰其處也

叕字注五指持也从叕一聲讀若律呂戌切案叕玉篇作寽與捋同隸變作寸

叡字注進取也从叕古聲古覽切籀文作設古文作叡隸變作敢略存籀形案與古二字皆廢不用矣

叡部叡字注溝也从叡从谷讀若郝呼各切重文穀字

注叡或从土案汲古閣孟子老弱轉乎溝壑老羸轉于溝壑字注籀文叡从土攷此字今概从叡字注古文叡重文穀字注籀文叡从土攷此字今概从古文而漢書引洪範思曰睿皆作容錢少詹大昕遂云容與上恭從聰爲韻作容爲是愚謂睿之傳寫變而作容以古文形相似而誤五事一條上下皆無韻恭從聰未必有韻況五事配五行亦配五常漢人皆以土爲智土既是智則知思必是睿而非容矣思既是睿則知土必是智而非信矣二義互相參而益明而籀文叡从土以爲睿作容之證不知容乃睿之誤文不得因伏董剽此其確然可爲明據者鶴壽案古文尚書思曰睿今文尚書作思心之不容當爲容睿通也此據孔本以正伏本其證一也春秋繁露五行傳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雩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王者貌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其證二也說苑君道篇齊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子政引今文尚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容非是其證三也五事五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今本皆作容此睿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衍接倣易睿字爲他字則不相貫串其證四也漢書古今人表睿在故顏又改應注睿通也爲今古字若張揖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主寬容之說非可僻背顏師古注漢書乃改正文作睿謂睿爲一字以傳合古文尚書不知說文睿在谷部訓通也睿與睿截然兩字小顏之誤由不解古文作睿之曰睿通達以至于聖今刪節之曰睿通達以至于聖使人不可讀小顏之誤由不解古文作睿之曰睿通達以至于聖使人不可直訓爲古字固謂睿與睿同字容爲睿誤文具實自小顏以前亦無作容者其證五也高誘注戰國策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其咎狂其罰恒風厥極凶短折鄭注容容也聖也此正二字互訓之明證說文思部云思容也錢辛楣以爲睿作容之證不知容乃睿之誤文不得因伏董剽此其確然可爲明據者鶴壽案尚書思曰睿古文尚書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雩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王者貌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睿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其證二也說苑君道篇齊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子政引今文尚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容非是其證三也五事五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今本皆作容此睿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衍接倣易睿字爲他字則不相貫串其證四也漢書古今人表睿在故顏又改應注睿通也爲今古字若張揖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主寬容之說非可僻背顏師古注漢書乃改正文作睿謂睿爲一字以傳合古文尚書不知說文睿在谷部訓通也睿與睿截然兩字小顏之誤由不解古文作睿之曰睿通達以至于聖今刪節之曰睿通達以至于聖使人不可直訓爲古字固謂睿與睿同字容爲睿誤文具實自小顏以前亦無作容者其證五也高誘注戰國策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其咎狂其罰恒風厥極凶短折鄭注容容也聖也此正二字互訓之明證說文思部云思容也錢辛楣以爲睿作容之證不知容乃睿之誤文不得因伏董剽此其確然可爲明據者鶴壽案尚書思曰睿古文尚書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雩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王者貌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睿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其證二也說苑君道篇齊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子政引今文尚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容非是其證三也五事五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今本皆作容此睿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衍接倣易睿字爲他字則不相貫串其證四也漢書古今人表睿在故顏又改應注睿通也爲今古字若張揖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主寬容之說非可僻

班說洪範作思心曰容而謂許同也許乃訓字非解詁書今文尚書思心曰容思不訓容謂思貴容耳若訓容則將云視明也聽聰也貌恭也言從也豈成文理乎容訓深通川者人之思如容川然思與容雙聲故以容訓思而宇與容相似遂誤爲容耳至于容睿二字形異音異義異小篆寂古文作濬小篆寂古文作睿形異也睿私閏切睿以苟切此音異也毛詩故訓傳曰濬通也此義異也馬注尚書鄭注大傳許造說文皆曰睿通也此義異也思如睿川而不期于睿則有雖深而不通者矣故必期于睿睿者人所同然睿者道所必然故思曰睿猶睿曰睿也

夕部蓼字注死宋蓼也从夕蓼聲漢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欲收雄從閣自投下幾死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亡部有宋字無寞字漢書號稱多古字乃變宋蓼爲寂寞恐係唐宋人所改杜詩寂寞身後事寂寞江南雲霧裏從俗不足怪若經典中如周易繫辭上傳寂然不動惠棟周易述經注疏亦如此誠所未喻

嬖字注敗也从夕睪聲商書曰彝倫攸嬖當故切今洪範嬖作斁

嬴字注畜產疫病也从夕羸聲郎果切案若从羸則宜爲郎果切今从羸而云郎果切不可解宋本作从羸無聲字嬴字既是畜產疫病當爲从夕从羸此作羸聲妄改也

骨部骴字注鳥獸殘骨曰骴骴可惡也从骨此聲明堂月令曰掩骼薶骴骴或从肉資四切案今禮記月令作胔骨則人獸得通稱鶴壽案徐鍇繫傳無骴或从肉四字先生既參校各本何以不言小徐無也骴或从肉淮南子說山訓海水雖大不受芥左思吳都賦捫蜯蟧不獨月令也召氏春秋作胔鄭司農云胔讀爲賜元謂月令曰掩骼埋蔕骨之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

髓字注骨擿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詩曰體弁如星古外切今淇奧作會弁鶴壽案體以獸骨爲之所以攕髮使入巾幘中者猶象捕也後人釋爲弁中之縫非矣

肉部臚字注皮也从肉盧聲力居切重文膚字注籀文臚案小徐繫傳盧聲作盧省則似盧非聲广部廬字注寄也秋冬去春夏居从广盧聲力居切或者臚爲皮皮寄于肉之上故从肉而又从盧省乎但皮附肉不可須臾離豈可以秋冬去春夏居爲義盧省果是義非聲當云盧亦聲而何以竟無此一句豈若大徐本臚則从肉盧聲重文膚則从肉盧省聲之爲直捷乎且盧果是盧省則重文膚字亦宜作膚何得去广乎疑小徐本傳寫有誤易噬嗑六二噬膚剝六四剝牀以膚睽六五厥宗噬膚夬九四臀無膚姤九三同詩狼跋公孫碩膚毛傳膚美也六月以奏膚公毛傳膚大也禮記禮運膚革充

盈膚字屢見臚字絕無惟爾雅釋言臚敘也郭注陳敘也史記六國表臚于郊祀司馬貞曰臚訓陳也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百官公卿表掌客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聲臚傳之禮樂志天馬歌殷勤此路臚所求應劭曰臚陳也凡此諸訓想二字可互用以其實一字也臚膚既是一字則宜一音力居切者讀若閭此孫愐之音大徐采入者也臚果力居切則膚亦力居切矣許本無音不知此讀與許合否即使許亦讀閭古人聲但取近亦可以虛得聲不必虛省乃廣韻九魚則載臚力居切十虞則載

膚甫無切若截不相同者廣韻雖修于宋景德實本唐天寶中孫愐之唐韻蓋唐人已誤認爲兩訓敘訓傳訓陳則作臚訓皮訓美訓大則作膚大徐于許學篤信謹守許既無音聊取唐韻音之固知二字是一也繫傳朱翱音連於反與力居切異亦明知二字是一故不用俗音直以已意讀小徐同此字亦音閭故漢人用鴻臚今人言皮臚小徐亦篤信許氏此言姑順俗讀爲說其意若曰俗皆以訓傳則力居切讀若閭漢人用鴻臚俗讀似也其訓皮者當別爲一音乃今人言皮臚亦呼若閭然則古訓猶存據五代人語以證二字音可通音可通則義亦可互用矣

臚膚案皮膚是本義本音其餘皆借義借音兩言可以了之

膿字注腎羊灸也讀若襦那到切沈彤曰膿羊灸腎釋文引字林作腎羊豕誤倒其文今說文誤倒正與字林同而又誤豕爲矢更屬無理抑每部中字之先後皆有次敘此處所載皆人身之肉此下相隔五十餘字自膵字以下方言鳥獸乃于此忽及羊豕之腎字連及且見內而腎肺外而腎肘等人獸皆有此字既

讀若襦則非那到切許氏書無音豈可不遵大徐采孫愐音偶遇與許不合者竟不裁斷亦非膿讀若儒謂在人曰腎在羊豕曰膿也又改云讀若儒謂從鄉射禮音義人于切註用那到切乃轉音也

臆字注引詩膺祉烝虎繫傳曰詩祖衣見肉也今詩作祖禓

隋字注裂肉也从肉隓省聲徒果切徐鍇曰隋文帝以爲國號案亦部柴字重文𣏌字注古文从隋省即此字若隓則在阜部敗城阜曰隓隋人不學國號本爲隨嫌其从辵去之而作隋裂肉敗城皆大不祥且徒果切音與隨大不同豈不可笑

彤字見商書高宗肜日然此乃漢俗字說文不收不可入經唐石經亦作彤詩絲衣箋用之其實是俗人所改釋文云彤本作融當以融爲正或云說文有彤字注云肜行也說文義多不備此字當爲祭名解从舟彡聲孫愐云丑林切然則此字音若尋而孫炎釋彤爲尋繹不絕之意則知彤即尋故可爲祭名予謂據絲衣釋文鄭實作融且說文鬲部融爲炊氣上出本有懷温復祭之意何必用从舟之字乎鶴壽案爾雅釋訓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者相尋不絕之意詩箋作融張衡思元賦展世以彤彤李善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與彤古字通方言修駿融繹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正是長義王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丑林切之彤字則其音不合集韻商書固然爾雅釋之轉寫小差爾

肉部新附胺字惠棟曰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釋文引說文與此同似唐本說文有之

刀部劉字注刀劒也从刀嚮聲錯曰今俗作鎲五各切重文翏字注籀文劉从丣从各案从各當作各聲詩載芟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毛傳略利也鄭箋俶載當作熾菑以利耜熾菑之疏云略利釋詁文攷釋詁但云翏利也翏是刀劒刃正當爲利若略則安得有利訓而釋詁實無此文竊謂如果經文作略毛鄭必不解爲利而孔亦必不誤以略利爲釋詁文至足本釋文則云略如字利也字書作翏同釋詁則云翏力約反詩本作略蓋繹文云彤本作融當以融爲正或云說文有彤字注云肜行也說文義多不備此字當爲祭名解从舟彡聲孫愐云丑林切然則此字音若尋而孫炎釋彤爲尋繹不絕之意則知彤即尋故可爲祭名予謂據絲衣釋文鄭實作融且說文鬲部融爲炊氣上出本有懷温復祭之意何必用从舟之字乎鶴壽案爾雅釋訓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者相尋不絕之意詩箋作融張衡思元賦展世以彤彤李善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與彤古字通方言修駿融繹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正是長義王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丑林切之彤字則其音不合集韻商書固然爾雅釋之轉寫小差爾

刓字注讀若殟刀不利于瓦石上刓之古外切歹部殟字孫愐云五來切故以刓爲古外切又讀若劌今吳音讀若弊雖變古音而弊與劌古音實通

刳字注判也从刀夸聲苦孤切僞泰誓剖判孕婦疏引說文云刳剔也但上文副剖辨皆訓判次以判訓分次以劇及剔亦訓判則書疏不可信

物腸也漢王莽傳與巧屠共刳剝之字義截然不同

刮字注鈌也从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刮丁念切今詩抑篇作玷俗解以爲瑕也然傳云鈌也與許合箋云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若瑕當云磨削而去不當云平則知

毛鄭本皆作刮說文王部無玷字狠跋德音不瑕毛訓過鄭訓疵疏云王之病猶人有過鄭言疵亦是王病此與刮缺何涉釋文云玷丁簟反沈丁念反說文作刮觀此知陸所見本已作玷德明自敘其書作于癸卯歲承乏上庠時謂爲國子博士時也癸卯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大約經典文字南北朝已多改壞不待元宗命學士衛包始改從俗字也

刀部無劉字劉是漢天子之姓而不載似爲可怪攷書盤庚無盡劉詩武篇勝殷遏劉左傳虔劉我邊垂此字訓殺近于不敬故避而不載鵠寿案漢時有卯金刀之諺而劉字實从卯若載之則則將从卯乎卯仍从卯乎許于刀部略之而于金部云鎩殺也徐鍇曰疑即劉字从金从卯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今案竹部劉字水部瀏字皆劉聲則許固有劉字矣

都消切據風俗通是齊大夫豎刁之後不知古只有刀字詩河廣曾不容刀注小船曰刀疏說文作舠皆只作刀無舟旁逾趙之別廣韻六豪既有刀三蕭又有刁注曰軍器即刁斗也而廣韻反云俗作刀漢書貨殖傳有刁閒蓋漢俗字

耒部耦字注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从耒禺聲今以爲奇耦字

賴字注除苗閒穢也从耒員聲羽文切重文耘字注耘或从芸今論語植其杖而芸孟子芸者不變皆作芸詩甫田或耘或耔載芟千耦其耘皆作耘

角部觓字注角兒从角丩聲詩曰兕觥其觓渠幽切今詩絲衣作兕觥觓下文觩字重文觓字注云俗觩从光觓字尚是漢俗字而篆已隸變爲丩差可又改求則太遠鵠寿案說梁成七年傳展觓角而知傷注云觓球然角兒觓通于球故詩作觓

觶字注用角傾仰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觶觶角弓息營切今詩角弓作辔辔鵠寿案傾各本皆作低無作傾者低下也仰高也言獸之舉角高下則揵也

衡字注牛觸橫大木其角引詩設其楅衡案此字本義是橫大木以音同借爲權衡之衡縱橫之橫此言橫大木似東鹵爲橫南北爲縱之字定爲縱橫而縱亦作從矣然糸部縱字注緩也从部從字注隨行也木部橫字注闌木也則縱從橫其本義皆非東鹵爲橫南北爲縱而東西南北之字皆以假借爲之明矣衡字本義爲橫大木故借作縱橫之橫甚多詩南山衡從其畝書禹貢至于衡漳太誓一人衡行于天下孟子引之攷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詩衡門傳衡木爲門是也鵠寿案大木其角二字係衍文詩亦無設其楅衡句此半卷中其爲不得橫于角俗字如草部蕈之爲菌艸部蕨之爲蕨受部爭之爲諍

爰之爲猨夕部殟之爲體歹部殆之爲骀骨部骨容之骨體之爲胎肉部胯下之胯作袴胖肉之胖作肥肥之肥作腲者不知腲用餧者不知餧用飽者不知飽用蚘者不知蚘以蛔爲是而忘其爲蛔也以蛔爲是而忘其爲腲也以腲爲是而忘其爲胖也以胖爲是而忘其爲脫也豈知脫胖腲蛔蚘之爲是非乎冒筋肉會處也借爲筋字奈何用然乎語助詞奈何用肯乎刀部鴟鵂之鴟只宜用刀也欯判一牛角也假借爲解廌公解而一作辭總一作邂逅公廨矣無心攻核隨意區分其欯从而詰之

削也刃部韌以爲藉也至于角部觭者矣脗精脗也有作猾與粘者矣角獸角也假借爲角里而或作觟里或作繘里矣解刀剖也刃部刱之創不得以爲刱也未部耕耤之耤不部俗字尤多觜角觜也有作嘴者矣衡杜衡也有作蘅者矣

肰犬肉也借爲獻字奈何用肯乎刀部鴟鵂之鴟只宜用刀也欯剝之宜爲劘也劘只宜用劉伐也劉只宜爲瘌也瘌也未部耕耤之耤不得以爲刱也至于角部觭者矣脗精脗也有作猾與粘者矣衡杜衡也有作蘅者矣角獸角也假借爲角里而或作觟里或作繘里矣解刀剖也寶刻之刻只宜用剝之劉只宜爲瘌也瘌也行刻之刻只宜爲劘也劘只宜爲瘌也瘌也未部耕耤之耤不得以爲刱也至于角部觭者矣脗精脗也有作猾與粘者矣衡杜衡也有作蘅者矣角獸角也假借爲角里而或作觟里或作繘里矣解刀剖也鈞鈑之鈑只宜爲劘也劘只宜爲瘌也瘌也未部耕耤之耤不得以爲刱也至于角部觭者矣脗精脗也有作猾與粘者矣衡杜衡也有作蘅者矣角獸角也假借爲角里而或作觟里或作繘里矣解刀剖也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沚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字九

卷五上攷證

竹部箇字篛字皆注箇篛也篛字注引夏書惟箇篛楷重文簹字注古文篛从簹今書作簹楷說文自言書取孔氏古文此竹部既以簹爲古文則似梅書爲眞古文矣史記多俗字漢書號稱多古字今夏本紀作篛而地理志作簹益似梅書眞出孔壁矣但木部枯字下引此

經作唯箇簹枯四字之中三字小異大約倉頡以下至周穆王文字皆用古文幾千年中體製必非一種禹貢一篇孔氏亦竝存他本惟唯篛簹簹楷枯皆音近通借故許兩从之不可因此謂梅書爲眞古文

筱字注小竹簜字注大竹引夏書瑤琨筱簜今書筱作篠漢地理志同說文無篠字論語遇丈人以杖荷篠包咸曰篠竹器名皇侃邢昺本同鶴壽案禹貢筱簜梅本是箭竹與論語無涉論語荷筱皇本作篠邢本作篠當依說文作筱此依說文作筱此是転田器與禹貢無涉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云篠草器名也則字當从艸注転田器从攸聲引論語曰以杖荷筱皇本誤筱爲篠遂改艸器名爲竹器名而云篠簏之屬豈因転田有用竹馬者故云爾乎先生于說文但見竹部之筱不見艸部之篠

部之筏一誤也但見皇本論語引包作竹器不見孔子世家引包作艸器二誤也皇本作篠邢本作篠混箭竹與荅田器爲一物三誤也而謂皇邢二本同四誤也

籀字注讀書也从竹擂聲春秋傳曰卜籀云擂卽古抽字故手部擂或从抽毛詩不可讀也傳云讀抽也箋云抽出也籀訓爲讀讀訓爲抽誼竝得通鶡冠子籀者抽繹之也許氏自敍云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諷籀謂諷誦而抽繹之滿九千字皆得六書之旨乃得舉而爲吏也籀與讀轉注字先生明知籀訓爲讀何以前卷中竟以籀書爲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而謂籀書斷無九千言之多不知所諷何書當從漢志去籀字作能諷書九千字以上爲是未免前後異說

簽字注鏡簽也力鹽切徐鍇曰所以收斂也俗作奩後漢光烈陰皇后紀明帝視太后鏡奩中物李賢曰奩鏡匣也廣韻匳字注鏡匣也俗作奩簽字注此字本闕徐鍇曰孫愐廣韻引說文云喜也从竹从大而不述其義今俗皆从犬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天義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私妙切或謂漢書多古字凡喜笑之笑皆作芙此字本从犬相樂谷永傳罷歸倡優之芙敍州不从竹薛宣傳壹芙相樂得談芙大噱師古皆云芙古笑字艸部芙字注艸也味苦江南食以下氣从艸天聲烏浩切隸書艸頭或變爲土故漢書皆作芙或加口作咲揚雄傳樵夫咲之敍傳主人逌爾而咲然則此假借艸名以爲人笑後譌艸爲竹誤天爲大或爲犬陽冰刊定則是其穿鑿則非愚謂或說非也此字自是从竹从天項籍傳羽笑曰迺天亡我司馬遷傳適足以見笑而自點重爲鄉黨戮笑此笑之正字其芙則假借艸名惟假借故或有加口旁者非笑之本當从艸也笑字現在竹部幷有孫愐引說文而徐鍇云左文一十九說文所無未詳鶡壽案笑字从犬五先號咷而後笑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後笑作笑誤笑字古作芙从八象眉目悅皃後轉作竹轉作天夭笑之兒天本有點省文作天俗訛作笑東坡謂以竹擊犬有何可笑者戲言以譏王荊公字說之穿鑿耳惠定宇曰笑字古文皆作芙李陽冰刊定說文始从竹从天故毛氏據以爲說其實非也古本漢書薛宣傳云壺矢相樂

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今本云壹矢相樂晉灼曰書纂形壹芙字象壺矢因曰壹矢然則芙爲古笑字明矣李陽冰乃臆說今案惠氏謂笑字从天不从犬亦非也段茂堂曰徐鼎臣說孫愐唐韻引說文纂韻皆作笑天唐韻敍云仍纂舊文云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識煩益唐韻每字皆勒說文纂體此字从竹从犬孫愐見之故唐人無不作从犬者顏元孫干祿字書云咲通笑正張參五經文字亦作笑專也从竹从犬玉篇唐韻皆作笑自唐元度九經字樣干祿字統云从竹从天竹爲樂器居下犬主篇廣說文非異見擇元應書楊氏求从天唐氏从之李陽冰遂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自後徐楚金缺此篆鼎臣竟改笑作笑無笑矣當以玉篇唐韻干祿字書五經文字爲正至于从竹从犬之故則不得而知之矣

竹部新附笋字古文尚書曰在治忽笋古笋字鄭注笋者笋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

政教于五官此字漢時雖有而先秦無之故不載

新附筠字注竹皮也从竹均聲王春切禮記禮器疏云筠是竹外青皮顧命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是知呼筍爲筠疑禮器本作筍聘義孚尹旁達注云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經假借尹字而不言筠則鄭注亦必作筍俗妄改耳

箕部首其字本箕之重文字作𠀠注云籀文箕隸變作其後人遂分爲二箕則簸箕其則語助

丌部亟字注此易亟卦爲長女爲風者今易改作巽乃王弼之妄

世楷堂藏板

左部首注云𠂇手相左也从𠂇从工鉉曰今俗別作佐案人手便于用又而𠂇以助又故左助之字从𠂇工巧飾也巧則能助故从工𠂤字部首云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此雖不言是人之又手然手便于又言手也則又手可知右字注云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鉉曰今俗別作佑此與左部首相發明𠂇部首云𠂇手也象形今人所用左右字古本只作𠂇又其手口相助之右字本作司隸變爲右則𠂇又無別至于左右本皆爲助今以此充𠂇又字用而輔助字妄造佐佑代之幸易泰象傳以左右民書益稷左右有民皆爲助解

古學猶有存者益稷僞孔傳馬融尚書注鄭康成泰象傳注皆以左右爲助

廾部首知衍切惠棟曰玉篇云今作展案尸部明明有展字从尸襄省聲知衍切惠氏之學雖卓亦不能無誤此條妄引之而不辨大非鵠壽案廾極巧視之也展衣之展代之故玉篇云今作展惠棟用展而廢廾也玉篇尸部展字注云轉也由也適也無不同耳先生遽駁之而不辨非是其義曰部首注云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爾雅釋文引說文作从開口此傳寫脫開字

喜部首注云樂也从壹从口爾雅釋詁疏引說文云喜者不言而悅也今說文無此語

世楷堂藏板

鼓部鼖字注引詩鼛鼓鼖鼖鼖字注引詩鼛鼓其鼖

豆部首注云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徒候切案經典五穀中之菽無稱豆者𠂤部首注云豆也𠂤象豆生之形也弋竹切菽字注配鹽幽𠂤也从𠂤支聲是義切重文豉字注俗菽从豆豉之爲物當起秦漢乃尚从𠂤至漢里俗方从豆則知以𠂤爲豆起秦漢閒艸部荅字注小𠂤也不云𠂤莖也不云𠂤莖古俗相閒許氏正文意求存古而其解說亦或參用俗字使人易曉日蔡漢人以𠂤豆二音本通語轉呼𠂤爲豆故漢

楊惲傳云種一頃豆翟方進傳云飯我豆食葉芋魏曹
植詩云煮豆然豆萁王義之有暖豆帖其實古人未嘗
以朮爲豆也其字亦不作菽但作朮詩七月采菽生民
禮記檀弓月令穀粱齊桓公伐山戎出其山蔥戎菽皆
作菽者恐唐人改又部叔字注拾也假借爲叔伯字不
知何人加艸而以代朮說文無菽字鶴壽案韓策張儀
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
豆飯藿羹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續云古語
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今案朮與豆古今語亦古今字
周禮三農生九穀鄭注云桑櫟柞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是因漢人語矣禮記投壺云壺中實小豆
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此豈秦人語與

鼻字注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都滕切詩生
民于豆于登毛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登薦太羹
疏引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傳箋疏及釋文
都不言登有異文艸部登字注上車也从癶豆象登車
形都滕切重文蹬字注籀文登从収然則生民詩當作
鼻如祭字从手持肉亦與鼻同意若登自是登車與豆
鼻字音雖同而義則全別即籀之登亦从収爲竦手然
小以記數也算以會計也俗何以俱作算乎算長六
正而俗乃部則乃正而迺俗何以作針乎算長六
部則敔正而敖俗豐部則豐正而豐俗豐部則豐正而
豐皆俗虎部虢茁之虢移爻于古而作虢日爲甘字林又从甘
虎之胆爾雅鵠日爲甘字林又从甘
聲改讀若鵠爲下甘切不可以訓

卷五下攷證

丹部矱字注引書惟其斁丹矱讀若寔今書斁作塗
辮秩史記作便程鄭氏周禮注作辨秩此皆今文尚書也

虍部虔字注从虍文聲讀若矜鉉曰文非聲未詳案詩
何艸不黃矜與元叶古文矜音通
虡字注殘也从虍虎足反爪人也魚約切今隸變省作
虐此字从虎傳寫者誤入此
虡字注鐘鼓之栒也飾爲猛獸从虍从異象形其下足其
呂切重文虡字注篆文虡案靈臺詩虡業維樅毛傳植
者曰虡虡即虡之誤但篆文虡不過从異省田自傳寫
作虡既非从虛又非从丌不知所从無以下筆俗加竹
作簴尤謬鶴壽案此字凡三變梓人以木爲虡其字如
此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

李斯小篆所以改虡爲鐻後人不用小篆則又改省古
文而作虡此半卷中竹部箕正而箄俗箕正而箄俗箕
正而簁俗篇正而圇俗簡正而圇俗筒正而簡俗箇正
而箇俗麓正而飾俗箓竹麤也別作籟而俗又作簏
作笋爾雅箠謂之罩此非箠之俗字攻工記慌氏凍帛
清其灰而盦之此非麲之別字淮南子推車至今無蟬
圍此非叟之謬乎竿編竹也借爲酒箄字俗何以作醡
字箴所以縫衣也借爲箴銘字俗何以作針乎算長六
小以記數也算以會計也俗何以俱作算乎曰部則旨正
正而旨俗乃部則乃正而迺俗何以作針乎算長六
部則敔正而敖俗豐部則豐正而豐俗豐部則豐正而
豐皆俗虎部虢茁之虢移爻于古而作虢日爲甘字林又从甘
虎之胆爾雅鵠日爲甘字林又从甘
聲改讀若鵠爲下甘切不可以訓

部雚卽雚字鴻壽案今本棷材惟其塗塓茨惟其塗丹膜古本二塗字皆作數衡包改作塗故孔疏云二文皆言數卽古塗字丁度集韻十一模云數同都切塗也周書數丹膜十一莫云徒故切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云數音徒書惟其數塓茨又同路切丁賈皆據經典釋文自陳鄧刪改古文尚書音義而後人不知梓材古字矣段茂堂曰許所引不作數而作敷此古文尚書別本尚書上文亦當爲敷塓茨陸氏引說文云膜而言敷亦涂之假借字或說文本作數轉寫更爲敷不則許所據尚書本作數也

皀部旣字注引論語不使勝食旣古饋字假借作旣見禮記氣字重文作槩又重文作餼實一字

嘼部首卽條嘼字俗作暢非申部無暢字廣韻云遠也古但作嘼漢樂志條嘼該成安世樂清明嘼矣師古曰

古暢字今易坤文言傳暢于四支禮記月令命之曰暢月孟子草木暢茂皆唐人改鶴壽案田部暢字注不生別作暢非是今案暢訓不生猶詩頌以顯爲不顯反言之而兼曾意與此正合然則易禮記孟子暢字及詩文茵暢轂古本皆當作暢不當作嘼

食部餼字注引周書峙乃餼粻峙當作峙餼今本作糗糧米部無粻字今在新附說文引書皆據孔壁古文必無用俗字之理則此當作餼糧鶴壽案峙卽說文偫以峙其粻禮稍粻故許亦兼用之與

餐字注舖也从夕食叒聲七安切重文湌字注日加申時食也餐叒聲七安切舖字注日加申時食也餐字注吞也从食从水案

此竝列餐餐二字甚分明詩伐檀第三章不素飧兮釋文云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孔疏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第一章不素餐兮釋文云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从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以上釋文足本略同爾雅釋言粲餐也郭注今河北人呼食爲粲爾雅釋文足本云飧謝素昆反說文云餔也字林云水澆飯也本又作餐施七丹反字林作飧云吞也愚謂餐本从夕食後人移夕于左汲古閣刻孟子饔飧而治如此尚非大謬至詩經注疏并釋文及釋文足本皆譌爲飧不知卢骨之殘也五割切讀若槃一變爲夕與夕何干乃竟餐變爲飧飧變爲飧大謬字林水澆飯必是因說文餐字重文湌字从水而解其義今人食不進沃以湯則易下餐訓吞故重文从水揣字林之意必如此此呂忱臆說已不可用以釋餐德明乃援以釋飧餐爲夕食卽申時食申時則夕矣何嘗有水澆意詩餐下界本云說文作餐無此字注疏本云說文作餐此笑端皆傳寫之誤其實德明必是云說文作湌益以餐餐攬作一圜不能分析又引沈氏音孫本是餐之音反以爲餐之音釋言以餐釋粲者米部粲字注雖云稻重

一秬爲粟六斗米半升曰粢粢是米之至精然說文義多不備粢亦可訓吞食故云餐也而郭璞解爲河北人語此與夕食之餐何干足本釋文本別爲一書不全載經但摘取經中一二字釋之今釋言一篇竝無餐字乃摘取飧字列爲大字其音則初引謝氏音素昆說文訓餔是竟以爲餐矣又以爲水澆又云本又作餐又引施氏音七丹則又以爲餐矣又云字林作飧而卻訓吞似字林已誤涸二字爲一此段之舛戾如入醉夢中穎達不能分別食餐幷以字林之言爲說文之言幸說文原本尚存有所折衷

餐攷證云餐字舊互誤今从宋本改先生未見宋本故云說文作餐無此字爾雅釋文足本引字林作飧云吞食通志堂抱經堂本皆如此先生又誤作吞也今案趙岐孟子注朝食曰饔夕食曰飧左傳僖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从壺飧从飧不必夕食曰飧祈父傳孰食曰飧許于飧不言孰食于饔不言朝食益互見也宋本補正詩深爾晨餐鄭箋謂晝食爲餐然詩校童言使我不能餐今餐亦汎言食耳不必指爲朝食晝食也餐與飧音義各別誤認爲一字其夢圃不待辨方言曰餔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餬或曰餔秦晉之際河陰之閒曰饋鎚此秦語也郭璞謂今河北人呼食爲餐益亦方言之類

饌字注引詩飲酒之饌今論語作魚餕食部無餕字鶴壽案此餕字注魚敗曰餕今論語作魚餕釋文云餕奴罪反說文本作餕爾雅釋器魚謂之餕釋文云餕字書作餕論語音義同是陸所見說文本从爰不从叕也

歠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歠何休公羊注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鶴壽案象闕之闕當作闕城缺之缺當作缺詩子衿在城闕兮益假借字也出其東門傳云闉曲城也闇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闕攷工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無臺謂之缺其南面不敢同于天子也

太徐所校說文皀部在前畐部在後小徐繫傳則畐部在前皀部在後目錄亦然

來字部首注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詩思文釋文引作一麥二牟鄭注太誓云禮說武王赤馬穀芑應麰麥正穀之多芑故云一麥二牟若作一來二縫殊不可

解鶴上壽案瑞麥自天而來故謂之來麰以二字爲名張揖廣雅分麰爲小麥麰爲大麥古無此說也來是空字故劉向傳作萊嘉麰麰韓詩內傳作嘉麰麥既自天而來故亦單呼爲來借爲往來之來乃復加麥爲麰埤蒼曰稑麰之麥一稃二稃

韋部韝字注从韋糟聲讀若酋卽由切鉉曰糟側角切聲不相近未詳案讀爲酋聲之轉也鉉不知古音

弟字部首注韋束之次弟也毛詩卷首疏引說文云第次也字从竹弟俗有第字說文竹部弟部皆不收漢書作弟張敞傳二千石高弟王尊傳以號令高弟擢是也若京房傳自第吏千石以下張禹傳身居大第毋將隆傳高第入爲京兆尹蓋寬饒傳許伯入第馮野王傳行第部棄字注覆也从入棄棄點也軍法曰棄韻會于軍法下有入棄二字此脫鶴壽案棄是棄點之人棄者從而龍罩之也此半卷中皿部之能第一則參差不一

盂俗作盒俗作盃俗作盂細俗作細盬俗作盬盡俗作盡盪俗作盪盧俗作盧盤俗作盤盥俗作盥盦俗作盦盩俗作盩盭俗作盭盱俗作盱盲俗作盲盶俗作盶盷俗作盷盻俗作盻盾俗作盾眇俗作眇眉俗作眉眊俗作眊眍俗作眍眎俗作眎眐俗作眐眑俗作眑眒俗作眒眓俗作眓眔俗作眔眕俗作眕眖俗作眖眗俗作眗眘俗作眘眙俗作眙眚俗作眚眛俗作眛眜俗作眜眝俗作眝眞俗作眞眠俗作眠眡俗作眡眢俗作眢眣俗作眣眤俗作眤眥俗作眥眦俗作眦眧俗作眧眨俗作眨眩俗作眩眪俗作眪眫俗作眫眬俗作眬眭俗作眭眮俗作眮眯俗作眯眰俗作眰眱俗作眱眲俗作眲眴俗作眴眵俗作眵眶俗作眶眷俗作眷眸俗作眸眹俗作眹眺俗作眺眻俗作眻眼俗作眼眽俗作眽眾俗作眾睁俗作睁睂俗作睂睃俗作睃睄俗作睄睅俗作睅睆俗作睆睇俗作睇睈俗作睈睉俗作睉睊俗作睊睋俗作睋睌俗作睌睍俗作睍睎俗作睎睏俗作睏睐俗作睐睑俗作睑睒俗作睒睓俗作睓睔俗作睔睕俗作睕睖俗作睖睗俗作睗睘俗作睘睙俗作睙睚俗作睚睛俗作睛睜俗作睜睝俗作睝睞俗作睞睟俗作睟睠俗作睠睡俗作睡睢俗作睢睤俗作睤睥俗作睥睦俗作睦睧俗作睧睨俗作睨睩俗作睩睪俗作睪睫俗作睫睬俗作睬睭俗作睭睮俗作睮睯俗作睯睰俗作睰睱俗作睱睲俗作睲睳俗作睳睴俗作睴睵俗作睵睶俗作睶睷俗作睷睸俗作睸睹俗作睹睺俗作睺睻俗作睻睼俗作睼瞁俗作瞁瞂俗作瞂瞃俗作瞃瞄俗作瞄瞅俗作瞅瞆俗作瞆瞇俗作瞇瞈俗作瞈瞉俗作瞉瞊俗作瞊瞋俗作瞋瞌俗作瞌瞍俗作瞍瞎俗作瞎瞏俗作瞏瞐俗作瞐瞑俗作瞑瞒俗作瞒瞓俗作瞓瞔俗作瞔瞕俗作瞕瞖俗作瞖瞗俗作瞗瞘俗作瞘瞙俗作瞙瞚俗作瞚瞛俗作瞛瞜俗作瞜瞝俗作瞝瞞俗作瞞瞟俗作瞟瞠俗作瞠瞡俗作瞡瞢俗作瞢瞣俗作瞣瞤俗作瞤瞥俗作瞥瞦俗作瞦瞧俗作瞧瞨俗作瞨瞩俗作瞩瞪俗作瞪瞫俗作瞫瞬俗作瞬瞭俗作瞭瞮俗作瞮瞯俗作瞯瞰俗作瞰瞱俗作瞱瞲俗作瞲瞳俗作瞳瞴俗作瞴瞵俗作瞵瞶俗作瞶瞷俗作瞷瞸俗作瞸瞹俗作瞹瞺俗作瞺瞻俗作瞻瞼俗作瞼瞽俗作瞽瞾俗作瞾瞿俗作瞿矀俗作矀矁俗作矁矂俗作矂矃俗作矃矄俗作矄矅俗作矅矆俗作矆矇俗作矇矈俗作矈矉俗作矉矊俗作矊矋俗作矋矌俗作矌矍俗作矍矎俗作矎矏俗作矏矐俗作矐矑俗作矑矒俗作矒矓俗作矓矔俗作矔矕俗作矕矖俗作矖矗俗作矗矘俗作矘矙俗作矙矚俗作矚矛俗作矛矜俗作矜矝俗作矝矞俗作矞矟俗作矟矠俗作矠矡俗作矡矢俗作矢矣俗作矣矤俗作矤矦俗作矦矧俗作矧矨俗作矨矩俗作矩矪俗作矪矫俗作矫矬俗作矬短俗作短矮俗作矮矯俗作矯矰俗作矰矱俗作矱矲俗作矲矴俗作矴矵俗作矵矶俗作矶矷俗作矷矸俗作矸矹俗作矹矺俗作矺矻俗作矻矼俗作矼矽俗作矽矾俗作矾矿俗作矿砀俗作砀码俗作码砂俗作砂砃俗作砃砄俗作砄砅俗作砅砆俗作砆砇俗作砇砈俗作砈砉俗作砉砊俗作砊砋俗作砋砌俗作砌砍俗作砍砎俗作砎砏俗作砏砐俗作砐砑俗作砑砒俗作砒砓俗作砓研俗作研砕俗作砕砖俗作砖砗俗作砗砘俗作砘砙俗作砙砚俗作砚砛俗作砛砜俗作砜砝俗作砝砞俗作砞砟俗作砟砠俗作砠砡俗作砡砢俗作砢砣俗作砣砤俗作砤砥俗作砥砦俗作砦砧俗作砧砨俗作砨砩俗作砩砪俗作砪砫俗作砫砬俗作砬砭俗作砭砮俗作砮砯俗作砯砰俗作砰砱俗作砱砲俗作砲砳俗作砳破俗作破砵俗作砵砶俗作砶砷俗作砷砸俗作砸砹俗作砹砺俗作砺砻俗作砻砼俗作砼砽俗作砽砾俗作砾砿俗作砿础俗作础硁俗作硁硂俗作硂硃俗作硃硄俗作硄硅俗作硅硆俗作硆硇俗作硇硈俗作硈硉俗作硉硊俗作硊硋俗作硋硌俗作硌硍俗作硍硎俗作硎硏俗作硏硐俗作硐硑俗作硑硒俗作硒硓俗作硓硔俗作硔硕俗作硕硖俗作硖硗俗作硗硘俗作硘硙俗作硙硚俗作硚硛俗作硛硜俗作硜硝俗作硝硞俗作硞硟俗作硟硠俗作硠硡俗作硡硢俗作硢硣俗作硣硤俗作硤硥俗作硥硦俗作硦硧俗作硧硨俗作硨硩俗作硩硪俗作硪硫俗作硫硬俗作硬硭俗作硭确俗作确硯俗作硯硰俗作硰硱俗作硱硲俗作硲硳俗作硳硴俗作硴硵俗作硵硶俗作硶硷俗作硷硸俗作硸硹俗作硹硺俗作硺硻俗作硻硼俗作硼硽俗作硽硾俗作硾硿俗作硿碀俗作碀碁俗作碁碂俗作碂碃俗作碃碄俗作碄碅俗作碅碆俗作碆碇俗作碇碈俗作碈碉俗作碉碊俗作碊碋俗作碋碌俗作碌碍俗作碍碎俗作碎碏俗作碏碐俗作碐碑俗作碑碒俗作碒碓俗作碓碔俗作碔碕俗作碕碖俗作碖碗俗作碗碘俗作碘碙俗作碙碚俗作碚碛俗作碛碜俗作碜碝俗作碝碞俗作碞碟俗作碟碠俗作碠碡俗作碡碢俗作碢碣俗作碣碤俗作碤碥俗作碥碦俗作碦碧俗作碧碨俗作碨碩俗作碩碪俗作碪碫俗作碫碬俗作碬碭俗作碭碮俗作碮碯俗作碯碰俗作碰碱俗作碱碲俗作碲碳俗作碳碴俗作碴碵俗作碵碶俗作碶碷俗作碷碸俗作碸碹俗作碹碻俗作碻碼俗作碼碽俗作碽碾俗作碾碿俗作碿磀俗作磀磁俗作磁磂俗作磂磃俗作磃磄俗作磄磅俗作磅磆俗作磆磇俗作磇磈俗作磈磉俗作磉磊俗作磊磋俗作磋磌俗作磌磍俗作磍磎俗作磎磏俗作磏磐俗作磐磑俗作磑磒俗作磒磓俗作磓磔俗作磔磕俗作磕磖俗作磖磗俗作磗磘俗作磘磙俗作磙磚俗作磚磛俗作磛磜俗作磜磝俗作磝磞俗作磞磟俗作磟磠俗作磠磡俗作磡磢俗作磢磣俗作磣磤俗作磤磥俗作磥磦俗作磦磧俗作磧磨俗作磨磩俗作磩磪俗作磪磫俗作磫磬俗作磬磭俗作磭磮俗作磮磯俗作磯磰俗作磰磱俗作磱磲俗作磲磳俗作磳磴俗作磴磵俗作磵磶俗作磶磷俗作磷磸俗作磸磹俗作磹磺俗作磺磻俗作磻磼俗作磼磽俗作磽磾俗作磾磿俗作磿礀俗作礀礁俗作礁礂俗作礂礃俗作礃礄俗作礄礅俗作礅礆俗作礆礇俗作礇礈俗作礈礉俗作礉礊俗作礊礋俗作礋礌俗作礌礍俗作礍礎俗作礎礏俗作礏礐俗作礐礑俗作礑礒俗作礒礓俗作礓礔俗作礔礕俗作礕礖俗作礖礗俗作礗礘俗作礘礙俗作礙礚俗作礚礛俗作礛礜俗作礜礝俗作礝礞俗作礞礟俗作礟礠俗作礠礡俗作礡礢俗作礢礣俗作礣礤俗作礤礥俗作礥礦俗作礦礧俗作礧礨俗作礨礩俗作礩礪俗作礪礫俗作礫礬俗作礬礭俗作礭礮俗作礮礯俗作礯礰俗作礰礱俗作礱礲俗作礲礳俗作礳礴俗作礴礵俗作礵礶俗作礶礷俗作礷礸俗作礸礹俗作礹示俗作示礻俗作礻礼俗作礼礽俗作礽社俗作社礿俗作礿祀俗作祀祁俗作祁祂俗作祂祃俗作祃祄俗作祄祅俗作祅祆俗作祆祇俗作祇祈俗作祈祉俗作祉祊俗作祊祋俗作祋祌俗作祌祍俗作祍祎俗作祎祏俗作祏祐俗作祐祑俗作祑祒俗作祒祓俗作祓祔俗作祔祕俗作祕祖俗作祖祗俗作祗祘俗作祘祙俗作祙祚俗作祚祛俗作祛祜俗作祜祝俗作祝神俗作神祟俗作祟祠俗作祠祡俗作祡祢俗作祢祣俗作祣祤俗作祤祥俗作祥祦俗作祦祧俗作祧票俗作票祩俗作祩祪俗作祪祫俗作祫祬俗作祬祭俗作祭祮俗作祮祯俗作祯祰俗作祰祱俗作祱祲俗作祲祳俗作祳祴俗作祴祵俗作祵祶俗作祶祷俗作祷祸俗作祸祹俗作祹祺俗作祺祻俗作祻祼俗作祼祽俗作祽祾俗作祾祿俗作祿禀俗作禀禁俗作禁禂俗作禂禃俗作禃禄俗作禄禅俗作禅禆俗作禆禇俗作禇禈俗作禈禉俗作禉禊俗作禊禋俗作禋禌俗作禌禍俗作禍禎俗作禎福俗作福禐俗作禐禑俗作禑禒俗作禒禓俗作禓禔俗作禔禕俗作禕禖俗作禖禗俗作禗禘俗作禘禙俗作禙禚俗作禚禛俗作禛禜俗作禜禝俗作禝禞俗作禞禟俗作禟禠俗作禠禡俗作禡禢俗作禢禣俗作禣禤俗作禤禥俗作禥禦俗作禦禧俗作禧禨俗作禨禩俗作禩禪俗作禪禫俗作禫禬俗作禬禭俗作禭禮俗作禮禯俗作禯禰俗作禰禱俗作禱禲俗作禲禳俗作禳禴俗作禴禵俗作禵禶俗作禶禷俗作禷禸俗作禸禹俗作禹禺俗作禺禼俗作禼禽俗作禽禾俗作禾秀俗作秀私俗作私秂俗作秂秃俗作秃秄俗作秄秅俗作秅秆俗作秆秇俗作秇秈俗作秈秉俗作秉秊俗作秊秋俗作秋秌俗作秌秎俗作秎秏俗作秏秐俗作秐秒俗作秒秓俗作秓秔俗作秔秕俗作秕秖俗作秖秗俗作秗秘俗作秘秙俗作秙秚俗作秚秛俗作秛秜俗作秜秝俗作秝秞俗作秞秠俗作秠秡俗作秡秢俗作秢秣俗作秣秤俗作秤秥俗作秥秦俗作秦秧俗作秧秨俗作秨秩俗作秩秪俗作秪秫俗作秫秬俗作秬秭俗作秭秮俗作秮积俗作积秱俗作秱秲俗作秲秳俗作秳秴俗作秴秵俗作秵秶俗作秶秷俗作秷秸俗作秸秹俗作秹秺俗作秺秼俗作秼秽俗作秽秾俗作秾秿俗作秿稀俗作稀稁俗作稁稂俗作稂稃俗作稃稄俗作稄稅俗作稅稆俗作稆稇俗作稇稈俗作稈稉俗作稉稊俗作稊稌俗作稌稍俗作稍稏俗作稏稐俗作稐稑俗作稑稒俗作稒稓俗作稓稔俗作稔稕俗作稕稖俗作稖稗俗作稗稘俗作稘稙俗作稙稚俗作稚稛俗作稛稜俗作稜稝俗作稝稞俗作稞稟俗作稟稠俗作稠稡俗作稡稢俗作稢稣俗作稣稤俗作稤稥俗作稥稦俗作稦稧俗作稧稨俗作稨稩俗作稩稪俗作稪稫俗作稫稬俗作稬稭俗作稭種俗作種稯俗作稯稰俗作稰稱俗作稱稲俗作稲稳俗作稳稴俗作稴稵俗作稵稶俗作稶稷俗作稷稸俗作稸稹俗作稹稺俗作稺稻俗作稻稼俗作稼稽俗作稽稾俗作稾稿俗作稿穀俗作穀穁俗作穁穂俗作穂穃俗作穃穄俗作穄穅俗作穅穆俗作穆穇俗作穇穈俗作穈穉俗作穉穊俗作穊穋俗作穋穌俗作穌積俗作積穎俗作穎穏俗作穏穐俗作穐穑俗作穑穒俗作穒穓俗作穓穔俗作穔穕俗作穕穖俗作穖穗俗作穗穘俗作穘穙俗作穙穚俗作穚穛俗作穛穜俗作穜穝俗作穝穞俗作穞穟俗作穟穠俗作穠穡俗作穡穢俗作穢穣俗作穣穤俗作穤穥俗作穥穦俗作穦穧俗作穧穨俗作穨穩俗作穩穪俗作穪穫俗作穫穬俗作穬穭俗作穭穮俗作穮穯俗作穯穰俗作穰穱俗作穱穲俗作穲穳俗作穳穴俗作穴究俗作究穷俗作穷穸俗作穸穹俗作穹空俗作空穻俗作穻穽俗作穽穾俗作穾穿俗作穿窀俗作窀突俗作突窂俗作窂窃俗作窃窄俗作窄窅俗作窅窆俗作窆窇俗作窇窈俗作窈窉俗作窉窊俗作窊窋俗作窋窌俗作窌窍俗作窍窎俗作窎窏俗作窏窐俗作窐窑俗作窑窒俗作窒窓俗作窓窔俗作窔窕俗作窕窖俗作窖窗俗作窗窘俗作窘窙俗作窙窚俗作窚窛俗作窛窜俗作窜窝俗作窝窞俗作窞窟俗作窟窠俗作窠窡俗作窡窢俗作窢窣俗作窣窤俗作窤窥俗作窥窦俗作窦窧俗作窧窨俗作窨窩俗作窩窪俗作窪窫俗作窫窬俗作窬窭俗作窭窮俗作窮窯俗作窯窰俗作窰窱俗作窱窲俗作窲窳俗作窳窴俗作窴窵俗作窵窶俗作窶窷俗作窷窸俗作窸窹俗作窹窺俗作窺窻俗作窻窼俗作窼窽俗作窽窾俗作窾窿俗作窿竀俗作竀竁俗作竁竂俗作竂竃俗作竃竄俗作竄竅俗作竅竆俗作竆竇俗作竇竈俗作竈竉俗作竉竊俗作竊竌俗作竌竍俗作竍竎俗作竎竏俗作竏竐俗作竐竑俗作竑竒俗作竒竓俗作竓竔俗作竔竕俗作竕竖俗作竖竗俗作竗竘俗作竘竚俗作竚竛俗作竛竜俗作竜竝俗作竝竞俗作竞竟俗作竟竡俗作竡竢俗作竢竣俗作竣竤俗作竤竦俗作竦竧俗作竧竨俗作竨竩俗作竩竪俗作竪竫俗作竫竬俗作竬竭俗作竭竮俗作竮端俗作端竰俗作竰竱俗作竱竲俗作竲竳俗作竳竴俗作竴竵俗作竵競俗作競竷俗作竷竸俗作竸竹俗作竹竺俗作竺竻俗作竻竼俗作竼竽俗作竽竾俗作竾竿俗作竿笀俗作笀笁俗作笁笂俗作笂笃俗作笃笄俗作笄笅俗作笅笆俗作笆笇俗作笇笈俗作笈笉俗作笉笊俗作笊笋俗作笋笌俗作笌笍俗作笍笎俗作笎笏俗作笏笐俗作笐笑俗作笑笒俗作笒笓俗作笓笔俗作笔笕俗作笕笖俗作笖笗俗作笗笘俗作笘笙俗作笙笚俗作笚笛俗作笛笜俗作笜笝俗作笝笞俗作笞笟俗作笟笠俗作笠笡俗作笡笢俗作笢笣俗作笣笤俗作笤笥俗作笥符俗作符符俗作符笨俗作笨笩俗作笩笪俗作笪笫俗作笫第俗作第笭俗作笭笮俗作笮笯俗作笯笰俗作笰笱俗作笱笲俗作笲笳俗作笳笴俗作笴笵俗作笵笶俗作笶笷俗作笷笸俗作笸笹俗作笹笺俗作笺笻俗作笻笼俗作笼笽俗作笽笾俗作笾笿俗作笿筀俗作筀筁俗作筁筂俗作筂筃俗作筃筄俗作筄筅俗作筅筆俗作筆筇俗作筇筈俗作筈等俗作等筊俗作筊筋俗作筋筌俗作筌筍俗作筍筎俗作筎筏俗作筏筐俗作筐筑俗作筑筒俗作筒筓俗作筓答俗作答筕俗作筕策俗作策筗俗作筗筘俗作筘筙俗作筙筚俗作筚筛俗作筛筜俗作筜筝俗作筝筞俗作筞筟俗作筟筠俗作筠筡俗作筡筢俗作筢筣俗作筣筤俗作筤筥俗作筥筦俗作筦筧俗作筧筨俗作筨筩俗作筩筪俗作筪筫俗作筫筬俗作筬筭俗作筭筮俗作筮筯俗作筯筰俗作筰筱俗作筱筲俗作筲筳俗作筳筴俗作筴筵俗作筵筶俗作筶筷俗作筷筸俗作筸筹俗作筹筺俗作筺筻俗作筻筼俗作筼筽俗作筽签俗作签筿俗作筿简俗作简箁俗作箁箂俗作箂箃俗作箃箄俗作箄箅俗作箅箆俗作箆箇俗作箇箈俗作箈箉俗作箉箊俗作箊箋俗作箋箌俗作箌箍俗作箍箎俗作箎箏俗作箏箐俗作箐箑俗作箑箒俗作箒箓俗作箓箔俗作箔箕俗作箕箖俗作箖算俗作算箘俗作箘箙俗作箙箚俗作箚箛俗作箛箜俗作箜箝俗作箝箞俗作箞箟俗作箟箠俗作箠管俗作管箢俗作箢箣俗作箣箤俗作箤箥俗作箥箦俗作箦箧俗作箧箨俗作箨箩俗作箩箪俗作箪箫俗作箫箬俗作箬箭俗作箭箮俗作箮箯俗作箯箰俗作箰箱俗作箱箲俗作箲箳俗作箳箴俗作箴箵俗作箵箶俗作箶箷俗作箷箸俗作箸箹俗作箹箺俗作箺箻俗作箻箼俗作箼箽俗作箽箾俗作箾箿俗作箿節俗作節篁俗作篁篂俗作篂篃俗作篃範俗作範篅俗作篅篆俗作篆篇俗作篇篈俗作篈築俗作築篊俗作篊篋俗作篋篌俗作篌篍俗作篍篎俗作篎篏俗作篏篐俗作篐篑俗作篑篒俗作篒篓俗作篓篔俗作篔篕俗作篕篖俗作篖篗俗作篗篘俗作篘篙俗作篙篚俗作篚篛俗作篛篜俗作篜篝俗作篝篞俗作篞篟俗作篟篠俗作篠篡俗作篡篢俗作篢篣俗作篣篤俗作篤篥俗作篥篦俗作篦篧俗作篧篨俗作篨篩俗作篩篪俗作篪篫俗作篫篬俗作篬篭俗作篭篮俗作篮篯俗作篯篰俗作篰篱俗作篱篲俗作篲篳俗作篳篴俗作篴篵俗作篵篶俗作篶篷俗作篷篸俗作篸篹俗作篹篺俗作篺篻俗作篻篼俗作篼篽俗作篽篾俗作篾篿俗作篿簀俗作簀簁俗作簁簂俗作簂簃俗作簃簄俗作簄簅俗作簅簆俗作簆簇俗作簇簈俗作簈簉俗作簉簊俗作簊簋俗作簋簌俗作簌簍俗作簍簎俗作簎簏俗作簏簐俗作簐簑俗作簑簒俗作簒簓俗作簓簔俗作簔簕俗作簕簖俗作簖簗俗作簗簘俗作簘簙俗作簙簚俗作簚簛俗作簛簜俗作簜簝俗作簝簞俗作簞簟俗作簟簠俗作簠簡俗作簡簢俗作簢簣俗作簣簤俗作簤簥俗作簥簦俗作簦簧俗作簧簨俗作簨簩俗作簩簪俗作簪簫俗作簫簬俗作簬簭俗作簭簮俗作簮簯俗作簯簰俗作簰簱俗作簱簲俗作簲簳俗作簳簴俗作簴簵俗作簵簶俗作簶簷俗作簷簸俗作簸簹俗作簹簺俗作簺簻俗作簻簼俗作簼簽俗作簽簾俗作簾簿俗作簿籀俗作籀籁俗作籁籂俗作籂籃俗作籃籄俗作籄籅俗作籅籆俗作籆籇俗作籇籈俗作籈籉俗作籉籊俗作籊籋俗作籋籌俗作籌籍俗作籍籎俗作籎籏俗作籏籐俗作籐籑俗作籑籒俗作籒籓俗作籓籔俗作籔籕俗作籕籖俗作籖籗俗作籗籘俗作籘籙俗作籙籚俗作籚籛俗作籛籜俗作籜籝俗作籝籞俗作籞籟俗作籟籠俗作籠籡俗作籡籢俗作籢籣俗作籣籤俗作籤籥俗作籥籦俗作籦籧俗作籧籨俗作籨籩俗作籩籪俗作籪籫俗作籫籬俗作籬籭俗作籭籮俗作籮籯俗作籯籰俗作籰籱俗作籱籲俗作籲籴俗作籴籵俗作籵籶俗作籶籷俗作籷籸俗作籸籹俗作籹籺俗作籺籼俗作籼粀俗作粀粁俗作粁粂俗作粂粃俗作粃粄俗作粄粅俗作粅粆俗作粆粇俗作粇粈俗作粈粉俗作粉粊俗作粊粋俗作粋粌俗作粌粍俗作粍粎俗作粎粏俗作粏粐俗作粐粑俗作粑粒俗作粒粓俗作粓粔俗作粔粕俗作粕粖俗作粖粗俗作粗粘俗作粘粙俗作粙粚俗作粚粛俗作粛粜俗作粜粝俗作粝粞俗作粞粟俗作粟粠俗作粠粡俗作粡粢俗作粢粣俗作粣粤俗作粤粥俗作粥粦俗作粦粧俗作粧粨俗作粨粩俗作粩粪俗作粪粫俗作粫粬俗作粬粭俗作粭粮俗作粮粯俗作粯粰俗作粰粱俗作粱粲俗作粲粳俗作粳粴俗作粴粵俗作粵粶俗作粶粷俗作粷粸俗作粸粹俗作粹粺俗作粺粻俗作粻粼俗作粼粽俗作粽精俗作精粿俗作粿糀俗作糀糁俗作糁糂俗作糂糃俗作糃糄俗作糄糅俗作糅糆俗作糆糇俗作糇糈俗作糈糉俗作糉糊俗作糊糋俗作糋糌俗作糌糍俗作糍糎俗作糎糏俗作糏糐俗作糐糑俗作糑糒俗作糒糓俗作糓糔俗作糔糕俗作糕糖俗作糖糗俗作糗糘俗作糘糙俗作糙糚俗作糚糛俗作糛糜俗作糜糝俗作糝糞俗作糞糟俗作糟糠俗作糠糡俗作糡糢俗作糢糣俗作糣糤俗作糤糥俗作糥糦俗作糦糧俗作糧糨俗作糨糩俗作糩糪俗作糪糫俗作糫糬俗作糬糭俗作糭糮俗作糮糯俗作糯糰俗作糰糱俗作糱糲俗作糲糳俗作糳糴俗作糴糵俗作糵糶俗作糶糷俗作糷糸俗作糸糹俗作糹糺俗作糺系俗作系糼俗作糼糽俗作糽糾俗作糾糿俗作糿紀俗作紀紁俗作紁紂俗作紂約俗作約紃俗作紃紅俗作紅紆俗作紆紇俗作紇紈俗作紈紉俗作紉紊俗作紊紋俗作紋紌俗作紌納俗作納紎俗作紎紏俗作紏紐俗作紐紑俗作紑紒俗作紒紓俗作紓純俗作純紕俗作紕紖俗作紖紗俗作紗紘俗作紘紙俗作紙級俗作級紜俗作紜紝俗作紝紞俗作紞紟俗作紟紡俗作紡索俗作索索俗作索紤俗作紤紥俗作紥紦俗作紦紧俗作紧紨俗作紨紩俗作紩紪俗作紪紫俗作紫紬俗作紬紭俗作紭紮俗作紮累俗作累細俗作細紱俗作紱紲俗作紲紳俗作紳紴俗作紴紵俗作紵紶俗作紶紷俗作紷紸俗作紸紹俗作紹紺俗作紺紻俗作紻紼俗作紼紽俗作紽紾俗作紾紿俗作紿絀俗作絀終俗作終絁俗作絁終俗作終絃俗作絃組俗作組絅俗作絅絆俗作絆絇俗作絇絈俗作絈絉俗作絉絊俗作絊絋俗作絋経俗作経絍俗作絍絎俗作絎絏俗作絏結俗作結絑俗作絑絒俗作絒絓俗作絓絔俗作絔絕俗作絕絖俗作絖絗俗作絗絘俗作絘絙俗作絙絚俗作絚絛俗作絛絜俗作絜絝俗作絝絞俗作絞絟俗作絟絠俗作絠絡俗作絡絢俗作絢絣俗作絣絤俗作絤絥俗作絥給俗作給絧俗作絧絨俗作絨絩俗作絩絪俗作絪絫俗作絫絬俗作絬絭俗作絭絮俗作絮絯俗作絯絰俗作絰統俗作統絲俗作絲絳俗作絳絴俗作絴絵俗作絵絶俗作絶絷俗作絷絸俗作絸絹俗作絹絺俗作絺絻俗作絻絼俗作絼絽俗作絽絾俗作絾絿俗作絿綀俗作綀綁俗作綁綂俗作綂綃俗作綃綄俗作綄綅俗作綅綆俗作綆綇俗作綇綈俗作綈綉俗作綉綊俗作綊綋俗作綋綌俗作綌綍俗作綍綎俗作綎綏俗作綏綐俗作綐綑俗作綑綒俗作綒經俗作經綔俗作綔綕俗作綕綖俗作綖綗俗作綗綘俗作綘継俗作継続俗作続綛俗作綛綜俗作綜綝俗作綝綞俗作綞綟俗作綟綠俗作綠綡俗作綡綢俗作綢綣俗作綣綤俗作綤綥俗作綥綦俗作綦綧俗作綧綨俗作綨綩俗作綩綪俗作綪綫俗作綫綬俗作綬維俗作維綮俗作綮綯俗作綯綰俗作綰綱俗作綱網俗作網綳俗作綳綴俗作綴綵俗作綵綶俗作綶綷俗作綷綸俗作綸綹俗作綹綺俗作綺綻俗作綻綼俗作綼綽俗作綽綾俗作綾綿俗作綿緀俗作緀緁俗作緁緂俗作緂緃俗作緃緄俗作緄緅俗作緅緆俗作緆緇俗作緇緈俗作緈緉俗作緉緊俗作緊緋俗作緋緌俗作緌緍俗作緍緎俗作緎総俗作総緐俗作緐緑俗作緑緒俗作緒緓俗作緓緔俗作緔緕俗作緕緖俗作緖緗俗作緗緘俗作緘緙俗作緙線俗作線緛俗作緛緜俗作緜緝俗作緝緞俗作緞緟俗作緟締俗作締緡俗作緡緢俗作緢緣俗作緣緤俗作緤緥俗作緥緦俗作緦緧俗作緧編俗作編緩俗作緩緪俗作緪緫俗作緫緬俗作緬緭俗作緭緮俗作緮緯俗作緯緰俗作緰緱俗作緱緲俗作緲緳俗作緳練俗作練緵俗作緵緶俗作緶緷俗作緷緸俗作緸緹俗作緹緺俗作緺緻俗作緻緼俗作緼緽俗作緽緾俗作緾緿俗作緿縀俗作縀縁俗作縁縂俗作縂縃俗作縃縄俗作縄縅俗作縅縆俗作縆縇俗作縇縈俗作縈縉俗作縉縊俗作縊縋俗作縋縌俗作縌縍俗作縍縎俗作縎縏俗作縏縐俗作縐縑俗作縑縒俗作縒縓俗作縓縔俗作縔縕俗作縕縖俗作縖縗俗作縗縘俗作縘縙俗作縙縚俗作縚縛俗作縛縜俗作縜縝俗作縝縞俗作縞縟俗作縟縠俗作縠縡俗作縡縢俗作縢縣俗作縣縤俗作縤縥俗作縥縦俗作縦縧俗作縧縨俗作縨縩俗作縩縪俗作縪縫俗作縫縬俗作縬縭俗作縭縮俗作縮縯俗作縯縰俗作縰縱俗作縱縲俗作縲縳俗作縳縴俗作縴縵俗作縵縶俗作縶縷俗作縷縸俗作縸縹俗作縹縺俗作縺縻俗作縻縼俗作縼總俗作總績俗作績縿俗作縿繀俗作繀繁俗作繁繂俗作繂繃俗作繃繄俗作繄繅俗作繅繆俗作繆繇俗作繇繈俗作繈繉俗作繉繊俗作繊繋俗作繋繌俗作繌繍俗作繍繎俗作繎繏俗作繏繐俗作繐繑俗作繑繒俗作繒繓俗作繓織俗作織繕俗作繕繖俗作繖繗俗作繗繘俗作繘繙俗作繙繚俗作繚繛俗作繛繜俗作繜繝俗作繝繞俗作繞繟俗作繟繠俗作繠繡俗作繡繢俗作繢繣俗作繣繤俗作繤繥俗作繥繦俗作繦繧俗作繧繨俗作繨繩俗作繩繪俗作繪繫俗作繫繬俗作繬繭俗作繭繮俗作繮繯俗作繯繰俗作繰繱俗作繱繲俗作繲繳俗作繳繴俗作繴繵俗作繵繶俗作繶繷俗作繷繸俗作繸繹俗作繹繺俗作繺繻俗作繻繼俗作繼繽俗作繽繾俗作繾繿俗作繿纀俗作纀纁俗作纁纂俗作纂纃俗作纃纄俗作纄纅俗作纅纆俗作纆纇俗作纇纈俗作纈纉俗作纉续俗作续纋俗作纋續俗作續纍俗作纍纎俗作纎纏俗作纏纐俗作纐纑俗作纑纒俗作纒纓俗作纓纔俗作纔纕俗作纕纖俗作纖纗俗作纗纘俗作纘纙俗作纙纚俗作纚纛俗作纛纜俗作纜纝俗作纝纞俗作纞纟俗作纟纠俗作纠纡俗作纡红俗作红纣俗作纣纤俗作纤纥俗作纥约俗作约级俗作级纨俗作纨纩俗作纩纪俗作纪纫俗作纫纬俗作纬纭俗作纭纮俗作纮纯俗作纯纰俗作纰纱俗作纱纲俗作纲纳俗作纳纴俗作纴纵俗作纵纶俗作纶纷俗作纷纸俗作纸纹俗作纹纺俗作纺纻俗作纻纼俗作纼纽俗作纽纾俗作纾线俗作线绀俗作绀练俗作练组俗作组绂俗作绂绅俗作绅细俗作细织俗作织终俗作终绉俗作绉绊俗作绊绋俗作绋绌俗作绌绍俗作绍绎俗作绎经俗作经绐俗作绐绑俗作绑绒俗作绒结俗作结绔俗作绔绕俗作绕绖俗作绖绗俗作绗绘俗作绘给俗作给绚俗作绚绛俗作绛络俗作络绝俗作绝绞俗作绞统俗作统绠俗作绠绡俗作绡绢俗作绢绣俗作绣绤俗作绤绥俗作绥绦俗作绦继俗作继绨俗作绨绩俗作绩绪俗作绪绫俗作绫绬俗作绬续俗作续绮俗作绮绯俗作绯绰俗作绰绱俗作绱绲俗作绲绳俗作绳维俗作维绵俗作绵绶俗作绶绷俗作绷绸俗作绸绹俗作绹绺俗作绺绻俗作绻综俗作综绽俗作绽绾俗作绾绿俗作绿缀俗作缀缁俗作缁缂俗作缂缃俗作缃缄俗作缄缅俗作缅缆俗作缆缇俗作缇缈俗作缈缉俗作缉缊俗作缊缋俗作缋缌俗作缌缍俗作缍缎俗作缎缏俗作缏缐俗作缐缑俗作缑缒俗作缒缓俗作缓缔俗作缔缕俗作缕编俗作编缗俗作缗缘俗作缘缙俗作缙缚俗作缚缛俗作缛缜俗作缜缝俗作缝缞俗作缞缟俗作缟缠俗作缠缡俗作缡缢俗作缢缣俗作缣缤俗作缤缥俗作缥缦俗作缦缧俗作缧缨俗作缨缩俗作缩缪俗作缪缫俗作缫缬俗作缬缭俗作缭缮俗作缮缯俗作缯缰俗作缰缱俗作缱缲俗作缲缳俗作缳缴俗作缴缵俗作缵缶俗作缶缷俗作缷缸俗作缸缹俗作缹缺俗作缺缻俗作缻缼俗作缼缽俗作缽缾俗作缾缿俗作缿罀俗作罀罁俗作罁罂俗作罂罃俗作罃罄俗作罄罅俗作罅罆俗作罆罇俗作罇罈俗作罈罉俗作罉罊俗作罊罋俗作罋罌俗作罌罍俗作罍罎俗作罎罏俗作罏罐俗作罐网俗作网罒俗作罒罓俗作罓罔俗作罔罕俗作罕罖俗作罖罗俗作罗罘俗作罘罙俗作罙罚俗作罚罛俗作罛罜俗作罜罝俗作罝罞俗作罞罟俗作罟罠俗作罠罡俗作罡罢俗作罢罣俗作罣罤俗作罤罥俗作罥罦俗作罦罧俗作罧罨俗作罨罩俗作罩罪俗作罪罫俗作罫罬俗作罬罭俗作罭置俗作置罯俗作罯罰俗作罰罱俗作罱署俗作署罳俗作罳罴俗作罴罵俗作罵罶俗作罶罷俗作罷罸俗作罸罹俗作罹罺俗作罺罻俗作罻罼俗作罼罽俗作罽罾俗作罾罿俗作罿羀俗作羀羁俗作羁羂俗作羂羃俗作羃羄俗作羄羅俗作羅羆俗作羆羇俗作羇羈俗作羈羉俗作羉羊俗作羊羋俗作羋羌俗作羌美俗作美羏俗作羏羐俗作羐羑俗作羑羒俗作羒羓俗作羓羔俗作羔羕俗作羕羖俗作羖羗俗作羗羘俗作羘羙俗作羙羚俗作羚羛俗作羛羜俗作羜羝俗作羝羞俗作羞羟俗作羟羠俗作羠羡俗作羡羢俗作羢羣俗作羣群俗作群羥俗作羥羦俗作羦羧俗作羧羨俗作羨羨俗作羨義俗作義羪俗作羪羫俗作羫羬俗作羬羭俗作羭羮俗作羮羯俗作羯羰俗作羰羱俗作羱羲俗作羲羳俗作羳羴俗作羴羵俗作羵羶俗作羶羷俗作羷羸俗作羸羹俗作羹羺俗作羺羻俗作羻羼俗作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迮鶴壽參校

木字部首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
惠棟曰春秋元命包云木者陽精生于陰故水者木之
母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其文八推十爲木八者陰
令十者陽數丁固以松字爲十八公本此
枏字注梅也从木丹聲汝閻切梅字注枏也可食从木
每聲莫栝切重文楳字注或从某案詩召南摽有梅毛
傳盛極則落者梅鄭箋梅實餘七未落喻女春盛不嫁
至夏則衰釋文云梅木名韓詩作楳則與說文重文合
秦風終南有條有梅毛傳梅枏也釋文云如鹽反沈云
孫炎稱荆州曰梅揚州曰枏徐乾學處文昭刻本梅枏互倒今從陸璣疏改重
實揚人不聞名枏孔疏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
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枏葉大可三四
葉一簇木理細緻于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
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枏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
亦有枏也陳風墓門有梅毛傳同上小雅四月秊棗秊

世楷堂藏板

梅實春盛夏落今驗梅子正如此其證二韓詩作楳與
重文合可見摽梅之梅卽此梅其證三孫愐音莫栝切
正與今人呼此木音合其證四玩沈重說揚人呼梅不
呼枏知南梅卽北枏何遜始有卻月觀臨風臺之句而
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其證五郭
璞云似杏實酢酢酸也今梅正如此初學記梅杏類樹
及葉皆如杏而黑尚書鹽梅周禮梅癁禮記梅諸俱取
其酢味與郭注合其證六鶴壽案物有其名同而其實
梅今之酸果也秦風終南有梅陳風墓門有梅之梅今
之枏樹也召南傳云盛極則落者梅秦風陳風傳矣陸璣
毛詩疏于摽有梅云梅杏類樹及葉皆如杏而黑于終

南有梅云栂葉大可三四葉一蔟荆州人曰梅區別二物最爲明顯其混二梅爲一則始于郭璞爾雅云梅栂郭璞曰似杏實酢則誤以爲酸果矣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栂以爲樹名不誤也沈重駁之曰重實揚人不聞名栂則又混入酸果矣今案重有是駁而炎之釋乃益明揚人但呼栂樹爲栂不呼酸果爲栂名不相蒙由物不相類是駁之不當申之也且酸果之梅生于江南非秦陳之地所有故宋時范蔚宗在長安陸凱寄梅幷詩云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長安在終南山側若果有此樹何煩千里遠寄乎唐杜甫詠梅詩有幹排雷雨根斷泉源及枝摩蒼天根蟠厚地等句此蓋詠栂樹也若以較巡簷索笑冷蕊疏枝等句類邪不類邪說文于梅字注云可食二字若謂即酸果許慎蓋謂栂以材著不以實著故著此許氏原文必不如此其爲後人所互易無疑蓋後人亦有認梅爲酸果者故移而置諸前也大抵某字作梅自酸果則人人知其可食何必贅言邪惟于檞木類之閒殊爲錯亂無章訓詁轉廣諸楩柟之前忽閒以栂梅木類而訓酸果之菜緑字注云杏杂李桃之前忽閒以栂梅木類而訓酸果之菜緑字轉廣諸楩柟

木詩采菽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嚴粲曰柞堅勁之木新葉將生故葉乃落附著甚固爾雅云櫟其實梂陸璣曰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搤之屬其于房生爲梂若榛則今謂之皁篖樹也三者截然不同故說文柞不與栩連櫟亦不與栩分別故柔字注云讀若杼明音同而義異也爾雅栩杼之杼恐是後人所改先生以柔爲杼非是各本栩字注隸文皆作柔不作柔則知篆文本作杼今作栩者傳寫之譌因此字篆文上下兩壑尤易溷故耳

杙字注劉劉杙从木弋聲葉爾雅釋木劉劉杙郭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若郭注果是則許當云劉杙也必不云劉劉杙可疑釋宮云樴謂之杙注云樴杙也不云劉劉杙可相通許氏因此不敢云槩也說文不引義不備也鶴壽案許以劉杙爲果名故列于樣斗之下枇杷之上若以爲槩弋則當在梱閫矣

穀字注楮也从木殼聲古祿切詩鶴鳴其下維穀惡木也禾部穀字注百穀之總名从禾殼聲古祿切字形相似其義大異

松字注木也从木公聲重文𣏌字注松或从容今人以容移于右作榕謂閩粵閒別有榕樹

某字注酸果也从木甘闕莫厚切重文𣎵字注古文某从口案反切唐孫愐所作而愐竝非就說文爲音乃韻之音也大徐取入之耳某如果莫厚切則爲誰某之某如論語某在斯是矣但許既云酸果正當从木甘甘爲土味土寄旺四季故酸苦辛鹹中皆有甘味廣韻二十三談柑木名似橘集韻同蕭萬傳荊州進黃柑以紫帊包賜近臣竊謂此果酸中帶甘天下通讀若甘說文字後人移其位置于上下左右者多某卽柑字移甘于右耳許既釋其義又著所从似無所關而云關者本當云从木从甘甘亦聲但徐鍇云尚書唯爾元孫某禮記孝王某某者未定之位宅也廣韻四十五厚某詔前人之言也或者三代及漢已有假借此字爲誰某字者如賡之爲續禫之爲導音絕不同而可相通許氏因此不敢言甘聲并不敢言甘亦聲但渾言从木甘而又綴以關乎

公羊傳柑馬而秣之崔寔政論方將相勤鞭轫以救之則又假借爲箝字李時珍本草綱目乃揔說云梅古文作呆象子在木上之形梅乃杏類故反杏爲呆書家訛爲甘木後作梅從每諧聲也或云梅者媒也媒合衆味故書云若作和羹爾雅鹽梅而梅字亦從某也此因重文𣏌字从口而穿鑿將某與前栴也之梅揔和爲一又從梅之重文作楳而附會不知古文荒遠許雖漫爲收載在漢已不得其解豈可妄據說文之例字以類聚愚前辨栴也之梅卽詩家好詠其花南方山谷園圃皆有之梅梅下卽次以杏以杏實梅類故楊行密以杏爲甜梅愚說于此益信李乃以呆爲反杏而飲合梅楳與某𣏌爲一則中閒何以相隔一百數

十字況某从甘縣从口二呆竝列已自不同許氏不言其故不可强解乃欲與梅楳混爲一乎假如其說則當以縣爲正文某梅楳皆爲重文大謬且某與梅二音如何可以牽合梅乃支微齊佳灰某則尤之上聲與魚虞蕭肴豪歌麻可通而與支微等無涉也鶴壽案古柑字只作甘上林賦黃甘橙榛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周處風土記云甘橘屬其味甜美特異此皆假借甘字義疏也說文凡假借之義多不備即以果木言之若章象君遷之類未易枚舉如果甘字从木作某則自漢以來何無一人用之而槩从假借乎此字唐人尚作甘有藪文類聚初學記諸書可證至廣韻始有柑字知木旁係唐以後人所加不足爲典要今云某當爲柑然則木部案字不必移于左旁即可爲南方大木之榕矣其誤一某字是會意非形聲注云闕者以義訓酸而形从甘不得其解大徐所謂許氏不聞于師故闕之也今乃作形聲字謂古有借

爲誰某用音絕不同許氏固此不敢言甘聲幷甘亦聲不知許書中若楨字注耒亦聲讀又若韜槀字注讀若槀一讀若株之類兩音縣絕許氏固竝著之何云不敢于其誤二至舉賡字道字相比擬尤屬不倫糸部賡字注古文續从庚見大徐曰今俗作古杭切據此則賡之爲續猶緜之爲某也今沿唐韻以下之謬而反以爲續若高木則無取二字音同義異韓不如手之假借則是刺足徇屨矣木部棪字注从木炎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寸部導字注从寸道聲是導有二音已明著于篇不曰从寸道闕也其誤三某字既以楠屬爲本義則又以沾三切爲本音今玖謀等字皆從某聲以易春秋傳韻求之皆近莫厚切與沾三切絕不類安有許氏訓聲舍本音而轉取假借之音者乎其誤四楠屬之甘今吳俗叶柑于味甘美而徵帶酸較之于梅字注不云酸果而專以訓此字竟非但不知字義并且全乖物理矣使佳果受不白之冤使秦漢以來本以某爲楠屬字則其字从木其誤五若使秦漢以某爲楠屬字从甘亦聲雖五方音殊六詩終南首章梅與裴韻四月四章梅與尤韻此古韻灰尤相通之證古無四聲故許書謀媒皆从某聲詩無某字而有謀媒字悵首章謀媒與絲淇期韻

舉也郭注皆舉持物論語有恥且格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何晏趙岐皆云正也合之舍頌篇量度之訓其義甚繁而木長皃之訓反未有及者學記云扞格而不勝鄭注如凍洛之洛疏云洛是堅彊地凍則堅彊難入其解愈岐矣說文假字注非眞也从人叚聲古疋切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頜切方言云假洛至也邠唐冀兗之閒曰假或曰格郭璞注俗古格字方言又云梁益之閒曰洛核以說文則似至也之訓專屬之假不得爲格字之義而陞也來也舉也正也量度也皆當屬之假扞扞格凍洛皆當屬假不可以解格也格但木長皃

假借字耳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毛鄭俱訓嘉商頌那云湯孫奏假毛訓大鄭訓升烈祖云嚴假無言毛訓大鄭訓至以假以享毛鄭俱訓大來假來饗鄭訓升長發云昭假遲遲鄭訓暇凡此等字皆爲假字無作格者

樸字注木素也从木業聲匹角切玉部無璞字孟子今有璞玉于此戰國策鄭人謂鼠璞顏斶說齊宣王太璞不完晉書郭璞此蓋漢之俗字諸葛亮杜預郭璞韓愈諸人名皆取說文所無之俗字

柴字注小木散材从木此聲臣鉉等曰師行野次豎散木爲區落名曰柴籬後人語譌轉入去聲又別作寨字非是士佳切案後漢楊震傳柴門絕賓客吳廿五年傳闔羽結柴營晉朱侮傳侮率諸軍圍陳聲重柴繞城皆當作去聲讀

植字注戶植也常職切重文櫂字注或从置周書金縢植壁秉珪鄭康成曰植古置字

標字注夜行所擊者从木票聲易曰重門擊標他各切此部前有柝字隸變作柝俗以其音亦他各切誤以當標字遂于柝下妄增易曰云云不知柝訓判也與標何干當刪鶴壽案夜行所擊者太平御覽引作行夜所擊木恐是依趙岐孟子注改

橦字注帳極也極宋本作柱

櫌字注引論語櫌而不輟今作耰

枻字注从木关聲鉉曰當从朕省关宋本作弁鶴壽案方言楔具掫關西曰楔而說文作柝與朕微異故大徐以爲當从朕省

核字注蠭處以木皮爲篋从木亥聲果實中也曲禮賜果于君前有核者懷其核是也孫愐音古哀切則變爲平聲矣恐非鶴壽案周禮柄其植物果中實當用覈字詩稱有核維旅假借字

楫字注舟櫂也从木咠聲子葉切爾雅釋文引作檝舟楫也蓋誤

梪字注棱也从木瓜聲又梪棱殿堂上最高之處也古
胡切棱字注梪也从木麥聲魯登切角部觚字注鄉飲
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觚从角瓜聲古乎切此酒
器與梪無涉史記酷吏傳破觚而爲圜漢書同孟康曰
觚方也此特音同假借其義全別故說文分載兩部班
固西都賦設璧門之鳳闕上觚棱而棲金爵此卽說文
所云殿堂最高處觚亦假借字實則當爲梪也論語觚
不觚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皇侃疏引
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
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
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有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
王氏之說是也邢昺引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觚寡也飲當寡少與孤同意故以沈湎多飲爲不觚
宋人乃惙說云觚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當時失其制
而不爲棱不知說文每字必核其本義載之殆義卽不
及觚雖可假借爲梪然觚下注斷不必及也

獻字注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巔獻
五葛切重文櫱字注獻或从木辥聲梪字注古文獻淮
南子俶眞訓曰百事之埶葉條梪皆本于一根而條循
千萬高誘曰梪讀作櫱殆生萌芽也鶴壽案今尚書作
由櫱說文又云不
槷字注所以進船也从木翟聲或从卓史記通用濯直
梪字注从木从門門亦聲古文槷从木从辥聲曲禮男女不同椸枷
古文槷从木从門从木从門疾懇切案宋本無此字門部有
閑字注云闌也从門中有木戶閒切實一字而兩部竝
列解說反切皆不同殊可疑此係後人失記在門部妄
補于此棐字亦應在輔弓弩之柲字下
木部小徐繫傳比大徐校本約計所少幾及百名亦有
小徐有而大徐無者其同有之字多顚倒錯亂部末閑
字小徐亦無今姑以大徐爲定才部小徐在下卷初今
在此卷末
木部新附榭字注臺有屋也从木躲聲詞夜切泰誓惟

宮室臺榭孔傳有木曰榭釋文本又作謝疏引釋宮云
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宣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火襄
三十一年傳無觀臺榭釋文竝同哀元年傳夫差次有
臺榭陂池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鶴壽案臺射
通作謝俗作榭惠定宇曰成周宣榭火左氏古文榭本
作射郤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射正作射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泰誓云
惟宮室臺榭本作謝荀子云臺謝甚高吳射慈亦作謝
燕是射與謝通擊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
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辭改之
爲射氏名咸此由晉人
不識古文曲爲之說也
褫字注衣架也从木施聲曲禮男女不同椸枷
櫂字注所以進船也从木翟聲或从卓史記通用濯直

教切案漢書皆以擢爲濯元后傳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令執楫櫂人爲越歌也鄧通傳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濯讀曰櫂直孝反

林部棘字注豈也从林亟或說規模字从大世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商書曰庶草繁無文甫切案變隸作正今不贅

無借爲有無之無不知無字自在𠂤部森从𠂤無聲文甫切與棘字武扶切亦不同艸誤作草繁誤作繁棘誤作棘作無皆傳寫之譌今書作蕃廡唐人所改鶴壽案此條已經段注訂正

才部首注云艸木之初也从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也一地也徐鍇曰上一初生枝下一地昨哉切案此部更無他字一部首注云上下通也引而上行才字既从一且一既云引而上行即有艸木初生出地之意故其下即繼以少部云艸木初生也則才字似可入一部而必別列一部未詳鶴壽案一部尚有引而下行一義謂才當在少部之前則是謂才當入一部則非此半卷中俗字莫多于木部檮正而檮俗朼正而柮俗柝正而柝俗槉正而幢俗柱正而柱俗梁正而梁俗棟正而棟俗桴正而桴俗桷正而桷俗榱正而榱俗椽正而椽俗楹正而楹俗楣正而楣俗檐正而檐俗楶正而楶俗欂正而欂俗櫨正而櫨俗栭正而栭俗梠正而梠俗榱正而榱俗槾正而槾俗榦正而榦俗檀正而檀俗樽正而樽俗槫正而槫俗檐正而檐俗檻正而檻俗楯正而楯俗欄正而欄俗檻正而檻俗檐正而檐俗檻正而檻俗檻正而檻俗檻正而檻

曰囊鶴壽案釋元應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囊無底者與釋文所引合但戰國策高誘注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朱子未嘗無本若以字義而論囊取裹絳裹亦有義囊之盛物如瓜之懷瓤囊之有底亦猶瓜之有蒂也橐如木櫜空虛其中待物來而貯之則不必其一定有底矣

口部囿字注苑有垣也重文圂字注籀文囿薛尚功鐘鼎款識石鼓第十鼓有圂字

員字部首注从貝口聲重文鼎字注籀文从鼎鐘鼎款識石鼓第八鼓有鼏字

貝部賂字注遺也从貝各聲鉉曰當从路省乃得聲洛故切案古音各似路鉉說非

贏字注从貝贏聲鉉曰當从嬴省乃得聲案贏郎果切蛾術編　卷二十四　十五　世楷堂藏板

故非聲

賓字注所敬也从貝宋聲必鄰切案此字篆作㝬隸變或作賓或作賓皆非是而賓爲近之

商字注行賈也从貝商省聲式陽切棘假借作商商字廢不用鶴壽案漢律秤志云商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白虎通云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其說與漢志合則商借用商義甚相協

賈字注市也从网貝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莫蟹切孟子無賈字引之何爲鶴壽案許氏引网市利以解賈字从网貝之意豈以證賈字哉貝部新附贍字注給也漢食貨志秦蹟天下未足澹其欲師古曰澹古贍字

起字重文作岐漢地理志末段總論皆从邑分聲補巾切傳云秦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古岐字

邠字注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補巾切豳字注美陽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豕闕

案豳字解說承上文美陽而言文法與他處不同今惟孟子作邠毛詩周禮皆作豳其爲重文甚明但重文皆言古文籀文篆文从某云云今皆不言其體又別日知錄孟子字多近今唐書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豳故爲邠學如非是

亭林鄙俗已甚鶴壽案邠當是地名豳當是山名猶上文郊當是邑名岐當是山名杜氏通典云開元十三年改豳州爲邠州郭忠恕佩觿云改豳爲邠因似豳而致誤今案邠爲州名正宜用邠恕先之言

豳字注郇豳也从邑分聲彬古文豳从林今作黎

書西伯戡耆郎奚切今作黎

豲字注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秝聲秝古文利商

豲字注云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蘩聲

讀若許虛呂切此爲許姓本字俗假借許用之今說文每卷首題漢太尉祭酒許慎記當時必不如此

鄅字注郁鄅犍爲縣郁初印作郁宋本作存案以郁鄅爲地名是將別造一郁字而今本部無郁字宋本作存正體似即離騷五子用失乎家衖之衖字今北地呼爲衖衕即衖字反切也鶴壽案爾雅釋宮中衖謂之壹衖門謂之閎又云宮中衖謂之壺衖即鄉之俗字本胡絳切而吳人皆讀乔聲之轉耳此本卷中俗字莫多于邑部鄉郵之郵俗有作村者廟郎之郎俗有作廊者鄅陽之鄅俗有作耶者郵國之鄅俗有作郵者郵高也郵晉邑也而俗通用郃洽也郃郃陽也而俗通用洽郵正字也而俗以郵爲郵字郵正字也而俗以枸爲拘邑字苟爲敬字一切海也別作渤澥敦

鄅疑非小徐作郁鄅當是鶴壽案段茂堂曰宋本皆作存或作郁者俗又譌郁矣前志犍爲鄅存鄅今本在存作郁而師古不爲音知故作存先生笑亭林爲鄙俗如此條云

華陽國志晉書尚作在存

云得毋更相笑乎

郁字注周公所誅郁國在魯案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孟子周公誅紂伐奄是也汗簡窺古文尚書奄字漢藝文志禮古經出于魯淹中此云在魯則爲魯國地明矣而蘇林云里名非國則非也鶴壽案奄國在淮北其地近魯故許以爲在魯也又有奄里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此則奄國之民散處于魯者不得謂奄中即奄國也

鄗字注齊之郭氏虛云逸周書作雒解囚蔡叔于郭陵孔晁注郭陵地名未知即此否

邑部敍天下郡國縣邑鄉亭皆從西北而及東南惟鄂鄭等字下次以鄗鄒等字皆蜀地而下有那字以爲安定朝那則又自東而西鄱陽長沙桂陽會稽等處之後反敍宋魯鄒鄭地名則又自南而北此爲稍亂自鄒字以下至鄘字直云地名則以其無攷略之定六年傳楚遷于鄀唐石經此條漫滅明永懷堂汲古閣板竝同說文無鄀字

邾部鄉字注里中道也从邑从乡共言在邑中所共胡絳切重文薌字注篆文从邑省案此重文乃隸變之卷字其正體似即離騷五子用失乎家衖之衖字今北地呼爲衖衕即衖字反切也鶴壽案爾雅釋宮中衖謂之壹衖門謂之閎又云宮中衖謂之壺衖即鄉之俗字本胡絳切而吳人皆讀乔聲之轉耳此本卷中俗字莫多于邑部鄉郵之郵俗有作村者廟郎之郎俗有作廊者鄅陽之鄅俗有作耶者郵國之鄅俗有作郵者郵高也郵晉邑也而俗通用郃洽也郃郃陽也而俗通用洽郵正字也而俗以郵爲郵字郵正字也而俗以枸爲拘邑字苟爲敬字一切海也別作渤澥敦

皆俗也一臨垢也別作邱笁駕皆俗也邪琅邪也借爲未定之詞別作琊耶爺皆俗也鄂江夏縣名也借爲華跗之稱別作蕚堶皆俗也他如市部之市俗何以作匝迺參部之參俗何以作迺因就也借爲昏字俗何以作棯又貝部賮俗作賻賴俗作賚賂俗作賄負別有貫字貫穿也今以錢貫之貫爲慣習貫只用毌然則俗字反多于正字矣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二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說字十一

卷七上攷證

日部旭字注从日九聲讀若勗鉉曰九非聲未詳案古音讀入聲皆如上聲故九得爲旭之聲也

景字注光也从日京聲居影切案古物影字卽用此漢枚乘傳人有畏其景者主父偃傳從之如搏景項羽傳贏糧而景從張釋之傳下之化上捷于景嚮皆是莊子

世楷堂藏板

亦云飛鳥之景葛洪始加彡鵠壽案景日光也見文選注今本脫日字詩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何曾有三彡不此之引而引漢書莊子何邪項羽傳亦當云項籍傳

晷字注从日咎聲居洧切案咎非聲未詳鵠壽案詩伐木二章咎與簋韻王延壽靈光殿賦晷與有韻皆可爲晷字咎聲之證

晶字注从日卪聲莫飽切案晶爲西方宿从卯不从卯小徐繫傳本亦誤鵠壽案凡从卯之字讀力九切凡从卯之字讀莫飽切卯字从卯不从卯詩小星傳云昴留也古謂之昴漢人謂之留惠定宇據此以爲字當从卯先生遂拾其餘論以說字不知卯古音如某故謂昴爲留而字則从卯也

暇字注閒也从日叚聲胡嫁切案汲古閣本大學小人閒居孟子今國家閒暇凡閒皆當作暇閒有說文可證蓋

閑訓止也止則暇故爲閑
从門中有木閒暇之閒正當从月不得从木閒是自已空隙閑是他人阻闌其義不同說文此注必係淺人所改

日部新附昉字注明也从日方聲分兩切隱二年公羊傳云始滅昉于此乎

从部旅字重文放字注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案魯本鈍詞也从白鰲省聲古國名只作放隱元年傳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疏云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爲非手文有爲字隸書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隸書古文魯作放手文容或似之孔疏是矣

然爪部爲字重文㣎字注古文爲此手文所可有疏云手文無爲字未確鶴壽案掌中爲地無多有一爲字尚能辨矣要知有文在手若再有一爲字則亦雜亂無章莫能辨係傳會之詞不必再爲申說

月部朏字注引周書丙午朏召誥文詳後案鶴壽案朏謂月之三日也漢律秝志云周公七年復于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未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月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今本漢書丙午朏下有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十字此漢人注語王伯厚引尚書正義謂月采當作月仑是也顏師古誤以爲正文而注其下云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亾陋矣

朏亦作朓

夕部夤字注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翼眞切案此條檮傳與大徐本同而其下云臣鍇曰夕者人意懈怠也故孫武曰晝氣歸國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是也似引易乃許元文鍇特發明之當夕易怠重復加敬爲夤矣黃公紹韻會于寅聲下云徐引易夕惕若若下無夤字亦無厲字因不信二

霸字注引周書哉生霸康誥文詳後案鶴壽案霸許謂小月三日也而劉歆謂死霸爲朔生霸爲望漢律秝志承大月二日承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四月己丑朔死霸粵翌日甲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越翌日辛亥王有疾不豫今案霸與明相對當指望後言之若如許說則生霸卽是生明矣

有字部首注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案春秋釋例曰劉歆賈逵因有秉大有秉之經有鴝鵒來巢書所无之傳以爲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詞許君从賈逵受古學故用其說古文尚書以有爲又或以又爲有故許君釋有爲又聲

㯻字注有文章也从有戠聲於六切隸變作或通作郁詩信南山黍稷彧彧後漢有荀彧字文若論語郁郁乎文哉

夕部夤字注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翼眞切案此條檮傳與大徐本同而其下云臣鍇曰夕者人意懈怠也故孫武曰晝氣歸國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是也似引易乃許元文鍇特發明之當夕易怠重復加敬爲夤矣黃公紹韻會于寅聲下云徐引易夕惕若若下無夤字亦無厲字因不信二

徐故去之黃意以引易係徐鍇增也愚案骨部骾字注從骨易聲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方明此省唐石經毛板注疏胡震亨刻李鼎祚集解王應麟集鄭氏易皆作夕惕若厲無夤字許兩引此經不宜自歧疑鍇亦有欵人處鉉誤信之惠士奇易說惠棟易述皆增夤字非是棟既據周語及虞翻義釋乾爲敬惕爲懼厲爲危日則敬而又敬夕則懼若履危于義已備若夤亦敬也何必重累其詞乎且敬則敓矣何若之有鶴壽案此條駁正惠氏甚是經義述聞云

本脫夤今從古增入也惠說非是經文夕與終日相對惕若與乾乾相對若增入夤字則贅矣惕若下本無夤字請列五證以明之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言惕而不言夤則經文本無夤字其證一也李鼎祚集解所列鄭荀諸家本皆無夤字其證二也若謂虞翻以乾爲敬案說文曰惕敬也乾有夕惕若之文故注易以乾爲敬虞翻以乾爲敬謂惕非謂夤也且翻注文言曰夕惕若厲故辭危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不驚也注繫辭傳其辭危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則是翻本亦無夤字其證三也惠氏所據者說文也說文夤敬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此夤字本作厲今作夤者因正文夤字而誤說文引易有夤字而引之也骨部骾从骨更聲更亦聲易曰夕惕若夤以證夤字解曰讀若易曰夕惕若厲足證夤字之誤則是許所見本亦無夤字其證四也注南子人閒訓漢王莽傳風俗通義並引易曰夕惕若厲乾元敘制記曰三聖昔乾元敘倫薦夷吾表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元賦曰夕惕若厲以省咎兮則是兩漢相傳之本皆無夤字且難以一發百況傳寫之誤即使說文引經果有夤字其證五也改訂經文不可不慎乎

姓字注兩而夜除星見也从夕生聲鉉曰今俗別作晴疾盈切漢天文志作睛則當爲从夕从星與說文星見正合又當云星亦聲

多部㬎字注齊謂多爲㬎从多果聲呼果切變隸作夥漢陳勝傳勝故人見殿屋帷帳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

乁部臣字注木生條也从乁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臣桥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桥蓋古文省乁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乁上象枝條華

禾部穜字注埶也从禾童聲之用切穜字注早穜也从

禾直聲常職切種字注先種後孰也从禾重聲直容切
稑字注云疾孰也从禾奎聲詩曰黍稷種稑力竹切重
文穋字注稑或从麥合而觀之古種孰字从童聲而後
人乃从重聲種稑禾名从重聲而後人乃从童聲蓋互
易之古人凡種植字从禾以嘉穀養人百艸之長也木
部別有植字注云戶植也从木直聲常職切後人以植
爲種而種廢不用引詩種稑今毛板作重穋傳云後孰
曰重先孰曰穋其从重似與說文合但去其禾旁則何
意必俗儒見其作種乃種植字不得爲禾名遂去其偏
旁稑字說文所引本之毛氏今改爲穋非毛之舊穉字

注幼禾也从禾孱聲直利切此字本从孱得聲而俗作
穉據遲字重文遲字注籀文遲从孱則誤尚有由或又
變爲禾旁佳吾不知之矣
稀字注疏也从禾希聲徐鍇曰當言从交从巾無聲字
交者稀疏之義與爽同意巾象禾之根莖至于希睎皆
當从稀省說文無希字故也（小徐說非是）
穥字注粢也五穀之長从禾麎聲子力切案此下粢字
注穥也从禾次聲即夷切一物互相訓穥色黃得土之
正故爲五穀之長唐虞以此爲官名天地正氣自在北

南則偏矣我輩所食稻也北人食穥故多壽（鵬壽案程瑶田曰）
攷曰穥粢大名也粘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通謂之秫
秫又謂之蜀黍高大似蘆月令首種不入鄭云首種謂
穥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管子書曰
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穥百日不藝穥日至七十日今
之正月也今南北皆以正月藝高粱凡經言疏食者穀
食也穥形大故得疏稱段茂堂曰九穀攷至爲精析其
言漢人皆冒粱爲穥而穥爲秫秫副人能通其語者士
大夫不能舉其字矣今案高粱吳人謂之璎子粟皆夏
種而秋收月令章句云穥秋種夏孰歷四時備陰陽穀
之資者但從未見九月以後田中有高粱月令章句不
可信即依管子曰至後七十日種穥亦無如此之早而
程瑶田謂今南北皆以正月藝高粱試觀南北地方正
月中皆一望平疇何嘗有種高粱者耶

穧字注刈穀也从禾爲聲子例切案此字不得爲春省當是从春省从禾
秩字注从禾失聲後漢蔡茂傳主簿郭賀曰于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
稟字注云禾也司馬相如曰稟一莖六穗案辨見顏氏家訓索隱引說文云嘉禾一名稟字林云禾一莖六穗
謂之稟隸變作導（鶴壽案稟擇也封禪文云稟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脛共柢之獸稟字與犧字甚多
以穠爲耘
穠字注耕禾閒也从禾農聲春秋傳曰是穠是衮甫嬌切爾雅釋文引說文云穠耨鉏田也杜注及詩毛傳皆
穠字注耕禾閒也从禾農聲春秋傳曰是穠是衮甫嬌切爾雅釋文引說文云穠耨鉏田也杜注及詩毛傳皆
以穠爲耘
秩字注从禾失聲後漢蔡茂傳主簿郭賀曰于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
稟字注云禾也司馬相如曰稟一莖六穗案辨見顏氏家訓索隱引說文云嘉禾一名稟字林云禾一莖六穗
謂之稟隸變作導（鶴壽案稟擇也封禪文云稟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脛共柢之獸稟字與犧字甚多
字對言擇米作飯必于庖也以爲禾名誤矣注禾字誤）
秦字注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春省匠鄰切案此字不得爲春省當是从舂省从禾舂字注云擣粟也从廾
持杵以臨臼杵省舂容切意者秦地本因產善禾得名

故从禾从春省禾善則春之精也
稱字注銓也从禾耎聲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
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數十二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
而寸其以爲重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故諸程
品皆从禾重當作量淮南子秋分奠定而禾孰律數十
二故十二奠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鶴壽案十二
度起于此也十二粟爲一分謂權起于此也一言尺寸
一言斤兩其以爲重四字是從尺寸轉到斤兩不必改
重作量
秅字注二秝爲秅从禾毛聲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
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四百秉爲一秅宅加切

世楷堂藏板

周禮當作儀禮攷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十曰籔十籔
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以下同今說文作二百四
十斤文殊舛錯秅字注百二十斤也稍一秅爲粟二十
斤禾黍一秅爲粟十六斤太半升兩斤字宋本皆作升
未知其審鶴壽案十斗曰斛以下是言米數四秉曰筥以下方言禾數故段注謂二百四十斤爲秉
妄人所增也稍一秅爲粟二十斗禾黍一石爲粟十六斗太半斗段注已改正
秝字注虞書曰秝三百有六旬唐石經無攷汲古閣刻
注疏本及集傳本秝皆作朞鶴壽案禾一孰則歲一周故其字从禾
禮部韻略稂字注引說文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謂之
蕫節今說文無

世楷堂藏板

粗字注疏也徂古切麤字注行超遠也倉胡切二字義
同可通用但音有平仄之分若今人以犯字代者牛部
角部皆無而注中有之糸部注云繩糾類也
氣字注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
侯重文槩字注氣或从既重文餼字注氣或从食案气
字隸變以氣代气气廢不用而氣字之本義則專用重
文餼以當之中庸既稟用重文槩而省米乞字亦即气

字今別作乞丐之乞鶴壽案气本雲气字借爲气气而俗又作炁以代之此半卷中日部昱則从羽爲偕的矣暴則加日而爲曝矣昔則加月而爲腊矣昆則加山而爲崑矣昌則加犬加卅而爲猖菖矣別有者則加言加水而爲諸渚矣暫之爲暸晤之爲晤之爲晃全移其位置矣昇之爲忭香之爲馞馨之爲馨其形模矣於部旅之爲稽稆也旋之爲轋墜也晶部參之从品爲參也壘也月部霸之从月从革从雨从西爲霸也片部版之从木爲板也克部克之加寸爲剋也禾部秏易而爲耗矣稱易而爲秤矣秈易而爲籼矣稅易而爲梲也粱易而爲穊也糙易而爲糙矣科加而爲蝌矣康壺之康加而爲糠穅矣米部糲之變爲槲也糙之變爲燥也粗之變爲麤而又爲粮也粮之變爲糧而又爲餱也餱之變爲餻也糗之變爲鄭而又爲糟也粗之變爲糅而非俗而何又爲餘也

豐字注引易豐其屋今易作豐

窺字注至也从宀親聲初僊切見嶧山碑鄭文寶重刻者亦見史記始皇本紀

宋字注引周書陳宋今書作寶

寶字注珍也从宀王貝缶聲博皓切重文寀字注古文寶省貝案此字訓珍而俗遂从珍作寶又作寶不知此字从缶得聲如俗則無聲矣

寢字注臥也从宀侵聲七荏切重文寢字注籀文寢省

癵部癆字注病臥也从癆省寥省聲七荏切臥者譽晦宴息人之常故从人癆則病臥非臥之常乃廢寢不用而取病臥字且變改爲寢進退無據汲古閣論語必有寢衣寢不言寢不尸竝同

寤字注寐也从宀悟聲讀若虞書曰寤三苗之寤巘最

韭部韲字注隥也从韭次弟皆聲祖雞切重文齏字注韲或从齊今但用齏韲廢不用一字而取兩字以成聲亦變例鶴壽案韭部獨字注云齒廿皆聲也

亦部宧字注戶樞聲也室之東南隅爾雅作突陸氏引說文云深皃本或作宧鶴壽案宧之東南隅有戶在焉何幽深之有穴部宧字注冥也从穴皀聲與宧字異德明君子之居恒當戶乃最明顯處明誤引之耳但俗本爾雅宧誤作窔窔訓宧窔窔皃此德明致誤之由也

切今書作竄說詳後案鶴壽案先生所著尚書後案于竄三苗句注云說文竄塞也从
穴中七鼠切凡自匿曰竄三苗之竄最切竄匿也从鼠
字音義全別此經本作竄今作竄者衛包改也此條大
謬古文尚書當作𥫱𥫱之穴中閉塞之曰竄二
借字也說文之剚凡音同而字異者則言讀若某此經
本作竄三苗故言竄則但引書
以爲證而已安得稱讀若乎今說文改竄爲竄自二徐
本已然此由淺人疑竄音義最反不同
故妄改之但用本字爲音說文從無此例竄字古音七
外反見周易訟象傳宋玉高唐賦班固西都賦魏大饗
碑辭張協七命潘岳西征賦謝靈運誤征賦古音竄與
竄同也孟子作殺三苗此非殺戮之殺亦卽竄之假借
字也竄讀如鏤沼元年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叔釋
文云蔡說文作𥫱經典竄蔡殺𥫱四字同音通用皆謂
放流之也

一部新附案字注同地爲案書疇咨若予采馬融注采
官也采卽僚采不必別作案字

穴部竄字注引詩陶竄陶穴宋本作陶竄

窻字注引詩捫之窻矣今作蟊

竊部竊字注瞑言也牛例切俗作囈

竊部文十除部首餘九字皆竊省竊字點畫已鮮不能
全从只可从省此亦變例

疒部瘚字注小腫也从疒坐聲一曰族叢鉉曰今別作
瘚蠶非是昨禾切左傳釋文蠶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瘚
瘰皮肥也陸氏所見說文是足本今刻有脫字瘚瘰古
無此字有此病則以族纍代之累乃俗書況又加疒更

非叢當作纍南北朝妄造之字極多陸氏所見直爲瘚
瘰至大徐頗正定之鶴壽案纍矣陸氏所引說文族纍是病皮肥則不疾族
瘇字注脛气腫从疒童聲詩曰既微且瘇時重切重文
𩣑字注籀文从𠂤今詩作尰然古字仄聲每从童得聲
平聲每从重得聲此正文重文皆从童而聲則从重此
經仍當作瘇

瘉字注病癒也从疒俞聲鉉曰今別作愈非是以主切
案詩正月云胡俾我瘉爾弓云交相爲瘉毛傳皆訓病
則此字既爲病癒又爲病與亂訓治同孔安國論語注
云愈猶勝也何晏直訓勝然足部踰字注越也从足俞
踰同音義卻別蓋踰非惡字而逾乃冒昧亂次論語不
踰矩孟子踰牆相從皆當作逾

凝字注不慧也今俗作痴不知起于何人

門部𨳊字注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𨳊詳後案鶴壽案
顧命作宅釋文云宅陟格反亦作宅又音妒徐音託又
猶夜反說文作𨳊丁故反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段
茂堂曰許云𨳊奠酒爵也从一託聲書梅傳云酌者實
三爵于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許所據乃壁中古
文馬本作詫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宅則別本也既釋爲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
宅蓋說書家有讀𨳊爲宅者鄭訓爲卻行亦于古音同
部求之據玉篇引周書三𨳊云本或作𠔃然則孔本

作罥而咤乃吒之譌也

网部罝字注引詩雉離于罝今作罦因重文罝或从孚作罘而改

罘字注兔罟也从网否聲鉉曰隸書作罘縛牟切後漢冦恂曾孫榮傳注李賢引此已作罘

罽字注魚网也从网劂聲劂籀文銳亦見金部銳字重文劂字注灼部薉字注則云劂古文銳古字誤

置字注赦也从网直直下本有聲字陟吏切徐鍇曰从直與罷同意直非聲亦會意置之則去之也罷字注从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即貫遣之案直音近置當兼言

直亦聲大徐信小徐說刪聲字也韻會引說文于从网直下連直與罷同意句方接徐曰亦會意此有意以小徐語涸入許氏原文不足信

巾部帥字注佩巾也从巾自所律切重文帨字注帥或从兌今音稅案自都回切从巾自下从兌下皆脫聲字

廣韻帥字注將帥也曹憲文字指歸云佩巾也此字本爲佩巾而將帥及方伯連帥字假借用之或借鳥網之帥則云色類反孟子氣之帥孫奭音義亦但云所類反易長子帥師論語三軍可奪率字用之義皆同也經傳如詩羣帥周禮師帥帥春秋主帥元帥釋文但云所類反易長子帥師論語三軍可奪帥則云色類反孟子氣之帥孫奭音義亦但云所類反

或音衛人遂不知此字本義爲佩巾至帨則詩無感我帨禮記左佩紛帨釋文皆云始銳反佩巾也人遂誤認帥帨爲二字而不知帨即帥之重文常字注下帍也从巾尚聲市羊切而裳即常之重文今人乃以帥爲將帥帨爲佩巾常爲常變裳爲下帍鷁奇案帥字段注甚詳召南毛傳曰帨佩巾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有司徹皆言帨手注帨拭也帨手者于帨帨佩巾據賈氏鄉飲公食二疏知經注皆作帨別無帍字內則盥卒授巾注云巾以帨手即用禮經帨手字也取者拭也刷亦同斠左傳藻率鞸鞞服虔曰藻爲畫藻率爲刷巾禮有刷巾許于刀部刷下亦云禮有刷巾是則刷巾即左傳之率率與帥字古多通用如周禮樂師故書帥爲率聘禮古文帥皆作率鞸詩帥韍農夫毛詩作率皆是佩巾本字作帥假借作率也鄭曰今文帨古文作說是則帥率帨說敭刷六字古人同音通用後世分文析字帨訓巾帥訓率導將帥字在許書作逐作衛而不作帥與率六書惟音同假借之用最廣飾字注襮飾見漢外戚孝平王皇后傳鵷壽

至尚書甘誓予則孥戮汝變爲从子孟子罪人不孥同
放子部竝無孥字必俗人妄造今以帑爲金幣所藏經
無此訓然後漢鄧禹子訓傳李賢注所引正同則盛唐
人所見說文本已如此洪适隸釋中平五年巳郡太守
張納碑巳云省息錢穀還充府帑則似自古有此訓姑
闕疑鵠壽案巾有包藏之意故帑字从巾至妻帑之帑
本只作奴奴者罪人之子孫也引而伸之凡人之子孫亦稱爲奴而又假借帑字用之若改作孥則奴巳是子而又加子毋乃贅乎

市部首注云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巳市以象之天子朱
市諸侯赤市卿大夫此下脫赤二字葱衡从巾象連帶之形
分勿切重文韍字注篆文市从韋从发鉉曰今俗作紱
非是案此以韠解市韋部韠字注卽以市之重文解之
云韍也所以蔽前以韋此下脫爲之二字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其頸五寸一命縕韠再命赤韠从韋畢聲卑吉切此以
二字轉相訓而蔽前之義則同蓋太古未製裳用艸木
葉蔽前下體後用獸皮其後乃製裳而反本復古不忘
其初故仍象其形施之于裳也古市井字作㠯隸變作
市與市無別故廢市不用而以韍代揣部蒲白與黑相
次文未見韍之卽爲市而韍分勿切
與市同似假借同音非一物然反覆攷之市蔽是一論
語禹致美黻冕皇侃疏云冕是首服爲尊蔽是十二章

最下爲卑卑尊俱舉中可知也一云蔽非服章政是舉
韍之服舉此則正服可知也皇氏雖分二說後說以韠
爲韍與說文正合則韍市是一不待言卽前說以韍爲
服章似與韠非服章者不同然尚書補韍絺繡鄭云補
也韍也紱以爲繡施于裳意者制章服後猶不忘本雖
加文繡仍取蔽前遺式故自其以獸皮爲之而言則从
韋而从发得聲自其揣繡而言則从揣而亦从发得聲
殆二而一者與或慮其與市井字混加艸以別之然艸
部不收則此字起漢以下詩候人三百赤芾毛傳芾韠
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
以上赤芾乘軒疏云桓二年左傳袞冕黻珽則芾是配
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知用享祀則芾祭祀所
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元端爵韠則韠不施于祭
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
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
形制亦同于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
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
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云云玉藻文彼注云元冕爵弁
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蔽之言蔽也縕赤黃之閒色所
謂蔽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曹爲伯爵

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翟此疏市轂是一類然采芑朱芾斯皇車攻赤芾金舄采菽赤芾在股皆是漢時所改而采菽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韠以韋爲之脛本曰股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疏云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著重古道不忘本是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于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于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翟此疏益明朱氏彝尊龍尾硯歌題下自注硯有辛卯米芾四字歌云騷人生年記辛卯初度肇錫名何嘉十稊黨開見八八兩巳相背無

仳邪子見諸法帖米往往自書其名或曰芾或曰黻然則唐宋以來以市韍黻芾爲一字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三神山僊人居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市本分勿切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其先徐福詐秦民采藥淹留丱童老聞人俊注引仙傳拾遺徐福字君房以市爲福乃音之譌而不識字者竟作市井字讀尤爲可笑鶴壽案詩俟人琛云緇赤黃之閒色所謂韍也韍字乃韠字之譌韠之爲色韍赤爲黃有似時頭色采芑傳云芾黃朱芾也斯于箋云芾天子純朱注云朱深于赤則黃朱爲赤也易緯乾鑿度云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引孔子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公琛云緇赤紱則以韠韋爲之故以爲一命之服市古文也韍篆

文也韍沛芾假借字也惟紱與芾爲俗字

蒲部韇字注引詩衣裳韇韇今作楚楚小徐繫傳于此卷之末脫去俙蒲二部鶴壽案備敗衣也則蒲部宜在前許列于南部後者以此半卷中韭部之蘘何以爲戴癸部之病何以爲窕亡部宣之爲瑄宋之爲寀寫之爲瀉空之爲窒窔之爲窈突之爲窕容之爲窣瘦曰部之爲陋窈之爲朓坳窐之爲豁楓疒部之爲瘦何以爲蒙冏部罩不應从竹罰不應从罒罪不應从辠罰不應从罰置不應从网罟不應从罒敗巾部飾不當作拭懖不當作簏憚不當作禪憚不當作禪貼囑不當作幀憚不當作禪祕祕蓋無往而非俗也至于蒲部之蒲與莆同字故尚書綸綸鄭本作莆注云莆讀爲蒲周禮莆晃注云莆或作蒲蒲後人因說文無莆字以爲卽古文稀字非也說文偶脫爾

蛾術編卷二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字十二

卷八上攷證

人部僮字注未冠也从人童聲徒紅切辛部童字注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辛辠也後人以二字互易之僮爲童奴童爲未冠

仁字注親也从人二鉉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如鄭切案禮記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故从二相存問故訓

親鶴壽案臧氏經義雜記云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尊異親愛之意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誰將者言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周道治民者疏云人偶者謂治民者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云每門每曲揖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云每門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禮記中庸仁者人也注云人也相人偶者以人意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疏云仁謂仁恩讀如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親親欲親疏之人先親己親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疏云仁者人傳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之義廣雅釋詁人與惠愛同訓爲仁今案臧氏舉尊偶存偶相親偶相愛偶諸條以明人偶之義可謂詳矣然尚有一條未備詩碩人敖云閒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莊姜賢而不答疏云夫人雖賢不被荅偶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配耦之耦本當爲偶故疏有荅偶之言說文偶字注桐人也桐當作相傳寫之譌施鹿戰國策注偶相人也卽用說文語段茂堂謂偶者相人偶之人也則竟于木之人也非是作木偶解非是

仞字注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而震切俗有認字謂師古曰仞名也至後漢書則皆改爲認矣列子云仞而相識認也言部無此字漢書作仞儒林傳嘉因不肯仞之仞字注引詩弁服俅俅唐石經作戴弁俅俅釋文云俅

曰仞程瑤田通藝錄曰言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度廣曰尋杜預左傳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參顏師古房元齡鮑彪諸人皆言八尺曰仞鄭康成包咸高誘王逸李謐司馬彪郭璞陸德明諸人皆言七尺仞必七尺起于寸咫等常仞諸度量皆以手八寸尋法人兩臂之長八尺常倍尋此注云伸臂一尋則仞與尋無二矣必非許氏原文王肅趙岐曹操李頤廣深用之其勢全伸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不能相摩于是兩手側其身焉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于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說文云測深所至也玉篇云度深曰測之爲言側也余說與之合矣段茂堂曰程說甚精只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若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許書于尺下尋仞兼舉尋者八尺見寸部則仞下必當云七尺今本乃淺人所改耳今案人伸兩臂得廣八尺者兼胸前之廣在內也度廣則兼胸前之廣若度深則不能兼胸前之廣故只有七尺耳程氏謂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非也仞爲仞識字者度廣則平量之左右長短易見度深則側量之上下高深須仰瞻而察之比諸尋常之視尤爲詳審故也

俅恭愼也說文作絿同殊不可解此字从人求聲何反引从糸之字作證邪鶴壽案絿字注引詩不兢不絿陸誤引于此

伉字注人名論語有陳伉石經作陳元

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尹小徐云俗本作尹聲誤攷山海經尚書禹貢已有伊水則伊字不始于伊尹似說文非但重文別出厥字注云古文伊从古文从則山海經禹貢伊水字古本爲从水經注稱呂忱曰河南从水是字林猶存古說酈道元以別水當之非也禹貢伊水當作厥水無疑

份字注文質備也論語曰文質份份石經作彬

俙字注讀若汝南潙水虞書曰方鳩俙功水部無潙字方鳩俙功足部逑字注引作旁逑孱功宋儒若東坡蘇氏九峯蔡氏本皆改爲俙功俙說文無此字方鳩宋本作旁救是鶴壽案古文尚書作方鳩俙功今文尚書作旁逑孱功此以鳩爲救者蓋壁中書如此史記五帝本紀作旁聚布功聚即鳩也

儩字注長壯儩儩也从人鼠聲春秋傳曰長儩者相之石經昭七年傳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杜預曰鬣鬚也欲令魯侯疏云吳楚之人少鬚故選長鬣者相禮錯曰許仕杜前故義有異

侗字注引詩神罔時侗石經作恫

倞字注引詩琇兮倞兮釋之曰恫慄也鄭注此義已起漢末矣廣韻注亮朗也導也皆非是

信至皇甫謐造僞尚書獨多亮字舜典亮采惠疇欽哉惟時亮天功皋陶謨亮采有邦說命王宅憂亮陰論語引仍作諒周官寅亮天地畢命弼亮四世皆訓爲信試思諒爲信諒爲彊二字音雖同究有何干涉乃假諒之形以成其文冒諒之訓以爲其義顛倒錯謬迷惑後人或又訓作明今俗通稱明爲亮觀諸葛武侯名亮而字孔明則此義已起漢末矣廣韻注亮朗也導也皆非是

倞字注彊也从人京聲渠竟切紫孫愐不知古音渠竟切似當讀若勁矣豈知古讀京若彊从此得聲則倞當音力讓切古無平仄之分平聲字可爲仄之聲也訓爲彊則與力部勍字同而音則微別蓋勍當讀涼耳孫于彼音渠京切孫據後世之音呼京爲驚故讀勍若檠此亦非也若夫訓信之字則自有諒从言京聲力讓切在言部不料後漢俗儒妄造亮字代之蓋卽倞字移入于下爲几移京于上而京本作京今于其下半截分布減省作冂于是至不通之亮字成焉然經典絶無亮字惟孟子云君子不亮想原本必是諒字趙岐徇俗而解爲惟時亮天功皋陶謨亮采有邦說命王宅憂亮陰論語引仍作諒周官寅亮天地畢命弼亮四世皆訓爲信試思諒爲信諒爲彊二字音雖同究有何干涉乃假倞之形以成其文冒諒之訓以爲其義顛倒錯謬迷惑後人或又訓作明今俗通稱明爲亮觀諸葛武侯名亮而字孔明則此義已起漢末矣廣韻注亮朗也導也皆非是

倗字注引詩倗倗王之臣石經作朋

倞字注彊也从人京聲渠竟切紫孫愐不知古音渠竟切似當讀若勁矣豈知古讀京若彊从此得聲則倞當音力讓切古無平仄之分平聲字可爲仄之聲也訓爲彊則與力部勍字同而音則微別蓋勍當讀涼耳孫于彼音渠京切孫據後世之音呼京爲驚故讀勍若檠此亦非也若夫訓信之字則自有諒从言京聲力讓切在言部不料後漢俗儒妄造亮字代之蓋卽倞字移入于下爲几移京于上而京本作京今于其下半截分布減省作冂于是至不通之亮字成焉然經典絶無亮字惟孟子云君子不亮想原本必是諒字趙岐徇俗而解爲

與許合鶴壽案嚴峻與寬大相反即荀子亦以陋陋與寬大反對何必曲為之說

俗字注引詩儁不疑儁而不見石經作俊

俊字注引詩儁不疑儁而不見石經作俊

儀字注精謹也引明堂月令歲將儀終案唐石經御刪

定月令李林甫注本十二月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此元宗所改也事不師古豈可為訓鶴壽案不獨此也上二條俗人所改偏作煽儁作俊俱係

儐字注導也从人賓聲重文擯字注儐或从手論語君召使擯鄭注有賓客使迎之是儐可作擯堯典賓于四門鄭注賓讀為儐舜為上儐以迎諸侯周禮司儀職言

將幣交擯之事其下云賓亦如之大夫郊勞旅擯之事其下云賓使者如初之儀鄭彼注云賓當為儐是賓又與儐通也鶴壽案儐與擯其義不同聘禮賓用束錦者九鄭注上于下曰禮敵者曰儐止于下曰禮如主國之禮聘賓是也敵者曰賓如儐勞者儐歸饔餼者是也鄭據禮經字作儐是以周禮司儀賓亦如之賓使者如初之儀皆云賓當為儐易賓為儐取賓禮相待之義也擯相之義也合二禮訂之擯相字當从手賓儐擯而一之與鄭注異

伾字注立也讀若樹今俗有住字說文無是部邁字注馬不行也从辵聲讀若住則住字雖不收卻見于注且既从辵則是人不行當即古住字鶴壽案住即駐之俗字與伾字不相

傑字注垂皃从人㚔聲一曰嬾懈落猥切通鑑周紀赧王二十年趙主父使惠文王朝羣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傑然也史炤釋文傑倫追切疲也胡三省云懶懈皃少子臨朝而長子朝之故其皃如此胡用說文固勝史然何不直引說文而云俗省筆作傑

倨字注引詩曷其有倨石經作佸

敨字注妙也从人从攴豈省聲鉉曰豈字从敨省敨不應從豈省疑从耑省耑物初生之題尚敨也無非切如鉉說則耑亦義非聲微字注隱行也从彳敨聲引春秋傳白公其徒微之無非切愚謂微是微賤敨則敨妙尚中庸盡精微古必是敨字後人妄加彳耳

假字注引虞書假于上下石經作格鶴壽案方言曰假格至也邠唐冀兗之閒曰假或曰格格卽古格字假訓至不同但古書多借假為假詩雲漢昭假于下元鳥來假烈祖傳皆云假至也烝民昭假遲遲箋皆云假至也假與格通用楚茨神保是格發昭假遲遲箋皆云假至也假與格通用楚茨神保是格傳云格來也抑篇神之格思傳云格至也其實假皆當作假格皆當作格易王假有廟虞翻云假至也尚書大傳祖考來假王逸楚詞注假至也引書曰假于上下史記云假人元龜假于皇天假于上帝漢書云不顯之德假于上下漢書云惟先假于王正厥事後漢書云不顯之德假至也引書曰假于上下此皆假之假借也若那篇湯孫奏假烈祖酸假無言則為嘏之假借假樂假樂君子雖天之命假以溢我則又為嘉之假借矣

量度成賈而徵儥又云掌其賣儥之事質人凡賣儥者
胥師飾行儥慝者賈師禁貴儥者又云凡國之賣價凡
儥皆作儥者省筆也繫傳乃以賣也爲見也若云傳寫
誤則鍇曰周禮借爲貨賣字賣音育曰借爲則鍇意果
以此字作見解而作貨賣者特借之耳或以爲即論語
私覿之覿字攷司市前一條注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
價則買者來也釋文云儥劉音育聶氏音笛字林他竺
反疏云儥賣之物價定則召買者來故云徵儥也鄭知
儥爲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儥爲買此字所訓不定
下文云貴儥者鄭注貴賣之是亦望文爲義也儥字音

不定故訓亦不定既訓買又訓賣貝部賣字注衒也从
貝裔聲裔古文睦讀若育余六切買字注市也从网貝
孟子登壟斷而网市利莫蟹切竊以交易之事本取相
衒賣字兩訓宜矣但將物得財與人爲賣出財取物入
已爲買流俗共知賣字注云出物貨也从出買聲莫懈
切只因隸書出頭作土而賣字傳寫滅省作賣竟似與
出貨物之賣字全無分別況賣字鄭康成買賣兩訓本
易相殺于是衒也之字人幾不敢用往往作鬻孟子自
鬻于秦孫奭音育張衡西京賦鬻者兼贏鬻良
雜苦薛綜注鬻賣也隸變壞亂六書其害如此釋文劉

音育是也宇林他竺反聶音笛皆近也至于訓見或古
有此訓覿字雖屢見經典論語之外如爾雅覿見也郊
特牲不敢私覿聘禮賓奉束錦請覿周禮司儀私面注
私覿也恐是後人所改說文不收確係俗字今鉉本作
儥賣也毛板據北宋本未可斷爲後人所改況鄭注周
禮兩訓未見其必非本義不敢偏信錯而斷爲假借宜
竝存之鶡冠案儥字于周禮雖訓買又訓賣但貝部既
有此字宇賣字其用已備而此部又有儥字
不幾于贅乎儥即古覿字故小徐以爲見也

伯字注引詩伯伯彼有屈石經作仳
僻字注避也从人辟聲詩曰宛如左僻一曰从宷韋也

普擊切此以僻訓避石經作宛然左僻後人改也是部
避回也此其正字而僻亦是避故毛傳云宛僻毛作避
皃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毛解如爲然後人
僻則毛本作宛如左僻訓僻爲避明矣陸德明所見毛
詩已是改本音僻爲避回確下又言一音婢亦反不知
古避僻雖二字而音義皆同也古于偏邪隱晦之義無
其字假借音近之僻字代之僻字注法也从尸从辛節
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必益切因節制辠人又係用
法者故書惟辟作福詩載見辟王等又爲君至作偏邪
隱晦用則無義不過取音近書洪範人用側頗辟詩泮

民之多辟雜記所與遊辟也大學辟則爲天下戮孟子放辟邪侈皆是後人乃因避現有正字不煩再立辟字遂以辟專作偏邪隱晦解并改音普擊切故于詩魏風去其人匊直假借辟耳他如中庸莫之知辟安知非辟而後人去人匊乎若譬諭也从言辟聲在言部而中庸云辟如行遠辟如天地孟子云辟若掘井者古人好假借不但無其字者假借卽有其字亦假借此別是一論

因辟字古音古義已失故嘵嘵辨之鶴壽案今人以避辟字其實避當爲辟而古書通用辟段茂堂曰辟者法也引伸爲辟人之辟辟人而人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閭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郊特牲有由辟焉包咸論語語作弔非是推其故古次第字只作叀俗作弟慮與叀相涸故省人

侶字注引廟侶穆父爲侶南面子爲穆北面經典侶穆字注躔盤辟皃投壺主人盤旋曰辟賓盤旋曰辟大射儀賓辟注曰辟逡遁不敢當盛自屏之者言則閭人孟子郊特牲是也自避之者言則曲禮投壺論語注是也舟部般辟也卽旋辟盤辟之謂辟之言邊也屏于一邊也此辟之本義如是廣韻注誤也邪辟也引伸之義如今義行而古義廢矣

倕字注引詩室人交徧催我石經作摧我

催字注引詩籥人伎忒石經作鞫人忮忒

伏字注司也从人从犬鉉曰司今人作伺案後漢馬援傳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恐天下不正者多事下大司空正郡國邱章改

後漢石刻傳于今者皆八分書不見有篆書八分與隸無犬異也犬外嚮者卽今俗作伏故言外嚮今俗伺字古只作司見部職字注司也覗字注司人也多部首注云欲有所司殺形人部無伺字頁部頖字注伺人也此必後人加人傍

弔字注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厤禽多嘯切吳越春秋越王問射道何所生陳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于古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云斷竹續竹飛土逐肉俗但作弔非是推其故古次第字只作叀俗作弟慮與叀相

古無件字

匕部匙字注未定也从匕是聲是古文矢字語期切子部疑字注惑也从子止匕矢聲徐鍇曰止不通也反匕幻子多惑也語期切然則二字音義皆同亦如避之與辟鶴壽案匙音魚匕切不音語期切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云疑止立自定之皃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止自定之皃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注云疑止也有矜莊之色此即說文匙字也鄭訓疑為止止者定也此與子部疑字訓惑未定也妄人認疑與匙為一字遂于匙字注中增一未字矣

ㄑ部攲字注引詩攲彼織女石經作跂攲訓頃頭不正也改跂其義大異

正部呢字注反頂受水正从正泥省聲奴低切爾雅水潦所止泥正據說文當作呢夫子字仲尼省筆

从部衆字注衆詞與也書曰衆咎繇今書作暨

孟部徵字注孟微為徵行于微而聞達者即徵之越語范蠡曰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韋昭注明謂日月盛滿時微謂虧損薄食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

望字注月滿與日相望今俗刻經書皆作望非鶴壽案原注云望月滿也與日相望似朝君从月从臣从王王朝廷也此解从臣之義甚明望字注出以在外望其還也从亡易小畜月幾望書召誥惟二月既望其字當从臣書堯典望于山川詩燕燕瞻望弗及孟子望望然去之其字乃从亡今則概用望矣

小徐本于此卷之末至身部而止脫去乃部

衣部褒字注丹縠衣从衣孚聲知扇切褒通褒衣丹縠本毛傳康成以為色白

褧字注絲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从衣褧聲去潁切案褧不當訓絲反古不可解鶴壽案綠草生于澤中蓋褧之假借字褧衣故訓絲也古者麻絲之作必先麻而後絲今以絲衣加于外是反古也

祴字注祴裯短衣从衣氐聲都兮切案新唐書李罕之傳初為浮屠行匄市窮日無得抵鉢裹祴衣去董衡釋音祴巨支切衼章移切胡衣此宋祁偶記得說文用以作祴裯乃妄改為祴衼則非鶴壽案祴裯之祴以氐得聲其字从氐廣韻云祴衼尼法衣類篇云氐衼宋祁說文本此似與祴裯無涉

易去新舊五代史之僧衣自衒其奧博但亦宜依說文

褒字注袂也从衣采聲似又切重文袖字注俗褒从由采也故从衣采

案衣袖字何以从采得聲未詳鶴壽案段注曰聲字衍文衣之有褒猶禾之有秀也故从衣采

祂字注引論語朝服祂紳石經作扡

衧字注諸衧也从衣于聲後漢光武本紀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衣婦人衣諸於繡疑莫不笑之李注引前書音義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衧衣本是衧字

通爲于譌作於
褖字注引詩載衣之禒石經作禓後人改
襯字注云重衣皃从衣圂聲爾雅曰襯襯禫禫鉉曰說文無禫字爾雅亦無此語疑後人所加羽非切案爾雅僊僊洄洄愒也釋文云洄沈音回郭音韋音義云本或作襯字林襯重衣皃于回反所謂音義者郭璞于注外別有音義也字林既與說文合據音義則知爾雅後人妄改襯作洄

世楷堂藏板

據爾雅也潛夫論云倆倆愒也以爾雅本或作愒引字林云重衣皃今許書云襯重衣皃然則許書之襯襯禫禫即潛夫論之倆倆失貞失愒即襯字以爾雅下文从心太元經云疑愒愒愒也其實字當从巾从衣皆非
褖字注衣厚皃引詩何彼褖矣唐石經褖字剝落而敍作褖甚明汲古閣板同乃明成化中內監所刻竟改爲禾傍朱子改注爲盛也不知毛傳褖猶戎戎也杜詩山市戎戎暗蓋以衣厚狀華以華狀女色美盛不可改字而直訓盛禾部亦竝無穠字
被字注寢衣也長一身有半此論語鄉黨文俗解改爲褘字注引詩曰靜女其褘毋字注引詩曰靜女其姝此當是兼取三家詩石經作姝唐人所改
褒字注帅雨衣从衣象形蘇禾切案褒又爲喪服俗加

世楷堂藏板

雅云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詩青青子衿漢石經雖作襟毛傳固訓爲青領也今案深衣云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注袷交領也然則方言之袷即袷字後乃轉爲衿字又通用前襟之襟漢石經毛詩皆是解領別爲一類許書明言襟交社而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襟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
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領詩青青子衿漢石經雖作襟毛傳固訓爲青領也今案深衣云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注袷交領也然則方言之袷即袷字後乃轉爲衿字又通用前襟之襟漢石經毛詩皆是解領別爲一類許書明言襟交社而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世楷堂藏板

雅云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詩青青子衿漢石經雖作襟毛傳固訓爲青領也今案深衣云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注袷交領也然則方言之袷即袷字後乃轉爲衿字又通用前襟之襟漢石經毛詩皆是解領別爲一類許書明言襟交社而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褖字注交社也从衣金聲居音切而其上云褖襟緣也又上云褸褒皆衽也又上云衽衣襟也又上云襟衣領襻脩領也以類相從皆爲領則訓領之字作襟何得溷作衿乃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而襟字更爲鄙俗魏晉以下六書放廢小學大壞不待唐人經典文字已被變改甚多鶴壽案先生前謂字之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移徙蓋一移徙則非此字矣此論甚是今乃謂子衿之衿爾雅之襟即是褒字毋乃移某作相之故智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闕

艸作蓑

褚字注一曰製衣左傳取我衣冠而褚之鶴壽案漢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類粤王越佗傳師古注以綿裝衣曰褚若左傳則又是一義

耄字注久也从老省冒聲殖酉切俗作壽非

毛部毳字注毛盛也从毛隹聲引虞書鳥獸毳髦石經作氄毛詳後案鶴壽案說部褒字注引虞書曰鳥獸褒毛从朕从衣此今文尚書假借字也此引作毳乃是壁中古文今本作氄蓋別體字髦亦假借字

尸部屑字注動作切也从尸肖聲案書多士云大淫決有辭決馬作屑注云過也上文言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傳以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大爲過逸之行多方言紂屑有辭桀紂惡同此自當作屑卽動作切切也方言迹迹屑屑不安也江沅之閒謂之迹迹秦晉謂之屑屑或謂之省省不安之語也郭璞注皆往來之皃又云屑往勞也郭璞注屑往來皆劬勞也後漢王良傳爲大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候其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皆此意

尾字部首注微也从到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案尾與微通故訓爲微書鳥獸蓐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莊子作尾生史記裴駰注引說文云尾交接也今本無此語玩到毛在尸後云云其義甚明不應有交接也句說文義多不備卽偶有一字兩解者而

卷八下攷證

氏本何晏說訓爲數非是唐石經巧言作屢論語公冶長先進皆作屢蔑棄古文巳甚

此卷內衣部小徐敍次顚倒脫落甚多衣部裘部老部毛部毳部尸部皆入下卷與大徐本絕不相同當是傳寫者亂分亂幷鶴壽案說文第八篇凡六百一十一文重六十三若依大徐所分上下卷則下卷止有一百六十六文重二十三故小徐以衣裘等六部分入下卷與此半卷中其爲俗字如人部傒之爲奚何之爲荷徇之爲循作之爲詛珮之爲佩之爲褘褵之爲褵徽之爲褾偏之爲翩僂之爲褸傴之爲褸僊之爲褼傳之爲褊衣部袷之爲祫褌之爲裩褚衰之爲耶斜衽之爲裼祂祫之爲裾襜之爲褘褕之爲褕裯之爲褚褎之爲褒袞之爲褒衰衰卒之爲卒褻之爲褻褐爲胠又爲揭裹之爲裹徘爲裶霏又爲緋亦上是而下非也

此尾字下不必又言交接裝駟所引可疑今隸變作尾
句應是徐鉉之言不當直接孫愐反切下
見部覕字注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覕然公
子陽生小徐本同案引公羊是哀六年傳何休注闖出
頭皃何休之本必與許同作覕而釋文作闖云見皃引
字林云馬出門皃則陸已作闖非衞包改矣但許云暫
見何云出頭正當爲覕若闖在門部注云馬出門皃與
暫見出頭何涉此部之末有覕字小徐脫落鶴壽案覕
闖讀丑禁切音亦截然不同覕卽覕字

覞部覿字注齊景公勇臣成覿汲古閣孟子作成覞見
部無此字廣韻注覿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覿孟
子之誤改爲覞不知出何人之手鶴壽案成覿淮南子作成荊
欠部欨字注笑不壞顏曰欨案論語夫子哂之曲禮笑
不至矧皆當作欨鶴壽案欨當作改與哂矧字異段茂堂曰各本篆作欨廣韻欨式忍切笑
不壞顏也集韻類篇同今案曲禮笑不至矧注云齒本
曰矧大笑則見齒然則見齒本曰矧大笑也不壞顏曰
欨小笑也二義不當同音淺人因已與弓略相似妄合之耳玉篇于欨二文下曰欨呼來切笑不壞顏也此
希馮時所據說文也于欽二文閒曰欨式忍切笑不壞顏也此孫強陳彭年所據誤本也哂卽矧字後人因
說文無哂乃造欨耳

欨字注引孟子曾西欨然汲古閣孟子作戚然趙岐章
句云戚然猶蹙踖也當从許

歔字注人相笑相歔癒从欠虎聲以支切案後漢王霸
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李賢引此云歔歔手相笑
也此賢妄改又妄加欠傍作歔欠部竝無歔字毛板作
瘉亦非
歎吟也汲古閣論語顏淵喟然歎說文嘆字注吞嘆也
一曰太息也與歎雖似可通而上有喟然恐當作嘆喟
字注太息也漢賈誼傳可爲長太息是也先進篇夫子
喟然歎亦从欠恐皆非若樂記壹唱而三歎則以从欠
爲合鶴壽案歎歎美也有歡樂意樂記云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郊特牲云卒爵而樂闕孔子嘆之是
也嘆嗟悼也有悲憤意詩中谷有雚云嘅其嘆矣檀弓云戚斯嘆是也然則論語喟然歎正當从欠不得以喟
字从口倒之

欭字注引詩曰欭求厥寧石經作遹求厥寧
欭部首注云歔也俗作飲玉篇以飲字入食部注云咽
水也亦歔也反以說文歔及歔之重文飤爲飲之重文
顚倒可笑
吳部㠯字漢書作嶲今俗作禭
㠯字注事有不善言㠯也爾雅㠯薄也从㠯京聲玄應曰
今俗隸書作亮力讓切案㠯薄也爾雅無此言訓薄之
字如左傳作法于涼孟子踽踽涼涼不作㠯也至俗亮
字乃妄改㠯字爲之以代諒信也之字此㠯字既訓爲

不善言又爲薄與虎何涉

小徐繫傳于此卷末脫去歙部次部虎部鶴壽案說文十七部許有明文小徐脫去歙次等部則其數不符矣此半卷中其爲俗字如尺部尺蹙之尺爲蚘四咫之咫爲猝屢部步屢之屢既爲履釋屨之屨爲鞮舄部舃屨之屬省爲屬矣而別爲鵲方部之旂以旗代之見部之覓以現代之皆非也欠部欲之變而爲慾也欲之變而爲嗃也歌之變而爲呵也歎窶也欺之變而爲欺也欺之變而爲詼也與夫凡部允之爲兌充之爲珫次部次之爲涎盜之爲盜亦皆非也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說字十三　沈楙惠校刊

卷九上攷證

頁部頂字籀文从鼎作顶案丁鼎同漢書丁季又曰春秋鼎盛

頷字注面黃也顑字注飯不飽面黃起行也離騷長顑頷其何傷王逸注顑頷不飽皃洪興祖注顑食不飽面黃皃皆與說文合

顁字注頭顁顁謹皃項字注頭項項謹皃五帝本紀帝顁項索隱引宋衷以顁項爲帝之名此必古語相傳說文用之鶴壽案白虎通號篇云謂之顁項何顁者專也項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顁項也此釋顁顁項項之義五行篇云冬之爲言終也其帝顁項顁項者寒縮也此釋謹皃然顁項項卽是謹也故風俗通云顁者專也項者信也漢賈捐之傳云顁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莊子天地篇一海之中注云顁項然不自得謹則不自得矣

頗字注从頁皮聲詖字注古文以爲頗字古音頗讀若皮與義叶義古儀字唐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與義不協改爲陂不知陂與頗皆从皮得聲何以別異既不通聲音又不識文字此之謂不知而作鶴壽案玉篇于人部偏字注引書無

偏無頗此開元以前舊本也唐元宗天寶三年命衛包改古文册府元龜天寶四載下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刋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竝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之餘編闕隊缺傳受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刋華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膚言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今案開元以後始改爲陂則以前必無先作陂者顏師古匡謬正俗李善文選注引書作無偏無陂此必後人所改也乃段茂堂既于尚書誤異詳哉言之而于說文注則云古借陂爲頗如洪範古本作無偏無陂匡謬正俗文選注所引皆作陂可證迄乎天寶乃據其時所用本作頗而詔改爲陂一若古無作陂者不學而作聰之過也如段之言則古本作陂元宗豈獨未見古本耶并匡謬正俗文選注亦未見耶

顧字注呼也从頁篇聲讀與篇同商書曰率籲衆戚羊成切石經戚作感俗字讀與篇同則不當羊戚切陸德明音喻張參音俞皆非見後案

鼎部縣字廣韻云縣古作寰而說文无寰字似寰即縣然謂楚莊王滅陳爲縣滅賁縣名自此始曷爲周禮作縣作寰改寰爲縣始于楚莊又何據也鶴壽案周書作雒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之名起于此穀梁解云制邨甸方六隱元年傳云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竟范甯注寰蓋本于此段茂堂議其臆說非也古縣字顏師古曰古縣邑字作

須部顧字注口上須也鉉曰俗別作髭非案髟爲長髮須爲面毛則顧顧自當从須不从髟石經左傳周其有髭王三國志關張傳

髟部鬚字注髮至眉也引詩紛彼兩鬚今本詩柏舟作髧彼兩髦髟部無髧字而髦字注云髮也莫袍切則與鬚字音義皆不同何得易之

髮字注髫也从髟皮聲平義切小徐本同鬄字注髫也則二字互相訓而毛詩君子偕老疏引說文髮益髮也與今本不同采蘇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箋引禮記髮髦疏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髢與此被一也少牢作被楊注云被楊讀爲髮髢此周禮所謂次也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弟

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髦卽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
纚笄少牢云被褵纚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
次也此言被與髮髦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髦同
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褵爲髮髦者以剔是翦髮之
名直云被褵于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爲髮髦剔髮以被
首也

髟字注簪結也案髟或作髻亦作結然則髟卽髻新附
有髻字非士冠禮將冠者采衣髟鄭注云古文髟爲結
今本儀禮作紒唐人所改說文紒卽籀文髻字也古髻字皆作結漢
有假結安簡結大手結周禮注結俗作髻

弓部卽字注虞書曰卽成五服石經作彶

色部鞄字注色鞄如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鞄如也蒲
沒切引論語文卽以作訓詁疑有誤鶴壽案今論語作
勃朮部引作字其

辟部辟字注治也尚書注疏及釋文所引皆作法也此
傳寫之誤據鄭康成尚書注則此辟字當訓作避文字
之學以許爲主尚書毛詩三禮之學以鄭爲主許所引
書既是據孔安國此字自當作辟而其訓則當爲避假
借辟爲避也鶴壽案許訓我之不辟爲法鄭訓我之弗
辟爲避周書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臨
冢宰鴟鴞毛傳云穆公居東三年誅兄
放弟鴟鴞毛傳云穆公居東三年誅兄
不可以毀我周室史記周本紀云周公誅管叔管蔡世家云周公殺管叔此皆訓辟爲法之明證也釋文云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辟云必亦反法也
避居東都陸所引說文不誤今本作治誤也先生尚書後案從今本說文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案陸氏以治
系梅以法系許本無不合孔傳以法法三叔下法字安
知非治之誤辟从井井者法也故辟訓法治也故壁訓治分別畫然辟與辟字訓同故以辟建首
而卽次以辟徐楚金云井者法也此與荊同意井者法也系荊字注引易說知徐注可以知正文爲法字玉篇
云壁理也辟治也理卽治之譌文治法之譌文耳我之弗辟梅讀辟扶亦反鄭讀避毗義反梅以居東二年
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叔鄭以居東爲出處東國衍罪居東三年成王迎周公反之後其說乖異
辟爲避而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公東征在周公攝政之初故書說爲長古字
無以告我先王則非鄭說也故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然則辟之訓法無可疑者乃段
借辟爲避也鶴壽案今論語作
勃朮部引作字其
世楷堂藏板

叔重錄之辟之訓法與梅說合然終以鄭說爲長古字多假借不可泥其本義辟乃辟之古文鄭明知故書作
辟而不欲如字訓法者古經譬辟避字皆用辟而避字
尤不須从足鄭謂辟卽辟辟卽避也魯世家用今文尚
書亦作弗辟說文不云辟實叔重之誤今案成王初立三叔流言主少國疑周公不急誅之而反避居
東都豈不醜成大既且置成王于何地殺氏不
信許而欲從鄭蓋亦惑于尚書後案之說也

壁字注引虞書有能俾壁石經作俾乂

包部匏字注瓠也从包从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薄
交切案夸古音若枯與薄交切音轉可通似可从之得
聲但一部說文無云从某聲者疑聲字衍从夸者匏形
夸大也

苟字部首注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勹口勹猶慎言也

从羊與義善美同意已力切案艸部苟字注艸也从艸
句聲古厚切此艸名而假借爲苟且之苟與苟字相近
而實不同鶴壽案苟字上从艸苟字上从𠬜文絶不相類自隸變爲从乃相近耳苟即亟字爾雅釋詁云亟敬駿庸亟遄速也釋文云亟字又作棘同詩靈臺云經始勿亟禮記少儀云小飯而亟六月云我是用急古本作棘而獨用苟者說文云亟敏疾也郭璞釋詁注云速亦疾也是亟又通作恆其實皆苟字也
蒐部魏字注高也从蒐委聲牛威切鉉曰今人省山以爲魏國之魏語韋切案鉉于孫愐反切之外又加一切似分二音而今人省山云云則更不然古本無魏字高也與國名同作魏同牛威切魏字山頭亦只居右不知何時移山于中以巍爲高也讀平聲去山頭以魏爲國名讀去聲若二字者但魏雖去山亦但可云从鬼省與魏有何別異而强分之想曹氏褧帝建國號魏已如此于是詩魏風左傳晉卿所封周禮象魏戰國策魏國皆別爲魏元魏因之唐石經魏葛屨周禮縣治象之濛于象魏沿襲已久而廣韻平聲八微巍高大皃語韋切去聲八未魏巍闕又州名亦姓魚貴切遂截然不可合矣
小徐繫傳于此卷之末脫去嵬部鶴壽案魏之訓高以去山字則亦不成爲高矣曹氏何以取此此半卷中頁有山字而云然也若部頃正而俗作傾頗正而俗作頗而俗作陂頗正而俗作頗頃頗正而俗作頗頃頗正而俗作頗頃

鄭箋云岐岐然意有所知其兒嶷嶷然有所識別疏云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皃朱子改云岐嶷峻茂之狀于是訓詁盡變而經不可說矣要知許慎自言詩用毛氏古文所引必毛本九嶷旣是山名所載實可信嶷孫愐語其切朱翺銀鉤反的屬平聲嶷孫愐魚力反陸氏魚極反確爲仄聲二字判然乃因岐以山遂使嶷亦以山陸作釋文當隋時已變故傳箋解嶷爲識順文卻將識强裝入嶷字并陸之反切亦以嚶之切切嶷作疏者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一語何等明白卻限于時風以嚶之解

世楷堂藏板

解嶷石經作嶷則不足責鶴壽案楚詞云九疑繽其並過漢武帝紀云祀虞舜于九疑其字皆不从山惟山海經作嶷而郭注仍作疑以其山九溪相似故云九疑則其字竟作疑可也若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其德嶷嶷精少生補龜筴傳云求之于白蛇媼村林中者齋戒以待嶷然則其字竝當爲嶷

山部新附嶺字注山道也从山領聲良郢切案漢書多作領張耳陳餘傳南有五領之戍服虔曰山領有五巖助傳輿轎而踰領項昭曰領山領也南粤王趙佗傳兵不能踰領東粤傳兵未踰領留屯豫章梅領是也若伍被傳踰五嶺西域傳西則限以蔥嶺則參差

世楷堂藏板

杜韓集中此類字更多鶴壽案山部峚字不獨詩賦家也書召誥用顚畏于民嶷當作嶷詩還篇遭我乎猱之閒兮詩作嶷爾雅立載石碏當作嶷嶷本紀仲丁遷于隞皆當作嶷釋文作鴞多小石磯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其德嶷嶷精少生補龜筴傳云求之于白蛇媼村林中者齋戒以待嶷然則其字竝當爲嶷山當作嶷嶷地里志蜀郡有嶓冢導漾東流至詩賦家莫如司馬相如揚雄文通用昆侖亦字部首別體矣何論李杜韓

山部新附嶺字注廣書子娶金山石經作塗

广部新附廟字注廊也案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漢鼂錯傳趨避東箱金日磾傳從東箱上楊敞傳敞夫人從東箱謂敞董賢傳引見東箱王莽傳太后詔謁者待殿東箱周昌傳呂氏側耳東箱皆作箱說文箱大車牡

服也从車相聲息良切說文義不備

厂部厣字注仄出泉也案爾雅汎泉側出鶴壽案爾雅云水醮曰厣厣字注引作水醮曰汎一是水涸一是水出其字其義全相反據詩有洌汎泉則訢義非是危部敧字注敧隰也案敧俗作欹又以敧隰作崎嶇皆非

石部礫字注小石也从石樂聲郎擊切爾雅郭璞敍釋文引說文云礫小礪石也石部無礪字釋山釋文所引仍作小石

碧字注引春秋傳闕碧之甲石經作鞸

碏字注磬也从石角聲鉉曰今俗作確非是胡角切石部磬字注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殳擊之也苦定切皆後人所改

經周易文言確乎其不可拔繫辭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磬字注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殳擊之也苦定切重文硜字注古文从堅案秦嶧山石刻云刻此樂石謂磬也論語荷蕢曰鄙哉硜硜與古文意合鶴壽案樂石絲樂也篇曾樂也春秋傳魏絳有金石之樂金樂鐘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上鄒嶧山刻石石樂磬也頌秦德無刻此樂石之語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但云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石但云請刻此石光垂休銘先生所引非史公所載之石刻也

陸龜蒙笠澤叢書自敘云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碣齒猶未徧礙字自注音毀石部無此字韻書窴部毀字況僞切齕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齕毛晃云成毀之上聲非自壞而隳毀之則去聲幼僮之齒雖自毀亦須人爲毀去故讀去聲然古人言毀齒皆作毀不知龜蒙何據而作碣

碇字說文無李商隱詩江風吹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馮養吾注引玉篇云矴石也豕字部首注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案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何以明之以是明之爲啄琢从豕蠡从彘皆取其聲詳或後人所加式視切金壇段玉裁若膺語予曰當是

誤以豕爲豕以彖爲象何以明之爲啄琢从豕蠡从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予爲爽然蓋亖部彖字注云豕走也从亖从豕省通貫切又彖字注云豕也从亖从豕讀若弛式視切蚩部蠡字注云蟲齧木中也从蚩彖聲盧啓切自當从式視切之彖得聲不當从通貫切之彖得聲無如流俗不識彖字混以爲彖今本說文于蚩部已誤矣故于豕部首又辨之云蠡以彖明其誤也段說明析段誠善讀書者鶴壽案豕音書比始比豕字少一畫象音湯去聲比象字少一畫後人趨于省便啄琢不加點蠡不加畫而不知非其聲矣乃戴侗六書故乃疑彖象爲一字而謂說文誤分之謬甚

爺部豪爺守重文豪字注籀文从豕毬曰今俗別作毫非是汲古閣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思以一毫挫於人皆作毫戴震重刻孟子趙注作豪戴所改也朱子大學中庸注皆用俗字鶴壽案山海經有豪豬能以脊上之豪射人毫即毛之傑出者其字从豕明其爲豕之毛故不从毛也凡豪傑豪毛字皆借用之今俗以从豕者爲豪傑字而別作毫以爲毫毛字失其義矣

爺字重文爺字注古文爺引虞書爺類于上帝案既于古文下引虞書則當作爺不當作爺傳寫誤也石經作肆蓋爺本息利切以音近故假借用之鶴壽案作爺者作肆者今文尚書也論衡祭意篇云肆類于上帝又有作遂者以訓故字代之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遠類于上帝壁中書也今本

豸部貀字注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貀之厚以居鍇曰此音下各反而云舟聲古音當有異鉉曰舟非聲未詳貀與貉異文異音俗廢貀用貉

陸氏釋文于論語蠻貊引說文貊作貉云北方人也今豸部無此文蓋貉字爲皃部首之重文唐人嫌其重出而刪之鶴壽案貉人類也貊獸類也說文嚴人物之辨而漆俗以貉代貊其綱用如此

象部豫字注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于物从象予聲羊茹切說文義多不備經典豫字作和順喜樂意周易豫象傳豫順以動故卦傳有大而能謙必豫又爲凡事豫則立之豫則豫有兩解魏晉閒人別造預字而杜預遂以爲名字元凱則與豫同義何必復出小徐繫傳于此卷末脫去象部鶴壽案象爲南越大獸而豫尤象之大者則其大可知此半卷中山部用崗者不知巖用磊者不知巖廣用甗者不知廒用廛者不知廛广部廁石也不已爲厓山邊也不已爲崖厓邊也不已爲涯乎厓山邊也不已爲岸水厓也不已爲岐山名在扶風不已爲峽爲硤乎石部砧何以爲礩與鑕也碘何以爲琰與礝也碉何以爲樴又爲礙與硯也磴何以爲櫈又爲鐙與硯也磴何以爲墱與磴也磴與礙也磴何以爲碣也磬也磬也然而長部之鬯究不可以爲韓隸希部之豪究不可以爲豬豬豕部之豬究不可以爲獾獾而爾雅文逖諸書有之此亦皆第九篇所無之俗字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卷十上攷證

馬部駒字注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騶騶宋本作駣馬部無駣字鉉本不可从小徐本作駣攷駣是驂菊馬駣是馬飽當從小徐本

騏字注馬青驪文如博綦也驪字注馬深黑色則騏青驪卽青黑也詩駉篇有騏毛傳蒼騏曰騏疏云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書顧命鄭注亦云青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詳後案鶴壽案七發注引說文曰騏馬青驪文如淺黑色者全體之色也言某處黑某處白發黑色發赤色者一端之色也言雜毛者異色相錯不成片段者也段注據以改正說文于馬言深黑色其言文者異色成枝條相交有文者也下言青驪馬爲騙謂全體青黑色此言青驪文如綦謂白馬而有青黑紋相交如綦也綦作綈白蒼文也綦者青而近黑泰風傳曰騏綦文也魯頌傳曰蒼騏曰騏蒼騏卽蒼綦謂蒼紋如綦也曹風其弁伊騏傳曰騏騏文也正義作綦文顧命騏弁鄭注曰青黑曰騏本作綦弁古多假騏爲綦今案段注甚明辨詩出其東門云縞衣綦巾傳云綦巾蒼艾色箋云綦文也疏云蒼卽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絢之色故云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此條疏文正與說文騏字相發明蓋馬之名騏亦以其有青黑紋相交非全是青黑色也

駱字注馬蒼黑雜毛案駉篇有騅毛傳蒼白雜毛曰騅疏引釋畜蒼白雜毛騅以證今說文誤也

驕字注引詩有驕有皇石經作皇說文無騜字傳寫誤加馬

騭字注引詩四騭孔阜石經駟騭傳寫誤作四鶴壽案駟騭孔阜六轡在手也俟駟孔羣傳云俟駟四介馬也疏云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成二年傳齊侯與晉戰不介馬而馳之則是戰馬皆披甲也據此知以馬數而言但謂之四以介馬而言則謂之駟文十一年傳富父終甥駟乘亦其證也

駒字注引易爲駒顙石經作的

駁字注从馬爻聲北角切鉉曰爻非聲疑象駁文案北角切北人讀若豹正當从爻得聲

驪字注驪馬黃脊从馬覃聲讀若簟徒玷切案此部字一百一十五此字列在二十八而下文有驨字注云驨野馬也从馬單聲一曰青驪白鱗文如鼉魚代何切此下卽繼以驨字而注云驨驨馬也攷鼉字上从卤而東卤之卤俗變爲西因卤與卤稍相似亦變作西其下省口爲覃而驪遂爲驨矣因其與驨稍相似故二字互誤以驨爲驪以驪爲驨何以明之驨字注覃聲者此必驨字而覃聲當云單聲也觀其云讀若簟簟字从竹上下無此類字當不誤且二字相隔甚遠雖大字以相似致誤小字未必加誤覃聲係承大字而誤不可以此疑

篿字亦誤也曰讀若篿則知必驒字矣下文大字驒小字驒騠皆當作驒單聲當作亶聲皆承大字而誤也唐石經駉篇第三章有驒第四章有驒而毛傳于第三章云青驪驎曰驒第四章云豪骭曰驒愚謂青驪驎當作青驪白鱗毛與許合此脫去白字又誤鱗爲驎馬部無驎字而此馬文似鼉魚其當作鱗明矣石經與近代刻本亦二字互誤其實第三章當作有驒第四章當作有驒何則豪骭雖未詳與黃脅猶近若青驪白鱗正是驒字解何得反爲驒字解乎故知互誤也而陸氏釋文音仍似不誤故于第三章驒字下云徒河反又引說文馬

文如鼉魚此正釋驒也非驒也亶徒語之轉驒字从亶聲蓋以雙聲得聲徒河反則讀若鼉矣第四章驒字下云音篿徒點反篿字乃篿字之誤此正釋驒也非驒也驒篿皆从單得聲徒點反則讀若殫矣孫愐切韻兩歧與陸同不知陸孫所據卽石經本乎非乎此其外錯紛如亂絲故子不辭勞拙而辨之鶴壽案各本驒字注皆云讀若篿竝無作讀若篿也說文又云騨馬黃脊爾雅云驪馬黃脊騨是騨之別義許書原本必係一字後人誤分之耳駉篇傳云豪骭曰驒此騨卽驒之一證也馬有雙名驒騨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駙騄驒騨是也有單名驒者爾雅云青驪緎驒野馬也此釋單名之馬又云青驪緎白驒此釋雙名之馬也此釋云青驪驎曰驒是直周爾雅文非有脫落也駉篇釋文云驒音篿徒點反

字林又音諱驒徒河反亦皆與說文合先生見驒與驒稍相似而篿與篿又相似乃云驒讀若篿欲互易說文之字并從互易駉篇三章四章之字無如說文毛傳注解音釋堅壁不可動無論其他卽如驒騨野馬之名也豈可改作驒騨乎既不可改作驒騨而可移青驪白驎之訓于驒字乎

駑字注馬赤鬣編身目若黃金名曰駾春秋傳曰駾馬百駟注移文于左未詳

篤字注馬行頓遲俗借作厚也訓厚之字从二竹聲作竺小徐云篤公劉假借字

駑字注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駑大山岨今爾雅作岌郭璞注岌謂高也疏言小山高過于大山愚謂許氏宗主古文此條駑字从馬則引爾雅作駑的確無疑

魏晉人因山不宜言馬妄改爲岌不知岌字說文所無凡羣山延連處登高而望輒見如馬之相追逐然狀之以駑巧構形似之言何爲改之且羣山延連脈將盡必有高者特起然則此言小山追及大山耳何反以爲高過乎

駉字注牧馬苑也引詩在駉之野石經作在坰此經首句已言駉駉牡馬矣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次句似不應又言在駉且傳云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許

氏自言詩傳毛氏古文必不與毛違異片部首重文作
垌其解與毛合而毛實本之爾雅釋地則垌字實有其
字許氏載之毛詩非誤也竊謂或許本作腹榦肥張也
而引駉駉牡馬傳寫者誤引詩作在坰之野其牧馬苑
仍存本文後人據誤本見其與引詩不合又妄改之乎
陸德明于首句駉字下云古熒反說文作駫又作駉同
于垌字下則不及說文蓋陸所據說文已是誤本見駉
字注全屬舛謬而駫良馬也與毛傳解駉字稍近遂造此說其意以許氏于詩駉篇首句自作駫
駫牡馬或作駉駉不作駉駉次句卻作在駉之野不作
在垌故曰牧馬苑也而引詩在坰之野爲證但古熒反
音與駉異若與駫全無干涉何得牽合旦陸云同同也
者豈駫駉皆可古熒反乎且一字而既別作駫又別作
駉有此理乎許自言詩傳毛氏今土部垌字引爾雅正
與毛合何得馬部駉字引魯頌乃作馬菊字大與毛違
乎陸知毛許皆不可駮故巧爲回護也鶴壽案此條所以致疑者由牡馬
而咲口部不收
犬部默字注犬暫逐人也从犬黑聲讀若墨莫北切案
此字假借作語默之默用周易默而成之論語默而識
之皆是漢書或作嘿孔光傳光嘿不應史丹傳丹嘿然
作獌孫奭音義與狷同新附狷字重出
獧字注引書尚狂狂徐鍇曰今尚書作桓
獧字注疾跳也一曰急也古縣切石經論語作狷孟子
馬牧馬先有異文故也經義雜記云魯頌駉駉牡馬正義曰駉駉然腹榦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北本悉爲放牧之牧于垌野之事何限騂騮予荅曰頌人舉其強駿者言公之于義爲得也易曰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據此則六朝時本已有牡馬牧馬字或作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顏氏家訓書證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

俗有猾字犬部無書舜典變吏猾夏漢百官公卿表司
隸校尉督大姦猾叔孫通傳剸言大猾江充傳交通郡
國豪猾主父偃傳外銷姦猾李尋傳小貶邪猾鶴壽案
無助狡猾晉語齒牙爲猾猾揚子方言小兒多詐而猾或
謂之猾史記高祖紀爲人僄悍猾賊此皆在漢書前何
以不引即叔孫通傳專言大猾
亦是襲史記文何以反引漢書
鼠部鼵字注豹文鼠也新唐書盧藏用傳藏用弟若虛
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參若虛曰此許慎所謂鼵
鼠豹文而形小鶴壽案盧藏用朝弗將終軍
賓攸事一并引之謂鼠即鼵鼠也
能字部首从肉吕聲鉉曰吕非聲疑皆象形奴登切案
吕近台西漢先泰之書未有能作奴登切者以吕爲聲

取音近台也漢皃錯傳能寒能暑嚴助傳不能其水土
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皆是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爲一
家注耐古能字
火字部首春秋元命包曰火之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椒
二爲火也見御覽卷八百六十八
焜字注引詩王室如焜石經作燬
然字注燒也从火肰聲肉部肰犬肉也从肉犬讀若然
口部嘫語聲也从口然聲肰字廢不用嘫字用處甚多
偏以然代之別造燃字爲燒非也
灺字注商書曰予亦灺謀今作拙

炲字注引詩烝之炲炲石經作浮鶴壽案烝字注云火
烝也烝既从火則炲亦从火上行也炲字注云火合詩作浮假借字耳
烄字注交木然也當作火未然鶴壽案火既交矣豈有
然之以祭未然者玉篇曰烄交木柴天也
尉字注从上案下也从尸又持火以尉申繪也鉉曰今
俗別作熨非是魚胃切案漢書皆作尉韓安國傳以尉
士大夫心師古曰尉安字正如此俗加心車千秋傳尉
安黎庶杜周曾孫業傳不以尉示天下胡建傳尉薦走
卒皆是若戾太子傳寬心慰意燕王旦傳撫慰百姓外
戚孝成趙皇后傳以慰其意則參差

焯字注周書焯見三有俊心詳後案鶴壽案尚書後案
古義別無引證今案揚雄羽獵賦云焯爀其波此亦焯
訓明之一證也至灼字則訓炙謂以火炙物攻工記云
廬人炙諸牆則與明之義無涉今書作焯
灼乃假借字詩灼灼其華亦當作焯
爝字注取火于日官名舉火曰爝引周禮司爝掌行火
之政令从火雚聲古玩切重文烜字注或从亘案周禮
夏官有司爟乃掌火之官音工喚反秋官有司烜氏掌
取火于日音燬二字音義皆別故鄭氏兩訓許混而一
之許必不憒憒若此疑後人妄改鶴壽案周禮司烜氏
農云當爲烜則烜不讀注故書烜爲垣鄭司
如燬許依先鄭說也
炎部燮字注大熟也从又持炙辛辛者物熟味也唐石

經尚書周官燮理陰陽燮字从言非
黑部黷字注引易再三黷石經作瀆此卷至黑部止小徐添入囧焱炙赤部四部
此半卷中馬部之俗字鶴壽崇褻瀆之瀆字當爲嬻或作黷或作瀆皆假借字也
爲憑駿之爲鬢駾之爲駍馬部之爲騙馮之爲驕部之俗字有如驅之爲帆驫之爲馳驅之爲駍驅之爲馳驅之爲麤麤之爲猋猋之爲猋猋之爲猋猋

之亦豈成文理乎掖字注臂下也又云以手持人臂明亦與掖通古文作亦篆文作掖說文兩存

夭部奉字注吉而免凶也从夲从大案隸變作幸與羊部牽字及本卷牽字部首皆無別鶴壽案牽部本字各本作从羊非也張參五經文字云說文本从大从羊羊音干今依漢石經作幸然則奉隸變作幸固與本字相混若羊部牽字下有三畫尚不至相混也

壹部小徐本有悉字注云疾利口也書曰相時悉民臣鍇曰今俗作憸所言猥也會意先廉反疑此誤收已見心部

夲部籀字注方曰升韻會小補所引有鉉曰以言鞫之

也毛板脫

本部皋字注疾有所趣也从曰出从廾从夲孟子皋其民甚當从此秋陽以皋之則當从日出从廾从米隸變皆亂

糕字注引易曰糕升大吉石經作允升

皋字注气白之進也周禮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案皋與嗥通亦訓告見周禮注小徐本脫落甚多後漢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援上書城皋令卽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

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愚謂此縣令丞尉印皆非也不但不齊同而已鶴壽案本訓進趣也皋字从白本會意故訓氣白之進也皋有訓爲澤者詩鶴鳴于九皋傳云九折之澤是也宇亦作罕荀子大略篇望其壙皋如也莊子危言篇作罕如荀子王霸篇罕宇天下而制之若制于孫後漢馬融傳作皋牢城皋丞印上从四者以皋亦作罕故也但其下从羊不从夲則非矣皋令字別體雖上从四而其下應从夲俗誤从幸耳城皋尉从人下羊與本字相辨卽城皋令从白下羊其謬固不待近而不知其似先生如夲之夲字矣

夭部奉字注引虞書若丹朱奉石經作傲非

奉字注春爲昇天元气昇昇从日夭夭亦聲胡老切案唐石經尚書毛詩爾雅一切昇字皆譌爲昊說見尚書後案鶴壽案夭放也从大八八者分也故昇天之昇从日从廾从夲之詩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昇天仁覆明下則稱明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義各有取昇天是取廣大之義今俗改从天何所取義乎

棄字注周書曰伯棄石經尚書作伯囧蓋因毓是古文囧字遂妄改之鶴壽案書序云穆王命伯囧爲周大僕正作囧命鄭注云囧命逸古文尚書作囧今文尚書作棄史記周本紀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棄申誡大僕之政作棄命或作棄棄皆爲字也棄字注壯大也从三大三目爲冣益大也詩曰不醉而怒謂之棄乎祕切案詩蕩內棄于中國毛傳云棄怒也不醉而怒曰棄與說文合汲古閣說文于詩曰下誤脫經文一句而棄字則後人妄省

立部竦字注臨也力至切俗作莅老子以道莅天下陸

德明曰古無此字說文作㦰或作滔石經論語不莊以
滔之
竝部普字注廢也一偏下也从竝白聲他計切重文普
字注或从曰重文㬎字注或从旦从㬎从曰鉉曰俗作替非
是周禮內宰疏舊居宮者來替鶴壽案俗替字屢見經典詩楚茨云勿替引之爾雅釋詁云顓㬎替戾底止僕待也釋言云替廢也替滅也不此之引而特引周禮疏何哉
心字部首注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
火藏五經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
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
也肝金也腎水也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
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駿之曰月令祭四時
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
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
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
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
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
其術不死爲劇鄭駁此者以其與醫法不合非爲與理
氣象數不合許所據古尚書說與鄭說洪範義似合蓋
鄭以五常中之知屬土而知正從心出則鄭意以心爲
土藏明矣鄭雖駁許其實說經未嘗不同于尚書後案

誤以爲不同未及追改也鶴壽案漢翼奉傳云肝性靜
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行信戊癸主之心性躁躁靜行仁甲己
義乙庚主之腎性智行敬丁壬主之肺性堅堅行信戊癸主之今案肝屬木甲
陽木也己陰土也以陽木制陰土故曰甲己主之心屬
火丙陽火也辛陰金也以陽火制陰金故曰丙辛主之
脾屬土戊陽土也癸陰水也以陽土制陰水故曰戊癸
主之肺屬金乙陰木也庚陽金也以陽金制陰木故曰
乙庚主之腎屬水丁陰火也壬陽水也以陽水制陰火
故曰丁壬主之其說與今文尚書合黃帝素問曰東方
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
苦生心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西方生燥燥
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
此以五行配五臟醫病者若反之則鄭所謂不死爲劇
也說文肉部注云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
藏也亦用今文尚書說則心部當云火藏而忽用古文
尚書說以爲土藏許亦知古文尚書說未可定故又云
博士說以爲土藏蓋心爲一身之主似宜爲土藏然以
部位言之則心居最上故屬火脾居最下故屬土而肝
木肺金腎水居于其閒此一定不移之序洪範以五事
配五行貌言視聽思皆水也于藏爲腎言揚火也于藏爲心視散
木也于藏爲肝聽收金也于藏爲肺思通土也于藏爲
脾故素問曰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藏爲思在志爲思
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者心也而所以運
其思者脾爲之力也故素問曰思傷脾段茂堂深信古
文尚書說于水部注曰各本不完當云肺大藏也博士
以爲金藏脾木藏也博士以爲土藏乃與心部注云心
土藏也博士以爲火藏一例是未達許于心部兩說竝
存之故也先生又謂古文尚書說于聲法不合于理氣
象數未嘗不合不知所識五藏諸字小則用以治經豈
則用以治病大
可兩岐其說乎

悳字注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从直心多則切彳部德
字注升也从彳悳聲多則切二字音雖同而義自異不
知何時將經典道悳之字盡改爲德不知悳从直心直
心而行則外得人內得己矣凡施惠及人爲悳朱子云

行道有得于心則但有其一矣禮記立容悳鄭注如有
予也蓋悳原从得生意陳澔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氣
象似是而非

愃字注引詩赫兮愃兮石經作咺

慫字注引唐書五品不慫石經作遜鶴壽案慫順也从
以出之是也遜通也从足通作孫論語孫朕位是也

蹇字注引虞書剔而蹇石經作蹇

意字注滿也一曰十萬曰意古文苑秦惠文王詛楚巫
咸文曰張矜意怒章樵注引說文滿也此字別有十萬
解俗以數字作億誤也億安也春秋傳曰子盍姑億鬼
神在人部十萬爲億尚書洛誥萬億年敬天之休孔傳
同毛詩伐檀禾三百億傳云萬萬爲億箋云十萬曰億
毛鄭各從其家古今數有異也鶴壽案徐氏數術記遺
及其用也乃有三馬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
三等者謂上中下也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
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
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
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毛傳萬萬曰億此即中數
也鄭箋十萬曰億此即下數也今案十萬曰億此數之
有用者若中數上數算家雖有其術徒爲空位無所用諸

慰字注安也詩曰慰慰夜飲石經作厥此後人省心爾
雅云慰慰安也釋文引說文云慰安靜也小戎厥厥安靜
人毛本必作慰而作厥者後人所改傳亦云厥厥安靜
也則知汲古閣說文脫一靜字又小戎注疏采釋文但
云厥於鹽反釋訓亦但云慰於古反而專刻足本則兩
處皆有安靜也句說文脫漏顯然

念字注引周書有疾不念石經作豫鶴壽案釋文云豫
也忻从心予聲猶本又作忻忻即念念从心余聲也

憜字注不敬也引春秋傳執玉憜重文憜字注憜或省

自案唐石經僖十一年傳天王使內史過賜晉侯命受
玉惰受譌爲執許氏誤記
忩字注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忩今本作悤
怱字重文悤字注引詩信誓悤悤石經作旦
悠字注引孝經曰哭不悠石經此句缺今汲古閣本作
俗字
悼字注从心卓聲鉉曰卓非聲當从單省案正當从卓
聲何云非聲
遽字注引易泣涕遽如石經作泣血連如
論語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怳不可爲形狀

也說文怳狂之皃疏作怳惚此必偶誤朱子云恍惚不
可爲象二字說文竝無鶴壽案老子云道之爲物惟怳
惟忽何晏注忽怳不可爲形狀
卽本此則忽怳正當作怳忽釋文云惚怳今本作恍惚
然則非朱子之過也此半卷中囧部之悤俗字也
大部之奄爲蓋俗字也矢部之吳爲吳奢部之譁爲譁
夭部之奏爲俾奔爲彝悤部之悤爲悤慮爲嬤皆俗字
也自部之毗爲毘與毗心部之黨爲懟與藥亦俗字也
心部怕則爲詢矣慴則爲悚而愒矣悚則爲悟矣悤則爲蔥而忡則爲憾矣
惡之爲惡又爲蜜也怳之爲荒又爲慌也悝之爲痙又
爲懇也慚之爲潛又爲瞥也無一非俗字也甚至有一
字而分爲數字者芙蓉之芙鵝鴈之鵝斌玟之玟砆砆
之砆楚詞爾雅山經諸書各爲一體
而豈知古止作夫容夫不武夫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說字十五　沈楙悳校刊

卷十一上攷證

水部汌字注西極之水也从水八聲爾雅曰西至于汌
國謂之四極府巾切案爾雅西至于邠國此因邠旁亦
有八而誤孫愐音府巾切者非府巾乃邠字音徐鉉屬
之汌字謬甚張平子南都賦邠汌鞠軋李善曰波相激
之聲汌讀爲八埤蒼曰汌大聲也此別一義而音則同

从八得聲此極遠水也託始于此者紀衆水皆自西而
東如邑部紀地也江下次以沱卽次以浙遶及極東之
水者此牽連相及浙下仍次涐瀙等水矣鶴壽案河源出今青海右
境已是西極之水而汌水更在其西莫知其處許不過
依爾雅爲說耳汌音八邠卽八之平聲則徐用府巾切
可也惟字不可作邠
邠卽今陝西邠州
小徐本敘次與犬徐絶不同如河在汌前潼在涪前洮
在溺前之類顚倒錯亂不可爬梳
浙字注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旨執切
此條乃許氏偶誤不可强說漢志有漸江水出丹陽郡
黝縣南蠻夷中東入海黝師古音伊字本作黟水經漸

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其下卽引前志以證歷敘東北流入海原委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與大江中隔重巒疊嶂斷無相通之事漸字注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漸卽浙也自其出黟縣則爲漸自其至山陰則爲浙許氏正當以浙接漸下乃相隔絕遠而以浙居沱下此許氏偶誤不可强說應于注中增則謂之南江自其至山陰入海處言之則謂之浙江許書分別甚明先生猶混而一之是但據今日之形勢而全不攷諸古籍并說文漸字注亦未之深攷也今入皆稱錢塘江爲浙江此乃古之浙江發源于黟南者其下流至山陰與南江合流南江在今錢塘音折獄之折莊子所謂制河卽其水也制折聲相近但南江既受漸江則漸江遂冒浙江之名山海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吳越王至浙江之上史記云春秋云越王至浙江秦始皇至錢塘臨浙江此皆是漸江也其實浙江無涉先生所以混而一之者由不究班志三江之說耳金氏禮箋曰班志南川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揚州川中江出丹陽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毗陵之北江卽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浸溉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駟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晉灼曰水經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污水篇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宇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縣南通餼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海地理志所謂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其下卽引前志以證歷敘東北流入海原委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與大江中隔重巒疊嶂斷無相通之事漸字注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漸卽浙也自其出黟縣則爲漸自其至山陰則爲浙許氏正當以浙接漸下乃相隔絕遠而以浙居沱下此許氏偶誤不可强說應于注中增漸字移入漸水下鶴壽案浙江卽禹貢之南江非黟南浙江也自其與大江分流處言之則謂之南江自其至山陰入海處言之則謂之浙江許書分別甚明先生猶混而一之是但據今日之形勢而全不攷諸古籍并說文漸字注亦未之深攷也今入皆稱錢塘江爲浙江此乃古之浙江發源于黟南者其下流至山陰與南江合流南江在今錢塘音折獄之折莊子所謂制河卽其水也制折聲相近但南江既受漸江則漸江遂冒浙江之名山海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吳越王至浙江之上史記云春秋云越王至浙江秦始皇至錢塘臨浙江此皆是漸江也其實浙江無涉先生所以混而一之者由不究班志三江之說耳金氏禮箋曰班志南川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揚州川中江出丹陽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毗陵之北江卽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浸溉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駟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晉灼曰水經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污水篇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宇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縣南通餼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海地理志所謂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其下卽引前志以證歷敘東北流入海原委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與大江中隔重巒疊嶂斷無相通之事漸字注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漸卽浙也自其出黟縣則爲漸自其至山陰則爲浙許氏正當以浙接漸下乃相隔絕遠而以浙居沱下此許氏偶誤不可强說應于注中增漸字移入漸水下鶴壽案浙江卽禹貢之南江非黟南浙江也自其與大江分流處言之則謂之南江自其至山陰入海處言之則謂之浙江許書分別甚明先生猶混而一之是但據今日之形勢而全不攷諸古籍并說文漸字注亦未之深攷也今入皆稱錢塘江爲浙江此乃古之浙江發源于黟南者其下

皆是漸江也其實浙江無涉先生所以混而一之者由不究班志三江之說耳金氏禮箋曰班志南川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揚州川中江出丹陽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毗陵之北江卽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浸溉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駟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晉灼曰水經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污水篇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宇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縣南通餼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海地理志所謂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其下卽引前志以證歷敘東北流入海原委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與大江中隔重巒疊嶂斷無相通之事漸字注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漸卽浙也自其出黟縣則爲漸自其至山陰則爲浙許氏正當以浙接漸下乃相隔絕遠而以浙居沱下此許氏偶誤不可强說應于注中增漸字移入漸水下鶴壽案浙江卽禹貢之南江非黟南浙江也自其與大江分流處言之則謂之南江自其至山陰入海處言之則謂之浙江許書分別甚明先生猶混而一之是但據今日之形勢而全不攷諸古籍并說文漸字注亦未之深攷也今入皆稱錢塘江爲浙江此乃古之浙江發源于黟南者其下

農田者民生本計道路者人所通行故由田起凡道路卽在城市中者亦以田閒之名名之路小槩名徑路大槩名涂後人別造塗字新附注云泥也从土涂聲同都切竊謂古塗泥字亦只作涂蓋水土閒雜爲泥涂旣从水何不可作泥用後人乃必加土石經周易睽上九見豕負塗尚書禹貢揚州荆州厥土惟塗泥仲虺之誥民墜塗炭梓材惟其塗墍茨毛詩伯兮如塗塗附皆如此矣此字本爲塗泥造後乃幷用之道塗石經孟子塗有餓莩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皆悅而願出于其塗周易繫辭天下同歸而殊塗禮記王制城郭宮室塗巷論語遇諸塗道聽而塗說皆如此矣後又从毛作途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路旅途也郭注途卽道也汲古閣刻如此說文無途字

溺字注水自張掖刪丹案沒水之字作休廢不用反借

溺爲之而別以彡部之弱字爲溺字用

漾字注水出隴西柏道案漢地理志禹貢漾水出隴西氐道柏道乃氐道之誤小徐引漢志不誤

淇字注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漢志河內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與說文合禹貢導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鄭注河內共縣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郝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爲共耳據孔疏共水作洪水鄭以淇水卽共水共水實降水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云嵇康采藥于汲郡共北山中則共北山之名三國猶存漢志以此山所出之水爲淇水經典亦通作淇蓋因所出之山名共水因水名加水爲洪洪似淇遂爲淇恐周時已然說詳後案鶴壽案水出共山故名共水共字加水爲洪洪淶水者洪水也故又名洛水降通用故又作降水降之名蛾轉變易者如此而已至鄭謂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隊爲共實周之共伯本爲降伯與未可信也

沇字注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沇案漢志河東東垣有垣縣無東垣縣東字疑衍但夏本紀裴駰集解引鄭康成禹貢注云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周禮職方氏鄭注兗水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宋本小徐本亦有東字此甚可疑鶴壽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東王屋山稱之曰垣縣東王屋山各本誤倒也又作沇水卽東垣之東因上山者則東垣之東複寫之耳

漸字注水出丹陽黝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丹陽郡黝縣自注云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據說文及羅願新安志則彼文衍一夷字而新安志以蠻中作率山謂漢志與說文皆誤蓋蠻中率山字形稍相似因以致誤或羅在宋時所見說文作率山耶聊存一說以廣異聞小徐引漢書云黟縣有漸水東入沇此武陵水與黟縣之水豪無干涉鶴壽案率山在今安徽徽州府

婺源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圖經云其陰水東流爲浙東南至海寧入海班志云浙江水出黟南蠻夷中東入海是也大障山在今徽州府績溪縣東六十里有大鄣水至嚴縣界與漸水會山海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卽大障山也又云在蠻東入海蠻卽歙也入海在餘杭南今案許云江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謂婚江也浙江者婚江之末流相合遂統名之曰浙江及後世婚江自石城至山陰之分流已絕而漸江乃專受浙江之名矣

濮字注水出南陽舞陰東入潁小徐舞陰同并作東入海皆誤案舞陰水經注作舞陽是潮字注亦出南陽舞陽宋本正作南陽舞陽知說文之譌皆是後世傳寫之誤非其本然鶴壽案水經云濮水出濮陽縣西北扶予山漢志云舞陰縣中陰小潮水所出舞陰縣在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西北六十里濮陰卽舞陽也二書明言二水在舞陰而先生久謂在舞陽何也

泄字注水受九江博安湎波北入氐九江無博安縣水經泄水出博安湎縣注云地理志之博鄉縣也

澮字注水出鄭國引詩澮與洧方渙渙今石經作溱文云說文溱作澮澮說文仍作澮灌灌洧其渙渙則別作灌灌

淨字注魯北城門池也案公羊傳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顧亭林曰淨省作爭後人讀作靜不復知魯之爭門矣鶴壽案魯之南門名龍門春秋緯云龍門之戰是也其所以名龍門者尸子載韓雄見申羊于魯有龍飲于沂雄射之沂水在南門外故名南門爲龍門若北門爲淨門蓋有取于淨池段注謂門自名爭池則加水爲淨非也

世楷堂藏板

濕字注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俗以此作燥溼之溼而以水名作漯唐石經禹貢已如此桑欽說乃濕水別原

苛字注苛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苛石經徐州苛作河謬甚

濁字注水出齊郡嬀山齊郡有廣縣無廣縣鶴壽案但無廣縣而亦無齊郡不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漢志云齊郡廣縣爲山濁水所嬀山漢廣縣在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西南四里爲山今名九回山在縣西四十里

洨字注水出常山石邑井陘東南入于泜从水交聲郝

國有洨縣下交切案續漢志郝國作沛洨縣得名自以洨水而司馬彪自注有垓下聚劉昭云高祖破項羽地則與烏江相近與大江不甚遠洨必係小水出常山而縣不比附許愼嘗爲洨長不宜有誤存疑鶴壽案說文之例每字止入泜泜字注泜水亦在常山則此水源流當不長與洨郝國有洨縣此別義也井陘山在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北五十里洨縣在今安徽鳳陽府靈壁縣南五十里兩處相去幾及二千里應劭曰洨縣洨水所出南入淮此別是一洨水先生乃以井陘之洨水當之謂許愼嘗爲洨長不宜有誤非是

世楷堂藏板

濡字注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溏溏案溏字疑衍溏字疑當作溏

淕字注水也从水匝聲詩曰江有淕詳里切氾字注水別復入水也从水已聲詩曰江有氾詳里切氾字音義同蓋或體也唐石經作氾愚謂水部二字各引此經後一條是鉉以爲或體非也許氏自言詩俾毛氏氾字注水別復入水與毛傳合且敘云此詩有嫡不以媵備數後嫡悔過復迎之與復入意合若淕則不過水而已無所取義水別復入毛以別爲決恐亦傳寫之誤蓋別乃支別正與妾媵爲嫡之貳與第二章沱江中小洲正一類也

第三章沚江中小洲正一類也

況字注寒水也从水兄聲許訪切案作語助者假借用之汲古閣刻孟子公孫丑下篇而況不爲管仲者乎而況於王乎離婁上篇況於爲之强戰盡心上篇而況得而臣之乎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五處況字皆誤从冫作況鶴壽案郭忠恕佩觿云況發語之端況寒冰也況形況亦修況琴名今多通用況字今案郭說非也古劾兄比兄皆用兄字故茂字注云兄詞也詩常棣桑柔召明傳皆云況滋也唐石經改作況非是陸德明反以作兄爲非過矣

涓字注小流也从水肙聲爾雅曰汝爲涓許氏引爾雅以解涓字的確可信今爾雅汝爲濆郭注引詩遵彼汝濆解之則又甚明鶴壽案毛詩本作汝墳傳云大防也郭璞引作汝濆濆水厓也常武云鋪敦淮濆毛訓爲厓非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與上水自河出爲雝濟爲遶不類當以許所引爲正

濫字注氾也从水監聲引詩潭沸濫泉盧瞰切石經采菽戚沸檻泉潭作戚因颱風一之日戚發而誤濫作檻因篆文朮與朮相似而誤且沸字注又引此句作注則說文必無誤一之日戚發後人所改說文引不如此別見後

瀰字注滿也从水爾聲石經毛詩新臺河水瀰瀰釋文引說文云瀰水滿也此字不應加弓水滿水字傳寫脫匏有苦葉有瀰濟盈亦非

澹字注水搖也从水詹聲徒濫切魏武帝樂府水何澹澹漢書多以澹爲贍古無贍字也食貨志以勸農澹不足司馬遷傳澹足萬物皆是若司馬相如傳以贍卼棘于定國傳猶恐不贍卜式傳無以盡贍戾太子傳聞其富贍則參差淡字注薄味也俗通用澹非

淹字注水漬也周書王出淹泰誓無此文鶴壽案毛詩思文疏引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淹以燎之厤又云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與此不同鶴壽案沈是泉出當以爾雅爲正說已見前

派字注別水也从水𠂢𠂢亦聲匹賣切𠂢部首注云水之衺流也讀若稗縣二字音義小異實不相達今俗通用派字而𠂢字廢不用可也但不知𠂢之爲反永引徐鍇曰今人又增水作派則知說文本無派字後人又涸派爲泒泒乃水名許氏云泒水起雁門葭人戍夫山東北入海

灣字注引詩灣其乾矣石經作曫砆字注屬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砆石經作厲鶴壽案爾雅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以下爲揭縣縣以上爲涉縣縣以上爲涉水爲厲繇縣縣以上爲厲詩毛傳云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至于厲石可渡之水則淺之至者并不必揭衣矣許自言詩宗毛氏而引深則砆

以解履石渡水者古書字多假借履石渡水當作砎以衣涉水當作厲厲旱石也又訓爲危詩民勞傳曰厲危也韓詩云至心曰厲不危乎故謂之厲也三家詩或有通作砎者許乃引以爲證實則假借字也砎字重文作濿此因以衣涉水曰厲故加水窮要與砎字之義不同

湛字注沒也从水甚聲一曰湛水豫州浸案職方荊州其浸潁湛鄭注潁空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此與潁皆言豫州浸然則職方誤也許與鄭合

瀑字注引詩終風且瀑徐鍇曰今詩作暴

漫字注引詩既漫既渥石經作優

渴字注盡也从水曷聲苦葛切案上文消濕皆訓盡又其上涸渴也又其上澌水索也汽水涸也以類相從則渴之爲義涸清人渴皆用此字欠部歇字注欲歉也从欠渴聲苦葛切凡飢歇空用此石經作渴皆非心部悦字注引今左傳作愒立部竭字注負舉也从立曷聲渠列切負與舉二者皆有竭力求歉音蓋凡物吾從而盡之曰竭其物自盡曰渴今以竭之訓移于渴渴之訓移于竭歇字廢不用曲禮不竭人之忠禮器竭誠盡慎僖九年竭其股肱之力成三年竭力致死論語能竭其力此皆吾竭之若召明池之竭矣周語幽王三年伊洛竭河竭此皆自

竭疑皆當作渴今作竭者疑後人所改惟周禮地官草人渴澤用鹿注云渴澤故水處也此字獨得之周禮多存古字猶信又釋文渴其列反說文用唐韻音作苦葛切者非渴與歇不但義異音亦異也

澆字注浚乾漬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淅而行其兩切今本作接淅趙岐注解淅不解接鶴壽案淅淘米也方言云乾淅曰澆淘米不及洵抒而起之也則比淅更急矣接乃澆之譌

澱字注滓垽也堂練切垽字水部無宋本作滋

泰字注滑也从廾水大聲他蓋切鉉曰左傳作汰輈非是重文太字注古文泰今以爲二字泰爲康泰太爲高上之稱

人部侍字注讀若汝南潝水水部無潝字

禹貢豫州伊洛瀍澗東北會于澗瀍洛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我又卜瀍水東唐石經惟豫州字不可辨餘皆作瀍說文無瀍字

谿字在谷部石經隱三年溝谿沼沚俗別作溪後漢馬援傳武陵五溪蠻水部無溪字鶴壽案谿字注云山瀆無所通者此用爾雅釋山文釋水則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于山入于川曰谿然則通水之道亦名谿故俗加水旁

木元虛海賦郭景純江賦之類凡詩賦名家大家所用水旁字大約每有妄造者似比山部山旁字更多當以

說文正之鵠壽案賦手必推司馬相如揚雄相如賦有
有劉字依說文當作沛有灌字依說文當作渾
依說文當作瀏有潞字依說文當作浩有渠字
純之流可弗論已
雄方言有辦字依說文當作汁元虛景

淚字見廣韻注云涕淚俗作淚淮南子水淚破舟漢武
帝賦秋氣憯以淒淚雖與涕淚異解其來已久說文無
淚字俗又从水从目不知起于何時鶴壽案淮南子主
術訓云木擊折楷都賦注引作淚耳然南
都賦瀺灂淚宏作瀺惟張衡
淚卒借用戾此半卷中水部之浴字不
約古時涕淚之淚可枚舉析之爲剃沈之爲充汳之爲汴汗之爲阡陌之
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畎唐人誤改爲畎澮許氏
自言所偁周禮皆孔壁古文知其原本當如此鶴壽案說文云

爲淡漪之爲染消之爲瀲涯之爲
鷗溼之爲偏濡之爲濕沂之爲濛涯之爲
溼之爲埋埋湮之爲堙堙沖之爲沖种渝之爲欽渝決
之爲夬芙濯之爲擢棹濼之爲泄洩沾之爲添霑沾之
爲跎池迤渠之爲詎渠涂沙之爲紗淀砂裝溜之爲
瀏瀲瀎凡見于爾雅文諸書者
與釋文諸書
此其大略也

卷十一下攷證

顓字部首注水厓人所賓附也顓蹙不前而止从頁从
涉鉉曰俗作濱非是案惠棟曰廣雅云濱涯也頻頻比
也明濱字作于漢末而省涉从步爲頻頻頻亂說文者
自廣雅始然頻頻見法言廣雅曰比也猶不訓爲數訓
爲數自廣韻始盛行于唐易頻復厲

巛部粼字注水生厓石閒粼粼也俗作粼非
巛字部首注引虞書濬巛距川石經作濬畎濬距川
谷部峚字注深通川也从谷从㕣㕣古文峚字許氏自言
曰峚畎澮距川私閏切重文濬字注古文峚許氏自言
所偁尚書皆孔氏古文今二字同引書辭而三字不同
愚謂川部首引書濬當从谷部首注作峚谷部首引虞
書畎澮當從川部首注作巛前有巛部巛部巛部首
引周禮匠人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巛倍巛謂之遂
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畎唐人誤改爲畎澮許氏
自言所偁周禮皆孔壁古文知其原本當如此鶴壽案說文云

巛水小流也巛水流澮澮也川毋穿通流水也此皆象
形之字今川猶用本字而巛則从田作畎从田者以爲
巛在田閒也然遂溝洫巛不皆在田作澮巛會者以爲巛會水流也然巛遂溝洫不皆會水
流者孚撰諸制字之義有所不協矣

州字注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
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引詩在河之州案唐石經作
洲幷舜典舜流共工于幽洲亦作洲皆唐人所改漢書
作州司馬相如傳臨曲江之隘州若賈捐之傳在南方
海中洲居則參差

永字部首注長也引詩江之永矣兼字注水長也从永
羊聲引詩江之羙矣今唐石經無江之羙矣句段玉裁曰毛詩

作永韓詩作莱古音同也李善文選住引韓詩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漾乃羕之譌字

辰字部首注讀若稡縣小徐作讀若蜀稡縣是鶴壽案漢地理志琅邪有柴縣與柵以字形相類而誤許于稡字注云琅邪有稡縣若蜀郡之郫縣其字與稡不類楚金說非是

蜃字注血理分衰行體中者重文脈字注蜃或从肉俗變作脉辰从反永而直以辰爲永大謬

尒字部首注凍也象水凝之形筆陵切以爲冰凍之冰重文从水今从魚陵切鉉曰今作筆陵切冰字注水堅也

凝字注俗冰从疑案唐石經尚書君牙涉于春冰此魏晉人僞造以冰代仌毛詩小宛如履薄冰同蓋自魏晉至唐古學幾將失傳孫愐作唐韻豈知冰即凝字非筆陵切而當爲魚陵切乎此徐鉉移以屬之也物極必反二徐之功爲大鶴壽案易坤卦初六象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惠定宇曰冰當作仌凝當作冰爾雅釋器云冰脂也郭璞曰脂如凝脂也郝懿行義疏云冰脂者冰雪凝脂也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脂也古文尚書亦以冰爲凝

然字注仌出也引詩納于然陰重文凌字注然或从夌石經从重文凌

泼字注引詩一之日渥泼石經作厲發

雨部扁字注屋穿水入也从雨在尸下尸者屋也壘子引泰誓曰紂夷虐不肯事上帝鬼神厥先神禔不祀乃

作扁惟銅壺刻漏當用漏字

霧字注地气發天不應仌雨殺聲鉉曰今俗仌務亾遇切霿字注天气下地不應莫弄切見後案鶴壽案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今本作霧釋名云霧冒也氣蒙冒物也此卽俗所稱霧露是地氣也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霿今本作霧洪範云兩霽蒙驛克蒙本作雰然則雰卽蒙也釋名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此氣卽地氣是天氣也霧讀如務霿讀如蒙說文正用爾雅爲訓詁自玉篇釋文五經文字等書轉相訓釋而點畫聲音不能歸一反謂說文與爾雅互易矣

鮫字注引詩鱣鮪鮫鮫今本作發魚部鯨字注引詩烝然鯨鯨石經作罩凡部熒字注曰疾也仌凡營省聲案哀十六年傳熒熒余在疚石經地震倒壞而此熒字僅存孟子引詩哀此煢獨趙岐注憐愍此孤熒單獨者所引係正月作惸又云憂心惸惸書洪範無虐惸獨周禮大司寇凡遠近惸獨老幼皆與煢通小徐繫傳云詩或借爲瘽徐所據在詩何章何句鶴壽案熒亦作榮毛傳云榮榮無所依也又作煢方言云僦特也又作僦楚詞云魂識路之煢煢注云煢煢獨行貌也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煢二煢義無所放此卷中各部之俗字亦難以更僕數仌部凍之爲沃仌部鄰之爲瀸磷仌部臧之爲洌仌部淩之爲冰仌部冰之爲凘仌部凘之爲澌仌部澌之爲流仌部流之爲梳仌部梳之爲瘥仌部瘥之爲瘵仌部瘵之爲凋仌部凋之爲霜雨部霜之爲露雨部露之爲雰雨部雰之爲霧雨部霧之爲雺雨部雺之爲霾雨部霾之爲雹雨部雹之爲霰雨部霰之爲雪雨部雪之爲霽雨部霽之爲雾雨部雾之爲霚雨部霚之爲霝雨部霝之爲雷雨部雷之爲靁雨部靁之爲霆雨部霆之爲震雨部震之爲電雨部電之爲霎雨部霎之爲霓雨部霓之爲虹雨部虹之爲蜺雨部蜺

鰍之爲鯢鮎之爲鮧鯈之爲鰷鯈之爲鰷鮂之爲鰷鮭之爲鱒鯖之爲鯖鮪之爲鱘鯖之爲鯖鮪之爲鱘鱖之爲鱖鱖之爲鱖鱖之爲鱖

里門也此脫二字說文此下云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正說族居之義

闉字注城內重門也从門垔聲詩曰出其闉闍案毛傳闉曲城也疏引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此內字誤小徐誤同鶴壽案許渾言闉闍城門上之臺攻工記城隅之制九雉注云城隅角浮思也疏云浮思小樓詩靜女俟我于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則闉字當分訓

闢字注開也重文開字注虞書曰闢四門从門从开案此重文不言其爲何文直引虞書爲證則其爲古文明矣谷部峉くく距川引于容下不于重文濬下則濬雖注古文而正文容之爲古文不待言今此闢字重文下

注誤作闢小徐誤同鶴壽案許氏所引虞書本在重文郊不開馬本作東郊不闢字之上故字作闢柴誓序云東開四門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爲闢史記五帝本紀又作辟四門漢梅福傳亦作辟四門

闚字注閃也从門規聲俗作窺非是閃訓頭門中不當从穴易觀六二闚觀虞翻曰四動時坤爲闔戶虞翻曰窺觀稱闚豐上六闚其戶虞翻曰闚其戶故闚其戶鶴壽案史記晏子傳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宛然畫出一闚字

閱字注具數下門中也从門說省聲易繫辭坤以簡能門部新附閱字注靜也案叟部有閱字後人妄增閱字

虞翻曰簡閱也閱藏萬物

易闕其无人本作闐惟王弼本作闕非是鶴壽案叟部閱字注氏目視也从叟門聲宋農湖縣有閶鄉無分切易豐上六闚其无人釋文云闚苦鵐反徐苦鵐反一音苦臧反姚作闖孟作窒竝通然則闚與闚音義俱異先生謂闚其无人本作闐此係何人所傳之本耶

職字注軍戰斷耳也春秋傳以爲俘馘重文馘字注馘或从首石經从首

耳部聾字注生而聾曰聾从耳從省聲當作聳

手部攕字注引詩攕攕女手石經作摻

攕字注摳衣也从手襄聲繫傳鍇案詩曰子惠思我攘裳涉溱此必許慎所引毛詩之文如此非小徐語石經已改作襄鶴壽案春秋傳公在乾侯徵褰與褕褰袴也褰亦當以褰褰涉溱字應从手曲禮暑毋褰裳

手此猶攕攕好手皃今詩作摻摻擥也非其義矣若遏大路云摻執子之袪今則當用摻

揖字注讓也从手咠聲伊入切論語揖巫馬期釋文引說文云揖攘也此作讓俗人妄改觀下文即繼以攘字注云推也从手襄聲汝羊切可知說文本作攘尚書堯典允恭克讓鄭注推賢尚善曰讓說文言部讓字注但爲相責尚書及注亦後人改也漢藝文志道家合于堯之克攘蕭望之傳踞慢不遜攘師古皆曰攘古讓字司馬遷傳遷自序云小子何敢攘焉漢書猶存古字微子攘竊犧牲呂刑奪攘矯虔論語攘羊孟子攘雞非本義

掐字注周書曰師乃掐引詩左旋右掐案引書說見後
案引詩石經作抽鶴壽案說文之例每字訓詁下有也有引書一句更引書以證訓詁之字也此掐字與訓掐之字卽如掐字引周書曰師乃掐者掐兵刃以習擊刺也再引詩左旋右掐以證掐字今案大誓云師乃掐前歌後舞此古文尚書也大傳云師乃惆注云掐喜也今本誤作掐而先生以爲仍證掐字非其例矣　詩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掐徐

操字注把持也从手喿聲七刀切案操字手部無然兩見毛詩遵大路掺執子之袪葛屨掺掺女手遵大路傳云掺摻也手部摻字注撮持也彼疏云掺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摻也說文掺字參聲山音反訓爲斂也操

字喿聲此遥反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愚謂手部無掺何山音反及訓斂之有操訓把持何言訓奉詩疏所引說文與今本全不合鶴壽案詩疏作掺字參山音反山音反此遥反六字當作雙行小注實則兩聲字在上傳寫者誤倒耳　喿聲字注引詩百祿是㩻石經作道㩻字已見韋部轡字

重文

掐字注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掐子辱矣今左傳作隕高誘曰掐隊音曰顛隕之隕史記東粵傳云不戰而掐俗本作耘非也掐與隕古字通鶴壽案惠定宇左傳補注云說文引成二年掐子辱矣掐有所失也戰國策齊宣王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掐之墨子天志曰國家滅亡掐失社稷廣雅亦云掐失也案呂覽季夏紀云昭王掐于漢中高誘注掐隊音曰顛隕之隕史記東越傳云不戰而掐漢書作隕知掐與隕通掐古字也隕今字也先生胡弗全錄之義更明白

㩻字注引詩助我舉㩻石經作柴

拚字注引易拚馬壯吉唐石經字磨滅今本皆作拯車部輾字注引此經亦作拚鶴壽案各本說文作拚注云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拚馬壯吉惠定宇曰明夷六二拯馬說文引作拚子夏本同孔漢霓碑亦以拚爲拯李登聲類作丞淮南子云子路拯溺高誘曰拯舉也从手升聲易曰拚馬今俗作拯非是列子黃帝篇竝流而丞之注云上舉也出休爲拯从手丞聲釋文云丞音拯拔茂堂校正作拯注云拯救之拯引說文云舉也子夏作拚曰明夷釋文云丞音承然則說文作拯字林作拚上舉音承字林云拚上舉也李注羽獵賦引有之李注拚在呂時爲古今字陸引無上字而李注羽獵賦引有之李注本不誤通志堂抱經堂本皆改大字爲拯殊非集韻拚承拯拯丞五形同字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曹植七啟潘勗九錫文傅亮修張良廟敎王中頭陀寺碑皆引說文出溺爲拯是古本有此四字方言云踏拚拔也出休爲拚出火爲躋方言書經轉寫以今字改古字易用拯馬壯吉陸德明本作丞云丞音拯救之拯猶艮不承其隨云承音拯救之拯左傳曰于晉并而丞之云承拯救之拯也葉林宗所抄宋本不誤通志堂抱經堂本皆改大字爲拯殊非集韻拚承拯拯丞五形同字承丞即取諸艮隨二卦釋文類篇丞作丞今本釋文改承爲拯遂使集韻類篇之沒矣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引聲類丞亦拯字比丞之證也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注承音拯引方言出溺爲承比承之證也玉篇云承聲聲類云拚字然則聲類之作丞作承固難攷集韻云承者承之或體玉篇云拚音蒸又上聲蓋古多讀平聲今則讀上聲陸云丞音拯救之拯王篇廣韻皆云蒸上聲今案據段氏云此字从丞从登不从升則拯爲正字而拚爲假借字矣

撰字注拔取也南楚語引楚詞朝撰朴之木蘭汲古閣本原泯撰字从巽从共本作搴俗人所改洪興祖補注仍引說文撰朴山名也當作朴朴字注易筮再朴而後卦今繫辭作掛釋文云京房本作卦

柯字注引周書盡執柯石經作執拘

从手極是搉有敲擊意作榷者非其書已行不及追改故記于此鶴壽案先生所著十七史評論名曰商榷不但字形寫錯而且字音讀錯榷獨木橋也漢武帝紀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師古曰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此係古岳切音覺亦借用搉字班固答賓戲般輸搉巧于斧斤搉即榷也謂專于此也搉敲擊也漢五行志高后支斷戚夫人手足搉其眼以爲人彘注云搉謂敲擊去其精也莊子徐無鬼篇可不謂此係苦角切音確又攉商量也莊子徐無鬼大略也漢書有大揚搉乎注云發揮商量也又搉粗舉大略也漢書敍傳揚搉古今注云揚舉也搉引也廣雅云揚搉都凡也比皆古岳切音覺與榷酤之榷字異而音同今先生于此係但悔从木之非而仍引苦角切不言古岳切删竟商搉之搉爲確矣不知搉之本義爲敲擊而敲擊去其精也聲其入聲爲確故音確也搉之別義爲商量商量者必講究而講上聲其入聲爲覺故音覺也其義其音尚未辨明何遽以名其書哉

抗字注扞也从手亢聲苦浪切重文杭字注抗或从木

鉉曰今俗作胡郎切抗杭遂分爲二

手部新附抛字注棄也从手从九从力或从手票聲案後漢書同抛財産抛字不見先秦書鶴壽案大徐已明詩標有梅標落也義亦同此等不必贅矣言左氏傳通用標

說文無揆字其字當从言唐石經禮記祭統論誤其先祖不誤若曲禮君子揆杖論語三子者之揆此必唐人所改

揆字無唐石經周易繫辭揆木爲耒案書柔遠能邇古人不加手

說文下半部小徐本不但脱落遺漏顛倒錯亂抑亦苟且粗略多有刪削迴非原本之舊鶴壽案先生所校小徐繫傳偶摘其幾處言之竝不全備今亦略存數條而已此半卷中爲部雖少而俗字卻存數條而已此半卷中爲部雖少俗有鴨字于乙部止作乙俗有鴨字于甲部止作匣俗有睡字于面部止作瞿俗有讋字于不部止作墨俗有懵字于瞢部止作瞢俗有讋字于詹部止作詹俗有廐字于戶部止作尻俗有庵字于門部止作闇俗有廐字于殸部止作聖俗有讋字于耳部止作聽俗有讋字于龍部止作龔俗有讋字于龜部止作龔俗有讋字于龠部止作龢俗有讋字于龜部止作龜俗有讋字于龠部止作龢俗有讋字于龜部止作龜俗有讋字于龠部止作龢俗有讋字于龜部止作龜

言不得私有所愛好當循先王之道許氏釋妝爲人姓而引書作證者蓋心所好惡字本無正文彼美好呼皓切我從而愛好之則呼到切彼醜惡烏各切吾從而憎惡之則烏路切女部別有好字訓美也妝本人姓洪範注絲下也引左傳臧孫紇後人何由知臧孫紇命名之意乎予尚書後案回護說文以人姓爲卽人性然性自在心部說文于此上下皆言人姓不可强解爲性也不及追改附見于此

鶴壽案玉篇云好古文好字汀簡云好同好見尚書惠定宇曰石鼓文好字从子从孜好時鼎从女从子从孜文女字卽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今案說文引商書作妞其字从女从丑卽古妞姓也氏說豈从女女孚知不然矣段茂堂曰玉篇云妞姓也亦作妝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姚僖嫪姺妝提注云妝姬姓姑嬴姚嫪姺妝姒十一字皆爲人姓矣今說文呼到切此非古音也壁中本作妝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好字許君存其舊于說文猶鄭君注尚禮之識故書作某也據段氏云古文作妝今文作好未聞有作好者郭忠恕之言不知何據

嫋字注婦人妊身也周書曰至于嫋婦今作屬婦玉篇女部云嫋仕于反鳩二切餘同說文廣雅亦云嫋俱也廣韻引崔于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嫋孀嫋嫋是妊身孀是

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竝言之王篇人部作僛壯叔休叔二切解與嫋同今經作屬屬音通嫋則從說文作嫋婦正合也

媼字注小徐本云母老稱也从女昷聲讀若奧母老大徐作女老是小徐此下云武威有媼閺縣此非許氏原文閺當作圍鶴壽案漢高帝母曰劉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長老尊稱則大徐非

威字注姑也从女从戌漢律曰婦告威姑爾雅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君姑卽威姑也古君與威通

嬸字注重婚也引易匪寇婚嬸案易姤卦古本作遘鄭本同注云遘遇也惟王弼本作姤說文無姤字

姤字注引詩靜女其姝石經作姝

嬛字注引詩婉兮孌兮石經作孌

嬛字注材緊也从女睘聲春秋傳曰嬛嬛在疚睘睘在疚春秋傳係哀十六年文嬛與煢不同又無余字當作詩曰閔予小子嬛嬛在疚鶴壽案錢謝山謂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厶爲公是營卽環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厶背厶之字許君存其舊于說文猶鄭君注尚禮之識故書作某也據段氏云古文作嬛今文作睘之者文也今案煢與嫈亦然故春秋傳煢獨詩杕杜云獨行煢煢此又嬛之者文也

娓字注順也讀若媚案亹字說文所無徐鉉序例辨其

非當作娓唐石經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詩文王亹亹
亹文王扈鷺鳥鷺在亹菉高亹亹申伯皆作亹幷不作
亹則更非徐鉉云當作娓娓惠定宇校周易集解及自爲
周易述皆用娓娓抑思毛鄭釋詩皆云勉勉康成注易
亦言沒沒贅之譌體贅爲勉之古音讀如門勉沒皆疊韻字然則亹爲
假借不可擅改聖經
孌字注引周書大命不孌又引虞書雉孌鶴壽案今西
命不擊釋文云本又作孌雉伯戡黎作大
孌則今堯典所謂一死贄也

娑字注引詩市也婆娑今作婆娑
媟字注引詩桃之媟媟與木部所引異
嫡字注含怒也一曰難知也引詩碩大且嫡案廣雅云
嫡美也今石經作儼太平御覽引韓詩作嫡薛君曰嫡
而已不謂詩義同
今怒難知二解也
婁字注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案論語屢空當作婁
空說文無屢字婁从冂爲窶玉篇云貧陋也空也詩曰
終窶且貧此論語婁空之誼後人加尸爲屢訓爲數數
之數漢書屢皆作婁顏師古云婁古屢字鶴壽案婁之
本義固訓空而詩婁豐年傳云婁亟也則又訓爲數數之數竊謂單
言婁可訓空若論語連空字言當訓數否則爲疊字矣
嬾字注引詩嬾兮蔚兮作薈
民字部荀注衆氓也从古文之象彌鄰切重文甿字注

古文民案衆氓宋本作衆萌三國志吳是儀傳儀本姓
氏初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觀
此則知古文奇奧難用漢末已皆作民
丿部弗字注撟也从丿从韋省俗以弗與不同意論
語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咸注作不如邪昺疏云夫
子見子貢之荅識有懸殊故云不如也弗者不之深也
本公羊疏既荅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邪本上作不
下作弗今本俗人妄改鶴壽案言不者其文直是本來
弗爲也言弗者其文曲是有意
厂部弋字注橜也象折木裹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
玉篇云今作杙
弋部忒字注女陰也象形羊者切重文廿秦刻石也字
徐鍇本象形下有弋聲二字此字至詩長發允也天子
始假借作語助詞用其後則江有汜其嘯也歌野有死
麕無使尨也吠車攻展也大成取其音近今又近矣今
本尚書出西晉皇甫謐手如盤庚惡之易也太甲毋越
厥命以自覆也太誓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凡用也
字處皆刪改之謐必習聞也爲女陰不宜誓誥有之耳
漢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師古曰也語終辭而讀
者輒改也爲他字失本文矣

氏字部首注巴蜀名山岸脅之㕣旁箸欲落墮者曰氏
氏崩聲聞數百里案尚書禹貢梁州西傾因桓是來鄭
注以桓是爲隴坂名古是與氏通
戈部或字注邦也从口戈以守一一地也于逼切案隱
元年左傳疏引說文曰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今說
文無此文疑脫大戴禮云大道邦或書徵子云殷其弗
或之言有也古或有誼同故九域作九有
戚字注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戚黎口含切案
說文別出戡字注云刺也从戈甚聲竹甚口含二切許
自言書宗孔氏則戚是孔氏古文伏生大傳亦作戚今
作戡晉人所改鶴壽案戡黎之戡作勝黎解則當以堪
左昭十一年傳王心弗堪滿五行志作王心弗戚甚聲
今聲古音同在一部爾雅釋詁曰堪勝也郭注引西伯
堪黎尚書正義引爾雅作戡古音勝任之勝與勝敗之
勝不分平去今克堪用德戡定厥功惟時二人弗戡讀
之可見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李注引孔安國尚書傳
曰戡勝也疑李所見尚書作龕然玫謝元暉詩西龕收
組練李注云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戡
與龕音義同據此則述祖德詩注不若此之分明唐初
尚書本皆作戡也
戩字注滅也从戈晉聲詩曰實始戩商案爾雅釋詁及
毛詩天保俾爾戩穀傳皆云戩福也戩乃祓除之義去

不祥則福至而亦訓滅者去不祥爲盡滅去也石經作
翦商乃唐人所改鶴壽案周宮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
也周禮翦氏注云翦斷滅之言也引詩實始翦商爲證則毛鄭本皆作翦
二說皆非爾雅釋詁曰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以來世
有爵土自不窋失官竄稷幾不血食至于太王初遵獯
鬻之難自豳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
事至于文王三分有二尚合六州之眾奉勤于商武王
初循服事之誠未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纘太王之緒也
楊慎據說文引詩作戩商解云福也以爲太王始受福
于商而大其國然說文訓戩爲滅惟爾雅及天保傳訓
爲福實始福商其說太鑿段茂堂曰此引詩說假借也
毛曰翦齊也許于刀部注曰剗齊斷也剗字多假翦爲
剗之翦即剗也戩則剗之假借也毛以翦爲齊者周至太
王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國竝立故曰齊詩古公以下
七章是也非翦伐之謂若不明毛傳許書之例竟謂太
王滅商豈不事辭俱窒礙乎毛意謂戩即翦許說其本
義以明轉注復引詩以明假借也今案剗訓齊斷與翦
滅何異段解爲周與商國齊等亦失君臣之義爾雅既
訓翦爲勤胡
承慧說乎
戩字注闕从戈从音之戈切案易曰朋合戩虞翻曰戩
叢合也鄭氏尚書曰厥土赤戩墳讀若熾小徐本有職
从此古職字古之職役皆執干戈十四字錯曰闕者不
知所以從音也此條似勝大徐鶴壽案虞翻曰戩聚會
也坎爲聚坤爲衆衆陰故朋盍戩戩舊讀作撏作宗據此則戩字
以音得聲小徐本所多十四字未知是許書否
戩說文戈部無此字吳梅村有宣宗御用戩金蟋蟀盒
歌蘄縈藩注創古文戩初良切丹鉛錄十四種金有戩
金盛宏之荊州記云宮亭湖神能分風而帆南北土俗
亦謂之打戩子有打戩說

我部義字注已之威儀也从我从羊鉉曰與善同意故从羊宜寄切古儀字皆作義義字皆作誼義字重文作兼注云墨翟書義从弗魏郡有蒦陽鄉讀若錡今墨子無此字爲後人所改左傳晉荀罃卒于戲陽蒦與戲同音許宜反後漢光武帝紀大破五校于蒦陽注云蒦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

𠂤部𠂤字注止也一曰𠂤也从𠂤从一徐鍇曰出𠂤得一則止暫止也案小徐本𠂤也下作从一一有所礙也然後繼之臣鍇云云此小徐本爲勝而𠂤也下仍脫从𠂤二字鶴壽案今段注改作止𠂤曰也从𠂤一一有所礙也釋之曰作無𠂤義淺人離析所改耳作

與毋同意毋者有人姦女而一止之其言曰毋作者有人逃𠂤而一止之其言曰作𠂤與止𠂤者皆必在舍猝故引申爲舍猝之稱

無字重文作无注奇字無也通于无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案古文奇字衛宏誤通于无之无當作元春秋緯曰元者端也何休公羊注曰元者气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是无通于元之意也王育章帝時人嘗注史篇經典釋文作王述當是傳寫之誤通于无之无宋刻本作元無虛無道也四字于從友人處借得若毛斧季刻說文初成時印本凡與今本不同者皆係一老儒妄爲增改凡老儒妄增處字皆擠密重刻驗之果然此條因校方知北宋眞本與俗本不同蓋宋末元初人增或抨出明人亦未可定以虛無爲道乃老子之言

由部畚字注盛土器也所以盛穜从苗弁聲詩卷耳疏引說文曰畚草器所以盛穜釋文亦曰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然則作蒲者非

瓦部甀字注瑳垢瓦石案西山經云錢來之山其下多洗石注云澡洗可以磏體去垢玲弓部弩字注帝嚳躲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奴聲論語曰弩善躲五計切案羽部羿字注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襄四年左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亦皆作羿但此字與弓部字音同義異在弓部者既从弓則爲射官甚明而少康所滅乃寒浞非羿然此乃許氏省文非說有異非也唐石經論語作羿善躲尚書五子之歌有窮后羿其引論語作證則尤無疑且此字只一訓別無他解的應爲射官若羽部注羽之羿風不可解亦古諸侯九字黃公紹韻會以爲徐鍇增益是也射官之字不合从羽許氏既于弓部解之何以羽部又贅此一義尚書左傳注并引賈逵左傳注云兩處疏皆引弓部注不引羽部注并引賈逵左傳注云

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可見
羽部注孔穎達作疏時尚未有是徐鍇附入也至羿弩
皆从幵得聲石經不但以羿代弩幵改羿从廾則爲居
竦切此譌中之譌也公紹既知九字係鍇增但自下意
說羽之羿風云箭乘風而疾愚謂字既从羽安知非言
鳥飛羽乘風而疾何必定是箭邪此部內彈字注引楚
詞弩焉彈日汲古閣板王逸注楚詞天問亦作羿孟子
逢蒙學射于羿近陝西巡撫賈漢復補刻西安府學石
經孟子戴震校刻孟子趙注本皆作羿鶴壽案羿改作
以羿代弩似亦可通邑部窮字注云夏后時諸侯夷羿
國也宇正从羽則羿固屬譌字若羽部亦古諸侯九字未必是徐鍇所

增益此半卷中爲部既多而俗字則更多俗有綿字縣
字于系部止作縣縣俗有篧字篧字于二部止作二
作匪俗有琬字琬字于皃部止作弭弭作賦俗以弋爲
有戟字鎮字賊字于弋部止作戠作賊俗以弋爲
桃弋如爲定如于弋部止皆作弋俗以漲爲水漲賬爲
膧脹于弓部止皆作張縣或爲傷亦系部之俗字匧或
爲篋亦二部之俗字貣或爲貸亦瓦部之俗字戎之爲
茸爲戚爲蓑亦戈部之俗字戔之爲殘爲醆爲盞又戋
部之俗字戚之爲鍼爲嘁爲戥乃戋部之俗字況女部
之文二百八十有三其爲俗字鄙俚尤甚誠知妃之宜
爲妃也懷之宜爲妒也妒之宜爲嫷也嫷之宜爲婚
妬之宜爲蠹也慙之宜爲姪也姪之宜爲蟙也嫷之
爲媸也媸之宜爲婦也婦之宜爲嫷也嫷之宜爲姑也
矣嫕必不爲軟娥矣嫕必不爲婐婐蓼必不爲慘嫕必不爲
爲嫫悔矣嬤必不爲憚嫿嫿媚必不爲嫷矣

蛾術編卷三十終

說字十七

卷十三上攷證

糸部繼字注絇類也从糸強聲漢食貨志臧繼千萬孟
康曰繼錢貫也古呼獸若干蹄鳥若干翼繼是錢貫故
以名錢蓋以絲之絇類者貫錢鶴壽案繼之本義謂絲
也故又云繼緜左思蜀都賦藏鏹巨萬注引食貨
志作藏鏹千萬曰藏鏹管于之文也此乃俗字

捲露王逸注納納濡溼
貌若杜詩似作默默解

納字注絲溼納納也杜詩納納乾坤大鶴壽案劉向九
歎云衣納納而
續字注連也重文作賡注古文續从庚貝臣鉉等曰今
俗作古行切案尚書乃賡載歌从古文

縱字注緩也一曰舍也从糸從聲足用切古以縱爲蹤
漢蕭何傳發縱指示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今俗
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爲蹤迹之蹤非也書本
皆不爲蹤字不知說文本無蹤字師古全不識字伍被
傳縱跡如此南監板作蹤張敞傳賊縱迹皆入王宮亦
作從淮南王安傳從迹連王宮鼂錯傳去亂從張湯傳
從迹安起詩羔羊注行可從迹是也武五子燕刺王旦

傳覺蹤跡蓋寬饒傳灌氏之高蹤揚雄傳躡三皇之高
蹤則參差鶴壽案玉篇足部始收蹤字注云跡也今俗又變蹤爲踪此則從來字書所無
緇字注引周書惟緇有稽石經作惟貌
縮字注亂也从糸宿聲所六切縮亂也爾雅釋詁文禮
記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云縮從也衡讀爲橫
疏云縮直也殷以上質冠吉凶皆直縫案從則直故疏
云直孟子自反而縮趙岐訓直

紬字注大絲繒也从糸由聲直由切史記太史公自序
云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
索隱云如淳曰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如淳
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胄此字徐廣在前已音抽說文
音亦同師古特主仄聲音胄索隱雖采小顏說駁如淳
卻不用其音婁機班馬字類乃偏據顏音將徐廣如淳
舊注概爲刪抹非也鶴壽案詩牆有茨云中冓之言不
可讀也傳云讀抽也史記所謂紬書即是讀書故徐廣音抽說文
編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佐自敍云漢興有尉律學僮
書即籀書故小顏音胄先生疑編
書爲太史籀之書故不信顏音耳

繪字注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石經作蕢今

綴字注引詩羔衣如綴石經作蕢今

紑字注白鮮衣兒从糸不聲詩曰素衣其紑匹卩切石
經作絲衣其紑絲衣是篇名而說文作素衣恰是白鮮
衣小徐本同疑篇名本是素衣鶴壽案傳云絲衣祭服
也箋云升堂升也疏云作絲者史記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傲漢楚元王傳劉
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遣告篇
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敖後
漢梁冀傳汝南袁著詣闕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
朱敖郎說文亦部奡字注亦引虞書曰若丹朱
奡然丹朱之名以从糸者爲正故于此言之

綷字注引詩羔衣如綷石經作蒸

紕字注引詩素衣朱紕石經作素衣其紕匹卩切石
經作絲衣其紕絲衣是篇名而說文作素衣恰是白鮮
衣小徐本同疑篇名本是素衣鶴壽案傳云絲衣祭服
也箋云升堂升也疏云

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爲絜鮮貌紑不用素衣

紑字注織帶也从糸昆聲古本切宋策束組三百緄高誘注十首爲一緄續漢輿服志先合單紡爲一糸四糸爲一扶五扶爲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糸細少者糸麤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云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此假借作混字用鶡壽案詩小戎竹閉緄縢傳云緄繩也此緄字正義後漢南匈奴傳賜童于佩刀緄帶各一注云緄帶也此緄帶非緄字專訓故名緄帶

綫字注縷也从糸戔聲重文線古文綫攷工記鮑人之事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顯唐石經如此是用古文鶡壽案周禮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宇亦作糸旁泉則古文也

結字注論語曰結衣長短右袂石經作褽裘長

纍字注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畾聲力追切尚書乃罪多參在上釋文引馬注云參字累在上馬實作纍釋文从俗作累耳此字从糸畾聲有連綴之象厷部作三銳形者注云增也从厷从糸糸十黍之重也力軌切與纍雖有平仄之分其實紂罪惡衆多參列于上纍纍然及曲禮爲大夫削瓜累之漢袁盎傳吾不足糸公皆當作纍惟律秝志權輕重不失糸黍黍應邵曰十黍爲糸者乃當讀爲力軌切而作糸耳

絮字注絜緜也一曰敝絮从糸如聲易曰需有衣絮女余切俗本皆作繻有衣袽唐石經袽字漫滅繻字尚明前絮字注敝縣也同一敝壞而引經在絮字下不在絜字下則絮固絶無干涉乃俗不但改爲如幷改从糸者爲衣衣部竝無此字其謬不待言即前繻字注繒采色从糸需聲讀若易繻有衣鉉曰漢書傅符帛此經虞翻注乾爲衣故稱繻伐鬼方三年乃服衣服皆敗至傅符帛無取敝裂故讀若易繻有衣當作需爲是唐人妄改不可從而又脱去絮字說本江藩周易述補即一引書百孔千瘡非明眼人不識鶡壽案古時未有木縣則敝絮即敝縣非二物也但絮字

綏字注車中把也从糸从妥徐鍇曰禮升車正立執綏綏所以安也當从爪从安省說文無安字息遺切案唐石經毛詩楚茨以妥以侑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爾雅釋詁妥安坐也若據石經則經妥字甚多然小徐以說文無此字皆不足信而以爲从爪从安省然則从

安乃後人妄改非許氏本如此小徐篤信好學可謂讀書種子鶴壽案小徐以說文無安字故疑爲从宀从安省然既有綏字則卽有安字矣安見其必从宀从女耶爾雅云徽安懷安案替戾底厎尼定曷遏止也又云安安坐也前一條注云安者坐也疏云安者坐止也此皆據後一條爲義今案古者坐爲危坐釋名云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惟安則爲安坐大射儀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云公以賓及卿大夫皆作乃安是使之安坐之士虞禮主人及祝拜妥尸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少牢饋食禮主人皆拜妥尸或安之而後坐或先坐而後安之皆所謂安坐也

糸部新附綰字卽籀文繪字不應重出

虫字部首注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此必有誤下文蝮字注云虫也从虫复聲芳目切明與虫字讀許偉切者異字異物安得虫一名蝮乎況云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明係大槩之言若蝮則博寸許者有之安得限以博三寸首大如擘指乎石經禮記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孔疏大戴禮及樂緯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鄭所云皆據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方七十子之徽言淮南子說林訓云西方之倮國鳥歐

東北貉豸種貉之爲言惡也竊怪許氏倚人類于物類不可以訓蠻閩羌狄貉皆人也而謂出自蛇種羊種犬種豸種不亦謬乎此與范氏謂槃瓠負帝嚳之女入南山生子十二人其後爲長沙武陵蠻何以異哉許氏不應便郤至此既而思之乃知古人造字于象形之中用假借之法蠻閩羌狄貉各居其方各分其類不可無以別之南方東南多蛇故蠻閩皆从虫西方多羊故羌从羊北方多犬故狄从犬東方多豸豸蓋假于物以別其種類非果以人爲物之種類如范氏云也及觀大戴禮言鱗蟲羽蟲毛蟲介蟲而倮蟲之倮字獨从人益信人爲萬物之靈必不與物類等夷特以蠻閩之類辟處遐荒其俗亦幾近于禽獸故以虫等字區別之苟其如焚焦僥頗有順理之性則卽以从人之字引而進之而況中土之人乎今先生因說文無倮字乃謂倮蟲之倮其字當爲蠃是直擯人類而入于禽獸也不知經典之倮字未見于說文者其甚多或係許氏失收或

係後人脫落安可以許書所無盡斥爲俗字大戴所傳皆七十子之徽言淮南子說林訓云西方之倮國鳥歐弟辟與爲一也淮南在許書前其字正作倮呂覽季夏紀亦作倮安見月令倮字必爲後人所改乎

蠁字注知聲蟲也重文蚼字注司馬相如說从向荼爾雅云蛄蠁雅云蝖貉蟲蠁郭注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而上林賦肹蠁布寫李善注司馬彪曰肹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說文曰肹蠁布也注引說文殊不可信鶴壽案說文十字部肹字注云肹蠁布也李善于上林賦甘泉賦注皆引之肹蠁者言如知聲之蟲一時雲集也相如賦云肹蠁以招搖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巍巍以崇崇賦云嶢岝肹以崛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巍與巍同師古注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根根合同駍隱而盛歷人殷上之鐘也左思蜀都賦亦云景福肹蠁而興作韋昭曰肹蠁湛生蟲蚊類是也大福之興如此蟲騰起矣蠁重文作蚼故羊舌肸字叔向向即蚼之省文也李善所引說文在十字部而先生于虫字部求之故以爲不可信也

砣字注引詩胡爲虺蜥石經蜥作蜴

螟字注蟲食穀葉者蟘字注蟲食苗葉者引詩去其螟蟘石經作螟螣鉉云蟘俗作蚼非是而不言毛詩作螣螣字注神蛇也非食苗葉者毛詩必作蟘後人改作螣大田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與說文注小異鶴壽案說文本作螟蟲食穀心者見開元占經今本字譌耳蟘詩作螣假借字蜀字注引詩蜎蜎者蠋石經作蠋後人所改鶴壽案蜀而又加虫作蠋此猶受既从手而又加手作捋也故知鄉壁虛造蠋字注引明堂月令腐艸爲蠋石經作螢蛾字注羅也从虫我聲鉉曰爾雅蛾羅蠶蛾也蚰部已有蟘或作蚜此重出五何切案蚰部先蠶字注吐絲蟲

次蟘字注蠶化飛蟲从蚰我聲五何切重文蚜字注或从虫此與蛾雖一則虫在左一則虫在下據爾雅實一物則蟘蛾爲重出至蛾下次螳字蚍蜉也从虫豈聲魚綺切爾雅蚍蜉大螳小者螳是也然魚綺切正與今人呼蟻音同而說文無蟻字則後人所造如尚書顧命麻冕蟻裳禮記檀弓蟻結于四隅皆後人所改古實作螳且義字从羊我聲古音本讀若我與螳音全別只因後世音變改讀義爲誼音故使螳字譌而从蟻且郭注齊人呼螳爲蜉音養从羊稍似義故讀从義乃樂記蛾子時術之鄭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乃復成大蛭釋文蛾魚起反本或作蟻此又以蛾作蟻用者蛾乃蟘羅與螳音義皆絶遠因改螳爲蟻復誤蟻爲蛾傳寫者于蟻之右旁誤少羊頭是以誤爲蛾展轉舛錯不可紀梳其實蛾術當作螳術諸史惟漢書多古字司馬遷傳螻螳師古云蚍蜉與說文合鶴壽案蛾字之上蠆字注云蠆丁螳也蛾字之下螳字注云螳于也則此蛾字即係螳之別名爾雅所謂蛾羅蓋即指此而與蟘蟘無涉郭注非是徐鉉說先生又從而信之且說文現有蛾字樂記注又言蛾蚍蜉之子文極明白而先生反謂蛾乃蟘羅并謂傳寫者于蟻之右旁誤少羊頭故誤爲蛾此自緯萬藤耳

蝨字注悉蝨也从虫帥聲鉉曰今俗作蟀非是所律切石經毛詩蟋蟀在堂十月蟋蟀皆俗字

蠣字注蠣嵐蒲盧細要土蠆引詩螟蠕有子蠣嵐負之
重文蜾字注蠣或从果石經作螟蛉蜾蠃蜾蠃即蒲盧
也中庸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
蜮字重文作蝁注臣鉉等曰今俗作古獲切以爲蝦蟇
之別名案以蝁爲蝦蟇讀爲蜮此鄭衆說後鄭云齊魯
之閒謂黿爲蝁鶴壽案蜮短弧也蝁短弧也南方蜮暑所生其
狀如鼈含沙射人蛙即黿也俗名田雞蝦蟇即蟾諸也
俗名癩團周禮蝁氏注鄭司農云蝁讀爲蜮蜮蝦蟇也
月令曰蟄蝁鳴故曰掌去黿黿龜龜蛇蝦蟇書或爲字去
蝦蟇元謂蝁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蜮乃短弧
與今案許氏謂蝁即短弧鄭司農謂蝁即蝦蟇書而以蝁
蟇與蛙爲一類鄭康成謂蝁即蛙而以蛙與蝦蟇相去絕遠
物後鄭之說最爲詳晰短弧與蝦蟇相去絕遠
漢元鼎五年黿蝦蟇鬬後鄭以爲二物信矣

水放也別作蜂破非蠭蟲名也別作螫蜇非雖雖馬也
情爲雖然字別作驘非蜾蠃即蒲盧也借爲小船名別
作舽艋非螫蜂尾也借爲零蠶字別作蓋與嚽非黃無
知也借爲黃笑妍字別作嗤與媸俱非然而蚔則爲
蚔蝴則爲鼯蝴則爲魮魮蜾則爲蠃蜾則爲蠃蠃則爲蘇蘇虹則爲玒重矣雖曰從事于丹鉛
者恐亦未
能免俗也

卷十三下攷證

蚰部蠢字注从蚰突聲重文夾字注古文終字重文蠉
字注蠢或从虫蚰聲案上注作夾下注作蠢虫部蠉字
注亦作蠢參差互異傳寫之誤終當作冬此卽虫部蚣
蠉召南所謂趯趯阜螽周南螽斯羽幽風五月斯螽動
股皆一物鶴壽案螽與蠉一物也春秋謂之螽月令謂
之蠉蟲之食苗爲災者其首腹背皆有王字

此是螽之本義至于斯螽一名蜤蝑身
長而青以股鳴者雖爲螽類別是一種

蠶字注蠭甘飴也重文蜜字注蠶或从宓案爾雅蠶沒
勉也郭云蠶沒猶黽勉也釋文云蠶本或作蠶說文曰
蠶古蜜字說文無此語
蠶字注蟲動也从蚰春聲尺尹切重文蠢字注古文蠢
从蚩周書曰我有載于西案大誥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蠢鄭注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
兵應之鄭以蠢爲動者釋詁文詩采芑蠢爾蠻荊法言
蠢迪檢押李軌注竝云蠢動也我有載于西今周書無
此文疑卽有大艱于西土句若依說文以載代大艱二

字言四國蠢動以誘西人而西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作戳者廣雅云戳出也玉篇作戳注云充也切亦蠢字汗簡亦以戳爲蠢至隸書變體爲春遂作蠢矣鶴壽案洪适隸續所載魏三體石經有大字粤字茲字三體並存有隸字但存古文有龜字戳字但存隸書此六字皆大誥文也若據說文則戳爲古文而非隸書矣郭忠恕汗簡于戈部首載戳戳戳

坡字注引詩武王載坡今詩作旆

基字注牆始也从土其聲居之切爾雅釋文引說文云基牆始築也此脫築字鶴壽案爾雅此條疏凡四引說文初者說文云从衣从丌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草木之初也肇者說文作肈始也皆與今本同則牆始築句亦係原文矣

圮字注引詩崇墉圮圮石經作仡

堀字注引詩蜉蝣堀閱石經作掘

塗字注以土增大道上疾資切小徐曰字書云此即今

瓷字瓦部新附瓷字可省重文塑字注古文塗引虞書

朕塑讒說殄行塑疾惡也案禮記檀弓夏后氏塑周注

云火孰曰塑釋文管子云右手折塑燭頭燼也塑有

燒令燼盡之義意與疾惡同鶴壽案檀弓塑周鄭注已塑釋文復引其文而釋之曰引管子弟子職曰右手折也此所引文分明有似陸氏引之矣

圕字注引書鮫垔洪水石經作鯀陻洪水

壓字注壞也一曰塞補从土厭聲案甘部猒飽字从甘从犬犬肉易飽故从猒飽則意怠故爲猒惡字後人廢猒字而以厭字代之厂部厭字注笮也从厂猒聲一曰合也於輒切又一炎切中庸淡而不厭論語人不厭其言皆以厭代猒惡會子問祭殤必厭則以厭代猒飽其厭笮之字則以壓代之今攷壓字雖近于厭究屬自壞非笮義也又別造饜以當飽孟子不奪不饜饜酒肉左

傳饜而飲之說文無此字心部慭字注安也从心厭聲引詩慭慭夜飲爲證秦風慭慭良人傳云安靜亦宜從心而今本俱涸作厭此數字展轉譌誤

擫字注引詩不擫不副石經作不抶不副鶴壽案擫變爲抶此乃俗字副字在刀部注引周禮副辜爲證重文作䚡注云籀文副

壇字注引詩壇壇其陰石經作瞠瞠

堋字注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堋淫于家案虞翻曰封古窆字鄭康成曰封當爲窆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聲相似堋淫謂若漢江都王建傳姦服舍師古曰倚廬壊室之次是也

尚書鄭注朋淫淫門內子謂許說與鄭注不同而此文字之小學則以許爲主所謂各從其家也小徐本于家之下多亦如是三字鶴壽案虞翻曰窆土稱封封古窆字見周易繫辭注鄭康成曰封當爲窆見禮記檀弓注而禮記謂之封三句則周禮遂入注所引鄭司農說也段茂堂曰堋淫于家句下大徐本無亦如是三字遂致不可通上倆春秋傳禮周官說轉注也堋封窆異字同義也此倆皋陶謨說假借也謂假堋爲朋其義本不同而形亦如是作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爲朋字朋淫謂及義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是也不知此惛乃以楚王戊私姦服舍釋之夫下葬之地非持服之舍也其說書之乘剌何如哉故不知倆經說假借之例者不可與讀說文今案朋無正字既假厲皇之厲字用之則亦可假下土之堋字用之矣段注說文成于蛾術編之前此條似駁先生引景十三王傳以解堋淫之謬或先生早有此說故闕而不駁之與

土部新附埸字注疆也荀子富國曰觀國之治亂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見矣楊倞注易與埸同然則古疆埸字不从土

新附境字注疆也从土竟聲經典通用竟居領切漢書多作竟竟錯傳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韓安國傳邊竟數驚是也又地理志開地斥境嚴助傳以四海爲境則參差徐東傳威足以嚴其境內其下文云卽無竟外之助一篇中互用之經則左宣二年越竟乃免禮記祭義天子巡狩諸侯待于竟里部野字注郊外也从里子聲羊者切重文墅字注古文野从林案漢書鼂錯傳飛鳥走獸于廣墅師古曰墅古野字司馬相如傳馳逐墅歟地理志山陽郡有鉅墅縣鶴壽案楚詞九歌云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爲厲今本原墅此在漢書前漢地里志敘首引王縣豫章郡有南墅縣何以獨舉鉅墅縣耶

田部畽字注引詩天方薦畽石經作瘥

力部勳字重文勛字注古文勳周禮司勳注云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是勛與勳異也後漢富春丞碑亦以勳爲勛

勛字注并力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勠力勉力也其字从力秦詛楚文作繆

勳字重文連字注古文勳案焦氏易林云舉連失常利无所得鶴壽案連字見于經史者絕無惟晉書李特載記云廣漢太守辛冉遣都尉會元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平西將軍羅尚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安卧不連待其救半入發伏擊之晉書出自房喬等手僞一用此古文耳

勤字注勞也从力堇聲巨巾切案書曰其亢有勤說文本有此句玉篇引說文可據今本孔注尚書亢作克漢書作厪晉灼曰古勤字

力部新附勢字注盛力權也从力埶聲經典通用埶舒制切案埶字在丮部注云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詩曰我埶黍稷今唐石經毛詩楚茨我埶黍稷生民埶之荏菽皆變爲藝周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論語遊於藝又變作藝埶藝二字說文所無惟本部槷字注木相摩也从木埶聲重文櫱字注槷或从艸而攻工記匠人置槷以縣鄭注槷古文臬假借字从木埶省聲是埶字說文雖無而周禮注中則有此一字也漢書凡埶力字皆作埶田蚡傳士趨埶利者灌夫傳貴戚諸埶韓安國傳埶必危殆嚴助傳遠近異吾江壽王傳其埶必得王子侯表宛朐侯埶皆作埶而亦或以六埶才埶爲藝埶文志有六藝略序六藝

爲九種董仲舒傳不在六藝之科司馬相如傳藝殖仆
文穎曰所射準的爲藝公孫宏等傳贊講論六藝司馬
遷傳儒者以六藝爲法若景十三王傳居勢使然公孫
宏傳勢同而治異司馬遷傳無成勢王褒傳講論六藝
羣書則參差
新附辨字注致力也从力辡聲蒲莧切案漢書以辯作
辨隸變作辨又以辨爲辨王謝傳供張辨貢禹傳以王
命辨護生家皆是鶴壽案此半卷中目蚰至劣凡十有
爲蝮蜃之爲蚊蜹蝨之爲蚤風部颯之爲虱蠶之爲蚕
蠶之爲蜕蚜之爲蠶蜎之爲蠉攫蟲部蛇之爲
蠶之爲蜕它部它之爲蛇龜部龜之爲龜龜部

爲型場之爲場墳之爲墳墓之爲
讒毀之爲挖抶之爲擊埃之爲
坫之爲店均之爲韵韻壁之爲螺螺壁之
爲坐座垚部堯之爲垚墓部蓼之爲葦里部野之爲墅
田部畮之爲畝畛之爲壠陌之爲阡疃之爲畷畕之爲
黃部燚之爲熾勳之爲勳勞之爲撩勞之爲
動之爲勤彝之爲
爲彖賚與夬劦部協之爲協協叶之爲叶
舉筆而
紛然矣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字十八

卷十四上攷證

金字部首注五色金也黃爲之長居音切銀字注白金
也鉛字注青金也銅字注赤金也鐵字注黑金也周禮
職金疏古言金有兩義對言金銀銅鐵爲異散言總謂
之金尚書禹貢揚州貢金三品鄭注以爲銅三色銅之
爲用廣故鄭指銅言銅有赤白黃三色說文專以銅爲

赤金漢食貨志云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
爲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
鉛字注銅屑讀若浴漢食貨志姦或盜摩錢質以取鉛
臣瓚注引說文及西京黃圖鈆摩錢取屑鶴壽案摩錢
之而取其屑若今翦邊錢也故
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
鈐字注鈐鐻大犁也爾雅紋疏引說文云鈐鐻也與此
大異說文無鐻字鶴壽案爾雅紋
舉之故謂之關鍵引申之爲門
云鍵鉉也謂
關下之牡謂之關金縢云啓籥
門關爲鐻以關下之牡爲鑰至
東陳楚之閒謂之鍵則移門關
德明既引方言之鑰以釋爾雅
故那昺遂云鈐鐻也但訓鈐爲
鐻說文之鍵有鑰必有鐻
說文拉無此語說文

以鈐爲鈐鍰方言以鈐爲矛柄玉篇以鈐爲車轄從無以鈐爲鍰者那氏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鋝字注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从金爭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力輟切鍰字注鋝也从金爰聲虞書曰罰百鍰戶關切案十銖十下脫一字二十五分分下脫銖字二十兩爲鋝爲下脫三字周書譌作虞書知有譌脫者釋文引說文本作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攷工記作堲其假借字鋝當爲六兩大半兩史記作率尚書大傳作餘漢書作選其餘借字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鋝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爲鋝亏人記治氏補注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文之例兩義竝存者先列正義次列別義其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正義也又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見周禮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引呂刑爲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

條既見于此又見第六十一卷內今削此而存彼至許氏謂鍰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百鍰重三十七斤有半鄭康夏侯歐陽謂鍰重六兩大半兩三鋝爲一斤四兩則成謂鍰重六兩大半兩則百鍰重四十一斤十兩大半兩其數縣殊此卷既說許書則凡就許書言之許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段茂堂釋之曰各本其罰百鍰一鋝十一銖作十銖二十五分銖奪銖字今依尚書音義漢蕭望之傳注廣韻十七薛正十一銖計黍千一百云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此用命分之法百黍以四除之凡二十五分二十五分之十三得五十五而除盡命爲二十三兩爲三鋝正謂六兩大半兩爲一鋝也三鋝爲黍四萬八千許曰鍰鋝也段曰鄭注攷工記引說文云鋝

十二黍命爲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合十一銖共爲黍千一百五十二許引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段曰各本無三字今依戴東原鄭康成云鍰重六兩鄭康成重六兩大半兩及馬融王肅皆云鍰重六兩此相傳譌失不能正之說文多宗賈侍中故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之說文所存二義前一條爲鋝字別義而實爲鍰字正義故即繼之曰鍰鋝也蓋指其罰百鍰一鋝一鋝重六兩大半兩一亏之膠必無用二十兩之理則知一鋝之重爲三鋝此別義也若以二十兩爲三鋝則一鋝重六兩大半兩非六兩大半兩明矣呂刑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若以十一銖二十五分爲一鍰則百鍰之重不過三十斤安有三十斤之鋼而遂可以贖死罪者乎則知一鍰之重鑱爲六兩大半兩而非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積而至千千鍰爲四百十六斤十兩大半兩又明矣然則說文所存二義前一條爲鋝字別義而實爲鍰字正義故即繼之曰鍰鋝也蓋指

爭字注金聲也从金爭聲後漢劉盆子傳鐵中錚錚李賢注引說文錚錚金也此注誤落一錚字小字宜連大字讀彼誤落一聲字

鈗字注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一人冕執鈗讀

若尤案今尚書作執銳上文銳字注但云苾也無兵器解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注銳司徒主銳兵者漢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蓋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也說文所引係眞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妄改爲銳唐人不識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非也揚雄傳長楊賦云兗鋋瘢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侃案字書無兗字今俗以爲兗州字兗州本作沇此兗鋋合作鈐鋋漢書相承誤爲兗字如淳乃云兗拈也師古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攷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謂臣侃者宋祁謂是張侃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鈐字與

鋋字相次則臣侃說是也鵠壽案臣侃曰說文鈐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以金兌聲周書一人冕執鈐鉞孔傳云鈐讀若兌與鋋字相次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屬疑安國時是鈐字後傳寫作銳耳鋋鈐鉞鏃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是野王所據尚書本作鈐也廣韻十七準無鈐字十四泰鋭杜外切矛也集韻十四太徒外切皆與玉篇無鈐字有鋭徒會切矛屬禮部韻略韻會九泰鋭與玉篇合然則作鋭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鈐字則說文古本鈐字有無未可知也釋文以銳反不言說文作鈐讀若兌自張侃校漢書始引說文鋭字注云同徐楚金本而其字刪于鋋小矛也之上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本補此字比傳鄭孔矛屬之訓列諸矛閒侍臣所執兵語甚糊塗廣雅稱矛有鋋鋭猶而無鈐則魏時說文竝無此字矣集韻十三祭鈐俞昕切侍臣所執兵或作鏦十四太徒外切矛屬此合鈐銳二字爲一不免牽合陸德明時尚書本作銳非改鈐爲銳也說文列字自有次第余部自銳鈐以至鏦鐫鏞若干字皆器名也銳字應與鋭

鈍鉚字爲伍不當橫梗于中使鏦鐫等字不貫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屬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銳讀若兌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亦云說文以銳爲兵器然則前銳字宜刪此鈐字本是銳字讀若允本作讀若兌其下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徙會以祝二切分別其音又銳鋭爲鈐因而分置之

鏦字注矛也从金悤聲敷容切案俗作鋒漢書作鏠東方朔傳變詐鏠出是也若梅福傳莫敢觸其鋒則參差

矛戟撞聲音楚江反

方言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

鏦字注引春秋傳諸矦敵王所鎧石經作愾

鐳字注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此字史傳所不見疑即劉字也从金从卯刀字故徐氏依以爲說漢爾力求切案玉篇以鐳爲古劉字曲屈傳寫誤作田食貨志王莽居攝造契刀錯刀如大錢莽即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迺罷契刀錯刀後漢郅惲傳注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魏志王粲等傳注路粹誣奏孔融言有天下者何卯金刀此說傳記所載甚多周以火德王火生土秦爲土德土生金漢爲金德則此說似出讖緯但古劉字若作鐳本有卯金何必改爲劉徐鍇傳寫誤田

之說非是蓋古本作劉以漢天子之姓而訓爲殺許氏避嫌故改爲鎩鶴壽案此條于刀部已經說過劉字邪所造而先生亦云鎩聲非卯聲卯金刀之謎已屬不識字之字本有卯金何也

金部新附鏐字此即顧命瞿字

金部無鋞字樂記曰鐘聲鋞手部捘字注讀若鋞爾合琴而作車部輇字注讀若論語此條亦作鋞說文引經傳字與今本異者甚多皆當以說文爲正至捘字一條引論語乃用鋞之音以讀捘故言讀若非謂論語當作捘也然則金部不收鋞字或傳寫者脫落乎

漢霍去病傳轉戰六日合短兵麋皋蘭下晉灼曰世俗本從金麃聲傳寫訛耳麃謂苦擊而多殺也說文無麃字有鏖字師古以爲麃即鏖之訛攻鏖字注温器也一曰金器从金麃聲於刀切然則非訛也麃省聲耳說文義多不備此字既訓金器可作苦擊解於刀切與意曹反亦同也

凡部凭字注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皮冰切石經作憑後人所改馮古讀皮冰切後音變收入平聲一東

婦之馮亦皮冰反水經注皇覺寺是太師昌黎遷晉國封昌黎王蓋魏時猶馮姓爲所造攷魏書馮熙字晉國或作憑也

皮冰反故

凥字注處也从尸几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凥如此九魚切案今人以尸部居字代凥字不知居乃蹲踞也

且字部首注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案曾子曰祖者且也且卽古俎字故訓薦說見尚書後案堯典黎民阻飢文集釋且篇引證尤多今舉其略于左曰說文訓且爲薦字屬象形元案諸古拙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字商文戊祖丁尊作㠯祖戊尊作㠯孟祖辛彝作㠯祖乙爵作㠯且祖丁觶作㠯且祖丁卣作㠯且周齊侯鐘作㠯皇作㠯卽皆祖之古文小篆始左而作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可以譖矣又案且始也且既且于君文倒可與此相證又案且粗也始也且訓爲始始有卅端之說卽爲粗略之義說文粗疏也粗从且得聲得說且又與鹽通借皆不攻緻之說詩鴇羽王事靡鹽毛傳鹽不攻緻也漢息夫躬傳器用鹽惡鄧展注鹽不堅牢也呂覽誣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若讀如鹽會之鹽若不精致也方言曰鹽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言之訓可識矣又沽音同鹽方言之沽功也鄭注沽猶麤也既夕禮注沽今文作古周禮司兵注功沽上下沽卽麤也麤惡與鹽同可見漢末猶爲恒語麤略卽爲鄙且之說故且爲姑且之且其實姑卽且同

音假借字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姑且也此亦且之假借字禮記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猶略也是沽卽麤略與盬姑同詮皆且也借也廣雅聊苟且也亦其詮也又案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僖二十八年傳晉侯嬰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與咀同謂咀嚼其腦故方言曰盬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詮孟子嘔之姑與方言盬同卽咀也又案且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咀訓爲含味苴蘇子包多者禮記芭苴此詮亦近也物粗惡未有不大者故史記注盬爲大盬說文訓駔爲壯馬又案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毛傳央且也釋文七也反由且詮推之經傳中詮有可識矣又案且爲發聲與將同詩女曰雞鳴將翱是也谷風將恐將懼鄭箋將且也且爲語餘聲詩又引眴見齊侯鐘弟六及弟十三卻不誤然齊侯鐘弟山有扶蘇乃見狂且毛傳且辭也椒聊且之類同此且聲又轉爲此詩戴弁臺先生精于金石文字此所引文戊祖丁尊等祖字變匪且有且毛傳且此也是也今案余以薛尚功鐘鼎款識校之其閒筆迹小異猶可言也乃祖戊尊作㠯而此引作且毋乃互易之乎齊侯鐘弟一作㠯而此引作昇大誤且毋乃互易之乎齊侯鐘弟六及弟十三卻不誤然齊侯鐘弟又引眴見齊侯鐘弟四有祖字第六有祖字正與小篆相近何以反不引之乎盂和鐘作且齊侯鐘作㠯皆與商器微異何以獨不引之乎甚矣不引之乎甚矣談金石之難也

斤部斯字注析也从斤其聲詩曰斧以斯之息移切毛傳鄭箋同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曰析之離史記漢書廝二渠孟康曰廝分也詩王赫斯怒箋云斯盡也曲禮鄭注死之言澌精神澌盡也鶴壽案論語斯焉取斯詩殷其雷何斯違斯傳曰斯此也蓋借斯爲此

斷字重文斮字注引周書斮斮猗石經作斷

斗部斟字注斟酌有斟也从斗斟聲爾雅曰斟謂之酌古田器也鉇曰說文無斟字疑厂象形兆聲今俗別作斟

小徐本同唐石經作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搖筆便改孔左之經賴許氏略存一二鶴壽案左傳音義引作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則兵字非衍

軓字注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音範案今周禮軓作疾或作戹皆誤當从說文大徐皆引孫愐反切獨此作直音亦何疑

轐字注車伏兔也轖字注車伏兔下革也轐字注車軸縛也易曰輿脫輹案易小畜作輿脫輻釋文云音福本亦作輹音服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說文引易于輹下不于轐下則伏兔自爲轐鄭說非也說文別有輻字

注云輪轑也

軏宇注車轑耑持衡者从車元聲魚厥切論語小車無

軏包咸曰軏轑端上曲以拘衡者也皇疏引鄭康成曰

輗穿轑端著之軏因轑端著之从元从厄本通鶴壽案包咸注軏二字俱謬輗爲轑端橫木以縛柅者轑端橫木卽衡也非輗也謂軏爲轑端上曲以拘衡者小車之轑名輈輈端上曲則輈之屈也非軏也不知輗與軏別以人木爲之藏東原曰大車兩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轑端持衡者其關鍵名輗輈轑所以引車必施輗輗然後可以行

轑字注車衡載轡者重文鐍字注轑或从金从獻小徐文本脫誤案許以鐍爲轑重文古人各從其家未可偏曰爾雅鏤謂之鐍載轡謂之轑然則鐍與轑異疑此說

只作從俗變爲蹤今人作踪是乃俗中之俗也此半卷中且部徂之俗爲徂矛部矜之俗爲堆追斤部斯之俗爲斲蓀蜚此數部正字少則俗字亦少也金部錢之俗爲尖鉞之俗爲戉鑯之俗爲刃鑪之俗爲鑪鈲之俗爲蒜鋭之俗爲鋭鍮之俗爲鍮鉈之俗爲鉈鎚之俗爲鎚鍛之俗爲鍛鍛之俗爲鍛鍋之俗爲鍋鎒之俗爲鎒鍤之俗爲鍤鍬之俗爲鍬鍫之俗爲鍫鍪之俗爲鍪鍑之俗爲鍑鍾之俗爲鍾鍭之俗爲鍭鍼之俗爲針鎰之俗爲鎰鐙之俗爲鐙鐓之俗爲鐓鐶之俗爲鐶鐧之俗爲鐧鐔之俗爲鐔鐏之俗爲鐏鐓之俗爲鐓鐵之俗爲鐵鐓之俗爲鐓鐓之俗爲鐓鐓之俗爲鐓

天之降寶命說文無墜字
隓字注危也徐巡以爲隓凶也班固說不安也案徐巡
當是古文尚書說班固說在楊雄倉頡訓纂下篇三十
四章中鶴壽案後漢杜林傳云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
以傳衛宏徐巡後更受林學林于西州得來書古文尚書一卷
譽語故先生以爲古文遂行隓凶也必是徐巡說泰
十四章內十三章係班固所續故先生以爲說在訓纂凡三
中說文注又云賈侍中說隓墮度也今案臬法也賈以
隓爲臬之假
借故云墮度

尚書敘升自陑釋文音而案陑字說文無詩緜篇云捄
之陾陾釋文一音如之說文音而集韻亦有此音升自
陑應从此鶴壽案陑是地名因說文無陑字故改爲陾然一無所據
蛾術編

卷三十二　十三　世楷堂藏板

鬨部鬫字注陋也从鬨苜聲苜籀文鬫字注案下鬫字注
籀文鬫从皀益則苜當爲籀文益尚書苜作朕虞師古
曰古益字又苜爲籀文嗌見口部
鬫字注塞上亭守燧火者从鬨从火遂聲徐醉切重文
鬫字注篆文省案今俗作燧
厽字部首注絫坡土爲牆壁力軌切絫字注增也从厽
从糸糸部纍字注縣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畾聲力
追切田部無絫字漢書多作絫鄒陽傳死而負絫中山
靖王勝傳董仲舒傳積善絫德之效
禼字注蟲也从厽象形讀與偰同私列切重文萬字注
古文禼外部離字注萬古文偰字鶴壽案向見水經注
山都淮南子氾論訓山出噪陽高誘注山精
偃師九山有百蟲將

軍蹟監碑以益爲百蟲將軍今觀說文知殷元王名禹亦有取于蟲也

乙字部首注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乙也陸士衡文賦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乙抽也乙乙難出之皃

戊字部首注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案五爲天地之中五龍當是五子龍辰也辰有五子故云五龍天六地五故云六甲五龍戊爲中宮五六天地之中故云六甲五龍相拘絞也說文繫傳不得其解

已部巽字注長跪也从巳其聲案玉篇跽當作踦或作跽長跪也小徐本誤同鶴壽案踞乃居之俗字非許原文段茂堂曰長居者箕其踞而坐許謂箕踞他書所謂箕踞也顧野王說非是

巴字部首注食象蛇象形徐鍇曰一所吞也指事案巴蛇吞象三歲出其骨明係象形何云指事

辛部辜字注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辜人感鼻苦辛之意秦以辜似皇字改爲罪臣鉉曰自古者以爲鼻字故从自徂賄切案漢書多作辜董仲舒傳恐獲辜張湯傳上意所欲辜司馬遷傳是余之辜皆是

辜字重文胏字注古文辜从死案見詛楚文

壬字部首注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惠棟曰訓戰爲接眞古訓也王弼謂與陽戰而傷朱子謂兩敗俱傷亂經者弼而朱子誤從之陰陽消息何傷之有

子部穀字注乳也从子殼聲一曰穀督也古侯切案穀督出漢五行志徐鍇曰左傳楚人謂乳爲穀故名子文穀于菟石經宣公四年作穀非鶴壽案穀督荀子作溝志作傋霤皆以同音通用至山海經注作穀督則以字形相近而譌唐石經亦然

孟字注長也从子皿聲莫更切後漢趙岐傳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于時劉氏刊誤曰要當作孟吳仁傑刊誤補曰古文要作㠯與黽相似疑孟與黽通岐傳作黽子章句而譌作㠯耳攷毛詩谷風篇黽勉同璞注蠪沒猶黽勉則黽與孟通書洛誥汝乃是不蘟陸德明云蘟徐邈音莫剛反則當讀若苶而釋文正義引鄭馬王注云蘟勉也說文無蘟字疑以音近假借鄭晉人譌爲蘟然漢人訓勉班固幽通賦孟晉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泰本紀苶卯索隱引譙周云卽孟卯然則孟與黽同訓勉故可通孟子別作黽子因而轉寫成要也

說文亦無蠪字不知其訓宏何從

亾字部首注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也鍇曰士卽易突字也重文烹字

注或从到古文子案易爲王弼所改後人但知有突字不知有厶字然突在穴部犬从穴中暫出也別是一義唐石經離卦作突鶴壽案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例也突皆出于不意故假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故有大之突以爲子之厶也

育字注引虞書教育子石經作胄

卯字部首注旨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案卯古文酉字从卯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卯莫飽切卯與久切今俗皆混而爲一攷管子春三卯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卯合男女參同契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岡據卯今俗本皆混作卯其卯卯从日則爲晶晶而俗亦亂之卯从田爲畱采地名因以爲氏或通爲劉而漢有卯金刀之說則卯卯之亂其來已久裴松之謂二字字同音異不知古人韻緩二者音頗相近而字則迥不同也鶴壽案今人卯卯不分先生辨之是矣但謂管子參同契二書俗本皆混作卯卯並無其事今春云十二地气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賜與十二仁義气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于秋云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白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

二下卯三卯同事此猶今之節節則主出耕始卯中卯下卯爲春之弟六七八節皆主合男女小卯爲秋之弟二節則主薄白爵始卯中卯下卯爲秋之弟六七八節皆主合男女今先生置小卯于中卯下蓋誤以下卯爲小卯也又但云始卯合男女則卯下卯所爲何事豈未見三卯同事乎至于卯卯之別段氏早已言之詩小星維參與畢毛傳云畢掩兔也元命包云昴六星畢之言畢也言物成就繫留惠天牧據此謂字从卯作畢說文誤作昴卯俗本涂傳莫能正也余畢爲畢者卽今俗所云畢也十月之交卯韻猶則卯畢古皆讀莫有反讀如毋漢人謂畢爲畢故天官書言昴畢律書直言畢毛公訓呼聿語言之異也不得據聿字之形聲而改畢字裝松之注虞翻傳謂劉畢聊柳同用卯以諧聲不言畢亦諧聲也且禮說言卯從日爲畢卯所得兩字之用乎言卯象開門畢爲白虎不當從卯不知此六書形聲與義不相涉者耳況徐仙民音茅陸德玥音卯相承古音如是與卯貿字正同一紐而卯畢劉聊柳聊聊音竊从卯之字同一紐古音雖同部而異紐若使畢果從卯則古不讀莫鮑切矣

辰部辱字注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于封畺上戮之也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爲辰田倏也惠棟曰鄭氏注禮記云以白造緇曰辱老子曰大白若辱則辱乃白之對也

申字部首注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

吏吕餔時聽事申旦政也王符潛夫論曰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非朝餔不得通然則吏視事惟朝餔二時也食部云餔謂日加申時也

酉字部首古文卯字注古文酉从卯卯爲春門云說見尚書後案堯典宅西曰昧谷此條二徐本竝同而黃

公紹韻會舉要以此爲徐鍇語然汲古閣說文毛扆跋云依北宋小字本用大字開雕近刻繫傳亦從北宋本公紹字直翁號在軒閩昭武人即今福建邵武府邵武縣嘗爲架閣官作古今韻會據熊忠敍云編帙浩瀚今足本不傳不知凡幾卷也有廬陵劉辰翁敍作于壬辰年爲宋理宗紹定五年其時公紹少年書方草撏因辰翁竊時名聊假爲重辰翁未見其書先作敍寄之熊忠宇子中亦昭武人館于公紹門下親承緒論別爲舉要三十卷即今存者是其自敍作于丁酉年則元成宗大德元年矣江北平水劉淵改幷禮部韻成于理宗淳佑十二年今韻會中采取平水韻雖熊敍言隱屏以來別爲舉要添入平水所增則平水韻忠所添非公紹筆然刻書者陳宋跋云宋昨承先師黃公在軒先生委刊韻會舉要三十卷則舉要書成公紹猶及見之約計其年七八十歲由此推之公紹稟具于宋末入元方有舉要而亦公紹所閱定也隱屏者宋遺臣入元皆屏居田野故但題甲子無紀年并辰翁敍亦去其紀年也此書之出最在後（黃熊不但宋火無名乾隆二年郝玉麟等修福建通志亦未嘗載及）乃于北宋所刻二徐書輒將許元文指爲徐鍇語或反將鍇語改入許

元文恐未足盡信就中惟羿字注極精確可從其次夔字注亦佳此外最亂道是禂字注餘條已詳各字下于此特論之

酒字注杜康作秫酒魏武短歌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杜康少康也

酏字注酒色也从酉已聲鍇曰匹妃字古只作妃鉉曰已非聲當从妃省案易曰遇其妃主春秋傳曰嘉耦曰妃俗本皆作配

醋字注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鉉曰今俗作酢故切案不但作酢故切而直以爲醯矣徐鍇引易可以礿醋而石經作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爲釀出食爲酬此字之上

經作可與酬酢則此字唐已亂鶴壽案酢字注險也倉故切鉉曰今人以此爲酬酢字此猶溼水之溼與乾濕之濕今人皆互易用之也）卽係釀字則此所引似是說文脫落

醑字注引詩公尸來燕醑醑石經作𣏌

醆字注酌酒也爲命切酌字注酔醆也香遇切案尚書微子沈酗于酒史記作沈湎于酒孔傳云沈湎酗醆攷說文有酌字醆字無酗字漢書敍傳中山淫醆師古曰醆酗酒也音詠蓋酗字晉唐人乃用之

薦字注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薦象祔敨之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薦酒所六切石經作縮

汲古閣刻酉部末補一酋字注云酒味苦也从酉今聲咽嗛切標一條于下云在第十七頁醶字下檢小徐本酋字在酷字下酷字之上乃是醶字小徐本亦然酋字之下乃是醶字大徐本所以脫去者酋訓酒味苦也醶訓酒味長也誤移酋字耳毛扆一校之先生再校之不知中間尚隔一字

酋正在醶字下則知校者大費苦心宋本竝無鶴壽案玉篇酉部尊字重文尊字注尊或从寸臣鉉等曰今俗以尊作尊卑之尊別作罇非是案轡憲文字指歸引說文云

尊字从酉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从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今說文無此語知非全書鶴壽案曹憲隋人詩音斯羽詵詵今釋文云詵詵衆多也釋文云刀說文作朝左傳謂其不疾瘵灾也釋文引說文云瘵皮肥也今說文皆無之此平卷中自息至亥凡四十一部惟息部之文九十有二阮之俗爲坑昉之俗爲峭陘之俗爲墮阺之俗爲阺陘之俗爲坂陡之俗爲堦陘之俗爲塒陘之俗爲埕隊之俗爲墜阺之俗爲埼碕隄其餘四十部惟酉部之文六十有七醶釅之俗爲酴釅別有大徐所加醆之俗爲醆盞醆則醆亦俗字若夫亞部之亞或加女作婭了部之內或作鵪鶉或作万既大變或加金作釨與夫內部之字或作籽存或作郁又輒加其筆畫總不外乎俗而已矣郭忠恕有言金華則金畔著華牕扇則木旁作扇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在虫旁類皆从兩小其繁累有如此者二百爲卌二十爲卅四十爲卅其務省有如此者此蓋作書者之通病也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或疑爾雅雖古亦多不足深據者如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謂予我之子賚畀卜爲賜予之子似誤合爲一孔晁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孔穴延晁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案說文口部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卽語助辭然則當云孔晁延虛無閒也哉言之閒也方是

豫射厭也郭注云豫未詳蓋豫乃厭足飽飫之厭射爲厭倦厭懨之厭此亦誤合而一之釋詁如此其他可知愚謂或說非是古人之字輒有相反爲訓者如亂爲治故爲今徂爲存是也反義且可訓況異義而同字者乎自當幷爲一訓若分異之而兩言予也一言閒一言言之閒則重累矣人飢則思食飽則厭懨厭从甘从猒甘犬肉而飽也故爲厭足借爲厭懨實一義也爾雅與說文皆斯文之幸存者不可駁也

鶴壽案此駁戴東原谷江愼修書中語也今案爾雅于字每一字輒轉訓釋如釋詁云粤于爰曰也爰粤于也粤于爰三字又云敱卹盍也敱卹盍三字又云敱卹盍也卹盍敱也卹也卹也四句之中皆有卹字皆對也卹也卹也四句之中皆有卹字二句之中皆有卹也卹也會合字此所謂輾轉訓釋也蓋一字有數義既釋一義于後如台朕既與卬吾同訓我也于後哉字既與俶落權輿同訓始也于前復與卜陽同訓予也于前復與孔晁延虛無同訓閒也于後豫字既與怡懌悅欣同訓樂也于前復與射同訓厭也于後各爲一義也然亦有其義也大同而亦分訓之者如云肅延誘薦餼烝進也輯協和也鞫燮和也悠傷憂思也此其爲義無甚大異非同平均夷弟之訓易其義爲相延易也乃猶不幷爲一訓且釋詁人云希寡鮮罕也鮮寡也已全見上句而復複出之然則作爾雅者固不憚重累矣乃于台朕賚卜陽諸條獨幷爲一訓此東原先生所以致疑耳

鬱陶

爾雅鬱陶本作喜解僞孔采入尚書傳訓爲憂閒百詩已詳辨之他如嵇叔夜難自然好學論云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敎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寞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鬱陶非作喜用而何至有借作蘊

隆蟲蠢一類字用者虞摯思游賦尋凱風而南暨今謝太陽于炎離戚潺暑之陶鬱今余安能乎畱斯夏侯湛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蓋喜近煗憂近寒亦洪範之理也

鶴壽案爾雅釋詁云鬱陶繇喜也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故來又引檀弓鄭注云斯陶斯詠斯猶猶卽繇也古今字耳疏云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又引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閒百詩謂此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已明下注脚曰象喜亦喜今案陶又音搖詩云君子陶陶毛傳云陶陶和樂皃

儕鸞潦倒

今人每以不遇爲偃蹇倒離騷坐瑤臺之偃蹇西都賦遂偃蹇而上躋注俱云高皃離騷何瓊佩之偃蹇注云衆盛皃北史崔瞻傳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足下知我潦倒龐疏不切事情皆非不遇之意

人物

凡人之生或稱人才或稱人物或稱人丁人口至趙宋于散文中儘可單稱人者必配以物而稱人物朱子中庸注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明此名然非雅目安有以攻之世南曰昔曹爲人物志可矣據此似唐以前已有此目

工夫

古人積功累行以爲一事皆據其事言之至趙宋人變言工夫其文義不可得知唐以前人所未有朱子論語注云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大學注云細論條目工夫今采茶者不用曰曬于懷中熨乾名工夫茶

小篆有腳

元吾衍學古編云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腳豈不美哉腳不過三有無可柰何者當以正腳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腳可也有下無腳字如生𠂤出等卻以上枝爲出

如艸木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分隸行

八分書與隸書皆起于秦唐張懷瓘書斷云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八分程邈繫雲陽獄中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王用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其八分之義則蔡文姬述其父中郎語云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六分故爲八分自魏晉六朝以下隸書盛而篆書衰絶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曰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就字統錄篆文作四十卷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隸書始定矣宋趙明誠金石錄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眞書王應麟玉海云唐以前皆謂楷爲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書也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隸洪适隸釋因之沿譌至今

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以次仲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此亦以隸書爲次仲所作與懷瓘之說不同水經注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胡公時已有八分書隸書世孫　又有行書于隸書中略爲

隸變爲行也鶴壽案行書即草書趙壹謂草書起秦之未詳少孫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至其次敘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眞草詔書編于左方眞即隸書草即行書也據此則漢武帝時已用行書矣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此

變動作牽連之勢晉謝安傳總角善行書此分變爲隸

說非是史游在元帝時其所作急就章但雜散隸體爲行書耳顧亭林曰魏劉廣傳轉五官將文學帝器之令廣通草書晉卻鑒傳帝以鑒有器望萬幾動靜輒問之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于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撥永初宋武帝年號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于撥則理容概施于章奏蓋小學家流日趨簡便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書比其久也復以隸書爲繁則章奏移文悉以章草從事此亦自然之勢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有典型逮張旭懷素筆出而此法掃地矣

日曰

釋文于日月之日輒音人一反眞書日曰二字相似上畫滿爲日上畫不滿象气出口爲曰故音以別之今俗無滿不滿之分乃以狹長爲日濶扁爲曰其謬至此

開宗明義章釋文云仜乚在口上乚象气人將發語口上有气故曰字缺上也

類篇集韻

司馬光類篇收字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凡重文皆在此數之內而重音則不在此數故有許多字雖謬誤猶未甚荒唐若嘉定章補道常韻學集成收至四萬字而重文不與焉則鄙俚之至矣魏叔子爲人作字書敘竟謂天下字有十餘萬畢生識之不能盡吾不知之矣集韻收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于廣韻之外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蓋連重音皆數之鶴壽案類篇四十五卷就集韻所收之字分爲五百四十三部而補其所未備集韻十卷宋仁宗景祐四年丁度李淑奉詔誤至英宗治平四年司馬光

修成奏上刪去廣韻陳彭年注之冗繁頗爲簡要但連重音之互注而亦刪之則兩收之字不明矣

論反切所自始

顏之推家訓音辭篇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當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其較明也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攷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鄭康成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諧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高誘有急气緩气當卽急言徐言又有閉口籠口之法晉灼漢書音亦云內言外言孫叔然掎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于魏世此事盛行愚謂顏氏此說謂反切始孫炎叔然乃家訓音辭篇文又云鄭康成之前全不解反語則似反語始康成叔然本康成門人意其得之于師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云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並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于茲遂生輕重譌謬矣張意亦以反切始叔然但康成微啓其端說與顏

氏同然于謂爾雅有大祭爲禘不律爲筆飯顑爲覭婁婦之笱爲罶佳鳵鴈舍人云佳一名夫不不當音丕是爾雅已有反切鄭康成注周禮玉人終葵爲椎注士喪禮全菹爲芋是康成亦有反切矣但未著成一書耳趙宋魏了翁經史雜鈔乃云字書之始作有其字而無音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是後漢時無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甯成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臧否之否升卦音槀上之上大過音相過之過雖以如近言之然已指名爲音矣是音字起于晉魏閒也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

切陸氏經典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此以反切始沈約殆失攷耳鶴壽紫反切之法自古有之虞書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爲惰非反切而何莊三十年左氏傳楚人謂虎於菟於菟之反切爲古音同在一部內也隱五年公羊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休曰登讀言得得來之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今人登來之反切爲堆堆之入聲爲得古無四聲之分則登來之反切卽爲得也倉頡訓詁反稗爲逋賣反娃爲於乖當亦依古爲之至漢末孫叔然作爾雅音義翻語始有成書如爾雅釋詁篇釋文引孫炎云胎大才反劉郃耘反墜子由反顑五鬼反圮房美反而反吸方滿反顑苦感反傻如羊反一篇之中其爲翻語尚存十條自叔然而外因反切之法而物爲五聲分配之法者封氏聞見記云魏時有李登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魏江式傳云呂忱弟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錯綜各爲一篇故隋潘徽爲秦王俊作韻纂敍曰三倉急就之流啟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惟別體形至于尋

聲推韻良爲疑混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別清濁綜分宮羽然則五音之分配實自二人始顏氏家訓謂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部爲奇益石分作四章猶後人分部也

集古反切合爲一書

反切雖始叔然之書久已說文本無反切今有之者係後人取孫愐唐韻添入至廣韻乃宋人重修其反切或用宋人語雜之玉篇顧野王著乃陳人陸氏釋文反切皆取之唐以前人二家更在孫愐之前朱翺南唐人所音或與孫愐異予欲取此數部之切音而益之以集韻類篇禮部韻略幷史記漢書三國志文選各注及史炤通鑑釋文胡三省通鑑音注中反切皆附入之合爲一書而稍爲商榷其異同若叔然乃反切之祖所音有見于羣書者則必采納奉爲宗主若得成編亦大佳惜未暇也

高岡元黃

毛詩陟彼高岡我馬元黃高岡同見母元黃同匣母彼時不但無神珙之見溪羣疑亦幷無周禺沈約之平上去入而相合如此且其上章崔嵬虺隤皆疊韻則唐詩以二者作對有自來矣然而不可泥也

音學五書及韻補正論古音

古音之變也久矣楚辭文選其音與詩三百已自不同

周禺沈約陸法言孫愐之韻書出去古益遠吳才老始有志復古誤爲韻補一編楊用修增益之爲轉注古音然二家者于古音本無所解徒雜采羣書之韻見異于今者卽以爲古是治絲而棼之也迨至連江陳季立有悟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倡論謂古無叶音于是古音始有端緒而亭林顧氏復大暢其說作音學五書分古音爲十部條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音舍顧氏其誰與歸叶韻者六朝人謂之協句小顏注漢書謂之合韻一也其言無病也病在不以叶音爲本音而以爲詩中自有叶音耳自有亭林之論始知音無不叶叶必本音又作唐韻正如風宓歸侵弓宓歸登之類皆據古音以正唐韻之誤然當唐韻盛行之時賴才老講明而世始知有古音遞相推衍至顧氏而始無遺憾是攷古之功實自才老始亭林又于五書外作韻補正以正才老之誤而古音粲然復明矣鶴壽案顧氏所分當戴東原段其音論後曰隋陸法言唐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其後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得見顧君所見止于宋陳彭年所刊益廣韻耳方開皇天寶十載孫愐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攝上古音十部未能盡革乃改以自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盡合如此且其上章崔嵬虺隤皆疊韻則唐詩初法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年八人或亡或存法言獨自屏居定爲切韻五卷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其後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天寶十載孫愐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攝上誤韻英仍舊爲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而南部新書載天寶時有陳廷堅誤韻英十卷然則注

記所謂舊韻四百三十九部今從宋景德四年崇文院上其定切五卷殆仍濛言卷帙與宋景德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濛言韻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愐自敘修列其前後引據入注中諸書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晁公武誤以爲增加字至是其多非也集韻頗因濛言就爲刊益蓋二百六韻實濛言畫分舊目故廣韻卷首猶題陸濛言誤本曰先帝時令陳彭年邱雍等九人增加更有諸家增字濛言既經郭知元關亮等合集共勒成一部是以改廣韻之名而字數止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愐亦九人中之一耳實元集韻就廣韻刊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當景德中詔殿中丞邱雍重定切韻龍圖待制戚綸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韻于是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韻略其同用獨用剞劂未改景祐四年更刊修廣韻是年四月奉詔修韻六月卽以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十三處所修禮部韻略頒行今廣韻上去聲末六韻與禮部韻略之異同于廣韻禮部韻略合廢于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例與者入處不知幷是十有三處犁然可攷而唐宋用韻沿革之大節目實存于其間以上音論中所失攷證攷之而疏者足以滋惑于故書其詳補正之至如三百篇古人之音用元韻字與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于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一語不復致攷且于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從眞諄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音論載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慮說所非者裴務齊鄭漁仲諸人之繆論而于古之所謂轉注叔仲所傳者概未之有聞焉

亦同集韻蓋由習于景祐通用劍合儼于剡忝合范于豏鑑合釅于豔梵合乏于陷鑑遂失乎舊顧君嚴辨廣韻體部韻略之異同于廣韻上去聲末六韻弗省于禮部韻略合廢于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例與者入處不知幷是十有三處犁然可攷而唐宋用韻沿革之大節目實存于其間以上音論中所失攷證攷之而疏者足以滋惑于故書其詳補正之至如三百篇古人之音用元韻字與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于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一語不復致攷且于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從眞諄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音論載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慮說所非者裴務齊鄭漁仲諸人之繆論而于古之所謂轉注叔仲所傳者概

世楷堂藏板

讀書偶得以佐顧氏

顧亭林唐韻正予讀書偶得以佐顧氏一東雄字注羽弓切古音羽陵反西都賦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馮字注房戎切古音憑水經注皇舅寺是太師昌黎憑晉國所造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也封昌黎王知魏人讀馮爲皮冰反音憑然魏志陶謙傳注引吳書張昭爲謙哀詞以東崇薨窮崩憑穹爲韻知吳人以薨崩與憑皆入東韻矣十四皆注云古與五支之半及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三佳通爲一韻昭十二年左傳晉侯齊侯宴中行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陸德明釋文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荀吳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無勞改也疏云淮泗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尚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二仙注云古與十七眞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文二十一殷二十二元二十三魂二十四痕二十五寒二十六桓二十七刪二十八山一先通爲一韻檀弓鄭注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九麻沙字注詩兎罝見宎字下宎字注古音魚河反鳧鷖二章鳧鷖在

沙公尸來燕來宅爾酒既多爾殺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定公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左傳作盟于瑣瑣卽沙也十二庚注云古行切古音古郎反新唐書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亾二卷孟浩然集有士元攷一篇行字注戶庚切古音杭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生字注所庚切當作所爭爾雅釋天春爲發生夏爲長贏十三耕萌字注莫耕切古音芒詩推度灾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蠰蛵體然穴鼻時萌時萌一作始萌宋

均注云穴缺也兎缺鼻也十五青苓字注郎丁切古音力珍反丁度集韻苓字十八諄內本有戾因切州名入聲四覺脅字注古音祿易大畜童牛之牿牿古毒反劉氏云牿之言脅也廣韻用用里先生以脅爲用別爲一字讀若祿而以脅爲讀若覺失之

蛾術編卷三十三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汪鶴壽參校

說字二十

段玉裁論古音

段玉裁言顧亭林論古音其功甚大而分爲十部尚未精江愼修分十三部以補亭林所未及玉裁音均表分十七部以輔江說江精于顧段又精于江也卽如毛詩總我大德思我小怨怨當讀威齊桓公可作威公故怨與上兎死蓼叶若德則不可叶蓋五支與六脂七之不

可通杜律詩皆不通五支字可與九麻通與脂之則不通合顧氏江氏段氏三家古音盡于此矣鶴壽案戴東原先生聲類攷首載荅段若膺書所論古韻部分甚詳吳沖之六書音均表序其大略云今官韻依劉淵之一百十七部而顧氏江氏及是書依陸灋言二百六部之舊者由今韻以推古韻也如支脂之分爲三尤與戾元與魂痕各爲二皆與三百篇合也顧氏十部江氏十三部而是書爲十七部者詩三百篇確有是部數顧氏江氏分析未備其平入分配多未審是書上溯三百篇下沿廣韻廣韻分爲數韻而三百篇合一韻者則爲一韻三百篇在此部而廣韻入于他部此爲古今音轉移不同是書第一表及第四表古本音之義也一韻而廣韻析爲數韻者音之變也冬鍾之侈而爲東支脂之之侈而爲佳皆哈耕清之斂而爲青眞之斂而爲先十七部皆有是也第二表所以作者今韻于同一諧聲之偏旁而互見諸部古音則同此諧聲卽爲同部故古音可審形而定也以古之未音正後人合韻協音之非而仍言合韻者古與今異部是爲古本音如邰謀尤古在之哈部而今在尤

幽部曹棘茅滔古在尤幽部而今在蕭宵肴豪部是也古與古異部而合用之是爲古合韻如毋字古在之咍部詩凡十七見而大明協林心是也蝥螣協兩與字古在蒸登部詩凡五見而蝥螣協林心是也知其分而後知其合知其合而後愈知其分凡三百篇及三代秦漢之音研求其合又因所合之多寡遠近及異平同入之處而得其次第此十七部先後所由定而第三表第四表古合韻之義也今案顧氏分藥與鐸江氏改虞從矦俱未盡善段氏起而正之若其分別支脂之三部謂古音不相通斯爲卓識宜其見稱于東原矣

駉虞權輿

詩駉虞于嗟乎駉虞此三字二字句乎與虞叶本屬一韻固不必以上章虞字讀音牙下章虞字讀音五紅反與葭貊蓬縱叶如集傳云云也史記酾酒滿籩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上八字應是二字句下八字應

世楷堂藏板

是四字句窶字音樓與簍叶邪車與家叶何必以簍叶斤斨及家叶攻乎反改作六魚韻乎顧亭林詩本音謂首章以葭貊虞爲韻二章以蓬縱爲韻而虞字則合前章權輿之篇首章以渠餘輿爲韻二章以簋飽爲韻而輿字則合前章正與此詩一律此古人後章韻前章之法泰風權輿二章注云說見駉虞不知權輿乃三字四字句乎自與輿爲韻不必合上章亦與駉虞同也顧于末注云舊作二章章五句今詳於我乎文義未終難以絶句當作二章章三句但於我乎文義未終而于嗟乎則文義已終儘可成句鶴壽案駉虞兩章以葭貊虞爲韻而乎與虞非韻權輿兩章

三台當作三能

古三能星皆作能能星形似能故也無作台者台乃音怡伏生尚書舜讓于德弗台史記作不懌是也釋詁云我也尚書祇台德先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夏罪其如台今王其如台是也廣韻十六咍台字注三台星非古音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疏云或曰中能者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也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周易宜建侯而不安鄭讀而曰能能音如耐

調同非韻

車攻決拾既伕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伕與柴爲韻調同二句無韻離騷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韓非子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此皆誤以詩調同爲韻而協之者小雅谷風第三章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怨與上文寬字死字萎字皆非韻顧炎武詩本音云末二句無韻未詳予深服其能闕疑或乃强作解事謂德怨可韻謬矣且周頌清廟及維天之命全篇無韻則知古詩固有無韻者朱子謂一唱三歎以歎作和聲理當然也鶴壽案江愼修謂調同非韻離騷七諫爲古人相讀如稠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東方朔七諫皆讀如重此古合韻也潘岳藉田賦以茅韻農來哲勤農妯以曾韻農韓詩橫由其畝毛詩作橫從毛詩狃聲之狃漢書作懷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糊離汝南劇陽之劇見陳韻亦見有韻此皆第三部第九部閩通之義也

夢萌等字古音

說文艸部夢字注从艸夢聲讀若萌案惠棟曰鄭康成云齊人謂萌爲蒙此云夢讀若萌是古萌蒙音同顧絳唐韻正于一東夢字云古音莫騰反引詩雞鳴三章斯干六章正月四章五章楊雄甘泉賦爲證云當改入唐韻若韻于十三耕萌字云古音芒引韓非子八姦篇陸賈新書白虎通幷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漢地理志費誼新書引禮記月令等篇句芒卽勾萌爲證云當改入唐韻若依康成齊人讀則萌字當入一東許氏果亦讀萌爲蒙而夢字之讀如之則唐韻以夢入一東不誤矣但許汝南人非齊地且齊讀非可通于天下許豈以此爲正音惠說非也顧氏之證甚多當以顧爲正抑更有說焉言古音必以毛詩爲主毛詩夢字的係登韻而萌字以明得聲明古音芒則萌音如之顧氏之所以可從者以其據毛詩東冬鍾江爲一部陽唐爲一部庚耕清青爲一部庚耕清青爲一部蒸登爲一部與毛詩皆合也然則夢字从夢得聲自當讀莫騰反許讀若萌者漢末古音已變陽唐與蒸登通許用漢讀不計古音也且云讀若亦略相近而已不甚切與齊人讀有何干涉茵字注艮母也从艸睧省聲武庚切案載馳言采其蝱毛傳蝱貝母也蚰部蝱齧人飛蟲以音同假借蝱音芒無疑矣可借爲茵字則茵音芒亦確可信乃知顧絳之不誤而許以夢讀若萌爲蒙不過偶从俗讀非古音更可見

今吳下方言呼庚更秔羹爲古郎反橫爲黃又爲古曠反彭爲菊撐爲丑郎反鎗爲七羊反兄爲況行爲杭皆合古音然惟俗語則然若施之誦讀仍依唐韻十二唐等音他方人舉其土音名之莠古雖無此字然其得聲皆取彭匊則廣韻亦誤而吳音正合十三耕之浜古亦無此字然其得聲亦以兵今吳人既呼爲必良反而于兵仍從唐韻之音則不可解也（鶴壽案方言之音隨處而變黃州呼醉爲沮呼語黃王不辨桐城人讀圖如頭對如帝婺源人讀命如慢性如散泰晉人讀風如分東如敦蓬如彭廣東人讀芊野之芊所臻切吳下讀書者皆讀息鄰切而土音尚不誤）

熊罷能等字古音

能古音奴來奴代二反熊古音羽陵反罷古音彼禾反奴來反者三能星三足鼈及才能之能同一音奴代反者卽耐也堪也能與雄同音當入蒸登韻其從能乃意耳非聲也罷字從罷又從熊罷其聲熊其意不可從兩能故省文罷古音婆

裘應作渠之反

孟子于秦穆公魯穆公多作繆說文云泉之十絜也一曰綢繆从糸翏聲武彪切（鶴壽案繆以翏得聲則武彪切其正音也禮記大傳一物紕繆註謂紕猶紩紩猶紩也漢司馬相如傳繆繞王逸讀朗鳥切亦皆以翏得聲至古穆字通作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尚書金縢太公召公穆卜史記魯世家作繆卜隱三年左傳葬宋穆公公羊傳作宋繆公此皆讀莫六切）

丷字似可從唐人作去鳩切

丷字說文去鳩切顧亭林謂當爲去其反非也案鄭注嫌名若丷與區蓋古區字亦去鳩切也釋文丷與區竝去求反是矣易渙有丷匪夷所思此文無韻詩載馳三章茵行狂爲韻丷懷之非韻氓首章至于頓丷句亦非韻巷伯七章揚園之道猗于畝丷道丷爲韻不與下子

詩子之爲韻也僖十五年史蘇占辻當與下孤狐等相
通不爲韻姬旗等字九辻左傳或作九區鶴壽案辻周
人讀去鳩切區則周人讀如欺漢人皆讀如驅名若
辻與區也後人讀區爲岂俱切韓昌黎集作辻與臨由
不知古音而改爲葹耳易渙六四辻與思爲韻詩氓辻
與黃絲洪期爲韻巷伯辻與詩之爲韻僖十五年左傳
晉嫁伯姬筮辭辻與姬旂爲韻楚詞哀郢辻與時之首
韻戰國策齊謌辻與箕頤能爲韻先生但如區之古音
而未知辻之古音故反疑渙有辻等爲非韻也夫陟彼
阿辻在第一句固非韻矣至于頓辻在第六句而亦以
爲非韻邪

命讀爲慢

大學命也鄭康成讀爲慢程子云當作怠鄭是而程非
判若白黑命从口从令令古音平讀若連仄音讀若練

詩東方未明倒之顛之自公令之盧令盧令令其人美
且仁車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十
月之交華華震電不安不令是也所以爲聲近慢而與
怠無涉

不字音

不字有數音不知孰爲正音攷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
來也从一天也俯九切是正音矣廣韻平聲十八尤不
弗也甫鳩切又甫九甫救二切上聲四十四有亦收此
字亦注弗也而特引說文知上聲爲正矣其下亦注又
甫鳩甫救二切而去聲宥侯幼內皆不收此字疑甫救
一切誤添實則甫九爲正甫鳩爲別二音已足也廣韻
又于入聲八物內收此字注云與弗同此乃別音因不
義同弗遂亦呼弗耳左傳注疏釋文魯惠公名不呈正
義作弗皇又讀敷詩孽不韡韡羅敷行安可共載不是
又一別音音之轉也至廣韻二沃竝無此字禮韻亦不
收突出于黃公紹韻會方氏小補因之遂讀若卜而月
以爲古讀夫此音起宋元以下豈古讀乎韻府于二沃
襮下收此字云否辭而五物反不收小補引孫氏示兒
編云世俗語言文字所急惟不字極關利害韻書府鳩

途相與語官吏指揮民庶將帥號令士卒主人役使僕
妾鄉校教訓兒童非以逋骨切呼之斷莫能喻至臨文
用此字欲便誦讀而以府鳩方九呼之可乎陳正敏遯
齋閒覽云不字人皆以逋骨切呼之偏檢諸韻皆無此
音竊謂舉世同辭必有所自逋骨一切殆不可廢愚謂
孫陳二說良可解頤但音之變如天地如牛馬東西之
西上下之下皆變而大異于古不音之變又何怪乎不
讀卜北宋以前無此音今日語言自當從俗韻書則不
應收

佛

佛字經凡四見詩敬之佛時仔肩毛云大也鄭云輔也
禮記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云戾也
學記其求之也佛鄭云失也論語佛肸召則入名也陸
德明于詩音云毛符弗反大也鄭音弼輔也于禮記亦
音扶弗反而云戾也竊謂輔之與戾猶治之與亂而失
與戾相因則禮記兩處皆宜音弼其訓爲大者自是別
解扶弗反乃毛讀非鄭讀也後世乃以爲西域胡神之
名而亦呼爲扶弗反其卽毛義乎鶴壽案說文人部佛
弗聲敷勿切此作彷彿解揚雄甘泉賦仿佛其若夢字
正作佛大部髴字注見不審也从人
密切然則佛時仔肩之佛毛訓爲大卽說文之髴也若
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傅毅以佛對亦

但以爲天竺國之神耳未嘗訓釋其
義今欲牽引毛傳以釋之似可不必

三十六字母

張守節謂孫炎始作反切反切卽與字母相爲表裏而
孫炎不言字母至六朝僧神珙始作三十字母珙有反
紐圖在唐憲宗元和以後呂新吾則云唐初僧舍利作
三十字母後有僧守溫者時人呼溫首坐益以六字于
是始爲三十六字母謂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
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曉匣影
喻來日也後人好言字母似作字書者必先有字母然
後能造字將倉頡四目靈光觀鳥獸蹄迒之迹以爲字

走羣從羊行背篇隱注覩偏傍散在諸門十五單身覷
頭尾布于衆部添減筆俗傳之字少約二千續搜眞五
今將四品隨口幷入于漢雛讎依佳總歸于照麤隨鹿
鏡之集多迭一萬取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六十四子而
數改幷作四百四十四部仍依五音舊時書段分爲一
十五卷取敘目爲初見祖金部爲首至日毋自部方終
比五音舊本增加字數一萬二千三百五十餘言目曰
五音增改幷類聚四聲篇韓道昭之部分又與行均不
同邪師外道自有門庭吾不知之矣鶴壽案神珙唐僧作三十六字母者也李肩吾謂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蓋失攷耳觀神珙四聲非六朝僧也亦非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云夫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調則宮商靡次昔有梁朝沈約拙立紐字之圖唐有

陽甯公南陽釋處忠二公者又誤元和韻譜據此則元和時尚未有字母也錢竹汀曰三十六字母出于僧守温唐末沙門也司馬温公切韻指掌圖言字母詳矣初不言出于梵學至鄭樵作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乃始尊其學爲天竺之傳今攷華嚴經四十二字母與三十六字母多寡迥異四十六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華嚴經皆無之而華嚴所謂二合三合者又非華人所解則謂見溪羣疑之譜出于華嚴者非也特以其爲沙門所傳且襲彼字母之名夾深好奇而無識遂誤認爲得自西域後人隨聲附和并爲一談大可怪也言字母者謂牙古脣之音必四齒音必五不知聲有出送收三等出聲一而已送聲有清濁之岐收聲有内外之岐試即牙古脣之音引而伸之曰基欺奇希奚亦可也東通同農隆可也蠢洞芻范房亦可也未見其必爲四也即見其必爲五也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喻母曉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之亦有似喻母者古人于此四母不甚區别如榮懷與杭煌於虧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也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虧呼屬曉母乎屬匣母又如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以於屬影母此後來愈推愈密而古書轉多難通矣古人因雙聲疊韻而製翻切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下一字必同韻聲同者互相切本無子母之别今于同聲之中偶舉一字以爲例而尊之爲母此名不正而言不順也故言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爲反語孫叔然其先覺者矣叔然鄭康成之徒漢魏儒家從未有讀聚門書者而謂聲音出于梵學豈其然乎

世楷堂藏板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字二十一

韻書功過大小

聲成文謂之音今人所謂韻即古人所謂音自皇古以來歌謠誇語無不有韻詩三百合十五國千餘年之作音未嘗不同自周末諸子百家競起下更秦漢魏晉音且屢變未有韻書天古讀若汀今則他前切矣地古讀若墮今則徒四切矣沈約輩不能遠追古初僅就魏晉

世楷堂藏板

以下之音定爲一書古音從此遂亡此其過也然音之屢變時實爲之地隔百里語音輒異豈有世歷千年而音不變者約生長江左若必進復古音棘于口而煩于聽惡乎可故合古俗之音而定爲韻此其不得已之苦心也且自韻書出而音有定準至今千百年不大變非韻書之功耶假無韻書音之變且泛濫而莫知紀極矣惟其有韻書以爲定準故燕粵同遵朝野共守方言里語不敢闌入文字如不字之變而爲卜舉世通行而廣韻禮韻皆不收直至韻會韻府始收入叶然此等不過千百之一二耳但自有韻書而古音日微此則古韻不

可不急講也抑齊梁至今千百年唐以前韻書無一存者即宋韻書雖僅存人亦莫之攷僅守黃氏陰氏指爲沈約韻此又今韻不可不急講也顧氏亭林始極意古音然專論古音未適于用于斯時也正當參酌古今定一書如邵氏古今韻略書名甚合其著書之意亦甚佳惜乎猶未盡善也

于資代晉律稱志云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二書俱有韻字則知此學之興蓋在漢建安中但古人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四聲通爲一音故帝舜歌以一誤于梁一誤于唐要及魏武杜夔編通用平上去及通用去入者甚多各如其本音讀之自成歌樂韻書起于李登以靜諸人隋

羽其時尚未有四聲之說南齊陸厥傳云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梁沈約傳亦云謝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衆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胷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嘗問周捨周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封演聞見記又云周彥倫好爲體語因此切字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沈約文辭精技盛解音律遂誤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廣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盛行顧亭林曰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陳之間也閒百詩曰韻興于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以後方有四聲不然有韻而即有四聲自梁天監上溯建安且三百有餘載矣何武帝尚問捨何謂四聲哉今案先生推許沈約爲有功韻學固不待言至謂古音不可不急講則有廣韻集韻禮韻今別定一書乎

廣韻宋本予從友人程際盛借得僅校孫愐敘一過旋即還之蓋宋版之下劣者不甚可據程君入京宋本不復可見康熙六年丁未刻前有正字姓名上谷陳上年祺公吳郡顧炎武寧人關中李因篤天生淮陰張弨力臣末云悉依元本不敢添改一字吳中張士俊顓三刻

廣韻

卷李榮誤纂韻鈔十卷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誤四聲韻略十三卷釋靜洪誤曹唐書經籍志自陸慈切韻之外有四聲部三十卷張諒誤韻篇十二卷趙氏誤新唐書藝文志自孫愐唐韻之外有四聲韻決疑十四卷王該音譜四卷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五卷孫愐唐韻序一卷陸法言切韻五卷

者在康熙四十二年甲申滿洲曹寅子清刻于揚州者在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今以三本讐校三本同者不出惟舉其異者首有宋重修兩次敕次姓名次郭知元拾遺緒正自述一篇顧刻弁無郭知元述兼法言訥言述之文獻通攷謂有法言納言愐三敍顧刻有陳上年敍并顧後敍皆云然陳州司法孫愐唐韻敍司法宋本及顧刻作司馬上行下效宋本及顧刻效作放其有異聞奇怪奇宋本誤其汝陽庑榮榮宋本及顧刻作陽四聲彙譯譯宋本及顧刻作繹其實宋本未必盡是敍後有論一段顧刻無

以朱箋三百字闕亮薛尚王仁煦祝尚邱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增加字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略備載卷中勅成一部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封演聞見記云隋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誤爲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爲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屬文之士皆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後有孫愐之匪要是陸之略也戴東原曰廣韻字數比澈言切韻增多一萬四千三十六字其二百六韻蓋澈言之舊而獨用同用之注則唐初許敬宗所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至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

祁有二音疑廣韻爲宋人所刪

今本廣韻祁渠脂切在六脂鬐字內而五支無之注云盛也又縣名又姓凡三訓今韻祁在五支岐字內目支切注云大也又舒遲皃又盛也而六脂無之案詩采蘋被之祁祁傳云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釋文云祁巨私反酈七月采蘩祁祁傳云祁祁衆多也釋文云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然則祁本有二音舒遲則巨私反應在五支衆多則巨之反應在六脂唐韻必兼收之今韻必係宋人刪去廣韻六脂中之祁并入五支耳鶴壽案古音六脂與五支不相通而與八微則相通詩被之祁祁采蘋祁祁皆與歸字爲韻歸字在八微若祁字在五支則不得通矣妄擬唐韻五支亦收祁字非是

顏元孫所分與廣韻異

顏元孫干祿字書于麻下列覃談次陽唐次庚青次耕次尤侯幽次侵鹽添次蒸登次咸銜嚴凡似故欲使此數韻隔越不屬者不無深意蓋觀此則可知鹽添之不可通嚴凡而蒸登與庚耕清青了不相涉也青本獨用今庚下次青青下次耕似耕不可與庚同用亦與廣韻異至于一韻內字先後不拘如一東內先聰次功蒙叢次筒次童僮衷次馮次雄次蟲沖种躬躬而廣韻則先童僮次筒次衷次蟲沖种躬躬次雄次功蒙叢次聰是也幾韻本自同用者先後亦不拘如先以五支之支屁次以六脂之篩次以五支之篪虧規兒漸差窺窺筐搖隋隨羈覊秖卑禕次以七之之辭辭辭茲次以六

脂之者夔夔鴟鴞次以七之之盬醫次以六脂之私雉次以七之之淄次以六脂之尼次以七之之嵫箆貍貍次以六脂之夷龜次以五支之哀次以七之之基碁次以五支之丕平次以七之之絲疑貽詒次以六脂之齎是也鄭漁仲音略內外轉四十三圖以覃談咸銜豔添嚴凡列陽唐之前蒸登列侵之後與千祿字書同錯記文策韻譜上平聲痕部并入魂部下平聲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夏竦古文四聲韻亦有宣部

廿三先廿四仙

吳彩鸞書切韻廿三先廿四仙見雲煙過眼錄鶴壽案周密所載迴異據魏了翁跋吳彩鸞唐韻其次第與千祿字書同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又云今韻降覃說于侵後降蒸登于青後升藥鐸于陌麥昔之前置職德于錫緝之閒是彩鸞本亦同類本次第也又彩鸞別出移韆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徐同今別夏竦古文四聲韻亦有此部彩鸞于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渢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

應姓平仄皆可用

應姓應字平仄皆可用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陸德明宋庠皆無音黃公紹韻會于蒸部應字注云人姓陰時夫韻府于徑部應字亦注云人姓猶枚乘乘字李太白作平聲讀律詩云八月枚乘筆杜子美作仄聲讀律詩云枚乘文章古是也

文殷吻隱問炖

朱彝尊廣韻敘云廣韻源于陸灋言切韻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者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六部未之紊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幷爲一百七韻于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炖于問盡乖唐人之官韻襲嵓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刋之淮陰一仍明內庫鏤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盡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士俊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鋟本益以藏書家所傳鈔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潘耒敘云韻本乎聲聲之自出有脣吞齒牙喉之異有輕重清濁陰陽之殊其播爲音也有宮商角徵羽之辨昔人精于審音條分縷析如冬鍾必分爲二支脂之必分爲三刪山先仙必分爲四豈好爲繁瑣哉亦本其自然之音使各得其所而已後世讀字失其本音不曉分韻之故遂舉而幷省之使古音之相近而不相侵者雜然混而爲一失莫甚焉賴有此書而景初立韻之部分犁然具在蓋自陸濛言等數人斟酌古今南北勒成一書歷代增修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名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與九經同頒無敢出入宋末元初始加改幷名爲幷其所通用實則非通而幷且闌入他韻者多矣今學詩者必宗唐

宋而用韻不從唐宋其可乎從此書所標之通用者韻
固未嘗狹也而無譌濫之失不亦善乎先師顧亭林深
明音學憫學者泥今而昧古實始表章此書刻之然其
所見乃內府刊本久而覺其不完作後敘以志遺憾今印本并後敘逸去近歲来始見宋鋟本于崑山徐相國家借錄以
歸張子士俊得舊刻于毛氏而缺其一帙余乃畀以寫
本精加校讎梓之行世愚謂朱潘之敘皆詳雅然其言
則有不可解者朱言諸家各有增加部分無改劉淵始
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焮于問今張刻既悉仍景德祥
符之舊而上乎聲文第二十欣第十一文下注云欣同

用上聲吻第十八隱第十九吻下注云隱同用惟去聲
問第二十三焮第二十四皆注獨用為異曹刻同然頓
刻則二十文獨用二十一殷獨用其上聲目錄十八吻
十九隱吻注隱同用李因篤曰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各
自為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此目錄乃云同
用誤其去聲二十三問二十四焮各注獨用然則廣韻
之文殷吻隱問焮不通甚明惟集韻平聲文第二十無
分切欣第十一許斤切文下注與欣通上聲吻第十八
武粉切隱第十九倚謹切吻下注與隱通而去聲問第
二十三文運切焮第二十四香靳切問下注與焮通遂
改其舊宋版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歐陽德隆禮部
韻略押韻釋疑與集韻一概皆同予見宋版而未及詳
校然就今張曹諸刻正以顧刻廣韻係宋眞宗景德四
年丁未刊正摹印大中祥符元年戊申特賜名大宋重
修廣韻而文欣吻隱之通安在復景德祥符舊規邵子
湘目錄明言文殷各獨用合為一韻始自景祐集韻是
仁宗景祐四年修定張曹刻其不合于景德祥符顯然
子湘言文殷宋韻誤幷此何待言特其誤不始自平水
若廣韻則注文獨用殷亦獨用殷即欣不以文害辭子湘言之鑿
鑿廣韻文所吻隱同用者迴非景德祥符之舊出後人

妄改也鶴壽案張氏曹氏重刻廣韻可謂好古之士但
失于檢點仍沿俗本未將文欣同用吻隱同用改正為獨用耳先生襲朱潘二公之敘而駁之謂大不
合乎景德祥符之舊但竹垞所謂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刻為既刪學林所刻則不有此亦何
後已者嘉士俊所刻得全注本非知學林之同用直至仁宗時從賈昌朝請始有之則眞宗時必不
本耳不在同用獨用也且文欣吻隱待言廟亭林音論曰唐時二十一殷雖云獨用而字少
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于眞韻中閒一用之如杜甫崔氏東山草堂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谷李滁州二
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又絕無通殷者合為一韻始于景祐去聲問欣亦然惟上聲
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則各自為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
平李子德因篤以為目錄誤再攷唐人如李白寄韋六以隱韻字同軫孫逖登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
薄用其不與吻同用明矣戴東原曰顧氏之辨甚詳後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韻文下注欣同用吻下注與隱通而去聲問第二十三文下注云獨用友人如李白寄韋六
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祐禮部韻略頒行後塗改之本也

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男進士居正校勘進于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歐陽德隆禮部韻略押韻釋疑成于紹定三年庚寅郭守正參校改訂則在景定五年甲子予雖未得見景祐四年頒行禮部韻略而毛氏歐陽氏書則見之部分無改依然集韻之舊也且禮部韻略與集韻同出仁宗景祐四年所修邵氏云當時雖有廣韻集韻二書而廣韻多奇字集韻苦浩繁不甚通行惟禮韻嵓爲科舉設每出入一字必經兩省看詳禮部須下諸家皆仍禮韻而增損之此說甚確禮韻改殷爲欣文欣吻隱同用與集韻不殊而廣韻安得與之相同必係後人妄改或謂唐韻二十文獨用二十一殷係後人妄改或謂唐韻二十文獨用二十一殷爲太祖之父宣祖諱宏殷改爲欣卽變稱與文同用唐韻敬第四十三映在敬部以敬爲太祖之祖翼祖諱改爲映則通用起于景德亦未可知鴻壽案許親東齊紀事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王應麟玉海景祐中直講貢昌朝請修其窄韻略部部韻略并何部今以廣韻集韻目錄參改用之兩書皆不言所改者隱與吻同用嫩與問同用乃知所謂改用廢與物同用凡與咸銜與陷鑑同用儼與釅同用范與豏檻同用醓與豔梵與乏與洽狎同用宋韻異於唐韻自此始後來平水韻特因其同用之部而合之竝非有所改易

唐時殷雖注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每于眞韻閒一用之如李白對雪餞任城六父惜別空殷勤杜甫崔氏東山草堂飯煮青泥坊底芹贈王侍御稍稍息勞筋韋應物送劉評事一醉且歡欣獨孤及送義烏韋明府安辭簿領勤荅李滁州憶玉潭新居馬首敢辭勤顏眞卿送耿湋拾遺臨水最殷勤陸龜蒙奉和寄懷南陽潤卿惟種南塘一畝芹殷韻中字雜入眞韻者甚多而文則終不相通卽東坡常潤道中有懷錢唐寄述古泮宮欲采魯侯芹亦與身春人民叶也沈歸愚杜律偶評乃以飯煮青泥坊底芹爲蓴字之誤攷水經注泥水歷嶢柳城南魏置青泥軍于城內俗亦謂之青泥城長安志青泥驛在縣郭下此地乃有蓴菜乎厲鶚樊榭山房續集二月十三日兩中書事全首用二十文韻而末一韻用勤字

寒歡

凡字之爲部首者尤覺顯著故集韻以二十一殷改爲欣退殷居第二鈕然其下仍出殷字二十五寒二十六桓寒下注與桓通禮韻改桓爲歡避欽宗諱而其下遂不出桓字竟刪去一韻毛晃歐陽德隆同

新添類隔

每卷下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數字鶴壽案類隔更音和切如它倣此何切今託何切編方類切今卑類切是也

二儜

廣韻下平聲先第一仙第二而集韻及禮韻改二儜爲部首以仙爲第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五支

廣韻下平聲宵第四肴第五而集韻及禮韻改五爻爲部首以肴爲第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鹽添咸銜嚴凡

廣韻下平聲鹽第二十四添第二十五鹽下注添同用咸第二十六銜編　卷三十五　士　世楷堂藏板

咸第二十六銜第二十七咸下注銜同用嚴第二十八凡第二十九嚴下注凡同用而集韻鹽第二十四下改沾爲部首第二十五以添爲第二字嚴第二十六咸第二十七銜第二十八凡第二十九鹽下改注與沾嚴通咸下改注與銜凡通禮韻仍廣韻之舊仍以添爲部首而鹽下注與添嚴通咸下注與銜凡通則與集韻無異毛晃歐陽德隆同夫一廣韻也本係鹽添一韻咸銜一韻嚴凡一韻蓋晚唐人用韻始稍雜嚴凡一韻蓋晚唐人用韻始稍雜鶴壽案若以古音而論不但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可與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幷與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亦可以同用昌黎望秋作偶然不及嚴凡耳少陵詩用咸銜及嚴凡而押帆字當有以也

朱竹垞戲效香奩體二十六韻用咸銜韻而中雜以嵌凡帆颿嚴竝入嚴凡蓋俗學蔽錮賢者不免但此詩專以險仄之韻見長似不宜泛濫如此其次第亦大變深心好古之士所當力矯其失而一以廣韻爲主鶴壽案禮韻所以升嚴爲二十六者以便與鹽添同用降咸爲二十七銜爲二十八者以便與凡同用豈有他哉

廣韻咸銜同用嚴凡同用試觀昌黎酬司門盧世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一篇雖係七言古風然因難見巧用咸銜至十五韻而無一韻雜入嚴凡可見唐人咸與銜同用不與凡同用而凡自與嚴同用界限甚分明也惟少陵魏將軍歌七言古詩連用咸銜四韻至第五韻則入帆以其韻將轉而變至李商隱隋宮詞七言絕句云乘輿來游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用嚴凡韻雜咸銜一韻溫庭筠老君廟七言律云紫氣氤氳捧半巖蓮峯仙掌共巉巉廟前晚色臨寒水天外斜陽帶遠帆百二關山扶玉座五千文字閟瑤緘自憐金骨無人識知有飛龜在石函用咸銜韻雜嚴凡一韻蓋晚唐人用韻始稍雜鶴壽案若以古音而論不但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可與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幷與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亦可以同用昌黎望秋作偶然不及嚴凡耳少陵詩用咸銜及嚴凡而押帆字當有以也

銜編　卷三十五　圭　世楷堂藏板

迴拯等徑證嶝

廣韻上聲梗第三十八耿第三十九靜第四十梗下注耿靜同用迥第四十一下注獨用拯第四十二等第四十三拯下注等同用去聲映第四十四勁第四十五映下注諍勁同用徑第四十六下注獨用證第四十七嶝第四十八證下注嶝同用集韻禮韻自梗以下映以下各韻除映敬嬰改外餘皆與廣韻同而集韻于拯下且注云蒸之上聲拯等既蒸之上聲則迥爲青之上聲證嶝爲蒸之去聲徑爲青之去聲蒸登既不通庚耕清青等則拯等證嶝安可與迥徑通乃黃公紹遂合證嶝于徑陰時夫合拯等于迥矣鶴壽案劉淵并四十七證四十八嶝于四十六徑既與禮部韻略乖違陰時夫復并四十八拯四十三等于四十一迥不但蒸拯證職四聲關其上去且聲類隔絕等韻之學于此分梗曾二攝而上白二百篇下迄宋淳祐前無有混而同之者

五十二儼

廣韻上聲炎第五十忝第五十一儼第五十二琰下注忝儼同用集韻同而禮韻則改爲五十二广以儼爲第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隊代廢

廣韻去聲隊第十八代第十九廢第二十隊下注代同用廢下注獨用張曹刻同顧刻隊與代廢同用集韻與二十廢通不與十九代通而代自與禮韻同毛晃歐陽德隆竝同當以顧刻爲是鶴壽案各本隊下注代同用顧刻非是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沚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字二十二

映敬屢改

廣韻映第四十三敬在第二紐爲字不成顧曹刻敬字成集韻與廣韻同敬亦爲字不成毛晃敬在第四十三敬在映在第二紐敬爲字成歐陽德隆映在第四十三敬在第十四紐爲字成黃公紹韻會又以敬爲部首陰時夫亦然此二韻者屢屢遷改總因敬爲太祖祖翼祖廟諱不可解者一毛晃之不遷之故而顧曹刻與張刻參差不可解者四公紹等仍改敬爲部首因其用字母爲前後改或因時代已遠而歐陽德隆郭守正更遠何反遷之不可解者一同一遷也敬在第二紐足矣何遷至十四可爬梳此紕謬之尤者至集韻改爲驗第五十七以釅爲第二字豔下注與梶驗通餘略同禮韻卻仍廣韻之舊毛晃歐陽德隆同鶴壽案隋陸法言所傳者乃毛晃增修亘注與廣韻頗有不同廣韻上平聲二十一殷二十文獨用二十一殷獨用今二十文與欣通廣韻二十一欣廣韻十四鹽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今升嚴爲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今升嚴爲二十六咸二十七銜爲二十八與凡同三韻今通爲兩韻廣韻上聲十八吻獨用十九隱獨用今十八吻與隱通廣韻去聲二十獨用今二十三問與焮通廣韻入聲八物與迄通廣韻三十帖與業帖同用降洽爲三十二狎同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同與業帖同用降洽爲三十二狎同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同用廣韻毛晃增修禮部韻略

復以敬字爲部首而映字退居第二紐其書雖在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表進然本朝諱豈有不避之理或係後人據唐韻改易之耳至于歐陽德隆之書成于景定三年郭守正之書成于理宗紹定五年其以映字爲部首此亦仍廣韻集韻之舊惟敬字不缺末筆而退居第十四紐此誠不可解者古今韻會熊忠誤韻府葦玉陰時夫誤皆是元人或依唐韻以敬爲部首或依廣韻以映爲部首無不可也

豔梶釅陷鑑梵

廣韻去聲豔第五十五梶第五十六釅第五十七豔下注梶釅同用陷第五十八鑑第五十九梵第六十陷下注鑑梵同用釅第五十七豔下注梶釅同用陷第五十八鑑第五十九梵第六十鑑下注梵同用其書中卻五十五豔梶又云鑑同用陷第五十八矣下不注同用獨用鑑第五十九梵第六十鑑下注梵同用五十七釅梵同用五十八陷鑑同用紕紛錯互不可爬梳此紕謬之尤者至集韻改爲驗第五十七以釅爲第二字豔下注與梶驗通餘略同禮韻卻仍廣韻之舊毛晃歐陽德隆同鶴壽案隋陸法言所傳者乃毛晃增修亘注與廣韻頗有不同廣韻上平聲二十一殷二十文獨用二十一殷獨用今二十文與欣通廣韻二十一欣廣韻十四鹽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今升嚴爲二十六咸二十七銜爲二十八與凡同三韻今通爲兩韻廣韻上聲十八吻獨用十九隱獨用今十八吻與隱通廣韻去聲二十獨用今二十三問與焮通廣韻入聲八物與迄通廣韻三十帖與業帖同用降洽爲三十二狎同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同與業帖同用降洽爲三十二狎同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同用廣韻毛晃增修禮部韻略

十三敬宋真宗以舉人用韻多與認敬中亞邱雍重定切韻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例頒行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敬字爲翼祖廟諱則頒行之時早已缺其末筆退居第二紐而以映字爲部首張刻仍宋本之舊頒刻係明內府本故敬字成曹刻亦後來本也仁宗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誤集韻實元二年九月書成十一日進呈頒行部首缺筆悉依廣韻毛晃增修禮部韻略

韻以六韻通爲三
韻今通爲兩韻

一書中彼此互異

更可怪者曹刻廣韻平上去目錄與顧張同獨入聲其
與某同用改爲與某通一書之中彼此互異張刻後附
雙聲疊韻法等條顧曹刻無看來曹刻不及張刻張刻
不如顧刻惟字下注顧獨少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
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顧
刻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
一字注刪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正文亦少二百
九十二言顧隨所見聞決其刪去識于卷末以志遺憾

惟顧言十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則戊字
下注本無張曹刻同鶴壽案玉篇爲字書後人于其卷
末附五音聲論及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況廣韻爲韻書末附雙聲疊韻諸條必係相傳之本如此張氏仍之而顧曹所見本或無之耳雙聲疊韻章灼良切章略切先雙聲後疊韻章灼良略是雙聲者如平聲章良是疊韻正紐入聲爲首到紐平聲爲首雙聲入聲爲首是也又有辨字五音法脣聲重脣歷齒聲陟珍牙聲迦佉喉聲翳珍陳爲輕清之異辰爲重濁之類此皆有關于音韻故附在卷末孫愐所謂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于古人耳張曹所刻廣韻係大中祥符四年陳彭年等所誤其注加詳而祥符以前別有原本注文簡要顧氏所刻者或即其本故字數獨少朱竹垞以爲明內庫鏤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恐不其然

物迄

顧張刻廣韻入聲物第八注獨用迄第九注獨用曹刻
物下改與迄通集韻改爲勿第八文弗切降物居第二
字又于勿下注與迄通禮韻毛晃歐陽德隆及韻會與
集韻同陰時夫仍舊爲物

葉帖洽狎業乏

廣韻入聲葉第二十九帖第三十葉下注帖同用洽第
三十一狎第三十二洽下注狎同用業第三十三乏第
三十四業下注乏同用集韻葉第二十九帖第三十業
第三十一葉下注與帖業通洽第三十二狎第三十三
三十二狎通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天禧中皆然此舊韻也仁宗初詔丁度等誤定集韻于是移業爲第三十一洽爲第三十二而以狎乏附之此今韻也今案據此則諸韻部分之升降皆定于景祐四年集韻與禮部韻略相同

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毛晃者本未識字讀書而好爲議論即如註字說文言部竝無賈公彥儀禮疏注者注義于經下若水之注物而此書皆作註開首標題已誤如此其餘可知晃言今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自元祐五年博士孫諤陳乞添

收僅得一二至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補輯所增不廣尚多闕遺如群之爲聲効之爲效三復三思純帛純束無所收附以至饔餼之饔惟辟之辟采薺之薺唯幾之唯脊令之令渠搜之搜摳衣之摳總統之統鼓擊之鼓迨及之迨餅餌之餅仁知之知會計之會寀地之寀膾軒之軒孫順之孫美目之盼六鑿之鑿表貉之貉貉重穆之穆催趨之趨鞮鞻之鞮蔡放之蔡撤去之撤足躩之躩件佰之佰血脈之脈勑天之勑諸如此類韻既不收人不敢用或此有而彼無或此圖而彼否或收一而遺二或略要而泛存或同出一韻而不圖者若痠痤杻杽之類是也或各傳兩韻而不圖者若龍龐祁祁之類是也或本有其字棄此而收彼者若銕爲嶋峽之峽欯爲傾欯之欯爲擊毆之毆襘爲衣襘之襘執鋭之爲執鈗是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重以言語有五方之異呼吸有輕重之殊吳楚傷于輕浮燕冀失于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河北取韻尤遠魯魚一惑涇渭同流點畫偏旁尤多訛舛若乃蘧蘧空宜倉倉番番戠戠富富堇堇之差俗所常用其失未遠至如支攴毋母殳殺美本本商商舀舀少小疋正臼臼玉王之異闖戶闢戶之爲丆丿丿月月之不同戍戌戊戉之不類毫釐小誤其義遂殊

廣韻以武移反渺瀰之瀰以房脂反輔毗之毗以符鄙反皮革之皮陸德明以丁丈反長幼之長以布內反悖禮之悖以丁角反樸斲之斲至于音訓差誤未易槩舉士不精攷雷同從之或遷就傳會易以佗字如禮部貢院所差試官員數校多尚可討論卽方州小郡秋舉試官不過三四人員既不多書亦罕備至有文理優長援引深邃者或以疑似暗行黜落以爲與其取之有疑安若黜之無罪臣每觀此爲之大息故以十年之力增修四聲之譜紬其端緒貫穿經傳貳以古今字書諸儒音釋互加攷證凡九經子史倉雅方言中遺漏要字定其可否參入逐韻凡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正四百八十一字筆畫有害于義者悉正之反切有礙于音者悉易之或一字數音傍韻失收者亦皆增入元不圈者悉圈之有字同義同同在通用之內其音雖異而不可雙押者或舉其重或存其一有同音互用字異而元有圈者去之仍于字下互注音切及諸義訓辯釋疑似訂正是非庶令新學士子開卷曉然不至誤用主司攷校亦無所疑晁言就中豈無小益然鉤爬析亂冰碎毛裂學識不精枉自嘵嘵饒舌可厭極

矣卽如東與東如何分別而爲加圈書中如此者甚多
恫字注云痛也說文作俑攷說文人部侗字注大皃詩
曰神罔時侗他紅切俑痛也他紅切恫痛也他紅切此
字毛鄭皆訓痛而說文引詩在侗下不在俑下疑當爲
大痛各從其家法毛晃妄言說文作俑檧字注云養獸
檻也牢也元有圈今正所謂元有圈今正實不可解既
有朦字公然增入朦字既有總字公然增入摠字又沖
字下增入沖字注云同上引詩鑿冰沖沖仌冰攷唐開
成石經鑿冰沖沖仌水竝不仌穴隨口妄造但求字多
其妄一至于此癰字注病也亦作瘬又增入瘬字幷有

重增之字如東韻內增濃字云奴同反其敢于刱說肆
無檢制如是卽一韻觀之餘可類推鶴壽案有景德韻
部韻略有大宋重修廣韻而後有寶元集韻宋真宗景
德四年龍圖待制陳彭年邱雍等承詔詳定考試聲韻誤韻略
五卷綸等以毀中丞卽雍所定條例參定崇文總目曰雍獨用例及新
定條例參定崇文總目曰雍所定切韻同用例及新
字備禮部科試是時無禮部韻略之稱其書但名韻略
與所校定切韻同曰頒行明年切韻改賜新名廣韻而
廣韻韻略爲景德祥符詔詳略二書至仁宗景祐元年
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洙刋修廣韻韻略命
祁戩等言多疑混字舉人誤用故也
和制丁度李淑詳定祁等言多疑混字舉人誤用故也
四年以丁度所修韻略五卷頒行改稱禮部韻略景祐
初宋祁鄭戩諫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邱雍等景德末
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刋定卽詔祁戩與賈昌
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
而集韻禮部韻略爲景祐寶元閒詳略二書其同用獨
用例非復切韻之舊次第亦稍有改移矣初賈昌朝言
韻略多無訓釋疑是聲重疊字舉人誤用故詔度等刋

定窄韻十三處許附近通用混聲重聲具爲解注若宗
元祐五年太學博士孫諤等言韻有一字一義而兩音
者有合用而私相傳爲當避者有合押而禮部韻或不
收者請附入韻略高宗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
補輯尚多闕遺三十二年毛晃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原本九千五百九十字除晃所增外其于居正復增一
千四百有二字十四年知榮州楊樸上禮部韻拈遺

韻會韻府從略

若韻會之更亂音紐次敍別爲前後者其先後既不可
復尋小小異同固無庸備言卽韻府既遵改幷亦可從
略鶴壽案古今韻會三十卷元熊忠誤楊愼以爲黃公
紹作非也先是金韓道昭誤五音集韻十五卷所收

之字采諸廣韻集韻幷舊韻二百六部爲一百六十部
改舊韻之字紐以三十六母分爲四等配隸以爲見溪
羣疑牙音也端透定泥舌頭音也知徹澄孃舌上音也
幫滂並明重脣音也非敷奉微輕脣音也精清從心邪
齒頭音也照穿牀審禪正齒音也曉匣影淺喉音也喻
深喉音也來日半徵半商音也熊忠之書字紐用韓道
昭例部分用平水韻合幷之例而古韻書之門目次第
于是盡變載東原曰經傳字音漢儒箋注但曰讀如某
魏孫炎始作反語厥後攷經論韻踵相師法雖孫氏以
前未嘗有然言詞緩急矢口得聲如蔑蔡爲茨奈何爲
那之焉爲旃者與爲諸之於爲諸之類反語之法適與
合宋元以來競謂反切之學起于釋神珙唐西域三

十六字母于中土珙之反紐圖今俱存其人在唐憲宗
元和以後其圖祖述沈約遠距反語之興已六七百載
而字母三十六定于釋守溫又在珙後故唐人書絕不
聞語涉字母宋中葉始盛傳其次第先後各殊凡所分
脣齶喉古牙及傳會宮商角徵羽徒牽異反切之興
本于徐言疾言雙聲疊韻學者但講求雙聲不言字母
可也韻府羣玉二十卷不
過兎園册子何足道哉

每韻款式顧刻與張曹不同

顧刻廣韻每韻皆別爲一行隔斷書之但獨用者則然

一東下注云獨用若同用者則不別爲一行惟于二冬下注云鍾同用此下提行起云云而其下加一圈然後繼之以鍾後仿此于平列之中寓判別之道多少分明顧自言不敢添改一字則此必悉仍宋版李因篤云各自爲部不相連屬下注獨用是也張刻一槩混載俱用提行另起惟卷首目錄注獨用同用字曹刻第一行一東照顧刻例其餘獨用同用者一槩俱用提行另起二冬既用二〇冬注鍾同用矣下又以冬字重起此下同用之鍾字別爲魚尾文〇下出鍾字不似部首之複用冬字此皆非宋本規模必係張曹別加更定遠不如顧刻之精

世楷堂藏板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邵子湘云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宋淳佑閒江北平水劉淵增修韻目元二百六部不知的起何時大較隋唐以來有之其獨用同用字或是唐人注以便聲律之用平水劉氏始盡并同用之韻爲一百七部愚謂淳祐作淳佑子湘誤也劉淵書稱壬子新刊壬子淳祐十二年理宗在位之二十八年此在紹定之後景定之前歐陽氏書不過發明禮部韻略其分部仍二百有六劉淵雖并之特以便于窗下私用之本而官韻二百六部仍不能改故理宗末年重校押韻釋疑者不改其舊未嘗從劉淵也鶴壽葊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宋歐陽德隆誤郭守正增修是書爲禮部韻略而作乃仍二百六部之舊

以上所改自謂得之乙卯冬閒有黃堯圃買得元刻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其紙略云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檻新韻見頤菴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嗇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讎又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于舊本遠矣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雲閒許古道眞書于嵩郡隱

世楷堂藏板

者之中和軒有印記云大德丙午重刻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此敘文理荒謬不通固無足責但此書如果係并合二百六以爲一百七則敘文正當發揮其義乃一字不提中閒禮部韻及私韻兩言是爲喫緊着目語所刻仍自居于私要之竝不言其并合也書籍大約是開書坊之人貴于舊本大約是勝于舊之意所最可怪者劉淵書刻于淳祐壬子而此書乃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所刻先于淳祐壬子二十一年若然是劉襲王非王襲劉也元大德丙午又在其後七十七年而其在平水則同中和軒乃在嵩郡與平水相去數百里而平水

王宅亦稱中和軒種種錯誤予未見元刻但從友人傳鈔一二姑識于此（略）

字續降一百六十三字續降一百十三字補遺六十一字毛氏增一千七百十六字而毛晃自謂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公紹之言誤也先生謂許道眞之敘文理荒謬不信其事錢竹汀則云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注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黃公紹古今韻會始并爲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并韻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晃增修禮部韻略每韻所增之字于毛云毛氏韻于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余嘗于吳門黃考廉丕烈齋頭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閒許古敘乃知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誤後題正大六年已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人也已丑在壬子前二十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窻見文郁書刊之江北而去其敘故公紹以爲劉氏書也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拯等入迴韻今攷文郁韻上聲拯等已并于迴韻則亦不始于時夫矣

藏板　世楷堂

元版古今韻會舉要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有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劉辰翁敘成宗大德元年丁酉熊忠敘文宗至順三年壬申余謙敘順帝元統三年乙亥孛术魯翀敘又有書坊陳宗禁約翻刻告白一通此書全以三十六字母爲主劉辰翁敘謂吾夫子之教不能過跋提河一步者以字不以聲也此等邪說殊爲可惡隋書已有婆羅門書爲之先導矣自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出官韻仍不改首先遵用者韻會也其韻例云舊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聲凡二百六韻今依平水韻并通用之韻爲一百七韻又云舊韻上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然舊韻所定不無可議如支脂之佳皆山刪先僊尊談本同一音而誤加釐析如東冬魚虞清青至隔韻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并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然韻會自謂爲韻學而作東冠以公冬冠以攻原非爲場屋應舉而設則置而不論可矣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沚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地一

尚書禹貢導山

禹貢導岍及岐至至于敷淺原僞孔分十二節此皆言導山也古本隧落鄭注涸零首節僞孔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疏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今更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此非鄭康

成義鄭曰四列導岍爲陰列導嶓爲陽列嶓冢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案鄭云四列者鄭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爲陰列云云者西北爲陰東南爲陽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本史記天官書今鄭此注所分岍山西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正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曰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馬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荆山南條荆山有北有南有中可知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并爲一條恐不如鄭義長也據鄭義則傳疏不可用矣且如前一段歷敘諸山至至于碣石而云入于海傳曰此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疏曰云此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沇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滱易近恒山碣石之類也案傳

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導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旁水與鄭異觀經言逾于河又云過九江自是言山之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過之天文志云尾沒于勃海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爲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于此故云入非言水入傳非是疏附會爲漳潞諸水皆非也且導山諸節所舉之山在平陸距水次絶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者知馬鄭古注不可易也又如西傾朱圉鳥鼠傳于西傾朱圉牽引積石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西傾朱圉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爲河所經又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

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爲治渭何不憚煩耶若依鄭馬以山脈言則非爲治山旁之水何須妄引總因僞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創新說遂生支蔓或強作葛藤尤贅說也又鳥鼠在渭源朱圉在伏羌若從傳爲治山旁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或遂疑經文誤倒亦是惑于導山卽所以導水之故耳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紛紛不一是朱圉山脈絲亘于伏羌西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耶

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爲村落中一小山亦非又如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愚謂治山旁水一語便已了然何勞複舉只因晉初眞書已亾皇甫謐一輩人造僞古文增多二十五篇幷造僞孔傳無柰鄭注入人已深恨不遂條陳皆與立異而勢不能若此導山改作治山旁水自矜創獲遂不覺言之重累至此試思如陪尾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竝不經此山則經自據山脈言之何得云舉施功之山列所治水于下耶凡治水施功之次先下流不先上源九州之次由東及西者以九州之次卽治水施功之次也今導山則皆由西而東明係指山脈言若云治山旁水則是施功先上源矣豈可通也

鶴壽案山以石爲體其首尾脈絡之自西南而東北乃出于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然則禹貢所謂導山原從導水起見也禹貢云敷土隨山刊木鄭注云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經但言敷土而鄭必言布治水土者明導山專爲導水也謂望觀所當治非卽望觀水道邪平地不能遠觀登高可以四望禹當日每至一州必先擇其山之最高大者刊木通道登而望之以見某水當治然後鳩衆施功是導山未有不爲導水也不然如先生所云導山之首尾脈絡獨不思山爲定體其首尾脈絡自開闔以來已一定不移非如水之流行不定有壅塞橫決之患可以疏而通之者也禹雖通神豈能使其首之在隴蜀其尾之沒勃碣者有所變更哉卽其中間脈絡綿亘大者登之以審一方之形勢而不論其山旁之有水無水僞孔傳于導山諸節釋以治山通水于事甚合唯正義必云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而幷舉某水在某山旁以實之遂至授先生以口實矣至禹導山之次第亦必自東而西首冀次流以訖于雍及至水患既平之後史官紀事從頭至尾乃就山之首尾脈絡而云導岍及岐至于敷淺原猶之治水自冀次流以訖于雍先散見于各州又總敘于篇末則云導河積石又東北入于河耳不然九州大矣禹豈道西巡行一徧導山又自西而東巡行一徧哉

禹貢九州

禹貢冀州鄭曰兩河閒曰冀州案兩河閒曰冀州者兩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東西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爲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

過洛汭爲南河至大伾北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海爲東河然則東河之西西河之東爲冀州惟言兩河閒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鶴壽案欲改一

州之界限必先定其四至而後及其八到先生所著尚書後案于禹貢九州之界限未能言之鑿今爲補改于左冀州東以大陸爲界道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澤在北蓋自昌黎始碣石與青分界漢志鉅鹿縣大陸澤在北蓋自樂亭至寧河沿逆河北岸自天津至內黃沿大河西北岸至濬縣止河折而東北也南以孟津爲界道河云東至于孟津蓋自濬縣始河與沇分界自汲縣至沿河北岸至永濟止河折而東也西以壺口爲界冀州云壺口漢志北屈縣壺口山在西南蓋自永濟始河與豫分界自臨晉至河曲沿河東岸至偏關止河自此入塞也北以雁門爲界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鄭注禹由碣石西北行盡冀州之境北山經碣石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門之山蓋自偏關始河與雍分界自平魯至盧龍據雁門東西相望至昌黎至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鶴壽案沇州東北以勃海爲界道河云同爲逆河入于海史記漢志作勃海西岸北就今天津言之蓋自天津始河與冀分界自靜海至利津沿北爲界道沇水云至樂安止沛自此入青也東南以沛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漢志沇水東至琅槐入海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至東阿沿沛西北入雷澤爲界沇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相望至昌黎至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荷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沁後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鶴壽案沇州東北以勃海爲界道河云同爲逆河入于海史記漢志作勃海西岸北就今天津言之蓋自天津始河與冀分界自靜海至利津沿北爲界道沇水云至樂安止沛自此入青也東南以沛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漢志沇水東至琅槐入海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至東阿沿沛西北入雷澤爲界沇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相望至昌黎至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荷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沁後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鶴壽案沇州東北以勃海爲界道河云同爲逆河入于海史記漢志作勃海西岸北就今天津言之蓋自天津始河與冀分界自靜海至利津沿北爲界道沇水云至樂安止沛自此入青也東南以沛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漢志沇水東至琅槐入海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至東阿沿沛西北入雷澤爲界沇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相望至昌黎至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鶴壽案沇州東北以勃海爲界道河云同爲逆河入于海史記漢志作勃海西岸北就今天津言之蓋自天津始河與冀分界自靜海至利津沿北爲界道沇水云至樂安止沛自此入青也東南以沛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漢志沇水東至琅槐入海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至東阿沿沛西北入雷澤爲界沇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相望至昌黎至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荷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沁後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鶴壽案沇州東北以勃海爲界道河云同爲逆河入于海史記漢志作勃海西岸北就今天津言之蓋自天津始河與冀分界自靜海至利津沿北爲界道沇水云至樂安止沛自此入青也東南以沛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漢志沇水東至琅槐入海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至東阿沿沛西北入雷澤爲界沇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相望至昌黎

相望至延津止河自此東北也西北以九河爲界沇州云九河既道鄭注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蓋自延津始河與冀分界自滑縣至靜海沿河東岸至天津止其東逆河已淪于海也

海岱惟青州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案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年傳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此疏云營州卽青州地彼從西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也

云自海西至岱也鶴壽案青州東北以濰水爲界禹貢濰淄其道疏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水經濰水出衛氏東注勃海蓋自撫寧始其西南卽冀州碣石自臨渝至廣寧據濰以西自開元至海城據濰以東之東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至東阿沿沛西北入雷澤爲界沇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相望至昌黎至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鶴壽案沇州東北以勃海爲界道河云同爲逆河入于海史記漢志作勃海西岸北就今天津言之蓋自天津始河與冀分界自靜海至利津沿北爲界道沇水云至樂安止沛自此入青也東南以沛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漢志沇水東至琅槐入海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至東阿沿沛西北入雷澤爲界沇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相望至昌黎

自蓋平至寧海沿勃海東岸越海岸也東南以琅邪爲界海內東經琅邪臺在勃海之東蓋自壽光始海與沇分界自濰南岸自文登至膠州沿東海北岸至諸城止琅邪所在也西南以岱山爲界青州云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漢志博縣岱山在西北蓋自諸城始琅邪與徐分界其西莒州淮水所出之屋山所在自安邱至平陰據岱山東西相望至東阿止其南卽徐州東原也西北以沛南東邱絶鉅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沛水經沛水出共山南東邱西北以沛南爲界野澤注勃海蓋自東阿始沛與沇分界自平陰至樂安沿沛南岸越海至濰寧止與樂安對岸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案蒙上海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于青州既言東自海西至岱則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西鶴壽案徐州東以羽山爲界徐州云蒙羽其藪漢志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蓋自日照始其東北卽青州琅琊自競臨至海州沿東海西岸至安東北淮所經也南

以淮北爲界道淮云東入于海漢志淮水至淮浦入海
袤自安東始淮與揚分界自山陽至鳳陽沿淮北岸至
懷遠止淮折而東也西以大野爲界徐州云大野既豬
漢志鉅野澤在北蓋自懷遠始淮自此再東自
宿州至嘉祥據荷水東南與西北相望其北鉅野大野
所在至鄆城止其西南即豫州荷澤也北以東原爲界
徐州云東原底平鄭注今東平郡即東原蓋自鄆城始
與豫州荷澤分界其北東平東原所在自泰安至莒州
與青州岱山南麓相距至日照止其東北即青州琅邪也

淮海惟揚州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案海
岸雖自東北迤而南篇末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
海皆主東言故鄭云至海以東也鶴壽案揚州東以震
底定震澤東二百餘里即海岸蓋自阜寧始淮與徐分
界自鹽城至福鼎沿東海西岸至霞浦止海折而西南
也南以海北爲界海內南經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
水經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注江海北謂揚州東南陽蓋
澤爲界揚州云彭蠡爲界揚州云彭蠡既豬水經注贛水總納十川俱注
于彭蠡蓋自崇義始聶都與荊分界自大庾至南昌沿
贛江東岸自新建至六安據彭蠡南北相望至霍邱止
其北即淮也北以金山爲界自霍邱始淮與豫分界自壽
山在淮水東岸蓋自霍邱始淮與豫分界自壽
州至山陽沿淮南岸至阜寧止淮自此入海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鄭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陽
自霞浦始與東海分界自寧德至潮陽沿南海北岸自
揭陽至大庾舉山綿亘至崇義止聶都所在也西以彭
蠡爲界揚州云彭蠡既豬水經注贛水總納十川俱注
于彭蠡蓋自崇義始聶都與荊分界自大庾至南昌沿
贛江東岸自新建至六安據彭蠡南北相望至霍邱止
其北即淮也北以金山爲界自霍邱始淮與豫分界自壽
山在淮水東岸蓋自霍邱始淮與豫分界自壽
州至山陽沿淮南岸至阜寧止淮自此入海也

世楷堂藏板

案地理志禹貢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
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荊山本
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鄭
意荊州北界起自荊山不越荊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
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鶴壽案荊州東以華陽爲界禹貢疏梁州東據華山
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蓋自雍南始與雍州華山分界自商州至竹山皆在華山之陽至巫山止江自此出
峽也南以黑水爲界書古文訓梁州南距黑水今澧水

九水入彭蠡澤蓋自固始始淮與揚分界自商城至黃
梅南值九江自德化至大庾沿九江西岸至崇義止其
南即揚州聶都也南以衡陽爲界禹貢疏荊州南過衡
山顏籀謂五嶺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蓋自崇義始
與揚聶都分界自桂東至全州據衡陽騎田諸嶺爲限
至與安止五嶺自此起也西以蒼梧爲界海內經南方
蒼梧之邱蒼梧之淵蒼梧在荊州西南值蒼梧至巴東其
其東北即蒼梧自城步至巴東其南與東北相望自
荊山之首景山所在也北以荊山爲界道嶠冢云至于
荊山漢志臨沮縣荊山在東北蓋自房縣始景山與豫
分界自保康至應山據荊山西南值蒼梧至房縣止
信陽至光州沿淮南岸至固始止淮自此入揚也

荊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乃豫之南界鶴壽案豫
豬爲界豫州云道荷澤被孟豬漢志睢陽縣盟諸澤在
東北蓋自荷澤始荷澤與徐分界自定陶至虞城孟諸
所在自夏邑至阜陽北值孟豬至穎上止其東南即淮
也南以桐柏爲界道淮云自桐柏導淮與揚
蓋自穎上始淮與揚分界自桐柏至房縣止其南即荊州景山
雒云自熊耳漢志盧氏縣熊耳山在東北蓋自房縣始
與荊州景山分界自鄖縣至閩鄉據熊耳南北相望至
潼關止其西即雍州華山也北以大坯爲界道河云東
過潤汭至于大坯鄭注大坯在修武武德之界蓋自潼
關始河與冀分界自閿鄉至陽武沿河南岸自封邱
至東明東值荷澤至荷澤止沛自此入沈與徐也

世楷堂藏板

華陽黑水惟梁州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
也案鄭意非謂梁之黑水但以爲南界蓋黑水在西徼
外故梁雍皆以是爲西界但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
但以爲西界梁則兼以爲西南界因對華山言故云南

也蓋自巫山始江與荆分界自奉節至宜賓沿江北岸至屏山止黑水自此與江合流也西以嶓山爲界梁州云岷嶓既藝漢志湔氏道縣嶓山在西徼外蓋自屏山始黑水南與邊界自犍爲至崇慶據蔡蒙南北相望白璞注今在氏道縣南蓋自禮縣始其北即雍州朱圉白秦州至雨當其西嶓冢所在白鳳縣至商州與雍州終南諸山南麓相距至雒南止其北即雍州華山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案鄭意以黑水在西徼外梁雍二州之西境皆至此爲界義已詳梁州也鶴壽案雍州東以西河爲界道河云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蓋自府谷始河自此入冀與豫也南以終南爲界雍州云終南惇物漢志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蓋自華陰始華山與梁分界自華州至隴西循終南諸山南麓至渭源止

黑水自此南行徼外也西以黑水爲界道黑水云至于三危晉地道記首陽有三危山蓋自渭源始三危西與邊界自狄道至武威豬野上源谷水所出東南値三危至鎮番止豬野所在也北以豬野爲界雍州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漢志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蓋自鎮番始豬野北與邊界自中衛至定邊溱洱所出西北値豬野自靖邊値河首至府谷止河自此入塞也

九州未言水道

鄭于冀州末注云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然則每州之下浮于云云皆是巡行州境荆州言浮于江沱潛漢則荆州之境巡行已徧洛與南河是豫州地非荆州地矣逾洛至南河者爲將治豫故經敘荆州之下即記豫州也此篇九州先後之次即是禹施之爲經害甚矣哉

爾雅釋地九州

禮作地九州兩河閒曰冀州郭璞注自東河至西河此蓋殷制孫炎李巡同舜肇十有二州鄭注謂舜于舊九州外分青州爲營州冀州爲幷州幽州至夏仍合爲九禹貢無幽幷二州則幽幷之地幷入于冀爾雅有幽州無幷州則幽州兼有幷州之地周分置幽幷二州俱在禹貢冀州域內是殷周雍州俱兼梁州之地與禹貢異鶴壽案先生攷釋地九州即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但邵氏所言于殷代九州之界限亦未全備今爲補攷于左冀州東以東河爲界王制自東河至于西河鄭注冀州域蓋自深澤始虖沱河與幽分界自晉州至鉅鹿據大陸南北相望自廣宗至內黃沿河西岸至滑縣止河折而東北也南以南河爲界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鄭注冀州域蓋自滑縣至永濟與夏冀州同西以梁山爲界爾雅梁山晉望也梁山在河西蓋自永濟始河與雍分界踰河經邠陽鼓城梁山所在

河南曰豫州注自南河至漢禹貢豫州以荆山之北爲界爾雅豫州以漢水之北爲界夏殷殊制職方云河南曰豫州正南曰荆州則周時荆州兼有漢北之地與殷制異郭知自南河至漢者以豫州居冀荆之閒其界爲南河之南漢水之北也周禮疏云周之雍豫兼梁州之地爾雅無梁州則殷之豫州亦兼梁地鶴壽案豫州東以南薄爲界書序湯始居亳皇甫謐曰亳今穀熟縣是也蓋自曹縣始與沈州陶邱分界自商邱至信陽據南薄東北與西鄙相望自鹿山至孝感南值沔口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南以漢上爲界伊尹書果之美者漢上石耳蓋自漢陽始漢與徐分界自漢北岸其西北成縣至徽縣沿漢北岸其西以嶓山爲界爾雅西南之美者有嶓之金石焉馬淮南子注今嶓陰南山蓋自秦州止漢于此發源也西值嵩冢分界東至雒南至雨當西值嵩冢自風縣至華州與雍州終南諸山相距至華陰止華山所在也北以河南爲界王制自南河至于江鄭注豫州域蓋自華陰始華山與雍分界東至雒南西北值華山自閿鄉至鞏縣沿河南岸自汜水至杞縣據圖田左右自酸棗相望自鹿山至孝感南值沔口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南以漢上爲界伊尹書果之美者漢上石耳蓋自漢陽始漢與徐分界自漢北岸其西北成縣至徽縣沿漢北岸其西以嶓山爲界爾雅西南之美者有嶓之金石焉馬淮南子注今嶓陰南山蓋自秦州止漢于此發源也西值嵩冢分界東至雒南至雨當西值嵩冢自風縣至華州與雍州終南諸山相距至華陰止華山所在也北以河南爲界王制自南河至于江鄭注豫州域蓋自華陰始華山與雍分界東至雒南西北值華山自閿鄉至鞏縣沿河南岸自汜水至杞縣據圖田左右自酸棗

周雍州俱兼梁州之地與禹貢異鶴壽案雍州東北以河西爲界爾雅河西曰雍州注自西河至黑水職方云正西曰雍州殷制異郭知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南曰荆州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殷時荆州以漢水爲界則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豫州視夏制差小謂凡在漢水以南皆屬荆州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陽也鶴壽案荆州東以雲夢爲界爾雅楚有雲夢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地也南值衡山至孝感北值沔口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南以漢上爲界伊尹書果之美者漢上石耳蓋自漢陽始漢與徐分界自漢北岸其西北成縣至徽縣沿漢北岸其西以嶓山爲界爾雅西南之美者有嶓之金石焉馬淮南子注今嶓陰南山蓋自秦州止漢于此發源也西值嵩冢分界東至雒南至雨當西值嵩冢自風縣至華州與雍州終南諸山相距至華陰止華山所在也北以河南爲界王制自南河至于江鄭注豫州域蓋自華陰始華山與雍分界東至雒南西北值華山自閿鄉至鞏縣沿河南岸自汜水至杞縣據圖田左右自酸棗

城始東值冀州梁山自朝邑至渭南蘆自岐山至清水西值判山南即嵫冢也西南以黑水爲界水經若水至朱提縣西爲瀘江水瀘江即黑水蓋自秦州始西漢與荆分界自禮縣至巴縣沿西漢西岸自江津至屏山沿黑水所合之江北岸自楗爲至茂州北值岷山至松潘止岷山所在也西北以焦藪爲界爾雅周有焦藪在今固原州西北蓋自松潘始岷山西與邊界自山自隴西至中衛據焦藪南北相望自靈州至靖邊止西值焦

夢在今監利縣南石首縣東北蓋自漢陽始漢與豫分界自嘉魚至湖陽據雲夢南北相望至醴陵止西值衡山也南以衡山爲界王制自江至于衡山鄭注荆州域蓋自酉陵始衡山與楊分界自湘潭至溆浦據衡山東西相望自沅陵至巴東東南值衡山自巫山至長壽沿江北岸至巴縣止西漢自此入江也西以西漢爲界漢志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蓋自巴縣始西漢南與邊界自合州至禮縣沿西漢東岸至泰州止西漢于此發源也北以沔漢爲界漢志武都縣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地說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脊蓋自泰州及成縣始漢與雍分界自徽縣至漢川沿漢南岸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

江南曰楊州注自江南至海殷制割淮南江北之地以屬徐州故楊州以江爲界兼有大別以東之地鶴壽案楊州東以會稽爲界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注今在山陰縣南蓋自太倉始江與徐分界自鎮洋至福鼎沿東海西岸至海門止江自此入海與豫分界自霞浦至崇義與夏楊呂氏春秋東南爲揚州越也自霞浦至崇義與夏楊州同西以漢東爲界左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漢水以東皆楊州地蓋自崇義始其東大庾嶺南與邊界自龍泉至江夏北值漢入江處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北以江南爲界左傳田于江南之夢江南謂北江之南蓋自漢陽始漢與豫分界自武昌至昭文沿江南岸至太倉止江自此入海也

沛河閒曰沇州注自河東至沛殷制與夏同職方云河東曰沇州賈疏周之沇州于禹貢侵青徐之地沇州之域河東與冀分界沛自滎至荷西南與豫分界自荷至會汶南與徐分界會汶後東北行東與營分界鶴壽案沇州東北以斥山爲界爾雅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傳陽志文登縣有斥山蓋自道化始與幽州無棣山分界自遷安至盧龍折而南至昌黎對岸也東南以沛西爲界碣石所在越海至樂安止與注沛水之西蓋自樂安始沛與營分界自博興至鄆城沿沛北岸及西岸至鉅野止沛于此絕大野也西南以大野爲界爾雅晉有大野郭璞注今鉅野縣東北大澤自鉅野始大野與徐分界西南至定陶沿沛北岸自荷澤至滎陽約沛伏流至氾水止沛自此出河也西北以河東爲界呂氏春秋河沛之閒爲沇州高誘注河出其北蓋自氾水始沛與豫分界自滎陽至鉅鹿沿河東岸自南宮至東鹿虖沱河所經南值河自安平至天津沿虖沱河南岸越海自豐潤至遵化止與幽州燕山東麓相距也

沛東曰徐州注自沛東至海殷仍夏制職方云正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之域周無徐州蓋以徐爲青也徐與沇以沛爲界自沛而東兼有淮南江北之地與揚州分界周之青州于禹貢侵豫州地故其澤藪曰望諸殷爲徐州則望諸亦當在境內鶴壽案海西爲界王制自東河至于東海鄭注徐州域蓋自日照始榆至通州沿東海西岸至海門止江自此入海與營分界自黃陂南以

北江爲界禹貢東爲北江漢志毗陵縣北江在北蓋自海門始江與揚分界自通州至黃陂沿江北岸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西以孟諸爲界爾雅宋有孟諸鄧璞注今在睢陽縣東北蓋自漢陽始漢與豫分界自黃陂至廣城孟諸所在西南值漢入江處自單縣至東平湖于此會汶南值孟諸自東阿至長清沿沛東岸至齊河止沛折而東也北以岱岳爲界爾雅中有岱岳五穀魚鹽生焉在今泰安縣北蓋自齊河始沛與營分界其東南爲泰安岱岳所在自萊蕪至莒州西北值岱岳至日照止海折而南也

蒸曰幽州注自易水至北狄禹貢以幽州之地合于冀州職方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幷州爾雅無幷州幽州兼有幷州之地故下文云蒸有昭余祁昭余祁爲周禮幷州之澤藪也殷以昭余祁屬燕是爲幷合于幽之證職方幷州其浸淶易殷制合幷于幽故易水在幽州境

內水經云易水出涞郡故安縣閻鄉西山周時幽州偏于東北其正北則爲幷州啟以東北之地割屬營州則幽州之境縮于東北而嬴于正北徧寿案幽州東以燕山爲界指地志燕山在漁陽縣東南蓋自遵化始燕山與沈分界自玉田至文安虖沱河自此入海自大城至束鹿沿虖沱河北岸及西岸至深澤止虖沱河折而北也南以昭余祁爲界爾雅燕有昭余祁郭璞注今鄚縣北九澤蓋自深澤始虖沱河與冀分界自無極至盂縣沿虖沱河北岸自壽陽至平遙西北徧昭余祁至靈石止其南即冀州霍山也西以燕京爲界淮南子汾出燕京高誘注燕京在汾陽蓋自靈石始與冀州霍山分界自介休至寧武沿汾水東岸自神池至偏關止東偪燕京也北以西除爲界爾雅北陵西隃雁門是也在今陽高縣西北自偏關至遵化與夏冀州同

齊曰營州注自岱東至海禹貢云海岱惟青州公羊疏引鄭注云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職方云正東曰青州夏周俱無營州釋文云爾雅營州爲禹貢之青州矣營者蓋取營邱以爲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邱齊有營邱豈是名乎說苑作齊曰青州是青卽營也公羊疏引孫氏云自岱東至海郭注本孫炎書疏云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鶴壽案營州東北以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郭璞注醫無閭今在遼東蓋自遼寧始與沈州碣石分界自臨渝至廣寧據一統志無閭西南與東北相望自閭原至海城沿遼水東岸自蓋平至寧江沿勃海東岸越海至壽光止與寧海對岸也東南以海隅爲界爾雅齊有海岱及東夏郭璞注海濱廣斥自壽光至諸城與夏青州同西南以岱陰爲界管子南至于岱陰言齊在岱岳之北蓋自界自安邱至章邱西偪岱陰至歷城止其南卽岱岳也西北以沛南爲界漢志沛南郡言郡在沛水之南蓋自歷城始沛與沈分界自章邱至樂安沿沛南岸越海至樂安對岸也

釋山五嶽有兩條後條爲正

五嶽不知定始何時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偽孔安國傳云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禮記王制文與舜典略同鄭但云岱宗東嶽餘皆無注而疏則據爾雅決具說五嶽云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又言封禪書白虎通及王肅尚書注服虔左傳注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竝同此蓋唐虞三代相承其爲山大雅崧高傳說四嶽亦與孔傳同而疏則引孝經鉤命既高大且于中國各案五方定位不可改移卽後世西南二境日漸恢拓而究無以易衡華故數千年來不變然釋山有兩條其後一條正釋五嶽之名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節每句皆系以嶽字此爲五嶽一定之正名說文山

部嶽字注亦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巡守所至重文岳字注古文嶽觀此知嶽岳諸經互異實一字泰室即嵩高而南嶽不言衡言霍山則說文與釋山同者據王制疏推郭璞意以爲衡山本有兩名一名霍山也（說詳下文）此說妙矣說文新附嵩字注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從松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說文無嵩亦無崧而唐石經毛詩嵩高爾雅釋山嵩高作崧與嵩此唐人所改古陸皆作崇也鄭康成周禮春官大宗伯注說五嶽與僞孔書傳孝經鉤命決毛萇詩傳幷王肅書注服虔左傳注皆同即與爾雅釋山郭璞注及說文亦無不同其糾紛不可解者大司樂注說五嶽之數不數嵩高而有嶽山即禹貢導岍及岐之岍山一人之筆一經之注前後異解實費參求蓋因爾雅釋山別有前一條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五嶽取其四卻去嵩而易以嶽郭云嶽吳嶽即岍山也與大司樂連言五嶽四鎮相涉鄭遂用之又配以職方氏各州鎮山裝合配輳以說之賈公彥寡陋少發明惟崧高疏反覆圓融其說云大司樂云五嶽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此與南嶽無涉）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幷州司樂之注不數嵩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而司樂之注古文嶽觀此知嶽岳諸經互異實一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嶽明有爲嶽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幷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舉其大者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圮王者當爲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嶽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嶽必取嵩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此疏回護鄭注而仍歸五嶽正名精妙之至學者宜詳玩之鶴壽案竟時止有四岳故設四岳之官（蓋以一人兼掌四岳之事若有五岳豈有不同掌之而名其官爲五岳者哉詩稱崧高維嶽傳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鄭箋亦止言四岳也至殷而始有五嶽蓋豫州居天下之中湯都南薄在豫州北界今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後遷西薄在豫州北界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南華山竟時本屬雍州殷時改屬豫州故爾雅云河南華在豫州西界今同州府華陰縣南華山既在冀內乃以爲中岳而以河西之岍山爲西嶽此五嶽之名所由起王制云五嶽視三公是也周人因之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咸有五嶽之文蓋即釋山前一條之五嶽而非後一條之五嶽緣起之由而以前一條爲爾雅正文後一條爲後人附益其說甚

註今不贅述何休習于漢儒之說
忘卻堯時無五岳故云還至嵩陽
何休公羊學引歲二月東巡守一條四岳下多還至嵩
如初禮六字

周禮職方氏賈疏非是

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
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正
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
浸潁湛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
川滎雒其浸波溠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
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
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正西曰雍州其
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東北
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沛其
浸菑時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
川漳其浸汾潞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
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鄭注云揚荆豫兗雍
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幷則青冀之北也
無徐梁疏曰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者
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正故云略同若
周之兗州于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于禹貢侵豫
州之地周之雍豫于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于禹
貢小于禹時冀州以其北有幽州幷州故知也周之九
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幷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
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
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閒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曰
雍梁荆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
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亦與禹貢三
代不同是以州名有異案職方注疏皆爲約略之詞與
禹貢異同未嘗鑿指至于疏以禹貢爲堯舜法爾雅爲
夏法詩譜爲殷法則大謬矣攷詩疏云爾雅九州之名
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幷無徐營孫炎以爾雅
之文與禹貢不同于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案以爾
雅九州爲殷制漢以後諸儒俱無異說惟賈公彥云禹
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今
知不然者鄭氏詩譜首言禹貢雍州故下文即以禹貢
九州之名見天下三分之數賈氏不審發端禹貢二字
遂疑爲殷法雖述鄭譜實乖鄭義至以禹貢爲唐虞法
爾雅爲夏法尤爲無據鶴壽案文王在殷時則三分有二當指殷六州言周書程典篇所謂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是也故賈氏遂以詩譜爲殷法既以詩譜爲殷法不得不以爾雅爲夏法禹貢爲堯舜法矣

七國都

戰國七國之國都秦都鎬京即周武王故都今陝西省城西安府附郭長安縣齊都臨淄今縣屬山東青州府案山東省志引史記太公始居營邱五世胡公靜遷薄姑子獻公山又遷臨淄似營邱距臨淄甚遠非一地今萊州濰縣亦有營邱城似為近之然漢地理志臨淄縣注城中有邱即營邱太公築邑于此或胡公遷他處而獻公復還故土如商家五徙厥居而盤庚復遷殷未可知也燕都即今京師順天府附郭大興縣楚都有五始終在丹楊今江南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始遷郢今湖北荆州府治江陵縣再遷都大約在今湖北襄陽府之東境為故樂鄉縣地而不可的知三遷陳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四遷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韓始都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後遷新鄭因滅鄭遷都之今鄭州屬河南開封府趙都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魏始都安邑今為縣屬山西解州惠王遷都大梁今為河南省城開封府祥符縣鶏壽案營邱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史記稱尚父封營邱萊侯來伐營邱邊萊則在昌樂也臨淄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八里二都東西相去甚遠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种歸縣東有丹陽城熊繹始封也在今宜昌府歸州東南七里水經江水注後漢王昌傳注通典皆同此說先生以為在太平寧國二府交界是誤信漢志也史記稱昭王徙都郢都謂鄢郢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八十五里昭王城是也又熊麗封睢山之閒熊繹移枝江楚都不止五遷

梁敗于齊喪地于秦辱于楚

孟子梁惠王曰寡人東敗于齊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趙岐無注朱子注云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與楚將昭陽戰敗亾其七邑齊秦兩戰皆本之史記世家列傳鑿指其年可云確矣但十七年取少梁之前先有九年與秦戰少梁秦王文恪鑿刻誤作韓此上文而誤今從汲古閣改正虜我將公孫座取龐此已喪地矣三十一年秦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蔡東地至河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此是喪地于秦之正文其事不但在十七年之後且幷在二十年敗于齊之後幷其所以遷都大梁亦專為喪地于秦通近之故朱子何不舉及而言後魏又數獻地也偏檢魏世家秦本紀當惠王時竝無獻地于秦事惟秦紀惠文王五年以後魏數獻地于秦時梁惠王薨已久當在梁襄王時朱子誤記矣若南辱于楚偏尋六國表楚世家當惠王時為楚宣王威王不但絶無與魏爭戰幷且無會盟往來事惟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時已

當梁襄王之十二年去惠王薨十三年矣此事亦見戰國策高誘注云楚懷王時而朱子又誤以此入惠王口中入邑國策作八城城卽邑朱子誤作七邑其實辱于楚不知爲何事當闕疑或曰子數辨朱子誤將襄王事入惠王口中抑知朱子從竹書紀年惠王再改元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年史記誤分屬襄王子之辨得毋誣乎子乎子曰竹書紀年晉束晳僞誤何足徵信鶴壽案通鑑據杜預和嶠之說已移襄王之年于惠王矣朱子竝不誤何必仍舉舊說以駁之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迮鶴壽參校

說地二

漢十三部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幷營此唐虞之十二州也漢無營州其十一州皆有之但改梁名益改雍名涼而又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部刺史員十三人此見于地理志百官表及師古所引胡廣記者也據文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爲十三部但河內河南二郡注云屬司隸而各郡國無屬朔方者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察三輔三河宏農三輔是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是河內河南河東續郡國志此六郡與宏農正屬司隸東漢如此西漢可知杜佑通典于西漢十三部亦不數朔方而數司隸且地理志敘首雖云置朔方之州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員數之內則朔方郡宜專屬之矣今乃注云屬幷州則知所謂十三部者實是于舊十一州外添交州與司隸爲十三朔方不數平當傳當以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是也鶴壽案漢百官表明

言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宏農而地理志班固自注于京兆尹左馮翊曰高帝元年屬塞國于右扶風曰高帝元年屬雍國于宏農河東二郡不言所屬唯于河內河南二郡則曰屬司隸何也刺史武帝元封五年所置司隸校尉征和四年所置京兆尹本爲右內史左馮翊本爲左內史右扶風亦爲右內史俱係太初元年更名宏農郡直至元鼎四年始置然則征和以前未有司隸則三輔三河宏農必專設一刺史以糾察之逮征和四年乃改爲司隸校尉耳或曰征和以前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當是雍州刺史兼治之宏農郡河南郡當是豫州刺史兼治之宏農郡河內郡當是冀州刺史兼治之若七郡專設一刺史則是有十四刺史矣曰是不然三輔爲京畿重地豈有不專設一刺史者蓋十三州有宂數而管攝十三州之官亦有定員自元封五年始刺史十三人地理志云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幷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員十三人是也三輔刺史部京兆等七郡豫州刺史部潁川等三郡梁魯二國冀州刺史部魏郡等四郡趙國等六國兗州刺史部陳留等五郡城陽等三國徐州刺史部琅邪等三郡泗水等三國青州刺史治平原等六郡濟川等三國荊州刺史部南陽等六郡長沙國揚州刺史部廬江等五郡六安國益州刺史部漢中等八郡涼州刺史部隴西等九郡幷州刺史部太原等九郡幽州刺史部廣陽國交州刺史部南海等七郡自征和四年始司隸校尉一人察京兆等七郡刺史十二人察十二州百官表云司隸校尉征和四年置是也唯朔方郡雖屬幷州以疆界濶遠添設一刺史以糾察之不在十三人之內故胡廣曰漢說定南越之地置交州刺史今案雍州當作幷州漢時朱博趙岐雍州置朔方刺史治若薁州刺史治昌邑徐州刺史治郯縣青州刺史治臨菑幽州刺史治薊冀州刺史治鄴縣兗州刺史治廩丘豫州刺史治譙縣荊州刺史治宛州刺史治漢壽揚州刺史治麻陽益州刺史治雒縣幷州刺史治晉陽幽州刺史治薊縣涼州刺史治高陵主爵都尉治鶴壽案漢志所書都尉治如左輔都尉治塞外翁龍埤西部都尉治窳渾東部都尉治扶風南部都尉治槐陽是也續漢志河南尹雒陽河內郡懷縣河東郡安邑之類則皆太守治若薁州刺史治高邑兗州刺史治謁縣冀州刺史治鄴縣青州刺史治臨菑荊州刺史治漢壽揚州刺史治麻陽益州刺史治雒縣幷州刺史治晉陽幽州刺史治薊縣涼州刺史治高陵主爵都尉治鶴壽案漢志所書都尉治如左輔都尉治塞外翁龍埤西部都尉治窳渾東部都尉治扶風南部都尉治槐陽是也續漢志河南尹雒陽河內郡懷縣河東郡安邑之類則皆太守治若薁州刺史治高邑兗州刺史治謁縣冀州刺史治鄴縣青州刺史治臨菑荊州刺史治宛

陽爲五都其實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是太祖故鄉聊目爲都皆非都也眞爲都者許鄴洛三處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備見武帝紀中幷每有征伐事畢下輒書公還許至九年滅袁氏之後則遷都于鄴紀雖于此下屢書公還鄴或書至鄴而尚未能直揭明數語使觀者醒眼至二十四年則書還洛陽二十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卽書王崩于洛陽至其子丕受禪卽眞位皆在洛蓋自操之末年又自鄴遷洛矣紀所書亦宜再加醒眼之句（鶴壽案潁川郡許縣魏黃初二年改曰許昌故城在今河南許州東北三十里漢魏郡鄴縣故城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漢河南雒陽縣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魏文帝以譙縣爲先人本國長安爲西京遺迹故與許鄴洛號爲五都）

三國疆域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荆州揚州益州涼州幷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幷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兗治武威今郡並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豫州而改稱者避唐代宗諱也兗治之下脫文甚多未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益治成都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卽今郡揚治建鄴今丹楊郡江寧縣（鶴壽案三國疆域已詳見晉地理志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板蕩關洛荒蕪所置郡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郡樂陵章武南鄉襄陽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盧江而文帝置七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帝少帝增二上庸平陽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光主于漢建安之開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十有一焉吳大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厓新都廬陵少帝景帝各四臨川臨海衡陽湘東天門建安建平合浦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衆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但萬彬二十四年所刊晉書脫誤甚多）

晉地志與漢志異

晉地理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有三是爲二十六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四昭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十爲一百十一似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二則再除其一又于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其牴牾不合未暇細攷鶴壽案晉志與漢志其數不同者晉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鄣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

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而晉志謂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比漢志增其八矣先儒疑既欲去燕國膠西又欲去鄣郡黔中且謂漢之三十六除內史始終不得其解其實合內志觀之漢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即秦之內史漢之梁國即秦之碭郡漢之南海鬱林即秦之南海桂林象郡武帝所置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平帝改時已廢然則晉志所謂新置郡國七十一者京兆馮翊扶風本爲一郡晉山泣非新置而秦之閩中漢又未嘗置則此十郡國晉志乃重複計之而來會除去也漢志有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別爲國晉志則脫漏焉若以七十一郡國去其十加其二而與秦之四十郡合計之適得一百有三之數兩志未嘗有異也至于秦之彰郡即漢之丹陽秦之黔中即漢之武陵高帝所置燕國昭帝改爲廣陽文帝所置膠西宣帝改爲高密非如閩中之未置又非如珠厓四郡之見廢胡爲欲去之邪

南北朝地理得其大槩亦可

晉武帝天下一統爲二十州司冀雍涼秦青幷兗豫幽平徐揚荆江梁益寧交廣也後南北朝分裂新置之州更多展轉改易迷其本來況又有每州各自析爲南北再加以僑置寄治之名糾纏舛錯不可爬梳其勢然也宋書州郡志敘首云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稭難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此段之重複如此約身居齊梁猶如此況去之千餘年乎得其大槩不細求亦可矣鶴壽案南北朝所置之州宋有揚南徐兗南豫豫青冀司荆郢湘江雍梁秦益寧交廣凡二十州此據孝武大明八年也蕭齊承宋初失淮北後失淮南有青冀豫北兗北三州蕭梁承齊天監十年克復淮浦大同中州至一百有七焉陳則地狹而州多西不得蜀漢北不得淮肥始終以長江爲限亦置州四十有二至于北朝後魏自道武克幷州至宣武收漢川其地北逾大磧西至流沙東接高麗南臨江漢故有一百十一州高齊自晉州之東河南自洛陽之東皆爲齊境故有九十七州北周自孝閔奄有秦隴北至武帝兼幷高齊乃有二百一州此南北朝地理之大略也

隋罷州置郡

隋百官志云煬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地理志云煬帝幷省諸州尋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大凡郡一百九十案唐虞時九州十二州厥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其名尚存至隋始革去州名事勢古今不同不可泥古宋州郡志有揚州南徐州南兗州南豫州豫州江州青州冀州司州荆州郢州湘州雍州梁州秦州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南齊州郡志略同惟多一巴州此名爲從前未有魏地形志新添之州名甚多漢晉每州所管郡甚廣地形志則每州所管郡有少至二三郡者幷有不領郡之州焉其州名新製者共有五六十梁陳齊周地理無考而州郡總數見隋地理志蓋承魏後其分析亦多至隋萬不能更爲沿襲名稱紛涸已極不便不但十羊九牧如楊尚希所云也

唐改郡爲州

舊唐書地理志云高祖受命改郡爲州太守竝稱刺史案唐虞分州三代相沿秦變爲郡遂革州名而漢復稱之以州統郡州大郡小其分封者爲國兼用周秦之制也麻魏晉及南北朝而冀兗等名猶在隋大業三年始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以糾郡守自此以後九州十二州之名不復用矣唐高祖又改郡爲州三代之州兼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之州與三代之州大異漢之刺史統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乃以郡守爲刺史時異勢殊其沿革不同如此但舊志惟臚列各州其下但云本古某郡而已新唐書地理志則云京兆府京兆郡云云華州華陰郡云云同州馮翊郡云云每州必州名郡名竝舉之河南則云河南府河南郡陝州則云陝州陝郡州郡名同者猶必竝舉之而其中閒亦有但列州名者故于渭州下特發例云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據此則乾元以前凡州皆兼郡名也舊志但列州名顯係脫漏不如新志之備

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

唐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而已舊志于卷首標題爲十道郡國唐制無國名與漢異此字用來牽混所謂十道則關內道一河南道二河東道三河北道四山東道五淮南道六江南道七隴右道八劒南道九嶺南道十也此乃貞觀元年所分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山南江南分爲東西二道又添黔中道又以關內道分爲二一爲京畿採訪使治京師城內所管州郡凡六一爲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遙領所管州郡及都護府凡二十有七河南道亦分爲二一爲都畿採訪使治東都城內即今河南府所管州郡凡二一爲河南採訪使治汴州即今開封府所管州郡凡二十有八合計共十五道漢宣帝言與我共治百姓者良二千石蓋指太守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然則守令者是守土治民之官之領袖故新唐書地志以此分列各州郡至于節度使者通典卷三十二職官門謂始于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新書兵志同此不過言其所起耳爾時惟邊境設此使餘不常置也蓋始名總管繼改都督至景雲雖勑立節度名色而開元十五道採訪十五節度僅八所置猶少且猶採訪自採訪節度自節度至天寶乃遂以一人兼領之至德以後增置節度益多矣以上俱本通典又舊志云至德後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

之號是至德之節度觀察猶相開用之也迨至中葉以降而增置節度觀察多其列銜往往稱某軍節度某處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則觀察但爲節度之兼銜矣且節度無不兼本州刺史則權盡歸于一家守土之臣幾無復有分其任者矣觀新舊書諸列傳及唐人碑板自見

案唐外官監察各州者其名屢有改易其所統領亦前後不同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總軍加號持節使其後改曰都督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察刺史以下善惡揚益荆并四州爲大都督中都督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爲下都督議者以權重罷之惟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四年罷之八年復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十年又罷之十七年復置十道京都兩畿按察使二十一年因十道分山

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其時京畿採訪使則裴曠關內採訪使則李尚隱都畿採訪使則盧絢河南採訪使則王道堅河東採訪使則李邕河北採訪使治蒲州河北採訪使治魏州山南東道採訪使治鄭州淮南採訪使治揚州江南東道採訪使治蘇州江南西道採訪使治洪州黔中採訪使治黔中劒南採訪使治益州嶺南採訪使治廣州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至于節度使者其始專爲邊方寇戎之地而設景雲元年以薛訥爲幽州節度之名蓋起于此實節制此之都督略其後諸道因用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植也其後諸道因用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植六藩外任之重莫之與京開元中凡八節度使一磧西二河西三隴右四朔方五河東六河北七劒南八嶺南及范陽節度使河北是也安祿山反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討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益既滅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十餘小者猶兼三四焉

宋地理志據元豐

宋史地理志云宋受周禪有州百十一縣六百三十八取荆南得州府三縣十七平湖南得州十五監一縣六十六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一百九十八平廣南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平江南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陳洪進獻地得州二縣十四錢俶入朝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四縣八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未入職方者惟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分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

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崇寧復置京畿路宣和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盛矣案此所列府州監縣之總數與上受禪及征伐受降所得皆不合又不言軍若干殊不可知爲是受禪及征伐受降所得後來增改幷省者多故不合邪下文言縣建隆訖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則何也又曰歐後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攷高宗渡江所存者兩浙兩淮

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建國
江左又百五十年德祐丙子幷歸于我元而天下復合
爲一焉今據元豐所定幷京畿爲二十四路首之以京
師終之以燕雲凡四京之城闕宮室及南渡行在所其
可攷者冠乎篇首爲地理志史家志地理必據一朝以
爲定或據極盛或據極後宋史雖云據元豐其實志中
所列多厪敍宋一代之分割若漢地理之據平帝元始
續漢郡國之據順帝永和宋州郡之據孝武帝大明順
帝昇明魏地形之據東魏孝靜帝武定舊唐書地理之
據元宗天寶新唐書地理之據昭宗天祐不如是也且
諸書沿革據某朝則戶口亦據某朝而宋史戶口悉據
崇寧元顯然者總敍與分列前後不相應其云今據元
豐所定不知其何所指惟廣南東路之廣州韶州循州
潮州連州梅州南雄州英德府封州肇慶府新州德慶
府南恩州惠州廣南西路之靜江府容州邕州融州象
州昭州梧州藤州龔州潯州柳州貴州慶遠府賓州橫
州化州高州雷州欽州白州鬱林州廉州瓊州南寧軍
萬安軍吉陽軍則戶口皆據元豐幷有每路總戶口數
則皆據紹興而絕不言其故鷄肋案宋太祖至道開所定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京兆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陝西與元廣東廣西也仁宗天聖開所定十八路江南分

宋史地理校誤

平湖南得州十五監一小字注有銅有杜陽監銅北監
板作錦杜北作桂北是平蜀得州府四十八八當作六
小字注有蜀北作嵩武北作戎北是平廣南得州六十
平太原小字注有忻北作祈南是敍艮嶽事小字注取
大鹿數百千盡殺之以餉衛士盡北作頭屬上讀餉北
作啗此皆別無所據特以意改而其實原本文理甚通
殊不必改此等甚多今不具上南門曰永順北作冰順
此鈔胥之誤而校對者竟未校出南是而北誤此等甚
多今不具濟南府屬縣小字注末有一城字衍北無是
沂州屬縣費望望字應小字旁注京兆府監二小字注
八年置鑄銅錢銅北作鐵北是陝州大都督府監二以
下大字及小字注北俱無北是秦州屬縣四清水下小

字注有弓門等二十九砦砦北作里亦非當作堡又安遠砦小字注秦州又有安遠等五砦遠北作達北是鞏州屬縣三定西下小字注有東西東北作通砦六下小字注廢寧遠砦爲鎮屬承寧北作來遠永寧又未詳何年以砦爲縣脫縣字北添末撲麻龍堡脫堡字北添北皆是西寧州踢都名曰西寧北作西平是紹興府諸暨縣小字注百龍泉一銀坑百北作有是新昌縣下小字注淳化元年省淳化北作淳熙省北作改是鎮江府丹陽縣緊北無緊字疑非衢州戶下若干脫口字北有是淮安軍五河縣下小字注咸淳七年置有澮湨馳崇淮南北路鼎澧辰沅靖邵全州靖邵南作靖郡非道州南作通州非荆湖南北路南作荆湘非建寧府監一豐國小字注咸平二年置鑄銅錢南多脫从北添崇慶府下新津下注望江原下注望唐唐安云云北無江原江原下注卽新津縣注北傳寫誤脫又彭州似應跳行另起接寫非永寧軍導江小字注乾德中有彭州康隸熙寧三年軍廢復隸彭州後復于此置軍北作自彭州來隸去置軍軍字北是瀘州縣三下小字注之後南北俱挂空然後提行瀘川云云皆非是應連寫江安縣下注有南田有武寧安遠等砦南作南舊及安遠縣砦皆北是大抵南監全不校對只據寫手所寫便刻北校刻稍精復多杜撰今于其文義顯然背謬者皆不悉出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地三

西王母

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西王母乃地名而山海經漢武內傳以爲仙人蓋後儒之曲說（鶴壽案西王母國名也在今甘肅肅州三朝記云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荀子云禹學于西王國竹書紀年云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淮南子云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則知其爲國名無疑矣西山經言流沙之西五百五十里曰玉山西王母所居在今甘肅肅州西七十里漢地理志所謂臨羌西北塞外西王母石室穆天子傳所謂羣玉之山是也經又言西王母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此述其民俗所尚猶之勾吳之俗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而讀者不察遂以爲神仙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賓于瑤池之上此敘穆王賓于其國其國君禮之所稱西王母者猶之赤烏之人曹奴之人讀者不察又以西王母爲婦人不亦異乎）

禹貢雍州末節水道

雍州末節水道云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疏曰地理志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龍門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界也案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蔡傳云地志積石在金地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此說非是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縣西南羌中則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宋龍支縣近在今西寧縣東南八十里爲漢金城郡允吾縣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枹罕縣今蘭州府河州治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州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蓋積石山本在徼外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郡治古赤水城境有積石山唐儀鳳二年置積石軍于靖邊城始移內地此皆小積石即酈注唐述山也漢段熲破西羌且行四十餘日

至河首積石山唐李靖等攻吐谷渾踰積石山任城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此大積石也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于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縣潛行地下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今人目彼爲大積石然則蔡氏在宋時當云積石山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爲是夏陽今同州韓城縣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蔡傳云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案夏陽縣下脫去北字非是又河中府龍門縣當作在今同州韓城縣及河中府龍門縣之地蓋山跨河之西東也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皆是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華陰故曰渭汭也

鵬壽案近儒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胡朏明禹貢錐指皆以大積石爲禹貢積石山小積石爲水經注唐述山先生用其說以駁僞傳正義是矣但未指明大積石今在某處西山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又西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注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關西南羌中海內西經云河水入勃海又出海外北經云鄧林禹所導積石山在其東河水所入郭注河出昆侖潛行地下至蒽嶺復出注鹽澤復行南出于此山而爲中國河所導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縣東南一百七十里括地志謂今名小積石在河州枹罕縣西七十里又謂河經吐谷渾界大積石然後至小積石然夏書之積石山不當太遠唐人所言河源亦不足信大積石或出附會石門山在今甘肅河州西南即積石之南麓今紫畢氏之說非也畢氏自言玉山在今新州西七十里又言積石山在西寧縣東南不知西寧縣在肅州之東南若大積石在此則與經所云又西三百里大相反矣大積石今名大雪山在西寧府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里禹所導也小積石本名唐述山在河州西北七十里非禹所導也括地志所言甚明自李賢杜佑等誤以小積石爲大積石著述家互相爭勝篋有翻駁矣

此節依鄭注是循行州境浮積石至西河是自西而東會渭汭又是自東而西故僞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循行州境乃徧足見鄭注之確自僞孔撥還都白帝之說各州皆尚可强說至此則窮矣禹治水成功在堯時堯都平陽禹至西河河津滎河等縣界尚須從汾水往東幾百里方至平陽何得反西至渭汭于是僞孔不得不云逆水西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說又到雍州且云諸州皆然然則禹終年僕僕道塗何暇治水耶至宋人改爲貢道又算出兩路來蔡傳云雍州貢道有二東北境自積石至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東北當云西北東西莫辨且不必論至胡先生渭又以傳逆流曰會

不必泥逆水西上當作逆水而上謂雍州南境貢船出渭水後逆河水而上與北境貢船相會一處且爲的實指出渭汭爲今韓城縣界北連龍門東對汾口雍州南北兩路貢船相會于此然後東轉直抵平陽且云疏不悟傳之有誤字而强爲之說吾不知之矣

梁州末節水道

梁州末節水道云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疏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亂橫渡也案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于是有沔稱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閒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稱沔以別之渭水地理志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河西河也水經注云西漢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沔漢相爲沿注哉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因潛漾枝津酈道元所謂漢水枝分斜出當是不安而黃氏非之過矣今案愚菴之辨謂潛在今廣元縣是也西漢水今名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流入廣元縣境與東漢之枝津合此固梁州之潛水而又引漢志宕渠縣之潛水則謬矣宕渠縣之潛水今名渠江發源于保寧府巴州小巴嶺東南流逕順慶府蓬州營山縣渠縣廣安州至重慶府合州入嘉陵江此又是一水與禹貢無涉

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于是有沔稱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閒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稱沔以別之渭水地理志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河西河也水經注云西漢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沔漢相爲沿注哉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因潛漾枝津酈道元所謂漢水枝分斜出當是不安而黃氏非之過矣今案愚菴之辨謂潛在今廣元縣是也西漢水今名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流入廣元縣境與東漢之枝津合此固梁州之潛水而又引漢志宕渠縣之潛水則謬矣宕渠縣之潛水今名渠江發源于保寧府巴州小巴嶺東南流逕順慶府蓬州營山縣渠縣廣安州至重慶府合州入嘉陵江此又是一水與禹貢無涉

特山西南入江不云潛即西漢鄭康成地道元孔穎達輩因之疑鄭氏說不足信及攷水經注西漢水自嶓冢而下即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爲嘉陵水又東南經宕渠縣合宕渠水乃知西漢入潛故世遂以潛爲西漢耳若必如沮疏求所謂出漾西漢回不相蒙漢地理志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行

其實是禹巡行梁境畢從梁至雍治水有陸何不可由乎蘇氏軾不知潛水伏行逾于沔即歷岡穴而以爲禹

時通謂褒爲沔逾于沔即逾于褒不知由沔溯褒一水直達不可言逾其說既誤蔡傳云經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未可曉則又不解經不可兩言逾而變文之妙閻先生若璩又因貢物載巨艦褒斜水淺難行經爲入于沔逾于渭若由沔入渭必須陸行五百餘里者此其重勞民力可決爲必不然矣胡先生渭慮貢物難以陸運必須從水因言褒斜二水竭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者但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綫裁得通舟歷年既久舊迹已湮耳閻胡總由誤認作入貢故紛紛行說豈知經文所敘原是

禹一身巡行治水輕裝減從之事自潛逾沔歷岡穴不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沂褒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禹豈必欲盡從水道哉逾沔入渭當以上逾字貫下入字爲確非沔渭可通也

黑水

黑水禹貢凡三見梁州云華陽黑水惟梁州雍州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則是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爲界也導水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南海三危在西裔則黑水從西徼外流至極南而入海不入江者也要之三黑水是一古黑水見于紀載者惟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但言有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莫知久矣闕疑可也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今黎大所南有漢旄牛縣故城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東南流大度水注之又南過越巂郡邛都縣西邛都今建昌衛入繩水自下通謂之繩又南逕會無縣今會川營地與孫水合見山營東北有孫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縣屬越巂蜀漢置雲南郡改僑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淹水注之又東與母血水合漢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水出北至三絳入繩母音無崇漢會無遂久三絳姑復屬越巂今雲南姚安府治姚州漢弄棟遂久地又東北至犍爲郡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後漢書劉尚擊西夷度瀘水入益州郡注云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朱提縣西南二百里得堂琅縣東八十里有瀘津水左右通有瘴气經之必死自朱提至僰道漢僰道縣屬犍爲郡治今四川敘州府治宜賓縣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之阻若水又徑越巂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縣今爲四川馬湖府繩水濾水孫水淹水大度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或言入若又言注繩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也胡先生錐指據此以爲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沖河自冕山營西徼外譬改審番衛在建昌衛東北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金沙江出吐蕃界至共龍山降牛石名降水譌爲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卽鹽

井衍東南合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營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敍州府南北入大江鹽井營東南蓋卽漢大所祠之黑水案漢滇池今雲南府治昆明縣也雖指疑府北金沙江也此其說繩若則可矣而卽以此爲滇池金沙卽黑水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無論金沙非黑水而會無今會川營南距昆明甚遠以爲卽所祠黑水可乎且漢書于若繩二水竝不名黑水山海經言黑水閒有若木若木閒有若水亦不以若水爲黑水水經注官水竝稱三津其經流竝無黑水名目亦不以若水爲敍次若水不過言自朱提至僰道有黑水與水步道羊黑水乃因若繩入瀘瀘訓黑展轉牽引遂以若繩瀘皆爲黑水以瀘水爲黑水杜佑有此說而所指乃西洱非若繩也亦非是而以爲卽漢書滇池所祠之黑水又因此水入江不入海而以爲入海之黑水乃雍州之黑水非梁州之黑水史記導黑水條裴駰集解載鄭注引地志黑水祠云云則知黑水卽導水之黑水非別爲梁州之水雖指說本薛季宣薛之解經每出胷臆恐未可從導水之黑水有所過之山有所入之海原委歷然雖指又闕而不解且歷舉唐奚綽宋程大昌元金履祥明李元陽諸家說而一一駁正其非子深服胡先生學博心細不肯輕信穿鑿傳會之談故于後案導水節已遵先生而大暘其旨以爲此水自三危以北莫攷其原三危以南水行微外不知從何入南海原流皆無可言惟據鄭康成知三危在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三危明則黑水所經略可想像今于梁州黑水禹貢爲第一見經文只有兩字先生乃獨于此節別誤一黑水以當之雖推衍大費苦心究屬未妥亦當闕疑爲是

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州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卽雍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竝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黑水竝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南界荆衡陽黑水惟梁州舉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界

西南五十里與屏山縣接界漢建爲都治焚道縣水經若水注謂朱提縣在郡南千八百許里錢氏新斠注地理志謂在今貴州大定府威寧州境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謂朱提山當在今烏撒府境此皆依酈道元爲說耳烏撒府即威寧州北至宜賓縣無過八百里既不合千百許里之說且遠在會無之東南水經何以云由會無之東北迤合江縣西北重慶府江津縣又東北迤南溪縣北瀘州北納瀘江水自屏山縣東流迤宜賓縣南又東與大江合迤南溪縣北瀘州江安縣北納南廣縣北雲陽縣北奉節縣西北忠州西北巴縣西北忠州鄧都縣西北長壽縣西北涪州西北忠州鄧都縣西北至巫山縣北得通稱黑水矣先生不信薛氏之說以爲黑水無疑可也但所引水經注云云何以專就胡氏禹貢錐指鈔錄竝不向原書采取耶

水爲豬野澤上源在武威縣此固與黑水同爲雍州之西界也

第三見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予既采鄭注幷唐杜佑說又竊取胡先生渭錐指之義謂黑水當闕疑矣乃蔡傳則曰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案地志符黑水云云北至麗道入江符黑水者此水至符縣成流故名之也據地志則此水在梁州與雍州無涉且北流非南流入江不入海此水在今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鄉鑽部自永城爽固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蔡上刪符字以與禹貢黑水爲一下刪入江句以避至于南海之文其妄至此將謂天下後世竟無一人見漢書邪其下又引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云云犍爲張掖相去絶遠豈可併而爲一又曰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案麗水諸家以爲卽金沙江金沙江有二一卽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麗道入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卽此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卽緬甸古朱波也漢謂之撣唐謂之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明矣然此水下流雖入南海上源究亦荒遠無攷況緬甸去梁州遠甚苟以此爲梁之西界則其地西

被吐蕃南跨雲南極于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地必無此理且三危雍州山也綿欲以緬甸金沙江爲黑水遂移三危而南之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爲黑水所經之三危更屬謬妄原蔡意連引地志水經樊綽三說者蓋欲以犍爲張掖爲黑水上源金沙爲下流耳無論犍爲張掖斷不可合樊綽之言斷不可據而犍爲張掖之水何以知其與金沙江相爲首尾邪蔡又以己意爲之總論曰梁雍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山岡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江信矣若岡脊以西之水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其謬有不可勝言者鶴壽案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洋水黑水出西北隅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畢氏新校正云此海卽揚州之海漢水合江入海黑水合河入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絶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案南海卽揚州東大海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今案畢氏據此以爲黑水入海之證甚確然黑水之源無攷南山經云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則化南方天問云黑水元趾三危安在元趾未必是洛江之二池漢地理志云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在今雲南府晉寧州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入于南海張掖郡卽今甘肅甘州府張掖縣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卽今哈密在嘉峪關西北千六百里二處亦並無黑水然則海內西經謂與河水洋水同出昆侖東北隅以流于渤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也此以三危在敦煌故有是說不知三危在積石之南黑水不待越河而南值岷山黑水或自三危南流入于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

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案蔡傳述程大昌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界別二州其流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傳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敍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案杜佑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卽黑水也此說乃程說所本漾濞水見唐書其源濫可跋海在今烏思藏之西南唐古特之東東南流逕

麗江府又南逕劒川州浪穹縣鄧川州又東至大理府太和縣南又東匯爲西洱河卽漢志及水經所謂葉榆縣東有葉榆澤是也此水本無黑水之名但自葉榆以下分而爲二其支流則水經注所謂自葉榆縣南枝分東北流逕遂久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又合繩若入蜀江卽杜佑所謂東出會川爲瀘水者是雖瀘有黑義然本非葉榆之正流不過與若繩瀘通流入江耳且既入江不入海則與禹貢不合若繩瀘且不得爲黑水而況可以此爲葉榆卽黑水之證乎至葉榆正流則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麊泠縣入海雖似與經

水經注謂自葉榆縣流逕邪龍縣東南又逕滇池縣南入于南海相應但水入南海者多矣何以知葉榆卽黑水且漢志益州郡于滇池縣則言有黑水祠于葉榆縣則言有葉榆澤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太和縣相距八九百里不得云滇池卽葉榆又何以知葉榆縣之葉榆澤卽滇池縣所祠之黑水葉榆蠻語文義與中國不同何以見其因榆葉所漬得名道元竝無此語卽或大昌所見本有之亦何以知榆葉所漬之水必黑也且其地在蜀之西南甚遠而大昌謬云正西卽云在蜀之西矣梁州之境而及此不太遠乎且三危雍州山也而黑水實經三危于是又欲舜葉榆之上源以爲在雍州之西徼支離極矣乃云葉榆東北距宕昌不遠不知宕昌國唐爲宕州地今在岷州南二百五十里古梁州北界雍州南界計其西南距漢之葉榆今之大理三四千里而猶云不遠乎且卽使葉榆距宕昌不遠而三危竝不在宕昌又豈得以宕昌卽三苗種裔遂謂古之竄三苗于三危者卽在此處而葉榆之上源經過此與經至于三危相應乎程說之謬如此蔡傳載之無識甚矣鶴壽案梁州境界斷不及今雲南等地況移之以釋雍州宋儒誠爲荒謬先生駁之是矣至雖汝節所引壘溪黑水此出近志更不足駁

三危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馬融注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三危西裔也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是也竄者竄其君幷其臣而放之三危有二說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胡渭以爲後魏世祖太武帝本紀太平眞君六年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

西渡流沙那急追被囊拒戰破之遁走追之度三危至
雪山卽此三危也隋地理志亦云敦煌郡敦煌縣有三
危山漢敦煌唐分爲瓜沙二州括地志云三危在沙州
敦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杜佑通典亦云沙
州敦煌縣舜流三苗于三危卽其地李吉甫元和郡縣
志亦云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爲沙州敦煌縣三危
山在縣南三十里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卽此亦名卑羽
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衛地屬行都司後棄之化外肅州舊
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以
此推之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胡氏此說本之杜預然

世楷堂藏板

杜預說乃鑿空誤出左傳正文竝無之卽漢地志敦煌
亦竝無之蓋因晉梁丙張趨率陰戎伐頴故有是言見
陰戎世爲先王屏斥不居中土檮杌惡獸偕以指陰戎
與三苗無涉襄十四年晉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曰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卽此戎也杜
預傳會其說謂其與三苗俱放後人遂謂三危之山在
瓜州不足信也鵑壽案鮮水西北白龍堆沙之東有山
水者今之青海番名呼淖爾俚呼西海西域傳云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
西肅州甘州之南積石之西有三危與禹貢不協其名蓋後起也鮮
有白龍堆沙漠西域傳云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
垂近漢當白龍堆抵地志等書咸謂沙州敦煌縣有三
危山故邊衛志云白龍堆在沙州衛西沙形蜿蜒如龍
變改無定東倚三危北望蒲昌也今案禹貢言導黑水

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河既行積石之南東北屈曲過雍
州之北折南經雍州之東爲龍門西河南抵華陰而河
所出山白枯爾坤西南接岡咸斯西北爲于闐南山直
抵葱嶺則河北之水不得絕之而南以入南海今所謂
三危山者其下亦無水經過蓋禹貢之三危在今甘肅
蘭州府渭源縣烏鼠山之西三苗居此而允姓之戎則
居于瓜州後世混而一之遂于瓜州別指一山爲三危耳

禹貢三危凡二見雍州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敍鄭注河
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
積石之西南又下文導黑水至于三危今鳥鼠之西岷
山之北積石之南大山本多不知以何山爲古三危孔
穎達云山在河南則亦以康成爲據但腹是口非耳最
可怪者水經云江水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

世楷堂藏板

過廣魏雒縣南東南注之正可證三危在岷山北而鄰
道元引山海經云三危在敦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
黑水詳道元之意似誤合二說以爲一計岷山與沙州
相距約二千里既云與岷山相接則與鄭元所引地記
合安得復言在敦煌南乎水經末卷又云三危山在敦
煌縣南與洛水出三危自相矛盾水經末卷乃妄人附
益所說山水率多紕繆乃道元注又引山海經云三危
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尚書
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此條本與鄭元合道元乃引以
注敦煌南之語其下復綴以春秋傳允姓之姦居于瓜

州瓜州即敦煌漢武帝分酒泉置此南有鳴沙山亦曰
沙州云云豈非道元誤合二說以爲一耶不知二說斷
不可一當以鄭元說爲正而山海經水經各有二條皆
一是一否當擇取之

西鳥鼠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禹貢鄣
注引地記云三危之山在鳥鼠山之西南今案西南當作東南鳥鼠之山則在積
石之西南當岷山之陽松潘
廳北二百三十里其後鬻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
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
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
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
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
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案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闐
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名之故太史公云不睹
崑崙所在當置勿論而自于闐東注鹽澤伏流出爲河
源則史記已有明文矣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
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
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
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
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
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是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

河源

自古言河出崑崙而雍州崑崙在臨羌非河源山海經
有兩崑崙一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
戴勝虎齒豹尾穴處曰西王母此荒遠無稽不必深論
一云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積石之山其
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又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
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

袤三百里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此敍兩源尤明確其潛流至積石處古來無人目驗其狀故終于湮晦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此理之可信者凡言河源當以此爲正水經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南入葱嶺山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窴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此十三字錯簡在前今從鄒注移置于此案此敍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爲明備杜佑謂敦煌張掖之閒舉人往來非少從漢至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不知蒲昌以東潛流地中所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者不過因河關以西皆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睹故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眞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佑所疑皆屬謬妄而史記漢書水經確有可據特隱淪之脈罕能目驗後漢段熲至積石山僅及其山阯而止唐李靖侯君集征吐谷渾直踰其山而武人無識不能言重源又發之事後人所以不篤信也鶴壽案河源出自昆侖爾雅有明文此無可疑者獨昆侖之虛有言在中國西北而主于闐之說者有言在吐蕃西南而主紫山之說者近畢

氏山海經新校正則悉翻其說西山經云昆侖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畢氏曰山在今甘肅肅州南八十里漢志云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昆侖山祠敦煌郡廣至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昆侖山祠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十六國春秋云涼張駿時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卽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又劉昫舊唐書地理志云昆侖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昆侖山漢武帝西河名云弱水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括地竹之解谷大夏者春秋傳所言實沈之遷在今山西境昆侖之陰呂氏春秋作阮窳之陰阮卽代郡五阮關險卽昆侖也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以此知昆侖之卽卽在甘肅必非于闐吐蕃之山五千里名曰神州說文云卽宇從北一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漢志云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解大夏者春秋傳所言實沈之遷在今山西境昆侖之陰呂氏春秋作阮窳之陰阮卽代郡五阮關險卽昆侖也郭注移置于此案此敍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爲明備杜佑謂敦煌張掖之閒舉人往來非少矣張守節謂肅州乃小昆侖非河出者後世皆仍其誤玄博物志漢使張騫窮河西海至大秦國西海之濱有小昆侖則古以小昆侖爲在大秦國而肅州之山爲夏書山海經之昆侖無疑也

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中國唐貞觀中始朝貢積石秦漢爲西羌地晉永嘉後爲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中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從西南來向東北流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者爲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杜佑首主此說而力排漢人葱嶺于闐河從蒲昌海伏流至積石方出之說唐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歐陽忞輿地廣記作薛元鼎蔡傳從之元史亦

作蔚恐非使還踰湟水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河　水益狹其南三百里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閒下合衆流故世謂西戎地河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其地蓋在敦南之西此說又在杜佑之後但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都城言之今元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閒下五千里當在吐蕃都城東北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崑崙山在河湟東北此不可信蔡傳引漢西域傳及元鼎二說而以元鼎爲是不足信　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往來河源自河州東南河驛西去四閱月抵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粲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朱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使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度又四五日兩山峽束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合河合　崑崙以東山益高行五六日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以上所言果是則不但三代秦漢相傳河源在中國西北者一縣抹撥卽唐人云崑崙在吐蕃國中西南爲河所出而此云河源又在崑崙西南一月程是唐人亦僅得半也但劉元鼎以紫山一名悶摩黎爲崑崙都實以亦耳麻不莫剌一名騰乞里塔爲崑崙是二是一皆不可知番語無定固難攷信然其所行同係吐蕃一路雖所至有遠近大約二說實相表裏自此以後無不遵用其說者不但學者好事翻新亦因吐蕃河與積石山下河相連有目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悶難知故耳難知者未必非共見者未必是積石乃禹導河之始都實自河

州西行當身歷其地乃竟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禹之積石則其鑿空妄語何足深據當從舊說鵡鴒寨戴記錢獻之新料注地理志皆謂昆侖虛卽巴顏喀剌山河水出其東北今案昆侖山在今青海右境西南河水發源于此東南流折而西北又折而東北凡二千七百里皆行塞外至甘肅蘭州府河州西始入塞內至寧夏府平羅縣東入鄂爾多斯界又東北抵阿布山色爾亞喀剌山又東逕噶札爾賀邵山南大漢得兒山西南折而東南逕默爾楚克賀邵山北抵九爾哈卽圖又東南折而南入塞自此爲中國河矣

積石龍門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疏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案呂覽仲夏紀古樂篇

云禹鑿龍門降通滲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云禹北爲防原泗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淮南子云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禹所施功也疏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實則有四五千里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案蔡意亦以積石在龍支故以積石至龍門僅三千里沿流之誤固不必言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既難屬詞且施功甚略故總括爲一句耳其所經行皆雍州域內豈爲荒遠蔡見朔方西涼不入宋版圖遂言荒遠謬甚蔡傳又曰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峽閒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气噴風聲如萬雷余攷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是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李氏之學極博不本漢定襄郡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若謂此皆禹鑿禹之輕用民力一至于此眞正妄談不足與辨至龍門之鑿則載在傳記者甚多墨翟呂不韋劉晏賈讓酈道元述之已詳乃云不詳其所以鑿是諸書蔡皆未寓目耶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汪鶴壽參校

冀州梁岐非呂梁狐岐

禹貢冀州壺口治梁及岐壺口上連孟門下控龍門固爲阨要處而下言梁岐鄭注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于此言梁岐者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僞孔傳亦云梁岐在雍州宋晁以道掇論謂梁爲呂梁岐爲狐岐皆冀州山非雍州山蔡沈從之愚改名永寧州者州東北一百里有骨節山一作較積山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俗稱呂梁山其去河尚遠鄭注乃有河流激盪之言意者古今地勢變易故陵谷頓殊但就其說原未指爲禹貢梁山何得妄事援引今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有禹鑿之迹天將陰雨激浪如雷與鄭注所言相似但南去離石四百餘里又朔平縣平魯縣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鄭氏所言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詳三子所言呂梁疑即鄭注之呂梁蓋離石西南距孟門雖遠既爲河流激盪則當其未鑿而爲孟門之害亦無足怪元和志唐初分離石地置孟門縣孟門關在縣西當亦因三子及鄭注之言遂爺離石之縣與關俱蒙孟門之名耳非孟門與離石必一條則言呂梁于北原一條則言孟門于龍門一條乃言梁山且明指此爲禹所疏決則知道元竝未指呂梁爲梁山且呂梁在壺口之上壺口又在梁山之上道里秩然絶不相涉自晁以道取道元兩說强合爲一蔡沈宗之故集傳云梁山呂梁山也在石州離石縣東北而又誤以此山即左傳穀梁爾雅之梁山案道元言呂梁在善無之西南離石之東北據魏書地形志恒州善無郡善無縣漢屬雁門後漢屬定襄天平二年置郡來屬此縣自隋以下茫昧不可得詳其離石則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州東北一百里有骨節山一作較積山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俗稱呂梁山其去河尚遠鄭注乃有河流激盪之言意者古今地勢變易故陵谷頓殊但就其說原未指爲禹貢梁山何得妄事援引今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有禹鑿之迹天將陰雨激浪如雷與鄭注所言相似但南去離石四百餘里又朔平縣平魯縣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鄭氏所言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詳三子所言呂梁疑即鄭注之呂梁蓋離石西南距孟門雖遠既爲河流激盪則當其未鑿而爲孟門之害亦無足怪元和志唐初分離石地置孟門縣孟門關在縣西當亦因三子及鄭注之言遂爺離石之縣與關俱蒙孟門之名耳非孟門與離石必

相連接也然則爾雅毛詩三傳之梁山此禹貢梁山也
尸子呂覽淮南酈注之呂梁此別自一山也蔡傳皆合
而一之其妄甚矣岐亦非狐岐也蔡亦惑于晁以道遂
于集傳譔其語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
在今汾州介休縣酈道元云後魏于狐岐置六壁防離
石諸胡今六壁城在勝水側實古河逕之險阨案狐岐
山今在孝義縣西八十里盤村原一名薛頡山與介休
縣接界與經及岐無涉而蔡謬云其妄尤甚總之永
寧州之呂梁去河二百餘里孝義縣之狐岐去河三百
餘里若謂堯時洪水懷襄大河汎濫至此二山下須禹
治之尚可察竟指爲河流扼要處與龍門無異而曰二
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不幾眯目而道黑白乎
胡渭不信而闢之詳見錐指可云卓識近日戴震號爲
善于經惜不守家法于此梁岐棄鄭注不從反遵宋人
妄譚此甚非也鄭書先分九州之山川所以見脈絡之貫通也由冀而沇而青而徐而揚
而荆而豫而梁而雍所以詳施動之次第也冀州爲開卷第一州而雍以下九州之山
川所以表每州之界限也後總敘九州之
汾西河東自燕京別而南離石水所出曰梁山在今孝義縣西百里一名狐岐山在今孝義縣西百里一名狐
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百三十里東接交城縣界北連
赤洪嶺接嵐縣界西踰貂谷爲臨縣一名呂梁皆訛以
梁岐爲雍州山非也禹貢先言壺口以見龍門西河就
治次言梁岐以見梁岐之西水歸于河梁岐之東水歸于汾
此二山爲汾川以西華山自北而南之脊舉之以見汾
西河東其地就治不得謂壺口一役兼及雍州也況韓

梁在離石縣西者卽今永寧州北之呂梁山而河行離石之西故云在縣西實未深攷道
元引而辨之則以離石西界河無逼阻故溯流而上以求其也是道元以尸子呂覽淮南所
言不在離石而遠在其北也蔡氏拔以證呂梁在離石正與其說相刺謬宜乎閻百詩胡朏明不之取耳黃櫨之南勝水所出曰
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蓋據河西流乃轉南故曰以東其指天橋峽無疑司馬彪言呂梁洪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後人以保德州河曲縣
西南二十五里之天橋峽爲道元所謂呂梁洪就水經注自北而南之次第攷之地望適協其地有禹鑿之跡
河自東勝州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河曲縣西北轉而西流九十里逕天橋峽下至保德州西五十里折而南
逕興縣西又南百七十里至臨縣界道元言呂梁洪在縣之呂梁山而河行離石之西故云在縣西實未深攷道
元引尸子呂覽淮南所稱呂梁未鑿雖後人失其所在而離石縣故城西南八十里西流歷千呂梁洪之山而爲呂梁洪
事疏鑿一引水經注其本文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之狐岐山東南流注之又東南入于河梁洪之山而爲呂梁洪
于亦見淮南所稱呂梁未鑿雖後人失其所在而離石縣之呂梁西距河百五十餘里滿越重山不濱于河無
梁證晉山宜屬冀州皆非離石呂梁洪就水經注引爾雅左氏穀梁一引呂覽本出尸子亦見淮南所稱呂梁未鑿雖後人失其所在而離石縣之呂梁西距河百五十餘里滿越重山不濱于河無
耳蔡仲默取晁以道說而援據愈謬一引爾雅左氏穀梁證晉山宜屬冀州皆非離石呂梁洪就水經注引呂覽本出尸子亦見淮南所稱呂梁未鑿雖後人失其所在而離石縣之呂梁西距河百五十餘里滿越重山不濱于河無
孝義縣之狐岐亦有未盡蓋赤洪嶺接嵐縣界西踰貂谷爲臨縣一名呂梁皆訛以梁岐爲雍州山非也禹貢先言壺口以見龍門西河就治次言梁岐以見梁岐之西水歸于河梁岐之東水歸于汾
山宜屬冀州自渭以北所當之岐卽雍州之岐山遠隔在漆沮涇水之西誠使越漆沮涇水至于岐下則雍州自渭以北所當
城之梁山雖近河而渭北之岐山遠隔在漆沮涇水之
西誠使越漆沮涇水至于岐下則雍州自渭以北所當
治者幾于偏舉矣然謂禹貢梁岐卽今永寧州之呂梁
孝義縣之狐岐亦有未盡蓋赤洪嶺接嵐縣界西踰貂谷爲臨縣一名呂梁皆訛以梁岐爲雍州山非也禹貢先言壺口以見龍門西河就治次言梁岐以見梁岐之西水歸于河梁岐之東水歸于汾
山實一山之所盤回辭頡狐岐卽今永寧州之呂梁
之所盤回禹貢之梁岐統名也呂梁狐岐特其中之一山
耳蔡仲默取晁以道說而援據愈謬一引爾雅左氏穀梁證晉山宜屬冀州皆非離石呂梁洪就水經注引呂覽本出尸子亦見淮南所稱呂梁未鑿雖後人失其所在而離石縣之呂梁西距河百五十餘里滿越重山不濱于河無
事疏鑿一引水經注其本文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西流歷千呂梁洪之山而爲呂梁洪
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後人以保德州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之天橋峽爲道元所謂呂梁洪就水經注自北而南之次第攷之地望適協其地有禹鑿之跡
河自東勝州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河曲縣西北轉而西流九十里逕天橋峽下至保德州西五十里折而南
逕興縣西又南百七十里至臨縣界道元言呂梁洪在縣西者卽今永寧州北之呂梁山而河行離石之西故云在縣西實未深攷道
元引而辨之則以離石西界河無逼阻故溯流而上以求其也是道元以尸子呂覽淮南所言不在離石而遠在其北也蔡氏拔以證呂梁在離石正與其說相刺謬宜乎閻百詩胡朏明不之取耳黃櫨之南勝水所出曰
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蓋據河西流乃轉南故曰以東其指天橋峽無疑司馬彪言呂梁洪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後人以保德州河曲縣

西宋熙寧五年省并義入介休元祐元年復置并義則
不當繫之介休也蔡氏又言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
古河逕之險阨不知北魏初河東岸離石吐京之地萬
山簇擁悉匈奴五部餘衆所居至狐岐以東汾川左右
地勢坦平故于此置六壁立爲鎮戍以防狐岐以西黃
河以東寇西距黃河二百餘里不可謂爲河逕之險
縣此皆在禹貢雍冀二州分界春秋則秦晉分界戰國
則秦魏分界昌黎詩云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松
柏在高岡中條係太行之支上連壺口今解州及蒲州
府正在中條之麓俯瞰河流讀昌黎詩可想其形勝王
亭蓮洋詩逕紋河中爲郡當兩介之首形勝社寓中記
謂太華中條本爲一山巨靈擘開掌華踏裂開爲二以
通河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
華陰正當其處古秦晉之交也僖十五年傳晉惠公求

秦穆公納已許賂秦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杜預曰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
從河南而東盡虢略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愚謂虢
卽閿鄉解縣卽今州此惠公求入迫而妥許果爾秦且
越河而東深入晉地晉幾無以立國此歸國後所以悔
而不與厥後戰于韓爲秦所獲復縱之歸于是秦始征
晉河東置官師焉至此晉惠已懾服不敢校秦深入晉
地矣至晉文公則英武非惠比城濮之戰子犯曰戰而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見僖公二十八年傳杜預曰
晉國內河而外山文公子襄公又能敗秦于殽晉曰以

七國趙都邯鄲今縣屬山西潞安府此韓舊都後滅鄭徙都之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而魏都安邑今縣屬山西解州此魏舊都也三國之境皆與秦接壤而魏則幷國都亦與密邇矣然河山之險足恃故魏所急者惟在河西蓋黃河自積石至龍門而南至華陰東至底柱禹迹古今不變也至春秋則此地爲秦晉分界所必爭者攻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又司馬遷傳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後魏志云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卽今縣屬陝西同州府縣北五十里有龍

強霸甚久想河西日漸恢拓魏文侯繼之史記吳起傳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敗五城文侯以爲西河守以拒秦文侯卒起事其子武侯起自論功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戰國策魏武侯與大夫浮于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信固哉王鍾傳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吳起因言地形險阻必宅修政武侯曰善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凡依河爲國者但守河險與敵共則危故必守河西吳起時當必屯列戍深入河之西境尚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西河曰雝州禮記王制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檀弓子夏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于夏爲魏

文侯師想適館就見常在西河此魏所以拒秦史記秦世家秦用商君東地至河此魏興衰大關頭蓋自秦取少梁少梁卽漢夏陽縣今韓城縣其時秦已逼河至虜公子卬東地至河而魏但保河之東北岸西南二面皆入秦安邑雖非臨河然旣不能有河西秦渡河而東百餘里卽造其國都梁惠王乃渡河而南遷都大梁今河南省城開封府祥符縣也史記集解徐廣曰大梁今汴州浚儀正義今汴州浚儀也推大梁所以得名蓋因釋山梁山晉望也此卽禹貢冀州及大雅韓奕之梁山想惠王必因此而更名夏陽爲少梁此蓋自晉文公直至魏文侯武侯闢地至此名以少梁者居然以晉之望山名河之西界旣被秦取不得已而南遷無聊之思仿少梁稱大梁窮蹙甚矣當魏盛時西則跨河而有河西南則面河而制河南此子犯魏武侯與司馬遷所以皆言河山若大梁則無險可恃惠王云喪地于秦七百里古里小于今僅得今里大半王又甚言之約計喪河西地亦有二三百里讀書而不通古今不識地形則何貴讀書人子足未至山陝展卷之下猶能揣量讀孟子者空知之鶴壽梁秦襄公始列爲諸侯則河西之地盡爲秦有矣及至戰國魏文侯六年城少梁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西攻秦築雒陰卽陽三十二年敗秦于注此見于史記魏世家者而吳起傳又載擊秦敗五城之事然則魏之得河西自吳起始也衛鞅田魏居

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秦孝公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安邑降之二十二年衛鞅擊魏公子卬二十四年與魏戰岸門虜其將魏錯然則秦之復河西自衛鞅始之魏能保河西亦豈能保安邑不得已而有大梁之遷然魏之大勢去矣其地西平臨虒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御力而亟故蘇代曰秦正告魏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踰封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循江下漢以攻楚之郢楚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虛頃邯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臧大梁其言豈不深切著明哉

長安

漢高帝紀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長安本秦鄉名秦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當是自取美名史記作關中班氏以關中地廣都在長安故追改之

鄭縣新鄭

漢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其說甚明白而臣瓚乃謂周自穆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桓公爲周司徒寄孥于虢會幽王既敗滅虢居鄭父之邱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駁之謂穆王無都西鄭事桓公死幽王之難其子武公始東遷新鄭是矣案說文鄭周厲王子友所封宗周之滅鄭徙濟洧之上今新鄭是也河南郡屬縣有新鄭特加新字所以別于京兆之鄭爲桓公始封邑也兗州山陽郡之鄭則與此無涉鶴壽案竹書紀年云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穆天子傳云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此辭氏辭氏以下都于南鄭辭氏云都于西鄭則是辭氏所見紀年非今本也南鄭在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東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水經沔水篇云沔水東過南鄭縣南注云縣故褒附庸也者舊傳云南鄭之號始于鄭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鄭爲稱惠氏禮說云有兩鄭故加南何與于鄭桓公穆王嘗以南鄭爲別都故紀年謂築祇宮也西鄭在今同州府華州北史記鄭世家云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世本居篇作棫林者是也惟紀年則云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友初封于鄭漢志京兆尹鄭縣鄭桓公邑詩檜鄭譜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世本居篇作棫林者是也惟紀年則云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友初封于鄭州又云晉文侯二年周厲王子多父命居雒則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北故辭父之邱名之曰鄭則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北故辭氏謂桓公未封京兆而惠半農謂天子畿內不以封也

南陵沂水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莖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之云據水經注滻水篇說文水部沂水當作滻水錢說是顏乃讀沂爲先歷反則以此爲音析謬甚唐初本已誤矣鶴壽案封禪書稱秦都咸陽霸滻長水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祠之沂水爲滻水之訛除說文水經注外上林賦張揖注云霸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滻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是亦未訛爲沂也水道提綱曰霸水上源即藍水也出藍田縣藍關之西南山秦嶺經西安府境東而北有滻水西南自太乙山東南之西王谷嶺及秦嶺三源合而北流又東北流來會乾合滻水東北至高陵縣南境入渭曰霸口觀此益知沂水之爲滻水無疑矣

雒

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豫州川過郡二謂宏農河南也豫州川職方荊州其川滎雒是也鞏縣入河時水道後世洛口東移矣

阿陽

平原郡阿陽天水郡亦有此縣錢大昭以爲名同愚謂五行志成帝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微時屬陽阿主家成帝微行過陽阿主見說傳趙飛燕微時屬陽阿主家成帝微行過陽阿主見說

之召入宮師古曰陽阿平原縣俗書阿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妄改趙明誠金石錄載李翕碑云漢故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後漢漢陽郡即前漢天水郡係明帝改名碑當時所作必不誤外戚傳連稱陽阿亦當無謬據師古注及碑校之似平原當作陽阿天水當作阿陽後漢書宋均傳均之族子意拜阿陽侯相注云阿陽故屬天水郡郡國志漢陽郡有阿陽縣然則天水之縣名阿陽甚明而青州平原郡則不復有阿陽亦無所謂陽阿者疑是光武建武六年所省并錢說誤也鶴壽案先生據外戚傳以爲平原之阿陽當作陽阿似矣今案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原

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乎原郡治漢高帝六年置河水又東北逕阿陽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應劭曰涇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阿陽鄉故縣也據此則平原郡亦有阿陽縣錢氏之說不誤

涇水過郡三

安定郡涇陽幷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千六十里雍州川澮毛詩邶風谷風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所引地理志作行千六百里且其上文先說涇水自發源至入渭幾二千里禹貢疏所引地理志亦作千六百里今毛刻及南監皆作六十誤也過郡三謂安定此下原闕二字京兆也雍州川見職方鶴壽案涇水自安定郡涇陽東南流逕右扶風漆縣左馮翊谷口池陽至陽陵入渭班氏所謂過郡三者安定右扶風左馮翊

河水過郡十六

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章武屬勃海河所過郡據鄭康成尚書注當爲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魏郡鉅鹿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凡二十

三郡此言十六疑有闕漏詳後案鶴壽案錢說之新斠注地里志作過郡十九不數魏郡鉅鹿清河信都勃海而有千乘又云河自今諸縣內黃湯陰安陽臨漳魏縣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鉅鹿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成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入海仍是過魏郡鉅鹿等郡矣

六郡良家子

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微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

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師古注未確

京兆下邽

錢大昭曰隸續劉寬碑陰永安長京兆下圭駱　伯彥又有京兆下圭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邽今郡國志無疑司馬氏脫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案鄭縣注引黃圖云下邽縣幷鄭桓帝西巡復之此志本據永和五年其時已省下邽至桓帝始復而劉寬碑立于靈帝中平二年錢云司馬脫非也謂中葉省是也據此可見郡國皆載永和五年鶴壽案下邽在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北錢獻之曰應劭謂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稱下邽蘇林音邽爲圭余謂武公伐邽戎不聞遷其人于此封禪書稱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于櫟陽而祀白帝疑畦字從圭而邽字亦從圭櫟陽下邽其地境相涉此下邽之邽當爲畦畤之畦也今案劉寬碑陰作下圭則錢氏之說信矣水經注云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是漢順帝時無此縣而桓帝時已復之也

漢安郡

安帝永初中置扶風都尉居雍縣獻帝省都尉分置漢安郡此志于都尉本略不載故雍縣下無都尉而獻帝所置則以此志據永和故不載

雒縣

廣漢郡雒縣州刺史治案劉焉傳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益州賊馬相殺縣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是州刺史治雒縣之證也

京兆下邽

錢大昭曰隸續劉寬碑陰永安長京兆下圭駱　伯彥又有京兆下圭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邽今郡國志無疑司馬氏脫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案鄭縣注引黃圖云下邽縣幷鄭桓帝西巡復之此志本據永和五年其時已省下邽至桓帝始復而劉寬碑立于靈帝中平二年錢云司馬脫非也謂中葉省是也據此可見郡國皆載永和五年鶴壽案下邽在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北錢獻之曰應劭謂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稱下邽蘇林音邽爲圭余謂武公伐邽戎不聞遷其人于此封禪書稱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于櫟陽而祀白帝疑畦字從圭而邽字亦從圭櫟陽下邽其地境相涉此下邽之邽當爲畦畤之畦也今案劉寬碑陰作下圭則錢氏之說信矣水經注云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是漢順帝時無此縣而桓帝時已復之也

漢安郡

安帝永初中置扶風都尉居雍縣獻帝省都尉分置漢安郡此志于都尉本略不載故雍縣下無都尉而獻帝所置則以此志據永和故不載

雒縣

廣漢郡雒縣州刺史治案劉焉傳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益州賊馬相殺縣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是州刺史治雒縣之證也

街東街西

舊唐書地理志關內道皇城南大街曰朱雀街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新唐書百官志稱爲左右街此街各坊唐時第宅園亭寺觀皆在載宋敏求長安志近日畢氏沅太倉鎮洋人總督兩湖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已刻之予爲敘白樂天幽宅詩云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唐詩鼓吹注云街東西諸坊及西市多王公貴戚之家杜牧街西長句云碧池新漲浴嬌鴉分鑾長安富貴家游騎偶同人鬥酒名園相倚杏交花銀鞦驟裏嘶宛馬繡鞚聰瓏走鈿車云云此皆言街東西第宅園亭之盛也韓昌黎華山女詩云天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開宮庭早赴街西行香詩云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云云此言街東西寺觀之盛也昌黎又有題張十八所居詩云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東雅堂韓集某氏注云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所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也張籍酬昌黎詩云西街幽僻處正與嬾相宜杜牧又有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詩嘏山陽人其書齋雪後詩鄉遥路難越云云此必嘏在街西所居中作可知羈孤者參錯其閒

非盡烜赫者也又街西池館見李義山詩云白閣他年別宋門此夜過疎簾雷月魄珍簟接煙波太守三刀夢將軍一箭歌國租容客旅香熟玉山禾此義山夜訪友于館雷宿作一二敘與其人昔別今訪三四館中夜景玩下半首似今日都會處會館或一省或一府一縣醵金買屋作士商公寓官亦居之而京官未必居者大約皆外官文武兼有故云太守將軍但國租云云似當時別有一種公項資糧隸于官中以供客者似猶有古制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之遺意而今不可攷矣見三輔黃圖熙寧長安志先生所緻

引者不過唐人詩文無關典要姑從原本錄之而已

西明寺

西明寺在街西蘇頲長安西明寺碑略云慶明元年仲秋詔于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三藏法師元奘住以繩度還而墨順次命少監沈謙之傾水衡之錢徹河宗之府鈞北阜之烏伐南山之枝初歷落以星峙忽空崇以靈曼攢拱岌業騫薿蔚蓊宛轉叢倚觀閣層立殿堂珠綴穿窈璇題照燭琉璃洞徹菡萏紛敷白日爲之隱蔽丹冕所謂頭白宮人塵影堂者也又有華陽觀桃花招李六拾遺飲詩華陽觀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詩春中與盧周諒華陽觀同居詩重到華陽觀舊居詩蓋樂天于應舉時曾居之唐文粹有歐陽詹玩月永崇里華陽觀詩敘

華陽觀

白樂天華陽觀詩自注華陽公主故宅有舊內人存焉

鎗然有去音悲豐麗博敞崢嶸曠朗爽爽焉馬躰躰焉中

李義山有贈華陽宋眞人兼寄清都劉先生詩又有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詩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銷綵蠟云云攷南部新書云新進士翌日排建福門候謁宰相有詩曰華陽觀裏鍾聲起建福門前鼓動時則知應舉者多居觀中諸人皆以試事居此其中必有廣庭層樓故樂天義山與歐陽詹皆言玩月之事又金石文字記有華陽觀王先生碑于敬之撰王元宗正書先生名軌字洪範

東門

漢唐時州郡多在京師之東士大夫游宦于京者出入皆取道東門漢疏廣受傳廣受東海蘭陵人宣帝時父子竝爲大傅少傅移病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東方色青亦名青門邵平以故東陵侯種瓜青門外號青門瓜是也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霸

盎門

駱山人池亭

出東門行不遠有駱山人池亭唐語林云駱浚者度支司書手李吉甫擢用之典郡有令名于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鑿如拳石谿橫似葉舟云云蓋浚雖出胥吏頗好事且愛客池亭幽雅恰在大道旁出京者初程遄發解鞍憩此有家口寄京者先寄信回然後前進入京者以至此離京密邇或須先遣僕往摒擋一切亦歇馬馬計吉甫用浚必在憲宗元和中卜築亦在此時白樂天于穆宗長慶初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有過駱山人野居小池詩云茅覆環堵亭泉繞方丈沼紅芳照水荷白顫銜魚鳥門前車馬客奔走無昏曉名利驅人心賢愚同擾擾自注棄官居此李義山于文宗太和九年有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兗詩云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云云劉得江亦太和開成閒人有冬日駱家亭子詩云亭臺臘月時松柏見貞姿林積煙藏日風吹水合池云云

商山

白樂天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初出京即有五松驛詩此驛在長安東李義山亦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云自是而東則爲商山樂天赴杭州有登商山詩有鄧州詩商鄧一連也後白由忠州刺史拜尚書郎回京亦取道商山義山商於新開路詩六百商於路崎嶇古共聞云此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所開也其自桂管歸破帆壞槳于荊江中遂改從陸路至

商洛則云昔去眞無奈今還豈自知青辭木奴橘紫見地仙芝云云又歸墅云行李逾南極旬時到舊鄉楚芝應徧紫鄧橘未全黃云云又商於詩云商於朝雨霽歸路有秋光背塢猿收菜投巖麝退香云云其從蜀中柳郢幕歸有九月於東逢雪詩云舉家忻共報秋雪墮前峯嶺外他年憶於東此日逢云云若四皓廟詩甚多略舉其二有羽翼殊勳棄若遺云云一首有本爲雷侯幕赤松云云一首亦因出京入京屢經其廟故耳又溫庭筠經商山卻寄昔同行友人曾讀逍遙第一篇云云通首皆曠達語總因商山爲入京必由之路故失志者其言如是又有商山早行詩所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且爲口實也義山又有送豐都李尉詩云萬古商於地憑君泣路岐固難雋綺季可得信張儀雨气燕先覺葉陰蟬遽知望鄉尤忌晚山晚更參差蓋李尉從京中閱盡苦辛方得山南東道南賓郡豐都縣尉一官出京行至商山突遇一拐兒爲其所紿盡喪資斧飲泣路岐故義山贈之詩言既不能遁世高隱如綺季豈可妄信張儀之詐乎二事皆商洛事也因言燕與蟬尚能先知嘆李尉之不覺其欺結言今已無奈尤忌山晚望故鄉彌增忉怛耳蓋商洛爲近京地亦猶今日之天津欺詐之人所叢集故其言如此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地五

朱圉

導山朱圉鄭云地理志朱圉在漢陽疏云地志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鄭言漢陽者前志云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續志亦云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有冀縣朱圉山鄭據後漢志故與前志異也蔡傳乃云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今秦州大潭縣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扶風疏云地理志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汧山

也宋大潭故城在今西湖縣西南本漢隴西郡西縣地蔡遂以宋之大潭爲漢之冀縣非也又據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改隸岷州至蔡氏時又已改隸西和州乃又誤云秦州大潭縣其于本朝州縣建置一概茫然尤謬鶴壽案朱圉山在今甘肅理志云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志所謂冀南山也蔡氏以宋之大潭爲漢之冀縣圉謬然其謬亦有自來通典云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蔡不豐九域志云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又云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蔡不深攷遂仍其謬

崋山

崋山禹貢凡三見導山太崋蔡傳云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崋州華陰縣南十里西山經云太崋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名山記云崋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足分爲兩山以通河流故掌與腳迹存焉張衡西京賦稱高掌遠跖是也蔡氏謂崋陰縣本係南字偶誤二字耳

岍岐荊

導山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鄭云地理志岍在右扶風疏云地理志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案鄭引地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漢

汧縣唐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疏又引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者漢志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疏又引荊山在懷德縣者漢志左馮翊懷德縣禹貢北條荊山在有彊梁原今朝邑縣有懷德故城乃西漢舊縣荊山在其境也蔡傳引漢志汧縣改爲岍縣又云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吳山宋省當云吳山舊縣蔡又引晁氏曰今隴山天井金門秦嶺皆古岍也攷括地志岍山在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東鄰岐岫西接隴岡汧水出焉是

隴與汧爲一猶可若天井山在今隴州南一百里金門小又在州南百四十里其山如門渭水經焉皆與汧無涉至秦嶺雖大要以在今藍田縣商州者爲正與終南是一不與岍爲一蔡非也又按續志無慭德縣省併也故城在朝邑而富平復有慭德故城者寰宇記謂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于此立縣爲名晉移富平來治後魏復徙去故有故城存其實與西漢舊縣無涉也隋地理志因之誤載荆山于富平縣李吉甫元和志云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云在縣西南二十里皆謬也今朝邑縣治基頗高在彊梁原上當即宋時舊址土人謂原即荆山北麓其東麓則臨于河即禹貢荆山無疑蓋水經注言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今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在荆山下而富平縣無洛水一證也彊梁原爲荆山之麓一名朝坂一名華原山在朝邑縣西繞縣西而北而東以絶于河古河壖也故曰至于荆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不合二證也蔡傳于雍州荆岐既旅云荆山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據陵原也此正沿襲謬說迫明三原馬理伯循又以荆山爲即三原之嵯峨山游談無根尤不足辨又按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黄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晉灼云山在懷德縣唐志則云在虢州湖城縣元和志因之誤載荆山于富平縣李吉甫元和志云在縣西南二十

地豈得指爲漢故縣當亦作今鳳翔府鄠縣界有故武功城惇物山在其東鳥鼠山地志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今在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蔡傳引地志云云而云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乃以唐之州縣言若蔡欲舉本朝輿地則當云今熙州渭源堡方合

涇屬渭汭

涇屬渭汭鄭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案鄭引前志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治平涼縣西南开頭山在縣西一百里涇水出東南流逕華亭涇州長武邠州淳化永壽醴泉涇陽高陵諸州縣入渭陽陵故城在高陵縣西南二十里鄭所云涇入渭處也汭說文云水相入也鄭召誥注云汭隈曲中也雍州有二渭汭此渭汭漢高陵縣地後渭汭漢懷德縣地今朝邑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也懷德者河渭二水之會也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也至蔡傳則云涇渭汭三水名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黃氏震曰古說涇入于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

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邪職方氏其川涇汭易祓曰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鄒季友曰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即有渭汭事字不可異說蔡傳非是鄭注職方云汭在幽地且引詩以證其箋詩則云芮之言內不以爲水名周禮疏云詩箋芮之言內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汭爲水名猶禹貢太岳至周爲霍山也然則汭爲水名始于周公劉時尚未有況禹貢乎鶡壽案漢志云右扶風枹罕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之即箋云芮水名隗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也此以芮爲別解今案芮水出今甘肅平涼府華亭縣西隴山故爲別解今案芮水出今甘肅平涼縣西北與別源會又逕涇州合汧水東北流逕崇信縣西北與別源會別源出涇州豐臺縣五馬山曰達奚川別源既會又逕涇州合汧水瀹川水三交水至邠州長武縣曰宜祿川逕停口鎮東入渭芮在渭之上流固與禹貢之渭汭無涉然謂公劉時稱此名至周公始名之恐未必然芮亦雍州之大水

漆沮既從

雍州漆沮既從此漆沮乃地志出扶風漆縣西之漆水導渭節內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二漆沮不同大雅縣云自土漆沮箋云公劉遷豳居漆沮之地周頌潛云猗與漆沮傳云岐周之二水也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

豐鎬然則毛鄭雖分言漆沮其實一也據幽譜疏引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則鄭箋云漆在豳者即漢志所云在漆縣者矣疏以導渭之漆沮非自土漆沮則雍州之漆沮即縣自土漆沮潛猗與漆沮可知矣周禮雍州之浸曰渭洛詩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漸浸水宗周者西周也西周洛水其名別出與東周之洛全無干涉非漆沮而何然則以漆沮爲洛毛詩是其明證胡先生以爲起自孔傳非也孔傳于此但言漆沮之水于導渭則言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則亦以雍州漆沮爲扶風導渭漆沮爲洛水胡先生欲合二漆沮以爲一

乃强指此節疏所引扶風漆水爲未定之論失于刊正厚誣孔氏矣要而言之扶風漆縣西一漆也元和志麟遊縣東南亦是漆水又一漆也二漆之中必有一沮在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譌以爲漆耳此段胡先生雖指于節取入後案

此二水一則注涇以入渭一則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西而導渭云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乃在涇水之東疏于此節解爲扶風漆沮于導渭分屬馮翊洛水極確鵠壽素西山經云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郭璞以爲漢杜陽之俞山漆水說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水經岐山作俞山酈道元引開山圖云岐山在杜陽北長安西有梁謂之漆渠漆渠合岐水橫水東注雍又合杜水南注渭此漆水出今陝西鳳翔府麟遊縣東北

漢志云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闢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北入渭此漆水出今邠州西南其實乃一水耳上源出豳地漢漆縣以水得名西南流至岐地南漢杜陽美陽縣境而入渭縣詩云幸西水游矣云循漆沮水側周原膴膴傳云周原漆沮之間也此詩源委自豳至岐漢志舉其上源故文舉其近源耳豳之漆在右扶風長安之西無洛名涇東之漆在左馮翊長安之東一名洛縣疏于豳之漆牽混入一名洛之有疑而不定者殊爲混目

原隰

原隰厎績鄭注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厎績亦是治豳地之水今陝西邠州及三水縣皆豳地原隰在此又詩小雅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朱子以爲今太原陽曲縣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竝同顧氏日知錄云漢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後漢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于涇陽唐章懷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元和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平涼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周人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以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國語宣王料民于太

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
胡氏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及唐爲原
州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于靈
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
百六十里故州即元開縣今固原州也太原當在州界
獯鬻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太原益自平涼逐之出
塞至固原而止也顧說微誤閻氏潛邱劄記云寇有來
路亦有去路其逐而出之即從其來路獯鬻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三地名皆在雍州則太原亦當在雍州宣王
料民于太原與詩太原同一地然近代說詩有指原州

者名起後世古未必有原名惟鄭注禹貢原隰厎績詩
度其隰原其地在幽近是按顧胡閻皆謂太原非陽曲
而顧謂在今平涼縣胡謂在今固原州閻謂太原即原
隰則在今邠州在平涼者誤胡駁之是矣而以爲固原
者攷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世祖太延二年置
高平鎮孝平帝正光五年改置原州領二郡治高平郡
之高平縣是則先有縣而後有州高平曰原州以縣名
高平得名非以古之太原得名則此說殊不足據當以
閻氏說爲正

岷山

梁州岷嶓既藝鄭云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案志
此下尚有西徼外字續志同史記集解引鄭注而割裂
之也漢湔氏道唐爲松州嘉誠縣今爲龍安府松潘廳

岷山在廳西北二百二十里江源所出距廳尚遠豈得
謂江所出之岷山即在湔氐道漢志蜀郡有汶江縣郭
璞注山海經遂言岷山今在廣陽縣西江所出廣陽晉
所更漢汶江縣之名郭說已誤蔡傳遂云岷山地志在
蜀郡湔氐道西徼外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案隋
地理志汶山郡左封縣有汶山臨洮郡臨洮縣有岷山
元和志岷州溢樂縣南有岷山是岷山所在甚多但不
得以爲江源所出耳漢志分明處在西徼外三字裴駰
刪去已非郭璞移之汶江更誤至蔡氏直以湔氐徼外
與茂州汶山并而爲一此謬而又謬者也汶山今改汶

川仍屬茂州蔡傳又引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青城天彭諸山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止首二句足存欽方增改杜光庭游青城山記殊無當于經旨鶴壽案中山經云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郭氏璞注云岷山在今四川茂州汶山縣西北三百里曰岷山女几山郎隋志所謂雙流縣之女伎山也漢人所言徼外亦止茂州不得甚遠今茶此處外江水所導東南下百餘里至曰馬北徼歷天彭闕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踰隴者也自入彭闕東遷次閬歷氏道縣北又遷次江道又東別爲沱荊州之夏水也此段水經甚略今補正并錐指經與注溷及所在縣名不的確處一一辨之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郡注蜀江水所導東南下百餘里至曰馬徼歷天彭闕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踰隴者也自入彭闕東遷次閬歷氏道縣北又遷次江道又東別爲沱也又歷都安縣又遷瞫邛縣下又東遷成都縣又東北遷郫縣下又東遷成都縣又東過廣都縣北又東南過武陽縣東郡注江水出焉又東北遷郫縣下又東遷成都縣又東北遷郫縣下又東南過武陽縣東又東南過南安縣東又東過平羌縣東又東過犍爲資中縣東又東過江陽縣南又東過符縣北又東過漢安縣東又東過江州縣東又東過枳縣北又東過臨江縣東又東過魚復縣南又東過巫縣南又東過秭歸縣南又東過夷陵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又東過枝江縣南又東過江陵縣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南過夏口入于江郡注江水又東過安陸縣南又東過沙羨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又東過尋陽柴桑縣南又東過彭蠡澤東入于海郭注江水東至雞籠山北分爲三江入于海郭氏璞注云岷山在今四川茂州汶山縣西北三百里曰岷山女几山郎隋志所謂雙流縣之女伎山也漢人所言徼外亦止茂州不得甚遠今茶此處外江水所導東南下百餘里至曰馬北徼歷天彭闕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踰隴者也自入彭闕東遷次閬歷氏道縣北又遷次江道又東別爲沱也又歷都安縣又遷瞫邛縣下又東遷成都縣又東北遷郫縣下又東遷成都縣又東北遷郫縣下又東南過武陽縣東又東南過南安縣東又東過平羌縣東又東過江陽縣南又東過符縣北又東過漢安縣東又東過江州縣東又東過枳縣北又東過臨江縣東又東過魚復縣南又東過巫縣南又東過秭歸縣南又東過夷陵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又東過枝江縣南又東過江陵縣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南過夏口入于江郡注江水又東過安陸縣南又東過沙羨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又東過尋陽柴桑縣南又東過彭蠡澤東

故以枝江爲稱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中有九十九州案據注上明在枝江之西經注各爲起訖不相屬也維指不能辨經注之酒殽故以上明在枝江之下非云滋縣界今枝乃在枝江東則上明不在松滋縣界可知桓沖事見晉書本傳就彼傳及此經注枝江在江北上明今枝江松滋皆在江南則縣治已移也

又東過江陵縣南　鄘注縣西有洲曰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爲南北江也又東逕江陵縣西南六十里江陵故城即今荆州府治江水自枚回洲分流至此復合郢城在今江陵縣東北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　鄘注江水左逕爲中夏水案此即漢志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者此正合爾雅水自江出爲沱之文故鄭注荆州之沱引此當之然則此經所謂東別爲沱者于梁則江原之郡江于荆則夏水兼是二水而言之華容故城在今監利縣界

按水經注本也入南郡界在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下而涸入注

中今悉酌定

江水過郡七

漢地志蜀郡瀕氏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案江水所經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志云過郡七蓋江都在江北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長沙豫章丹陽會稽也閻若璩曰水經江水東過夷陵縣南注說宜昌縣流頭灘引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干寶晉紀吳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成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都縣在西陵之東自江發源松潘至此四千四五百里西陵今宜昌府治東湖縣自此至江都不過四千里山松與陟言皆夸然共計亦當有八千餘里二當作八閻說精絶

朐忍

巴郡朐忍師古音劬續志同韓昌黎盛山十二詩敘作朐腮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同說文肉部有朐字無腮字不知何時譌爲朐腮讀爲蠢閏徐氏援入新附注云蟲名漢中地下溼多此蟲因以爲名恐後人妄造鵬壽案漢朐忍縣在今四川夔州府雲陽縣西六十里闕作朐腮云朐音春腮音閏晉書音義引如淳云朐音蠢

今案朐不宜音春豈字或作朐耶然後漢西岳華山亭碑郃陽令曹全碑竝作朐忍則朐腮如淳之說非也

嶓冢山

嶓冢禹貢凡三見梁州第一見鄭云在漢陽西案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續志西縣改屬漢陽郡鄭據當代也但漢有東西導水歷敘東漢源流首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東漢亦出嶓冢然漢志于氐道言漾水出至武都爲漢于武都言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于沮縣言沮水源流沮水即漢水又沔陽縣應劭注沔水出以上四條皆言東漢不言嶓冢續志亦惟于西縣言嶓冢山西

漢水鄭于此注亦但舉西縣之嶓冢此必古經師相承舊說也至後魏于漢沔陽縣地置嶓冢縣魏收作地形志遂于此縣載嶓冢山而李吉甫杜佑則于上邽縣金牛縣分列兩嶓冢唐上邽即漢西縣金牛即漢沔陽縣地然則漢有二嶓冢亦有二東西分出意者東漢上源從氐道來逐路納衆流以成川非始出沔陽之嶓冢故班志鄭注皆不著此山若西縣山實西漢源故專舉之與至導水以西縣之嶓冢爲東漢源者西漢流至通谷與東漢會然後東漢自東西漢自南而西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西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與西漢合然後西漢再西南行至江州入江論水則西漢是別東漢是主故經詳言東漢而即以嶓冢冠之者因下流潛源以目漢源也論山則沔陽之嶓冢非東漢始源故略之而西縣之嶓冢實西漢源故班志鄭注專舉之欲見是山爲水源也此爲定論乃蔡傳則云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此條之謬不可勝言漢氏道縣今不知所在地志但云漾水所出竝無嶓冢山字蔡以嶓冢在氐道之語爲出自漢志其謬一漢西縣在宋爲西和州宋興元府之西縣爲漢漢中郡沔陽縣地隋始改爲西縣下至宋仍之漢西縣西漢水所出隋宋西縣東漢水所出蔡乃誤認兩西縣爲一其謬二宋三泉縣漢廣漢郡葭萌縣地正東漢所在蔡指爲漢氏道縣而謂嶓冢一山跨氐道西縣二境其謬三展轉迷惑疑誤孔多總之導山導水所言皆爲東漢梁州潛水則爲西漢經既竝著二漢則此嶓冢當兼二漢所出而言鴻按導漾東流爲漢則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嶓冢爲東漢源者西漢流至通谷與至導水以西縣之嶓冢爲東漢源故專舉之難也漢志云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在西南六十里西縣故城在州西南百二十里葭山在縣東北漢志誤作西也秦州南至階州成縣二百六十五里階州成縣二百六十里葭山在縣東北漢志誤作西也秦州南至階州成縣二百六十五里嶓冢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南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嶓冢山在西氐道縣禹貢嶓冢山在西氐道縣禹貢漾東流爲漢則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嶓冢山在西縣禹貢明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嶓冢而送水所言皆爲東漢梁州潛水則爲西漢經既竝著二漢則此嶓冢當兼二漢所出而言鴻按導漾東流爲漢則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嶓冢山在西縣禹貢嶓冢山在西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嶓冢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南禹貢

導水第三見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鄭云地理志漾水出
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漾鄭引前志
文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
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氐道一條正相足又云沮縣沮
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荆州川續志則云武都郡
沮縣沔水出東狼谷前志既以沮爲荆州川而職方荆
州川有江漢無沮是沮即漢氐道武都在今成縣西北
沮縣今爲略陽縣然則漾漢沔沮四名同實東狼谷雖
別源實一水也鄭又云至江夏謂之夏水者此是下文
滄浪之水句義于此連言之欲見此水隨地異名以證

始爲漾東爲漢也漢中郡沔陽縣應劭曰沔水出至武
昌東南入江沔陽縣今沔縣自略陽東南約三百里至
沔縣然則彼志氐道武都沮縣沔陽四條原流是一言
入江處曰江夏曰沙羨曰武昌亦一也
此節經注疑義紛如者前志于隴西郡西縣下注云禹
貢嶓冢山西漢所出而此經所敘的係東漢乃以爲導
自嶓冢此大疑所從出也今察東漢是正派西漢是別
原此經所敘東漢源流據志發源氐道東至武都又東
至沮縣又東至沔陽漢氐道屬隴西郡武都縣爲武都
郡治二郡之境大約在今鳳縣兩當之西秦州之北蓋

隴氐皆是但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莫有能言其所
經者惟自沮縣以下差爲顯白水經沔水篇云沔水出
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東過南鄭縣南以今輿地言之自
略陽縣南寧羌州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
縣南褒城縣南南鄭縣南爲漢水經所謂導漾水東流
爲漢也其冠以嶓冢何也水經敘西漢源流云出嶓冢
山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陰平縣東北與羌
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過江州縣東東南
入于江酈注謂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
池水合又西南合楊廉川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又西南
逕宕備戍南又西南逕祁山軍南又西逕蘭倉城南又
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
南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逕脩城道南又東南于
槃頭城南與濁水合又東逕武興城南又西南逕關城
北又西南逕通谷又西南寒水注之又西逕石亭戍又
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以下與經至廣魏云云略
同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略陽寧羌廣元
昭化劒州蒼溪閬中南部蓬州南充定遠合州巴縣諸
州縣界中皆西漢水所經也以上所敘雖皆專主西漢
其中合濁水則與東漢通矣逕通谷又與東漢通矣至

寒水注之則即潛也西漢出自山源似非漢別但從沔陽伏流至葭萌者的係漢別之潛而此潛既與西漢合則通西漢丄源皆得名潛故鄭梁州注言潛蓋漢西出嶓冢云云又言漢別爲潛流與漢合即爲西漢云云以見潛沔通流故可以西漢之山源冠東漢首也後人有疑于此乃因應劭于漢志沔陽縣下注云沔水出而謂東漢實以此爲始源遂于此地別指一山爲嶓冢後魏于此置嶓冢縣地形志于此系以嶓冢山意以禹貢嶓冢實即此山而西縣之嶓冢乃西漢發源元和志云嶓冢山一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之所出東流爲漢水一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今玫後魏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即漢沔陽縣地唐上邽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州西南肇昌府西河縣東即漢西縣地金牛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亦漢沔陽縣地漢志漾水出氐道是東漢非西漢吉甫乃于上邽言之特沿襲水經耳通典亦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益自南北朝人刱立此論唐人因之胡氏錐指

至武都遺沮縣爲漢水五字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出嶓冢者班志耳禹貢但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而蔡氏所引割裂顛倒文義盡失白水二字誤合爲泉始源曰沔易置四字于水逕葭萌入漢始源故曰漢沔而蔡氏所引割裂顛倒逕葭萌入漢之上殊爲可笑常璩別誤漾山之名以西

源爲沔說太支蔓其分別兩源則是也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此即後魏之嶓冢縣隋更名西縣者非漢隴西之西縣今在秦州境者也（周磻西縣入上邽隴西之西縣絶已久矣）蔡氏云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則大非三泉本漢葭萌縣地唐武德初分置三泉縣今在寧羌州西北金牛驛西六十里北距隴西嶓冢山六百餘里而謂西源在三泉之東相去懸絶總由不知宋之西縣非漢之西縣故輾轉迷惑終無是處酈所謂兩川俱出嶓冢者疑亦分指沔陽西縣

各有一山而言蔡氏誤認皆在漢中故又實其言以爲東源出嶓冢山東則當在西縣之西西源出嶓冢山西則當在三泉之東是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云爾而不知其舛錯爲已極也又云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夫武都縣遠在漢中之西北兩源既竝出漢中豈復有西北流至武都者哉蔡氏岷嶓既藪傳云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氏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與元府西縣三泉縣也益嶓冢一山跨于兩縣元之西縣爲隴西之西縣又不知有二嶓冢故此傳云氏道也既不知有二西縣又不知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大抵東源出漢中唐宋人皆有此誤而謂西源亦出漢中則自蔡氏始

沱潛既道

梁州沱潛既道鄭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志蔡郡鄀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鄀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益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

江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案地志蔡郡鄀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蔡傳誤作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此即漢志之江沱後人謂之鄀江此江起今灌縣西南至雙流縣北岸合流江所行不過三百餘里源流短狹又與沱自江出之義不合故鄭不取也又有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近志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即汶水出岷山西玉輪坂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益即縣虎縣界開明與隋之西縣相去懸絶而蔡氏云一山跨兩縣益以與

所鑿郭璞云玉壘作東別之標者（蔡傳引此而曰漢改縣也案漢汶江縣在今永康軍導江縣東南）括地志云潛水今名龍門水源出縣谷縣（晉太元中分晉壽縣地置興安縣隋改名縣谷隋志縣谷有龍門山是也）故鄭不取也蜀郡江原縣（故城在今崇慶府曰首受江正元和志云潛水出利州綿谷縣龍門山）東二里在今崇慶府曰首受江正與江水爲沱合故鄭以此爲沱之類也漢中郡安陽縣（蔡傳引此脫去北字）安陽縣今爲陝西興安州漢陰縣（蔡傳云漢安陽縣今洋州眞符縣當作今金州漢陰縣）此駱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不得直名駱水水經以此爲泠水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泠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是尾入漢非首受漢故鄭不以爲潛水爾雅自漢出爲潛馬融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曰潛是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鄭云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云云者前志云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志以爲西漢水不名潛而鄭指作潛者西縣嶓冢所出雖是西漢鄭因東漢有別出而伏流之潛從廣漢葭萌入西漢以達于江故連西漢始源亦曰爲潛也荊州疏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此卽東漢今漢中府沔縣東南有沔陽故城）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記云閬帝元年于此立新津縣蓋卓里水至慶州西北受大江至新津縣東復入江卽梁州之沱也自漢以來皆以經成都者爲大江其南流者曰鄰江卽阜江與溫江分爲二宋元以來遂以阜江爲正

葭萌縣嶓冢所出本是西漢非潛水下流與潛合則源流皆可稱潛故鄭云卽爲西漢水廣漢卽指葭萌鄭舉郡言耳水經桓水注云葭萌西漢鄭康成所謂潛不是也（鶴壽案潛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前已引朱思卷說辨正之矣沱在今成都府崇慶州西北五十里漢志云蜀郡江原縣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原縣境華陽國志云縣在郡西漢大江濱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說文云郫江源出江原地水經注云江源縣郫江水出焉溫江以地得名也太平寰宇記云郫江一名阜里水自青城縣百丈水南流入江原縣界今崇慶州南江新津縣地李膺益州記云阜里江津之所曰新津本漢楗爲郡武陽縣地李膺益州記云阜里江津之所曰新津市岡地圖記云閬帝元年于此立新津縣蓋阜里水至慶州西北受大江至新津縣東復入江卽梁州之沱也自漢以來皆以經成都者爲大江其南流者曰郫水李吉甫謂郫江卽阜江與溫江分爲二宋元以來遂以阜江爲正

源今溫江縣西金馬河即阜江正流也

漢志又有一潛水在巴郡宕渠縣西南入江（雒指云入江當作入潛案此江爲嘉陵江即漢也）水經亦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南入于江注云今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蔡傳引此誤作罡字書所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鄭康成曰漢別爲潛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鄭又云宕渠水即潛水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案宕渠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渠江在縣東其源出自巴州小巴嶺西南流逕蓬州東南逕營山縣西南逕廣安州至重慶府合州入嘉陵江此水雖名爲潛而出自山源不出于漢況所引入穴通山云云即取郭璞漢壽潛水之語順文臆度而此水實未入穴通山所引鄭康成庾仲雍二條係漢壽之潛水與宕渠無涉鄭乃移彼入此舛謬甚

和夷

和夷厎績鄭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案鄭以和爲水名和讀曰桓古者和有桓音也地志以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徼外山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通化縣今無可攷大約在今茂州之保縣及威州界內蜀山在此與湔氐道岷山相連水經注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桓水也

蔡傳云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案夷道即漢志南郡之夷道縣宋爲宜都縣今屬荊州府夷水所經也遠在嚴道以東二千餘里何云嚴道以西況在荊州域乎又引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夷羅岛州東而（而字誤作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即漢志南郡巫縣之夷水宋爲巫山縣今屬夔州府此亦在荊州域且在和川水東幾二千里乃總撮而書之曰和夷乎夷字蔡主地言晁主水言俱屬妄謬所云和川亦非是閻先生從和川其說據寰宇記云和川路在嚴道縣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烏路沿空不知里數說者謂即書之和夷云云因謂水經言自桓水以南爲和夷而晉地道記言梁州南至桓水則桓水疑指大渡河河之南爲今建昌衛宋藪祖以玉斧畫而棄之

者蓋卽古之和夷不知水經注明言夷卽蜀山桓水今乃强指爲和川大渡其誤顯然胡先生則以和爲濾以漢志濾水爲唐宋之大渡河卽和夷之和以漢志大渡河非和夷之和其說謂漢志青衣縣禹貢蒙山溪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濾濾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濾乃濾字之誤說文濾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鉉音五何切故知濾當作濾和夷者濾水南之夷也汶江今茂州是南安今嘉定府治是水經江水東西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此卽二水會濾水入江處也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亾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縣南有峨眉山有榮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與濾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濾水出蜀許慎以爲濾水也从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也班固謂大渡入濾道元謂濾入大渡然濾水源長當以漢志爲正道元敍濾水甚略自漢志濾誤作濾而師古音哉世遂不知有濾水徒以其下流與南安之沫水號爲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濾水曰大渡河元和志云黎州西至廓清城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生羌蠻界又云通望縣北至黎州九十里大渡水經縣北二百步唐人所言大渡河卽漢志濾水出汶江徼外之羊膊嶺此水之南卽經所謂和夷也方輿勝覽云大渡河于黎州爲南邊要害地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嶲氈祖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爲黎之極邊和夷在大渡河南馬湖江北爲宋祖玉斧畫而棄之者無疑若和川則寰宇記云和川路在雅州嚴道縣界西至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又云和川水在榮經縣北九十里從羅巖古蠻州東流來晁以道因謂和川卽禹貢之和水而曾叵從之曰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羈縻州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林之奇亦云今雅州猶有和川鎭卽和夷故地案新志沫水在天全州北而和川水在其南源出蠻界一名始陽河東流過碉門爲多功河又東經蘆山縣與沫水合出飛仙關入雅州是和川水乃沫水之別源疑卽漢志所謂大渡水者其下流仍爲青衣沫水與濾水合也經文簡嚴如和夷果在雅州界中則蔡蒙旅平足以包之何必更書曰和夷厎績乎和夷固當在濾水之南離蒙蔡自爲一地也寰宇記云大渡河一名沫水在羅目縣南源出嶲州界來經縣東入龍游縣界則又誤以沫水

爲唐之大渡河矣嘗因是思之當時必有以唐之大渡河爲和水者而志家攷之不詳以漢志所謂大渡水者當之名曰和川水樂史承其誤相沿至今然和川水出羅巖蠻界歷碉門蘆山而東濾水出汶江徼外歷通望漢源而東一在雅一在黎在雅州者爲漢之大渡水即和川也在黎者爲唐之大渡河即濾水也源委各殊不可混而爲一其鮮水入若水一名州江大度者則又自爲一水而與黎雅之大渡不相涉矣胡先生謂濾水乃濾水之譌漢志濾水即唐宋大渡河是矣至云漢志大渡水即宋和川水是非不可得詳獨是以和爲濾出自蜿術編　卷四十一　羌　世楷堂藏板臆度且漢志明著禹貢桓水出蜀山行羌中入南海赴非濾與大渡況此水既行羌中入南海則下文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云云必不可指爲此水而古字和桓相通其證甚多則知此和夷之和斷以鄭注爲確又元和志謂蜀山桓水在茂州則與黎水亦相附近而斷斷不可指爲濾水大渡和川者則以蜀山桓水入南海而諸水入江必非一水也鵠壽案漢志云蜀郡嶓冢山桓水出岷山岷山即蜀山也桓水即大金沙江也番名雅魯藏布江源出西藏西界卓書特部落西北三百五十里達木楚克哈巴布山東北流合江加薩木拉河楚河又東有那烏克藏布必拉河東北來注之又東南有郭永河東南來注之又東南折東有薩楚藏布河東北來注之又東有雅出河南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梁州織皮鄭屬下西傾爲句以桓是爲隴坂名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是氏同巴蜀名桓是織皮戎也西傾雍也故曰二野西傾漢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南臨洮今甘肅洮州廳治所三面臨番南與四川松潘廳接界外連蒙古邊境山在界內隴阪

在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此經言由西傾因阪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和縣浮西漢水以入沔但下文浮潛逾沔自是禹巡行州境非爲欲達帝都此因桓是來與下浮潛各爲一截鄭解此節雍戎之人有事京師則自桓是而浮潛以至亂沔自是入京之道與下文不連屬也僞孔傳以織皮屬上熊羆狐狸爲句以四獸爲貢皮以織皮爲罽疏曲附之然經文但舉四獸何以知其貢皮雍州織皮與昆侖析支渠搜連文不爲貢物則此亦當與西傾連文不爲貢物可知然傳說所織者尚爲泛指獸毛蔡傳乃用曾氏說云熊羆狐狸四獸之皮可製以爲裘其毳毛可織以爲罽更爲穿鑿傳以桓爲水名謂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但出蜀山之桓水以解和夷則可若云自西傾因此水而來則此水乃行羌中入南海不入中國何由而來且何由而浮潛水乎疏亦知其不通而附會以爲初發西傾未有水南行得桓水攷元和志蜀山桓水在茂州今西傾在洮州西南距茂州千餘里何云因乎閻氏亦從此說而欲改經文西傾爲西戎無論經不可改即作西戎而桓水不入中國豈得以浮潛水乎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詮鶴壽參校

說地六

禹貢豫州末節水道

豫州浮于洛達于河因上荆州之文也蔡傳云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豫州東境竝無河何徑自入河之有即東境之水亦無通河者禹時鴻溝未開宋許陳蔡之地汝潁諸水皆無入河之道惟北境有河蔡所云東境當改作北境以上與荆州至于南河合即上文荆河惟豫州句蔡傳已云北距大河矣蔡每自矜前語故致誤也是巡行非達都蔡不足以知此（鶴壽案先生謂禹時鴻溝未開宋許陳蔡之地汝潁諸水皆無入河之道是固然矣然必先有許多川瀆天然縱橫于其間後世因而利導之耳史記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此在豫州境內也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之聞漢志河南郡滎陽縣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過郟四行七百八十里水經云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北又東至浚儀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此即魯溝吳王夫差起自北屬之沂西屬之沛謂之宋溝水經渠水注云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又逕東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桑縣北龍亢縣南又東南過譙成縣西南入淮此即徐偃王所開爲鴻溝之經流也漢志陳留郡陳留縣東南過陳縣北又東南至汝

陳留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圉縣故城北歷萬人散魯溝亭又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又南入渦此鴻溝之一支也漢志淮陽國扶溝縣過郡三行千里此即陰溝泰始皇二十年王賁引水以淮灌大梁謂之梁溝水經云陰溝水首受狼湯渠東南至沛爲渦水又東南注之經言下邳淮陵入淮誤矣此鴻溝之又一支也漢志陳留郡浚儀縣雖水東南入淮水千荊山北過水東北至彭城入泗過郡五行五百五十里水經云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北又東過蕭南入睢陽城中獲水出焉東南流注之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泗此鴻溝之又一支也漢志陳留郡浚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水經云睢水出梁郡蒙縣東過睢陽縣南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陂此鴻溝之又一支也漢志所載狼湯渠之源流分布于豫州境內者凡五合之則爲鴻溝溝狼湯渠至尉氏縣始有鴻溝之目鴻溝又曰沙水自新陽縣入潁水以入淮其支流自義成縣合渦水以入淮狼湯渠之東出者爲官陵水泰人引之爲梁溝者也又東爲汳水獲水入泗以入淮而沙水之至浚儀者又合汳水爲睢水以入泗其所周流正值鄭衛曹宋陳蔡六國之境仝氏祖望謂徐偃王首開鴻溝而魯溝則吳人所增開今案爾雅釋水云水自過出爲洵潁出爲沙說文云過水受淮陽扶溝浪湯渠東入淮左氏春秋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即鴻溝遺述征記云汳沙到浚儀而分汳東注沙南流至義成縣西南入淮謂之沙汭是殷時已有渦水沙水矣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乃奏廣樂是周初滎澤已導爲川矣若其始畫是平原盡無川瀆縱橫千其間徐偃王豈能爲鴻溝之開哉而巡行豫之西北境固浮于洛達于河矣若巡行豫之東南境豈必盡陸行哉特史臣略而不書耳

荊州末節水道

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傳云逾越也案浮江沱潛漢荊州境巡行已徧洛與南河則豫州地逾洛至南河者將治豫也胡先生渭于每州末節皆用宋人貢道新說指爲運載貢物入京故不得不爲宛轉推求水道可通之處至此州江沱潛漢則與河洛斷不能通且逾字之義自是遵陸亦斷不能解爲舟行又慮重齎遠道車馬丁夫不勝艱苦不得已代籌其陸路之稍近者遂謂由漢逾洛當自丹水因攷得漢志水經注丹水原委遂謂浮漢水至穀城縣東北入均口沂丹水而上經淅川南陽內鄉抵商州爲丹水導源處中隔冢領陸行當不甚遠然後越冢領而北浮洛水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至鞏縣以達南河若改從漢學則一切强說皆可不用胡先生與顧寧人閻百詩已能厭棄俗學漸欲返而求之古人但風氣初開未肯盡復于古是以尚有窒礙

新唐書崔仁師孫湜傳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鏡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爲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砅數摧壓不通唐人尚且開道難通終于不行乃謂唐虞之時已通行無礙乎

朔方

堯典朔方孔傳只作泛說爾雅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

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于北方蘇而復生故言朔方是北稱朔也郭璞云謂幽朔也諸說解朔方皆未實指其地或疑朔方爲北方則朔方大名皆言朔方則謬矣漢置朔方郡凡天下十一州而朔方與交趾別爲二刺史合十三部後漢省朔方刺史隸于幷部見晉地理志故漢地理志云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部都尉治窳渾莽曰溝搜屬幷州師古注又引胡廣記云分雍州置朔方刺史蓋朔方刺史自與餘州不相統而西部都尉乃治朔方之窳渾縣此都尉則屬幷州耳續漢書郡國志則云朔方郡六城屬幷州刺史部此後漢時所幷隸也劉昭注引魏志云建安二十年省朔方益朔方之省實始于魏而晉因之至隋大業初復置朔方郡治嚴綠見隋地理志唐爲夏州朔方郡中都督府此即堯典所謂朔方也六月漫錄及方此非朔方上文鄜居焦穫焦穫今三原縣是獵狁已入內地不應又及朔方鵜壽案史記云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略河南地至朧西走白羊樓蘭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今案朔方郡有三都尉西部都尉治窳渾在今陝西延安府靖邊縣北鄂爾斯界內居黃河東南岸中部都尉治渠搜在今榆林府懷遠縣北鄂爾斯界內居黃河南岸東部都尉治廣牧在今榆林府城西北鄂爾都斯界內居黃河南岸外又有三封朔方修都塞河呼遵沃墜隘戎凡十縣其地爲禹貢雍州之北境而錮方約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諸處劉向所謂千里之錮是也其地爲禹貢雍州之西北境詩之錮方固與漢之朔方兩不相涉

太行

禹貢導山太行疏云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案疏引地志山陽縣云云彼文稱東太行山又有河內墜王縣太行山在西北墜王是正山陽是支疏偏舉山陽非也漢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西北墜王縣今河內縣故城即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縣亙山西澤州府東北跨陵川及河南輝縣直隸諸州縣界中皆是蔡傳沿疏之誤偏舉山陽太行而丈云今懷州河內也不知漢山陽爲宋修武縣非河內蔡兩失之鵜壽案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北二十里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三十里山脈北連潞安府長子縣之發鳩山東以丹水爲界西以沁水爲界如此而已矣漢地理志云河內郡墜王縣太行山在西北上黨郡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沁水有天井關今河內縣高都故城在鳳臺縣東北天井關在墜王即今陵川縣東南左傳云齊矣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丹水所經在鳳臺縣東昔殺紂之國在孟門右漳滏戰國策范雎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金地理志云濟源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爲界西爲王屋東爲太行言太行者當以此爲正自述征記稱太北至幽州凡有八陘後之言地理者遂以軹關已北軍都已南諸山概指爲太行爲河北八陘自西南而東北一曰軹關陘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十五里當軹道之險蘇秦所謂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是也二曰太行陘一名丹陘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五里當羊腸坂之險發澤所謂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是也三曰白陘衛輝府輝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四曰滏口陘在彰德

府武安縣南三十里與磁州接界五曰井陘在直隸正定府井陘縣東北五十里與獲鹿縣接界此呂氏春秋九塞之一李左車所謂井陘之道車不可方軌騎不得成列是也六曰飛狐陘在易州廣昌縣北二十里水經注云祁夷水東北得飛狐谷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是也七曰蒲陰陘一名子莊關宋謂之金陂關金謂之紫荊關在易州西八十里西南去廣昌縣百里趙宣化大同竝四百七十里凡小大隘口一百五所八曰軍都陘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北四十里自南口而上至八達領下視居庸關蜿若建瓴北至宣化府延慶州三十三里亦呂氏春秋九塞之一也蓋謂軹關之山與太行中脈沁水其山脈從發鳩別而東井陘當口之山與白陘中隔漳水其山脈從沾嶺別而東飛狐蒲陰之山與井陘中隔滹沱河其山脈來自北岳軍都之山與蒲陰中隔暴戾太行八陘其實太行止一山耳而謂其連亙河北諸州也哉

大伾

導河至于大伾案河入中國從西而東自龍門而華陰而底柱孟津洛汭凡一言南三言東至至于大伾鄭云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沛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修武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在獲嘉縣西北武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皋水經同成皋漢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氾水縣西北鄭云在修武武德謂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也蓋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揖云成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二說一也惟臣瓚以大伾爲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觀經于大伾下始言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言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特下一北字以識大河北折之始則鄭注之是臣瓚之非望文自明無勞多辨鶴壽案張晏以禹貢之大伾爲成皋縣山水經河水注亦云成皋故城在伾山上榮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蓋原武陽武延津然後至濬縣則大伾斷非黎陽之山矣

趙宋有薛士龍者忽云大陘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是攷許氏說文土部坯字注無此語徐鍇說文繫傳亦無之至許別誤五經異義宋時久亡士龍此言從何而來當二徐兄弟校注說文時宋之一班名公大儒未出學術未變尚有實際至薛姓生于宋衰一派空妄其言無一可信

降水大陸

降水大陸疑誤甚多降水唐石經同釋文曰降如字鄭戶江反降漢書作洚此特傳寫偶誤其地志以絳水爲降水說謬然亦不從水至蔡傳遂以水名必當從水竟改作洚未知何說大禹謨降水儆予孔傳解爲下水是亦作降甚明惟孟子滕文公告子二篇皆云洚水者洪水也趙岐云洚洞無涯則从水然此洚水與禹貢洚水無涉蔡氏合之誤矣且洚洞唐以前多作澒洞讀谷貢反正與鄭讀合此古音也蔡不足以知此

鄭云地說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

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縣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洚水也降讀當如郝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疏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洚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洪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此爲降水周時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案鄭據地說以駁地志以絳水爲禹貢降水也地說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既言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國信都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爲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縣今爲冀州平鄉在冀州西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鄭云相去不容此數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徙流而漢志乃以爲此經之降水果如此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降水矣疏欲扶僞孔斥鄭注不得不主漢志強欲移信

里

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行政號共和正義引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周爲王無道諸侯奉和行天子事此解共和之義雖不合史記但魯連子古書作正義者見之而引其文則衛地有共明矣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曰嵇康采藥于汲郡共北山中然則共北山當魏晉閒猶有其迹也倪璠神州古史攷曰衛河在館陶縣西三里源出河南衛輝府蘇門山東北流入境合漳河北流至臨清州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漢名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亦曰御河漢

書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即此鶡壽案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汲冢紀年云共伯在張守節之前而先言大陸共國伯爵共伯攝王政故云千王位也小司馬至共縣西北之共山至今尚在即蘇門山之別卓也而云當魏晉閒猶有其迹何耶

蔡傳云泲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泲渠也又引程大昌曰周時河徙砦礫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與禹河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泲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泲水之文此條之謬不可勝言所云河徙砦礫妄造地名又以漢河至千乘入海者爲即元光改流出頓邱東南之河不知頓邱東南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泲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考鄘道元雖言絳亂章津得通稱故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然漢志信都之泲水則又有別志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葢縣北故漳即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鄘所謂絳瀆也濁漳注云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北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城在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元和志云

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又東南逕綠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里有綠城故縣也河水注云張甲河左瀆北逕經城東綠城西又逕南宮縣東南經南宮縣西又注絳瀆即此水也綠城在今城在今成縣北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鄉今在冀州東南又東北逕辟陽亭今冀州東南二十五里有辟陽故城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信都城郎今冀州治西至于信都城東連千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今棗強縣東三十里有廣川故城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章武平舒入海此北至修縣東會清河入漳修與脩同音條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北入海志又云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流逕修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故瀆合又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滹沱別瀆注焉滹沱別瀆注焉馬頰漳注云漳水會清河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四當作三館陶即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入于海也甲屯絳水注于淇水注云淇水注于甲屯絳故瀆即信都絳水入漳之道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為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鄗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洚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為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分冀究之界杜以經城縣唐經城縣在今洺州治今在眞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鉅鹿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昭慶今在眞定府東南一百里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深州治今在眞定府東二百里深州陸澤唐先天二年置縣為深州鉅鹿郡

大陸

冀州大陸既作鄭云大陸澤在鉅鹿北案漢志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續志略同然鄭解大陸惟一至唐則多異說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今在眞定府東南一百里深州陸澤唐先天二年置縣為深州治今在眞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鉅鹿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今為東鹿縣在保定府郝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大昌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竊謂通典昭慶有

澤鉅鹿無之而元和志分著于二縣蓋一澤跨二縣也通典陸澤有澤鹿城無之而元和志亦分著于二縣亦一澤跨二縣也實則鉅鹿昭慶之澤即漢志之澤此禹貢大陸也而陸澤鹿城不與焉杜李云邢趙者得之幷深州言者失之唐人以漳水即洚水而以枯洚即禹迹故以南宮之故洚渠爲北過洚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洚後與下文導河適合不知南宮枯洚乃漢時漳水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爲禹迹此亦河別爲洚不可謂過矣近儒乃又謂禹迹之漳洚其橫流入河自在肥鄉曲周與南宮無涉河先過正肥鄉曲周爲衡漳入河之處此本近儒據酈注衍說乃又于衍說之中作辨則夢中占夢矣鄭以導河之降水乃出河內共縣北山至黎陽入河是爲北過洚水今乃强以南宮枯洚爲降水遂生先大陸後降水之嫌而欲將邢趙大陸移至深州若衡漳直至阜城方入河原不在曲周亦無漳降通稱之說此杜佑李吉甫之謬近儒亦未得也鵬壽案禹貢大陸澤在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北五里吕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鄭志荅張逸郭璞注爾雅皆作廣河澤河阿字通也隋圖經云大陸大河一澤異名績漢郡國志亦云鉅鹿有大陸澤鹿陸字通大義則也古澤在今縣北分則在新河寧晉二縣之交

洚水次至邢趙之大陸歷歷皆合故大陸斷以鉅鹿爲正肥鄉曲周爲衡漳入河之處此本近儒據酈注衍說乃又于衍說之中作辨則夢中占夢矣鄭以導河之降水乃出河內共縣北山至黎陽入河是爲北過洚水今乃强以南宮枯洚爲降水遂生先大陸後降水之嫌而欲將邢趙大陸移至深州若衡漳直至阜城方入河原不在曲周亦無漳降通稱之說此杜佑李吉甫之謬近儒亦未得也鵬壽案禹貢大陸澤在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北五里吕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鄭志荅張逸郭璞注爾雅皆作廣河澤河阿字通也隋圖經云大陸大河一澤異名績漢郡國志亦云鉅鹿有大陸澤鹿陸字通大義則也古澤在今縣北分則在新河寧晉二縣之交

俗名北泊河
又曰胡盧河

清漳過郡五

漢地志上黨郡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冀州川過郡五謂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鹿郡信都國也黽當作要邑當作昌職方冀州其川漳

汾水過郡五

太原郡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冀州霍過郡二謂太原河東也職方冀州其浸汾路

沇水過郡九

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

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此即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沛者過郡九謂河東河內河南濟陰山陽東郡平原勃海千乘也武德入河爲禹迹其後改從溫縣入河北濟源日短

蛾術編卷四十二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地七

廣平國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此注疏漏殊甚武帝征和二年匈國宇句復故也者所復爲何故耶李賡芸曰攷廣平爲故秦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改名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爲平干王國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國除復爲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夷王之弟廣漢爲廣平王此注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哀帝建平三年更爲國始爲詳數平干之廢置沿革見于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暨哀帝紀而廣平王之封亦見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暨哀帝紀而廣平之爲秦鉅鹿又得之于水經注濁漳水篇武紀云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則汲古閣脫去干字監板平下原有于字水經注云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則又誤以平干爲廣平矣酈

籍將鍾離昧高帝六年十二月甲申封侯四千五百戶則高帝固嘗分鉅鹿爲廣平國漢志起首當有高帝六年置五字故下云復故此必傳寫者脫誤之水經注未及此故但云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爲廣平郡據功臣表孝景中三年廣平侯澤有罪免改國爲郡蓋在此時漢志誠爲疏漏其注廣平國曲周縣下云武帝建元四年置水經注駁之曰史記大將軍鄧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爲侯國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也此亦漢志錯誤處至李氏賡芸但據水經注不更攷及高帝分置廣平事而先生遂謂景帝分一郡爲二郡則地理諸書皆爲妄謬矣卽所舉平于頃王子成鄉侯等國除入廣平以外尚有趙敬肅王子襄嚜侯建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卽平侯順亦元鼎五年免其國皆入廣平郡先生亦未之及

綸氏非建初置

潁川郡綸氏續志作輪氏注云建初四年置建初是後漢章帝號班氏安得載之疑彼文誤或是武帝太初或是元帝建昭成帝建始哀帝建平

淮

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淮陵禹貢疏引之又誤作睢陵其實當作淮浦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過郡四者南陽郡平氏桐柏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三千當作二千南監板誤竝同鶴壽案過郡四當作邊郡六淮水出今河南桐柏縣西南三十里桐柏山東南流逕縣南羅山縣北光州息縣南光州北固始縣北安徽潁州府城南霍邱縣北潁上縣南鳳陽府壽州西北懷遠縣南鳳陽府城北洪澤湖入汝南九江臨淮也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三千當作

九江

九江郡注云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弟一縣壽春邑注云楚攷烈王自陳徙此水經注淮水篇云淮水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縣卽楚攷烈王所徙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地故以九江名郡案此九江卽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詳見後案趙宋人妄造異說未讀漢書耳鶴壽案秦人以于禹貢而禹貢九江蓋指湖漢九水也九江郡雖在大江之北而其南遠值九江入江之口所謂九江名郡蓋本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秦九江郡治陰陵今安徽定遠縣西北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太康地記云九江漢廬南盱眙都脩也海內東經末附水經云贛水出豫章湖口東北注江漢地理志云豫章郡南壄縣彭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贛水一名彭水即豫章水之上源也又云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

江長沙國安成縣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豫章郡宜春縣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南城縣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城縣羅至鄱陽入湖漢今鄱陽縣鄱水西入湖漢餘汗縣脩水東北至南爲彭水庾仲初謂之大庾嶠水是在五嶺之第一嶺矣今湖南郴州南之黃岑山則在第二嶺矣出至彭澤入湖漢今案贛水出今江西南安府崇義縣西九水也漢志以湖漢爲經流水經以豫章爲經流贛水合于清江縣東又與淦水合于鄱陽縣西又與脩水合贛水也或以爲出其說非是彭水東北流至贛州府贛縣北爲豫章水與盧水合至臨江府清江縣東與南水合至吉安府廬陵縣南與盧水合此劉歆所謂湖漢至鄱陽縣西與餘水鄱水合于鄱陽縣西又與淦水合于鄱陽縣西又與脩水合贛水合于彭蠡故太史公謂登廬山觀九江也禹貢道山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在廬山西南而東北注于彭蠡湖西北九江自西南而東北入彭蠡湖至九江府德化縣北入江廬山在彭蠡湖西北九江自西南而東北注于江北今湖北黃州府蘄州東淸水城是也其南岸爲九江入江處與劉歆說相合自應劭謂江自尋陽分爲九遂生異解晉成帝時移尋陽郡于江南則今德化縣故尋陽縣南入江即禹貢之九江在郡北不知湖漢九水于尋陽縣在江北今湖北黃州府蘄州東淸水城是也九江在郡北不知湖漢九水于江邪至宋人移九江于洞庭則差以千里可不必辨矣

濁漳

續漢郡國志上黨郡長子注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又屯留絳水出注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案若論水道鹿谷山濁漳出云云亦當在長子之下不當入屯留廓道元亦誤劉昭不足以知之詳見後案鶴壽案鹿谷山卽發鳩山漢上黨郡治長子縣漢志稱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所出有發鳩之稱故分係兩處爾

石頭城

晉書庾亮有開復中原之謀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下文亮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爲諸軍聲援若石頭城則在金陵矣頭字衍蔡謨傳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卽此事

湘州

晉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荆州案省湘州之下置字衍據志此段湘州建置幷省本末似備矣但本紀穆帝之前則有成帝咸和四年以湘州幷荆州一節既已幷省何得穆帝時又以長沙等郡屬湘州又安帝本紀義熙八年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此志不載亦互異鶴壽案晉時言地理者有摯虞畿服經太康三

年地志王範交廣二州春秋萬洪關中記周處風土記諸書誤晉書者又有王隱虞預蔡洪周處風土記家其他注記所援引者不可枚舉及唐房元齡等二十人誤晉書地理志全不改據故沈約稱晉起居注云太康四年立南郡監利縣酈道元稱杜預克江南罷華容縣置江安縣以華容之南鄉爲南郡太康元年改爲南平郡若以太康之前爲據則南郡不宜有監利以太康之後爲據則南郡不宜有華容而志則兩縣竝載之樂史稱王隱晉書云魏末克蜀分廣漢巴涪陵以北七郡爲梁州而志云晉太康三年始置酈道元稱闕駰十三州記云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而志亦云太康中始置又如樂史稱臧宏之荊州十九郡皆與志不合是唐人于王隱地道記沈約州郡建寧郡有泠邱縣而志亦不採擇故沈志謂太康地志已來郡有漢豐縣太康地志屬北海郡而志無其郡沈志謂太康地志云武帝太康七年始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而志以爲吳置是以洲州之本末亦不該備也夫元齡等專司地理猶且如此何況房喬等作紀傳者故懷帝紀但

山東

前據史記秦本紀太史公引賈生之言又山東豪俊云云後漢鄭興寇恂陳元鄭康成諸傳證陝山以東爲山東關中爲山西及閻若璩潛邱劄記今山東本宋之京東東路金以都不在汴改京爲山指爲陝山以東又河北之山莫大于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河東諸府爲山西據後漢鄧禹傳新唐書藩鎮魏博傳新五代史義兒李存孝張源德等傳及通鑑後梁均王紀證之已見十七史商榷新唐書杜牧傳云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此亦以河北爲山東舊唐書高士廉傳云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多求聘財太宗惡之詔士廉誖氏族志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猶自云士大夫婚姻多邀錢幣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凡在朝士三品以上欲其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張行成傳云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此以陝山以東爲山東李守素傳云趙州人代爲山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爲文學館學士守素九工譜學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荅此以趙州之山東當陝山以東太行以東以對江左之山東當陝山以東

黎

書西伯戡黎疏以黎爲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蔡傳云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漢有上黨郡屠壺關縣屬潞州此言上黨郡耶縣耶漢之壺關縣卽唐宋之壺關縣卽唐宋置縣屬耶唐宋壺關縣卽非漢之壺關縣此言壺關漢壺關縣屬上黨郡壺關縣耶蔡宋人若以古言之則當云在漢上黨郡壺關縣若以今言之則當云今上黨縣黎亭是壺關黎城二縣亦其地乃郡縣不繫時代既甚棼混又不實指黎亭而云壺關之地浮泛極矣

蔡傳別載一說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

世楷堂藏板

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攷此說始于吳氏棫而胡氏宏呂氏祖謙陳氏鵬飛薛氏季宣金氏履祥鄒氏季友竝從之董氏鼎又從而爲之說云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道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後入楚境也案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微黎侯寓于衞是也樂史寰宇記云黎侯寓衞居之故縣得名今攷漢魏郡黎陽縣宋屬衞州後改滄州有黎陽山卽世俗誤指爲大伾者其故城在今衞輝府滑縣西南三里此乃黎侯寓居之黎非故國之黎董氏舉今山西長治之黎而移諸今河南之滑縣可謂謬矣況紂都朝歌在今衞輝府淇縣北黎陽故城在滑縣西南武王以正月二十八日次孟津明日己未至癸亥五日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故須日行八十里有奇然僅及商郊而止所以者何赴敵宜速不拘日三十里成法也牧野跨衞輝之汲淇兩縣界距紂都六七十里若黎陽則又自朝歌東出七十里豈得道先經此儒生不諳地理其外錯如是知黎陽非戡黎之黎則西伯仍當爲文王矣漢東郡有黎縣此又是一黎孟康誤以爲卽詩黎侯國臣瓚辨其非是亦與戡黎之黎

世楷堂藏板

無涉又閻若璩云國語燮德不觀兵韋昭注云觀示也據此當讀貫玩其下文有且觀之兵句益明然史記觀兵至于孟津左傳僖四年觀兵于東夷宣十二年觀兵以威諸侯皆讀如字亦可惟蔡傳觀兵二字不妥且史記竝無其事呂氏春秋云使膠鬲候周師非觀兵古書豈可妄改邪鶴壽案古文尚書西伯戡耆今文尚書作者史記周本紀同殷本紀作飢宋微子世家作阢皆聲之別也又通作黎六韜決大疑篇云武王封湯後于黎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注云黎侯國也今黎亭是績漢郡國志春秋杜預注竝同水經濁漳水注云漳水東北逕壺關縣故城西故黎地太平寰宇記同今案黎國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三十五里董氏以黎陽之黎當壺關之黎固非魏七秦括地志謂故黎城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卽

西伯所戰之黎亦譌

沙鹿

僖十四年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語未確不如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干山曰鹿取穀梁爲說義較精疏又以沙鹿即五鹿是重耳乞食處漢元后家也古者鹿麀同物易屯六三即鹿无虞虞翻曰山足稱鹿鹿林也詩瞻彼旱麓國語引之作旱鹿古音沙音近蘇故又通五爲五鹿鶴壽案沙鹿杜注平陽元氏縣東有沙鹿山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五鹿杜注衛地在今大名府開州東與山東東昌府觀城縣接界二處相去不遠但一係山名一係地名耳

諸馮負夏鳴條

孟子諸馮負夏鳴條趙岐朱子皆但云地名金仁山以爲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虛不知何據檀弓曾子弔于負夏鄭注負夏衛地然則視諸馮固已自西而東矣鳴條鄭注書序以爲南夷地名然則視負夏又自東而南矣古人言南可通東故云東夷之人禁自安邑奔三朡即今定陶又奔南巢即今巢縣禁亦自西而東自東而南鄭以鳴條在南夷正與孟子合又與禮記舜葬蒼梧合僞孔安國傳以鳴條在安邑非也鶴壽案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河中府河東縣今爲山西蒲州府永濟縣舜都蒲坂即其地也金仁山以桃虛爲諸馮恐是附會即鄧康成所謂負夏衛地亦莫知其處若鳴條在今安徽廬州府巢縣固有徽矣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也修務訓亦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

有窮

僞尚書有窮傳疏蔡傳但云國名不言所在杜預左傳解孔安國論語注朱子集注竝同左傳自鉏遷窮石杜但云鉏羿本國名金履祥通鑑前編云鉏在今澶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是也至窮石則仍云不知所在朱子注離騷夕歸次于窮石今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玫夏都安邑鉏去夏郡僅千里計窮石又近于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離騷注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豈能及夏朱子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遂附會爲羿所遷而不知非也水經注云高縣故有窮后國也地理今釋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高縣故城是其地此似可據但寒浞殺羿靡奔有鬲氏杜云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然則靡自窮奔鬲豈得以鬲爲窮乎陳師凱蔡傳旁通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也晉地記不知何書此窮谷亦不知所在有窮當關疑鶴壽案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二語河南謂司州河南郡河南縣晉地也記即王隱晉書地道記古人引書多從省文晉太康三年地志沈約止稱之爲地志鄒道元止稱之爲地記司馬貞張守節止稱之爲地理記新唐書止稱之爲土地

空桑

大司樂空桑之琴瑟鄭但以爲山名山之所在不可攷按列子天瑞篇伊尹生乎空桑張湛注傳記曰伊尹世居伊水之上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干寶搜神記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埽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新唐書傳奕傳云蕭瑀非出空桑乃尊佛法所謂非孝者無親古說空桑不主山名者皆無稽之言鶴壽案魯地本古窮桑氏之虛山名故以爲空桑即窮桑也後鄭以龍門是在朝陽先鄭以雲和空桑亦山名其實梧桐之生不必定爲地名則空桑本是地名亦未可定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汪鶴壽參校

說地八

雍州洛水豫州雒水音同字別

周禮夏官職方氏正西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疏云此洛即詩云瞻彼洛矣一也與禹貢導洛自熊耳者別彼洛出上洛經王城至虎牢入河河南豫州則其川滎雒不作洛字說文水部洛字注水出左馮翊歸德北東界中東南入渭盧各切佳部雒字注鴻鵠也亦盧各切則是洛水之名專屬之雍州之水而豫州之水但以音同假借鳥名之字不作洛也禹貢豫州之洛兩見荆州一見導洛自熊耳一見今本尚書出東晉梅氏所獻固不可據至唐石經于禹貢豫州之水皆作洛不知是梅賾所獻已如此乎抑唐人所改乎觀說文則石經之謬顯然尤謬者夏官職方氏豫州亦作洛字學至唐大壞故經學亦壞自九經疏修成後遂無一人通經者然石經雖改今刻本卻作雒即卷首惟王建國鄭注亦作雒明國子監及常熟毛鳳苞無錫秦鏸刻皆如此當是宋板之舊漢地理志河南郡雒陽及總論雒邑與宗

周通封畿皆作雒不作洛相傳漢書多古字猶信師古妄引魚豢說漢火行忌水去水加佳而陸德明釋文于周禮卷首鄭注雒字亦云本作洛後漢郡洛陽改爲雒二說皆非也然此字書傳譌爲洛者居多予所藏國語韋昭解末附宋庠補音者明宏治十五年刻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洛字已譌作雒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焉此乃不經之談史記夏本紀所引尚貢雒字今本皆作洛蔚包所改也漢人通理志所列郡縣則作雒其述禹貢則作洛此非班氏原文蓋顏師古深信魚豢之說以爲光武以後改洛陽爲雒陽乃盡易班氏所引今文尚書之雒爲洛僅存伊雒瀍澗一句偶然失改耳今案漢志宏農郡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字正作雒此謂禹貢及職方豫州之雒也左馮翊褒德縣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北地郡歸德縣下云洛水出北蠻中入河渭雍州浸也周禮職方既引于前郡縣下掌上文言之此可以見班氏述禹貢雒字皆作雒也淮南子墜形訓云洛出獵山高誘曰獵山在北地西北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毛傳云洛宗周之水也周禮職方氏逾周書職方解雍州其浸渭洛鄭注云洛出北地歸德縣此皆謂出北地水從無作雒者逸周書有作雒解周禮職方解豫州其川雒水從無作洛者其改雒爲洛蓋始于魏文帝魏志云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松之注引魏略云詔以漢火行土爲土水之佳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行火爲土土水之佳加水變雒爲洛洛陽乃有此詔幸洛陽期月間雒字皆用洛也魚豢錄魏詔而幷謂漢去水加佳失之矣況今文尚書之作雒見于洪適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多士篇雒字此必伏生壁藏之本非去水加佳之謂也而古文尚書今本皆作洛字攷周禮天官序官注引召誥大保朝至于雒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雒汭字皆作雒則知黃初以後傳寫者盡易之不然許慎傳孔氏古文苔說文阿難據古文列熊耳之水于洛字下而反用今文哉又史記封禪書及漢郊祀志述秦祠官所常奉皆云洛洛汭二渭汧洛皆雍州水洛即歸德所出故字從水郊祀志又孝宣以四時祠江海雒此謂上雒所出故字從住志又云成王郊于雒邑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字亦從佳漢人于洛雒二字絕不相混

伊洛瀍澗

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瀍澗入雒雒入河也攷漢志宏農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今山在縣西南五十里縣治移也故城在今縣東縣今屬河南陝州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洛陽界中皆伊水所經也僞孔傳云伊出陸渾誤辨詳後案蔡傳云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宏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今攷山海經中山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郭注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又曰熊耳之山浮濛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郭注山今在上洛縣南晉地理志上洛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所出與漢志合郭特舉晉之地理言之非與漢志牴牾也蔡氏不知漢盧氏地晉分隸上洛而誤以熊耳有二伊水

所出乃上洛之熊耳非盧氏之熊耳遂據郭注以駁班志已爲妄談更可怪者蔓渠蓋熊耳之主峯浮濠蓋伊水之別名山海經明言伊水出蔓渠酈氏于伊水注引郭云蔓渠熊耳即足見後魏所見山海經與今本無異何至蔡氏而忽改爲熊耳之山云云蔡不讀書而好欺人所引幾無一可信洛在四者中源流較長禹貢導九水洛自爲一目說別見後瀍水澗水見周書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河南郡穀城縣注云禹貢瀍水出潛亭北東南入雒續漢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云水出潛亭山蔡傳引漢志譬作替劉三吾本同非是又東南入雒作至偃師縣入洛案偃師入洛乃東漢之道非西漢之道其不通古今而妄改如此漢志宏農郡新安縣注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又黽池縣注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澗穀下流同得通稱而上源則異僞孔傳云澗出黽池以穀源爲澗源已誤至地志新安縣一條云南入雒案新安無雒此云南入雒要其歸也其實澗水東合穀至河南城西入雒耳蔡傳云澗水出今之黽池至新安入洛大誤洛未嘗經新安縣境何得于此入洛蔡氏生于宋徒見澗水所出之處已移于黽池而誤讀班志之文以澗水在新安東南爲句南入雒爲句也周東都王城漢爲河南郡河南縣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下都漢爲洛陽縣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南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南入洛二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而瀍水東爲下都周靈王以下水道已多變更至東漢則又爲都邑下至魏晉及元魏隋唐千移百改不但禹迹無存幷周制亦已蕩無蹤影說詳後案鶴壽案禹貢導雒自熊耳山在東北今案世楷堂藏板

熊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其西南與陝州盧氏縣熊耳而漢地理志西載之宏農郡盧氏縣商州卽漢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熊耳山在東北今案世楷堂藏板

西商州相值盧氏卽漢上雒縣商州卽漢上雒縣西北百二十里雒水注自熊耳山雙魚嶺東流注于雒水又東南入于雒水注自熊耳山雙魚嶺東流注于雒水又東南入于雒水注自熊耳山雙魚嶺東流注于雒水又東南入于

云導塵澗是其證也瀍水出今河南府城北穀成山東流至偃師縣南入洛伊瀍二水徑入于雒故山海經水經注咸謂澗水則合穀水以入于雒今河南府黽池縣東北白石山東流逕義昌驛又東出今河南府城西入洛

孟津

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今孟津昭四年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書序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其地本在河北其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改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

世楷堂藏板

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孟津名于河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多如此西漢河南無孟津乃僞孔傳于禹貢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此傳出魏晉閒已誤耳誠知此書乃魏晉人作在地名譌易之後與傳同出一手故于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衆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亦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誤耳孟津在河南平不知書序明云

世楷堂藏板

師渡孟津作泰誓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則是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穎達疏明知孟津在河北明知泰誓三篇皆已渡河特以疏家之體惟申明經傳而止故伊阿其閒于禹貢傳之誤耳爲洛北泰誓之誤以孟津河朔爲兩地皆不敢駁正至蔡沈者于大會于孟津注云孟津見禹貢而于禹貢則云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最是蓋以孟津在河北其下忽云今亦名富平津是又與在河南者相涸至泰誓篇目之下則注云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是直以孟津在河南矣南北尚不能辨而可以談經學乎要之蔡沈之誤正誤于僞書之以孟津河朔爲兩地耳誠知此書乃魏晉人作在地名譌易之後故致此謬則可以豁然無疑矣鶴壽案孟津在今河南府孟縣南八十里懷慶府亦有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古漢書注云孟津百諸侯咸同此盟故曰盟津此附會之詞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濟當作沛鄭云地理

志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洪爲滎
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沛在溫西北平地沛水入河竝
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
南案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河東垣禹貢王屋山在東
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是也
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
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隋置本漢
軹縣及垣縣地修武縣今屬懷慶府武德故城在今武
陟縣東大坏山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其南岸則成皋
沛從此入河滎陽本韓邑漢爲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

世楷堂藏板

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唐開元中又析
二縣地置河陰縣明洪武中移滎澤治于隋故城之南
五里今改河陰爲鄉并入滎澤縣宋白續通典云滎陽
故城在滎澤縣南十七里今滎澤縣治既移南五里則
滎陽故城在今滎澤縣西南止十餘里而沛溢爲滎即
當在滎陽之東北滎澤之西南傳云在溫西北入河此
後世改流新道非禹迹也云溢爲滎在敖倉東南此則
禹迹也知在溫非禹迹者漢溫縣今屬懷慶府故城在
縣西南河在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
縣西南三十里禹時沛水入河本不在此當在武陟縣

世楷堂藏板

東其南岸則汜水縣自汜水東至鄭古河陰縣四十餘里
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
故傳約言之曰河沛竝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
敖倉東南敖倉者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
囿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括地
志云敖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滎澤縣治在隋縣
南五里則敖倉東南去今滎澤縣當二十里滎澤至東
漢已塞故鄭豫州注言之傳出魏晉間人乃云滎澤在
敖倉東南若不知有已塞之事此其昔心彌縫幾足亂
眞矣然其上文當仍依鄭注武德入河方合乃因嫌全
與鄭同直據目驗而云在溫西北平地方繼以入河云
云古澤今渠雜然竝陳水經亦魏人作故沛水篇云在
溫縣北入河而酈注云津渠勢改不與昔同河水篇云
又東過成皋縣北沛水從北來注之彼注既引鄭注大
伭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沛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
此其下云即經所謂沛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沛水自溫
縣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泰溝水耳即沛沇之故瀆矣
沛沇故瀆是鄭所謂武德入河者是爲禹迹則知溫縣
非禹迹也鶴壽案北山經云王屋之山灤水出焉東流
沇聲相近蓋一水耳王屋山在濟源縣西八十里海內東經末附水經云沛水出其山南東北流注于河王屋山頂
在濟源縣北二十里沛水于此重源頻發也

曰天壇有太乙池亭淵不流爲沛水之正源東數十里出地東流逕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一流逕桐柏鎮北又南入河一流逕鎮北又東曰稽龍河逕懷慶府城南又東逕溫縣北至武陟縣之淵溝入河鄭康成曰大伾地喉也沇出垣際矣鄭所言大伾山當在武陟縣東晉書地道記云沛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決爲滎澤水經沛水注云沛水東合滎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逕滎澤北故滎水所都也滎口在滎澤縣北滎字從火不從水見玉篇經典釋文

顧氏祖禹云沛初發源或有伏見至截河後則滎與陶邱一水直達未嘗有伏而復出之事經文固已明言之曰浮于汶達于沛又曰浮于沛溼達于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爲轉輸之道者經言東出陶邱出者不過折旋之閒因邱爲隱見耳非伏而又出也胡先生渭云曾以擬禹迹謂浮沛者必無陸路其謬固不待言胡既信伏見之說乃又曲解爲由沛入溼由溼入河顧氏竟援明永樂之會通河江淮河沛直達燕京無尺寸涉之水僞孔忽泝還都白帝邪說宋人并指爲貢道顧氏祖禹永樂之會通河江淮河沛直達燕京無尺寸涉之水僞孔忽泝還都白帝邪說宋人并指爲貢道顧

言禹時滎澤渟而不流後人始導爲滎川此說確甚蓋使滎澤陶邱之閒禹時固一水相通則滎澤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沛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滎澤陶邱相去甚遠陸路艱難必由溼以達河耳案二說皆非也地志沇水入河軹出滎陽又東至琅槐入海東郡東武陽縣禹貢溼水出東北至千乘入海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鄄城又東至東武陽溼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沛亦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溼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沛水皆自滎陽分流爲沛又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二水觀之大河

胡皆爲貢道所惑故支離至此今攷滎澤陶邱實不能一水直達中閒固有陸路蓋沛自河洪出南岸爲滎自滎直至定陶約四百四十里中有沛陽城今在長垣縣界者須行過此地而伏伏而旋出于陶邱之北禹貢九水皆無出字獨此下一出字明係伏而復見也或疑沛陽至陶邱百四十里而近豈便有伏而復見之事攷括地志沇水出王屋山頂厓下渟而不流既見而伏至沛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此不過八十里

會枯紀載闕略惟許敬宗曰沭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

而東明滎澤以東伏而復見于陶邱不相連可知或疑如是則沇州當如荆梁用逾宇曰浮于沛逾于沛達于河矣是又有說荆之漢洛梁之沔渭皆二水異名本不相通故曰逾于洛逾于渭若沇州之沛本屬一水雖中少閒阻無復異名故不屑分疏也總之知州末水道是禹巡行州境則沛溼河三水本不必求其相通即欲相通而禹乘四載豈憚陸行之勞若指爲轅轅重運之道則怪說紛紛起矣鶴壽案沛水入河伏流至滎陽溢而爲滎澤又伏流至陶邱始出相去約五百里禹時俱是陸路顧氏謂滎澤與陶邱一水直達固謬即先生謂沛水須過沛陽城而伏亦非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蓋自周以前滎澤已導爲川與陶邱復出之沛相接自滎口至陶邱即水經沛水注所謂滎于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沛陽城不過因滎瀆而得名去滎澤已三百餘里安見沛水須過此而伏耶

豫州滎波

滎波既豬馬鄭王皆作滎播鄭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案鄭云沇水溢出河爲澤者下文道沇水東流爲沛溢爲滎是也孔傳雖作滎波似與鄭異然仍解爲一水以爲二水者自顏師古始林之奇從之蔡傳亦曰波水周禮職方豫州其浸波溠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

波水出婁涿山今本波作陂鄭注引作波耳然亦出于山非出于洛不得與此波牽合也惟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此似可引用然攷門水下流爲洪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雒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會見水豬而爲澤乎以滎播之播爲波水其妄甚矣鶴壽案馬鄭作播古文尚書也史記夏本紀亦作播今文尚書也索隱云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尚書之滎播竝非二水有明徵矣至周禮職方氏云豫州其浸波溠則已分爲二水宜滎播一澤以導

者爲川以灌者爲浸故鄭注仍以波爲熒播與據江氏叔澐尚書集注熒波又作熒潘引說文云潘水名在河南熒陽从水番聲言在熒陽則與熒澤同處故知此經之波當作潘段氏玉裁謂水經沛水注云尚書熒波既豬孔安國曰熒澤波水以成逼豬閼駟曰熒播澤名也呂忱曰播水在熒陽謂是水也呂忱字林多本說文說文字林之例于部播字不廱耑及水名然則字林正作潘水在熒陽與說文合酈氏未暇分別字體耳且馬鄭王謂熒播卽熒澤是一水而許呂則潘與熒爲二水孔傳云熒澤波水蓋謂熒是澤名波是水名非如正義之說呼波浪爲波水也今素如段氏說則孔傳已分爲熒波爲二水不自顏師古始矣

菏澤孟豬

導菏澤被孟豬地理志菏澤在沛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攷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邱縣河南歸德府治故城在

在今治南二里蓋此節紀禹治陶邱復出之沛也澤者水所鍾而菏澤在定陶孟豬在睢陽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疏之以殺沛瀆之勢卽導水所云又東至于菏也水經注晉闕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是也顏師古襲闕說曾取又襲之蔡傳引曾說而不能原其所出其餘已詳後案又蔡傳云金興仁府沛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此說本之寰宇記後人遂謂澤出菏山但菏澤爲沛水所經其所鍾者卽是沛水竝非別出山源宋沛陰廢縣在今曹縣西北其地并

無一山卽或有小山阜亦必山以澤得名非澤以山得名也鶴壽案菏澤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東南三十里當豫州東北隅孟豬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西北十里商邱縣東北七十里當豫州東界沛水出陶邱東北流會于菏澤又南被于孟豬十三州志所謂水盛乃覆被也

盤庚遷都亳殷

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書云盤庚遷于殷案亳是殷地大名自盤庚改號爲殷故不曰遷于亳而曰遷于殷也鄭注書序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今陝西商州契子昭明居砥石今無攷昭明子相土居商邱今河南歸德府治湯始居亳從契父帝嚳所居序言自契至

湯八遷經傳可攷者惟此四處湯既有天下以商爲號鄭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契所封鄭以湯取契所封爲代號也元烏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盤庚將治亳殷于湯言居亳于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此說與此經正義同盤庚遷殷蓋復湯之舊都也鶴壽案盤庚序鄭注云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今之偃師也偃師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南五十里帝嚳始都之水經注云帝嚳之虛在禹貢豫州河雒閒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成湯改都之中候格子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雒漢志云尸鄉殷湯所都鄭康成曰今偃師縣有湯亭偃師之名起于周昔武王克商偃息

師徙于此其初名亳當是成湯命之湘業始于商邱商邱本名亳故曰朕載自亳後雖遷居帝嚳之虛而不忘其所自故又名其地爲亳至盤庚三都之乃改名爲毀也亳當作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粢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荀子議兵篇云湯以薄呂氏春秋具備篇云湯嘗約于郜薄宇無作亳者亳西戎之國在今陝西西安府三原縣西南史記秦本紀云寧公與亳戰是也

文王時三亳阪尹

盤庚下篇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蔡沈曰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攷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

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案契父帝嚳實始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盤庚復湯舊都避耿之圮而適亳殷山險之地故舉湯事以詰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王適于山泛指五遷其說非是成皋者漢志河南郡有成皋縣即虎牢也轘轅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降谷者不知所在當亦在河南或謂即今永寧縣北也立政三亳阪尹鄭康成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見本疏又見毛詩商頌元鳥疏疏云鄭元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舊都分爲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案鄭以三亳爲湯舊都之民分三邑者帝告釐沃序云湯始居亳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是亳爲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亳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分爲三邑也又言東成皋云者成皋縣即虎牢轘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竝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即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耳然則成皋轘轅降谷與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爲三亳亳北近大河就東西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蓋以疑之要必驗實而知也成皋等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即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

所都此蓋虎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皆言之鑿鑿于是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南京應天府隋唐爲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諸說皆本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邱後遷于亳當五遷之二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即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汳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邱商邱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云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

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柰何于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鄭爲正蔡沈傳乃用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之說夫盤庚此節鄭注已亾矣蔡以立政篇之鄭注載于正義者爲可據而援以釋適于山之義其意以三亳皆依山險正所謂適于山也乃于立政文正解三亳而反不用鄭注則怪絶矣曾無定見自相矛盾至此鶴壽案成湯時之三亳商邱也景亳也偃師也其地本有亳名文王時之三亳成皋也轘轅也降谷也其地本不名亳特因成湯之民來附文王故遂移亳之名于此而其處適有三乃亦稱之爲三亳焉皇甫謐說有三亳穀熟爲南亳湯始所都蒙爲北亳湯與諸侯盟處偃師爲西亳湯後所遷此三亳字各有來歷先生謂其因經云三亳遂造南亳北亳配偃師而爲三遍矣南亳固名商邱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在甯陵則湯始居之亳斷在商邱後爲穀熟縣不待元宴之辨而知之矣北亳亦在商邱西北既有南亳北亳遂謂之西亳所造哉若大成皋據轘轅降谷是阪名也非亳名也阪則指此三者亳則仍指南亳北亳西亳也文王之時六州歸化殷之三亳皆在豫州境內南亳北亳居其東界西亳居其北界鄗于立政注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偃師爲湯之舊都商邱景亳獨非湯之舊都乎先生見鄗于書序注謂湯始居亳在偃師縣遂專指偃師爲亳不知論所居則專指偃師論舊都之民則

兼該商邱景亳也先生又謂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夫民之來歸何分遠近況同在一州之內豈一偃師之民來歸而商丘景亳之民獨不來歸者乎觀之文王時之三亳與成湯時之三亳其地兩不相涉自說書者互爲牽引故致先生之翻駁耳

閻氏若璩亦信皇甫謐說以偃師去葛太遠幷以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亦去偃師太遠不知桐者鄭但云地名有離宮不言所在謂在虞城者出于近世其可信乎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此湯宅殷之明文殷地實在偃師蒙穀熟雖可冒亳之名究不得冒殷之名則班固鄭康成實以商頌爲據而閻氏以爲武丁承盤庚之後而居殷元鳥詩作于武丁之後因以武丁所居之地名追稱湯耳此則其說已窮而適矣又以亳殷非湯舊都遂從孔傳以盤庚下篇先王非定指湯又謂即指湯或者湯有意亳殷山險曾往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非必湯身都亳殷也此等議論毫無根據閻氏本信鄭氏古文而黜孔氏古文爲僞乃又不主鄭注殊可怪也

導淮自桐柏

禹貢導水導淮自桐柏案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流者言之桐柏乃經名耳

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淮水發源胎簪與醴水分流醴水西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沘水淮水則東南流至大復之陽桐柏乃一山總名耳洪适隸釋載漢延熹六年桐柏淮源廟碑云淮出平氏始于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沈彤尊淮源記云桐柏山縣亘可百里西通襄陽之棗陽東南連德安之隨州有紫霄翠微玉女臥龍蓮花諸峯其最西一峯曰胎簪有泉出其陰北流至平地分二道西流爲醴東流爲淮泉旁有池謂之淮井泉所溢也淮井東三十里爲桐柏縣城城東北一里爲淮瀆廟廟北枕淮水山泉自分流後穿沙石屋曲而東至廟北凡合南北澗水十餘道皆淮源也謂出胎簪者專指山陰之一泉耳漢碑及水經皆謂淮水伏流出大復南今南陽府志謂伏流在淮井之下大約上下皆有伏流而縣城東五十里有峯巍然土人指爲大復山在隨州界淮水繞其南于桐柏山爲最東一支所謂陽口當在此沈說甚確蓋漢志言出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西一峯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說地九

荆州沱潛

荆州沱潛既道鄭注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地理志言江沱出枝江西南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然若鄭所稱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云江津豫章口東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攷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于漢此正沱水也要之鄭所以謂枝江不得爲沱者以江于此分南北南江分江而仍入于江故也胡先生反以南江爲大江經流北江出南江而爲沱夏水出于沱而不得名爲沱與鄭說正相反但思江流終古不變者也今以枝江以東至荆州府治江陵縣又東至岳州府治巴陵縣之大江謂非經流而反爲分派小支可乎胡先生又以夷水東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江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又東南爲滆水歷澧州東北入于洞庭與鄭說正相反但思江流終古不變者也今以枝江以東至荆州府治江陵縣又東至岳州府治巴陵縣之大江謂非經流而反爲分派小支可乎胡先生又以夷水

西有夷道故城在今松滋縣界

又東過枝江縣南酈注云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江是也枝江故城在今縣東東北六十里有百里洲與江陵分界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地志水經皆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枝江爲沱而鄭不取乃以夏水爲南江故也胡先生反以南江爲大江經流北江出南江而爲沱夏水出于沱而不得名爲沱與鄭說正相反但思江流終古不變者也今以枝江以南江爲大江

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爲大江經流而夏水出焉自爲一派以入于漢與爾雅釋水合故以夏水爲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岐江而爲二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地理志言江沱出枝江西恐未然若鄭所稱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在今荆州府治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然則地志水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攷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于漢此正沱水也要之鄭所以謂枝江不得爲沱者以江于此分南北南江分江而仍入于江故也胡先生反以南江爲大江經流北江出南江而爲沱夏水出于沱而不得名爲沱與鄭說正相反但思江流終古不變者也今以枝江以南江爲大江

亦爲沱案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胡先生以此水出江入江故亦以爲沱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湖北施南府治恩施縣及建始縣皆漢巫縣地施南府舊施州府魚復故城在今夔州府奉節縣夷道故地已見上文漢志不云夷水首受江而章懷注西南夷傳云夷水源出施州清江一名夷水昔廩君所浮也則此水出漢志云施州清江一名夷水東至夷道入江水經出江之說未可信矣且水經雖言出江亦竝未嘗巫縣之山源明矣漢志巴郡魚復縣竝不云有夷水則水經之說文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則夏水嘗受漢漢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水經夏水注云江津掾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遵夏首而西浮則夏水又受江水經云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沔注云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漢華容縣在今湖北荊州府城東南中夏口即今荊州府附郭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之夏水口漢雲杜縣在今安陸府天門縣西北堵口當在今漢陽府沔陽州境內夏水于荊州府城東南從大江分出故憲劭十三州記云江別入沔爲夏水源酈道元謂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欣誦今沔陽州南有長夏水自監利縣南東流逕州南四十里東北入漢又東至漢陽府入江或曰夏口或口沔口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江今案夏水既爲江之分流則是沔入江不當謂江入沔矣

稱爲沱也鶴壽案詩召南稱江有沱此即荊州之沱也一名夏水說文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則夏水嘗受漢漢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水經夏水注云江津掾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遵夏首而西浮則夏水又受江水經云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沔注云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漢華容縣在今湖北荊州府城東南中夏口即今荊州府附郭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之夏水口漢雲杜縣在今安陸府天門縣西北堵口當在今漢陽府沔陽州境內夏水于荊州府城東南從大江分出故憲劭十三州記云江別入沔爲夏水源酈道元謂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欣誦今沔陽州南有長夏水自監利縣南東流逕州南四十里東北入漢又東至漢陽府入江或曰夏口或口沔口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江今案夏水既爲江之分流則是沔入江不當謂江入沔矣

潛水鄭云未聞闕疑也案今漢水自安陸府鍾祥縣北

雲夢

雲土夢作乂胡先生雖指引夢黯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攷

沈括筆談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其又如此（據商濬稗海本嘉定馬元調刻本同）而太字上空一字無唐字則太宗乃宋太宗若係唐太宗不應空格稱皇帝其發首亦未言石經今唐開成石經現在搨本作雲土夢甚明則知太宗實唐太宗夢溪誤以爲宋太宗故胡先生據石經改之也繹僞孔傳實作雲夢土非是唐所得古本必馬鄭本宜從之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鄖在江南楚子自鄖濟江而北入雲中遂奔鄖鄖今德安府治安陸縣是則雲在江北明矣昭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雲地勢最下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雲夢本二地故分言之至周禮荆州藪澤曰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此因二處皆爲藪澤故合言之非以雲夢爲一也司馬貞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李吉甫云雲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孔傳以爲一澤專在江南非也疏既依孔作一澤專在江南又欲從詔改之文復云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閒

是則雲在江北明矣昭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雲地勢最下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雲夢本二地故分言之至周禮荆州藪澤曰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此因二處皆爲藪澤故合言之非以雲夢爲一也司馬貞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李吉甫云雲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孔傳以爲一澤專在江南非也疏既依孔作一澤專在江南又欲從詔改之文復云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閒

石經尚書十三卷僞蜀周德貞書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然則宋以前雲夢之本盛行僞蜀且以勒石唐石經既作雲土夢矣而蜀石經不從此蜀之勝于唐也沈括筆談云舊尚書作雲土夢作又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雲夢土作乂太宗改從古本沈所稱舊尚書者蜀石經之類也所稱太宗皇帝者宋太宗也所稱古本尚書者唐石經之類也唐石經通儒所不窺是以蜀石經及宋太宗以前本皆作雲夢土自宋太宗詔之後無復作雲夢土者矣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作尚書正義至開成開始從說本刊石正義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閒蓋史文兼上下也此十六字後人因宋太宗改本而增之若使正義果有斯語何以雲夢土之本盛行僞本尚書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孔傳以爲一澤專在江南非也疏既依孔作左傳郤子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鄖在江南楚子自鄖濟江而北入雲中遂奔鄖鄖今德安府治安陸縣宋江夏縣乃漢沙羨縣地爲荆州東境向來言雲夢者而不知開成石經乃誤本也晁公武石經攷異序云蜀石經與今唐開成石經現在搨本作雲土夢甚明則知太宗實唐太宗夢溪誤以爲宋太宗故胡先生據石經改之也繹僞孔傳實作雲夢土非是唐所得古本必馬鄭本宜從之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鄖在江南楚子自鄖濟江而北入雲中遂奔鄖鄖今德安府治安陸

僅見土夢已可耕也蓋大陸大墜雲夢震澤俱在十藪之內澤藪者兼水土言之徐州大墜既辭揚州震澤底定此皆以水言水治而土治在其中矣冀州大陸既作荆州雲夢土作乂此皆以土言土治而水治在其中矣大陸不言土者文有詳略也雲夢澤在今湖北荆州府監利縣南石首縣東北東至武昌府通城縣二百餘里司馬相如曰楚有七澤一曰雲夢漢志云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本是一澤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故杜預謂跨江南北也楚策云楚王游于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自春秋以來爲遊觀之所至漢而益廣其處故于南郡編縣江夏郡西陵縣俱設雲夢官編縣在今遠安縣東北西陵在今黄州府城西杜預謂安陸縣東南江東北爲雲夢也後漢法雄傳云遷南郡太守郡有雲夢藪幾于注又云夏水東遝監利縣南縣西南自州陵東界迄于江夏沌水之陽蓋今江南自枝江縣而東爲松滋公安石首江北自荆州府而東爲監利沔陽漢水西南爲潛安陸府天門縣西北州陵在今武昌府城西南沌陽當雲杜沔陽爲雲夢之藪安陸卽今德安府治雲杜在今遠安縣東北有雲夢城水經沔水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夏水東遝監利縣南縣西南自州陵東界迄于夷陵楚襄王東北保于陳城考烈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五都始末具此漢地理志丹楊郡丹楊縣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楊徙此案丹楊羣書或作陽晉地理志謂地多赤楊故名則字從木此名始見史漢蓋由漢武帝改鄣郡爲丹楊郡幷徙郡治于丹楊縣其地在今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楚漢閒有鄣郡郡文穎以爲卽丹陽郡地蓋武帝未改名之前鄣郡本治故鄣縣故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故鄣也此卽今廣德州春秋以來名桐汭當鄣郡治此之時不知何名武帝改郡名治亦徙其後至孫權改秣陵爲建業丹楊郡治徙此六朝都此以丹楊尹比京兆尹今江寧府上元江寧二縣也晉陶回傳蘇峻之亂回請早出兵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此小丹陽卽太平府當塗南境地名

隨地係以雲夢之名矣

楚都有五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閻百詩釋地續云孟子游宋當在愼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等淮泗上國也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遷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于宋之勞其賢可知陸麟士謂非遷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愚謂自滕之楚雖一舉足卽入楚境但此

漢武帝因此改郡名爲丹楊郡此卽熊繹所封蓋僻在東南文王徙郢則有爭衡上國意莊子天運篇陸德明釋文郢楚都在江陵北江陵縣今湖北荆州府治也（徐廣以丹陽爲枝江若然則與江陵擊柝相聞何必多此一徙）定公六年左傳楚昭王遭吳難出亡及吳師歸反于郢令尹子西于是乎遷郢于郡以定楚國服虔但云郡楚邑見吳世家注杜預幷無注陸德明亦但云郡音若攷說文邑部郢字注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而郡字則無之唐石經此條漫滅然永懷堂汲古閣諸刻甚明郡字恐說文遺漏漢地理志南郡有若縣楚昭王自郢徙此師古曰春秋傳作郡音同百詩于論語楚狂接輿一條內因楚都郡而引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括地志又云此所引不知何出襄州今襄陽府也元和郡縣志山南道襄州樂鄉縣本春秋郡國之城在今縣北三十七里楚都故城是也在漢爲郡縣地晉安帝于此置樂鄉屬武寧郡大業三年改屬竟陵郡皇朝改屬襄州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荆門軍開寶五年割襄州故樂鄉縣合爲一縣來屬本軍樂鄉者卽春秋郡國之地晉置樂鄉縣今襄陽無此縣故人不的知何處大約在襄陽東境而宋都則爲今歸德府商邱縣滕文公自滕西南行三百餘里過宋以至郡所經由者或今南陽府境或今陳州府境大約不過四五百里路爲便近又得謁見高賢一事兩便若自滕南行卽入楚界涉泗踰淮且將泛江以達于郡路極荒遠不便甚矣百詩精于攷據楚之徙都豈不知之一時失于檢點輕發此論顧麟士誠村學究空疏不通地理合遭百詩譏評而此條卻未可盡非漢志又言楚遷郢後仍還郢世家無此言漢志或別有據就令楚仍都郢勝文公此行須仍由宋都而往陳爲今陳州府治淮寧縣左傳哀十七年楚滅陳後乃徙都之壽春爲今鳳陽府壽州自郢遷都者畏吳之强自南而北自郡遷陳及壽春者畏秦之逼自西而東也楚南境之廣直至南海乃當如此窮蹙之際只有此徙終不肯南遷渡江王蠻中當時謀國者不可謂無人傳國久遠幾與周等附論于此鶴壽案楚都不止于五（熊繹封丹陽于丹陽也在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東南七里水經江水注云秭歸縣丹陽城據山跨阜南枕大江險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吳楚悠隔鞏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顓容春秋條例謂丹陽在枝江括地志謂丹陽在巴東皆非熊麗封雎山墨子非攻篇云楚熊麗始封雎山之閒熊麗者鬻熊之子也其受封當在武王時雎山卽沮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南六十里熊繹遷枝江卽今荆州府枝江縣通典云熊繹初都丹陽後移枝江卽文王遷郢是謂紀郢今荆州府江陵縣北十里紀南城是也漢志謂武王遷郢非是昭王遷都是謂鄢郢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八十五里昭王城是也服虔左傳注云鄢楚別都在今宜城縣南十里都與鄢相近故稱鄢郢以別于紀郢頃襄王保于陳城謂之郢陳卽今河南

府淮寧縣考烈王遷鉅陽史記六國年表云楚考烈王十年徙于鉅陽後漢廣延傳注云潁州汝陰縣西北紐陽故城即鉅陽也在今安徽潁州府阜陽縣西北四十里考烈王又遷壽春在今鳳陽府壽州西一里通計前後凡有八都墨子年表不應遺卻至先生謂楚熊繹始封在今安徽太平府附郭之先熊繹所封此乃班氏誤證其地在今太平府附郭當塗縣東南至寧國府南陵縣界一百六十里竝不在二府交界處縣東南七十里有丹湖周三百餘里水北曰陽鄣郡在丹湖之西北故武帝更名丹陽古宇陽楊揚皆通用丹陽之陽作楊猶揚州之揚古皆作楊先生非也先生又謂徐廣以丹陽爲枝江謂取義于小丹楊則與江陵擊析相聞何必多此一遷此說又謬古人遷都必有取義無論枝江與江陵東西相去百八十里即近在數十里內亦有遷居之者文王遷鄧之故今特無取義文王爲昭王并誤會畏泰爲畏吳以太平寧國二府之閒吳人相迫乃遠遁遂致見耳先生誤爲丹陽實在今太平寧國二府之閒吳人相迫乃遠遁遂遷至荊州府以西如此則可以翻去丹陽在歸州之說矣但楚文王時吳甚微弱若使丹陽果在吳境文王方

九江

荊州九江孔殷鄭云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舒陽縣南好雄長其閒何故不遠千餘里直遷至江陵乎若縣文公自縣過宋都至楚都亦有千餘里縣爲今山東兗州府縣宜城縣西南歸德府商邱縣楚在今湖北襄陽境至商邱縣又從商邱縣西南行遥陳州府許州南陽府至宜城縣西南行遥淅寧州曹州府東南豈止四五百里而已哉

皆東合爲大江釋文云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皋落州案鄭引地志云云者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高帝更爲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爲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爲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其地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東晉成帝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及趙宋九江遺迹代遠湮沒于是會昕附說以九江爲洞庭朱子蔡沈胡氏從之會昕云沅漸元辰敘酉湘資澧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東北注洞庭沅辰水出武陵辰陽縣東入沅北入沅酉水出武陵充縣東南入沅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在今桂陵府興安縣東北流逕長沙下雋縣西又北至巴邱山入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東北入沅澧水出武陵充縣東北注洞庭導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是也會說九水蓋因水經云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然據此條不足九數乃益以漸元辰敘酉湘無論雜湊杜撰且所謂元者本無此水漢志武陵

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或有作潕潕者因無
轉爲无无轉爲元其謬顯然酈注明云是乃湘水非江
川也湘爲澧沅資等之經流今欲成九數强之使與齊
列更屬非是朱子去元澧而易以瀟蒸澧乃水經所有
因與導江文江先至澧而後過九江不合故爲刪去不
知導江之至澧史漢皆作醴酈云陵名非水名也元水
不知爲無水之誤因其字可疑亦并遺刪至于瀟者酈
云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
樗蒲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猶清湘非別有瀟水
以湊九數亦屬錯誤蔡傳則復去瀟蒸仍用澧元蒸水

漢志作承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似不可
去無水亦不可去又酈注云湘水會資沅微澧四水同
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微
水者五渚之一必不可遺而會朱蔡皆不及之彼一九
江此一九江其所舉者本無確據其未舉者罣漏偏多
諸說會爲最備而會所據者水經及楚地記也水經云
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今武昌府蒲圻縣界有漢下
雋縣故城漢尋陽本在蘄春郡界西南距今蒲圻三百
餘里九江在尋陽則在下雋之北矣當時犬牙相錯下
雋之境或更及于東故水經云九江在下雋西北也今

岳州府治巴陵縣雖相傳亦下雋縣地但洞庭乃在巴
陵之西南如以洞庭爲九江何從而在下雋西北乎閻氏
若據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爲導山之九江
導江之九江作注于九江孔殷無涉兩九江不妨異解
禹貢有南條之荆山有北條之荆山有荆州之沱潛九江一爲禹所疏以入工名一爲九水所
會以澤浸名何不可之有按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過九
江至于東陵原與陵皆與尋陽附近與洞庭絕遠閻欲
兩解大謬楚地記者不知何代之書編檢隋唐經籍藝文志鄭樵藝文略竝無惟

注山海經仍云地理志九江今在尋陽南江自尋陽而
分爲九皆東會于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文選載璞
江賦流九派于尋陽即此璞固未嘗以九江爲洞庭也
則所謂是在九江之閒者安知非神女出遊所至乎導
江文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會氏以爲巴陵也夷陵一名
西陵故此爲東陵此說尤謬地理志廬江郡下云金蘭
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淮當作灌雩婁縣下云灌水北至蓼
入決是也水經江水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括地志西陵故城在黄州
黄岡山西鄙曰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今武昌府興國州
下雉縣北東有下雉故城又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逕

云水出廬江郡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曰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謬縣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北灌水出金蘭縣東北至謬縣入決水則金蘭當在固始之西南黃梅之北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也江灌史記龜策傳作江淮與漢志誤字同廬江郡常歲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驗太卜官灌水今按黃梅縣西南九十里蔡山西接廣濟縣界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卽此可知廬江東陵與江夏西陵相爲東西確有可據幷大龜亦實出此又何可疑雖指復析之曰金蘭之東陵去江太遠不得云至于東陵一非也江自巴陵至沙羨卽迤北使東陵在金蘭則是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二非也江漢朝宗盡之矣復出九江不亦贅乎三非也按溯源而論以黃梅西北推之似東陵去江本遠然江過下雉北而刋水卽從東陵西南注江則去江固不甚遠也至書法原無一定先言東陵而後總以迤北先言朝宗而復析言九江亦無不可若先言入海而其下復言洞庭不亦顚倒乎巴陵兩漢志無晉志始有之蔡傳云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不知楚竝無所謂巴陵巴陵二字起于三國吳有巴邱邱閻城晉太康元年于此置巴陵縣又考吳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曰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謬縣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北灌水出金蘭縣東北漢舊志以廬江郡常歲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驗太卜官灌水今按黃梅縣西南九十里蔡山西接廣濟縣界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卽此可知廬江東陵與江夏西陵相爲東西確有可據幷大龜亦實出此又何可疑雖指復析之曰金蘭之東陵去江太遠不得云至于東陵一非也江自巴陵至沙羨卽迤北使東陵在金蘭則是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二非也江漢朝宗盡之矣復出九江不亦贅乎三非也按溯源而論以黃梅西北推之似東陵去江本遠然江過下雉北而刋水卽從東陵西南注江則去江固不甚遠也至書法原無一定先言東陵而後總以迤北先言朝宗而復析言九江亦無不可若先言入海而其下復言洞庭不亦顚倒乎巴陵兩漢志無晉志始有之蔡傳云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不知楚竝無所謂巴陵巴陵二字起于三國吳有巴邱邱閻城晉太康元年于此置巴陵縣又考

吳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曰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謬縣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北灌水出金蘭縣東北漢舊志誤字同廬江郡常歲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驗太卜官灌水今按黃梅縣西南九十里蔡山西接廣濟縣界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卽此可知廬江東陵與江夏西陵相爲東西確有可據幷大龜亦實出此又何可疑雖指復析之曰金蘭之東陵去江太遠不得云至于東陵一非也江自巴陵至沙羨卽迤北使東陵在金蘭則是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二非也江漢朝宗盡之矣復出九江不亦贅乎三非也按溯源而論以黃梅西北推之似東陵去江本遠然江過下雉北而刋水卽從東陵西南注江則去江固不甚遠也至書法原無一定先言東陵而後總以迤北先言朝宗而復析言九江亦無不可若先言入海而其下復言洞庭不亦顚倒乎巴陵兩漢志無晉志始有之蔡傳云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不知楚竝無所謂巴陵巴陵二字起于三國吳有巴邱邱閻城晉太康元年于此置巴陵縣又考

漢舊縣吳改曰西陵御覽盛宏之荊州記曰荊楚重鎮晉宋以降此爲西陵水經江水又東逕西陵峽酈引袁山松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樂史寰宇記瞿唐峽在夔州東古西陵峽也則禹時尚不知後世有巴陵西陵之名而以此證巴陵卽東陵可乎且九江本在江北尋陽向來致誤者正坐以江州爲古尋陽耳劉昭注郡國志以廬山系尋陽此誤認之始　朱子作九江辨既知江州非古尋陽顧仍撥棄舊說而以爲洞庭至蔡傳既主洞庭駁去尋陽乃又誤認漢尋陽在江南而曰今潯陽地將無所容九江則其謬更甚又曰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縣乃禹貢揚州之境不知漢尋陽屬廬江不屬九江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荊二州之境揚州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荊州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彭蠡以東揚州界九江以西荊州界杜氏通典說同九江在江州西北卽所謂會于桑洛洲者仍指江北而言唐江州卽宋江州其地亦荊揚分界不專屬揚漢九江在荊更不必言而蔡不知也郡縣之遷改時代之更易一概茫然可言水道乎

乃禹貢揚州之境不知漢尋陽屬廬江不屬九江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荊二州之境揚州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荊州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彭蠡以東揚州界九江以西荊州界杜氏通典說同九江在江州西北卽所謂會于桑洛洲者仍指江北而言唐江州卽宋江州其地亦荊揚分界不專屬揚漢九江在荊更不必言而蔡不知也郡縣之遷改時代之更易一概茫然可言水道乎

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尋陽縣卽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其地西及廣濟縣其城幷在蘄州東黃梅縣南臨大江其對岸爲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九江一曰潯陽江三曰廬水四曰湖漢三曰南水五曰盱水六曰鶴壽案漢志云廬江郡尋

蜀水七曰郡水九曰脩水八曰鄱水九曰餘水八
于彭蠡湖北至德化縣東而入于大江也尋陽在江北
適當九江之處故曰禹貢九江在南劉歆以湖漢
九水爲九江班固鄭康成竝無異說至尋陽地記等書
所云蚌江烏江之屬比乃土俗小小地名何足以登記
載乃陸德明無識引此俚鄙之言以釋經獨不思天下
有名之水不可勝數載入禹貢者有幾而乃特記此須
微之川瀆乎古人于兩州交界必舉名山大川以表其
域如貢正以九江爲荆揚二州之界限故于荆州曰九
江孔殷蓋舉九水之分流言之所以表荆州之東界于
揚州曰彭蠡既瀦蓄舉九水之合流言之所以表揚州
之西界今欲解九江而乃求諸鄂陵桑落之閒不亦謬
哉惟其求諸鄂陵桑落之閒其地斷不能容九江又不
信劉歆湖漢九水之說于是發一奇想將彭蠡之九江
忽而西移于洞庭引中山經洞庭之山云云以爲證而
取沅水漸水漸水沅水辰水敘水西水湘水資水澧水以實
之但漢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在今安徽安
慶府境去洞庭甚遠于是又移尋陽以下之東陵爲洞
庭湖矣之巴邱又見至于澧在過九江之上且中山經
明言交瀟湘之淵于是刪去元澧而易以瀟蒸駁之者

又據水經注以爲瀟者水清深也竝非水名豈知顧野
王玉篇云瀟水名朱子之說固有所本既知其雜湊亦
何用貶駁總之宋人說經之謬莫謬于此九江斷以湖
漢九水爲正秦置九江郡于大江之北正以郡之南面
當九江入江之處而名之也晉成帝時移尋陽郡治于
柴桑縣在大江之南隋大業三年改爲九江郡亦以郡
之東面當九江入江之處而名之也先生見鄭注云禹
貢九江在尋陽縣南而漢之尋陽實在江北乃欲于江
之北岸指出九江則不得不引蚌江烏江之說其實
鄭注不過直寫漢志耳安知所謂蚌江烏江云哉
蔡氏德晉云胡旦景說之始以九江爲洞庭朱子稱其
援證精博但水經所敘洞庭受水有微資湘沅澧漣漉
沫瀏潕瀙諸水不止九派故會鞏本漢志以沅漸澨辰
敘酉澧湘資九水爲皆合洞庭而江則過之朱子考定
九水去澧澨而增瀟蒸九峯仍用會氏之說但以無水
爲无水乃宇之譌也愚考漢地理志武陵郡索縣漸水
東入沅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
辰陽縣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義陵縣
酃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充縣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
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傷入縣
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
出北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十里都梁縣路
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牂
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
五百三十里此九水乃曾氏所取自沅湘而外專取入

沅之水然牂柯郡有鐆縣不狼山鐆水所出東入沅過
郡二行七百三十里而曾氏不取豈限于九數而不得
取邪抑或別有說也朱子所增瀟蒸二江瀟水一名營
水出營陽冷道縣南酃山北流注湘蒸水一作永水出
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乃兼取入湘之水也
然考長沙國茶陵縣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桂陽郡郴
縣來山來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王樵又云郴江源出
嶺至郴州與東江合始大北入湘江則入湘之水有不
勝取者後儒見導江章東至于澧過九江之語因謂澧
不當在九江之內而以朱子之說爲是愚則謂洞庭爲

九水所入因名九江過九江者過洞庭也既曰過洞庭
即先過澧水乃過洞庭正不得以澧水已過而改名洞
庭爲入江又不得以他水易澧水而仍名九江也蓋以
江水言則澧水已過不必更及以洞庭取名言則澧水
乃九水中之大者不容獨去然如是惟言過九江足矣
必先言至于澧者蓋言至澧而後至洞庭之道始明況
至與過亦不相同也故愚意曾氏朱子所取九水皆未
必能悉合古道而不當以澧水之去取爲優劣也至傅
寅謂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
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九

江則其說近于武斷然則九水之名姑存會朱之說而
徐俟考定焉可也如蔡氏之意九江確主洞庭無疑惟
九水之目從會既多不安從朱又覺未安輾轉紛迻
無定論不得已欲如傅寅之渾指又嫌武斷其辭窮矣
乃歸之姑存而徐考焉假令蔡氏能反而求之漢儒舊
注而知其不可易不亦善乎所可訾者會以之說而以
爲會鞏蓋瞥見諸書引曾氏而宋會姓有名者會鞏最
著遂以屬之于固未見會以原書蔡氏并誤認作會鞏
則其未見原書益可知而于據胡氏所引胡博見多聞
所引與衆異者當從胡方得會以之眞彼謂皆九水中

物志等以證之九江之名乃亂彼以遷
爲證而指東陵爲巴陵然據水經注云刊水出廬江郡
東陵鄉尚書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
則九江爲尋陽之九江無疑矣左襄
江孔殷之文在荆不在揚廬江屬揚
陽在荆揚交界故晉人割廬江之尋
而爲尋陽郡是九江
在荆洲之極東也

導江又東至于澧鄭云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案鄭云醴陵名也者鄭創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也馬王以爲水名僞孔從馬王但史漢皆作醴裴駰引鄭亦作醴疏引作澧者順僞孔之文耳大阜曰陵釋地文鄭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者

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晉書同隋書長沙置其地長沙縣舊臨湘無醴陵唐書復有醴陵析長沙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江水又東至于醴所經也馬王孔雖云澧水名無所確指至蔡傳實以武陵充縣之澧水而胡氏錐指從之攷地理志武陵郡充縣歷山今爲澧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縣湖口北連荊江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箭河至滙口入澧故稱涔澧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東距巴陵縣百里而東入洞庭湖此酈道元所謂南江者也在禹

今爲澧州之永定永順之桑植二縣地澧水發源于此東南至安鄉縣南入洞庭湖不入沅水地志微誤耍之與江無涉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歷山在今永定縣西澧水自縣界流逕桑植縣西）又東龔水入焉（水出巴東界東逕零陽縣注于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今慈利縣北有零陽故城）又東逕澧陽縣南（縣南臨澧水今在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縣北（作唐今爲安鄉縣在澧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右會澹水（今石門縣西北有澹水）又東逕澧陽縣南（縣南臨澧水今在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縣北（作唐今爲安鄉縣在澧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逕涔評屯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涔評屯在今澧州界州有西四百二十里本漢零陽縣地隋析置澧陽即今州治）澧水在州南三里又東澹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

逕作唐縣南（今安鄉縣東南有作唐故城）又東逕南安縣南（今華容縣）澹水注之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赤沙湖即洞庭湖西南角）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以上所敘澧水與江無涉而胡氏以爲自石門以東與江相通蓋南江自今江陵縣西南二十里虎渡口（水經注江水）水自枚回洲分爲南北三江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即所謂涔水也澧州志云涔水爲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爲四水口（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口北連荊江）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箭河至滙口入澧故稱涔澧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東距巴陵縣百里而東入洞庭湖此酈道元所謂南江者也在禹

爲江之經流若水經注云江水自華容縣又東湍水注之（在今監利縣南）又經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在今松滋縣東）又東遝公安縣北（在今縣東北五十五里）又右逕陽岐山北又東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遝赭要（石首山在今石首縣西北赭要洲名在江中）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于洞庭之所謂江水會者也（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西巴陵亦下雋地洞庭湖在其西南湘水篇云湘水東北流逕長沙下雋縣西會資沅澧四水同注洞庭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巴邱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西對長洲南磨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江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水過此山復居于時水溢爲洞庭數百里君山宛在水中秋陰唯一條湘川石巳）以今輿地言之自華容縣北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荊江口在縣西北洞庭入江處亦名西江口峴江爲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對三江口北岸有楊葉洲即水經注所謂巴陵故城西對長洲者）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酈道元所稱北江者也在禹時爲江之小支胡氏之說如此今放水經注雖有江陵下分爲南北江之說而其敘次只有北江無南江惟于公安縣下云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合景水又南通澧水又于赭要之下下雋之上有清水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云云而已竝無南江由澧入洞庭之說況敘至澧沅等水注洞庭酈又從而釋之云是乃湘水非江川也可知諸水以湘水爲幹總與大江無涉胡自言其說本袁中道中道曰水經注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有可攷袁說本不足據即如其說亦不過以古之南江比今差大江水兼行其道耳亦未嘗以南江爲經流而反以北江爲支派也胡氏因此遂以涔澧爲經流北江爲別流舛謬實甚楚辭云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涔陽之北戰國時固以北江爲正流南江爲涔水矣楚辭又云遺余佩兮澧浦沅有芷兮澧有蘭洪興祖云今澧州有佩浦有蘭江因楚辭爲名宋澧州即今州治此豈大江所經乎在禹王孔雖以澧爲水名亦不以南江通澧爲江之正道但澧沅等水皆入洞庭而澧水最在北與江相近故以澧爲澧水所謂東至于澧者即會洞庭也若胡氏則因下文九江欲解作洞庭其勢不得不移澧于洞庭之西遂謂江自江陵即南入澧雖似同于馬王孔而實則鑿空無據況曾叚等以洞庭爲九江者以其中有澧沅等九水并注之也今既以澧爲澧沅九水則經文直是又東至于澧又過澧以九江爲澧沅九水則經文直是又東至于澧又過澧

矣此可通乎（說見蔡傳）夫大江經流千古不易非如北方之河變徙無定乃忽然翻案謂由澧水以入洞庭豈知澧水自出山源自入洞庭不過當江合洞庭之際澧水亦在會合之內而已與大江經流何涉即枝津偶通豈得以爲經流而北江反爲旁支漢儒皆以九江在江北尋陽今蘄州東其勢出于東北甚遠以至澧爲醴陵正合胡氏爲九江即洞庭之說所窘若從鄭說則澧陵反在洞庭之東其勢不順不得不遷就耳不知江自出三峽有向北無向南洞庭雖大經亦略之包在至于二字內矣謂江由澧水之道此何說乎今江過城陵磯下合洞庭諸水逕臨湘縣其流清者爲洞庭濁者爲大江所謂澧陵者當在此（鶴壽案史記夏本紀班氏地理志皆作東至于醴守不從水鄭注以醴爲陵名而引後漢以辛吏擊項羽爲河內都尉用長沙相侯六百戶考文四年以罪免至後漢始以其地置爲縣即今湖南長沙府醴陵縣在府東南一百九十里非江水所經江水所經者乃岳州府石首縣北流入湖南岳州府華容縣東北與監利縣分界又東南逕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湖諸水又東北逕臨湘縣西北入漢陽府界則江水遠在醴陵縣之北先生謂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此說甚是但謂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則謬岳州府在長沙府北少東五百五十里臨湘縣又在岳州府東北九十里醴陵縣則在長沙府東南一百九十里不應南北如此倒置此必一時誤會也江水所至之醴斷在今臨湘縣北境岳州府泰漢時亦爲長沙郡地其處向有醴陵故漢初以爲

矣國江水過長沙因其南適有醴陵而云又東至于醴益逕取以爲名也蔡氏因馬融王肅以澧爲水名而引充縣之澧水以爲證先生又引水經注以證澧水與江無涉可見攷古之勤但先生前云水經之例凡經文皆曰過凡注文皆曰逕何以此條所引則又經注混雜不清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此一句經文也而以爲注文其下云又東逕零陽縣北此句不引郤引注文又東逕零陽縣南句其下云又東過作唐縣北則改過字爲逕字連下云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又從注改東入于江爲東注于洞庭湖而俱以爲注文如曰不論經注止求水道詳明但所采取又復詳略失宜似欠該備若胡氏所引水經注則據向來經注混淆之本固不必置辨其用袁中道說分出南江北江以澧水爲江之經流亦不過惑于九江即洞庭之說耳澧水出今湖南永順府桑植縣西北三源會合于縣東南東流折南又東逕澧州永定縣南慈利縣北石門縣南澧州南折南至安鄉縣南入洞庭湖其所逕流俱在大江之南大江自河北荊州府枝江縣東北東流逕松滋縣西南荊州府江陵縣南又東南逕石首縣北監利縣南屈曲逕岳州府華容縣東北巴陵縣西北又東北逕臨湘縣西北入漢陽府界則江水遠在醴陵而云又東至于醴益逕取以爲名也蔡氏因馬融王肅以澧爲水名而引充縣之澧水以爲證先生又引水經注以證澧與江無涉可見攷古之勤但先生前云水經之例凡經文皆曰過凡注文皆曰逕何以此條所引則又經注混雜不清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此一句經文也而以爲注文其下云又東過零陽縣北此句不引郤引注文又東逕零陽縣南句其下云又東過作唐縣北則改過字爲逕字連下云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又從注改東入于江爲東注于洞庭湖而俱以爲注文如曰不論經注止求水道詳明但所采取又復詳略失宜似欠該備若胡氏所引水經注則據

北又東北逕臨湘縣西北入漢陽府界洞陽州界其所逕流則在澧水之北宜得據水經注江陵縣南有枚回洲過九江至于東陵案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水經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東北來注之又東過鄂縣南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丁雉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即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蔡傳不用古義而從曾旼等妄說以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巳陵非是（詳見荊州及導山）又攷水經注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郭璞山海經注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入江一名巴陵郭璞山海經注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

又江賦巴陵地道潛達旁通是也此陵從無東陵之名乃因後世名東陵爲西陵而妄意此爲東陵巳屬杜誤況巴陵在今岳州府治巴陵縣城內西南隅而洞庭湖即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見元和志若以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則二處相去不過數武而巳經豈爲此數武之遠特下至于二字邪總之一爲九江即洞庭之說所惑而諸謬叢生即如荆州之沱鄭以爲夏水夏水分江于華容其南即北江之會洞庭者今以洞庭爲九江一句便無處著落于是不得不遷沱之下即當言過九江而東至于澧若從鄭則東別爲沱之無如夷水實出施州蠻境自有山源特下流注江耳則又以爲建始之北必有古夷水首受江處而今湮塞故無攷東至于澧鄭以爲澧陵澧陵實在洞庭之東今以洞庭爲九江若從鄭則當先過九江後至于澧顚倒不順于是又不得不遷澧于西而以澧州之水當之無如澧水自出山源自入洞庭首末皆與大江無涉則又以爲江陵虎渡口下必有南江通澧故道古大江經流行之因陵谷變遷故遺迹無存至于東陵班固鄭道元皆云在廬江郡此說原與九江在江北彝陽之說相爲表裏今既不從尋陽之說自不便又從廬江東陵之說東陵之西此則在今安慶太平府當塗縣東北西去太湖縣之東陵四百餘里江水自過東陵之後又東北過下雉縣北刊水從

東陵西南注之下雉故城在今湖北武昌府興國州東南一百四十里居大江之南其東與江西九江府瑞昌縣接界又東爲德化縣即九江入鄱處也東陵在今安慶府境漢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注云淮水道源廬江金蘭西北東陵光州固始縣南一百五十里有大蘇山今河南即是東陵其南爲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其東與安慶府太湖縣接界但東陵不在黃梅縣境而在太湖縣境且東陵不偏于大蘇山之東何以知之禹貢稱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者湖漢九水彙于彭蠡東北流至德化縣東入江江水自黃州府廣濟縣南武昌府興國州東北流逕黃梅縣南德化縣北即所謂過九江也若在黃梅縣境則過九江即是至東陵必更書至于東陵乎唯其在黃梅之東與九江入江處東陵在大湖縣境則居宿松之北去江甚遠所謂至者不過遥取東陵以爲標目耳非江水經由其地以正與東至于醴同一書法至先生所引晉卜壺與蘇峻戰于

安慶府望江縣東池州南池州府貴池縣北銅陵縣西北皆禹貢所謂東迤北之地則當塗東北之東陵與禹貢不相涉

彭蠡

揚州彭蠡既豬鄭云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案鄭引地理志前續二志皆同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蔡傳引地志彭澤西誤作東又云彭蠡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蔡氏時豫章久升爲隆興府蔡仍舊名已誤且宋制州必兼郡州不兼郡者其州小洪饒二州既皆大蔡于洪則稱豫章于饒又不稱郡陽自亂其例尤非

鶴壽案彭蠡湖呂氏春秋所謂禹爲彭澤之障乾東土是也在今江西南昌府新建縣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鄱陽縣西四十里南康府星子縣東五里九江府德化縣東南九十里東西廣四十五里至一百里南北長三百里周回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因號在南康府都昌縣者爲東鄱湖在南昌府南昌縣者爲西鄱湖湖又通地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接南昌縣界者曰宮亭湖水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其在都昌縣西南者曰揚瀾湖又北曰左里湖通典云都陽郡西百七十里至據石湖是也其在饒州府餘干縣西北者曰據石湖通典云都陽郡西百七十里至據石湖是也與禮記云自湖口縣入彭蠡湖經大孤山至南康府百二十里又二百九十里至南昌府自縣而東南瀕湖抵饒州凡三百七十里都陽山東南去都陽縣百五十里湖中又有康郎山在餘干縣北八十里漢爲歷陵縣地湖中孤山在德化縣東南四十里與星子縣分界水經注云有孤石界立湖中周回一里竦立百丈蠡然高峻特爲雄異疑爲此山顧況詩曰大孤小孤出蠡口九江府彭澤縣有小孤山與北岸相望也彭蠡湖所受凡有九水劉歆謂漢九水入彭蠡澤是也漢志云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蠡入江又有廬水南水肝水皆入湖漢水豫章與湖漢通謂之豫章水經注則豫章與湖漢異源而同流也西一名豫章水以今輿地言之贛水出豫章郡南野縣東北流入江西南安府南康縣贛州府贛縣吉安府萬安縣泰和縣界歷上猶縣南康縣贛縣吉水縣永豐縣臨江府峽江縣新淦縣清江縣南昌府豐城縣至南昌縣入彭蠡湖又北歷星子縣都昌縣至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湖浩蕩無際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釋三江云右會彭蠡爲南江史王僧辯傳云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曰贛水謂之南江是也

導漢東匯澤爲彭蠡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闢轉東成其澤矣傳云匯回也水

東回爲彭蠡大澤案鄭云匯回也者說文匚部匯器也器之受物有回折之形故以水之回爲匯也漢與江闢云云者漢水觸大別之陂而入江則闢既已邪行北入安豐境然後又東故云轉東也彭蠡已見揚州此言導漢故曰北江下文導江則曰中江知彭蠡爲南江矣三江解見揚州及導江鄭云江分三孔是也傳疏及水經注雖皆誤然彭蠡尚無異說至蔡傳云彭蠡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

湖口皆石山峙
餘里乃横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横截而北流爲北江且
番陽合數州之流瀦而爲澤初無仰于江漢之匯而衆
不惟無仰于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容江
漢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
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番陽
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不見所謂
橫截而爲北江者以經文攷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
之南于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于導江則宜
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于經則宜曰
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絶爲反戾
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四五月閒
大江泛溢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
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湖方五六百里不
應舍此錄彼記小而遺大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
當時龍門九河等處焉親涖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
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洞庭彭蠡閱三苗所
居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
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
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

誤無足怪者王氏充耘駁之曰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
諸水然每當春月江水暴漲其下又東以小孤山水道
狹甚每逆流入湖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
之安仁者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
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攷耳且謂
漢入江已七百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亦膠固
甚矣夫單敘漢水源流不得不以漢水爲主但既云南
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即江漢共匯可知豈必曰南入
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明白邪又謂彭蠡在
江之南當曰南匯匯既在南當曰北爲北江其論南北
反戾幾爲可笑荅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東流入海獨
漢水到大別折而南與江合仍東流匯爲彭蠡又東流
爲北江入海其東南西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言
也若攷云南匯彭蠡則南流入江南匯彭蠡之後又當
逆流向洞庭而後爲南匯澤之後改云北爲北江則又
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而後爲北矣王氏此駁甚善蔡
傳本之朱子朱子謂彭蠡在江之南以地勢北高南下
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逼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
以爲瀰漫數百里之大澤此數語正深得經文匯字之
意乃因此而疑彭蠡非江漢所豬欲從鄭樵以經文東

匯澤以下十三字爲衍文自生膠葛且鄭樵妄人何足據蔡傳據掇拾朱子疑經之語而杜誤一段謂禹遣官屬往視官屬誤比彭蠡于彙湖以此誑報遂致誤書此則鑿空妄語幾于侮聖言矣鶴壽案禹貢導江云會于匯謂江水自蕪湖而東會于震澤也然經文不言東匯澤爲彭蠡矣蔡氏欲援彙湖以當之導漢則明言震澤尚得指別處言之至導漢則明安徽盧州府巢縣西十五里界盧江針城二縣境周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納諸水以注大江蔡氏徒見巢湖之名而不思漢水入江之後乃折而南至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以南匯爲彭蠡湖其流自北而南朱子謂地勢北高而南下漢水爲江水所遏田卻而爲數百里之大澤是也若使漢水已至廬州府無爲州之東乃折而西至巢縣以西匯爲巢湖其流自東而西此則必無之事至謂禹未嘗親至彭蠡所遣官屬遂誤以巢湖爲彭蠡聖人治水豈有如是之滯草官屬奉命豈有如此之鋤塗又謂三苗負固官屬不敢深入更不成說詰

世楷堂藏板

交阯

漢封吳芮爲長沙王陸賈使還拜趙佗爲南越王割長沙三郡封之武帝元鼎六年平呂嘉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交阯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鼎中置儋耳珠厓二郡置交阯刺史以督之（漢地理志武帝置交阯刺史部）交阯佷古曰胡廣記云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別于諸州令持節治蒼梧蓋漢分十三郡梁益荆揚青徐幽并冀十一州及交阯朔方二刺史也後改爲交州則在建安八年（通鑑作志時交阯尚未爲州乃于武帝所置七郡益交州刺史雖別于諸州而交阯之稱交州自古已然今漢書于九眞下無屬交州字蓋誤也）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幷珠厓元帝初元三年又置珠厓後漢馬援平定交郡（婦人徵側反于麊泠）始立城郭置幷邑順帝永和中（今本九年按永和無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卽拜敞爲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續漢郡國志云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郡七卽武帝置縣微有幷省到昭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龍編建安八年改交州治蒼梧廣信縣沈約宋書州郡志云漢武帝開百越交阯刺史治龍編建安八年改交州治蒼梧王範說與胡廣合宋書誤也建安十五年宋書作十六年亦誤）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阯日南九眞合浦四郡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復還幷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平吳後省珠厓入合浦交州統郡七（合浦交阯九眞日南幷孫皓三郡爲七南海蒼梧鬱林入廣州宋州郡志）交州刺史領郡八（交阯九眞日南合浦漢舊郡武平九德孫皓分復出義昌云宋末立宋平云分日南立而無新昌此志敘次不明故建置沿革甚爲蕪昧今剖訛舛尤多）隋郡一百九十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漢武所置七郡皆爲揚州地唐分天下爲十五道而嶺南道竝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眞諸郡其交阯卽安南都護府新唐書志武德五年曰交州治交阯調露元年曰安南都護府是也

交阯之名最古所該最廣故漢武七郡統于交阯刺史其地原可單稱交故漢立交州即取堯典以命名今廣東廣西二省雲南之臨安澂江廣南景東廣西諸府州及安南國皆其地

略舉一字名地鶡冠子泰書稱申命羲叔宅南交史記索隱云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

安南國也周爲越裳氏地秦始皇初并百粵置桂林南海尉趙佗竊據漢元鼎中討平之置交阯等七郡吳分立廣州增九德

日南等九郡後漢光武時徵側徵貳反遣馬援討平之置

界以銅柱置交州領交阯等三郡梁陳于交州置都督府隋初郡廢改都督府爲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至德初

改鎮南都護府大曆閒復曰安南後梁時土豪曲承美

皋有其地南漢置交阯節度使既而部內大亂推丁部

領爲州帥其子璉繼立宋平嶺表璉內附封交阯郡王

三傳爲黎恒所篡黎氏三傳爲李公蘊所篡隆興二年

遣使入貢封安南國王安南國名自此始先生所述交阯廢置益兼南越之地言之然謂今廣東廣西二省雲南之臨安澂江廣南景東廣西諸府州皆其地則不盡然也廣東之南雄府漢爲嶺章郡地連州秦爲長沙郡地廣西之泗城府鎮安府古爲百粵蠻地雲南之臨安府廣南府漢爲牂柯郡地澂江府漢爲益州牂柯二郡地

麗漢爲益州郡徼外地廣西州漢爲益州鬱林二郡地與交阯何涉劉昭郡國志注所引交廣春秋見于水經浪水注者尤詳員水注云廣州晉興郡太康中分鬱林置先生亦未之及

崇山

舜典放驩兜于崇山馬融注崇山南裔也其地則不可的知按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唐澧陽西有慈利縣宋時山在縣內元升爲慈利州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外驩州又非一處佺期長流在張易之敗後是貞觀驩州日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爲放所頗疑其去崇山太遠後揚慎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真圖崇山至越常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常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佺期又有移驩州癬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以此證驩州爲驩兜所放之地愚歷攷地理諸志驩州周爲越常氏地秦爲象郡地漢置九眞郡治胥浦莽曰驩成其屬縣有咸驩後漢因之吳分九眞地置九德郡治九德晉因之咸驩屬焉宋九德太守治浦陽九德咸驩並屬南齊還治九德咸驩仍屬梁改爲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驩州煬帝改爲日南郡俱治九德咸驩屬如故唐初因之武德五年以咸驩爲驩州八年改日南郡爲德州貞觀元年又改爲驩州日南郡並仍治九德改咸驩之驩州爲演州十六年州廢以其地置懷驩縣仍屬驩州然則莽以胥浦爲驩成不因驩兜之放也隋以德州爲驩州在分立九德後甚久與九眞所治胥浦會名驩成者本非一處亦非襲莽之名也閻氏云因莽之名說至咸驩本漢舊縣其名亦與驩兜無涉武德亦名驩州與開皇之驩州又非一處佺期長流在張易之敗後是貞觀驩州日

南郡非咸驩之驩州也然諸志皆不云其地有崇山若
澧陽漢爲零陵屬武陵吳置天門郡領澧陽宋齊因之
隋改爲澧州治澧陽唐爲澧州澧陽郡亦不言有崇山
是唐以前諸志驩州澧陽兩處皆無崇山但佺期及羅
泌所引圖經固有之且佺期親至其地以目驗而知頗
爲有據其地與交阯東京祇隔一水宋元竝屬安南明
初嘗爲又安府後復委之安南迤西接占城林邑疊障
連絲以當崇山固無不可此地本南交之境命義仲猶
度南交放罪人何嫌太遠若澧陽崇山其說始于杜氏
別無他據岳州府志云在慈利縣南三百里大庸所城
東所屬永定衛故武陵充縣地也地理今釋云在今湖
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戴震云今湖南澧州西一百六
十里爲慈利縣明設永定衛在縣西一百八十里今改
爲永定縣屬澧州故充縣城在慈利縣西二百四十里
然則府志言在縣南者誤也南當作西澧州舊屬岳州府此因
杜氏增演之未可信且衆封有庳在道永二州閒今爲
零陵縣澧陽反在其北千餘里得毋太近耶崇山究以
在驩州者爲是薛季宣又以崇山在鄂州崇陽縣今屬湖北武昌府更嫌太近鍾壽案據沈
佺期詩敘則崇山在唐之驩州今爲安南國地也安南
國治交州即唐都護府治所其地東西一千七百六十
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其北與雲南廣西接壤境內有越
王城古安南都護府古交州愛州驩州演州龍興府天

長府長安府等及馬援所立銅柱存焉但佺期詩敘云
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欵欵藤花相對先生不應以合字
屬上句讀殆偶然筆誤與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禹貢冀州末節水道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則鄭不以碣石爲河入海之口明甚每州末水肥瘠定貢賦上下王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疏又誤貢道一說算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各州貢賦皆云梁州傳言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以達河爲至越思三代以上諸侯分土而治各貢天子

爲還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豈如後世漕艘轉運舳艫千里者自此說興而每州必道也王亦竝不言還都白帝皇甫謐僞孔傳不但與鄭推求其入河之道異說紛紛矣濤沱易水皆入河乃云迴異卽與王亦不同矣治水何等大事其勞已甚舜之不與河通且云冀北之貢由碣石海運入河是何言與舉禹委任必專乃必令其僕僕道塗每州輒還都白帝然貢道一說非揜于程蔡首揜者蘇氏軾也或云出自乎水之無疑者可自專也偶遇大疑難必須君臣共商周諝諝字希聖閩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知新會縣著者自可隨時還都何乃拘定九次入覲乎梁之險阻荊孟子解義禮記說鸛壽紫僞孔傳卽王肅所造先生謂揚之荒遠亦必還都若是之道長乎其說已不通矣乃蔡傳云碣石池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故也禹貢每州來節水道係是巡行者以尚書後案用王傳帝亦非貢道前已說過鄭注亦可疏通而明證之鄭云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禹由碣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者碣石山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禹益從昌黎縣北行經盧龍縣遷安縣遵化州西行經順天府之薊州平谷縣密雲縣懷柔縣昌平州西行少北經宣化府之延慶州懷來縣宣化府之天鎮縣陽高縣懷安縣又西行少北經山西大同府之大同縣西行經朔平府之左雲縣右玉縣西行少南

經平魯縣又西行少南至寧武府之偏關縣此冀州之北境也鄭所謂盡冀州之境者盡其北境耳若衛巡其四境則自偏關縣而西即當入河而南行不必還繞碣石經云碣石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門之山在今陽高縣西北邊外東去碣石一千三百餘里古人言北即兼西北山經所謂又北水行三百里曰敦薨之山是也自敦薨山東南行入河者禹時河入海處在碣石以東今之勃海內西經云雁門山在高柳北高柳古地名至漢以爲縣名故城在今陽高縣西北雁門山更在西北自雁門以東至昌黎自雁門以西至渦關禹必巡行之者凡所治州皆名巡其一面大約貢賦易定之處當治水時已有成見其一時未易定者則于治水既畢復巡行之冀州北境地近邊塞或賦或否當更酌定焉馬鄭云還從山東南行入河者禹時河入海處在碣石以東今之勃海內西經云雁門山在高柳北高柳古地名至漢以爲縣名故城在今陽高縣西北雁門山更在西北自雁門以東至昌黎自雁門以西至渦關禹必巡行之者凡所治州皆名巡其一面大約貢賦易定之處當治水時已有成見其一時未易定者則于治水既畢復巡行之冀州北境地近邊塞或賦或否當更酌定焉若論入河之水則在冀州東北境者虖沱河出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百二十里之泰戲山西南流逕縣南代州南崞縣東又東南逕忻州北定襄縣東北代州五臺縣南平定州盂縣東北又東南流入逆河也禹治冀州既畢巡行之後將治沈州從碣石山東南行入河以達于流也若其故道則自無極縣東又逕定州深澤縣南保定府博野縣東南高陽縣東河又東北逕瑕陽縣西保定府大城縣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崔氏閉府任邱縣北順天府大城縣西文安縣西北至東安縣東由與縣乾河合又東至天津府天津縣北入河漢志云代郡卤城縣虖沱河東至參戶入虖池別河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別河東至文安時河已東從故漢志云代郡卤城縣虖沱河東至參戶入虖池別河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別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若禹時則入海也今據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各條攷其源委如此其他分支別出則係後世之遷流爾易水出今易州西北易入滱南易入冰班固曰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亦入冰又曰代郡廣昌縣冰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是也

兗州末節水道

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漯當作濕鄭云地理志漯水出

古溼水所經也鶴壽案漯說文解字作溼溼水字應如此古燥溼之溼作溼溼水之溼作溼今借溼作漯別漯以為水名非也但經史溼漯二字混用已久不但史記夏本紀班氏地理志所引浮于沛溼作漯俱溼作漯功臣表有溼陰矣而地理志乘氏溼陰矣傳則俱作漯漯陰矣水經注引漢千乘郡有溼沃縣溼沃縣所經而地理志并作溼沃矣漯水自漢以後其流已絕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南有大阪曰漯河阪當是舊址依水經注所敘漯水源委言之東武陽縣在今東昌府莘縣東南陽平縣今莘縣西樂平縣即今莘縣西南華道城在莘縣西南華城在莘縣西樂平縣即今清河縣即今清平縣即今堂邑縣地博平縣即今博平縣地聊城縣即今聊城縣地清河縣皆在今濟南府禹城縣境漯陰縣即今臨邑縣地唐縣即今濟陽縣地著縣即今濟陽縣地建信縣千乘縣皆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即今章邱縣地鄒平縣即今鄒平縣地境自濟陽以下今為大清河入海之道益即漯水下流舊跡

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為敗迺廝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廝作醨孟康云醨分也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貝邱今山東清平縣在高津南此處河南析而稍北濱者對溼在南稱北其一則溼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溼耳鄛道元亦云二渠引河一則溼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然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固已若武陽以下河溼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溼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為盈涸非謂河奪溼以入海也故道元又云河于濟溼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輸流者惟溼水耳然則溼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輸流故道尚存未嘗為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言未可泥要之孟康言河徙惟用溼雖似小誤其以禹醨二渠一為溼川則與地理志及鄭注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改也程大昌謂溼受河于武陽此漢河非禹河蔡沈急取而登之集傳但云程氏亦不能明言溼河所在未詳其地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為故溼小清河為故沛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欲說禹貢自應以鄭注漢志為正如大昌說東武陽之溼非禹迹則司馬遷班固鄭康成孟康皆非而大昌獨是邪元人陳師凱欲護蔡傳乃云程意非指溼為漢河蓋言溼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溼水仍以東武陽為是此說乃因程妄駁蔡妄採而圓其說其義亦尚可乃又云當河未徙之前溼受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也近儒遂據師凱說為定而云溼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正師凱所謂在武陽以北也以水經注所敘溼水原委歷歷次之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在今浚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在今清豐縣西境又東北為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在涼城縣東北六十里河水又東逕

鐵邱南（在今開州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在今觀城縣西）又東逕鄄城縣北（今濮州東南二十里有鄄城故城）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益與津相近）以上所敘皆古濕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濕川至長壽津始與濕別其津以西濕水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迫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絶濕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絶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

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東水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濕水一出武陽再出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果如其說則是班固誤以後世改流指爲禹所治濕水康成誤援以解禹貢孟康誤注惟師凱爲可信矣攷水經注自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敘至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胥口（在今濬縣西南）滑臺城東北過黎陽縣南此鄭康成以爲北過滎水者也固乖河也此下逕涼城縣伍子胥廟以至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則云涼城到長壽河之故瀆出焉即引溝洫志二渠一爲濕川一爲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爲王莽河降水出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爲王莽河降水出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至濬縣入河即淇水也厥爲二渠實爲治河上策凡二水竝行一盛則一微宋元祐初蘇轍上疏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壞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竝行之理此格言也益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河欲東出故禹于其下流分濕川以殺其勢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未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爲己利于是熒陽下引河爲鴻溝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

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為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宋史河渠志又載元祐三年王存奏云自古唯有導河塞河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修塞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回河詔書閣百詩謂此有不盡然者太史公不云載之高地而東北去又曰使河北入海乃無水災杜佑曰西山下東北入海也沇沛自溫入河伏而出曹濮之閒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沛不言合濟者濟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沇沛自溫入河新唐書作今自濟至溫而入河誤案故宗之言乃據唐時形勢以言沛濟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并言浮于沛濟但紀載茫昧何由推得近儒謂疏云從濟入沛自沛入河眞不可解禹時沛濟未為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沛入濟由濟入河安有反從濟入沛者此駁亦是乃又宛轉推求因水經有四瀆津受河自河入沛自沛入淮自淮達江故有四瀆之名且無論此河非禹大伾降水以下之河此江淮相通自是春秋末年事而生于元明以後孰為沛孰為濟已皆不可尋乃復據此遂謂酈氏時沛濟相隔故云河分沛又云沛受河在禹時則必是濟分沛或沛受濟遂指此為禹時沛濟相通之道未免節外生枝

徐州末節水道

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作菏傳寫之譌自唐石經及各種注疏并史記漢書皆作河此節鄭馬注皆以又

東汎滑距城十二里鄭滑帥薛平魏博帥田宏正共發卒鑿黎陽山東復入故瀆開成三年河決浸滑州外城乾寧三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石晉天福五年滑州河決九年又決俟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乾祐元年河決滑州之魚池周廣順一年河決滑州之金堤決不能遽汎溢此即厮為二渠載之高地之說也大河舊在滑縣城南一里其南岸即滑縣河經其閒北以至大陸復播為九以趨于北海故道其水勢出大山要之東則大山東薄金隄正指此誰謂金隄今已變為平陸漢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唐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決大發數道丁夫塞之又決滑州靈河宋乾德四年王浚修塞之三年義成帥白重贊奏塞靈河大隄太平興國三年又決滑州之韓村汎溢濮曹南流至彭城入于淮九年又決滑州之房利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盧天禧三年又決滑州城西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四年河復決千臺山天聖五年塞河詔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于澶州矣所以然者地勢北高南下河至此本有欲出之勢既不分疏又不載高地無怪其橫決也

鄭注以為禹巡行州境則沛濼不必相通浮沛濼亦不

無傳無疏于是蔡氏奮筆爲解云許愼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濉至于泗也許愼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愚謂濉汳汴一也起自周衰三代盛時且無何況唐虞蔡于沇州濉沮惑于郭璞已援許愼河濉混亂之至此州淮泗達河茫不知其爲誤字復援河濉混亂之此經每州末皆記禹巡行州境徐州南浮淮北浮泗又北達滿則徧荷本澤名沛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爲豫東北徐西北境導沇水之東至于荷主澤言即豫州之荷澤也此達于荷則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荷之枝流也水經敘泗水源出魯卞縣北山敘至下流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至淮陰入淮此禹浮淮達泗之道敘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東南流者至方與爲荷水荷水又東從湖陵入泗即禹浮泗達河之道荷即沛也達于荷則達于沛矣然鄭謂每州末水道指禹巡行州境則此州達于荷不必定達于沛也沛且不必達況河乎自僞孔拗云還都宋儒又云貢道遂爲沇青徐揚四州水道前後相承總以入河爲歸宿無柰沛自陶邱以西禹時別無達河之道于是東坡蘇氏曲爲之說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河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案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漢楚分裂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渠上下百餘里閒雖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遡于泗見秦漢魏晉皆有此道非煬帝揔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無之故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有之明矣黃氏公紹誤韻會辨之曰爲禹迹今案說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河也許愼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荷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後人

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菏工可切則非河明矣如字之音誤也不然古淮泗于河既無可達之理又焉得指後代所引入者而蒙以禹之迹邪案黃氏駁蘇氏甚是今攷導水沛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陶邱而菏而汶而與河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浪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沛水分流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沛東南流者此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注所謂滎波河沛往復逕通者也史記明言自是之後則非禹迹可知夫曰鴻溝曰官渡曰菏蕩一也曰泌曰汳曰濉曰汴一也二者皆由淮泗入河蓋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乃有兩道或由濉以達河沛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沛以達河而合于泗者也蘇氏所引二條一見晉書王濬傳杜預與書云云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由汴而河西道也一高帝紀文穎注本出河渠書溝洫志同云云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沛由沛而河東道也雖本一道而自分東西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東道戰國前有之宣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卽汳水爾雅水自河出爲濉濉本汳水則西道春秋爾雅前有之然皆非禹時所有也莫不善于酈注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寨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時已有乎據河渠書自是之後四字則淮泗達河斷非禹迹矣蔡氏引許愼汳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滎爲濉東入于泗而謂淮泗之達河以濉至于泗也案水經陰溝出蒗蕩渠東南至下邳入淮陰溝卽汳濉汴據水經則入淮不入泗而說文言入泗者淮通泗泗通汴故言入淮可言入泗亦可此卽西道起于周代說文何嘗指爲禹迹胡先生渭據閻若璩說痛駁蘇蔡但因凝于貢道之說謂由沛達河莫知其所經終無以破千古之疑是當由沛漂之閒求之蓋沇青徐揚皆由沛入漂以達河而宋儒誤謂沛漂無相通之處則浮沛者泝陶邱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易惑人也誠知沇州所謂浮于沛者乃至菏會汶之沛而非陶邱滎澤之沛則沛之所以通河者漂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徐州貢道自當作達于菏矣愚謂沇州末并言浮于沛漂則禹時二水或可相通但數千載前旣無

確據何由推得胡先生于兗州末誤據鄒注四瀆津一條爲沛澤通處于徐州末即援以爲據是以已之謬證其謬也蔡氏又引許慎泗受沛水東入淮遂言泗水至大野而合沛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案許氏以菏爲沛蔡氏不知而謬據其說乃妄謂泗從大野合沛將謂徐州貢物逕從泗水揚帆而絶大野以入沛邪何承天雖有大野通泗連沛之文不過以菏泗合流名黃水口而黃水亦通鉅野故耳豈得遂作通行道邪其下忽接以泗之上源通河則又是鴻溝爲禹迹之謬說與大野何關數語之内自相違反其誤不可勝言（鴻壽案漢地理志云濟陰郡定陶縣禹貢菏澤在定陶東魯州府菏澤縣東南三十里此豫州水也禹貢導沈水又東會于菏亦指此地理志又云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菏菏水在南此徐州水也尚書梅賾本作河後人誤以此爲貢道今案湖陵故城在今濟寧州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河水安得至此班固不但言菏水在南而必舉禹貢文者明其非豫州之菏澤及導沈水之會于菏也水經沛水篇云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其一水東南流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入于泗此即禹迹菏之道以其爲菏水也秉氏在今曹州府鉅野縣西南五十里昌邑在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四十里金鄉後漢分昌邑縣置在今濟寧州西南一百里東緡在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方與在今魚臺縣北湖陸即湖陵王莽改曰湖陸以上諸縣皆巡行徐州時所經也若鴻溝之開始于徐偃王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茅坤送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復燬之遂成兒生時偃坟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閒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耕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鬬遂爲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據此知鴻溝爲徐偃王所開鄒道元于水經濟水注已引之矣而乃謂禹于榮陽下引河不亦謬乎

揚州末節水道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鄭云沿順水行也傳云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案據揚州沿江海可見是巡行州境非還都白帝矣不然荆可陸行逾洛梁可陸行逾沔揚亦可浮江而陸行以逾淮禹陸行逸遠從大海而逆上邪蓋必順水而行沿江入海自海南行施功震澤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即朱方江口入吳之道亦未有（見十七史商榷）故必于沿江入海之後再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巡行州境徧也禹之所以如此取道其意本爲徧巡州境非爲邪溝未開江淮未通之故然通江淮之迹亦不可不攷哀九年吳穿邗溝通江淮以爲運糧之道至十三年會晉黃池國語稱其沿江泝淮仍是沿江入海自海入淮因邗溝但通糧道未勝戰艦故也（國語又稱夫差爲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沂西屬沛以會晉商即宋入淮雖由海及至淮上則又別

爲開鑿民力至此實其七乃蘇氏載林氏之奇以九年濬通江淮十三年闕濬深水誤合爲一事案此一自江入淮一自淮入沂本二役亦二地王氏應麟辨之孟子排淮泗注之江朱子謂其但取字數足以對偶非水路之實不必强說因力辨沈括據李翺南來錄强說淮泗入江爲禹迹之謬鄭樵以孟子誤將夫差所通爲禹迹其謬更不必言直至隋大業中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濶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孟子言至此乃驗以上所敘通江淮始末閻先生若璩胡先生渭爲詳著之子復申之而此道之非禹迹乃明禹所以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故亦明但胡先生仍用貢道之說謂禹欲揚州貢物具舟悉運至都遂曲意揣測當日貢舟必自今日之常熟縣北大江順流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皋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西入淮口沂流上歷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爲黃河所奪）此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然後由泗入菏由菏入沛由沛入漯由漯入河果如此則迂回汎海幾及千里元人海運禹貢先爲作俑也且鄭以沿爲順水行傳云順流而下如胡先生說于江順流只數十里于海皆泝流逆流恐未可名爲沿也（穉壽案全謝山經史問答曰史記河渠書稱于楚東方則通漢江淮之閒是乃吳事何以屬楚曰水經注瀙水篇瀙水合泚水泚水篇瀙水亦合泚水而泚水篇泚水合澧水以入淮是皆淮之屬也乃泚水又合瀙水瀙水以入滴水堵滴二水則皆漢之屬也蓋南陽之地淮漢並行其水已有互相出入者皆在新野襄陽一帶江淮未合而淮漢已通非楚人通之而誰今棄瀙水瀙水等篇並無其文全氏不知從何處拾來）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迮鶴壽參校

碣石禹貢冀州導山凡雨見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縣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下官水）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揭石則絫縣有小揭石可知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絫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山于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揭石凡有四處一在常山九門縣今正定府藁城縣西此碣石自當專指昌黎之山不得兼及撫寧之山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或曰大揭石山今人弟因天柱橋屬諸昌黎陰矣先生謂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蓋本諸此然河入海之處在昌黎則禹貢之碣石山于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揭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或曰大揭石山今人弟因天柱橋屬諸昌黎陰矣先生謂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蓋本諸此然河入海之處在昌黎則禹貢之碣石山于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揭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遼西郡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今人弟因天柱橋屬諸昌黎陰矣先生謂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蓋本諸此然河入海之處在昌黎則禹貢之碣石自當專指昌黎之山不得兼及撫寧之山碣石凡有四處一在常山九門縣今正定府藁城縣西此碣石自當專指昌黎之山不得兼及撫寧之山碣石凡有四處一在常山九門縣今正定府藁城縣西此

此亦左碣石高誘仍云在遼西界海水西畔者誤此皆非平州碣石也其戰國策常山九門鄭云無此山更不必論鶴壽案碣石山者河入海之處也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昌黎即漢古北平驪成縣地今其處無山說文云東海有碣石山水經注云大碣石山漢武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退不動不沒世謂之天柱橋也漢志右北平驪成縣有大揭石山續漢志注碣石山在遼西郡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或曰大揭石山今人弟因天柱橋屬諸昌黎陰矣先生謂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蓋本諸此然河入海之處在昌黎則禹貢之碣石山于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揭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遼西郡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今人弟因天柱橋屬諸昌黎陰矣先生謂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蓋本諸此然河入海之處在昌黎則禹貢之碣石自當專指昌黎之山不得兼及撫寧之山碣石凡有四處一在常山九門縣今正定府藁城縣西此

碣石竝舉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絫縣境則其爲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王氏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史記正義云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驪界中當名爲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即古大河入海處（河在海誤）爲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此說甚精按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漁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平州之碣石又淮南時則訓自碣石過朝鮮

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竝無一山戰國策之言蓋謬一在高麗界中即王氏所引一在今錦州府廣寧縣唐志營州柳城縣有東北鎮醫巫閭山東北入海此碣石山也禹貢之碣石在章武不在碣石此乃謬論一誤于孔穎達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河水至章武入海章武在今天津府鹽山縣西北此漢時所徙之新道非禹貢故道也魏郡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入海非章武也史記河渠書班氏溝洫志皆云同爲逆河入于勃海辭瓚曰禹貢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從東郡更注也不知史記漢書所謂勃海正謂碣石邊之勃海禹時不注勃海非謂漢之勃海之郡也孔穎達曰安國傳同合于勃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于河而無逆上也今據經文正之夾右碣石入于河行北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則可知河下亦即在是河果至直沽入海則至于謁河北擂爲九尾合爲一不加至碣石字入于海者

蒙上省文也後代善言水道者莫遡于酈道元一則曰河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濬也再則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實讀治河策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析底柱破碣石酈注禹迹哉但河至碣石入海亦有新論劉世偉曰山東武定府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夫事無所證當求之有本如此今人指晚近之流派輒爲別解豈可與論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洿下演海以禹之智不從此入而反遵于千里之下又巍然獨出勃海之上其爲碣石之外自平州而入海邪況平州地高此山既在九河之下又北播爲九河然後可戰國策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二年文若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沈州之山矣古九河溯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者亦須長嶼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出入內容河水之九派分注今馬谷山窮何處著此一片地邪果爾當刪禹貢何爲逆河四字以入于海接上又北播爲九河然後可戰國策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石門二世元年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尚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邪

衡漳

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者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懷縣故城是禹從此治水而北衡漳者鄭康成攷工記注衡古文橫假借字晉語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韋昭曰衡橫也地理志漳水有二清漳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昌成入河濁漳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鄭康成注據後漢志故以昌成爲安平阜城鄭又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蓋班志以清漳爲主徑自入河其所過郡五所行凡一千六百八十里濁漳則入清漳者其流短非主流也酈意與班合故但言清漳不及濁漳乃水經注反以濁漳爲主敘其源流甚長且言不因他水獨自入海而于清漳敘述甚略其文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留縣南又東北過潞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卓城縣別出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入于濁漳蓋二水相入下流合同故濁漳入清而水經誤以爲清漳入濁至以濁漳入海則并非東漠之水道而直是魏時之水矣據漢時漳猶入河河雖有變遷漳固未改故道鄭志與漢志合雖據當時見行水道言之未見其非禹迹也禹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黃河之性雖善改徙然此等處山險尚多改道

循少漢時近古大約與禹不甚相遠誤水經者穆晉閒入鄴道元則北魏人雖好言水道其實亦多妄謬不盡可據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今屬河南彰德府鄴縣故城在今冷漳縣西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屬廣平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冀州阜城縣今屬河閒府以上各府州縣皆班許鄭三家言衡漳經由故道說詳尚書後案鶴壽案清漳所出平定州樂平縣西四十里元和郡縣志謂大原府樂平縣少山一名河逢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是也其南谷曰大要谷東北距縣二十五里沾水出沾嶺東入滹沱河同過水出陵泉嶺西入汾皆少山北嶺也北山經云少山在今山西

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淮南子云清漳出揭戾山高誘注山在沾縣漢志云上黨郡沾縣大鄴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河說文云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今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有沾縣故城水經注云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漳山亦曰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濁漳所出曰鹿谷山一名鹿谷山寰宇記引冀州圖經謂鹿谷在今潞安府長子縣西南五十餘里高平縣西北五十里有沾縣故城水經注山在長子縣西有大道入壺口關東出達襄國西登奚斯鉅嶺以達河東陘阻千里是也北接盤秀嶺即發鳩之谷也嶺在屯留縣西南八十四里亦曰鹿清山山之西水入于沁山之東水歸于洛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川漳其浸汾潞即清漳潞即濁漳北山經云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河漳當爲漳耳漢志云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說文云漳水東南郭璞未誤以爲漳耳漢志云上黨鹿谷山東入清漳水經注云濁水出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故淮南子謂之發包山古文鳩與包同聲絳水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濫水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濁漳魏書地形志云長子縣有廉山濁漳出焉寄氏縣有盤秀嶺藍水出其南北流合濁漳今長子縣西有長子故城屯留縣西十里有屯留故城桑欽所稱絳水漢志載其說今本訛爲入海後人多以此水附合禹貢之降水非也此即藍水耳漢志說文皆言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濁漳濁漳會犀沱河入海者一則作水經時與作漢志時水道不同二則北山經亦言清漳入濁漳

漳與河相貫者也而大伾以東禹河盡徙漳亦變改則依班孟堅許叔重鄭康成舊說禹迹猶可想像得之若道元者不但以濁漳爲主其叙至大伾漳縣南之下即云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叙至東北過曲周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辭章津是乃與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鄴意以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絳水即洚水故以爲漳以下之漳水稱爲漳絳當冀州之至于衡漳幷即以當導河之北過降水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鄴又據以爲即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尚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況鄭注導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即淇水也故稱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

大陸爲地腹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原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信都降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降水以啓傷讀如夅音下江反與信都之絳水以糸傷音居巷反者絶異鄭既據道里之差又辨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矣酈既合漳降爲一又以絳爲降近日胡先生渭因此遂謂漳水東至肥鄉曲周二縣之境乃橫貫入河肥鄉去古鄴約百五十里河自大伾折而北流至古鄴東漳水東流注之凡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與降豈可混乎鶴壽案水經注一書是先生所極佩服者乃于此條以其與鄭說不同遂斥之爲妄謬不可據恒人各有見何必悉與鄭同鄭氏以降水爲共水此條即見濁漳水注若非酈氏之淵博引入注中先生亦何由而知北過降水即河內郡共縣之共水乎酈氏特不用其說耳漢志說文謂濁漳入清漳亦無甚大異二漳經謂清漳入濁漳亦甚交會之後原可互受通稱水經之濁漳即是漢志說文之清漳惟漢志說文以爲入海則不同耳今濁漳水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南之鹿谷山東流逕長治縣西又東北逕屯留縣東潞城縣西襄垣縣南黎城縣西北又東逕河南彰德府林縣西北至交口與清漳會今清漳水出山西平定州大安谷南流逕遼州和順縣西逕州東北又南逕彰德府涉縣西南至交漳口與濁漳會二漳既合東流逕安陽縣北臨漳縣西又東逕直隸廣平府磁州南成安縣東南又東北逕廣平府威縣南清河縣北又東北逕河間府故城縣東北又東北逕冀州棗強縣東衡水縣西南武邑縣西又東北逕河間府阜城縣西北交河縣東南至天津府滄州西南入于海漢志謂清漳水至阜成入河阜成故城在今阜城縣東二十里然則自漢至今亦無甚大異也至酈氏合漳絳爲一似乎參然亦有自來焉今本漢志云上黨郡屯留縣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水經濁漳水注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于漳故蔡欽云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據此則酈氏所見漢書本不作入海先生未查水經注徒以俗本漢書相難耳

蔡傳云地志懷縣今懷州也非是當云今懷州武陟縣

也引曾氏云豐懷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滱水出其西云云方向皆誤且滱水在今保定府滿水縣即巨馬河與此何涉又云漢阜城縣今定遠軍東光縣當云今永靜軍阜城縣東光去阜城六十里亦隸永靜云定遠者景德以前也又云鄚縣今潞州涉縣亦非是當云即今相州鄚縣熙寧五年省入臨漳又云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滎水大陸至碣石入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言如此此段言徙流亦略近是但碣石非河口砅礫尤誤辨皆詳後胡先生雖指所以不據漢志而必改漳入河在曲周者意實本于蔡傳

恒衛

恒衛既從鄭云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疏云地志恒水出常山上曲陽東入滹池案疏所引前志文據彼兩處皆糸以禹縣東北入滹池案疏所引前志文據彼兩處皆糸以禹貢但彼言恒水出上曲陽西北恒山北谷疏刪此句非衛水出靈壽東北東入虖池疏刪下東字亦非上曲陽之同爲一河今河閉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馬疏云河自大陸北敷爲九從大陸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東境至河河東爲九道在沇州界平原以北

九河

兗州九河既道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順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

詳述滹水原流矣乃因水經無滹沱之目爲之補誤一大篇幾若忘其書之爲禹貢作者祇因過求廣博未免轉生枝蔓學者宜慎擇之

也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
盤鬲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
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
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北
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
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
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
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案鄭云河水自上至此

世楷堂藏板

流順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
云禹導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
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
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廝漢志作釐孟康云釐分也分其
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邱一出漯川要下九
河亦掌上廝分之文且此段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
至平地不可不分與鄭合也鄭又云今河閒弓高以東
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閒國
鬲縣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爲鬲津續志略同
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郭璞許商說而申之者卻與

世楷堂藏板

鄭合也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
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
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
自立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
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
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
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謂簡河在貝州
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脩縣
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
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
太平寰宇記也謂南皮縣有潔河者金史地理志也謂
古河本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北流之漳

世楷堂藏板

疑古徒駭河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閒有古河隄岸數
重地皆沮洳沙鹵疑太史河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
東光東至海疑胡蘇河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
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
無棣溝疑簡潔等河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
德棣東至海疑鉤盤河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

至海在最南差狹疑禹津河者于氏欽齊乘也謂太史河在南皮縣北者明一統志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閒者爲可信鶴壽案墨子兼愛篇云禹治天下東方漏之陸防亟諧之澤瀉之水九澮以健東土之水九澮者九河也淮南子要略云禹乃決江疏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剔洩也九岐九河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禹之時以十二川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剔洩也九岐九河也爾雅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一曰徒駭李巡曰禹疏九河以徒衆起許商曰在成平班固曰徒駭河太平寰宇記云徒勃海郡成平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三曰馬頰李巡曰河民曰徒駭河太平寰宇記云徒駭通其水道陸德明曰史官記事之處導河書云太史河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三曰馬頰李巡曰河勢上高下狹狀如馬頰與地記云即篤馬河也通典云在平原郡界元和郡縣志云在安德寰宇記云在漯河四曰覆鬴李巡曰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典云在平原郡界元和郡縣志云在安德寰宇記云在通典云在平原郡界導河書云覆釜河在永靜軍阜城縣東經東光縣西北五曰胡蘇李巡曰其水下流胡下也蘇流也疾之貌許商曰在東光班固曰勃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寰宇記云在滄州饒安縣北二十里有般縣故城縣以河名也古字般與盤通用鉤盤河在今陵縣東四十五里九曰鬲津李巡曰水狹小可鬲爲津許商曰在鬲縣班固曰平原郡鬲縣平當以爲兩津與地記云無棣縣有鬲津河通與云在饒安縣界今案李巡等所釋名義未知然否若其所在之處徒駭爲河之本道非虖沱河也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西九河之可攷者唯此而已若杜佑李吉甫歐陽忞樂史諸人之說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此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不然許商僅得其三而唐宋人乃反得其九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

也蘇流也顏師古下流急疾之貌許商曰在東光班固曰勃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寰宇記云在滄州饒安東北二十里有般縣故城縣以河名也古字般與盤通用鉤盤河在今陵縣東四十五里九曰鬲津李巡曰水狹小可鬲爲津許商曰在鬲縣班固曰平原郡鬲縣平當以爲兩津與地記云無棣縣有鬲津河通與云在饒安縣界今案李巡等所釋名義未知然否若其所在之處徒駭爲河之本道非虖沱河也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西九河之可攷者唯此而已若杜佑李吉甫歐陽忞樂史諸人之說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此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不然許商僅得其三而唐宋人乃反得其九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

閒八流以自廣洵書中候亦有其文故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于欽齊乘則云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非禹鑿之也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齊桓塞之也然八流之緟不爲無因齊桓卒于襄王九年至定王五年甫四十二年而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河之患始此矣

蔡傳此節誤處甚多正義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漢書敘傳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亾八枝服虔曰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是知徒駭爲經流餘八爲支派也李巡郡昺爾雅注疏朱子孟子集注俱分列九河曾旦以簡潔爲一以其一爲經流又訛絜作潔蔡從之其誤一林之奇以九道勢均無經流支派之別亦非引杜氏通典止及覆鬴若

安德有馬頰滄州東光有胡蘇俱未引其誤二引元和志德州安德縣乃郭下有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北至平昌縣八十里平昌縣南十里亦有馬頰河于平原縣不相涉不知何緣認作平原殆是昌縣南三字耳其誤三元和志德州安德有鬲津將陵有鬲津棣州陽信有鉤盤俱未引及其誤四引寰宇記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按無棣縣樂史竝未云有胡蘇其誤五又云鬲津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原本乃樂陵西東北流入饒安其誤六德州安德有馬頰德平有馬頰滄州樂陵

有馬頰而止及滴河安德有鬲津德安將陵有鬲津而止及樂陵饒安其誤七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按今滄州北乃天津府宋之清州界非平州平州卻在東北五百餘里中隔幽州之武清境不相接其誤八更有誤者自鄭康成下至唐宋人所說九河皆不信鑿空懸擬謂在滄州北至平州五百餘里之閒不但誕謾可駭且如其說九河在今靜海天津寶坻寧河玉田豐潤灤州樂亭等境然則爲冀州地不當在兗州矣

出河之沛

水經叙沛水自滎陽以下原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沛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沛陰北經高平東平經沛北東北經沛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此自卷縣博昌而外略舉郡名故與水經不同孔穎達謂水道今古或殊杜據當時所見言之與水經乖異非也春秋桓十八年注正義引括地志亦云沇東至溫縣西北爲沛水又南當鄴之北南入于河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滎澤今無水成平地諸說紛紛互異者蓋王莽末旱枯之事郡國志繫河內溫下酈注亦于溫縣沛水故瀆下言之其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者謂沛水自溫縣入河不復東至武德耳而滎陽以下絶無一字道及殆與河南之沛無涉謂王莽末河南之沛亦枯者非也其後河北之沛旱止則復故而河南之沛屢爲濁河所侵至東漢滎澤遂塞則河南已無沛矣但故瀆猶存滎陽所引之河尚行其道實河水而亦名沛正京相璠所云出河之沛水

經所叙杜預等所言是也王景傳云平帝時河汴決壞建武十年河決敗沛渠所漂數十許縣此正滎澤致塞之由逮後三十五年爲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今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正之北漸就壞墳此汴壞而沛亦壞汴治而沛亦治之徵也順帝紀陽嘉元年二月詔遣王輔等持節詣滎陽盡心祈焉注沛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爲滎澤故于滎陽祠焉袁紹傳將伐操宣檄曰青州涉濟潔注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沛漂二水名五行志殤帝延平元年注引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沛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鄧艾傳宜開河渠引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沛泛溢鄧艾嘗著沛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沈

水溉田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沛河論以喻其指晉傳祇萊堰兗豫無水患郤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沛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沛慕容儁載記遣弟恪討段龕于廣固遇龕于沛水之南慕容超載記是歲河沛凍合而滻水不冰至諸葛攸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苻堅伐晉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石門榮口石門也正爲沛口其不枯絕可知宋符瑞志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河沛俱清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沛河清大明五年九月河沛俱清魏靈徵志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沛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城上如夜隋五行志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沛清北史齊本紀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齊州上言沛河水口見八龍升天周本紀宣帝大象二年二月滎川有黑龍見與赤龍鬬于沛水側魏叔孫建傳建與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宋將王仲德等自清入沛東走青州以上諸條皆言河南之沛可見王莽旱枯專指河內而言即東漢滎澤已塞而河南故瀆如故也通鑑謂沛久枯于北齊大書河沛清者易作河水清不知沛字何緣譌爲水于

毛穆之傳之沛郤超傳之沛皆易作清水以蒞澤汶水合流之清河當之不知此實可稱沛水也　蓋自

受惟菏汶則又非汴渠行沛瀆之舊矣李吉甫曰沛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則河南之地無沛水矣自後所說皆襲舊名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長清盧縣齊州之臨邑豐齊全節臨濟章丘淄州之濟陽長山鄒平高

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竝有沛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沛杜佑曰王莽末旱沛渠枯涸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是和帝之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陽武封丘寃朐乘氏等縣竝今縣地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從而注之其所纂叙竝大紕謬又曰沛水莽末旱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而曰沛河蓋因舊名非本沛也按王莽旱枯止于河北河南河沛實因沛渠爲河所奪滎澤已塞之故與莽無涉水經注所叙舊道乃指言當時現行之沛皆徒襲舊名實非沛水所受乃菏汶此則確甚推原其故自天寶之後汴水湮廢沛渠亦無所受菏澤以西竟成斷港故元和志言沛但自須昌始而鉅野以北沛河所行實菏汶之合流其所謂菏即五丈溝之水西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絶沛以資運道明永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戴村壩遏汶使西南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西南至南旺入漕四分南流出上閘接沂泗六分北流出下閘抵淳衛）惟小鹽河一線洩入清河（小鹽河在今東阿縣西南二十里即運河支流也）則東阿以下清河所行惟賴山泉溝澤之所

出河之沛行舊瀆而言亦不爲謬李杜二家皆有誤至如故其後滎澤亦塞河南由是無沛水矣水經以河沛合流分入滎瀆者爲沛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沛酈道元述之則瀆雖沛而水實河矣唐以後汴渠不通鉅野以北所行惟菏汶矣元明以來引汶絶沛東阿以下所受惟山泉而幷非菏汶矣禹貢大川舊迹變徙蕩滅無一存于今未有如沛者也（蔡傳引唐李賢謂沛自鄆以東貫滑曹鄆齊青以入于海不及王莽末枯涸等語似唐見有此水引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不實以此）清河非沛而蔡反以證沛不絶流至引以證沛東阿以下所滎播既豬節蔡誤認滎陽引河爲禹迹即豬而爲澤者中又插入鄭康成注滎澤已塞一段又不言後代變徙鵝突含糊吾無責焉矣（鵝毒案閻百詩潛邱劄記中

有釋餘論一卷先生所引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張湛列子注後漢王景傳濟渠下注即餘論之第十七條荅黃子鴻者也先生又引王景傳平帝時河汴決壞晉傳祇傳造沈莱堰郤超傳清水入河毛穆之傳引汶會于沛即餘論之第二十二條覆東海公者也王景傳原文云平帝時河汴壞決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浸毀沛渠所漂數十許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光武即爲發卒浚儀令樂俊復修建武十年卽百詩所引亦未有錯誤今先生舍筆直書刪作建武十年河決毀沛渠所漂數十許縣若不見原文不幾似建武十年河決乎且謂河南之濟未嘗一日枯絶則太子賢等固云沛水廢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濟曹鄆濟青等州入海矣先生謂河南之濟爲河所奪竝非沛水則太子賢等固云王莽末河決尚內而已雖欲駿之無可駿也今案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經山陽成陽案鄭所引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張湛列子注後漢王景傳濟渠下注即餘論之第十七條荅黃子鴻者也先生又引王景傳平帝時河汴決壞晉傳祇傳造沈莱堰郤超傳清水入河毛穆之傳引汶會于沛即餘論之第二十二條覆東海公者也王景傳原文云平帝時河汴壞決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浸毀沛渠所漂數十許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光武即爲發卒浚儀令樂俊復修建武十年卽百詩所引亦未有錯誤今先生舍筆直書刪作建武十年河決毀沛渠所漂數十許縣若不見原文不幾似建武十年河決乎且謂河南之濟未嘗一日枯絶則太子賢等固云沛水廢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濟曹鄆濟青等州入海矣先生謂河南之濟爲河所奪竝非沛水則太子賢等固云王莽末河決尚內而已雖欲駿之無可駿也今案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經山陽成陽案鄭所引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

流是爲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是沛水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壽張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十里沛水于此會汶自此北流逕東平長山新城自歷城東流逕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二縣至樂安縣入海卽今小清河也禹時沛水入海遠在今青州府以東續漢志云河內郡溫縣沛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通典云沛水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而水困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濼川北海莎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而曰沛河蓋因舊名非本沛水也杜佑力詆水經爲不可信悉沛水雖絶其故瀆猶存則卽他水之行于沛瀆者以尋禹迹不猶得其近是邪

雷夏灘沮

兗州雷夏既澤灘沮會同二句爲一節分析不得史記集解引鄭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

雷澤在沛陰成陽案鄭所引係前志文疏亦引此而于成陽下添縣西北三字是也彼志冠以禹貢疏去之則非至蔡傳分析二句各爲一節別揷新解但卽雷夏句小必記禹貢例也此乃沛之別派沛性伏流潛發隨地涌出故別派頗多榮播陶丘外後有此二水入此澤既有所鍾則不泛濫矣元和志灘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又曰雷夏澤在縣北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其雷澤下流不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沛卽北注濮上亦終歸于沛也續元和志似二水入澤唐時猶有遺蹤其後當五代時河流經此蕩滅無存趙宋人欲于此求禹迹縱親履其地而一望茫茫何由尋覓然注疏具在儻孔傳明云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可襲用也乃引曾氏云爾雅水自河出爲灘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

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濉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獲則濉水卽汳水也濉之下流入睢陽城中注云汳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城南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見古時汳水至睢陽與睢水相通至後魏其流殆絶若濉之下流則爲獲水豈入睢乎其誤三也引水自河出爲濉爾雅釋水文爾雅出周公子夏無可疑然云自河出則與許氏說文所云濉在宋及汳水臣鉉云今作汴者合汴起周衰至蒙爲濉禹河所無而見爾雅者此條周末子夏門人所附益乃據汴之入泗者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絶不通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濉要之古水名同者頗多在

宋之濉名與入雷澤者偶合況鄭于沈州之水本作雎不加水旁乎然則此亦無害于爾雅之爲古書病在郭璞謬引沈州水當之耳不知雎沮乃沸別派平地涌出與河何涉卽水經注所云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濉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爲濉云云其意以瓠子爲禹貢之雍此則在沈域但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雍亦非也曾氏執爾雅郭注文以濉必自出河其誤四也沮雖有楚音今玖水經注氾水西分濟瀆經濟陰郡南爾雅云沸別爲濛昔漢祖卽帝位于氾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之界也氾音近今曹縣定陶皆有氾水氾水又東合菏水而北

注于沛瀆然則瀆水卽汜水與沮無涉安得讀沮曰瀆以當之耶其誤五也會晁之說多謬蔡傳載之舛矣惟以鄭注爲據則知二水竝出于沛與河無涉竝在沇州與豫徐無涉其解自明

沮二水在荷澤縣南雷夏澤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與荷澤縣接界雍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竝無所誤先生駁之二十五里東北入雷澤蔡傳云雷今爲草城大成今爲大城筆迹小異耳又駁之曰改成陽爲雷澤宋南時已沒入金蔡尚言雷澤謬唐改成陽爲雷澤宋朝之縣而稱蛾人之地乎又駁之曰成陽故城在今荷澤縣東北六十里蔡云西北謬三蔡氏宋臣將不稱本朝今荷澤縣言則雷夏在東北據漢成陽縣言則雷夏在西北蔡氏西北二字指宋之雷澤縣不指今之荷澤縣況成陽故城在今濮州東南一百里唐雷澤縣之北今荷澤縣之東北六十里者乃雷夏澤而誤以爲成陽縣耳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沈楙惠校刊　　進鶴壽參校

說地十三

故大河屯氏河

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按此本漳水與河經流徙駭相亂班因目爲故大河實非禹河又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卽今滄州過郡四者東郡清河平原信都也除去所出之魏郡及入海之勃海郡不數故但言四郡若連首尾言之則六郡他水皆連首尾爲所過郡此又不盡一鄭以屯氏河爲禹河詳後案鶴壽案漢鄴縣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故大河在縣東由斥邨縣東至列人縣東得橫漳東北至堯成縣南入于海此禹河也漢館陶縣卽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屯氏河在縣北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此漢河非禹河也鄭康成亦明知之而必以屯氏河爲禹河者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鄭既以黎陽之共水爲降水而共水入河之處去大陸亦只六七百里輿地說不協若迺館陶則道九迂遠得盈千里矣然鄭亦不敢質言故曰今共縣共水近所謂降水也館陶北屯氏河爲大河故道此其故道與夫以淇水爲降水以屯氏河爲大河故道皆出鄭氏獨見在鄭氏亦係疑而未定之詞乃先生已奉如蓍龜故爲之解曰水經言淇水東過內黃縣而向北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時城爲河水所圮元和志云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有故殷城河亶甲所築則禹河出內黃宜陽之間矣自此而北爲鄴東之故大河若依漢志則禹

河行琮漳之東矣自此而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之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後人遂目爲漳水水經濁漳水篇自所謂漳水所行皆河故道祖乙遷于耿史記作邠臺縣其地亦瀕河故王盤庚時又北東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水由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者鄴東河雖見漢志其實是河與漳水亂流水經注所謂徒駭漳遵漳絳者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其爲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滑之東至滄景間與大河故瀆合自是禹河故道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若使從降水至鄴是西北去非東北去矣或疑屯氏河不經大陸若以爲禹河則至于大陸句無著但數千載下一望茫茫皆成平地安知古之不經大陸邪禹厥二漯水經注謂一則北瀆王莽時空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河長壽津在滄滑之間河渠書言元光中河決瓠子其後發卒塞之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則司馬遷亦以西漢見行之河爲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屯氏河實出大河故瀆鄴不以當禹河者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其所徙卽大河故瀆故

鄭氏轉以屯氏河爲禹迹也至鄴東河本漳水與徒駭河相亂班固因目爲故大河耳今案先生歷舉河亶甲以下云云亦明知漳水所行卽是禹河故道矣王橫所謂下東北去止就大勢言之其間豈無小曲況鄴東河實在內黃之北蛇非西北乎屯氏河不經大陸先生無以解之乃云安知古之不經大陸是先生于屯氏河之源流蛇未攷也周定王時河徙在某處自某至某若干路無書可徵則所徙不過數里亦未可知安見北瀆盡自所徙之道而非禹迹也至鄴東河本漳水與徒駭北瀆尚非禹迹而非禹迹分出豈有鄭說不得不辛苦分出之支流轉是禹迹乎先生專主鄭四溝洫志云屯氏河實不然地理志云屯氏河東北逕魏郡信都勃海入海則屯氏河東北逕信都勃海入海明其實不然也志云水經注言河所行有東郡清河平原濟陽千乘凡五郡四當作三先生則云水經注言河所行有東郡清河平原濟陽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過郡三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鶴壽案東武陽在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東南漯水源流已見前過郡三五過東郡清河平原濟陽千乘凡五郡

泗水過郡六

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說詳後案睢陵當作淮陰鶴壽案此泗水卽菏水也又卽沛水也水經云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氏縣南昌邑縣北金鄉縣南東緡縣北爲菏水菏水東過湖陸縣南東北入于泗又東過方與縣東北留縣北彭城縣北徐縣北至睢陵縣南入淮過濟陰山陽沛郡楚郡東海臨淮凡六郡

睢水過郡五

陳留郡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過郡四謂陳留梁國沛郡臨淮也除彭城不數鶴壽案水經注云睢水出陳留縣西狼湯渠東逕雍邱縣北襄邑縣南穀熟縣北粟縣北太邱縣北蒗蕩渠是禹迹乎屯氏河卽從北瀆分出豈有之靈璧東取慮縣北下相縣南東南流逕蕭縣西銅山縣北相縣南彭城郡自江蘇徐州府碭山縣南東南流逕蕭縣西銅山縣北安徽鳳陽府靈璧縣北徐州府睢寧縣南又東南百里入洪澤湖

廣陽國

漢志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幷上谷永平八年復略上谷宣帝一

曆不叙非也屬縣第一縣爲薊二志同前志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略一說文邑部云鄭周封黄帝之後于鄭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鄭縣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于薊釋文云薊卽燕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按黄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黄帝之後封薊者滅絶而更封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德明兩説以後説爲是但羣書皆作薊而説文獨作鄚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州部注云笑也非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鄚縣而既云黄帝之後所封似鄭卽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乎此不可解二也禮樂記寶年賈韋云武王封黄帝後于祝鄭注祝或爲績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封黄帝後于祝帝堯後于薊祝續聲相近也既以祝鑄爲黄帝後因以薊黎爲帝堯後轉聲之轉也劉黎亦聲相近也既以祝鑄爲黄帝後轉相承遂增轫羣以樂記爲正陸德明謂黄帝堯帝姬姓君奭蓋其後也此説非是春秋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寧注分子謂同之別子孫也或出太王或出王季班固王充皇甫謐則以爲文王子謐周則以爲周之支族富辰叙文昭十六國雖不歡燕然云召穆公糾合宗族于咸周則必至咸也德明特借姬姓二字以附合黄帝之後耳其實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有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葳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元囂與倉林同于黄帝皆爲姬姓武王所封者名薊國不名燕國則豈必其姬姓乎卽使姬姓又豈必其爲元囂之後而非倉林之後乎德明又云或黄帝之後封薊者滅絶而更封燕此説亦不然史記正義云薊燕二國俱武王所立因燕山薊邱爲名

其地足自立國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國都城記言武王封召公奭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今案薊邱在今順天府宛平縣北燕國在今大興縣境古者置國犬牙相錯地雖甚近二國竝建豈必薊滅而後封燕哉太平寰宇記云易州北四十二里廢淶水縣周封召公于此此説亦不然隋淶水縣東北去薊州百八十里而謂召公封此者隋開皇初于淶水縣改置范陽縣唐天寶元年于薊縣改置范陽郡樂史以兩范陽而致誤也至于説文邑薊字从邑薊字从州既以例每字止釋正義不及旁義鄚字从邑薊字从州既以鄚字爲國名自以薊字爲草名他書鄚薊可以通用鄚縣雖屬廣陽國而廣陽國會經世祖并入幽都許氏因而稱上谷有鄚縣又何不可解之有

北海平壽壽光斟縣

北海郡有平壽縣壽光縣斟縣應邵以平壽爲古坪灌而班氏于斟縣注云故國禹後攷史記壽光爲古坪灌而班氏于斟縣注云故國禹後攷史記夏本紀夏後有斟灌斟尋則見襄四年傳魏絳哀元年傳伍子胥之言據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疏以爲世本文斟與平壽壽光二縣相近故應劭析言之杜預亦用之啓子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書序言則是太康爲羿拒逐于河南蓋河北之地皆爲羿所據矣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夏本紀文也據杜預謂相依于二斟則自太康以下三世皆因失國無歸而依同姓乃羿因夏民代夏政後爲寒浞所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夏遂絶祀至相之遺腹子少康長

而滅澆及其弟穜夏之遺臣靡復收潍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返國則復歸于河北矣竊計羿浞相繼僭立者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擁虛號者在二斟此書序左傳與應劭杜預說之可信者（宋庠金履祥鄒季友說南陽夏相居河北帝江則不知何據粗近之但云太康居河臣瓚乃依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然則魏絳安得云羿因夏乎王制有因國昭元年傳商人是因若羿居斟尋則非因矣汲郡古文束晳僞譔何足爲憑乃因此并謂斟尋在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南甚遠且伍子胥謂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返國河北而桀都亦在河北瓚說非也

東平國

東平國景帝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按濟東國除爲大河郡見文三王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表不言國除爲大河者略之（韋賢子元成傳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元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見宇本傳紀但書削不書復脫漏也（鶴壽案文帝二年封子懷王揖十梁揖七後十年徙子孝王武子梁

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封孝王子彭離彭離驕悍昏莫行剽武帝元鼎元年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宣帝甘露元年封子思王宇爲東平國子煬王雲建平三年坐祝詛上自殺國除元始元年王莽復立雲太子開明爲東平王

魯國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其屬縣有薛縣攷史記魯世家魯爲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爲薛郡者當以其所屬之薛而名之則秦時已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紀云既斬項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降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堅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爲魯也羽始爲魯公及其後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城（今徐州府治銅山縣）而魯地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或疑如此則楚漢之際此地既復爲魯何以直至高后時方復爲魯國邪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偃爲魯王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直至張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爲魯國耳高紀云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下又云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此薛則指魯國所屬薛縣彼時諸侯之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約仍爲薛郡之屬縣但薛郡實是魯故國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公

之封

酂縣

漢公孫宏傳云菑川酂人今志菑川國無酂縣酂縣乃屬魯國注云故秦酂郡高后元年爲魯國據此注秦時因酂縣而稱之至漢則以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故改爲魯國而酂縣則不知何時曾改屬菑川故宏得爲菑川酂人地理志據最後元始爲定故酂仍屬魯國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人亦當據後定乃偏據一時稱菑川酂人是義例不定也鶴壽案先生以此譏班志漢時魯國有酂縣史記正義謂酂縣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而菑川國亦有酂縣史記平津侯傳稱齊菑川酂縣人是也或據班志菑川無酂縣疑本傳有誤是不然本傳明言菑川國人推舉與魯國無預菑川本齊地故汲黯以齊人多詐譏之菑川國之酂縣不見于班志者班志據元成以後之版籍武帝時此縣猶未幷省也今案錢氏謂有兩酂縣雖于古籍無徵然以地望之其言是也菑川國屬縣有三劇縣在今昌樂縣西東安平縣在今臨朐縣東樓鄉縣在今諸城縣西南皆不出青州府境魯國屬縣有六魯縣即今曲阜縣卞縣在今泗水縣東汶陽縣即今鄒縣東南騶縣即今寧陽縣北蕃縣在今滕縣南騶縣改屬必在今滕縣東南皆不出兗州府中隔泰安沂州諸府則菑川國之酂縣凡縣附近今自青州府西南至兗州府境安得改屬于魯國哉

世楷堂藏板

淮陽郡

漢汲黯傳云居郡政清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但云高帝十一年置絕不見其曾爲郡愚以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王等傳考之高帝子友以高帝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至惠帝元年徙趙是爲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爲郡矣惠帝薨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强爲淮陽王强死以武代文帝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文帝子武以文帝三年立爲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是爲梁孝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景帝子餘以景帝二年立爲淮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爲魯共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宣帝子欽以宣帝元康三年立爲淮陽王是爲憲王自此之後傳子及孫凡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時乃絕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爲據故言國而中閒沿革則俱略去也汲黯爲淮陽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亦嘗爲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爲郡之時司馬安亦嘗爲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爲之見本傳田廣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爲之此則在昭帝時傳此則皆在武帝時韓延壽亦嘗爲之蓋自景帝四年時爲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爲郡者約九十年故爲守之見于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兄昌爲淮陽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

世楷堂藏板

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爲郡時若國則不當有都尉　鶴壽案汎黯傳云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强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則淮陽是郡名汲黯早已下注腳矣先生不引此一語反引點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二句湊作居郡政清四字再引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一句使人不知見讀書之善于得閒也其實史漢非矣必加此者所以見讀書之閒然後斷之曰則淮陽是郡名明祕書何妨直截言之

合肥

漢地志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按夏水與淮合之淮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闕駰之言與應劭同余按川流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闕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

盛唐

漢本紀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云盛唐在廬江韋昭云在南郡師古是韋說按地理志無盛唐縣唐開元中改霍山縣爲盛唐寰宇記謂卽漢縣雖無的據然下文云登灊天柱山灊縣屬廬江天柱卽南嶽霍山則盛唐必近灊縣文穎謂在廬江者得之

沛國

續漢志沛國注秦泗川郡按沛國卽前沛郡所屬縣以前志參對不見者多疑皆光武所幷省泗川據前志當作泗水

蒲姑地名非人名

毛詩齊風雞鳴疏引尚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康成注云疑薄姑齊地非奄君名攷書序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蒲姑蒲薄古字通而漢地志成王時蒲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國則大非矣四國者管叔蔡叔武庚與奄君也奄君本係助紂爲虐後又從管蔡商爲亂故成王滅之以其爲從不殺然佚入大國大傳蓋因其不可居故地遷之蒲姑齊地使服于大國大傳蓋因其遷在蒲姑遂追稱奄君爲蒲姑氏尚可而康成辨之極是如漢志則直以奄之外別有一蒲姑氏作亂者則謬奄在淮北蒲姑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本非一地且封太公已久滅奄後不過益其封非至此始封鶴壽案蒲姑本是人名後來遷爲地名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爽鳩氏少皞司寇季前虞夏諸侯非人名而何蒲姑既居其地因稱其地爲蒲姑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及武王克商奄及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直以諸侯之名爲地名矣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北有薄姑城水經沖水注云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括地志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蒲通作薄又作博博昌之博卽蒲姑之蒲也漢志云琅邪郡姑幕縣或曰薄姑此班氏存疑之詞水經濰水注云洁水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蓋沿班氏之謬至奄君遷于蒲姑則本非蒲姑氏之子孫自然不得以蒲姑爲號故康成辨之若一例以爲地名則爽鳩季前伯陵太公亦可謂之地名乎

太公反葬于周其事難行

太公封于營北五世反葬于周營北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周則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相去五六千里五世反葬勞民傷財費時失事宜乎五世以下不能復行也且卽此五世葬周子孫欲來省視甚難亦非情理此古禮之難行者鶴壽案今輿圖所載山東省東西一約八百里陝西省東西九百三十五里而長安縣至省東境約四百里河南省東西一千二百二十里而山東陝西二省又錯入其境故元和郡縣志云青州西南至上都二千四百有五里今先生謂相去五六千里謬矣

雩門

哀十一年左傳魯師次于雩門之外注南城門也五日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注稷曲郊地名水經注洙水條云沂水北對稷門卽經書新作之南門杜預曰又名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會點所欲風舞處是稷門卽雩門莊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注魯南城門是也稷曲則魯南郊地名與稷門各不相蒙鶴壽案魯南城門一名雩門一名稷門一名高門而又名龍門春秋說云桓公十三年龍門之戰死傷滿溝向亦未知龍門在何處偶見水經洙水注引尸子云韓雖見申羊于魯有龍欽于沂韓雖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也逐射之證以上文沂水北對稷門則知龍門之爲魯南城門也尸子一條太平御覽卷六十三亦載之

春秋夾谷之會齊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左傳季友敗莒師獲莒子弟拏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此則僖公時汶陽屬季氏未詳何年爲齊所侵奪也鄆者昭公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鄆使公居之蓋鄆本魯邑昭公出居乾侯齊景公取鄆使昭公居其地後昭公卒定公立齊竟據鄆爲已有耳龜陰者山南曰陽北曰陰龜山之陰也史記作鄆汶陽龜陰左傳作鄆讙龜陰司馬貞杜預以爲三田皆在汶陽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卽位逆之季魴侯通焉齊侯怒伐我取讙及闡及齊平泣盟逆季姬以歸嬖齊人歸讙及闡此則景公後事既反讙又取之而復還也鶴壽案水北曰陽汶水之北共地甚廣杜預曰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今以水經注攷之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西南運蘇縣故城南牟鄙附庸也又運牟縣故城西南運蘇縣故城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者也又運龍鄉故城南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運故城西陽虎據以叛者也又南會淄水淄水運萊蕪縣故城北隱十一年營之者也汶水又西南運地邱縣錡鄉故城南臧宣叔娶于錡者也又運剛縣北縣故闡邑齊人取讙及闡者也又西北水注之敦所侵也自汶之北平陽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者也北水運汶陽之田齊又運及暉城南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于下讙者也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溝水運棘亭南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者也左傳云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里汶水又西南至無鹽縣卽鄉城南卽昭伯之故邑也總而言之凡在汶水以北者皆得謂之汶陽之田僖公所賜齊人所取不必定在一處

春秋夫子將墮三都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須句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蓋三都之墮其家臣不欲而三子不爲異同若三子意不欲墮何以費襲魯而肯偕公同入于季氏之宮邪蘇子瞻以夫子墮都爲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于此可見

孔子所生聊非鄒亦非陬

閻氏若璩孟子攷云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曰孟子所生之鄒字亦斷不可混者也而大全與閻氏皆混爲一矣六國故孟子時有鄒穆公無所見若邾之變爲鄒似在六國故孟子時有鄒穆公蓋因二音究有微別故造鄒字此鄒與聊之地既不同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余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且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也或問孟子既爲鄒人曷爲母葬于魯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于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攷孟母墓在今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容邇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是也愚謂閻辨確矣而未盡然也大全以孔子所生之聊邑誤作鄒閻存之而不能辨且曰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是雖知非一地直謂其字則同不知魯邑不可作鄒也說文邑部聊字注云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側鳩切鄒字注云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側鳩切邾字注云江夏縣从邑朱聲側輸切聊鄒音同字則迥別地亦各異鄒邾今音似異古音卻同故春秋傳作邾而後變爲鄒說文以鄒爲古邾國也若江夏之邾與邾國相去二千里字雖同全無涉古人造聊字專爲魯邑用其他別

表凡春秋國之爲某國所滅者其事卽載此國格內魯至頃公十八年當楚考烈王二十八年爲楚所滅雖滅之仍封其君爲楚屬邑故漢滅楚項羽猶城守故魯事皆附楚至鄒則後來亦爲楚所滅竝非先爲魯所滅而地入于楚漢志魯國騶縣注云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于嶧者也鄒作騶則古字通耳續漢郡國無魯國亦無鄒縣蓋改併許慎則不據當代之書而據先漢地理也此縣是孟子之鄉若孔子之聊則石經左傳聊邑魯縣東南堂城是也石經論語鄹人之子說文無

聊字此已微誤豈可作鄒字邪史記孔子世家生魯昌平鄉陬邑注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此所引正安國論語注但又以即爲陬或形聲相近假借字說文阜部陬字注云阪隅也此與孔子所生之即亦無涉且即从邑陬从阜二字大異自隸變邑阜偏傍竟無分別但以在左在右爲殊豈知二部固自判然說文所載之字不但不可改易增減點畫即上下左右亦不可移徙也鶴壽案漢魯國魯縣即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在府東三十里鄒縣即今鄒縣在府東南五十里孔子所生之鄒邑在曲阜縣東南與孟子所生之鄒國滅變兩處今據說文以辨正之更明晰矣

滅滕事當從漢志

朱子于孟子萬章問宋將行王政下注宋王偃嘗滅滕代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閻百詩釋地初刻謂漢地理志杜預釋例水經注竝云齊滅滕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朱子于宋初王即曰嘗滅滕無乃太驟愚謂國策言宋滅滕亦見新序閻失舉然二書皆作宋康王王偃亡國何得美諡不可解朱子云云誠太驟且通鑑作乙亥亦無據六國表是年正宋爲齊滅之年豈可反以爲宋滅滕之年通鑑敘戰國之滕竝滅而復封邪抑以後仍舊齊滅之邪恐漢志亦未可信

任國風姓趙岐注誤

閻氏若璩釋地初刻攷得孟子任國爲今山東濟寧州東任城廢縣去古鄒城僅百餘里此等小國必無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一種想頭其君亦未必有禮請大賢至其國之事不過以景慕而幣交孟子亦因路甚近聊一至荅其意不久留也季任爲任處守趙岐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攷隱十一年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薛任姓疏引譜云（此譜亦杜預作）薛黃帝之苗裔云云又引世本云云如趙岐注任竟以國爲姓矣然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之祀杜預曰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然則任乃風姓安得與薛同姓趙注荒謬至此

於陵

孟子於陵趙氏無注朱子云地名戰國策趙威后問齊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說地十四　沈楙悳校刊

濰淄

青州濰淄其道鄭云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疏云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千乘博昌縣入海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屋山淮南子作覆舟山襄十八年傳杜注謂濰水出東莞東北史記淮陰侯傳徐廣注用之東莞今沂水縣沭水出非濰水此誤都昌北海郡縣疏與酈道元同今刻漢志作昌都誤倒也史記淮陰侯傳索隱亦誤倒漢書韓信傳師古注誤以都昌爲臺昌原山淮南子作飴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近分置博山縣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疏引地志淄水至博昌入海海當作沛鄧壽案箕縣故城在今莒州東北太平寰宇記云箕漢縣宣帝封城陽荒王子文爲侯卽此邑後漢省并東莞今故城一百餘里據此則東漢時箕縣已并入東莞縣矣故杜預謂濰水出東莞先生以東莞爲沂水所出而亦杜爲誤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濰水伏琛曼謨以爲扶洪之水屆山在今莒州北九十里濰水出焉東流逕諸城縣西北折而北逕高密縣西安邱縣東濰縣東至昌邑縣

世楷堂藏板

東入海原山在今博山縣東三十里先生以爲在東南二十五里亦非也漢地理志本云淄水至博昌去海尚遠偶然誤沛爲海先生既改正之則當云宜依漢志作沛何但云海當作沛乎淄水目沿山博異名也遺堯山之蔡又北逕臨淄縣東樂安縣東南入清水泊即鉅定也

水經言濰水所出及所經行入海已詳後案水經又言淄水所出至東過利縣東注云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城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又東北入于海注云淄水自馬耳山淮南子謂安平城北又東逕臨淄東流逕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受通稱又東北至皮邱坑入于海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東北與時繩之水互案漢志淄水東至博興卽博昌入沛則水經言入海者乃魏以後語與漢志且不合況禹貢濰淄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沛而止此所謂其道也博昌今爲博興縣水經注所言東安平以下與禹貢無涉河渠書于齊通淄沛之閒故淄得由博昌入沛入沛之後乃復由馬車瀆以下至琅槐與沛同入海琅槐今壽光縣孔疏引漢志誤作入海蔡傳又以漢博昌爲卽宋之壽光縣壽光濱海沛既東流逕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後異說于濰則云入海于淄則云入沛而于其下云今壽光縣意謂入沛者卽入海也不知漢博昌爲宋博興縣今屬青州府博昌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

世楷堂藏板

里不濱海也淄入沛在今博興卽博昌入海在今壽光縣西北有牟汶水嬴汶水東來注之又北合柴汶水逕泰安府城南有北汶水北來注之至大汶口又與小汶水會西流逕寧陽縣北分而爲二一南流別爲沈水一由東平州至汶上縣西南會諸泉滙于南旺湖西入沛水自明永樂九年尚書宋禮用白英言以南旺湖當水脊建牐分流而汶水遂爲運河之源下流與古異矣經云汶水出萊蕪縣原山西南至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之安山鎮也汶水西南流逕萊蕪縣西北有牟汶水嬴汶水東來注之又北合柴汶水逕泰安府城南有北汶水北來注之至大汶口又與小汶水出卽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是汶與淄同出一山而異流也蔡沈于淄出原山下增之陰二字據于欽齊乘淄出東麓何得言陰古人往往言東卽是西此蔡所不知故于汶出原山下增之陽二字鶴壽案水

汶水始見于青州鄭云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案前志泰山郡萊蕪縣下既云原山淄水出卽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是汶與淄同出一山

世楷堂藏板

沂

沂水始見于徐州疏云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職方其山鎮曰沂山鄭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縣臨樂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其實是一但班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西北至蓋入池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當亦如萊蕪原山淄汶同出一山水經則以爲出艾山又分列沂水出蓋縣艾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酈氏于艾山下仍言鄭云沂山亦或云臨樂山酈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但艾山出水經漢志自作臨樂蔡傳以艾山引入漢志誤一志但云南入泗水經則云南入下邳西南入于泗水經細敘不比漢志略說方向下一西字特在下邳縣稍西耳而蔡以水經西南入泗之文引入誤二又引酈注水出尼邱山西北經會之零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于泰山玫水經注泗水條下沂水出尼邱山流逕魯故城南北對零門非逕誤三水經注沂水條下有小沂水三一出黃狐山一出冠石山一出下邳城東蔡儻舉其一誤四泰山作太公武陽上脫南字下脫縣字誤五沂出泰山郡之蓋縣今云出于泰山誤六鶴壽案沂山一名雕崖山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百七十里蒙陰縣東北百三十里與青州府臨朐縣接界沂水所出故名沂山鄭注云沂山出臨樂山也水經沂水篇言沂水出艾山洙水出而洙水篇言洙水與沂水同出臨樂山漢志已言之矣漢志又云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泰山在今臨朐縣南九十餘里唐以前志謂之小泰山與臨樂山東西相去五十餘里唐以前未開以東泰山爲沂山者太平寰宇記云沂州沂水縣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公王帶曰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即沂山也其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者臨朐之南即沂水之西北蒙陰之東北其開山脈相連盤回數縣正如沭水所出之大弁山尚在雕崖西北而水經注以爲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若使頤名思愆則沂山以沂水得名斷主雕崖山爲是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轉取臨朐之東泰山以當職方氏之沂山失之矣沂水東南流逕沂水縣西會東汶水逕沂州府城北會紡河水逕鄒城縣西邳州南又西南入運河

蒙羽

蒙羽其藝疏云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山東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南山在縣西蔡云蒙陰今沂州費縣北境當云今在新泰蒙陰宋爲新泰但此山實連費縣之界蔡云祝其今海州朐山縣也說本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南九十里正漢志祝其故城則在宋懷仁縣南宜先指漢縣然後指山現羽山蔡但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之合漢與否若漢隸處乃不言漢祝其今懷仁則所引漢志落空矣

羽山

舜典殛鯀于羽山馬融注東裔也攷禹貢徐州蒙羽其藝即此羽山昭七年左傳鄭子產對晉韓宣子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續漢郡國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爲懸父山晉地理志亦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之西今屬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即漢舊縣也然隋志云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亦云羽山在朐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羽山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朐山今之海州臨沂今沂州府蘭山縣郊城縣志云縣東北有羽山接贛榆縣界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蘭山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郊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隋唐省祝其入朐山仍屬東海郡故志但有朐山縣

堯典之羽山即禹貢之羽山在今江蘇海州西北百非荒服放流之宅孔傳云羽山東裔二百餘里班固諸家咸謂記云登州蓬萊縣羽山胡氏禹貢錐指則云此地當從之不知樂史此條即從僞孔傳在海中三字附會其說其于海州朐山及羽山縣則仍載羽山及羽淵矣

大野

大野既豬疏云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今鉅野縣屬山東曹州府故城在縣西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見水經沛水注蔡沈引通誤作導又引水經沛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沛是不待言旋接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是二水齊赴鉅野澤與道元原文不合原文不曰其一水東南流此指經之南爲菏水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此指經之北爲沛瀆蔡氏祇緣欲明澤之所聚者大故幷入二水也此澤歷代爲河流決入誠屬巨浸迨後河日南徙至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遏汶沛入運河澤遂乾涸予嘗親過其地一望皆民居村落桑麻遍野澤之畔岸全無蹤迹元吳澄于欽謂澤即梁山泊不知泊在大野之東北明王樵謂澤即南旺湖然湖在大野之西胡先生渭辨之甚確余無以益之

條蔡傳竝不誤而先生有意駁之蔡傳上引水經沛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沛則早已割爲二水矣下引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南流下消文不言爲菏者因上已云南爲菏也東北流下但言入鉅野澤竝不言同入鉅野澤若使蔡氏誤會水經注則必言二水同入鉅野澤矣大野澤在今山東鄆州府鉅野縣北五里荷澤縣東九十里春秋傳于大野杜預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元和郡縣志云鉅野縣大野澤在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餘里與漢志不同者縣治已移故也其地坐經河決今不可復矣

泗濱浮磬

泗水始見于徐州泗濱浮磬鄭云泗水出沛陰乘氏疏云地理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案前志有兩泗水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則前志卞縣一條正敘泗源乘氏之水本是沛水水經所謂沛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經流東北入海其支流東南至方與會菏澤水至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入泗自是而過呂梁至淮陰入淮則皆泗正流矣若然自卞縣至方與泗也自乘氏至方與沛也不可目爲泗而漢志目之者方與至湖陵菏而沛荷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幷目上源爲泗而于卞縣仍存泗本源康成必引乘氏者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菏沛皆因泗入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卞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正康成經學之精爲是浮磬句之注故如此引用也乃樂史寰宇記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禹貢注泗水中見石可爲磬今泗水無此石此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供樂府恐禹時水至此山矣按磬石出呂梁後世改用下邳山上所產故隋志云下邳縣有磬石山而寰宇記即以此當經浮磬因附會云禹時水至此山下邳州山在今州南八十里鳳陽府靈璧縣北七十里即世所稱靈璧石其地非泗水所經也蔡傳則云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或曰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匊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此條病甚多呆詮泗源浮泛不切病一引或說全是浮詞似幷未讀寰宇記病二磬石山文倒作石磬病三下邳下無縣字病四末又贅曾氏亂道病五要之呂梁磬石自唐以前已無復存無怪趙宋人言今泗水無此石金元以下泗且爲黃河所奪明嘉靖間以呂梁石礙漕艘發卒鑿平之禹迹更無蹤影然不可不存古訓（鶚壽案括地志尚言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寰宇記不從水經注所引太康地記而引下邳縣之磬石山誠爲非是至鄭注所以不引魯國卞縣泗水者不過見沛陰乘氏泗水一條在前乃便引之耳若爲磬石在呂梁而引之何以但云泗水出沛陰乘氏而不連下東南至睢陵入淮句一幷引之乎如謂鄭注今已不全故只有此句但此句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夏本紀直寫禹貢原文則斐駰亦必全引鄭注況此句專爲浮磬而言裴氏正欲解釋浮磬若鄭氏連下句引入

裴氏亦決不刪之漢志前後兩條源委互見鄭氏引其中間既忘其源又略其委蔡傳言汭水出魯國下縣至下邳入淮源委該備豈不遠勝于鄭注乎

三江

新安金楫輔之乾隆壬辰進士第一云鄭注江至尋陽分爲三孔謂大江與石城水及浙水也此揚州三江既入句丁注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云此謂導江之三江注班固地理志會稽郡吳下丹陽郡石城下二條許慎說文水部浙字下一條及酈道元水經注皆與鄭合如輔之說是班許鄭酈皆合矣而無如按之水道實有所難言者岷山所導之江斷無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之

理說文浙字注江水之上疑脫一漸字此子之昕論竊自許確不可易石城分江水亦萬不能至餘姚入海故尚書後案以鄭注兩段合爲一三孔即指漢與彭蠡及大江未用輔之說鶴壽案漢地理志云丹陽郡石城縣二行千二百里說文云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都案分江者岷江所分之南江也出今安徽池州府貴池西東南至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東與漸江合謂之浙江至海寧州南入海漸江即錢塘江出今安徽徽州府績溪縣東下流與南江合後人因以漸江爲浙江浙江海內東經末附水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畱東入海謂漸江也閻詩十三州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遝吳國南爲南江又東遝臨城注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水經兩水縣南又東遝安吳縣曰安吳溪又東遝寧國縣南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漸江不與岷江同今南江分支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與漸江合又東注于海南江至近海處以其曲遝餘姚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海南江在鄱陽湖西北饒州在湖東南鄱陽界中之歷

折故名浙江即莊子所謂制河也浙江之名當施于岷江之委不當施于漸江之原今先生欲加漸字于江水之上是分江與漸江尚未認明且未識浙江之名義也

敷淺原

導山終于敷淺原傳云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案漢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則敷淺原乃水也傳以敷淺原爲傳易山誤矣說文彙部靡字注云水泉本也从彙出厂下重文原字注云篆文从泉徐鉉曰今別作源非是部邊字注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彔闕俗既別造源以代原遂以原代邊誤謂原爲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不識字

故也晁以道謂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傅陽山黃儀謂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即今饒州府之鄱陽山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陽湖中朱子謂敷淺原爲山甚小而庳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爲宜雖指謂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昌子二縣之境敷淺原即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于彭蠡澤者今九江在鄱陽湖西北饒州在湖東南鄱陽界中之歷

陵縣傳陽山恐即是漻陽之故縣及山而黃氏強以湖中鄱陽山實之若以匡廬爲敷淺原尤爲臆說胡先生渭欲遵朱說故以爲平敞之原總因未辨原邊二字之別耳三說皆非也鶴壽案敷淺原是山名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南十二里此是史官叙導山之事豈有夾雜導水者先生以爲水名謬矣湖漢九水爲九江禹自衡山北行過湖漢九水而至于敷淺原也先生見漢志傅易山下又有傳易川遂欲翻其說引說文原宇注解以見敷淺原之爲水名不知經典之宇借用者甚多若依先生之說則既修大原東原底平原隰底績之類豈盡是水名邪

吳郡

漢地志會稽郡下注云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廣陵國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更名廣陵所屬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傳景帝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既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都此者誤越絕書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爲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

會稽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愚攷江都易王非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既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都此者誤越絕書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爲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

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還奔東甌夷烏殺濞據此吳王濞實治廣陵而江都易王則治吳不都廣陵廣陵注所言江都易王都此者實誤都且在吳乃云不得吳更誤矣劉攽所駁大謬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建國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高祖立濞爲吳王三郡五十三城其下文朝錯言吳以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即謂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其下又言削吳會稽鄣郡書至吳國之有會稽顯然而江都因載其賜策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則廣陵屬王之得吳明矣廣陵注與劉攽駁實皆誤也至于吳郡鄣郡等名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爲故不足泥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裴駰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秦置郡本取此山爲名然郡守治所則治吳不治山陰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項梁與籍殺會稽守殷通舉吳中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乃渡江而西此所謂吳中即今蘇州府治嚴助朱買臣拜會稽太守皆其地鶴壽案漢志言會稽郡高帝六年爲

荆國者立劉賈也十二年更名吳者封沛侯劉濞也景帝四年屬江都者景帝三年吳王濞反國除以其地爲江都易王非也史記五宗世家云非以孝景前二年爲江都王治吳故國史記在漢書之前先生何以不改史記而但改景十三王傳邪漢志言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者劉賈國也十一年更屬吳者劉濞國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者徙汝南王非也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者非子建以元狩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元狩六年立子胥王胥也今案史記言江都易王非治吳故國則可知荆王賈吳王濞皆都于吳所以稱吳爲故國也越絶書言荆王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此必都于吳故特築之又言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豈有宮室在廣陵而宗廟在吳地者乎越絶之言恐亦自相矛盾耳至班氏高帝紀言以故東陽郡郡吳郡荆王而史記吳王濞傳言吳王有豫章郡銅山又言削吳豫章郡會稽郡又言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班氏因之韋昭以豫字爲衍文然會稽郡本在吳郡之外則豫章會稽二郡安知不是益封先生引之竟改作鄣郡亦非秦始皇本紀云二十五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內有

丹楊

章郡吳郡見裴駰集解先生謂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爲故夫史以傳信豈有隨便稱之者哉

丹楊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揚字从手其屬縣丹陽則从自而南監板俱作陽攷晉書地理志或作揚或作陽紛紛不一而屬縣則作揚且注云丹揚山多赤柳在西也然則縣名从木甚明而郡亦當以此得名凡从手从阜疑皆傳寫誤也唐許嵩建康實錄解禹貢揚州引春秋元命包云厥土下溼而多生揚柳或从手李巡爾雅注以爲人性輕揚王義之丹楊帖云知以得丹揚評釋云丹揚以其地多赤柳故名元豐九域志江南東路江寧府古蹟門云江南地志漢丹陽故鄣胡三省通鑑注云漢屬丹楊郡其地本秦鄣郡所治故曰故鄣今廣德軍是故鄣縣之地文獻通攷古揚

州秦郡五有鄣郡會稽郡九江郡秦無鄣郡說已詳上
胡三省馬端臨皆非鶴壽案秦所置鄣郡漢爲丹陽郡
西南八十里越絕書云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
故鄣縣在今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都尉治
治錢塘湖此益知秦時本有鄣郡吳郡所謂削吳王濞
會稽郡者但削所并會稽之地而吳郡則濞都所在故
不削也先生但見越絕書前一條而未見後一條耳

丹楊楚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郢即南郡江陵縣
今爲湖北荊州府治而丹楊在今太平府當塗縣之南
丹楊即此是也徐廣注則云在南郡枝江縣山海經丹
境與寧國府接界史記楚世家云成王封熊繹于楚居
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
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雒縣與雒水
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

里水經注云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
北悉臨絕澗南枕大江嶮峭壁立楚熊繹始封所都也
地理志以爲吳之丹楊吳楚悠隔藍縷荊山無容遠在
吳境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叢書王應麟詩地理攷
通鑑地理通釋皆主此說然畢竟班氏爲是左傳鄖路
藍縷以啓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蚡冒言僻在荊山
鄖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文指熊繹言鄖引此以
駮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即使藍縷啓山在荊州而熊繹
始封何妨在揚州丹楊乎周成王時吳尚微甚其地狹
小僻在蘇松一隅安知丹楊郡之丹楊非楚境乎志末

總論一段以丹楊爲吳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吳境言之
其實丹楊未必吳始封即得也鶴壽案以丹楊郡爲熊
已見前先生雖欲翻駮徐廣諸家之說苦無實據

三江

揚州三江初學記引漢地理志注云岷江爲大江至九
江爲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今本漢志無此注
引戚宏之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
在益州建寧漏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
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雒縣與雒水
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

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
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
入海也以上二段皆有脫誤今以意改又以汪啟淑刻繫傳勘改爲字按此二說相合
揚慎據此解禹貢指爲徐鉉注說文語考說文無此言
惟黃公紹韻會江字下有徐按云云與此同蓋徐鍇說
文繫傳語本之荊州記者也假如其說則南江在荊與
揚無與且所云中江北江亦與導水不合矣郭璞注山
海經云岷山爲大江所出崞山爲南江所出崞山爲北
江所出即璞江賦所云源二分于崞崞者也山海經又
云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郭

曰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至廣陵郡入海以上所說皆在梁州且其所指俱屬江源若徐錯說本之荆州記者直連入海之處而言與此亦竝非一說而楊氏强合爲一謂禹貢三江當于上流發源處求之三江皆發于蜀不知東爲北江東爲中江皆在彭蠡以下與上源何與乎謂皆注震澤又謬中之謬也鶴壽案先生專講江非是漢地理志云蜀郡湔氏道縣禹貢嶓冢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會稽郡毗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楊州川此即禹貢之北江在今江蘇常州府江陰縣北東至太倉州北入海導漾所謂東爲北江入于海蓋江之經流也志又云丹陽郡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楊州川此即禹貢之中江在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東南曰胥湖至鎮江府溧陽縣南曰永陽江至常州府荆溪縣北曰荆溪又東入太湖導江所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蓋由太湖而入海也志又云丹陽郡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楊州川此即禹貢之南江在今安徽池州府貴池西南東與丹陽湖合至江蘇江寧府高淳縣東南曰永陽江至常州府溧陽縣南曰永陽江至鎮江府丹陽縣東與丹陽湖合至江蘇江寧府高淳縣西東至浙江入海之道已斷乃有取于鄭氏之說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居其中爲中江不知漢未入江不得謂之南江漢入江彭蠡爲湖漢九水所注可謂之九江不可謂之北江彭蠡三江竝見于荆州必不敘于揚州彭蠡即南江必不如此重複三江既入謂入于海豈謂漢與彭蠡之入江哉

震澤

震澤底定蔡傳云震澤太湖也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案前漢志云會稽吳縣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蔡引此而去其郡名且于西字下添南五十里四字非也說禹貢自宜引漢志但宜引原文下始證以今地且宋時蘇州所治即今治到太湖僅三十餘里云五十里者亦非鶴壽案夏官職方氏楊州其澤藪具區其浸五湖謂即震澤也班固謂會稽郡吳縣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職方氏每州藪浸異處楊州不應藪浸同處今案南山經云句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水經沔水注引謝靈運曰浮玉之山句餘縣之東山具區在餘暨句餘山在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南百有十里餘暨故城在今蕭山縣西東西相去幾二百里然則具區在今紹興府北境今山陰縣南三里有鑑湖周三百五十八里意即具區與浮玉山在今紹興府東境古人言北即兼西蓋西北與具區相準望也漢志之說非是

太湖西北承宣歙金陵諸水西南承苕霅諸水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古蘇湖常三州其入海處則松江東江婁江也先七世祖前峯先生諱同祖字繩武明正德辛巳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文集事迹載明史藝文志綱目三編　三江考曰今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吳松江東南分流出白蜆江入急水港達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鍔吳中水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也但澱河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仍合吳松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爲上清江下清江吳松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分爲二一名勦瀼江五里許復合爲

一經崑山南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鍔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也自宋已前未有以劉家港爲古婁江者以之自朱文長始文長吳郡續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爲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爲松江三江之迹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婁江自吳縣東南迤邐而來過崑山東南至嘉定界入海曰吳松江口甚明雖其支流有與劉家河相通者而非江之正道豈遂可指劉河爲婁江哉先生此辨閻氏若璩取之胡氏渭謂東江自澱湖東南出爲谷水逕今浙江嘉興海鹽界出爲澉浦入海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爲東江也由澱湖注青龍江入海者是後來改道非古谷水所經自唐以來築捍海塘起鹽官迄吳淞江一百五十里而東江遂陻未築未詳其說是否

宋書始興王濬傳元嘉二十二年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處處涌溢成災欲從武康紆溪（今德清縣地）開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必無閼滯是歲乙酉上距底定時幾三千年震澤入海之路始塞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交州刺史王弁發吳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蓋亦松江不通故欲于上游分殺其勢也至唐人築五堰遏宣歙之水西北入大江宋則松江壅滯日甚于是策下流者曰先開江尾茭蘆之地曰鑿吳江堤爲木橋千所曰開白蜆安亭二江曰通白茅港（在常熟）及三十六浦（三十六浦在常熟二十四入揚子江在崑山）策上流者曰東壩必不可廢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使北下江陰大江曰決松江千墩金城諸匯開無錫五瀆堰以洩太湖而入于北江曰導海鹽蘆瀝浦以分吳松而入于海歸氏有光謂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治則太湖東下他水不勞餘力矣若欲絕北之有高堰無高堰是無淮揚也無東壩是無蘇常也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去興化泰州高三丈有奇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若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

有淮南數郡縣邪東壩在高淳東南六十里與溧陽分界高淳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鼈則堰與壩可廢乎廢高堰者多出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罪廢東壩者多出壩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鍔之言殊可痛疾此又偏于治上流者也前峯先生太湖考曰古人之治太湖也置五堰于溧陽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使入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苧干瀆于宜興武進之境東抵滆湖北接長塘河西連五堰所以洩長蕩湖之水以入滆湖洩滆湖以入大吳瀆等處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斗門北

下江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皆歸諸江也又以荆溪不能當西來衆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口疏爲百派謂之百瀆而開橫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瀆在宜興者七十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東通震澤者也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三十有四皆所以通經遮脈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諸水之來源若此而所以洩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焉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宣漂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于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

以趨于吳松江以歸大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東南治水之大旨也先生此論實爲持平蓋修築東壩流疏吳淞以達下流二者不可偏廢然達下流尤爲要策昔范文正公守鄉郡上言太湖納數郡之水松江狹塞則湖水無所泄當暑雨時必至爲沴故須先治松江明時夏元吉治水浙西疏劉家港以通海疏白茆港以通海而引太湖諸水入二港以分其勢又疏范家浜至南倉浦口以接黄浦而通泖湖之水呂光洵亦言治水之法當從要害始先治澱山湖築東壩以遏上流昆承三泖等湖次開吳淞江等處引太湖水入陽于海瀆白茆港等處泄昆承之水澱山之水以達于城之水以達于江而支河之浬塞者皆瀹鐵塘等處泄陽湖之水以達于海瀆之深廣使流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門云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元和郡縣志云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爲吳國秦置會稽郡于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即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西爲吳郡孫氏亦肇迹于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朱長文吳興圖經續記封域門云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吳迺爲越而越王未聞居吳也句踐後更六王至無疆更一百四十餘年爲楚

威王所滅取吳故地威王會孫曰考烈王春申君黃歇爲之相乃以吳封春申使其子爲假君晉吳及秦幷其地置會稽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晉宋齊梁陳之閒雖頗割地而郡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三書所言三吳則吳興爲南吳丹陽爲西吳蘇州爲東吳也餘說紛紛皆可不論

閶門

史記律書說八風西方閶闔風淮南天文訓略同蘇州西門名閶門又名金閶本此西方肇啟取門之閒其行則金陸廣微吳地記地名甄甍水名通波城號闔閭臺曰姑蘇隩壤千里是號全吳甄甍未詳通波則陸機吳趨行曰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戢戢飛閣跨通波

勾吳

史記吳泰伯世家太伯奔荆蠻自號勾吳宋忠曰勾吳泰伯始所居地名案今無錫縣梅里卽泰伯所居地號曰勾吳者勾吳故城在梅里平墟泰伯冢亦在梅里聚今吳縣北鶴壽案勾者夷之發聲吳音國之總名泰伯所居之地但名梅里不名勾吳宋忠說非是只可稱泰伯故城不可稱勾吳故城

故吳城有二

舊唐書地志云蘇州春秋時吳都閶閭邑漢爲吳縣隋平陳置蘇州取州西姑蘇山爲名案吳始都不在此元和郡縣志云蘇州吳郡周時爲吳國太伯初置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遷都于此吳地記云泰伯奔吳爲王卒葬梅里至夢壽別築城于平墟西北二里闔閭城周故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史記正義云太伯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太平寰宇記吳郡圖經續記吳郡志竝同梅里之名至今稱之其城址則湮没鶴壽案泰伯居梅里在今江蘇常州府無錫縣東南四十里世本居篇云敦戴居藩籬敦始從勾吳諸樊徙吳敦戴仲雍也藩籬一名餘暨卽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敦姑壽夢也復還故都吳卽今蘇州府治史記正義云諸樊南徙吳至子光築閶門城都之據此則故吳城有三若南徐州記謂昆山縣本秦婁縣北城壽夢所築則不可信越絶書云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水門八閶閭所造也吳郡圖經續記云吳大城周九里二十八里六十步吳小城周十二里二百七十步與其引吳地記胡弗引此也

沈尤村

王鏊姑蘇志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一名卑猶吳越春秋越王葬吳王于秦餘杭卑猶卽此山其下有沈尤邨朱彝尊和韻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詩云瑞魚茶板

近松門夕照雙浮塔影存一入畫圖看便好城居僻似
沈尤邨嘉興楊謙注閶鶴壽案吳地記云餘杭山一名
山者越王使吳王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夫差冢在猶
亭西卑猶位去縣十七里然則餘杭卑猶竝非一山陸
廣微徒見吳越春秋言秦餘杭山卑猶逕以爲一山耳
尤與猶音同字通沈尤村卑猶山竝皆以猶湖而得名
與

嘹城

嘉定本唐崑山縣東境之嘹城鄉宋時嘗掘得唐嘹城
鄉莊府君墓銘見縣志今石已不存矣說文嘹燒穜也
漢律云嘹田菑艸从田翏聲力求切廣韻嘹田不耕火
種也漢建寧四年丹水丞陳宣碑稱宣歷督郵主簿除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　卷五十
項都經營水利溉田三十餘頃嘹民胡訪等欲報靡由
乃伐石建碑宋孝武十四王豫章王子尚傳鄧縣多嘹
田唐何超晉書音義云通溝溉田爲嘹則嘹民即耕民
耳吳君高越紐錄云吳北野曷櫟東所舍大嘹者吳王
田也去縣八十里吳北野胥主嘹者吳王女胥主由也
去縣八十里楊儀送許洞歸吳中詩云洞庭霜橘嘹田
粟吳之有嘹田其來久矣但越紐所云二處嘹田皆吳
之北野我邑在吳東未可即以爲吾邑嘹城也鶴壽案越紐錄即越絕書也本書已明言嘹田在吳縣北八十里嘹城鄉遠在吳縣之東一百三十餘里兩處毫不相涉

申浦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　卷五十
顧清松江府志云黃浦在郡南境即古之東江禹貢三
江之一也戰國時楚黃歇鑿其支流後與江合土人
相傳稱爲黃浦又以歇故或稱春申浦案新唐書韓滉
傳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申
浦之名其來久矣但以爲即古東江則非以爲禹貢三
江之一九非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人一

三皇五帝

史記首紀五帝其前不敘而司馬貞補史記自序云司馬公盡美矣有未盡善者蓋先史之未備成學之深疑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其補紀列太皞庖犧氏即宓犧氏女媧氏即女希氏炎帝神農氏即烈山氏亦名厲山氏愚謂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康成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司馬貞所說三皇大略從鄭康成亦確且既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則其下正可接史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此五帝與大戴禮五帝德篇夫子所說五帝合史記本謂略故不敘三皇貞之所補誠有理周易繫辭述庖犧畫卦等事次言庖犧氏沒神農氏作雖文相承不妨中有女媧次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不言顓頊帝嚳亦不妨有此二帝末言上古穴居後世聖人易以宮室虞翻曰後世聖人謂黃帝若然則上古

傳道之三皇之事渺矣百家傳記無所復信必以列之則當以見于經典者爲正班彪言定哀之閒魯君子左邱明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諸矣卿大夫號謚世本十五篇首曰三皇世系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也次曰五帝世系則少皞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也易繫辭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神農氏作春秋文十八年季孫行父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昭十七年郯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即世本所據以爲三皇五帝者也皇何以有三帝何以有五以三墳五典知之也偽孔傳謂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其所敘三皇五帝實本于經典豈得以其出自王肅僞造而必欲斥之哉曰郯子所述太皞炎帝黃帝少昊之外尚有共工氏何以不數曰共工伯之內劉歆三統稽世經云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稽之于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炮犧氏繼天而王德始于木共工氏伯九域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閒非其序也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爲炎帝黃帝氏火生

上故爲土德少昊帝土生金故爲金德顓頊帝
故爲水德帝嚳水生木故爲木德唐帝木生火故爲火
德虞帝火生土故爲土德由此觀之則三皇五帝之無
共工而有少昊明矣史記不紀三皇者以其荒遠無稽
故據據大戴禮記五帝德篇而紀五帝但五帝德原文
不又少昊史公見世本所載黃帝之下尚有少昊故于
黃帝紀之末帶敘之張守節謂太史公依世本以黃帝
顓頊帝嚳唐虞爲五帝而孫氏注世本以伏犧神農黃
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孫氏者孫檢也
然據昭十七年傳疏云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
少昊帝本有少昊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然則世本所敘五
帝非出自孫檢之注張守節殆失照耳司
馬貞欲補紀三皇豈不知黃帝在三皇中因太史公既
列之于五帝則不得不于庖犧神農之外別尊一皇以
一則明堂位各節皆以時世爲先後此飾敘女媧于垂
叔之下則未必是三皇時人二則伏羲神農制作多端
又注見禮記明堂位注云女媧三皇亦宓羲者以爲此
是鄭說確不可易其實以女媧爲三皇之一此乃非也
女媧則除御笠簧一無所見卽鍊石補天亦是寓言三
則說文言女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安有開闢之
初卽是婦人爲帝王者度不過如姜嫄簡狄之類耳故
謙周以遂人爲皇若以女媧爲皇則
斷不可緯書獨鄭康成司馬貞遵而用之可
謂無識然則補紀三皇當仍列黃帝乎曰風俗通謂
皇戲皇農皇白虎通謂伏犧神農祝融太史公既列
帝于五帝則三皇當補以遂人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
伏犧以前者也若祝融則係顓頊之子不得列于三皇
或又疑黃帝既爲三皇而五帝德篇以黃帝居首豈夫
信漆園叟之言繼以柏皇中央粟陸驪連春秋緯之說
子之言亦諺與曰不獨黃帝可以當五帝卽太皞炎帝
亦可以當五帝何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
若胡宏皇王大紀以盤古氏爲始陳
桱通鑑續編因之更僞鄙不堪矣

五帝夏殷及周初皆無年

三代世表兼敘五帝之世直至周厲王皆有世無年共
和庚申以後周紀方有年數表則改世表爲年表三代
世表敘首言孔子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詳序尚

鄭康成說三皇五帝見所注尚書中候敕省圖文據春
從世本
可也

書則無年月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乖異夫子弗論次豈虛哉說詳尚書後案顧命篇攷周公居攝成王在位年數鄭康成與劉歆不合一條鶴壽案顧命四月哉生魄鄭注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先生績其下云至此三十年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于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漢律林志載劉歆三統秝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爲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劉歆三統秝以丁巳爲秝元二月庚戌朔十五日乾鑿度以甲寅爲秝元劉歆不合遂信手駁之今案不獨此一條鄭康成注尚書所推年月皆據易緯乾鑿度云文王受命入甲寅者截然不同三統秝遠勝于乾鑿度戴氏震亭曰甲寅元周秝也乾鑿度云文王受命入甲寅元年秝戌午部二十九歲故鄭注尚書謂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是克殷至春秋止三百四十八年而三統秝世經稱積四百歲夫易緯與三統皆有數可推指之以經文日月爲據武成召誥顧命畢命四篇劉歆所已推據此則餘其可知矣推易緯之積年當用甲寅元秝推三統之積年當用丁巳元秝武王克商周秝入戊午部四十七歲大餘三十三天正辛卯朔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四月己丑朔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壬辰旁生霸越六日庚戌也殷秝入戊午部僅四十二歲大餘三十二天正庚寅朔辛卯校一日耳而歲無閏月則四月戊午朔庚戌已在後月中矣周公攝政七年周秝入戊午部六十歲大餘四十七二月乙亥潮三月甲辰朔故召誥云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惟三月丙午朏也殷秝入戊午部五十五歲大餘十七二月甲辰朔望後六日非乙未三月甲戌朔乃丙子成王三十年周秝入丁酉部十四歲大餘四十四月庚戌朔世經云十五日甲子哉生霸顧命以爲成王沈沫之日也殷秝入丁酉部九歲大餘十四是年周秝閏餘十五閏在七月後殷秝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故殷秝四月己酉朔甲子則望後日也所以止校一日者閏有先後使然康三十二年周秝入丁酉部二十六歲大餘五六月己巳朔畢命云庚午朏此一日慤然入丁酉部二十六歲大餘五六月己巳朔畢命云庚午朏此戊朔庚午爲後月之朏矣秝各有元年亦異據經以攷二秝周則皆合殷則皆違是非月日有誤而積年之誤也歲星有超辰則太歲跳而俱超謂之龍度天門此法作于上古掌于周官東漢人不知僅以爲六十年周命歲縯書見建武改元歲在乙酉用以爲推魯隱公元年謂之己未又上三百四十八年而得辛未遂指爲武王伐紂之年不知辛未尚在其前五十二年也三統則以隱公元年爲甲寅歷四百歲而超三次得周初辛未之歲攷諸內外傳皆合先生以其不合鄭說而漫駁之何哉

鄭康成詩譜序云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正義曰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自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莊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桓公友初封于鄭是年厲王死于彘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本紀共和十四年爲犬戎所殺宣王即位四十二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詩譜疏引年表說共和元年諸侯脫去楚熊勇之七年燕惠侯之二十四年吳之君尚闕無攷亦宜一見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徐廣曰自共和元

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則歷歷分明矣凡一切謬妄詳著上世帝王年數辨見十七史商榷左傳王孫滿語周易乾鑿度及孟子說夏商周殷國之年則皆約略言之不可執泥

八元八愷

文十八年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注高陽帝顓頊號八人其苗裔蒼舒等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皋陶字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注云高辛帝嚳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等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疏云春秋命秝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故略言其苗裔耳六年傳臧文仲聞六蘩滅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知庭堅皋陶為一人其餘則不知誰為禹誰為益故云之倫之屬不敢斥言此經服虔注已亾僅存一句云蒼舒等八人禹垂之屬也鄭康成尚書注亾者多欲攷群臣與元愷離合僅存一句云契在八元中祇可依杜孔為說然杜以蒼舒等為垂益禹皋陶之倫而且以益先皋陶杜不信史記故也史記秦本紀秦始于皋陶生伯益父子佐舜有功列女傳皋于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唐宗室世系表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為堯大理生伯益列女傳唐書皆本史記水經注百鍾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弟二子伯益者也杜注孔疏皆不能以舜臣分配元愷而此碑直以益為隤敳且言是高陽子左傳本以隤敳敘列八愷之弟二在庭堅前采爾則非皋陶子矣鶴壽案傳稱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注疏言禹作司空平水土契作司徒敷五教故知禹在八愷之中契在八元之中然禹契之字無從而攷太史公但言禹名文命故疏言不知八愷八元之中何者是契也禹為顓頊六世孫見漢律秝志

稷契為帝嚳之苗裔見大戴禮帝繫姓若垂為顓頊朱虎熊羆為帝嚳後則未之前聞據百家將軍碑及左傳伯益皋陶並非父子史記秦本紀云帝顓頊之苗裔曰女修元鳥隕卵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柏翳柏伯字同翳益聲轉即尚書太史公並未言大業即皋陶其以伯益為皋陶之子益始于列女傳而張守節正義引之然則謂伯益為高陽之後可信也謂伯益為皋陶之子未可信也至唐宗室世系表謂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為堯大理生益則更大誤女華為大業所取少典氏女耳張守節謂大業卽皋陶而表以女華為大業之子皋陶為大業之孫忽然增出兩代世系表出自人家宗譜大概鑿空無據前有無識之鄭樵取以入通志今先生又云列女傳唐書皆本史記胡弗觀史記原文耶

后稷見棄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姜原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忼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數此禮意之至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祀故事天之後能事天也次帝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氣化生人以後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異人之迹出於天地之間而人不知也必有大人感而生子然後知天之氣化有以接之而生也故謂之神耳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也以其祖配之而祭於圜丘謂之禘祭祀以配天也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此皆以人道而生子乃事之至常之理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鄭志荅趙商同張融從之其履跡感生之事見河圖及詩含神霧鄭荅趙商同張融從之其履跡感生之事見河圖及中候稷起苗興諸篇齊魯韓詩春秋公羊說同鄭元用以箋詩王基馬昭孫毓竝以爲然而毛萇馬融許慎王肅皆不信其說愚謂此雖近似荒誕然后稷生而見棄一切譎說多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幸而不傳今存者尚有沒家紀年夏末一條云自禹至桀十七世二句與集解所引同小字注云

閟宮以祀姜嫄矣斯作頌首美姜嫄之德使后稷無感生之事周督何爲特立姜嫄廟乎鶴壽案周本紀所述于生民詩載東原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辭徒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耳后稷見棄之事悉本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此禮意之至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祀故事天之後能事天也次帝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氣化生人以後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異人之迹出於天地之間而人不知也必有大人感而生子然後知天之氣化有以接之而生也故謂之神耳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也以其祖配之而祭於圜丘謂之禘祭祀以配天也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此皆以人道而生子乃事之至常之理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鄭氏謂姜嫄之

起壬子終壬戌夏紀集解十七君十四世當卽紀年文
俗張遂辰刻本十七之下世之上脫君十四字有王
二句及每君皆有年數小字注甲子皆謚妄造夏紀亦
崩下集解引謚曰年百歲則俗刻紀年脫亦謚妄造殷
紀湯崩下集解引謚曰湯卽位十七年踐天子位爲天
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俗刻紀年脫以逐年細數校之
十三年當爲十二年謚意以禹湯皆聖人故皆以百歲
歸之殷比夏更詳每君各爲製一名如外丙名勝仲壬
名庸之類此等直如戲劇小說更怪殷末一條總說湯
至紂君數年數與集解所引正同辨見十七史商榷鄒
壽祺

案竹書紀年今無原本固不可信若帝王世紀所載夏
殷之世數年數大約各有所據俗本紀年或係裒集其
文亦未可知其與殷代每君名字卽謚所增入亦非盡無
憑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殷整甲徙宅西河此非河亶甲
名整之一證乎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韓詩內傳云湯
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此非湯在位十三年之一
證乎一君之名有本而每君之名皆妄造一君之年有
本而每君之年皆妄造恐未必然況史記三代世表云
從禹至桀十七世與此同漢律移徙法云夏后氏繼世
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世繼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夏之歷年竹書雖不同而世紀之同不同今
不甚相懸殷之歷年竹書雖不同而皆以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竹書與世紀正
無從改先生據以爲元晏妄造過矣

外丙仲壬

殷道弟及與周不同故傳世三十立弟者十三孟子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注太丁未立而
卒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後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
仍殷家法也趙注本之殷本紀原無可疑朱子綴以程
子說謂其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
之但丙兄壬弟何以兄二歲弟反四歲乎

太甲元年十二月

古文伊訓已丘班氏律秝志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太甲元年十
二月朔冬至祀上帝爲越弗行事僞古文掇爲湯崩踰
月卽位因以陳訓謬甚說詳尚書後辨蔡沈謂泰建亥
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
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
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
月十一月繼書七月九月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
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
朔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
月則正朔改而月朔不改明矣蔡此說尤非顧氏日知
錄云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
太初正秝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
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

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云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又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云案秝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于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夫以七月爲十月正足爲秦人改月之證矣顧氏此二條本顧師古劉攽注以明秦漢之初本改時月司馬遷班固生武帝正秝之後本太初秝而追改前之時月以記事其言信而有徵蔡氏取蘇氏東坡書傳及胡安國春秋傳春秋春王正月左傳云周正月杜預云古周以別夏殷伊川程子忽翻其案創爲假天時以立義之說胡安國遂據伊訓以爲商不改月據秦漢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以爲秦漢不改時因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此其謬正與蘇氏同而蔡兩承其誤也蔡所據者周建子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夫書傳所載三正錯舉甚多豈足證不改月乎既知蔡不改月之誤不得不用孔崩年改元之說而二說皆不可通于是顧氏曰知錄又云元

祀者太甲元年十二月建子之月蓋湯崩太甲不繼湯別有辨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祠于先王奉王見厥祖祔湯于廟也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爲王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商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此別自立說竟以今伊訓爲眞書矣惟閻氏云至朔同日以祖配上帝而作訓方爲定論鶴壽案史記三代世表殷湯下有帝外丙帝仲壬二代然後繼之以帝太甲則太甲之年不與湯相接也太甲元年有仲壬之服殷正建丑十二月朔旦冬至故越弗祀先王閻氏據劉歆說以駁僞古文以爲與湯崩無涉省卻改元不改月

許多閉話善矣但僞古文亦因劉歆而誤三統秝云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後爲成湯方即世之時爲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作僞書者但見太甲元年與成湯即世連文而不知太甲之年不與湯相接故有踰月即位等說耳

三統秝誕資有牧方明一句爲僞作者刪去然此乃劉歆所引眞古文歆以方明爲冬至郊天汲郡古文曰太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祭祀大典惜其書不傳周因殷禮故儀禮觀禮有方明說詳堯典禮于六宗○鶴壽案觀禮諸侯觀天子爲壇十有二等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盡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

臣扈

尚書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傳曰大戊大甲之孫疏曰史記殷本紀云大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大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爲大甲之孫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不得至大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疏以臣扈不得至大戊仍在者大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等凡九君矣竹書紀年湯爲天子至大戊元年凡八十四年竹書出于汲晉不足信但臣扈至大戊歷九君自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非也蘇氏軾云湯初已有臣扈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大甲立大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大戊臣扈猶在陳氏經云湯至大戊百三十年必二臣名同也攷史記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年竹書紀年起自黃帝已覺荒誕宋儒邵雍金履祥輩又不用竹書公然編年不知何據即如此條竹書大甲享國十二年而蘇云三十二年竹書湯至大戊八十四年而陳云百三十年宋儒習慣說

說良可怪駭鵬壽崇子夏生于魯定公三年至魏文侯二十五年受經已百有八歲矣百餘歲人上世常有商之歷年累如竹書紀年所載則大戊時之臣扈即是成湯時之臣扈無可疑者但先生既以紀年爲僞書則先生之說亦不足據

高宗肜日

高宗武丁也敘以爲高宗祭成湯有雉異而祖己訓王伏生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此說與敘同然以二說及

經文攷之雖書應當作于高宗之世要亦未有明文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己既訓武丁以雉雊宜修政其後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據此則是訓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武丁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爲無理然其與敘合否未詳以備一解可也金氏履祥鄒氏季友劉氏三吾等則直以爲祖庚肜祭高宗祖己訓祖庚而作此既非經文小序大傳之說又非史記之說乃鑿空杜誤者也閻氏若璩從金氏履祥說謂序爲誤并訾說命黷于祭

祀爲僞誤古文者據誤解以爲實事非也夫武丁豐肥而致維異相傳久矣幾千年下忽有金氏輩出移而屬之祖庚憑臆妄造豪無據依雖武丁賢君不妨曲爲回護而實使祖庚蒙不白之寃僞誤古文者生于魏晉安知後世有金氏輩欲翻此案而先不信敘說乎如此立論豈足服僞誤者之心哉

祖甲

尚書無逸祖甲饗國三十有三年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王云祖甲湯孫太甲也案鄭說本馬融蓋因國語稱帝甲亂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云者因其先後次弟而枚舉之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祖有功宗有德攷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王義足徵其妄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湯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孔傳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爲一彼僞文固不足信此云太甲爲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案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年舊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年朱子以爲僞書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何疑乎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

周自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稱元年七年而崩武王承文王年數不改元十一年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太誓上篇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云云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以東伐紂滅之太誓中下篇曰十三年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云云是也宋歐陽子著論駁之扶持名教之意甚切攷劉知幾史通中有一條云書曰文王受命稱王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卽春秋吳楚僭號而陵天子也服事之道理不如斯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易緯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鄭康成信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成大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據此是追王爲王何得文王自稱王也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載梁肅西伯受命稱王議大旨亦同然則扶持名教之意豈待宋儒始見及此特恐非事實耳宋儒之說以爲改元稱王之是非但當問彼天命之絶與不絶其說以爲一日之閒天命已絶則爲獨夫天命未絶猶是君臣改元是兩君竝立也觀兵

是以臣脅君也程子張子皆主此論但天命之絶與不絶于何驗之天既無言聖人當日亦可爲卽爲耳服事止敬自是初年之事若以文王受命爲不可則將何以處武王武王于紂親誅其身滅其國代其位謂是天命已絶故不妨爲此則文王時紂天命未絶于何驗之也朱子云有心要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太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朱子此言精絶凡抱聖經而講解之者孰不欲防護名教推其防護名教之心直欲使終古一君而後快無如其非事實也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天討有罪亦不可違自操懿以下成假禪讓以行篡逆不如用兵者之光明矣湯武放伐尚無傷于名教文王改元又何害于名教而必改易事實爲之曲諱乎朱子語類云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卻有一箇痕瑕或推太誓諸篇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又云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世楷堂藏板

發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爲未卽位之前便書爲王且如太祖未卽位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安得便稱帝邪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闕史記之誤果是否曰是皆不可曉昨日得鞏仲至書潘昌叔託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因兵火失了今少有人收得史記皆本此爲之又云歐公泰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武成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裏便難會不若只兩存之合諸條觀之則朱子不以文王稱王爲非但誤信晚出武成九年之說耳汲郡古文云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跳出武成所據然特從專征伐數起故有九年遡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九年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亦謂受專征伐之命且王在靈囿王在沼是實舉當日民呼文王爲王之事中庸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明文王已稱王矣鶴壽案君臣者名教之大防也紂在一日則文王必盡一日臣子之禮若使紂在而卽位亦不至此故必俟于禪讓武王卽位之初亦恪守臣節不得已而伐紂奉天討也天何嘗諄諄然命武王討紂天虐民有必誅之理武王起而誅之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今日誅紂明日稱王此乃一定之理安有紂在而卽自稱爲王者哉凡詩書于伐紂之前者皆後來所追改耳詩稱文王受命乃是周公推本之詞卽文王之民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則有之而靈臺之詩必作于後來若使作于當時則必曰君在

靈囿君在靈沼也文王亦係克商之後追王故周書世俘解云辛亥王格于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中庸文不具耳朱子據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二語疑文王已改元稱王不知此乃僞書襲用舊文而誤者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鄗召太子發王者史官追稱受命非謂受天命也而僞書誤以爲大統肇基王迹傳曰泰山隧傳曰泰山有事大事此武王既定天下後巡守于岱禋祀之詞也而僞書誤以爲初伐紂時橫渠張子曰此書則不容緩一日之閒天命未絶則是君臣旨哉斯言茂以加矣試觀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興則知伐紂以前斷無稱王之事總之武王伐紂無非常理所當然也文王改元大傷名教理所不當然也先生既知武成爲僞書而猶謂文王受命稱王改元不亦謬乎

武王伐紂之年

武王伐紂之年余于尚書後案據國語伶州鳩之言推得是年太歲在辛未但史記甲子紀年始共和其前無之則伐紂之年不的知也竹書紀年殷末小字夾注云起癸亥終戊寅則以明年己卯爲武王伐紂之年宋元明人皆從之然不足信辨詳十七史商榷武王伐紂的係辛未但此不過從後之年逆推以上而得而秝家有超辰之法六十年超過一辰又名龍度天門則卽謂之已卯亦可

鶴壽齋四萬二千劉歆三統秝云上元至伐紂之歲十一百九歲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以下所推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第七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至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鼈之首無一不與伶州鳩之言合夫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在辛未劉歆已言之何待二十二據四部叢刊以推之邪

詩文王疏亦云文王受命十三年爲太歲在地與歲星在天恒相應太歲一歲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先生謂六十年超過一辰誤矣超辰之法東漢始廢由周初訖西漢當超八辰注竹書者但以六十甲子迎推之卻差八算故謂伐紂之年爲己卯也

先王建后稷數

僞武成先王建邦啓土云云傳以先王爲后稷閟若璩謂伶州鳩曰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厎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卽金縢所云太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太王肇基王迹等語似當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爲先王何也果爾是宣然則公劉亦不宜及矣但后稷稱先王不但周語有昔我先王世后稷之語周禮春官司服享先王則毳冕享先公則鷩冕序先王于公之上王蓋后稷守祧守先王先公之祧序先王于公之上王亦后稷是后稷正當爲先王也

世數未足盡信何況其年

共和以前卽其世數未足盡信何況其年周語靈王二十二年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韋昭曰十五王謂后稷不窋

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除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太
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據本紀世表
稷契爲親兄弟雖稷母姜嫄無人道而生稷然二人固
皆爲帝嚳之子且姜嫄乃嚳元妃而契母簡狄係次妃
稷之年必不甚少于契乃殷紀自契至湯父子相繼凡
十四世自湯至紂除弟及者十四王外父子相繼凡十
七世通計契至紂凡三十世若周紀稷至文王父子相
繼惟十五世文王與紂同時也約計夏殷之歷年舉其
成數夏四百殷六百實不止此千餘年中只傳十五代
則必每代皆七十歲生子然後可也稷契兄弟二人契

之後傳世雖不爲密然尚可而稷若此之稀疏有此理
乎周語又云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我先王不
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不務我先王不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世后稷者世爲后稷之
官也稷之子孫自唐虞以至夏衰四百餘年不知凡傳
幾何世不密本非后稷子只因竄居戎狄盡亡其世次
名號後人遂以不密即稷子耳周本紀后稷卒子不密
立索隱曰譙周案國語以爲是失其代數也若不密親
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義曰
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

乃可充其數以理而推實難據信

用甲子紀年六國以下仍不用

年表于共和元年書一庚申而其五年恰逢甲子自此
以後每十年一書甲子下則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
六十年一周甲子干支曰名也而子長掫用以紀年古
所未有卻甚便安歲名月名自在爾雅曰之干支自在
說文借曰紀歲有何不可通鑑用歲名誠不苟卻不必
拘史記只十二諸侯一篇用甲子紀年其餘六國以下
仍不用但書各君在位年數其意以爲前已見則此下
自可按年而得也鶴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上一格
所書庚申甲子之類皆徐廣注何以

知之敬王四十三年載徐廣曰歲在甲子六國年表定
王元年載徐廣曰癸酉以此知之錢竹汀曰太史公以
太陰紀年故命太初元年爲閼逢攝提格依此上
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則庚申爲徐廣注又何疑焉

蛾術編卷五十一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迮鶴壽參校

說人二

成王多得周公屬黨

周公欲居攝三叔流言乃避居東都等事已見尚書後案歐陽永叔詩本義云鴟鴞篇見于書金縢最可據而鄭箋與金縢特異于繹鄭箋與金縢正相合也歐云鄭謂武王崩成王卽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不通一也予案鄭原謂周公于武王崩免喪後欲攝政故管蔡流言竝非成王在諒陰中周公以冢宰聽政而流言歐何以斥鄭也又云鄭謂二叔流言周公避居東二年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不能臨政耳若已能君臨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不通二也予案王得金縢之書感風雷之變方且大悔而迎周公何奪之有歐何以斥鄭也金縢我之弗辟鄭讀辟爲避謂避居東都僞孔解爲法謂欲殺管蔡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孔謂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鄭謂公避居東都成王多得周公屬爲卽商在非也商奄乃武庚之與國周公何故棄其官位而投身于必死之地乎其說斷不可信馬融之說今已無傳鄭康成謂

說詩各家卽有從辟爲避者朱子荅董銖似亦讀避見鄭氏品藻條內其于

罪人斯得亦僅解爲居東既久徧加訪察始知流言出于管蔡若云成王得公屬黨誅之則無肯信者王肅已詆鄭氏橫造此言見毛詩疏予後案搜得干寶周易注以證鄭義今又得無逸篇周公戒成王云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由此觀之成王性質剛猛少時必有誅殺無罪事此正可

爲多得周公屬黨而誅之之切證鶴壽案書金縢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偽孔傳云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先王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案說文云辟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辟其字從井則辟之

爲法明矣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武王崩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矦二年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則居東之爲東征又明矣列子楊朱篇云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證以史記周本紀管蔡世家宋微子世家三篇乃知流言東征只在兩年之中王肅曰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其言最爲明了所謂東者蓋近紂都之地非東都也獨馬融鄭康成則音辟爲避而云逆居東都其說亦有所本史記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當國管叔及羣弟流言周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于是卒相成王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此以流言畔遂爲兩事然但讀辟爲避而無避居東都之說墨子耕柱篇云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鮮三公東處于商蓋東夷國名亦見韓非子或以爲卽商在非也商

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避居東都五年秋乃反而居攝見于詩豳風譜鴟鴞及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所引諸條大略相同其謂罪人周公出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又謂周公之屬黨與知攝政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又謂周公之屬黨與知攝政者豈同後世姦臣聯結黨與者如謂屬黨而誅之此則大謬周公聖人也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而誅之此則大謬周公聖人也言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在諒闇三年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法于成王無所誅殺故康言成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法于君臣長幼之義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荀肆惡言詿誤百姓相率埳陷天下而三分以濟其姦周公秉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出傷丞基之將墜憂四方之不安恭行天罰以執有罪是誠不得已者也洎夫管叔既出此二年中宮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哉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宮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哉夫以遜于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豈不為之寒心哉即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釋萬乘之國而為匹聲有哀鳥斯其仁至義盡者矣如鄭所言流言一至公

康誥

蔡傳云書序以康誥為成王書今詳本篇康叔成王叔

父不應以弟稱之或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無一語及武王何邪或謂寡兄昭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者自謙之詞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乎或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當作受命之時年已九十安有同母弟尚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汲冢周書逸周書冠以汲冢非是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衛

之故都地近洛邑先命賢母弟以鎮撫之至五年既營成周于洛六年方制禮作樂七年方復辟致政故大傳文是營洛事本不在七年詰康叔時本未營洛蔡傳從蘇說遂以三月爲攝政七年之三月大謬至篇中不及營洛事者此時不過謀度之而已其意重在和會四方諸侯以觀其心意非專爲康叔一人而作故鄭以王若曰爲總告諸侯康誥之首先敘將營洛邑之事梓材之末又復總結三篇之意自爲首尾篇中誥康叔處不必及營洛也又金氏履祥謂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之語及蔔後之事與咸勤誥洛治之事不合不可以此冠洛誥蘇說可謂妄矣然以爲成王時書如故也至朱子改爲武王書蔡傳從之語類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卻甚正此誥第述文王不曾說與他人言皆不合書序誠有可疑康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中有錯說處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爲成王時事朱子之說本于吳棫書裨傳胡宏皇王大紀但語類徐彥章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荅云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乎廣所記一條問若以康誥爲武王書則在武庚未叛前矣荅云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彥章與廣所駁甚是而荅語殘于窮而遯矣定四年傳祝佗言周公命康叔以康誥而封于殷虛佗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誤倣三十一年傳甯武子述成王周公之命康叔又安得誤知書序不可駁也鶴壽案據康誥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侯者侯之長也朕者武王自稱也封者康叔之名也若在成王時豈有稱叔父爲弟者豈有呼叔父之名者則書序之說斷不可信但書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且與祝佗之言相合然則康誥所謂惟乃丕顯考文王乃寡兄昭諸語其將何以解之今案周公攝政七年其時所有訓誥或有代成王言者或有代武王言者大誥篇稱王若曰此周公代成王之辭故其下云洪惟我幼沖人又云寧王遺我大寶龜寧王武王也又云乃寧考前寧人康誥篇稱王若曰此周公代武王之辭故直呼之曰小子封而其下但言文王丈考絶無一言及于武王丈書者不知此義徒見康誥作于成王之世而有孟侯之稱乃曰天子年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夫孟爲庶長之稱侯乃五等之爵而以目元良且斷以歲數豈非委巷之無稽俗師之鄙背叅何以其本于伏生書傳而遂信之吕氏春秋正名篇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寧侯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年十八之云乎明乎此則朕弟寡兄俱得其解矣至康叔受封固在滅武庚後然使武王欲封康叔則商畿千里封武庚外何難再封康叔要知管叔封于管城在中牟蔡叔封于蔡城在山陽霍叔封于霍邑在永安其爲三監特監于武庚之國非受封于其地也此何足以難朱子邪

多士三月

多士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鄭以爲成王元年三月者成王卽政元年卽周公致政明年也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頊

民事已具故此撫安之閒若璩謂此三月卽康誥之三月非是

先作洛後遷殷

周公先作洛邑後遷殷民惟蔡沈獨改爲先遷殷後作洛多士蔡傳云周公黜殷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安得舍近而役遠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蔡蓋本諸吳棫不但鑿空無據且遷國大事頑民又不靖之徒非可輕動當

洛邑未作爾邑爾居尚無位置之處安得遽遷也閻若璩曰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卽紂都衛州則治于汲縣乃殷牧野地當云在今衛輝西方確玉宋西京本隋大業元年楊素所築者地正周之王城與東漢魏晉及後魏都周之下都者不同蔡云洛邑今西京確甚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蔡傳云成周既成成王卽政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在作洛之前矣愚謂遷國大事也非一朝夕可就

逸周書作雒解言周公攻殷大震潰卽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晁注云賢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其下言封康叔又其下言作雒又其下然後言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

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此篇所紀事迹粲然有序蓋當武庚叛時殷獻民必有倡言興復者事定而遠遷之此固在作洛前矣然未盡遷也洛邑未作庶殷田宅無可位置安能盡遷據大傳謂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四方攻位示以力役猶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若如蔡沈說未作洛殷民已盡遷則攻位丕作之庶殷皆近在成周舉步卽至何以見四方民大和會何以爲太平而禮樂可作邪然則多士言宅爾宅爾田皆在制郊甸都鄙之後甚明至此經所云五祀鄭注已亾僞傳以爲設言亦未可信蔡沈妄援以證先遷殷後作洛之說又誤信商奄眞有再叛再征事眞謂多方是成王卽政後書皆非也鶴壽案獻民卽頑民也在殷爲頑民爲二項則二獻民在周爲頑民不可分作二項周公攻殷在攝政之五年若分獻民頑民二年營洛在攝政之五年若分獻民頑民爲二項則二年但將獻民遷于成周之地使近王化而頑民仍留殷地及至三年之後頑民皆安居樂業于故土矣忽然營洛而遷之無乃多事乎至謂不靖之徒非可輕動當洛邑未作爾邑爾居尚無位置之處此言尤謬頑民不過頑梗不馴非必如三苗之負固不服所謂營洛者營其城郭宮室耳豈幷民居而亦營之乎洛陽卽詩之周南本是美邑若謂營洛專爲位置頑民豈頑民未遷以前盡是墳土乎且多方明言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從周公攻殷之年數至營洛之後正五祀矣然則獻民卽是頑民先遷殷民後作洛邑蔡氏之言信矣攻位之民也不可幷作一項多士多頑民也和會之民四方之民也不可幷作一項多士多方所謂宅邑攻田是從作雒後撫安之辭兼二者在內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四方之來歸者時時有之非僅以處頑民也

王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洛誥王曰予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注成王前春亦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云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業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誥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

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辟于洛幷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爲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若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是時王與公皆已自洛還鎬至冬始復至洛故上文疏謂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西都所誥此最明析蔡謂此篇王與公往復之語皆在洛邑已屬無據

又以卽辟于周之周爲鎬京解云周公本欲成王遷都洛邑成王不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周妄誕極矣是時天下甫定周公遠議遷都不知何爲且成王不欲廢祖宗之舊周公何遂欲廢祖宗之舊哉乃因此以命公後爲留守謂成王欲歸鎬京留周公治洛其說刱于史浩朱子深嘆其妙而蔡氏從之遂以篇末誕保七年爲留後治洛七年而薨據二三千年後臆見白誤出二三千年前事實其妄可駁又謂費誓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之時則營洛旣成之時伯禽就國久矣以此證命公後非命伯禽不知書

序言淮夷徐戎之叛非一旣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政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又言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然則伯禽就封之後淮夷徐戎來侵而東郊不開此事正在營洛以後甚遠厥後宣王猶征淮夷則淮夷始終未絕也豈必一見于周公東征之時而其後遂保其必無猖獗之事耶鶡冠案洛誥爲周公攝政七年事劉歆三統秝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伴奭于魯之歲也據此知命公後爲封伯禽無可疑者但洛邑新作豈竟無人留守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偽傳云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書序又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觀此則似

周公留守于前其子君陳繼之于後洛邑必有留守之人蔡氏之說不爲無因

周公居攝七年

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馬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說詳後案漢五行志霍光比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此兩漢古義至唐不變誕保七年孔鄭異說然皆以爲攝政之年從無以爲留洛之年者蔡沈援吳氏說疑即吳棫謂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陳師凱作蔡傳宗通申之云周公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七年共十四年

此等鑿空妄造眞不足辨逸書亳姑序云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然則周公告老在豐其非薨于洛明甚鶴壽案攝政之年豈有定數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無事故遂致政假使天下未平公必再攝幾年鄭謂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眞乃曲說

在新邑烝祭又告文王廟封伯禽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十月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又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案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爲孟冬是首時也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是七年事歆誤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于中閏

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秝歸餘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歆以爲閏九月非也若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之至七年十二月幾丙午朏推至七年三月閏月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蓋惟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僞傳及疏皆非也

鶴壽案三統秝周公攝政七年入百零四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六十七正月乙巳朔大餘五十一小餘二十九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二十一日乙未召誥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是也大餘二十一小餘七

十一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越
大餘十六小餘十六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洛誥戊辰晦
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是也其明年爲成王元年大餘四十五
小餘五十九正月己巳朔鄭康成從伏生之說以作召
誥在攝政五年而減武王在位二年加成王服喪三年
周公居東二年至明年爲攝政元年攝政五年入戊午
部五十五歲鄭謂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蓋破經從
秝也天正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以三月爲二月則丙
午朏蓋劉歆所用者周秝以丁巳爲元鄭康成所用者
殷秝以甲寅爲元易緯攝政七年元餘五百十歲入戊
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閏三月大餘十七正月乙
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欲改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但
攝政之前加居東二年以此爲五年并非易緯之說矣
以洛誥作于後二年則其年閏餘十二十二月丁巳朔
閏月丙戌朔後三年正月丙辰朔戊辰十二月十二日
以爲祭日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
閒而別歲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中隔一二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後周
秝一日祭歲亦只一事也

閒若璩謂召誥洛誥二篇月日皆用周正召誥惟二月
既望越六日乙未據傳疏以周正計之是年二月小乙
亥朔十五日望爲己丑十六日既望爲庚寅越六日乙
未是二月廿一日下文三月丙午朏是初三日則三月
大甲辰朔越三日戊申是初五日越三日庚戌是初七
日越五日甲寅是十一日若翼日乙卯是十二日越三
日丁巳是十四日越翼日戊午是十五日越七日甲子
是廿一日洛誥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云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正三月十二日事其朏合
如此從此數之四月小甲戌朔五月大癸卯朔六月小
癸酉朔七月大壬寅朔八月小壬申朔九月大辛丑朔
閏九月小辛未朔十月大庚子朔十一月小庚午朔十
二月大己亥朔計至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卽洛誥所
云戊辰王在新邑是也總而計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
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共一年閒此條皆從劉歆不合
于伏鄭又不合古秝法鶴壽案推三統之積年用丁巳
元推易緯之積年用甲寅元劉歆以周秝求周年鄭康成以殷秝求周年秝元既異則
所得之日月俱異況劉歆又不從大傳之說分召誥洛
誥爲兩年安得與鄭合乎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自卽政
之年數至崩年也又云居攝六年爲年端者詩疏引此
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
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至此積
三十年居攝終于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
言此者鄭注金縢據伏生大傳謂武王崩成王年十歲
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巳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
避居東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卽居攝元
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卽政
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漢志載劉歆
三統秝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戒于魯之

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王卽政元年事見洛誥但以爲後三十年乃崩則與鄭不合大傳云居攝五年營洛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洛誥歆乃幷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恐不可信其以十五日爲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亦不合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明三十年者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太史公曰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

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劉歆以甲子卽哉生魄又謬閻氏若璩旣知其謬而又詳爲推算其說云以甲子爲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幷稽法亦錯算矣攷漢志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統稽推算之自元年正月日南至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萬零五百九十二日零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爲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四十〇日零三刻四十六分五十杪爲甲辰日南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

刻八十八分四十二杪爲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爲閏餘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〇分四十八杪以減冬至分餘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〇二杪爲正月經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五分九十三杪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分三月經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月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杪得四月經望甲子日〇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太陰疾差六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六刻〇八分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王乃洮頮水十六日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劉歆幷哉生魄與甲子爲一日非是閻此說似足以正漢志之失然旣欲駁劉歆而仍據其成王在位三十年之說且幷據其元年正月己巳朔以推至三十年之四月則安可信耶竊嘉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至七年而致政又三十年而成王崩凡享國三十七年三統稽不數攝政之年故止三十年鄭康成再去周公東二年故止二十八年據三統成王三十七年積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又據周稽元餘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三歲後與三統同甲子皆非望日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頮水劉歆以爲在望者此宜加周稽五十七歲入丁酉部七十歲後則四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望蓋卽四分元餘也先生未明稽法而徒答閻氏依劉

故推算豈足以服閻氏哉

世楷堂藏板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五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說人三

散宜生

孟子散宜生疏云散姓宜生名曲禮疏引許慎五經異義亦以散宜生爲二名漢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生丹朱非二名也鶴壽案古圖有散季敦其銘曰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錄宣和博曰攷其名乃散季爲王母叔姜作也文王遵養時晦四方之賢者盍歸乎來太公望散宜生之徒咸在武王作

太誓太公望有鷹揚之從散宜生有執矩之銜彼皆以文王舊臣而成此功焉今觀是敦在惟王四年八月文王之世散季已爲之輔而秩數猶未歸則知所紀之年蓋武王時明矣攷古錄曰以太初秝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武王以明年改元十三年伐紂乃壬午歲實武王即位之四年是年一月辛卯朔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公武王之時散氏惟酮散宜生季疑其字也今案此以散爲氏季爲字然宣和時古器大半出于僞造不可以爲典要惟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則散宜爲氏生爲名也然便文亦有單稱散者後漢史弼傳贊云文王牖里閎散懷金是也大戴禮記出自七十子之遺言必有依據班孟堅皇甫士安皆采此以著先生但引古今人表帝王世紀以證其非二名殆湖涇而忘源耶

微仲

孟子微仲趙岐無注包爾庚則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

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也閻若璩亦云微子國于微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腊次子微仲名衍周禮適子死立適孫微子則從故殷禮舍長子之子腊而立已次子衍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胎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于微子注曰紂兄宋微仲注曰啓子其證二啓既帝乙元子衍果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竝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仲也包閻二說雖有班氏古今人表一證然家語呂覽史記宋世家鄭注尚書禮記竝以微仲爲微子之弟子服亦正因其爲微子之弟故以證立弟之義何得定是其次子其稱微者孔穎達已援虞叔祭叔解之何必子從父爵包閻說非是

商容現存

閻若璩謂馮氏景曰武成式商容閭之者表其閭況存者乎之存俱指位言非身也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之賴子存之上文樂懷子之于楚之之注皆訓之爲奔蓋是時商容現存論語何患于喪乎檀弓喪欲速貧喪之一也

夷逸

論語夷逸包咸以爲人名漢地理志以虞仲夷逸爲謂虞仲竄于蠻夷而遯逸鶴壽案逸民一章首節專敘逸民名氏安得于虞仲下忽用注解第四節云謂虞仲夷逐居放言若夷逸爲竄于蠻夷而遯逸則又複隱居二字矣

周公召公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尚書君奭篇蔡傳云此篇之外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余案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言周公嘗攝王位今復退居臣列疑其貪寵故不說馬融鄭康成王肅僞孔傳及孔疏竝同沈引唐之孔氏不引晉之僞孔氏已覺可怪又引葛氏不知何許人書序夫子所作公然詆斥可謂妄矣今攷篇中言沖子又言小子同未在位則此時在成王即政之初也成王即政二十八年而崩召公猶輔相康王豈此時即欲告老哉反覆經文都是周公自明不可去之意先歷敘商先王及文武皆賴賢臣之助然後自任其責曰今在予小子旦誕無我責皆一篇之

正旨也後乃幷責召公當同其任故曰襄我二人又曰篤棐時二人此則後一層意也即此可見序所言召公不說者謂周公戀權不舍詘就臣位之意馬融諸家案經解序精確不磨乃宋人忽生出召公告老之言豈止讀得前人數乃心小半篇而未見其前大半篇乎鵬壽案菊

子儒效篇云成王幼周公踐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王北面而朝之淮南子氾論訓云成王幼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德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雪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此即馬鄭所謂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悅以爲周公苟貪寵也但召公既怪周公貪寵則自己此時何以不告退且

世楷堂藏板

歷相成王二十八年直至康王時猶在朝其貪寵更甚于周公奈何以此不悅周公乎今以君奭篇揆之蓋此時召公欲偕周公一同退老周公不許故召公疑其貪寵而不悅及至周公告以自己不可去幷告以君奭亦不可去之義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于是召公聽周公之言欲周公既沒成王即世召公又相康王仍舊輔相成王其後周公之言也然則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自以成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二說皆是先生見其說與鄭不同即駁之未免偏見至君奭篇所云襄我二人又云篤棐時二人皆指文武言詩小宛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謂所思惟文武二人也先生以二人爲周公召公是又傳會其說爾

穆王訓夏贖刑

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蔡傳云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堯典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五刑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以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曾是唐虞有是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爲此一切權宜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示戒耳堯典金作贖刑謂其情狀可疑或無心之失誤入于五刑者非專指鞭扑說詳後案序言訓夏贖刑則穆王之言本于夏而夏法亦必本之唐虞也篇中明言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墨辟疑赦云云豈以實犯罪者而許其贖哉蔡說

世楷堂藏板

非事實也蔡氏此條馬氏端臨已辨其非

粊命

書序絶不相侔余謂其所以不侔之故蓋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書序爲說耳入本紀若魏晉閒無由覩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爲說耳又曰說文引周書曰伯粊即今冏命蓋鄭孔各有一冏命故其稱名同惟字別愚謂閻以說文所引伯冏即冏命篇文是也但此必十六篇外零句許慎偶得而載之其十六篇內冏命當爲畢命字之訛也觀鄭注畢命序

引逸篇可見矣史記與序不同處頗多司馬遷非經師
豈得因此反疑書序爲誤邪鶴壽案尚書篇目有畢命
又有豐命畢命之篇逸豐
命之篇亡說文亦部云豐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亦邶
豐周書曰伯豐（此下有所字）（古文邶）古文同字今案古文尚
書作豐故史記周本紀漢古今人表皆
作豐今本漢書論爲閟經典釋文又論爲閟但豐命之
篇已全亡鄭氏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曰有豐命惠
定宇謂豐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秝引畢命豐刑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鄭康成畢
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
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段氏古文尚書誤異云惠說
是也鄭謂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爲句言序無册命霍
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
是鄭語言祕書所稱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
參半絶無師說諸大儒所以不敢作注但鄭親見此
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中有畢命無豐命可知矣

厲王豔妻

十月之交詩鄭以爲刺厲王非幽王其援據甚多而尤
可據者以詩云豔妻煽方處豔刻通蓋厲王時有刻妻
專寵亂政幽王所嬖者褒姒非刻妻也刻或作閻又作
豔賴滾竟以爲豔色之妻卽褒姒而以駁鄭至其改十
月爲建亥則于古說幷置之不辨矣唐孔氏疏引詩緯
云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冏主異載
震說已別見又晉書樂志褒豔興災平王逢亂荀勗傳
譬援朱均以偏極煽褒閻而偶震皆以刻妻與褒姒竝
稱亦爲切證（鶴壽案魯詩十月之交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云閻妻煽方處言厥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鄭從魯詩故以爲刺厲王閻地名也猶之褒國名也閻氏之女爲厲王妃卽地名也）

魯惠公元妃孟子無子以次妃聲子爲繼室生隱公是
也然則入交則入食限蓋推得幽王六年建酉月辛卯朔日食爲厲王時詩而謂漢時經師移其篇第不可信矣

君氏

隱不但長而已且係正嫡宜爲太子者也于禮諸侯不
再娶無二嫡齊景公請繼室于晉亦非禮也惠公遣禮而別娶仲子生
桓公欲立桓而以其母爲夫人爲桓少命隱攝隱承父
志不自成爲君故元年不書卽位不備禮也奉桓母以
爲夫人天王知其然故賵惠公兼及仲子改葬惠公隱
讓桓而弗臨不敢爲喪主仲子薨則用夫人之禮赴于

諸侯故經書夫人子氏薨也又爲仲子別立廟安其主而祭之用萬舞六佾已之母薨則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殺禮已甚故不曰薨不稱夫人然而其于固已攝君矣不可直書聲子卒故變其文而繫之以君曰君氏若曰是君之母氏云爾隱之順于死父而隆于庶母至矣然其于己之母不太簡乎左氏明言聲子爲繼室而公羊以爲桓母右媵隱母左媵右媵尊桓宜立非也史記謂惠公爲隱公娶于宋宋女至而美惠公奪而自娶之生桓公誤以桓之賊庶當由少成習慣而隱不知以羽父之傾危請殺桓求太宰而遽以情輸之仁而愚矣攷之于傳當日情事歷歷可覩然則君氏爲隱公母決矣而

世楷堂藏板

公穀改君爲尹以爲天子大夫妄也吳偉業云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略尹氏遂以尹氏歸其卒也公臨之子未敢以爲然鶴壽案左傳君氏卒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公羊穀梁說同左傳說卿大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升父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惠定宇曰易又曰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于王室乃祖乃父胥及侯勤予不絕作掩本爾雅善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稱惟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此皆同左氏義鄭氏亦云尚書世選周禮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今案世祿禮也世卿非禮也公穀皆據其經文以立說自吳左氏經文作君氏者不同若吳梅村引狐壤之事以

世楷堂藏板

尹氏爲鄭大夫則是以左氏之事實解公穀之經文張冠李戴得不令人軒渠

魯桓公楚穆王

魯桓公殺兄自立于孫昌熾楚穆王弒父自立而獲令終其子莊王遂成霸業天道竟有不可問者鶴壽案天報魯桓公有弒兄之罪厥後與姜氏如齊彭生上車拉公幹而殺之禍亦烈矣即有時天道無不獲居然得保首領以沒然春秋于文公元年大書之曰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此萬世之弁纓甚于一時之誅殛也至莊王之成霸業則其子惠寬仁有以致之不在報施之例君子亦修德而已矣盜蹠壽終顏淵早卒非所計也

桓公子糾

論語桓公殺公子糾伊川程子謂子糾弟而桓公兄非是管子大匡篇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同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臣傅小白也賤臣不知棄矣房元齡注云鮑叔以小白年幼而賤故難爲之傅也劉績注云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于次小白不得立是君有意棄我哀公六年穀梁傳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荼取國于荼也范甯引鄭康成云荼與小白其事相似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乎此子糾兄而桓公弟之明證伊川之論不過欲回護管

仲之不死以愚觀之管仲召忽特子糾之傅鮑叔特桓公之傅而已君臣之分未定也此三人者前則爲僖公之臣後則爲襄公之臣于糾桓公皆不得而臣之管仲所以無必死之責唐之魏徵亦然高祖在位建臣烏得而臣之不必强謂桓公兄宜立也

書弒閔公及仇牧不書宋督

春秋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宋督爲太宰同見殺何以不書蓋華督弒殤公之賊應殺故不書

寺人披

左氏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寺人披爲獻公伐公子重耳于蒲城又爲惠公求殺重耳呂卻同仇與之謀弒公披私自告公爲進身之地謀及寺人以致此

僬僥

仲尼對吳客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山海經有小人國人長九寸在大荒東是更短于僬僥矣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括地志云在大秦國北晉胥臣對文公曰僮昏罷瘠僬僥官師所不材也然則僬僥不獨西南亦名之以僬僥而已

簡璧

僖十五年秦穆公夫人以太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簫史日于樓上吹簫作鳳鳴

簡璧殆即弄玉也

晉悼公謚法

晉悼公復霸諸侯功業頗著卒年二十九不爲夭且以善終非有難而死嗣爲君者平公彪其子也乃不加美謚而謚悼此不可解鶴壽案周書謚法解年中早夭曰悼孔注年不稱志也肆行勞祀曰悼孔注放心勞于淫祀言不修德也恐懼從處曰悼孔注從處言險記也春秋所載魯侯宇謚曰悼鄭伯貴謚曰悼陳太子偃師謚曰悼晉伯午謚曰悼杞伯成謚曰悼蔡侯東國謚曰悼許男買謚曰悼大約不出此三義魯襄公元年晉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卒于魯襄公十五年然則年二十八非二十九也其謚曰悼殆年不稱志之謂與

周公

論語季氏富于周公孔安國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此明指春秋時之周公皇侃疏亦不誤而邢昺疏以爲周公旦朱子承之非也季氏即盡有魯亦不能如周公旦此自當以季氏同時之周公爲比若遠擬周公旦則大遼濶矣鶴壽案周公長子伯禽封于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爲王卿士在東周時猶然周桓公黑肩見春秋隱公六年周公忌父見莊公十六年宰周公孔見僖公五年宰周公閱見僖公三十年周公楚見成公十一年及季桓子之世周公雖未見經傳然世世子孫爲卿其富可知

老子之流沙

史記老子傳老子居周久之見周衰遂去至關正義引抱朴子老子西遊至散關或以爲函谷關引括地志散關在岐周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又云關令尹喜彊爲著書乃著上下篇而去莫知其所終集解引劉向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先見其氣候而迹之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案流沙見尚書禹貢禮記王制漢地志流沙即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漢居延故城在今甘肅甘州府治東北塞外其地南非窮荒近人說禹貢者至牽引龜茲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流沙其解禹貢雖非若以爲老子所至似無不可要之無如此之詳者明係以此正世人傳聞怪說耳乃其前半篇既敘孔子問禮于老子事中間插入老萊子與孔老佛不但在一地且即是一人鶴壽案論衡氣壽篇云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歲高宗享國百年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今案古來百百餘歲人如臣庶之類則有之乃王充謂老子二百餘歲此後世化胡成佛之論所由來也夫人得天地之元氣以生元氣存則存元氣亡則亡有元氣至二百餘年之久而猶不散亡者乎伯泰皇漢武希冀長生之術信方士言卒無一驗淮南稚川之徒又復迷惑于此所講黃白諸法流播人間此書于八十二卷之末詳載導引服食數條津津乎言之有味是蓋先生年老欲以此術延齡其實無益徒以貽悞後人今悉刪之禮記曾子問載孔子從老聃助葬遇日食其時爲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至佛敎起于漢明帝時從前無有而先生謂老佛即是一人不亦可怪乎史記老子傳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此係疑辭司馬貞謂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餘歲也

老子杳冥詭異

司馬遷用筆本自跌宕離奇不似班固之平實故馳騁文筆者尊遷務求切實者愛固然如老子列傳忽斷忽續若近若遠非必有意作此狡獪因其人本自杳冥詭異不可捉搦故爾既云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室藏書之史也有國有縣有鄉有里有姓有名有字有謚有官又云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子宮宮元孫假仕漢孝文帝假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因家于齊敘其後系凡九世傳無如此之詳者明係以此正世人傳聞怪說耳乃其前半篇既敘孔子問禮于老子事中間插入老萊子與孔

子同時老萊子老子已不能定其是一是二其下又插入周太史儋而云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則恍恍惚惚矣老子似不應有謚謚爲聃從來謚法所無說文耳部聃耳垂也蓋因其耳大無輪而稱之鶡壽案老子不過得有謚史記謚曰聃之謚當作宇古人字與名相配老子名耳故字聃也史記本傳老子與夫子言皆清淨無爲之旨與其道德經合然傳已載夫子問禮事而禮記曾子問篇夫子荅曾子老聃凡兩見一引吾聞諸老聃一稱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云云鄭康成于前一條注云老聃與孔子同時釋文云老聃卽老子也疏云莊子稱孔子與老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夫老聃與夫子言皆喪禮夫子重其知禮故從之問則老聃固儒者也論語無老聃而禮記疏引鄭注云云計必竊比于我老彭句之注何晏但采包咸注以爲彭祖而鄭注乃如此則鄭意以老彭爲二人夫子所以竊比者爲其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老聃之學如此的是朝廷一良史官乃子既攷得佛出于老本爲一人（說詳見下）不料佛之說增衍支蔓騰空架虛行少作釋氏之書方托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

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金人釋老志以爲佛道流通之漸以此知佛象自漢武有長大頂有時始入中國後漢西域傳稱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以此知釋教自後漢時始得行于中國天地之道東仁西義東方積柔順之性故有浮屠斷欲去之偏受之氣爲風教有君子之國西方積金剛之性故有不可過釋教不可過而義不過仁可過而義不過之教五行之道仁可過而義不過王化所不到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也佛者于文爲仁人旁西域傳贊云莫有典章是彼國無文字惟法苑珠林載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當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仏釋氏之書方托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

二章經緜于蘭臺石室裒楷稱浮屠不三宿桑下云云皆出此經知是漢人傳本也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經詞愈繁而旨愈淺大抵沙門以釋教爲游說之資而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傅會其事其書幷不得比于道家以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矣聰明俊偉之士不見釋迦書與佉盧之字可不必以釋典爲祕妙也孫氏此論甚正昔揚子雲不讀非聖人書今先生篤信老子化胡成佛則道德經一書向入于道家者後將入于釋家欲尊老氏乎哉及以卑老氏乎哉

世楷堂藏板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連鶴壽參校

說人四

魯哀公

魯哀公深憤失政君臣相讐二十四年如越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弔降禮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故君臣多閒遊于陵阪遇孟武伯曰子及死乎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杜注終于贛之言君不沒于魯觀杜注公實卒于越而史記魯世家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二說不同夫以越之去魯隔絕江淮相去幾二千里而公意欲遠交近攻其感憤之意不甘屈抑蓋剛暴之性如此論語請討陳恒曰告夫三子不平之極有激而言明萬秝庚戌進士魏光國作此題通篇皆順口氣描摹神吻說成柔懦無能甘心推諉大謬鶴壽案魯三家孟孫氏公子友生齊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傳稱其相三君專魯政者莫甚于季孫氏是爲專政之始宿生紇紇生意如意如生斯斯生肥哀公三年桓子斯卒而康子肥立其與康子同時者孟孫氏則氖也叔孫氏則州仇也哀公以是時向踐方霸故欲藉以去三家二十一年越人始來迓

通魯也二十三年叔青如越魯結越也二十七年四月康子肥卒八月公乃孫郝如越然卒不能去三家焉宛斯曰哀公弗克自強而託國樂克其除患也異哉自句踐滅吳以來中國之勢盡移于越而俯首奉之者魯人實首事焉以弭兵以昭公之不能行于季氏者而哀公欲行諸三家越師未出吾見公之亡而不反矣及悼公之世三桓勝魯如小矣卑于三桓之家其事尚可爲哉讀春秋之終篇爲齊悼田氏爲晉憾三卿爲魯憾三桓乃三卿分晉田氏傾齊之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而自戕其本根安有克昌厥世者哉

太宰嚭未嘗見誅史記誤

史記吳太伯世家越欲遷夫差于甬東夫差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裴駰等無注吳地記亦云句踐滅吳誅太宰嚭攷左傳越滅吳吳王縊在哀二十二年不言殺嚭而二十四年云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預曰嚭故吳臣然則嚭自吳亡又爲越臣深據權寵參預機密未嘗見誅大約司馬子長敘事往往與左傳不相檢照疑漢初左氏未立學子長不得見故夏紀無羿淫事趙盾弑君程嬰公孫杵臼屠岸賈皆不合左傳

某年係某帝王第幾年

現在所行書名時憲書其前明書名大統書今略略承用依西法改以前所用係元郭守敬授時書閻氏勳輯用授時憲二書推至虞夏商周但用書上推能知幾百年幾千年前某年某月朔是何日望是何日日食在何日如是而已至于某年係某帝王之第幾年則非書所推也閻據律書志與鄭注不合者甚多又据竹書紀年與律書志大不合與其信紀年不如信律書志其實皆不是鶴壽案自唐虞以來至于共和年皇極經世則更謬矣竹書紀年其間某帝王在位年數雖不能盡知然載在經傳者尚有可攷堯與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二十八載帝乃殂落蓋堯在位九十八年也尚書鄭注本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而征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五十年梅賾本改徵庸二代凡一百四十以三十在位爲旬非是據此則唐虞二代凡一百四十八年無逸周公曰昔在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劉歆三統厤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世繼嗣三十王六百二十九歲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據此則夏殷周三代凡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共和以前無年數自共和元年至敬王四十三年三百六十五年六國年表自元王元年至敬王五十六年二百二十一年劉歆據魯厤自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至繆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每隔七十六年即有部首冬至可攷此史記尤爲有據今即以三統厤所載周代年數涂去共和以後五百八十六年則知以前尚有二百八十一年也統計唐虞夏殷周二千零七十六年惟某帝王若干年無書可徵然唐志云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虞劇以厤推之在仲康元年則是唐時尚有帝王在位年數之書故得據以推步近儒謂此條即據汲郡古文或不盡然且竹書紀年皇極經世等書固不足信矣三統厤言之鑿鑿而先生又以爲不足信何邪

文元年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閏月在歲終三代以上如此子丑寅三正迭建閏月在當時所建十二

月後乎抑在夏正十二月後乎未詳鶴壽案治祘明時則歸餘于終當在夏正十二月之後天事也夏數得天

孔父子奔魯

史記索隱云宋襄公當作哀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昭七年左傳注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據司馬貞說則始奔魯者防叔也據杜預說則木金父也二說不同鶴壽案世本云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大夫杜預以防叔爲孔父嘉之曾孫去華督已遠故以爲木金父奔魯不知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疏云華氏既殺孔父又絶其世尚欲何爲乎江愼修謂避華氏之既非謂桓二年事也莊十二年督爲南宮萬所殺其後華氏仍爲強族防叔爲華氏所偪乃後來事耳當以司馬貞說爲是

君子

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邪疏君子謂孔子禮運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鶴壽案此在論語中已有證據陳司敬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不肖指孔子乎

孔子生卒年月日

襄二十一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于襄二十一年冬十月云庚子孔子生雖月不同其年同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史記孔子世家同以十二諸侯年表數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數至哀十六年歲在壬戌孔子實年七十四歲公穀志其生而左傳志其卒檀弓疏說夫子卒年月日亦據左傳皆的確可信乃世家首段說夫子卒年雖與左傳同而其上則先言孔子年七十三既云魯襄二十二年生則云年七十三不足怪而十二諸侯年表于襄二十二年格內書孔子生于哀十六年格內書孔子卒亦與世家同襄三十一年左傳仲尼聞子產不毀鄉校以爲仁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疏云公羊傳于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于二十一年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此段疏剖析最明內引賈逵襄二十一年仲尼卒年七十有四賈云七十三友人嚴蔚豹人云孔子年實七十三者古三三字皆積畫後儒因此誤三爲三豹人說確甚

今由襄二十一年數至三十一年實十一歲非十歲再數至昭二十四年實三十五歲非三十四歲再數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歲非七十三歲可見賈服與三傳皆合杜預則從世家生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若昭七年傳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屬其子事孔子杜注二十四年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疏云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杜竊服注據爲己有遂忘前語自相矛盾而疏家之體例不駁注託言傳寫之誤以示畫一若哀十六年杜注則仍照應前語從史記作年七十三司馬貞索隱一派亂道置之不足辨鶴壽案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

世楷堂藏板

十一月無庚子十一年卒于哀十六年則年七十四又不待言矣惟史記年表徐廣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公羊傳何休注謂歲在己卯若依劉歆三統林推之則是年歲星在實沈太歲在乙巳竝不在己酉亦不在己卯此由不知龍度天門而誤也

皆綴于年終而公羊書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有日無月則穀梁蒙上十月明矣且公羊陸德明釋文云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本無此句釋文確甚蓋是年冬十月庚辰爲朔日則庚子爲二十一日置閏又在二月十月既無閏十一月安得有庚子邪且德明云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本無此句然則德明所見本原無十有一月四字此疑衛包妄增公羊亦書日不書月蒙上十月與穀梁同

三傳皆周正生于十月庚子爲今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四月己丑爲今二月十三日杜預于夫子卒下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一誤愚謂據杜說則己丑當作乙丑是十八日乃日誤非月誤抑不知杜所推長秝果是否

襄二十一年何休云時歲在己卯明北監汲古閣皆誤刻乙卯據疏改據史記年表則是年乃己酉江聲云以左傳前後所言歲星之所在推之則是年太歲在己不在酉江說與史記及何休皆不同存疑

委吏

孟子孔子爲委吏史記作季氏史字相似而誤

孔子至衛

論語衛君待子而爲政章大全載厚齋馮氏說以夫子至衛在出公十二年朱注則云哀公十年攻之史記年表魯哀公十年時爲衛出公八年夫子自陳至衛馮氏說誤鶴壽案孔子三至衛其一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其二見于十二諸侯年表年表云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孫之如魯此在魯定公十三年第一次至衛也世家云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此在魯哀公元年第二次至衛也年表云衛出公八年孔子自陳來此在

魯哀公十年第三次至衛也

顏讎由

孟子顏讎由史記作顏濁鄒吕覽作顏涿聚古今人表作顏燭雛古音皆通用

左邱明

左邱明左邱姓明名班固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杜預謂邱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荀崧謂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言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孔

子既歿微言將絶于是邱明爲之傳諸說皆以邱明爲名非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省文故單舉其姓言國語則傳可知或以左邱氏與左氏爲二亦非也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雖無左邱明然左傳終于哀公二十六年其非生于孔子之前明矣而啖助以爲邱明孔子前世人如史佚遲任朱子以爲邱明恥之竊比老彭之意者亦非鶴壽案案夢得曰古有左弟子傳略其論也而南宮适疑別是一人鶴壽案案夏洪基輯孔門宮适南宮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悅仲孫閱即南宮敬叔者爲一人春秋名號歸一圖止有仲孫悅仲孫閱無南宮敬叔不及縮與括金氏璜語云南宮子容之名家語作縮論語作适史記作括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閱決無一人五名之理夏氏所言似爲可從但論語第五篇王肅注云南容南宮縮魯人也字子容皇侃疏云又名閱弟十四篇孔安國注云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漢表南容列弟三等顏師古注云南宮縮也南宮敬叔列

乎詩有大小毛公書有大小夏侯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邱明實之固矣今案史遷稱左邱失明應劭風俗通稱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于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弟子自當諱先生之名故但稱左氏耳又論語注以左邱明爲魯太史而朱子以爲楚人者疑其爲左史倚相之後項平父以爲魏人者以其詳記三晉之事故也

顏淵季路

論語顏淵季路侍以德序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以齒序

南容

古今人表南容在上下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南宮敬叔在中上師古曰南宮适而朱子以爲一人案禮記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又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疏云昭七年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縚也然則縚一名閱左傳作說子容其字南宮其氏敬叔其謚也而南宮适疑別是一人鶴壽案案夏洪基輯孔門宮适南宮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悅仲孫閱即南宮敬叔者爲一人春秋名號歸一圖止有仲孫悅仲孫閱無南宮敬叔不及縚與括金氏璜語云南宮子容之名家語作縚論語作适史記作括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閱

弟四等注云南宮适也是縚之與适較然兩人似當從論語注爲是司馬貞以南宮括即家語之南宮縚蓋因史記不載兩人而誤鄭康成以縚與敬叔爲一人亦必有誤今案金氏此語韋制于各人注解而未嘗顧名思義也說文云括絜也通作适故史記作括論語作适括又與髻通絜髮也髻髮即縚髮故家語又作縚且括有包括之義故字子容則縚即适字子容爲一人明矣悅與閱音同字通故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閱其實一人又明矣

孟懿子

昭公七年傳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懿子爲孔子弟子敬叔朱子以爲即南容又即南宮适懿子之兄也然史記世家亦載僖子將卒屬懿子使學于夫子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業焉若敬叔非僖子之子者何也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韋昭注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朱子云懿子之兄非是及攷弟子列傳中無懿子家語弟子解亦無之何晏集解凡七十子等皆注云弟子獨于懿子問孝但引孔安國云魯大夫仲孫何忌不云弟子孔子于弟子皆呼名無稱字者而曰孟孫問孝于我孟孫之稱非所加于弟子且昭公乾侯之孫懿子實率師助季平子是僭臣耳似不當在門牆之列

四科十哲非皆從陳蔡

論語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鄭康成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于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下章分列四科實以十哲何晏無注皇侃疏云此章無子曰是記者所書從孔子印可而錄絕無一言牽合前章惟那昺疏云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惟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那于末尾贅以或說連從陳蔡未嘗作正解而鄭以不及門爲不及仕進之門其不以十哲爲皆從陳蔡顯然今本無者字皇本有者字蓋即鄭本其不以十哲爲皆從陳蔡又顯然仲尼弟子列傳發首即列四科其意絕與陳蔡無干尚書堯典闢四門鄭注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曾有東門褒仲宋有桐門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疏即引論語此章以證門爲仕門宋程子則謂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朱子遂謂孔子厄于陳蔡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案陳蔡之厄從者惟子路子貢顏淵宰我四人而已見史記世家他則未聞且其上文孔子年六十去衛適陳時魯哀公三年冉有從孔子在陳季康子召冉有冉有辭孔子歸魯其下敘孔

子居蔡楚聞其在陳蔡之閒欲聘之故爲陳蔡大夫所圍楚來迎得免遂適楚秋昭王卒孔子反衛是歲孔子六十三然則陳蔡之役冉有不從甚明而十哲有冉有足明此兩節斷斷不可以不在門黏合其下文又述明年季康子使子貢招冉有爲魯卿子貢從陳蔡後先歸魯爲季康子用又明年冉有爲季氏帥師克齊于郎時魯哀公十一年康子問以軍旅冉有云學于孔子遂迎孔子歸魯然則冉有自哀公三年秋冬之閒自陳歸魯直至哀公十一年春始終爲季康子家臣安得有從陳蔡事哀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自此以後不復出遊又奉季康子命對小邾射句繹子貢則從會吳于橐皐又與子服景伯如齊班皆在左傳可見此二人總在魯直至兩楹夢奠賜尚侍側何有不及門之嘆又嘗攷得弟子列傳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以六十三陀陳蔡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古之學者三年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游夏學成即甚早亦必在三十以後然則門人記此四科必在夫子既沒之後而宋儒乃謂十人皆從于陳蔡者任意造言不顧事實鶴壽案四科一章于德行不列子賤于言語于政事不列漆雕開于大學不

曾點

曾點志于道德于路冉有公西華志在功名志于道德者較之志在功名者尤爲切實莊子乃援引曾點以爲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幾若以春風沂水與濠梁意趣一般誣矣凡莊子所引孔顏事皆扳援污衊非實事也鶴壽案莊子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于無相爲于無相與相爲于

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于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代宗從之故宋祁曰韓愈稱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爲祭禮如親弟子者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必有辨其妄者伯高蓋逢迎崇敬此小人之尤者

桑戶死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檀弓哀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陳蟜曾雲莊謂此善蟜固之存禮焉曾點之廢禮也但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子路少孔子九歲生于襄公三十年冉曾點又少于子路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子路纔九歲傳聞之誤也莊子檀弓二條朱子孟子集注並引之先生誤以檀弓爲莊子耳

曾子直呼子夏名數其罪事未可信

顏回曾參之父皆受業于夫子則凡夫子之弟子皆與其父爲同門彼雖援引我以爲同輩而顏曾二人之事之也其禮當與儕偶有別即子夏少夫子四十四歲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然二歲之長亦長也況本父之朋友乎有過相規其言亦宜稍孫乃檀弓載子夏喪明曾子責數其罪直呼其名曰商就其所責三事亦屬太苛恐未可信

有姓

太谷州崇明縣郁氏家譜稱本係有氏孔子弟子有子之後曹魏時避亂改爲郁請于當事將立有子祠然今山東益都平陰俱有有姓未嘗自言有子裔而江浙之郁甚多乃欲改有似未可信海寧查岐昌辨云羅氏路史郁本姬姓爲高辛氏後以國氏者二十有六有姓與焉其本姚姓爲有虞氏後以邑氏者凡十郁姓與焉有前說爲主鵬壽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語云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家語係王肅僞造不足爲據鄭豈果見弟子籍邪

弟子門人可通稱

孟子有私淑艾者朱子注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于人而竊以善治其身若孔孟之于陳亢夷之是也但論語子禽問于子貢注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案鄭康成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孔子有弟子籍一書康成爲注漢人近古見聞必確或見其問子貢子爲恭也仲尼豈賢于子遂妄說子貢弟子附載之畢竟前說爲主鵬壽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語云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家語係王肅僞造不足爲據鄭豈果見弟子籍邪

弟子門人可通稱

朱竹垞與胡解元書據歐陽子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
于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
弟子者愚謂朱夫子論語爲孔子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
子顏淵死門人厚葬之爲顏淵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
于子張爲子夏弟子與皇侃疏以子出門人問爲曾子弟
爲臣此卽受業孔子者如原思爲之宰是也門人不敬
子路門人緊承上奚爲于丘之門門字蓋夫子責子路
之言稍峻同門者誤認欲麾之門外遂不敬故曉之曰
由已升堂但未入室堂室亦從門字生來何云門人乃
子路弟子邪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呼爲小子可見受業

于弟子者亦稱弟子而不必稱門人達巷黨人惜夫子
無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與曾子疾召門弟子丈法相
同名稱如一何得强爲分別邪孟子孔子歿三年門人
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此門人正七十子之
徒乃以爲子貢之弟子尤非且孟子願學孔子論語果
有例如竹垞云云孟子必仿之乃決益成括將見殺而
門人問此受業于子孟子者但稱門人不稱弟子禮記祭
義樂正子春下堂傷足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云云
此門弟子乃受業于樂正子樂正子春則受業
于曾子檀弓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是也然亦

稱弟子可見弟子門人乃通稱歐陽子之言何足爲據
檀弓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此直呼伯魚名則非受業于伯魚而爲受業
于夫子者門人爲通稱更可知矣

衍聖公之名所自始

宋仁宗皇祐中祖無擇自袁州守入修起居注時封孔
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爲文宣公無擇上言前代所封漢
魏曰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褒聖北齊曰恭聖唐初
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封其後爲文宣公
是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

公事詳祖龍學集

表六國本秦記

六國表敘首云太史公讀秦記又云秦既得意燒天下
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
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
具案不載日月想年則載之其下又云余因秦記踵春
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案十二
諸侯表終敬王甲子六國表卽起元王元年乙丑緊相
承接此則本之秦記然自六國以下皆無甲子徐廣注
見之鶴壽案漢高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則秦記必在
內其後藏諸祕府而史公得之以爲史記者也漢

初以歲陰紀年故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皆不書甲子甲戌等今史記共和元年上格有甲戌皆格有甲戌等今史記共和元年上格有庚申宣王元年上格有甲戌皆徐廣注也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論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云云宜通論天下而孔安國以爲專論魯事非也周東遷後齊晉是依齊桓霸業一傳而熄晉文至悼五世南懲荆楚西攘强秦天下賴之自向戌弭兵之策楚遂得而有諸侯且疆埸之難稍靖君臣樂玩諸侯之大夫退而各營其私事于是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矣向戌賢大夫也弭兵善策也然周之以實始于此夫子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猶寬言十世希不失而于大夫則決以五世反覆追慨深致其意蓋知天下大勢皆歸于大夫也以史記六國表攷之魏自文侯以下歷八君至王假始滅韓自景侯以下歷十君至王安始滅趙自烈侯以下歷九君至代王嘉始滅齊自田和以下歷六君至王建始滅夫子所謂大夫五世必失者此四國竟不然夫子之所言者理其所不可知者勢也鶴壽案向戌宋國一老姦也而稱之爲賢大夫與盟盟者十國晉楚同爲盟主是時魯衛曹宋從晉者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分二主小國共屬是直以諸侯益衰兵不止則北方之勢日急宋實首當其鋭故向戌欲合兩國爲成以紓其難然楚人荐食中國久矣晉文躬擐甲冑以槃强楚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楚自成

穆稱兵以恐喝諸侯諸侯從者半疑者半故伯主起而應之誠使從晉者不復從楚從楚者改而從晉則中國之勢常伸矣今也楚不能多得志于諸侯欲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晉乃貪畔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遂使楚人不煩一卒晏然爲盟主而中國之大勢盡移于楚晉將何以自處哉今案馬氏此論但見目前豈知後日三卿分晉齊卒僅食一城皆自弭兵一役所致乎先生云云可謂當矣

三桓微

史記魯世家自悼公之子元公以下歷七君至傾公魯亡皆不紀三桓事蓋已衰絶無復可紀夫子謂三桓之子孫微于此乃信

子思年

閻若璩曰通鑑載子思言苟變于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歿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于壽考乎愚謂據世家子思年僅六十二

離婁

莊子天地篇黄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離朱即離婁也鶴壽案莊子多寓言所謂元珠者道也離婁不必是黄帝時人楚詞稱離婁睯曾絀不過古之一工師耳

公輸子

孟子公輸子趙氏以爲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戰國策作公輸般高誘注魯班之號也檀弓載

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與季康子同時戰國策
又載爲楚設機攻宋墨子往見之則與墨子同時其非
昭公子甚明

辨趙岐以公孫衍張儀爲合從之謬

孟子景春稱公孫衍張儀大丈夫趙岐注景春孟子時
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嘗佩五國
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愚謂
岐以白腹從事故下筆便誤七國秦最在西地埶東西
爲橫張儀欲使六國相約以事秦故稱連橫南北爲縱
蘇秦欲使六國合力以拒秦故稱合縱蘇秦初意本欲

用秦戰國策云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高誘注合關
東從通之于秦故曰連橫又云書十上而說不行還家
讀書簡練揣摩注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
成六國之從也又云說趙王封武安君約從散橫以抑
強秦注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散關中之橫使秦
賓服此賓字誘作擯字用擯斥而服耳又云秦惠王謂
寒泉子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
注東山山東又云張儀說秦王曰天下陰燕陽魏連荆
固齊收韓成從西與秦爲難又云臣昧死見王言所以
破天下之從又云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從不破

趙不舉斬臣以徇即此各條儀爲橫秦爲縱了然分明
岐乃以儀爲合從然則蘇秦反爲連橫乎史記衍附張
儀傳後云衍佩五國相印爲約長而岐改云從長不知
衍亦主橫者儀衍不相善而術則同蘇秦以趙爲主而
外合五國以擯秦儀衍以魏爲主而外連五國以事秦
故衍佩五國印儀傳贊云儀振暴蘇秦之短以成其衡
道衡橫同蘇秦之愚恐秦伐趙敗從約陰奉給儀入秦
得其柄使感其惠勿圖趙乃儀一說秦即欲滅趙破從
二人始同師後成水火冰炭想春亦學橫家故稱儀衍
不及秦而岐云春爲從橫之術非漫話乎

魯共公元年誤前一年

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而年表又以己
巳爲康公元年則知魯共公元年當在丁未傳寫者誤
前一年耳若徐廣所注年表甲子與皇甫謐年表注皆
不合謐專務欺人疑廣是謐非也鶴壽案劉歆三統林
元年子悼公卽世家悼公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春秋哀公卽位二
穆公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恭公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
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二十一年子穆公行立
立景公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平公二十二年子康公毛
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二十三年子頃
公雖立頃公十八年秦滅周又六年楚滅魯此劉歆所
據魯秝年數有部首冬至可推者也史記魯世家平公
誤作文公在位二十三年緡公在位二十六年哀公在位二十七
年表書魯哀公卒于周定王二

年則當移上一年也書悼公元年于定王四年中間空去兩年則當移在定王二年也以下書元公元年于考王十三年則悼公在位止三十六年少一年矣書共公元年于烈王元年則穆公在位止三十二年又少一年矣書康公元年于顯王十七年則共公在位二十三年多一年矣書平公元年于赧王元年則景公在位止二十八年又少一年矣故知悼公當移上兩年係于定王二年而于共公減去一年于悼公穆公平公各增入一年乃與三統秝所載吻合且如此推之共公元年當在戊寅平公元年當在己巳景公元年當在戊寅平公元年當生以徐廣爲是皇甫謐爲非抑豈知此是而彼非哉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邵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于弟子也朱竹垞云親受業爲弟子受業于弟子爲門人索隱之意與朱暗合其實門人弟子乃通稱史記所謂門人卽作弟子用直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徒但不知門人爲何名耳孔子惟一子伯魚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四其時子思年若干雖不可知但孔子被圍陳蔡當魯哀公五年顏回實從回卒蓋卽在反魯後而論語夫子因其卒追憶及鯉也死是伯魚卒夫子年五六十而夫子卒子思年必二三十矣時子思爲喪主四方來觀禮見檀弓孟子卒于周赧王時上距夫子卒約百七八十年如果親受業子思時年亦必二十餘彼時子思旣已抗顏爲師傳授弟子年亦當三四十去夫子卒未久然則子思年必須至百二三十方能以其業親傳于孟子年亦須至百二三十方能親見子思而受其業孟子列傳雖無卒年數而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甚明故知司馬遷直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徒孟子自言子未得爲孔子徒子私淑諸人私淑云者不過私竊傳閒其緒言餘論以自淑耳若果親受業于夫子之嫡孫豈特私淑已哉趙岐孟子題辭謂當師孔子之孫子思不足信孔叢子又云孟子師子思與牧民之道孔叢子比家語更謬仲尼弟子列傳顏回二十九髮白蚤死不言死年若干而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云年三十一早死其爲少孔子三十歲則二書同三十一索隱引作三十二當從子所據家語蓋包山陸治叔平于明嘉靖甲子年七十歲手鈔本是王肅注足本也彼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其年則顏回死孔子年六十一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爲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謂設詞愚謂家語王肅私定見尚書正義漢藝文志載家語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則王肅本斷不可信世家雖言伯魚年五十不言卒時夫子年若干而肅于家語本姓解誤其文云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史記甚明也故肅于

七十二弟子解注謂伯魚卒夫子年七十然而顏回少夫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一史記又甚明也然則回卒夫子六十一論語顏淵死夫子追念鯉也死則伯魚卒在顏淵前其時夫子年五十外即使子思尚幼而其後至夫子卒必已三十許又三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約當周定王一二十年之後假令孟子親受業以年弱冠計之至赧王十餘年而卒年不且百五六十歲乎知其非親受業也鵠壽案孟子七篇文法一氣呵成自是孟子所手誤即使魯平公詔法為後來所加但從平公元年數至孔子之卒已一百六十三年則孟子斷非親受業子思者至史記謂伯魚年五十此必三十之誤方與論語顏路請子之車章合若王肅以為設詞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為謬論

蛾術編卷五十四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人五

閻氏攷孟子生卒出處年月先後今改正

閻若璩孟子攷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俱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攷蓋生為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

侯王皆加諡焉鵠壽案司馬遷謂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應劭謂仕齊為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為上卿周廣業謂始仕鄒為士繼之任游齊去齊歸鄒適宋適薛適滕適梁適魯而卒此先齊後梁之說也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司馬溫公從同此先梁後齊之說也蘇轍謂先齊宣後梁惠梁襄後齊潛此兩至齊之說也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為卿復至梁此兩至梁之說也陳士元謂先至梁次至齊反魯居鄒又自任之梁復至齊至宋至滕而歸老于鄒此兩至梁亦兩至齊之說也今案以孟子為先游齊後至梁者以晉闔天下莫強一章所言皆惠王改元以後事以此證孟子至梁必在喪地于秦七百里之後若在惠王未改元之前則未有其事也以孟子為先至梁後游齊者燕人畔在赧王三年諸家皆從移燕畔事于前以就齊宣王不知梁齊之年皆可移而燕畔之年實無可移若使燕人畔後而孟子去齊之梁則安得及見梁惠王也其實孟子前後兩至齊中間一至梁曹寅谷謂公孫丑問夫子加齊之卿相而曰我四十不動心此必四十歲以後之言充虞問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而曰由周

而來七百有餘歲此必八百歲以前之言然則孟子前次客齊當在周顯王三十七年己酉是時齊宣王元年（此通數孟子四十一歲也下至顯王四十五年九年之閒去齊自武王克殷歲在己卯至顯王四十五年丁酉猶未滿八百歲也乃由鄒之滕以世子過宋然友之鄒知之然合之亦不過一二年至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封田嬰于薛而孟子在滕矣明年爲愼靚王元年辛丑孟子至梁惠王稱之以叟明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在梁者甫二年不若前居齊之久也于是復自梁之齊爲齊卿又自齊葬母于魯居喪三年反于齊適當齊人伐燕時周赧王元年丁未齊宣王十九年也至赧王三年己酉燕人畔而孟子前後在齊者已七八年矣夫然而復之宋與戴不勝語稱宋王是在君偃僭王之後可知也孟子在君偃五六年閒及十一年偃自立爲王至是稱王者蓋八年矣夫然而卒之魯觀臧倉言後喪踰前喪是在葬母反齊之後又可知也年八十有四前四十年居魯講學之時後二十年反魯著書之日中閒傳食諸侯止一耳閻氏若璩舉大略未爲詳悉

又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竝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攷異余以孟子證之覺史記爲近是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于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嗣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詞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于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往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識議之邪皆非人情宋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于梁邪余謂不特不久于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王九年四月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即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且六國表魏世家竝云子罃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後改元之年不一百有四

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鶴壽案周顯王三十三年即
孟子來通鑑從之書孟子至魏惠王三年魏哀王十
六年也通鑑作襄王三年凡十九年矣豈孟子在梁如是
十三年至慎靚王三年乃十六年耳通鑑作襄王元年書孟子去魏適齊自顯王三
之久邪顧亭林曰孟子先梁後齊在二國皆不久于齊
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在惠王後元之末襄王立即適
齊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潘氏孟子游歷攷
曰惠王後元二年六國表云秦敗我于雕陰秦攻梁自
此年始以下五年六年七年十三年皆有攻梁事自十
四年至十六年惠王卒則無攻梁事北齊劉晝新論云
昔者秦攻梁惠王卒則無攻梁事北齊劉晝新論云
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卒又明年襄王立孟子去梁此
三年秦不攻梁若謂至梁在後元之末則後元十四五
六年亦不攻梁劉孔昭六朝人其時孟子外書猶存必
非無據所云秦攻梁雖不明指某年大約總在後元二
年至十三年孟子實在梁與惠王問答也後元三年六
國表云齊與魏伐趙孟子列傳云梁惠王謀欲攻趙孟

無後元諸年而博采羣書多自相矛盾故不詳其年
耳後元五年魏世家云于秦河西之地後元七年魏世
家云盡入上郡于秦秦降魏蒲陽恒實鹽鐵論載大夫
曰孟子居梁西敗于秦地尊壤削亾河內河外然則獻
河西入上郡漢人皆以爲孟子居梁時事也後元十二
年楚世家云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
普國天下莫強章問荅當在此年倘謂齊魏會徐州以
相王在後元一年孟子稱魏侯嬰爲王則至梁斷在改
元以後不知魏僭稱王在惠王十年戰國策謂魏王信
齕歎之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旂齊楚恕覆其
十萬之衆是也故斷以通鑑所書爲是今案據上諸條
則孟子在梁果有十九年但孟子自言深耕易耨修其
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乃坐視梁之困于
秦楚而一籌莫展晏然旅食莫寧于鬳所謂賢者無益
于國也不知劉晝所言皆屬傳聞孟子列傳所載
太王去邠乃是對滕文公語史公誤引司馬貞已言之
矣通鑑既從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又見孟
子稱西喪地于秦七百里故從竹書紀年以襄王之年
爲惠王後元之年但襄王元年已是齊湣王六年故又
移齊宣王之年以合孟子去魏適齊其實孟子先至齊

于惠王後元之末至
梁亦林之說是也
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
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
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
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
然則不特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
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孟子于顯王三十三年
己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即去梁是爲齊宣王八
年孟子游齊當即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
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
中閒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
此十二年內孟子于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齊
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竝同但史始己卯終丁酉
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鶴壽案此依
計之武王至厲王二百八十一年共和至慎靚王五百
二十八年加赧王元年凡八百有九矣但致爲臣而歸
章與伐燕章不相連況燕人畔又在赧王三年則致爲
臣或在前次至齊時不必定在赧王元年也又乾鑿度
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
伯受命鄭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秭法當云二百
八十五歲此略其殘數也孔穎達以紀法除之餘二十
四年即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再加五年爲二十九年
太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之年也三統秭云魯隱公元年
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戊午文王受命在戊午惠公末年
又值戊午當三百六十歲故鄭注雒師謀云數文王受
命至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也依鄭注加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敬王四年六國表二百二十一年周亾凡八百二十七年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則從三年燕人畔數之文王受命止七百九十一年其始于武王伐紂之年無論矣再據紀年增出齊桓公十二年移下齊宣王十二年適當赧王三年燕人畔而孟子去齊必在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以前也無疑矣

又曰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三年卽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于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爲卒丁未丁未近日翻刻誤作

是年故改元已丑當顯王三十七年于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爲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奔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說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燕不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于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卽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譌爲三也種種皆合鶴壽宋齊宣王之年以斷不可移司馬溫公移齊宣之年以就燕噲之年尚有可移燕噲之年十年仍與燕事不合今閻氏欲移燕噲之年以就齊宣不更相左乎

又曰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卽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于去齊後固是但卽在元二閒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于慎靚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

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于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則應爲赧王初年事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攷異

以上數條有是有非閻氏大段總主史記以絀衆說史記之不合于孟子者則又以孟子爲主而絀史記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據此先游齊後游梁乃孟子一生出處絶大關目閻不從史記改爲先

梁後齊而其所以不同之故不揩一語者閻固自言之矣史記與孟子不合惟伐燕事史記以爲齊湣王時孟子以爲齊宣王時閻意未嘗不信史記但不如信孟子爲尤甚孟子既隻字不可動搖不但伐燕爲宣王非湣王并其見梁惠王在七篇之首與齊宣王語在後遂執泥定爲前後改作先游梁後游齊且改史記燕王噲五年讓國子之當齊湣王八年至丁未噲子之死已酉燕昭王立移此五年事爲齊宣王八年丙戌以後事其信孟子篤矣孟子明言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伐燕是乘子噲子之之亂鑿有明文閻既信史記梁惠王卒襄王立而謂孟子即以其年去梁是年爲齊宣王之八年而欲移子噲亂昭王立五年事于齊宣王八年以後此五年謂是孟子在齊之年然則孟子先游梁後游齊已屬顯然無勞復辨所以不揩一詞也第閻說究不可通六國表齊宣王八年丙戌當燕文公二十七年文公終于二十九年戊子此後至燕凡有七君一百十二年如閻說則將使在位之年無有一君不增損乎自然只可就燕易王子噲父子年數內移掇無奈欲移于噲昭王事于丙戌後而彼時乃燕文公之二十七八九年則將損去文公之二十三年謂其終于二十六而以易王填補之因以易之元爲噲之元乎抑文公仍二十九年而但革除易王將易之年盡并入噲乎二者皆有所不可只得將易王元二年給還使在位十二年者改作二年于是將易之三四五六移作噲之元年讓國子之當齊湣王之五六七以爲其讓國至身死之年時適齊宣王之十九年即以是年卒似可合閻說顧燕大亂齊宣伐取之斷不可以宣之卒及孟子之致爲臣而歸皆在此一年若依閻說一路數來只得如此硬派已經撞住直到齊宣卒年丁酉上面更無寬展地步矣不但取燕與孟子去齊不似齊宣卒年事且其明年戊戌燕空無君方可云燕人畔而齊宣卒已三年矣如何說甚慙于孟子閻深詆通鑑以伐燕爲宣十九年之謬乃就其說推之不覺躬蹈此謬則以其過欲回護孟子不能全依史記故也且六國表于戊戌燕君格中書君爲王則燕稱王方自此始而何得以爲空無君國見滅之年也鄙見梁惠王下篇齊人伐燕勝之下當注云此及下章兩宣王皆與沈同問燕人畔一時事皆當作齊湣王以蒙上諸宣王衍宣字孟子蓋于湣王時再至齊如此則史記皆合始至齊在宣初立乙酉以前有師命者時戰事頗多

非指伐燕再至齊當在丙午以後再去齊當在己酉此
闢民聚反手可王所極不忘者齊也　鶴壽案先生信
史記謂齊宣之年不可移仍依改梁惠王下篇之宣王
爲潛王而不知齊宣之年實有可移潘氏孟子游歷攷
云燕人畔章王曰我甚慙于孟子正與伐燕章語意相
承亦爲宣王無疑通鑑雖移下十年至此仍爲潛王畢
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
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桓公六年卒潛
王四十年亦非十八年之數繼之若索隱于桓公卒下
注云案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
始見則桓公十八年而卒魏世家稱桓初立索隱云案
武侯九年齊威王桓公午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而史
年而威王立然則桓公之十八年所以脫去者因六國
記脫去十二年也其年遂書齊威王元年誤以康公與
年書齊康公卒次年遂書威王元年誤以康公與威王
于桓公午六年卒桓公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
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
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
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
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
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
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
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
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
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
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
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
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
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
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
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
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
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
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
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
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
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
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
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
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
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
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
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
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
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
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
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
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
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
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
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
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
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
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
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
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未能全合
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
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潛王畢竟
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
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亦非
潛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
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此則誠與孟子合矣要之孟子講明義理之書非爲紀載事迹而設或出弟子潤色未可盡泥戰國策專記權謀詞多浮誕亦非年經月緯不足爲據荀子王霸篇云齊閉用彊音通用風俗通義窮通篇云齊威宣王時聚天下賢士于稷下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號列大夫時孫卿年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或人或譖孫卿乃適楚據此則荀子當齊宣時實與孟子同在齊直至襄王方去潛王因噲亂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右係鄉人荀子可信鶴壽案齊宣王實係卒于周赧王三年燕人畔之後孟子所稱宣王斷無容改爲潛王先生不得其解又見戰國策所載蘇秦等事的在齊宣燕噲時不得已乃斥戰國策爲浮誕并斥孟子非紀載事迹之書且謂弟子潤色耳

三代以來編排甲子表年紀事明白整齊史記所獨舍此更無可從世本已亾紀年乃東晉皇甫謐等假託子據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及國語伶州鳩之言推得武王克商歲在辛未劉道原通鑑外紀邵堯夫皇極經世金仁山通鑑前編陳子經通鑑續編薛方山甲子會紀萬季野紀元彙攷此俗人虛造不可信今計武王辛未克商至顓王乙酉孟子初次去齊七百九十餘年故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如閻說由辛未計之已八百餘年國策儲子勸伐燕之言燕世家皆載但儲子作諸將仆作赴而齊宣王則直書齊潛王孟子但書謂齊王因蒙上潛王故也然則史記固謂孟子于潛王時再至齊黃震日鈔云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與史記不合案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荅稱齊宣王者也齊潛王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右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愚謂黃氏蔣說妄甚謬甚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旋復歸燕城事見燕世家梁惠王下篇王問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明係全取一國孟子言民悅則取古人武王行之明係以武王滅商爲例言倍地明係萬乘之國又并吞一萬乘之國勸王謀于燕衆置君而去明係其時燕大亂噲子之皆死國無君齊據爲己有何得以取十城旋復歸當之應如予說于伐燕勝之下注此與下章皆行宣守爲得鶴壽案史記諸年表皆不記于支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注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注曰壬辰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其上格曰庚申亦徐廣注也史公以太陰紀年命太初元年爲閼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元年正值庚申而徐廣注之先生謂史記編排甲子非矣至陳樵通鑑續編卷首述盤古至高辛氏卷二述契丹在唐及五代時事其餘二十二卷皆述宋事竝不及周朝事何亦牽引及之邪

劉向新序云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將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燕國復太子立是爲昭王據此似噲卽易王名非二人于是好爲新說者謂易王亦如梁惠再改元史記誤以後元爲燕噲之元若然則是竝無子之其人亦無讓國事乎抑讓國子之卽易王事乎劉向著述浮誕不足信卽使可信仍無害于伐燕爲潛王非宣王潛作閔正與荀子合載其寶器歸者戰國策樂毅報燕昭王子惠王書自陳其爲昭王復讎破齊盡收財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于寧臺薊丘之植植于汶篁此卽潛王所取燕寶器後

爲樂毅復收者也孟子勸齊反燕重器亦卽此然新序云齊閔王亦足證伐燕取之斷非宣王也梁惠王欲比死者一洒之孟子答行仁政可捷秦楚之堅甲利兵而不言齊可證孟子先游齊後游梁

孟子亭年甚長約有九十餘

孟子在齊君臣皆呼夫子又自言齒德皆尊又自稱爲長者若五斗外人難出此言公孫丑問夫子加齊卿相動心否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其時必已六七十孟子初至齊不可知爲何年今定從史記先齊後梁趙岐注多誤然齊桓晉文章注亦云先仕齊後適梁應劭風俗通窮通篇敘孟子所至國甚亂然亦先齊後梁予所據元大德十一年丁未無錫州守劉世常平父刻本則齊宣王元年己卯當梁惠王二十九年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時齊宣王三年至梁當惠王三十五年惠王卒其年之高明年丙戌惠薨襄立卽去此後閻氏云先至宋次至魯次至滕終歸鄒愚謂每去一國卽歸鄒乃復至他國去梁歸鄒居甚久次至宋當再至齊至魯當在至滕後大約孟子去齊去梁遇益困正列傳所云所如不合意已不欲復出宋偃稱王假行王政姑就之故對戴不勝稱宋王蓋戴盈之亦當在此時戴固宋公族而爲偃所招致孟子因薦章至宋其時齊楚已惡而伐之後果爲齊魏楚共伐滅之則當齊湣王之三十八年孟子不但去宋已久蓋不及見矣孟子在宋盤桓亦頗久餽金七十鎰在此時滕世子過而來見亦在此時石邱邵武士人疏云宋國地閒氏云宋牼宋人將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于石邱則亦在此時想王偃亦必禮幣招賢孟子必無不待延請自至其國之理既至宋王偃亦必無但餽金而不就見之理乃但與其臣語而于王偃不交一言者非無言也不足紀述故略之也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孟某守舊術不知世務

故因于梁宋于所据明宏治十四年江陰知縣涂楨專刻本桓寬連言梁宋可證至宋在至梁後　閻言至宋之後則至魯且言魯平公之年表與世家差互故從通鑑攷表魯平公元年在楚懷王十五年丁未當齊湣王十年是年燕噲子之死齊取燕明年燕無君又明年己酉燕人畔立昭王彼六國表與魯世家平公父景公皆在位二十九年未嘗差互則平公亦無差互其差互者表景公元戊寅終丙午而皇甫謐于世家則云元丙子終甲辰表平公元丁未而謐云元乙巳世家本無甲子而謐鑿空言之且故與表違每君皆移前二年謐之妄如此然則差互非子長乃謐也今既定從史記伐燕係湣王宣王時燕國晏然無事何嘗大亂被滅孟子的係先至齊後至梁仕齊宣是乙酉以前去齊適梁在乙酉一年中丙戌去梁歸鄒與鄒穆問答及曹交來欲假館受業皆此時但幼而學者會未行其尺寸不能自已姑就宋久之知其不足與言去而再至齊當湣王伐燕時不能即去留久之再去齊乃至滕文公質甚美志甚高奈國小埶弱逼于齊楚復去滕其閒又嘗至薛此蓋田嬰之薛非奚仲之薛矣終乃因樂正子而至魯當平公之五六年臧倉譖入旋去魯歸鄒終老焉由此推之孟子去梁約年七十至其歸鄒終老則已九十餘蓋

周赧王之五六年也鶴壽案孟子生卒年月無書可攷張題孟母墓碑記稱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攷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爲貞定王二十五年丁酉孟子至魏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推至貞定王丁酉已一百有九年且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皆無三十七年孟子游歷攷引史記索隱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但偏檢今本索隱竝無其文豈所引更有別本耶惟陳士元孟子雜記載孟氏譜云氏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年八十有四蜀青日札部穆聽雨紀譚竝同然定王無三十七年之定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今案六國表魯平公卒于赧王十九年孟子之卒在赧王而有魯平公謚則孟子之卒在赧王二十六年似乎可信今姑從之再據紀年增田齊桓公元年于周顯王三十九年又從通鑑以史記梁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蓋孟子先游齊後游梁再至齊孟子生于烈王四年至顯王三十九年齊宣王元年至齊

則四十三歲也公孫丑問加齊卿相當在此時故曰我四十不動心顯王四十五年齊宣王七年去齊從此時數至武王伐紂之年已卯凡七百九十九年明年爲梁惠王後元十二年至梁時梁爲楚將昭陽所敗故有晉國天下莫強之問愼靚王三年梁襄王元年去梁適齊赧王元年齊宣王十七年伐燕赧王三年齊宣王十九年致爲臣而歸此孟子游歷之大略也

孟子本不以歲月先後爲次敘

孟子一書本不以歲月先後爲次敘以仁義救言利此全書大旨故特冠于首閻氏因此遂謂孟子首先游梁不知司馬子長于列傳前特將首章標出唱嘆一番然後入敘事子長非不知道者惟其譏破此意知以見梁惠王冠首爲此段問荅實當弁冕七篇竝非以先游梁

故況漢武帝時去孟子甚近子長曾講業齊魯之都鄒嶧孟子遊事聞之必稔故作列傳明著其游蹤先後如先游梁後游齊偏拗轉說先齊後梁子長豈昏妄至此與梁惠問荅五章敘畢即順便及襄王然後追記從前見齊宣語且齊梁國勢大不同孟子至齊宣王初年國方全盛意在南面稱王聊借霸事發問此亦弟一次見王語此章予別有論王名辟疆早薨此章其至梁正當連敗挫衂遷徙避難衰削已甚惠王老耄日莫塗窮欲求一急著稍雪宽痛一聞仁義眞爲不入耳之言故子長于齊但云不能用于梁則云見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曲盡兩邊形勢然則梁惠王上篇不以先後爲次也下篇居齊凡十章八章宣王時二章湣王時居鄒居滕居魯凡四章居魯乃最後事而此下公孫丑上篇丑兩問及下篇孟子將朝王皆追記齊宣時亦無次沈同問燕人畔皆湣王時而致爲臣而歸追記宣王時亦無次滕文公上篇在宋在鄒在滕皆有之而下篇周霄自稱晉國又追記在魏時亦無次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及不與右師言皆最前事編在離婁不待言而離婁下篇復有語齊宣視臣手足語萬章下篇復有齊宣問卿語盡心上篇復有齊宣短喪事計其閒以最後事隔幽者甚多綜計全書首章外末章歷述道統故立意欲以此結束告子盡心多言心性故類記此外皆隨便位置不分次敘未可依以定其先後

蛾術編卷五十五終

蛾術編卷五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人六

鄒卽邾

孟子題辭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預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鶴壽案譚氏編年略云鄒爲魯下邑卽說文所稱孔子鄉叔梁紇所治地非鄒國也趙誤以鄒爲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魯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卽是居魯今

案此說大謬周廣業曰說文云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聊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二字形義判然鄒他書或作騶俗作鄒聊通作聊亦作陬若鄒聊之字古書從無通借水經注始譌聊爲鄒而以孔子爲鄒國人其文曰魯國鄒山卽左傳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此後乃縣之陸德明春秋敘釋文又譌鄒爲聊而云孟子聊邑人此係五代時俗本傳訛急待後人是正者故羅泌國名紀于聊下特別白之曰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又注云或作鄒非最爲了當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漢地理志魯縣騶蕃三縣俱屬兗州魯卽魯國蕃卽邾國騶卽邾文公所遷之繹也此甚近之確益如曰居鄒卽是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居恐後人好新異使大賢宅里混淆輒復詳辨之

孟子所至之地

孟子所至之國見于其書者鄒爲故鄉外曰梁曰齊曰滕曰魯曰宋曰薛曰任凡七所至之邑曰平陸曰嬴曰畫曰休曰崇曰石邱曰范亦凡七先至齊次至梁次歸鄒偶至任次至宋次再至齊燕畔再去齊次至滕偶至薛終至魯卽歸鄒至齊見亡　一乃初發軔必自鄒而往閻氏云鄒至臨淄只五百里不當云千里而見王然古里小于今尹士又甚言之故云千里也道既通方出游欲有所爲少壯專事藏修不輕出至老方出也致爲臣一連五章皆辭宣王而去同時事曰致爲臣而歸曰浩然有歸志歸者歸鄒至梁非由齊徑往仍發自鄒鄒至梁較至齊又遠故曰不遠千里而來由鄒之任不知何時去梁歸鄒息處甚久或之任卽此時也去梁係丙戌

至癸卯宋偃稱王至宋其閒十七八年無所適當皆息駕于鄒餽兼金的係齊宣陳臻明言前日于齊今日于宋至宋在至齊後不待言陳臻輩自是善問者能記憶相隔甚久之事而舉以問不足異也去宋有遠行而餽金爲贐疑卽指將再至齊也孟子欲用齊而天下民安之心終不能忘且仕齊宣當爲卿不比梁惠時之暫齊潛雖昏或以父時故舊仍加禮聘故再至伐燕燕畔正再至齊時事前者至任屋廬子當在後車從者之列故任人問食色禮孰重其後至宋去宋再至齊疑其時則有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事而屋廬子亦從故回憶之

任事而問也儲子爲相正當湣王故國策載儲子勸宣王伐燕之言世家改作湣又改諸將者實是儲子也并及孟子勸伐燕正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湣王問取之何如孟子曰燕民悅則取之而人遂以爲勸齊伐燕也當在宋也滕文公爲世子來見後爲君孟子方至滕故知至滕在至宋後也系至薛于至滕後者陳臻問餽金先言宋後言薛則至薛在至宋後而至宋乃在宋稱王後是癸卯後事乃其前庚子年齊湣王已封田嬰于薛見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隱十一年疏引杜氏譜云薛奚仲所封不知爲誰所滅杜說雖如此閻氏釋地初刻辨滕文公因齊人將築薛而恐者其時上距爲齊所滅已久然則孟子于未至宋滕前必無至薛事而其所至薛亦必田氏之薛明矣陳臻問在至薛後也六國表魯平公元年當周赧王元年而孟子年約已九十外故知至魯最在後也五六百年來士不讀五經者甚多而孟子則偉男碧女無人不誦然攷其生卒出處先後歲月閻氏爲最優而尚有誤故予更詳著之

自鄒西行至任不過百餘里

先生云去梁係丙戌其閒十七八年息駕于鄒至癸卯宋偃稱王至宋今案宋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北至山東曹州府單縣界一百十里自鄒西南行逕濟寧州魚臺縣金鄉縣及單縣至河南界不過二百餘里再至商邱縣共計三百餘里

先生云去宋有遠行餽金爲贐疑即指再至齊今案齊即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春秋爲齊國戰國時田齊因之故城在縣北八里據今圖志臨淄縣在府西北五十五里自府西南至兗州府治四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曹州府界三百十里曹縣在府東南其廣不過數十里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至曹縣界七十里依此計之自宋至齊約九百里

先生云燕畔再去齊次至滕今案滕即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周爲滕國故城在縣西南十四里西北去故鄒城八十八里孟子即使由齊至滕亦必先歸鄒然後至滕不爲遶道也

國前後次第極其明析惟七國相去遥遠近未盡得其大略今爲補攷分列于左

先生云至齊見宣王乃初發軔必自鄒而往今案鄒即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春秋爲邾國魯繆公時改爲鄒故城在縣東南二十六里西北去兗州府七十六里齊臨淄故城東南去青州府六十三里據今圖志青州府西

先生云系至薛于至滕後者孟子于宋至滕前必無至薛事今案薛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三里春秋爲薛國戰國時齊以封田文西北去故鄒城一百有七里越宿卽至

先生云終至魯卽歸鄒今案魯卽今兗州府曲阜縣在府東三十里鄒國在鄒縣東南二十六里鄒縣在府東南五十里自魯歸鄒不過四十餘里耳

七邑中六邑皆齊地惟范不知何時至

七邑惟石邱爲宋地餘六邑皆齊地孔子未嘗三年淹孟子願學孔子亦當然而于齊稍久況又再至故所至下邑亦多崇是初見齊宣地今無攷平陸兩載一載于公孫丑下篇釋地攷得平陸距齊都臨淄六百里卽今兗州府汶上縣蓋齊之西魯之東二國連界處閔子騫爲一時事終喪反齊入境初程暫留問荅疑與下止贏爲一時事終喪反齊入境初程暫留止宿目擊時艱因興其大夫語中心藏之自平陸啓行至贏乃至齊一見王卽爲王誦之晝與休自是初次去齊塗中止宿地釋地攷得晝當作晝是初夫第一程其休則釋地續攷得故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鄒約百里蓋將到家矣平陸又載于告子下篇則當爲潛王時儲子勸潛王伐燕非爲相敢主議軍國重事乎釋地續又攷得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境內故孟子望儲子親至平陸愚謂彼時或儲子正有事西行略迂道卽可至平陸非望其必爲一事特來見惟范一邑不能定孟子爲何時至此攷范爲春秋時晉士會采邑卽今曹州府范縣也戰國當爲趙之南境而屬齊者不知何故此地亦齊邊界去齊都臨淄甚遠孟子何以至此亦不可解據趙岐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岐每多無稽之言此注或因望見王子而附會耶邪

至七邑前後次第亦爲明析但所述地名僅據閻氏釋地而別無佐證今爲補攷分列于左

先生云七邑惟石邱爲宋地今案孟子疏稱石邱宋國地名此不過見程爲宋人故云然爾雅曰先生將何之則已在塗中矣攷史記楚世家懷王十七年秦庶長敗楚于丹陽虜將軍屈匄取漢中郡復敗楚于藍田秦楚搆兵莫此爲甚此正周赧王三年孟子去齊時是時楚都猶在紀郢卽今湖北荆州府江陵縣北十里紀南城是也宋程自宋至楚一徑向西南行孟子自齊至宋或者自鄒至宋亦一徑向西南行而得遇于石邱則石邱必在宋之東北境也宋之東北境甚廣縣在今濟寧州金鄉縣東北三十里鄒在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南二十里

先生云崇是初見齊宣地今無攷今案山東青州府臨朐縣西南六十里有嵩山在臨淄故城南百里韋昭謂古嵩字通用崇史記稱騶衍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或者齊宣王聞孟子至亦行郊迎之禮孟子本書又有臣始至于境云云然則于崇見王或卽是其地與

先生云釋地攷得平陸距齊都臨淄六百里卽今兗州府汶上縣蓋齊之西魯之東二國連界處今案汶上縣在兗州府西北九十里臨淄縣在青州府西北五十五里兗州府東北至青州府治止有四百二十里兩縣在兩府之西北其相去亦不過四百餘里而已安得有六百里且汶上在魯之西北址不在魯之東也汶上以北卽是齊地故朱子云在齊南魯北境上若云在齊之西魯之東則不合矣

先生云自平陸啓行至嬴爲終喪反齊入境初程今案嬴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萊蕪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泰安府南至兗州府寧陽縣界六十里平陸在兗州府西北九十里兗州府東北至泰安縣界一百八十里以此計之自平陸至嬴約有二百餘里

先生云釋地攷得既引趙注西南近邑又引括地志在臨淄西北三十里一條而斷之曰孟子去齊歸都都在齊之西南當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濾中也俗以濾水爲宿畱水以以趙注爲是然未有證佐攷水經注云濾水出時水東南何也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濾水出時水東則盡邑在臨淄城西南八十里信矣

先生云釋地攷得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鄒約百里蓋將到家矣今案史記六國表周愼靚王三年宋君偃自立爲王依竹書紀年增入齊桓公午十二年則是年爲齊宣王十三年孟子自梁適齊在齊七年至周赧王三年去齊適宋以前未嘗至宋也路史國名紀云休在顓川顓川即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屬

宋境此正去齊至宋之明證也

閻氏謂在滕縣北十五里非是

先生云范爲晉士會采邑即今曹州府范縣戰國嘗爲趙之南境不知何故屬齊去臨淄甚遠孟子何以至此

今案士會墓在范縣東三里春秋之末范氏叛晉即齊齊衛助之范遂入齊爲邑此蓋孟子去梁適齊從開封府祥符縣來北行經衛輝府至曹州府范縣又從范縣來北行經兗州府泰安府至青州府博山縣界鄒適齊則不得經范縣矣正子是在齊望見之非在范望見之閻氏謂王子豈容遠在下邑亦非

嬴去齊都三百餘里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止于嬴充虞問匠事閻百詩攷得孟子奉母爲卿于齊母沒于齊三月後奉喪歸葬于魯蓋孟子雖鄒人而先世必係魯孟孫氏之支庶別居鄒者故仍歸葬于魯宗國亦猶太公封于齊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之義也葬後必歸鄒持服終喪直至二十七月三年畢除服即吉然後自鄒反齊將復爲卿而充虞實從行至嬴舍于逆旅虞乃追憶三年前事而問也前日者三年前也百詩廣引列女傳及儀禮士喪禮既夕記幷邱濬家禮儀節等書其說甚確百詩又攷得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注嬴今泰山嬴縣愚更以一證佐百詩禮記檀弓下篇延陵季子適齊其反也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鄭云嬴博今泰山縣攷自漢至劉宋元魏嬴縣皆屬泰山郡鄭康成與杜預合然西漢已于其地別置萊蕪縣至唐又改博城縣嬴也萊蕪也博也殆皆在百里閒唐末省嬴博城則二縣地皆入萊蕪今屬山東泰安府春秋齊景公魯定公會夾谷亦在此蓋二國交界處東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

鸞壽案今山東泰安府治東至青州府博山縣界一百八十里嬴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博山縣界六十里至萊蕪縣四十里博山縣東至府一百八十里臨淄故城在府西北六十里嬴去臨淄三百餘里者是也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治東南三十里去萊蕪縣九十里則謂嬴在齊潛所滅明矣滕文公問齊將築薛以容諫而止矣至知孟子所至之薛爲田氏之薛者杜預雖言薛不知誰滅然齊潛王三年封田嬰于薛不滅薛何從封嬰爲

此乃終欲築之故文公恐而來問則知孟子所至乃田氏之辭且其至辭必在至滕之後亦明矣孟子約于齊湣九年或十年再至齊十二年已酉再去齊方至滕上距田嬰就封將十年時則有再欲築辭事（鶴壽案史記六國表載齊封田嬰于薛在周顯王四十八年而孟子去齊在赧王三年然後至滕至薛故謂齊人再欲築薛也春秋定元年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遷于邳仲虺居薛杜預注云邳下邳縣漢地理志東海郯下邳縣應劭注云邳在薛縣北地理志云奚仲之國也齊封田文于此又西遷薛故城北太康地記云奚仲遷于邳仲虺居之徐廣曰楚元王子郢客封上邳廢有下故此爲上晉言地道記云薛城西三十里今棗漢薛縣即上邳也竊意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仲虺所居之處其後遷于上邳國仍號薛故漢以上邳爲薛縣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三里若下邳縣則在今江蘇徐州府滕縣東南四十五里而先生以爲無攷何邪）

孟子及門人封爵

齊乘古蹟門鄒國公廟鄒縣城內地名因利溝謂即孟子故宅宋元豐五年封致和五年詔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萊蕪伯充虞樂昌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疑承陽伯

孔距心王驩

孟子之平陸章第一見其大夫第二見其名距心第三見其姓孔公行子有子之喪第一見往弔者其官右師第二見其名驩第三見其字子敖皆迺遷吐出然驩未

見其姓更追放從前孟子出弔于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方知其姓更合樂正子從子敖二章參觀之方知其人王欲寵異之諸臣皆趨承之而又屢見絶于大賢則必佞倖小人陳仲子之兄戴蓋祿萬鍾而驩亦爲蓋大夫則蓋邑二人同食戰國策趙有左師觸讋知其時各國有右師復有左師觸讋齊策蓋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閻百詩謂其半爲王驩治之其半爲卿族私邑陳氏世有合左師戰也春秋時宋有桓門右師又國蓋因之爾

曾元曾西公明儀公明高

離婁上篇曾子養曾哲曾元養曾子曾元曾參子望文

自明故趙岐不注公孫丑上篇或問乎曾西則注曾西曾參孫檀弓曾子曰申也聞諸申之父鄭注曾參之子名申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于足鄭注元申曾參之子而曾西不在側則是孫非子趙注亦確至滕文公上篇引公明儀言趙但云公明儀賢者離婁下篇公明儀則不復注而萬章上篇公明高注云曾子弟子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疏據經推公明儀爲子張弟子又爲曾子弟子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岐誤記祭義公明儀爲公明高故以高爲曾子弟子而于儀但云賢者耳仲尼弟子列傳子張少孔

子四十八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二人皆及門中年最幼襄三十年疏引賈逵說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年七十四時曾子二十七子張二十五年少未必遽傳授門徒則公明儀之受業于曾子子張宜在夫子沒後其時公明儀雖少亦當在二十餘子前攷孟子卒于周赧王五六年閒年八九十其生當在安王十年以前公明儀師事曾子子張約在敬王末以弱冠外計之至安王初年孟子生時儀已百餘歲與孟子斷不能覩面講論則離婁下篇論逢蒙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

罪乃孟子述儀之言而斷之鶴壽案先生云孟子年九十餘又云其生當在安王末年以前卒于赧王五六年閒年八十餘又云其生當在安王末年以前卒于赧王二十七年齊宣王元年以後顯王三十三年宣王七年孟子至梁以前而已自稱齒德皆尊則年必六十以外算至燕人畔時已八十餘歲矣然後去齊而至滕辭豈非年逾大耄乎今案史記六國表赧王十九年魯平公卒孟子七篇益法則孟子之卒必在平公以後若據先生之說孟子且百餘歲矣今依孟氏譜孟子年八十有四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又依竹書紀年梁惠王移下十二年孟子至梁在顯王四十六年齊在愼靚王三年時年五十也并時年六十一也自此以後至滕至薛見魯平公大約皆在七十以內七十以後則歸老而著書至八十四尚

告子以食色爲性以仁義爲外其意何居告子豈任人比欲重食色不過以性爲空虛耳任人以親迎禮食二事辨食色與禮輕重其意欲重食色被孟子紾兄臂摟處子一駁便倒然則孟子之言固所以重禮亦所以存食色也禮固所以撲食色架子裝他門面者也禮與仁義是一件事禮不能憑空而立故食色不可絕告子識破此意其意深惡仁義不惡食色只因食色是立不定底物事卻被有仁義弸布在裏邊廢他不得今將仁義外之只是儒者勉强胡謅出來于是食色一戳便倒內仁亦是被孟子逼迫沒柰何說其實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將仁也放倒了

鵬壽案天地之間隨處皆道理所充滿人與物皆得天地之氣而生物止得其氣而不得其道理人則得其氣而幷得其道理道理即在氣之中不能分而爲二即禽獸矣禽獸止有甘食悅色之性然烏烏反哺羔羊跪乳飛鴻守義鳴鹿呼羣亦若得氣而幷得其道理者此非物之果能知道理也由道理與氣流行充塞無閒偶于此露其一端耳愚夫愚婦不識詩書爲何物然亦皆知君當敬親曾孝以其生初本得此道理特未嘗致知力行故有時陷溺耳告于外義于性則是分氣與道理爲二矣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于之言夫曰然固也吾固厭惡仁義故欲禍之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曰然一個曰然與上文兩個曰然相承吾意固謂犬牛之性猶人性也其意直以孟子乃世法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琳應校刊

秦始皇刻石

秦本紀始皇東行刻石凡五一泰山刻石三句一韻凡四用韻有後序或一句一韻或二句一韻或三句一韻張守節所論韻誤內兩用韻二琅邪刻石二

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也案師古解祕書之名則非所
其解泄祕書則非蘇昌籍霍山書中有祕書或漏言于
人或自取之耳決無又以書借霍山之事鶴壽案尚書
者借也則蘇昌籍霍山書有似乎以祕書借霍山矣但
既以祕書借霍山則祕書已泄矣何以重言泄祕書乎
今案尚書大傳云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遂踐奄踐之
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賭其宮籍霍山之籍
當亦作此解蓋霍山有罪而籍其家其書
入于太常中有祕書蘇昌泄之故坐免耳

劉向傳不及賈誼

漢楚元王傳附劉向歆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
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
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
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案何
以不及賈誼

鄭興官二書異

後漢書鄭興傳興自隗囂歸光武侍御史杜林薦之徵
爲大中大夫後出監軍于蜀又左轉官興子衆附興傳
衆曾孫公業自有傳乃魏志鄭渾傳云高祖衆注中引
續漢書謂興官諫議大夫續漢志司馬彪譔興官與范
書異

沈田子林子傳

杭州盧召弓來札云通志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傳今
南史無之竊疑無此事殆必約傳所附耳子深惡鄭樵
之妄于通志屏而不觀未知果若何鶴壽案鄭樵之學
端臨不知何以通志一書店然與通典通攷並行其所
矜爲獨得之祕實如氏族諸略今觀其中全然采取
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以立言不知此乃出自人家私譜
于孫欲揚其祖宗而爲之者豈足爲憑同時有羅泌者
亦竊此以作路史蓋與漁仲同一妄也沈田子林
于傳出其僞造無疑先生屏而不觀可謂卓識

文中子

文中子楊謙注朱竹垞詩采其經義攷以爲宋咸直謂
無其人而證之隋唐國史無不紕繆案隋書之修實出
魏徵手徵絕無一字及其師何紕繆之有若新舊唐書
則固有其人舊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
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
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後魏著紀年之書謂
之元經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荅之說號
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
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時福郊舊唐書王質字華卿太
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新唐書隱逸傳王
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
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
傳新唐書文藝傳王勃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
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

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是
唐書固有明徵矣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九楊炯王勃
集敘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王侍讀大業
末退講藝于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文中子
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
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
于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與
爲三百篇以續詩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
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辭收爲傳未就
而沒君思崇祖德光宣奥義續辭氏之遺傳制詩書之

衆敘陳羣幷太邱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
何功矣詩書之敘竝冠于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又卷
七百三十六王勃續書敘先君文中子續詩爲三百六
十篇攷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
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于教
者續書爲百二十篇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竝受
其義是子孫述其編次六經以續夫子之業亦甚彰著
獨所稱門人新舊唐書楊炯王勃但稱董薛然曰門人
百千數則不著者多皮日休文藪文中子碑云文中子
王氏諱通生陳隋閒亂世不仕退于汾晉敘述六經數

為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
一篇易贊七十篇門人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
晦房元齡陸龜蒙笠澤叢書云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其
書與法言相類文中子生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
汾閒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
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北面
稱師受王佐之道左右其治文帝每嘆曰魏徵教我功業
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
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
通乎據此是徵及元齡如晦德林皆受業不待宋阮逸
為注始附託之也且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
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皆亡存者獨中說
之注耳故知非逸所附託李覯旺江文集讀文中子一
篇亦謂房魏等為門徒則非文中子為聖人之徒則是
蓋門人欲尊寵之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然其書之
不可信則實異甚晁公武讀書志通生于開皇四年而
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
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
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闕朗在太和
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

年矣而其書有問禮于關子明隋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卽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摇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矣隋書稱道衡子收以父遺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閒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案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卽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歷觀衆說中說固不可信而公武獨據隋唐通錄稱通有

穢行爲史臣所削是爲實錄

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崔瑾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遵明兼通之傳李鉉胡仁張文敬李鉉權會三禮祉出遵明之門傳李鉉周摇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矣隋書稱道衡子收以父遺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閒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案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卽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于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絜名以正其實天下無

述焉此敘亦以文中子當孔子而中興書曰疑元經一書出于依託則敘文亦阮逸筆所依託也晁公武謂余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元經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咼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爲過矣陳振孫謂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薛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今攷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載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傳稱載若思石季龍宮也元經作于隋世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勢日拙自不能捨邪陳氏但辨元經之眞僞其實中說元經等書無論眞僞俱屬可惡余向于漢魏叢書中見之即欲拍出焚之蓋小人之尤紛紛著述意欲駕徐遵明而上之其實雖欲比揚雄而不能也今得先生披羅剔抉指示一番寶大快事

唐元宗非眞友愛

朱子語類云唐元宗于五倫上無一件不抱愧惟于兄憲能盡爲弟之道只因憲以讓能感動得他若稍有爭

則骨肉亦不保矣舊唐書元宗之兄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薨令高力士費手書寘座前曰隆基白大哥孝友近古莫儔頃以國步艱難義資克定先帝御極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惟有大哥今復淪亡何恨如之大哥事蹟身沒讓存故冊曰讓皇帝餘敘友悌豈舜可比即昔人謂周公與管蔡其居茅屋下當極友愛然觀祝鮀啓商一言則知鉤致武庚親仇讎而背父兄周公誅之誠是而帝則全是利害之見未可同日道朱子之言最允

飲酒賦詩見融然上未嘗聞範思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賚及兄弟也開元十四年莞上之甚慟報朝三日爲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徵諸景旬百寮上表勸喻然後復常觀此則元宗之待憲文太子者不亞于讓皇帝矣惠宣太子業傳稱業嗜學善屬文每有著述輒示于兄兄亦手書答之其第置酒讌樂更爲初生之歡元宗新禊及念垂篤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爲初生之歡元宗賦詩曰昔見淳濱臥言將人事遠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鴒原鳥再飛觀此則元宗之待惠宣太子亦不遑于讓皇帝矣惟惠莊太子撝傳及隋王隆悌傳無友愛事然讓皇帝傳內云元宗兄弟聖私初出閤列第于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然則元宗兄弟之友愛自幼年而已然不獨元宗之待讓皇帝以其能讓位而如是則元宗之待岐王薛將何說以處此朱子之言未免過

汪姓

廣韻云汪姓姓苑云新安人攷廣韻屢引何氏姓苑不知何書元鄭玉師山集記汪氏遺事云新安汪氏自越國公華以六州歸唐其後始蕃六邑之閒號十姓九汪茶汪華不見于新舊唐書羅願鄂州小集近人所刻者有汪王廟攷實十一事載華事甚核

俱文珍

舊唐書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順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宣之忠言忠言授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栁宗元等圖議然後下中書貞亮知其朋徒熾盛慮臨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王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新唐書同惟多一呂如全昌黎先生外集順宗實錄則作中官劉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不但光琦盈珍與新舊書異尚解玉以二人爲一人且反以光琦居首文珍在後蓋昌黎于此事因惡叔文又與俱文珍有舊不能無私若光琦盈珍解玉當從實錄其以光琦居首案光琦名僅一見于此他無所見乃反以爲領袖之人俱文珍新舊書皆以爲渠帥且擅斬節度使反退居第二昌黎蓋有所諱恐當以新舊書爲是鶴壽案舊唐書薛盈珍作薛文珍者因上俱文珍而誤也韓昌黎順宗實錄尚字下偶脫衍字

唐范公告身

乾隆壬子夏范編修來宗齋觀其先世范公諱隋告身一通第一行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第二行以下云敕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穆西梧等渙汗鴻恩必乘其雷雨頒宣爵賞用振其簪纓以爾等列我盛朝累霑霈澤各有勞效許其敘錄行慶策勳于是乎在可依前件次一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一日次低數字列銜三行第一行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第二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杜審權宣奉第三行駕部郎中知制誥臣王鐸行次奉字爲一行次敕如右牒到奉行爲一行次一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二日次列銜三行第一行檢校司徒兼侍中使第二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悰第三行給事中溉次提行云告將仕郎前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柱國范隋奉次提行云敕如右符到奉行次員外郎下有押漫不可辨下方極低三小行一主事吳亮一令史楊鴻一書令史不著名又提行咸通二年六月日月下空一字予曩者雖從石刻中見徐巽海書大秝乙年鍾離縣令朱巨川告頗清臣自書建中元年告然徐書宣奉有名無銜似尚未全此則

首尾皆具可見唐告全式也告給范公而詞頭稱穆栖梧等者殆因公官卑卑者不能人誤一詞但若干人共一篇如朱巨川告詞亦云敕左衛兵曹參軍胙若訥等即其例若顏則已爲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兼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本極崇顯特因加太子少師而給告故詞頭實切顏一人作蓋唐制如此據宋人跋語公係文正公之高祖此告爲文正之孫正國字子儀于宋紹興三年爲左朝奉郎權發遣廣東路轉運判官裝背于廣州官舍者卷後宋人跋者正國及汪彥伯王安中章傑任希夷趙奇會幾許忻宋翰劉岑吳曾周聿程敦厚劉昉馬居中呂積中呂堅中吳升之趙敞元人跋者曹鑑傑玉立譚惟寅共二十二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范氏宰相一人履冰相武后履冰惟有子冬芬宣州刺史冬芬之下閒九格始有裔孫隋麗水丞則麗水公爲履冰之十一世孫也宋史文正本傳云其先邠州人唐宰相履冰之後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故吳曾跋云范氏自唐武初元年由其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直道與魏元同相繼以忠死至咸通初裔孫以丞麗水知名于世此告則其未丞麗水時所得也然名位不稱至本朝而後文正忠宣始相繼而出爲時

元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信矣哉舊職官志上柱國正二品勳柱國從二品勳今公官方爲主簿而得柱國勳者唐官制有四一文武職事官二文武散官三爵四勳職事官官也散官階也四者之中惟官有一定品缺而階則或以恩澤加之或以資序加之或以寵任破格授之勳則以著有勞效得之故與官皆不必相應要之惟勳尤爲無定通典云柱國始置于魏宿德盛業者居之周隋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才得地三十頃予嘗得澤王府主簿梁府君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皆上柱國勳則麗水公之得柱國勳不足異矣明史夏言傳嘉靖十八年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其宣奉諸臣曾幾跋云以其時攷之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者白敏中以是官爲鳳翔節度使也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悰者杜相也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鎮襄陽令狐綯使河中而兼侍中則未之攷焉當待博雅君子而吳曾跋則云給事中溉者王溉也檢校司徒兼侍中出使者幽州節度張允伸也豈侍郎曾公偶忘之歟吳曾崇仁人即作能改齋漫錄者頗長稽核其跋言之鑿鑿如此自當勝他手然以新宰相表攷之告中杜審權同平章事在大

中十三年十二月其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在咸通元年九月則咸通二年六月當如故杜悰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在咸通二年二月則六月當如故皆與表合曾跋謂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爲白敏中以是官節度鳳翔亦與表合其謂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鎮襄陽令狐綯使河中惟兼侍中出使者未有攷吳跋實之以張允伸則表中皆無之表中三公一項守者檢校者皆載何獨遺此豈吳曾別有據而表固有闕漏邪文正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仁自有傳餘皆附公傳孫之見于史者純佑子正臣純仁子正平正

思而正國史無之不知誰之子也鴻壽案新唐書韋述等傳贊云唐三百年業鉅事叢其間巨盜再興國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大中宣宗年號也唐自高祖至武宗皆有實錄大順中詔修宣懿傳實錄而日秝記注亡缺史官裴廷裕僅摭宣宗政事委記于監修杜讓能名曰東觀奏記以復諸帝皆無實錄咸通二年號也此告身在咸通二年曾紘所謂崔鉉令狐綯吳汾所謂張允伸當別有據而表之脫落無疑矣

皮日休未嘗陷賊爲學士

新唐書逆臣黃巢傳巢以皮日休爲翰林學士而舊唐書巢傳無之通鑑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宮卽皇帝位于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胡三省注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而舊唐書逆臣黃巢傳無之通鑑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宮卽皇帝位于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胡三省注陸游老學菴筆記辨其非是攷游老學菴筆記云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而舊唐書逆臣黃巢傳無之通鑑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宮卽皇帝位于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胡三省注陸游老學菴筆記辨其非是

楊晟自刎

通鑑載唐昭宗乾寧元年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丙子西川兵登陴楊晟猶率衆力戰刀子都虞侯王茂權斬之攻勾延慶錦里耆舊傳云彭城窘蹙百姓遞相啗食五月庚申楊晟自刎城門開二處不同

世楷堂藏板

蛾術編卷五十七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說人八

鄭康成

余說經以先師漢鄭氏爲宗將攷其行蹟爲作年譜隨所見輒鈔錄積之既多欲加編敘而其事之不可以年詳說錄鶴壽案鄭康成爲漢代大儒自古迄今苟有耳目者誰不知之故當時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所謂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豈待范蔚宗言之哉其謂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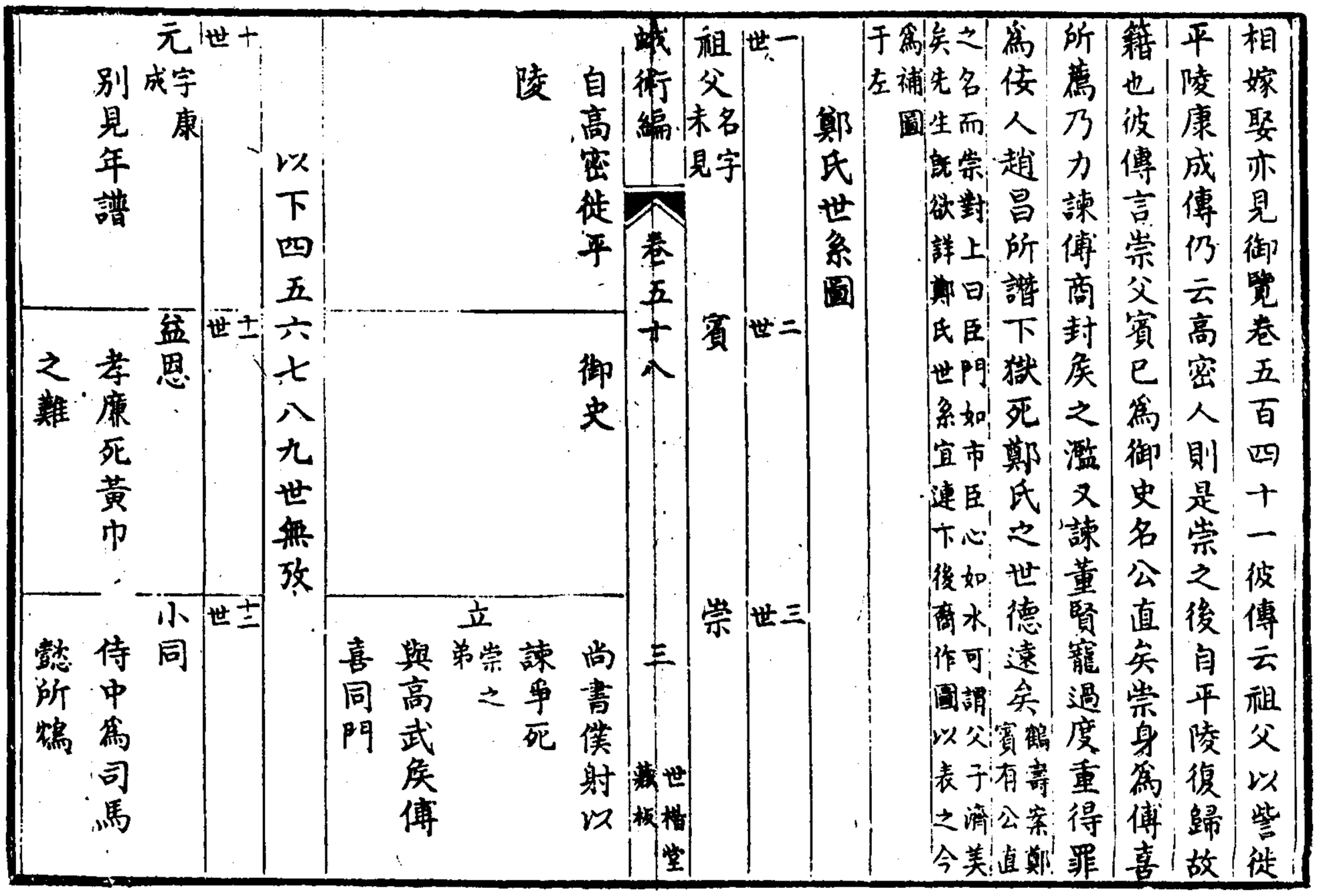
世楷堂藏板

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于元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蔚宗此言未免錚錚然以鄭學矜爲已有其實鄭氏學人人師之其有以爲不然者蓋亦罕矣先生生平專守鄭氏一家之言可謂能得所師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搜羅宏富辨證詳明洵爲鄭氏功臣然先生往往自稱獨守鄭氏家法于古今一切訓詁一切議論與鄭合者則然之略有異于鄭學而後可但人心各有不同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求珠者此郇原之所以詣孫耘也且言非出自聖人安能無誤亦但求其是而已矣吾聞通天地人謂之儒象緯之度數康成注周易每言爻辰比初六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之水人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注云五爻爻辰在卯春爲陽中大吉爻辰卽京房之納辰也然房則乾所納自子終戌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福祿之大吉爻辰卽京房之納辰也然房則乾所納自子終戌六陽辰左行坤所納自未終酉六陰辰右行康成于乾爻六辰與房同坤爻六辰則自未終戌與房異雖以爲合于律呂相生之序而更之但房之說康成少通京氏易之術未始不本于乾鑿度左行右行之說康成注乾鑿度豈

不知房術之所本與然猶謂與十二辰之火爲順也至于以交配辰卽有是義所值之星月令注云正月宿直尾箕八月宿直昴畢六月宿直鬼九月宿直壘十月宿直危營室又云卯宿值房心申宿值參伐然而辰有次度左傳言娶女元枵之維首則十一辰可知晉天文志又有費直周易分野正康成之師法何以言星而不言度淮南子言太陰在四中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歲星行二宿此卽史記所云歲陰所在歲星與日晨出昔也其術甚略而康成乃轉從之似未明乎天事矣言地者必明乎堪輿之理數禹貢分甸侯綏要荒五服蓋天下之大不過五千里耳康成注云每服言五百里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輔之堯之時土廣五千里五服服別五百里及禹弼方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在二千里之內要服千周爲蠻服在三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衛服于周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在四千里之內不知殷時中國止有方三千里連蠻夷亦止方五千里周公致太平亦未嘗斥大九州之地至于方七千里禹平水土何從于每服開各弼其五百里邪似未明乎地廣事矣至于人事則莫大于帝王之稱數康成據乾鑿度之文謂文王受命入甲寅元戊午部二十九歲故尚書注云武王觀兵入戊午部四十年雒師謀注云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年歲是克殷至春秋止三百四十有八年也若以三統秝丁巳元推之則大有不合者乃不改其是否而遂取以說經乎今先生輒謂洛守家法夫鄭學之的確不磐者固宜守之若其支離未當者而亦守之亦安貴此家法哉

鄭氏世系

後漢本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案北海國名高密縣名屬青州刺史部今屬山東萊州府鄭崇前書有傳云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亦見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彼傳云祖父以訾徙平陵康成傳仍云高密人則是崇之後自平陵復歸故籍也彼傳言崇父賓已爲御史名公直矣崇身爲傅喜所薦乃力諫傅商封侯之濫又諫董賢寵過度重得罪爲佞人趙昌所譖下獄死鄭氏之世德遠矣鶴壽案鄭之名而崇對上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可謂父子濟美矣先生旣欲詳鄭氏世系宜連下後裔作圖以表之今爲補圖于左



漢鄭崇傳云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今幷列之

鄭氏出處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鄭康成別傳云康成以丁卯歲生案本傳卒于建安五年六月年七十四從此追溯當生于順帝永建二年是年歲在丁卯

後漢本傳李賢注引別傳云康成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康成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御覽卷三十二亦引此作方十二年臘下有讌字案康成

十二歲爲順帝永和三年戊寅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別傳曰康成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案十三歲爲永和四年己卯十七歲爲漢安二年癸未鶴壽案顏延年陶徵士誄序云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凡讀書人雖在衆實數燕歌舞雜踏之會自有一種超然神遠之致觀別傳益信

本傳康成少爲鄉嗇夫注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案注引漢百官表文史游急就章顏師古注云嗇夫鄉之有秩者也袁宏後漢紀鄭康成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

本傳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乃西入關𡍮世南北堂書鈔與此略同而作續漢書則是司馬彪書也袁宏後漢紀則云家貧雖得休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極學此與范書小有詳略本傳康成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案去吏即指棄嗇夫也後漢都洛陽秦都關中造太學至洛陽西入關至秦都世說注引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秝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都張恭祖

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案爲嗇夫當十八九去吏出游當二十四五或二十六七觀其後游學十餘年過四十乃歸則可知鶴壽案第五者氏族也後漢有傳者三人弟五倫傳云倫字伯魚京兆長安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弟爲氏曾孫種傳云種字與先永壽中爲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負執貪放種收之匿以事陷種坐徙朔方徐州從事臧洪冤州刺史第五種非有大惡云會赦出卒于家第五訪傳云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據此攷之則第五氏其先爲京兆人與康成本傳所云師事京兆第五元先爲一人耳台矣種于永壽中爲兗州刺史後坐罪免既與康成同時而臧冥又稱之曰故兗州刺史第五種正與別傳所稱合然則元先豈即與先與又別傳明言年二十一遂去吏云云則是二十一即游學矣與戒子書所言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云云正合其下直接年過四十乃歸本傳稱游學十餘年乃約數之詞也先生

以爲去吏出游當二
十四五何所據乎

本傳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案桓帝延熹九年丙午康成年四十明年丁未改永康又明年戊申爲靈帝建寧元年則康成游學而歸在永康建寧之閒北海東萊是鄰比故往客耕

本傳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戒子書曰過閽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袁宏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康成本傳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袁宏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康成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案前此雖有赦然云小功以下則大功以上猶未赦直至中平元年甲子黃巾反呂彊言恐黨人與黃巾合始大赦黨人徙者皆還時康成年五十八何進之辟年六十是中平三年丙寅也以下靈帝尚在位三年而傳言靈帝末者約略言之世說注何進辟康成乃縫掖相見康成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容甚偉進待

以賓禮康成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與傳小異案後漢紀
述進辟申屠蟠不至使黃忠與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
竝延英俊潁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元北面受署康
成一宿逃去安有其事此妄造以誘蟠也
本傳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
正曳之而行告高
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
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東園公夏黃
公潛光隱曜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今鄭君鄉宜曰鄭公
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

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
通德門司馬彪續漢志袁宏後漢紀祀穆事文類聚略
同三國志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孔融在北海于
稽古士謬爲恭敬鄭康成稱之鄭公執子孫禮
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云原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
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康成爲
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後漢孔融傳云爲北海相
薦舉賢良鄭康成等據此二條暫攝計掾及舉賢良皆
孔融爲國相時事戒子書于蒙赦下云舉賢良方正有
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比
連牒也并名齊名也言連牒齊名狀名者並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

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辟大
將軍三司府謂何進薦辟事而先之以舉賢良則孔融
爲北海相時事乃本傳于靈帝末黨禁解下即敘何進
辟之之事次敘袁隗表爲侍中事方及國相孔融云云
則先後錯迕有難定其年者今姑依本傳爲主鶴壽案本傳敘
何進徵辟之事于前敘孔融敬禮之事于後竝非錯迕
蓋攝計掾舉賢良在何進徵辟之前觀戒子書可見而
立鄭公鄉開通德門則在袁隗表薦之後本傳亦
未嘗誤也先生欲合前後爲一時事斯乃錯迕耳
本傳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趙王
虞之相也案此獻帝初平元年庚午時年六十四

本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
友之禮案袁宏後漢紀中和當作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曰
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糅學道浸微處士荀爽
陳紀鄭康成韓融張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
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後漢襄楷傳中
康成俱以博士徵平中與荀爽鄭
不至袁紀無褒楷宏于此下方接何進辟請事乃後漢
朱儁傳云陶謙推儁爲太師移檄討李傕等奏記于儁
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
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
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康成等

敢言云云此必康成客謙之時故以康成銜名入奏記據本傳則客陶謙乃在何進辟請孔融禮敬之後而于此復稱博士何也且康成薦署之官甚多一無所就其召補博士歲在戊辰時年六十二亦未就乃獨以此繫銜此內有稱前者是曾任而今已去其不稱前則是現居此官而康成不稱前皆未詳鶴壽案何進徵辟時康成六十歲本傳有明文召補博士則在六十二矣袁宏以何進事敘在此下是錯誤也至于陶謙奏記在獻帝初平四年時康成年六十七前三年已舉趙相至此仍稱之爲博士又不加前字者蓋康成凡有薦舉雖皆不就然趙相之徵全出董卓博士之召尚由靈帝故仍稱之爲博士且除此亦別無可稱也

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袁宏後漢紀康成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顚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康成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案建安元年康成年七十戒子書云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正合傳言道遇黃巾而紀云經其廬當以傳爲正紀欲敘此事而先之以身長云云見威儀之盛造次云云見德行之美以明感格之神也黃巾以人爲食而所感如此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鶴壽案賊既經廬安有一縣不被抄掠之理此欲形容康成之能服人而不覺自相矛盾者不如本傳爲長至于服人專在德化身長八尺云云此不過史家敘述之常耳非謂以此服人也

本傳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攷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世說注袁紹辟康成及去餞之城東欲康成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雄帶奉觴自旦及莫度康成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袁宏後漢紀袁紹嘗遇康成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者失君子之望夫有爲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于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也三國志注引九州春秋同又引英雄記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案紹敬康成甚安得有不禮事曹操妄造行酒伏地之語殊堪駭笑本傳明言紹迫之從軍至元城疾篤不進遂卒豈在紹軍乎操欲以此爲紹罪狀耳鶴壽案獻帝建安二年曹操自爲司空而以大將軍讓袁紹大會賓客當在是時

本傳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史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袁宏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康成爲大司農世說注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案本傳此事無年而袁宏紀云建安三年時康成年七十二合之劉孝標所引別傳獻帝云云則袁紀以爲三年者是獻帝紀建安元年曹操遷帝都許欲使就已營也自此以後操始終挾天子以令天下矣故傳書之曰公車也若孝標所云行至元城卒則大謬本傳于徵大司農乞還家下書五年方敘袁紀逼康成隨軍至元城疾篤不進卒于元城此五年事何得以爲三年徵大

司農事乎且以地理攷之元城縣今直隸大名府治在東漢屬冀州魏郡國志冀州刺史治常山國高邑時紹領冀州牧其與曹操相距官渡雖在今河南中牟縣其治自在高邑縣今屬眞定府康成儒者未必往赴其軍壘大約欲往高邑自高密東北行至元城而留滯甚久以卒也若赴司農之徵而欲往許都則但當東行何反折北至元城乎故知孝標所引非也抑其不受趙相徵拒董卓也若不受司農徵則拒操命矣而亦何嘗應紹乎二人皆有不臣之心而康成皆不受其籠絡皦然不滓者也又三國志注引傳子云司空陳羣薦管寧曰昔

以識合之盖謂此也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度官度津名在今鄭州中牟縣北令其子譚遣使過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案水經注河故瀆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至沙邱堰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度紹逼大司農鄭康成載病隨軍屆此而卒與傳合鵝湖寺案李注北齊劉晝一條各本誤置戚生云其事不可以年爲譜者多乃分十二目其實可譜者當譜之今爲補譜于左

鄭康成年譜

丁卯　順帝永建二年

生于高密

中閒戊辰至丁丑年五十

戊寅 順帝永和三年　十二歲　隨母還家

己卯 永和四年　十三歲　誦五經

中閒庚辰至壬午三年

癸未 順帝漢安二年　十七歲　詣縣言火災

中閒甲申至丙戌三年爲嗇夫詣學官在此三年

閒

丁亥 順帝建和元年　二十一　受知于杜密去吏

中閒戊子至壬寅十五年　造太學師事京兆弟五元先從東郡張恭祖往來幽幷兗豫在此十五

世楷堂藏板

年閒

癸卯 桓帝延熹六年　三十七　西入關因盧植事扶風馬融

中閒甲辰乙巳二年　在馬融門下凡三年

丙午 延熹九年　四十歲　辭馬融東歸

丁未 桓帝永康元年　四十一　自扶風還客耕東萊學徒數百千人

中閒戊申至庚戌三年　耕田教學

辛亥 靈帝建寧四年　四十五　黨事起被禁錮

中閒壬子至癸亥十二年　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與

甲子 靈帝中平元年　五十八　蒙赦令注尚書毛詩論語在此後

中閒乙丑一年　孔融選爲計掾薦舉賢良在此年閒

丙寅 中平三年　六十歲　辟大將軍三府司見何進一宿逃去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中閒丁卯一年　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在此年閒

世楷堂藏板

戊辰 中平五年　六十二　詔補博士不至

中閒己巳一年　孔融告高密縣立鄭公鄉表通德門在此年閒

庚午 獻帝初平元年　六十四　董卓舉爲趙相道斷不行黃巾攻北海與門人避難不其山

辛未 初平二年　六十五　避地徐州客于陶謙

壬申 初平三年　六十六　聞蔡邕死而歎

癸酉 初平四年　六十七　陶謙列名奏記

甲戌 獻帝興平元年　六十八　客于劉備薦孫乾

中閒乙亥一年在徐州凡七年
丙子獻帝建安元年　七十歲　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疾篤作書戒子
丁丑建安二年　七十一　袁紹要會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戊寅建安三年　七十二　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乞還家
中閒己卯一年
庚辰建安五年　七十四　袁紹逼隨軍載病到元城注周易六月卒

右譜就有年可攷者譜之而以不能定其年者附于其閒無年可攷者闕之馬融卒于延熹九年時康成年四十而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者自扶風至高密中閒或更有稽留之處康成凡遇薦舉不就者多況于董卓乎本傳謂舉爲趙相道斷不行非也

鄭氏著述

本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康成荅何休義據深通由是古學遂明案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引鄭康成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康成注經之先後當以此自序爲的據本傳言黨事起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計其時康成年已四十餘矣而著述方自此始四十以前少則習業誦讀長則出游四方從賢師友質問講論不輕下筆故博而且精自敘言遭黨錮逃難注禮則逃難者即指杜門非又出游合之戒子書坐黨錮十四年則是康成注經三禮居首閱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康成偏注各經獨春秋經傳無注但有發墨守等蔚宗敘至卒後方一一條舉著述百餘萬言而或別有所據知與何休論難在坐黨杜門之時故摘出之與若劉孝標所引別傳以百餘萬言皆歸之坐黨隱居之時則誤康成與何休論難事見御覽卷六百十鶴壽案林孝存作十論七今觀自序稱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必在注周禮時范蔚宗雖不言要與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同在此十四年中

二十九篇遂目爲今文裴松之且然又何尤乎趙殖案

塗者哉（鶴壽案本傳稱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西入關車扶風馬融融亦傳古文尚書者也而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然則所注二十九篇復得安國傳本也）

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云古人學以年進晚而觀書益博然于前此所著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復改定者要當隨文參攷如鄭注鄉飲酒禮關雎鵲巢鹿鳴四牡等皆取詩序爲義緇衣彼都人士狐裘黃黃之詩云毛氏有之鄭志所謂後得毛傳乃改之也注鄉飲酒禮南陔由庚六笙詩云小雅篇也今亾其義未聞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鄭志所謂後乃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也（鶴壽案鄭于禮記注欲從毛義而于毛詩箋則又不以經爲次不以注之先後爲次益覺劉子元引自序自序言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則此經注與自序全是逆旅臨終之筆蓋元城居頗久疑于建安五年春初即抵此縣至季夏易注脫稿著述大備惟春秋傳未注而以舊稾先付服虔委託得人可無遺恨于是遂自序其一生而歿

本傳門生相與誄康成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秝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鶴壽案劉子幾曰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荅謂之鄭志鄭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觀此則知二書一問荅一不問荅本傳明言鄭志八篇荅諸弟子問五經而隋經籍志以爲鄭元之孫所誤何也）

玉海云康成注禮與其書相偕注書在注禮後安得相

借此說謬

乾象秝注天文七政論宋以後皆亾玉海云熙寧七年七月十日沈括上軍儀議曰臣嘗歷攷古今儀象法書所謂璿璣玉衡惟鄭康成粗記其法不知何據

公羊疏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禮記卷首標題疏引六藝論云遂皇至伏犧歷六紀九十一代劉昫舊唐志同恐非完鑑亦引之隋志六藝論一卷鄭康成誤唐志同恐非完書今已散亾而見各經疏者尚多

駁許愼五經異義今亾見各經疏者每條輒舉異義繼云元之聞也此駁或但舉異義而疏云鄭氏無駁則與許同

賈公彥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康成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案臨孝存賈作林不同鶴壽案臨與林皆氏族也左傳有林狂論語有林放然後趙綠有秦州刺史臨淡而臨孝存又見後漢孔融傳則作臨者爲正賈疏或以臨林同音而誤亦未可知

古人意見不同無妨論難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許愼說文鄭康成注書往往引以爲證周禮攷工記冶氏注引許叔重曰鋒鋩也儀禮既夕記遂匠納車于階閒注引許叔重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軑禮記雜記注引同是鄭未嘗不尊許氏也若發墨守鍼膏肓等特欲會通三傳非不知公羊義理左氏典故各極其精是鄭與何休亦竝行不悖也

康成別有著述爲蔚宗所未及者如仲尼弟子籍司馬子長以爲孔氏古文蓋亦孔安國所得魯共王壁中書鄭有注裴駰引入仲尼弟子列傳集解詳商榷鶴壽案史記集解于閔損下引鄭元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先生據此遂謂仲尼弟子籍康成爲之注而不知非也隋經籍志云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元誤新舊唐書俱作論語篇目弟子一卷蓋即此書而裴駰引之以解史記者也觀索隱于顓孫師下云鄭元目錄陽城人則益見仲尼弟子籍康成竝未嘗爲之注而裴駰所引之爲論

語孔子弟子目錄益可見矣

晉書刑法志律九百六卷十餘家家數十萬言內有鄭康成章句于是詔但用鄭氏不得雜用餘家此指魏受禪初事又言司馬昭以律有衆家但用鄭氏爲偏令賈充增改詳商榷唐六典李林甫等注云漢蕭何造九章九律至武帝時張湯趙禹增律令科條宣帝時于定國刪定至後漢馬融鄭康成諸儒十有餘家律令章句數十萬言定斷罪所用者合二萬六千餘條據此似鄭律唐代猶存

本傳載康成文惟戒子書明閨中張燮婁東張溥輯漢

魏六朝人集不及康成近盧氏見曾守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辛丑進士
刻鄭氏周易注乾鑿度尚書大傳注附以鄭司農集干
戒子書外戒子書采入說陽詢藝文類聚又增相風賦等七篇惟荅甄
子然書載鄭子目錄劉子元引之今不可得見
康成于三禮論語爲之作序周易避夫子序卦名尚書
避夫子序名故不爲序而爲贊于毛詩避子夏序名不
爲序而爲譜尊敬毛公毛已爲傳注故不稱傳不稱注
而稱箋見張華博物志李賢後漢書注云箋薦也薦成毛義又作詩譜說文無譜
字譜卽表也自序先歷敘文武成王周公之詩爲正經
懿王夷王訖陳靈公爲變風變雅又言自共和歷宣幽
平而得春秋次弟以立斯譜又言欲知源流清濁之所
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柔澤之所及則
倘行而觀之則鄭譜于共和以前但依世次書之某詩
則系某世之下自共和直至春秋皆倣司馬子長年表
體每幅畫作如干格上一格書周王年下諸格書列國
年詩隨其年橫列格內故有循其上下倘行觀之云云
本別爲一編今在疏中者唐人采入但存自序及每國
風每雅每頌之前敘首緣起無所謂上下倘行者其表
已亾佚不全矣鶴壽案鄭氏詩譜已亾歐陽修得其殘
訛闕誤東原先生重加訂正其表周南召南分文王武
王二格邶鄘衛分紂平王恒王一格唐分王五格齊分懿王王莊王二格魏并平王
宣王及惠王四格秦分宣王及襄王三格陳分共和及
定王五格曹分惠王頃王二格豳并成王周公一格王
分平王及莊王三格小雅大雅分文王及幽王六格周
頌并成王周公一格魯頌止襄王一格商頌分
成湯太戊武丁三格上下窮行庶幾鄭氏之舊
史記秦始皇本紀亾秦者胡也裴駰集解引鄭康成曰
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
胡此注不知是何書之注抑或康成曾注史記鶴壽案
述甚富先生謂已許說錄但檢說錄所載遺漏甚多今爲補表于左

鄭氏羣書表

周易注 七錄十二卷 隋志九卷 新唐書十卷	易緯注 七錄九卷 隋志八卷	乾鑿度注 李淑書目二卷	稽覽圖注 二卷
			是類謀注 一卷
			洛書靈準聽注
		辨終備注 一卷	通卦驗注 二卷
			坤靈圖注 一卷
		河圖括地象注	
古文尚書注 隋志九卷	書贊 見尚書疏	尚書義問 七錄三卷	
尚書大傳注 隋志三卷	尚書釋問注 舊唐書四卷	尚書音 七錄五卷	
書緯注 七錄六卷 隋志三卷	璇璣鈐注	考靈曜注	

右易類九種除河圖洛書外二十一卷

帝命驗注　尚書中候注七錄一卷

右書類十種除書贊等三十八卷

毛詩詁訓箋隋志二十卷　詩譜舊唐書二卷新唐書三卷

詩緯注舊唐書三卷

右詩類四種四十卷

周官禮注隋志十二卷舊唐書三卷　周官音舊唐書一卷

喪服譜隋志一卷　喪服經傳注隋志一卷　喪服變除注舊唐書一卷

小戴禮記注隋志二十卷　禮議新唐書二十卷

三禮目錄隋志一卷　三禮圖隋志九卷

記默房注七錄三卷　含文嘉注今本三卷

右禮類十六種除答雜外九十五卷

春秋左氏分野　春秋左氏音義七錄一卷

春秋十二公名　春秋左氏音義七錄二卷

右春秋類四種四卷

論語注隋志十卷　論語釋義舊唐書十卷新唐書一卷

論語孔子弟子　古文論語注七錄十卷

孝經注隋志一卷　孝經傳注見本

右孝經類二種二卷

爾雅注隋志三卷　爾雅音七錄一卷

右爾雅類二種三卷

駁何氏春秋漢議隋志二卷舊唐書十卷新唐書一卷　駁何氏春秋漢議紘隋志一卷

春秋穀梁廢疾　春秋公羊墨守發

釋隋志三卷　舊唐書二卷新唐書一卷

右春秋類七種二十卷

駁許愼五經異義舊唐書十卷　駁何氏春秋漢議紘隋志一卷

鄭志本傳八卷隋志作鄭記六卷

右羣經類九種五十八卷

乾象秝注見本傳　天文七政論見本傳

魯禮禘祫議見本傳　律令章句見晉志

九宮行碁經注隋三卷　九旂飛變舊唐書一卷

日月交會圖注隋志一卷

九宮經注隋三卷

右雜著八種 除乾象曆等外八卷

鄭康成集 七錄二卷　凡鄭氏所著書六十四種

荅甄子然書 見藝文類聚　賦 七篇見雅雨堂刻本　戒子書 見本傳

右集類一種二卷

有數可知者二百八十二卷

鄭氏師友

本傳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秝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攷論圖緯聞康成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案始通公羊次受左氏知康成尊信二傳不取穀梁此未易與流俗人道又案康成因盧植以事馬融故袁宏紀與傳略同又云盧植字子幹涿人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康成友善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云盧植少事馬融與鄭康成同門相友御覽卷四百九十三引東觀漢紀云馬融才高博洽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三年不見世說亦有此語英華卷六百六十四唐顧雲投翰林劉學士啓某聞鄭康成之謁馬融不知不去三年常在門庭蓋以此時儒學無出于馬公正指此御覽卷三百七十六引異苑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遠康成康成過樹陰下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此小說家語善算得見事世說謂融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康成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劉孝標注時涿郡盧子幹爲季長門人冠首季長不解

剖裂七事康成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康成素習九章算術九章中鉤股算渾天所必用而剖裂者謂鉤股割圜法也是又鉤股中之精者康成工此宜融自屈矣世說又云康成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康成擅名而心忌焉康成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軾逐之告左右曰康成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逐罷追康成竟以得免劉孝標注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康成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酖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此注是案馬融卒于延熹九年年八十八鄭康

成卒于建安五年年七十四馬長于鄭四十八歲鶴壽案康成所受業者雖止第五元先諸人而其所師承者易則京房費直書則杜林孔安國詩則韓嬰毛亨蓋非專主一家也至于馬融之卒年已八十有八而康成辭歸即在是年豈能親自轉載逐之世說云云其荒誕也可知矣

融欲害鄭未必有其事而鄭鄙融卻有之蓋融以侈汰爲貞士所輕載趙岐傳注鄭雖師融著述中從未引融語獨于月令注云俗人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疏云俗人馬融之徒

水經淄水注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荅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案左傳昭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之内又戰于棘下蓋亦儒者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

千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云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城内地名

左傳定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内又戰于棘下蓋亦儒者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康成釋而辨之雖異名大歸一也案稷下亦見寰宇記贊云者書贊也此條尚書堯典疏引作我先師棘子卞生安國閻若璩云當作棘下生子安國今本乃傳刻之譌然則荅張逸雖云棘下生無常人而書贊所稱先師實專主孔安國言康成所傳古文尚書自謂淵源于陳紀等相結

後漢蔡邕傳王允收邕付廷尉死獄中北海鄭康成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案此初平三年事時康成年六十一鶴壽案本傳稱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時年六十先生駁之曰年六十是中平三年丙寅也以下靈帝尚在位三年而傳言靈帝末者約略言之此駁甚是今案王允收蔡邕在獻帝初平三年壬申則越七年康成年已六十六矣而先生云六十一豈亦誤記爲靈帝末與

後漢方術李郃傳弟子歷字季子博學善交與鄭康成公祐北海人劉備領徐州辟爲從事康成薦孫乾于州孫乾被辟命康成薦乾亦在與備周旋時約年六十九其明年自徐州還高密

鄭氏傳學

木傳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又云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炎著名于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輿魏鎮南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先魏黃門侍郎將軍安國鄉侯炎字季珪魏時立童幼康成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收皆如其言案鄭氏之門達者趙商張逸居首鄭志鄭記中二人問荅獨多蔚宗首舉趙商等張逸可知趙張問荅散見各經疏甚多史家所引如南齊禮志引鄭志趙商問之類亦多未暇條舉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引別傳曰故尚書左丞

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德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其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援于輩中妻以弟女然則逸不但學亞于商且同里弟壻又最親也魏志武帝紀注引續漢書曰郗慮山陽高平人少受學于鄭康成攷慮爲曹操御史大夫與華歆同殺伏后者要不足累康成魏志王基傳字伯輿東萊曲城人爲中書侍郎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康成舊說而基據持康成義常與抗衡崔炎傳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年二十九結公孫方等就鄭康成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

康成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糧縣乏康成罷謝諸生炎既受遣周旋青徐兗豫之郊二事炎在前基在後魏志又云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師事鄭康成又注引鄭別傳云國淵始未知名康成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鵠壽案本傳及別傳所載趙商等七人固受業于康成者若非受業而亦傳學者莫如服虔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過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今案阮考緒七錄止有鄭氏春秋左氏分野春秋十二公名蓋春秋之學悉傳與服氏矣

引王贊問荅之類未暇條舉鵠壽案鄭志所載尚有冷剛鮑遺

魏志王肅傳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誤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與晉武帝同名受學鄭康成之門入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

蜀志云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師事劉熙善鄭氏學

吳志云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逮事鄭康成與劉熙攷論大義博通五經鵠壽案魏晉之閒善鄭氏之學者不可勝數即以易學言之若南陽

許慈臨穎荀敘順陽范寧上黨續咸廣武周續之琅邪
王險吳郡陸澄泥陽梁龢華陰徐邈明范陽盧景裕清
河崔瑾河閒權會郭茂倩華陰徐遵明范陽盧景裕清
此皆以鄭氏爲宗者也

鄭氏軼事

續漢郡國志東萊郡不其侯國注引三齊記曰鄭康成
教授不其山山下生艸大如雚葉長一尺餘堅韌異常
土人名曰康成書帶艸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略同
不其下有城南二字

趙崇絢雞肋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案載宋
古鄭左圭百川學海

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將
撻之方自陳說康成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
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御覽卷
五百引之

郭忠恕佩觿桂陽鶴脊司農牛角注云漢末大司農鄭
元牛角抵牆成八字鶴壽案此一目可不必草木叢生
其山遂傳會爲書帶耳飲酒一斛已見本傳胡爲丹泥
中云云似晉人氣習且鄭公厚德安有曳婢泥中之事
小說家欲以矜鄭適以誣鄭耳牛角八字與乃事符
語性不若程子謂觀兔可以畫卦尚有一種道理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說人九

鄭氏冢墓

水經濰水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水西有雁阜阜上
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鶴壽案水經注作濰
也先生蓋誤據俗本水西有鷹阜非雁阜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河南道密州高密縣鄭康成墓在
縣西七十里

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密州高密縣鄭康成墓在縣
西北十里康成者縣人也高士傳曰袁紹屯官渡請康
成隨營不得已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
以墓壞歸葬礪阜礪阜在高密城西北十里唐貞觀十
一年詔去葬四十步禁樵採焉案密州後爲京東東路
樂史在宋初尚沿唐制故屬河南道寰宇記又云康成
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十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
萬號萬疋梁鶴壽案高士傳謂康成其始葬于劇東漢
地理志北海郡有劇縣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西南
菑川國亦有劇縣在今昌樂縣西康成葬處則在今益
都縣東礪阜當從水經注作厲阜厲正字也礪俗字也
禹貢云厲砥砮丹唐石經作礪係衛包所改釋元應衆經音義作砆此假借字猶鮑有苦葉云深

則厲說文作砅此亦假借字也樂史生于宋代故引高士傳作礪耳

于欽思容齊乘鄭康成祠墓在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墓前有廟廟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卽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譌爲鄭毋云鶴壽案水經注先言雒水歷碑產山次言淳厲阜于欽并而爲一非是

鄭氏碑碣

晉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康成碑又爲文而自鐫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御覽卷五百四引此作晉中興書

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奏議趙商作鄭先生碑銘案酈道元所稱碑銘則趙商誤于欽所稱碑則開元中誤而朱元所稱碑或卽晉書御覽所載戴逵誤劉子竹垞曝書亭集別稱萬歲通天初密州刺史承節誤銘云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則與前五處所載皆非一種竹垞從全篇中摘此八句乎抑但得其零句乎但絕不言出何書徒以奧博使空疏者震伏而已若子之學則不倚搜獵僻祕爲事偶有所得必舉所出以示後人鶴壽案文承節碑文采氏經義攷中載之其略曰公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秋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攷論圖緯精通禮樂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于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壞范升憲章文義何進延于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節比商山之四皓鄉口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紀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公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荅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歎服門人相與誤公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秝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公後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者千餘人乃葬于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鳴呼哀哉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父老請爲文因爲之銘今案范劉宗後漢書其筆力單弱已遠不及班氏今觀碑文直鈔本傳略爲改易而文筆之平庸不承節雖係初唐人亦不應至此其爲假託無疑

鄭氏後裔

本傳康成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中當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文王曰卿負我卿無卿負我遂鴆之　案三國志注

引別傳小同丁卯日生康成以丁卯歲生故名小同與
傳異康成七十以後見一子隕于非命已爲可傷身後
孫又被酖然益恩之赴難義也司馬昭志在篡魏小同
見忌以死忠也昭與鄭氏爲讎而娶王肅女子炎遂代
魏宜鄭學厄于魏晉閻鶴壽案後漢孔融傳云舉融爲
北海相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黃巾後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迫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劉備益恩赴難蓋在是時在氏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日命之曰同莊公與桓公同日小同與康成一在丁卯日一在丁卯年不能盡同是爲小同康成之命名即本于春秋乎文似已之說非是

三國志注引魏名臣奏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允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康成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康成嫡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閒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鶴壽案阮孝緒七錄有同諱隋經籍志有鄭志十一卷亦小同所誦則學綜六經信矣甘露三年詔爲五更則行著鄉邑信矣

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甘露三年八
月詔曰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必有三老五更以
崇至敬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
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案
康成戒子書七十後所作小同爲益恩遺腹康成所命
名則其生當爲建安三四年至甘露三年約年六十外
故爲五更

劉肅大唐新語開元初左庶子劉子元奏請廢鄭注孝
經依孔注子元爭論頗有條貫會蘇文吏拘于流俗不
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嘆梁載言十道志
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康成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
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于南城
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
經蓋康成允孫所作也案小同雖冤死其後未必不蕃
孝經注引僞古文尚書兩條當係東晉僞古文已盛行
後所作則以爲康成允孫作似確梁載言所說南城山
與段成式謂康成避難不其城南山似合然注孝經自
在費縣則允孫所寓即康成故居也鶴壽案本傳言康成注孝經隋志但稱孝經一卷鄭氏注新舊唐書則皆稱鄭元注然劉知幾謂孝經非元所注其說十有二條陸德明曰鄭志及中經簿無此書惟中朝穆帝讀習孝經云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王應麟曰通儒皆

駿其非然尚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鄭氏古蹟

初學記引別傳北海有鄭康成儒林講堂李石續博物志同

志同

御覽卷四十二引三齊記略曰鄭康成刊注詩書棲于覺山今山有石井不竭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密州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鶴壽案康成高密人高密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屬北海郡康成宅在故城西南初學記所謂講堂即在康成宅也覺山在今濟南府淄川縣東北十里德會水出焉東去高密縣三百餘里

于欽齊乘論古堂宋政和中濰州太守安陽縣公所構論古堂碑云學術如運紛庸譚郎宗鄭康成等皆足以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邦人于道衷其像而繪之名其堂曰論古掖縣主簿劉杲鄉文

于欽齊乘大小二勞山在即墨東南六十里不其山在即墨東南四十里皆鄭康成講學之地文澤涵濡艸木爲之秀異千載之下第茅塞焉深可嘆已又覺山在般陽府北十里三齊記略云鄭康成刊注詩書棲遲此山上有古井即今覺堂嶺與長白山相連元遺山濟南行記謂因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謂之覺堂蓋未見古圖經耳稻城在高密西南濰水堰側春秋稱琅邪之稻自漢有塘堰蓄濰水以溉稻因名其城郡國志亦謂之鄭城康成故宅在此菊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萬疋梁今其遺蹟鞠爲榛莽矣案寰宇記以萬疋梁在康成墓側而于欽謂在故宅傍似于說是鶴壽案漢琅邪郡有不其縣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南二十七里不其山在今縣東南二十里西北去高密百餘里黃巾寇青州康成避難于此勞山在今縣東南六十里濱海大勞山與小勞山相連高二十五里周八十里晏謨齊記所謂太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是也琅邪郡又有稻縣明帝封鄧震爲侯國故城在今高密縣西南其北與康成宅相近水經濰水注云濰水逕高密縣故城南縣南十里舊以爲塘溉田一頃當即指萬疋梁也又云濰水自塘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厲阜阜上有鄭康成冢觀此則知稻城在高密西南康成墓在

高密西北寰宇記失其實矣

御覽卷四十二孝經鄭氏序僕避難南城山注孝經康成允孫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圍五丈俗云是康成允孫注孝經處寰宇記河南道沂州費縣南城山後漢康成允孫注孝經于此于欽齊乘南成城在費縣南百餘里齊檀子所守漢侯國屬東海因南成山而名漢末黃巾之亂鄭康成避難此山有注經石室案欽誤以康成允孫爲康成鶴壽案太平御覽引後漢書云州南城山有石室是康成注孝經處梁載言十道志解于南城山下亦引後漢書而以爲康成允孫所注今案漢東海郡有南成縣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即于游爲宰之南武城也即覽所引蓋袁山松華嶠

等後漢書

仁和沈廷芳隱拙齋詩集內有謁漢經師北海鄭康成祠堂聯句礪山三百尺廷芳上有司農墓馬鬣志舊封成城螭碑見新仆層沙鬱坡陀廷芳斷壠莽回互堂基蔚然存城溫偉誰所塑裳衣漢冠佩廷芳俎豆古師傳高甍儼嵯峨城巨棟漢丹堊柏臕虬榦摧廷芳松老龍鱗護賢關此同尊城叢祠詎比數公功在遺經廷芳祖德克追步公爲世孫道東慨餞別城身退遠黨錮殘擴秦火燼廷芳闕補魯壁誤百家屈論難城異代發箋注絳帳擴庭授廷芳黃巾拜塗遇豈作袁紹賓城堪曳孔融屢安居謝詔聘廷芳易延芳侑于姓合聚炳節三世承城○公子益恩死黃巾之祠中竝配饗焉盛業千秋布適來當清和廷芳展謁彌祇懼紆轍慰叢情城瓣香達中悰肅薦溯江毛廷芳載酌尊罍酷願就弟子列城竊比太守故持旌重徘徊廷芳負笈愧馳騖幸獲奬籬窺城庶幾舟筏渡徒御回斜陽廷芳村墟起遠霧顧瞻通德門城脈脈有餘慕廷芳

鄭氏崇祀

小學紺珠魏文帝旌表二十四賢杜喬張奐向詡陳蕃

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韓融荀爽房植姜肱陳球王暢申屠蟠張儉鄭康成冉璆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穉皇甫規

唐六典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毛詩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老子學者兼習之諸教授正業周易鄭康成王弼注尚書孔安國鄭康成注三禮毛詩鄭康成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公羊何休注穀梁范甯注論語鄭康成何晏注孝經老子並開元御注舊令孝經孔安國鄭康成注老子河上公注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十一年詔曰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儒學傳范甯下無賈逵此下云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于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太宗紀所載略同而亦作二十一人無賈逵一書而一事三見舊唐書之未善于此可見鶴壽案禮儀志云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璀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賢猶霑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賢之上七十子請準舊都監堂圖形

于望兼爲立碑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等道業可
崇獨受經于夫子望準二十二賢預饗敕改顏生等十
哲爲坐像悉預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
于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于廟壁上今案
上言二十賢下又言二十二賢太宗紀儒學傳又言二
十一人可見修書者之失于檢點所以參錯不齊其實
賈逵必在內當以
二十二人爲是

齊乘鄭康成大司農高密人宋封高密伯梓桐山在般
陽府城東十餘里有鄭康成廟金末燬于兵乙卯歲淄
川令張孚重修

鄭氏品藻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
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
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康成栝囊
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
歸王父豫章君每致先儒經訓而長于康成范蔚宗祖
武子晉武帝時
爲豫章太守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
徒竝專以鄭氏家法云贊曰元定義乖衰修禮缺孔書
遂明漢章中輟孔書六經也中輟謂曹衰禮不行也案漢大臣曹褒手定
典禮此贊抑褒以揚鄭言褒不能成漢禮而康成定孔
書可傳百世蔚宗之尊鄭至矣鶴壽案馬融謂鄭生今
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此品藻
鄭氏之始也以見本傳故不復贅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
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門徒有問者則
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
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
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
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案經神學海朱
勝非紺珠集引之

御覽卷六百八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
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
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

得有如許妄譚

三國志注引郝原別傳郝原欲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
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
古今博聞强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
躡徙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某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
者何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
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
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某君以僕爲西家愚
夫邪崧辭謝焉郝原自遼東反國講述禮樂吟詠詩書

時鄭康成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案原北海朱虛人與康成爲同郡鶤壽案孫嵩字賓安邴人康成本傳云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漢安邱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十二里屬北海郡朱虛縣故城在今臨朐縣東六十里亦屬北海郡安邱在東南朱虛在西北兩地相接至康成居高密縣更在安邱東南邴原若從朱虛至高密必先經安邱而曰鄉里鄭君何也朱虛去安邱無過百里而又曰躡屣千里作傳者隨便寫出耳

二國志注引張璠漢紀鄭泰字公業爲尚書侍郎奉車都尉董卓專權泰語卓曰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

御覽卷六百十八頴容春秋釋例曰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康成

朱勝非紺珠集引雞蹠集云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康成像見其所誤輒呵斥之案雖屬笑端如弼之妄此事容或有之

顏之推家訓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康成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縣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舊唐書元行沖傳行沖釋疑論曰卜商疑聖納誚于曾輿木賜近賢始啞于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于其集以上亦見新唐書儒學元澹傳王應麟困學紀聞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康成尚書事今僅見于唐元行沖釋疑案王粲何物故駁鄭學自屬亂道所不待言鄴下諸儒荅崔文彥之言是也而顏之推不通經反以爲譏何哉粲之駁幸已不傳而元行沖王應麟皆俗學猶津津樂道之

謬矣鶤壽案古來譽鄭者不可枚舉而毀鄭者亦不可枚舉其實解經立論但求其是互相攻駁豈有窮期先生斥張融王粲爲妄人元澹王弼而知之乃以王伯厚之淵博謙論又極平允非鄭樵羅泌輩所比而亦以俗學譏之過矣

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閒起馬由增葦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又曰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荅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且聖證論王肅酬對疲于歲時又曰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毅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于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宏聖意非謂揚已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故王卻史論曰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窮道孔聖誤諱閒鄭服非然于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以上王卻語亦略見新唐書儒學傳案鄭定義乖孔書遂明而叛者蠭起如陽德甫升陰慝旋作至王肅忌鄭名高欲取而代聲埶尤劇當日鄭氏門人孫炎主基申鄭難王而王肅門人孔晁又申王難鄭南齊書史臣曰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衰成竝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畏而王肅依經辨理與鄭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齊書此係最爲中肯肅于學術之中行其忌忮可謂小人又因其女適司馬文王卽文明皇后生晉武帝以外孫崇奉其外祖著述假戚畎以得行其亦可羞甚矣今幸肅注各經皆不傳而其駁鄭之書名聖證論者亦亡（隋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誤唐志作十一卷）惟元行沖述其緣起頗詳行沖因鄭禮學尤名世故以禮記發其實見疏中者各經皆有如禮記疏引聖證論馬昭援穀梁傳以荅王肅難之類未暇條舉姑就尚書舉之如堯典四仲王云鄭智見之漏滅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見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冬至晝短此其所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舜典殛鯀王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禹貢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

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埶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埶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采合二事亦爲謬矣禹之功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拓境擴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元揔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四國甘心三方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科則意者康成每援不知蓋闕之義以荅人不欲强說逃難著述未能徧訪通儒洵屬妄譚至謂具鄭志百餘

帝于郊服衮服乘素車建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禘始也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于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冬至之郊特爲魯禮祭法疏引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太姒夢大人接而生文王中候云后稷所說明文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于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馬昭之說僅存此二條而已

邪果爾益見鄭學之精張融王邵皆妄人也融之案經論詰自必助王詘鄭邵愛王肅杜預之自開門戶以守鄭服章句爲非此等一派妄譚行沖皆若深有取焉是誠何心哉

聖證者以聖人之言爲證而駁鄭也其證何在曰惟家語南齊書云爰興聖證據用家語是也攷王肅孔氏家語序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等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嘆曰豈好難哉子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壁不

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闢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誤經禮申明其意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者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斯文已傳于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子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相與明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閱此不覺令我失笑肅竟謂鄭學爲孔氏枳棘故出一腔不得已苦心闢而去之又謂天不欲喪斯文故特令其闢鄭學此種是趙宋人口吻不意肅已爲作俑矣漢藝文志本之劉歆七略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是西漢原有家語而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王應麟誤詮引馬昭云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康成所見尚書僞孔序疏云家語則王肅多私定禮記王制七廟一條疏載王肅引家語駁鄭而曰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蓋古本家語入罕見者肅遂假而託之詭言得之孔猛鄺道元無識故水經注謂王肅序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出先人書家語其實非也王魯齋家語攷云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取賈誼新書亦多魯齋遺漏未舉孔安國後序亦肅爲也肅既僞造此書又自爲注而卽引以自證其駁鄭之妄說豈知仍不足以欺天下後世邪鶴壽案尚書孔傳所獻實係王肅僞造細案其文乃句句勦襲古書湊成者家語亦然蓋集用諸書而雜以己意以爲難鄭張本近人已有搜其根柢而作疏證者矣

孝經疏鄭康成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帝魏王肅注論駁之馬昭抗章固執敕博士張融質之融稱周人祀昊天于郊以后稷配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下祀地安得復有祀帝嚳于

圜丘祀稷于蒼帝之禮乎肅說爲長王義具聖證論鄭義具三禮義宗案此條亦見玉海

晉儒林傳董景道宇文博宏農人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勰文心雕龍序云敷贊聖旨莫若注經馬鄭諸儒宏之已精

北史袁翻傳正始初議明堂曰鄭康成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

梁蕭統昭明太子集夾鏈二月啓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

英華卷七百十楊炯送徐錄事詩序云書有萬覽之者

鄭元

虞世南北堂書鈔典論曰北海鄭元學之淵府案典論

不知何書恐非卽魏文帝所誤

歐陽詢藝文類聚隋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云德行博

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

劉知幾史通韓戴服鄭鑽仰六經開導後學發明先義

古今傳授是曰儒宗

杜牧樊川文集池州李使君書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

微旨不傳乃康成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

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康

成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

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

生亦卽隨而猶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

人耳鶴壽案池州卽今安徽池州府治貴池縣杜牧嘗爲池州太守子筍鶴家于其地今府城西門外一里尚有杜公祠及杏花村在焉

英華卷六百九十引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云周官得

鄭康成槪其微言鉤其大義幽者明于日月奧者廓于

天地

新唐書禮樂志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絕于秦漢

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爲諸儒方共補綴以意解

詁未得其眞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元之徒號

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聿惑歿溺而時君不能斷

決以爲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由是郊邱明堂之論至于

紛然而莫知所止及唐志出歐公手故其言如此與傳

出宋祁手啖助等論截然不同呂祖謙宋文鑑林希書

鄭康成傳後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于禮自堯舜以來

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于

火學士腐于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

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著儒老叟所遺及漢世口諷

手傳或山巖野壁之閒收拾缺編折册朽蠹斷絕之餘

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于聖人之

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譌誤豈能免也

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

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

者鄭氏也其于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

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

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

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詞則薄于經術抑不思其所爲

功者雖康成猶有所不敢盡況無康成哉當漢之末姦

雄競起康成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于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乃幾人尚敢輒訕康成哉若康成者可謂賢矣鶴壽案歐陽永叔惠讖緯之亂經嘗上書名儒學官取九經正其訛中引用緯書者恐刪去之禮樂志又云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又謂太史圜丘祭昊天上帝在壇上而燔瘞及頖廣禮猶著六天則昊天之說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議曰六天出于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元以爲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爲祭太微五帝

世楷堂藏板

傳曰凡祀啓蟄而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點元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此段議論乃康成注經最紕繆處先生但引其大略而不引及此蓋爲之諱也

朱子大全集書乞討論喪服劄子後淮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歿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窮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于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關略不無待于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鶴壽案喪服有恩有義最難處制精詳歐陽永叔謂元王禮卒取正于喪服傳若經傳平生何嘗讀儀禮而議濮所未及者舍鄭志其安從哉

荅敖夫論中庸章句強哉矯矯強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卻恐不平穩也

荅呂伯恭相人偶有一二處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

世楷堂藏板

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邪又

荅呂伯恭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邪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于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承問者卻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案讀書漸趨平實深惡空論仁體故信相人偶之說鶴壽案生生不已之謂仁如桃仁杏仁之類各懷生意得土則生仁者人也親親從此生出荅李季章所編禮傳大要以儀禮爲本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于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

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荅問蓋已及之其于賈疏其義甚備

荅廖子晦示及疑義各以鄙見條析但宗法從來理會不分明此閉又無文字檢閱恐只依鄭氏舊說亦自穩當也

荅李繼善橫渠說三年後祫祭于太廟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似爲得體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已有此意

荅郭子從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從手不從木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爲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于柱簷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

儀禮釋宮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甚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案儀禮釋宮一篇于宮室制度甚詳大略皆采鄭注鶴壽案儀禮釋宮誤或以爲鄭朱子書非也

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支離與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直是意味深長也學校貢舉私議云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荅義者必通貫經文又謂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禮儀禮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又謂其治經必兼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人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見聞所及故治經必因先儒已成之說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變今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又謂其命題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既無家法主司出題當斷反連當連反斷今既各主家法則此弊自革鶴壽案唐六典載試士之法分爲六科凡秀才試方略策五條凡明經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凡明書試文字林凡明算試十種算法不專試經義其經雖分大小而不論年朱子此議更爲精當

朱子語類大學如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此只是

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本處則惴惴慄慄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

論語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

問改葬緦鄭元以爲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爲葬畢便除如何曰不可改禮宜從厚當如鄭氏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好鄭氏宗讀爲禜卽祭法中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

周禮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法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今改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千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處說卻未見卻于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君舉千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鵬壽案建國之法以邦域言者以穀土言則孟子所謂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是也以邦域言則大司徒所謂方五百里方四百里而邦域方三百里方二百里方百里是也或疑穀土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倍如何開除曰穀土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山林有九而當一八而當一之地又有廛里九等地采邑三等地井諸項計之周官與孟子未嘗不合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卻是

小戴禮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康成是箇好人攷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

王肅議禮必反鄭元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酒埽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于禮思過半矣

論樂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甚分明

訓門人古人見成法度不用于今自是如今有用不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折合來就如今爲可用之計如鄭康成所說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零零碎碎做得成

論歷代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亡矣鵬壽案以上所引朱子凡二十三條先生以朱子爲宋代大儒必援引其宗鄭之說以服不從鄭者實則宋儒講漢學者甚衆卽如康成周易

注久已散佚而哀集成書者始于王伯厚乃先生斥之爲俗學然則康成亦俗學耶

鄭氏之學自唐中葉以後大儒閒生而其學浸衰至宋歐蘇相繼而攻詆益衆朱子集義理之成而亦取鄭氏合文集語類觀之其深有取于鄭氏可見獨周易惑于邵氏詩以已意說二經不知鄭學書能疑古文最有識特持之不堅三禮頗加研究儀禮尤覺功深朱子于鄭氏得于禮者爲多

說人十

宋太宗

宋太宗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迮鶴壽參校

宋史太祖本紀紀太祖在周戰功甚詳而太宗不聞有是乃與趙普謀擁戴太祖藉太祖威名以服衆以太祖爲孤注事不成太祖首當其衝事成已安享其福陳橋之事計畫已定然後入白正以倉猝見其神異是固然矣乃賀皇后傳云生魏王德昭五年寢疾甕乾德二年

出閤計太祖崩德昭已二十餘歲受杜太后遺命時問太祖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憮然乃曰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但恭帝當世宗崩止七歲豈可同論況德昭喜慍不形見傳謹重寡言喜讀書不好犬馬之翫邪見事略本傳太宗既與趙普定受禪之計即以主長君愚其母以定自立之謀太祖明明墮其術中而不能禁也且后妃傳于昭憲杜后傳業已言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其文甚明而廷美獲罪貶死後太宗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邇者鑿西池水心殿成朕將泛舟往廷美與左右謀以此時

竊發不果卽詐稱疾于邸俟朕臨省因而爲變種種曖昧不明以此爲廷美罪案何以服廷美廷美傳云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又言太宗嘗以傳人而太宗于母子兄弟骨肉之閒則已甚矣鶴壽案自古帝王之興必先天與之而後人歸之若使天未嘗與之雖有百姦臣謀之豈有益哉宋史稱陳橋之事人謂趙普及太宗先知其謀先生據此遂謂盡出太宗之權謀太宗非也宋史趙普傳云普白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普固小人論先生尤恐別無證佐見太宗本紀贊云太祖之崩不豫年而改元浩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其三事已詳上若孝章宋皇后太祖至道元年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乃就此四事各引本傳敘述之以實其罪而太宗一生無往非陰謀詭計不能逃

我誅心之論矣今案太祖本紀云周世宗北征在道聞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世宗不豫還京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恭帝卽位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推太尉爲天子未及時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由此觀之陳橋之事乃是天與人歸信如先生說其謀盡出于太宗豈韋囊之木實太宗所陰藏日下之日係太宗之說言羅拜之衆由太宗所指使乎況宋史稱太宗沈謀英斷既然有創平天下之志則卽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燕有交州西夏之役則其威名亦豈不足以服衆者哉

從來年號不過兩字其有三字四字者皆亂政也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欲爲幷魏也武后之天册萬歲萬歲通天爲改唐爲周也而太宗一姓傳授乃特標太平興國四字之號以自表異顯其興國之功且非易姓及大變故若唐肅宗之于天寶從無當年改元者而太平興國之元卽開寶九年也以此見太宗之急急于死其兄惟恐不速本紀贊云太祖之崩未踰年改元浩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德昭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其三事已詳上若孝章宋皇后太祖至道元年崩至權殯普濟佛舍終太宗眞宗世神主享于別廟則太宗之忍于死其兄卽一婦人猶然鶴壽案太宗未踰年而改元宜爲史氏所譏先生因此幷責其四字年號爲亂政也宜爲史誅求太祖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然則太祖早已爲之識語矣況太宗意在削平天下興國乃其素志豈必以此

自表異乎

東都事略曰廟室祔以一后若追册者則否太祖祔以孝昭者王氏太祖后太禮之正也太宗祔以懿德者符氏太宗后蓋以明德在也李氏太宗后及明德崩與懿德同祔而元德李氏太宗夫人生眞宗追尊爲皇太后以誕育眞宗亦得祔焉此則從禮變也于此之時孝章宋氏太祖后卽所謂宋后豈不應與孝明同祔邪太祖廟宜亦祔三后而孝章又不得升配太祖何邪至神宗之世追册之后竝配于廟于是孝章始升祔焉俾此言雖爲眞宗發而太宗之殺禮于太祖見矣事略于廷美傳敘事甚略德昭傳直云暴薨諱自刎不

言皆曲筆

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即位遽改爲炅仌火日見也古炯切殆自嫌名鄙必改爲仌仌日以自顯殊不知太祖匡允之名義極平正而改賜之時在太祖絶不知其異日將爲天子不使其與已排行太宗意嗛之故即位而遽改之鴻臚寺案光義二字有何見鄙而謂太宗意嗛之邪此更揆求到不經意處

受禪乃太宗與趙普本謀

受禪事起倉猝其實乃太宗與趙普本謀也方周世宗北征于地中得三尺木題曰點檢做見舊五代史六月祖而太宗與趙普生心矣明年正月而禪七八月之久兩人

所經營圖度者皆爲此事而太祖不知也本傳云北征至陳橋太祖被酒卧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贊云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數或然已哉事定以佐命功充樞密直學自今觀之豈徒或然已哉事定以佐命功充樞密直學士佐命者不但今日事即異日燭影斧聲早已安排定矣天下已歸宋愚弄其母脅制其兄使不得不傳位于太宗而普反于榻前爲誓書藏于金匱營私事露太祖已斥普不用太宗立亦幾忘普之功普言願備樞密以察姦變又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事辭甚切至見本傳及其再相患得患失之心愈熾惟恐冀戴傳位

一事猶不足以固寵乃得盧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上聞廷美貶斥亦可已矣而普復以廷美嫡居西洛非便復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甫至房州憂悸成疾死俱見廷美傳普之罪于是眞莫可逭矣即德昭之死雖太宗殺之安知不成于普手邪且普一介鄙儒有何功德而元僖稱其功曰開國元老參謀締構配饗詔云翊戴興運光啓鴻圖所謂締構翊戴者非指陳橋事乎上清太平宮神語曰趙普久被病亦有冤累耳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所謂冤累者非廷美德昭乎豈特與有力殆是其一手所爲廷美傳云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爲也與本傳贊不同鶴壽案趙普誠哉小人然亦嘗讀半部論語論語不云乎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陳橋之事與君何異而先生定以爲出自趙普之謀至于燭影斧聲公然弒父見于湘山野錄此乃吳僧文瑩之謬記而先生又信之并兩案爲一案于是太宗直爲大逆無道而人矣今案太祖往視之親爲灼艾太宗嘗病亟太祖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太祖崩于萬歲殿據宋史宦者王繼恩傳言時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甲寅即帝位然則太祖崩後太宗方入安得有篡弒之事乃李燾長編云壬申引趙普之言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長編作于孝宗之世去開寶幾及二百年傳聞失實而孝宗爲太祖後入故李燾一無忌諱

而竟來及野史辨應旂通鑑又云宋后見晉王遠呼曰吾母子之命俱託于王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此等皆無稽之譚不然元人修宋史有何避忌從無一語及此邪先生不以正史爲據謂陳橋受禪時太宗與趙普早已作此想是所見遠在邱濬程敏政諸人下也

王安石怒交阯言新法不便

熙寧九年二月宣徽南院使郭逵爲安南道招討使罷李憲以趙卨副之詔占城占臘合擊交阯案宋史紀事本末得交阯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存濟王安石怒乃請帝以郭逵爲招討使安石于神宗直以傀儡待之拽起放倒惟所欲爲此事直至外夷以爲口實形諸露布亦可悟矣方且荼毒生靈以快安石之憤後之效法者踵相接誠罪之首亂之魁也

蔡攸以進奉得少師

徽宗本紀宣和五年蔡攸爲少師案三朝北盟會編云蔡攸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萬金四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帝喜之故也

三路都統葛王褒

高宗本紀紹興十年五月壬寅金人圍順昌府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大軍繼至劉錡力戰敗之案紹興十一年金改元皇統金史世宗本紀云皇統閒封葛王此葛王爲世宗無疑而金史世宗本紀絕不載三路都統之事世宗生于天輔七年癸卯則宣和五年也至紹興十年纔十八歲耳豈以乃父訛里朵之功遂授厥子以重任乎案訛里朵死于乙卯葛王未立事功而遂付以三路都統之任以援兀术事不可解若果有之本紀豈有遺失不載乎鶴壽案金史稱世宗皇帝諱雍本諱烏祿惟大金集禮云世宗初改名褒然帝王所改之名作本紀者不應遺漏況順昌之圍在紹興十年而金熙宗改元皇統已在紹興十一年世宗本紀但言皇統閒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則受封未必在十一年即在十一年而圍順昌時尚未封葛王也三路都統必非世宗宋史新編刪去此句乃通鑑則云劉錡至順昌城下三路都統葛王烏喝以兵三萬駐合而薄城烏喝即烏祿也則又似非他人

完顏宗賢

高宗本紀紹興十二年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劉祹護送梓宮案金史完顏有兩宗賢一名阿魯一名賽里王倫傳曰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祹送天水郡王褒樞云云則此宗賢乃賽里也

巫伋等爲金國祈請使

高宗本紀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壬戌遣巫伋等爲金國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增加帝號等事案大金

國志云伋至金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主曰不知有父兄在外如此之久而始祈請者乎高宗貪位故遲延至此亟伋之唯唯而退鶴壽案紹興二十一年高宗在位已二十五年矣安豈不聞徽宗沒于金司馬朴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操文以祭乎

虞允文拒戰金主亮

高宗本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卻之案當時戰功李寶第一虞允文原未嘗戰特完顏亮先于庚午日聞大定之立欲于丙子日濟江而揚林沙塞乘憤盡殺其舟師君臣疑阻師徒內潰曾不一戰觀北盟會編及本紀阿鄰諸傳可見允文雖忠智然不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

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

高宗本紀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案此時張浚方立功樞密院肯出外乎蓋爲薛慶所拘恥同枋頭之敗故殺太子而統兵出外耳細觀本傳次序自不被此老瞞過今以此改入後方妥不然既爲宣撫處置使又命知樞密院事亦不合

楊皇后年反長于寧宗不可信

理宗本紀紹定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案恭聖仁烈楊皇后傳紹定年正月后壽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五年十二月壬午崩于慈明殿壽七十有一則本紀有五二字衍但寧宗本紀崩年五十七以紹定四年計之寧宗若在當年六十四則楊后反長于寧宗六年寧宗恭淑韓皇后以慶元六年崩楊后自少以姿容選入宮恭淑崩后乃以色升其年反長此不可信

洲者張貴也張順傳云襄陽受圍五年宋閫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俾爲都統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滿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毀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諸軍驚以爲神立廟祀之此與八年本紀合張貴傳云襄帥呂文煥力窮共守貴欲還郢乃募二士使持蠟書赴郢求援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亾去貴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舫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執近欵合則乘舟皆北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死之乃命降卒四人

昇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守陴者皆哭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此當即九年本紀所載貴事而以爲張順者俗呼順曰矮張而示貴尸于城下亦曰矮張故作本紀者遂于九年誤書張順也

惟賸典不知本傳何以不載

瀛國公立係四歲

度宗本紀咸淳七年九月己丑子㬎生瀛國公本紀瀛國公名㬎度宗皇帝子也母曰全皇后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于臨安府之大內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年四歲六年當作七年

潘大淼

瀛國公本紀德祐元年四月濠梁主簿潘大淼攻金壇縣取之案本紀作大淼李成大傳作大本說文本字重文未注云古文則此字宜作淼

元軍軍錢塘江沙上

瀛國公本紀德祐二年二月壬寅大元軍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潮三日不至或如周室將亾三川告竭之意而元兵之軍于錢塘江沙上則事之所必無江潮之猛伯顏即不知而宋人降元者累累如果有此必止之矣

宋元宰相位號

十七史商榷詳言宰相位號所謂宰相者不過爲之品目非官名也宋初沿唐制故宋史宰輔年表于宋初但爲僕射不同平章事仍不是宰相故曰自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樞密使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樞密使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之類皆同一宰相也其第二格皆執政也曰參知政事曰樞密副使曰知樞密院事曰同知樞密院事曰簽書樞密院事曰同簽書樞密院事曰宣徽北院使曰宣徽南

院使曰東京留守皆執政也自孝宗乾道七年二月改僕射官名爲左右丞相因仍以至元代一中書令二右丞相三左丞相四平章政事五右丞六左丞七參知政事自憲宗以前皆無可攷中書令雖有其名終元世未嘗授也特空立此名以縣一格蓋自世祖三年始略備而中書令仍缺至元七年置中書省惟設平章政事以下至二十五年又置尚書省于是右丞相等六者爲官名而中書尚書仍省名也然二省或暫設遽罷自成宗以後只是完津一人爲右丞相而左丞相常缺其餘亦

皆缺恐表中有逸漏然宰相之名于是爲略正矣

王景等七人傳

宋史王景等七人傳皆五代舊臣入宋者卷末論曰景輩遭五代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攷景等七人入宋本身子孫皆以功名終竝無一謀叛誅滅事論中云云殊不可解

向敏中事不實

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向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云云李昉子宗諤傳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以疾卒不應天禧初尚在此事朱子名臣言行錄亦載之作李昌武卽宗諤字也然究不可信且云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尤不可解張齊賢傳眞宗卽位四年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宰輔年表天禧元年八月庚午王欽若自樞密使同平章事加尚書左僕射何言未嘗除僕射耶鶴壽案詮除者國家之大典豈以博臣下之歡心哉若使眞宗果有此言李宗諤果奉此命君臣皆不成體統矣此由紀事者欲形容寵遇之盛而不自知其言之失實耳

夏竦欲誅保塞兵

歐陽修傳夏竦欲誅保塞羣從者二千餘人夜半屛人以告修修止之蘇子由譔神道碑則與修謀誅保兵者富文忠公弼也竦最惡修安肯與之密議當以神道碑爲正

梁顥登第之年

梁顥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甲科眞宗景德元年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若以景德元年年九十二推之則雍熙二年當年七十三洪邁容齋四筆引陳正敏遯齋閒覽云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卽如遯齋

之言顯以八十二登第九十餘卒不過八九年其官祕書監並非翰林學士皆與宋史乖刺遯齋書不傳容齋辨之云子以國史攷之梁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攷也予謂宋史不過以四十二誤爲九十二其他皆合灝有二子傳末云子固進士出身直史館卒年三十三與容齋引正史合宋史又云梁適翰林學士顯之子少孤輯父遺文以進可見顯年必無九十二

以蔡確詩爲譏訕非冤

閩中有三蔡皆非一族襄莆田人正人也確晉江人京仙遊人皆在姦臣傳不但襄與二姦薰蕕異器卽確與京亦絕無關涉元祐中確奪職徙安州遊車蓋亭作詩云矯矯名臣郝鎮山忠言直節上元開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公俯碧灣吳處厚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鎮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確遂南竄處厚說雖似鍛鍊然確爲王安石所薦直王韶之罪黜沈括之官興文及甫之獄又言曹參遵蕭何約束陛下立新法豈容挾怨壞之其一意紹述如此

張浚

張浚一生無功可紀而罪不勝書富平之敗關陝盡失符離之敗淮土日蹙皆以浚之闇愎忌忮制置乖張致之其平生以心學自許符離師潰流血成川堅卧帳中鼻息如雷曰我不動心耳浚之狼戾如此而妄自附于

正人哉

浚挾私憾與王庶及吳玠比誣以謀反幷囑素與端有隙之唐隨潛斃之獄此尚得謂有人心者乎最堪恨者宋齊愈以勸進張邦昌伏法而浚劾李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去宋事遂不可爲矣浚本黃潛善門客又嘗力薦汪伯彥人知沮抑綱而逐之者汪黃也而浚實沮抑之史以汪入姦臣傳而曲譽浚烏得爲公論乎綱既因浚言罷陳東力言汪黃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東竟坐誅東之死浚有力焉劾綱之客胡理代東筆削欲以布衣操進退大臣之權勒理編置浚之罪不可逭矣厥後浚去位綱復奏留之浚能無愧死乎紹興七年視師淮西欲以呂祉節制鄜瓊兵岳飛爭之浚艴然怒飛乞解兵柄浚益怒乞以張宗元監其軍未幾瓊叛降劉豫浚且大恨飛韓世忠初亦有忌飛意後飛爲秦檜所陷世忠詣檜詰問且曰何以服天下而浚則安知不幸災樂禍也至于薦檜可與共大事傾毀趙鼎皆班班具載于史夫浚之所申雪則宋齊愈也所親附論薦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也所彈劾則李綱陳東胡理也所忌害則趙鼎岳飛也所誅殺則曲端也所委任則王庶吳玠唐隨鄜瓊也嗚呼孰謂浚而可以爲

或曰浚于岳飛之死子謂其有幸心得毋深文乎子曰非也浚之子栻與朱子友善朱子作浚行狀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字推奉甚至修史者既以栻充道學與朱子同傳故于浚傳多起辭焉然其彈李綱排趙鼎忌岳飛薦秦檜猶不能爲隱往往見于他傳朱子謂浚因檜靖康中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遂爲推引既覺其暗爲上言之朱子之爲浚解則善矣獨怪其敘抵牾趙鼎事抑揚其辭若有所不滿于鼎者而爭鄜瓊事則諱而不言賴宋史言之宋史惟朱是從而猶不能諱此事則浚之忌飛無疑矣且檜之逐鼎自衆而潮而吉陽檜命本軍月報存亡鼎知必殺己不食而死浚雖去優游近地檜死復用由此觀之浚雖不至附檜殺飛其心迹何如也或曰鼎亦嘗薦檜子何責浚之甚乎子曰正惟兩人皆薦檜而檜待兩人厚薄懸殊子所以大疑浚也學者宜參以三朝北盟會編鶴林玉露齊東野語桯史鼠璞賓退錄庶得其實鶴壽案浚之罪案宋史已言之矣本傳論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考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先生此一段議論卽從此數句生出但時論比之于諸葛亮則大謬無怪先生盡發其覆也

黃鍔代黃潛善死

世閒寃酷之事何時蔑有如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辭其非是首已斷矣其後潛善良死而鍔之命從何而償惟有史在鍔之死與潛善之生但付之適然之數此則千秋之公是非也

傅亮被擒後死

高宗本紀建炎二年正月乙未金人破永興軍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兵降唐重傳則謂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程迪傳則謂亮先出

降衆潰案金史本紀書擒宋經置使傳亮妻室傳亦云獲宋制置使傳亮如是而已亮特後死耳不受金官也蓋亮爲李綱所用之人汪黃輩惡綱者幷誣陷亮遂以奪門出降之罪加之不知金史固昭昭也

史浩史彌遠史嵩之本貫不同

史浩與史嵩之同爲鄞縣人而不言是一宗觀浩子彌遠與嵩之傳同卷而亦隔越不屬且傳中亦絕不言是其子姓族屬然史彌鞏傳彌遠從弟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晚而入仕又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則爲一宋明矣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州十二杭越湖婺明常温台處衢嚴秀南渡後分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爲東路慶元府本明州奉化鄞紹熙五年以寧宗潛邸升爲府縣六鄞望然則宋史于史浩傳既云明州鄞縣人彌遠浩子應同嵩之傳獨云慶元府鄞人其實當如嵩之傳一律爲妙（鶴齋案宋史于史彌遠後次以之與彌遠議發濟王竑立理宗故彌遠之後即敘清之非因嵩之不同本貫也）

浩傳已多虛美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異議欲城瓜洲采石厥後浚符離師潰恢復之計遂不行浩與浚兩謬

彌遠傳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發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正論而其通篇但有褒揚所謂姦惡小人一種患得患失之意全然不見自誅李全復淮安以下寫其慎重名器公正無私之狀宛然一古大臣規模而其最矛盾者起復右丞相四年落起復下一段云雪趙汝愚之冤乞

褒贈賜謚　正誣史一時僞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沒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云云與後一時君子竄逐不遺餘力判然如出兩人鵬壽案小人未嘗不慕君子之名史嫌遠所以發濟王而立理宗此乃小人之本性衆口難拚乃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斥逐之是又小人之常態作史者各據其實書之而眞情畢露矣

當之傳有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論嵩之不當起復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全載其文今略云芭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于今日自開

督府東南民力困于供需州縣倉卒置于應辦鞏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何事所成何功又云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今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又云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于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厠于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宗于地下乎云云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姦狀而前半篇但有褒揚全無貶斥且言鵬士三十二人後董槐吳潛皆賢相則居然以正人許之何自相迕乎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到此方露嵩之姦狀而前半篇但有褒揚全無貶斥且言鵬士三十二人後董槐吳潛皆賢相則居然以正人許之何愾誠快人快事也其後陳宜中果殺虎

新編作相傳璟卿劉漢弼徐元杰皆嵩之致毒不知何據宋史贊云嵩之因喪起復羣起攻之然固將才也史浩彌遠父子一味退縮以爲持重已不足道嵩之何人而史以將才許之明與其從子之言矛盾鶴壽案以將才稱嵩之褒揚失當璟卿書中一段云近聞蜀師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蔡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徐元杰皆嵩之致毒不知何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猗危侵軼于沅湘搖蕩于鼎澧江陵之孰苟孤則武昌未易守荆湖之路悄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徼疆之釁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陳一閒東南生靈特元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爲圖之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

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繼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欲優游救水之養其可得乎此段議論最爲暢快即此可見嵩之非將才而先生僅摘其八句反使閱者不能明了且下引異日國史云云亦配不上矣

敎陶孫

敎陶孫字器之崑山人宋光宗紹興五年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著詩評皆爲設喻之詞王元美多倣之近沈歸愚割敎陶爲地名誤以爲姓孫稱爲孫器之

陳宜中殺鄭虎臣

縣尉鄭虎臣送賈似道至貶所而拉殺之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誠快人快事也其後陳宜中果殺虎

臣宜中以其小臣擅殺罪之誠爲可恨但德祐元年宜
中請誅似道方罷其相位厥後往占城不返然則宜中
雖不足道尚差有人心畧夢炎宋狀元宰相阿賈似道
降元富貴苟賤無恥亦何足責惟王績翁欲合宋臣十
人請于元主釋文天祥爲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
江南置吾輩于何地天祥不死天祥竟被殺欲保已身富貴惟恐
天祥不死天祥求仁得仁固所願也夢炎則誠蟲蛆糞
穢矣尚出宜中下且甚遠

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初附賈似道
對宜中意其已死故鵝湖寨陳宜中得聚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
若使知似道尚在則宜中必無此奏先生乃謂其尚有
人心邪至于似道人人得而誅之故當時陳過潘文卿
逐殺之誠快事也

請置似道幷治其黨與三學生及臺諫侍中皆上疏乞
誅似道王檝復論其不忠不孝紹興守臣聞似道歸閒
城不納婺州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陳景行孫
嶰叟乞斬之乃放于循州使會稽縣尉鄭虎臣監押而
逐殺之誠快事也

文天祥爲右丞相

陳桱通鑑續編云德祐二年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
密使同左丞相吳堅如元軍伯顏執天祥于軍中天祥
自元遁歸五月昰卽位于福州以天祥爲右丞相兼知
樞密院事宰輔年表及本紀列傳竝同而續綱目稱樞
密使新編謂其據塡海指南二錄且元人稱文丞相者
屢矣而元史世祖本紀云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以
中元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殺宋丞相文天祥當以宋
史爲正

文信國是仁者安仁不是知者利仁鶴壽案天祥臨刑
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夫能仁至則
能安仁矣先生之評南向再拜死其衣
是也知者尚有一閒

梁成大李知孝

王惟儉宋史記凡例云宋史至理度時疏謬尤甚如史
彌遠史嵩之一代窮奇李知孝梁成大相門鷹犬而正
史虛事褒揚梁李徒有官簿此必宋末子孫賄改而舊
史不存無從誅姦讀之但有浩歎攷梁成大李知孝傳

非不書醜指摘論中云成大知孝甘爲史彌遠鷹犬遺
臭萬年亦可謂極力貶斥矣而終無一的實事迹虛事
彈擊此當是史失其事故耳雖然宰輔執政中雖擬之
徒如李昌齡姜遵但宜依漢書陶青劉舍例于他傳末
附載姓名年表中具其爵位不必作傳者多矣況梁李

不過臺諫侍從之流哉抑如蔡抗輩亦豪無事實而醜
然居列傳中亦宜以陶青劉舍例斥之

趙延壽與葉隆禮所載異餘亦然

遼史趙延壽傳本姓劉恒山人葉隆禮作相州人遼史
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碑將趙得鈞獲延壽養爲子隆禮

作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隆禮載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己爲帝卽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令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于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遼律太后太后駁難德鈞德鈞無以荅不食踰年而死太宗釋延壽用之會同中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六年爲盧龍節度使八年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遼史作魏王太宗崩延壽僞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卒兀欲卽世宗也凡隆禮所紀載皆微有影響似是齊東野人之語卽此一傳遼史若全未采取隆禮者至于韓延徽張礪張琳蕭奉堯耶律余覩則其意髣髴相類而語殆無一合劉六符與富弼爭論歲幣遼史削去弼語且以六符爭進貢名爲有體則知元人所據者卽遼國之記載實未采取隆禮鶴壽案遼天祚帝嘗詔耶律儼修太祖以下實錄金章宗嘗詔陳大任修遼史元托克托等僅據此二書而已葉隆禮之書則未之及也

蕭奉先傳當金兵未起但言其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

此必據實錄無誤若葉隆禮則爲傳聞掇拾之詞故云爲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所書之官迥不同當從正史

遼史言天祚使阿骨打歌舞爲樂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天祚欲殺之葉隆禮以爲道宗事

徽宗天會十三年薨皇統二年復封郡王

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佶薨遣使致祭及賻贈宋史徽宗本紀亦云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國城紹興五年卽天會十三年雖甲子至丙寅相隔三日紀載不甚遠也大金國志熙宗紀年天會十三年四月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爲豫王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重昏矣趙桓爲天水郡公攷之大金國志熙宗皇統元年竝亦同也奈何金史熙宗紀皇統元年二月乙酉改封海會十三年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壽五十四紀載無此文

史鑑盛稱徐武功于謙與徐有貞搆怨因有貞倡言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故恨之切齒謙本薦有貞反疑其沮己及奪門功成遂誣謙殺之英宗本不欲罪謙而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吁謙社稷之臣也其于明

室殆有再造功而有貞特以私憾殺之小人哉史鑑西村集祭徐武功伯文丙子丁丑之際天理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衅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反乎正此蓋天生吾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公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衅此特出于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于三思之殺否邪悠悠之譚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國病篤不日當冕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

世楷堂藏板

之生事邀功哉羣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家有釁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有一亂臣賊子窺伺其閒則生民之衅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譚者反有其私憤于謀天性忠孝才略開敏自遭寇變憂國忘家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莫入地門皆非也然小人如徐有貞石亨輩烏足以知此所惜者有貞既玩景泰英宗于股掌之上而卽借此以行其私憤于謀天性忠孝才略開敏自遭寇變憂國忘家也先先後入犯終不得逞皆其功也乃甫聽宣論卽班見執賊之日陰霾翳天朝野冤之指揮多喇以酒酬其死所都督同知陳逵收其遺骸瘞之而有貞方自鳴得意焉夫以有貞之行險邀功戕賊善類誰不知之乃有無恥小人如史鑑者爲文以祭之且極口揄揚竟比諸狄梁公豈非恥恥怪事

說物一

斗

斗說文云十升也象形有柄當口切許氏自序譏諸生競說字解經猥曰人持十爲斗諸生之說誠爲謬矣而斗之爲字乃作㪷以爲象形竟不知其如何盛米粟之類小雅大東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云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毛傳挹斟也疏云北有斗星不可以挹酒漿又云維北有

酒漿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今目覩斗形竝無可以挹斟之理蓋其制已亾而今之斗則圜圓而有底竝無所爲柄亦竝無所爲三畫皆偏側之形與古斗字似乎不似乎與今北斗似乎不似乎古今異制如此鶴壽案斗有二其一是量器月令云仲春之月角斗甬史記李斯傳云平斗斛度量漢律秬志云斗者聚升之量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此皆指量器也其一是酒器詩行葦云酒醴維醹酌以大斗毛傳云大斗長三尺也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體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嘗用如此之長勺也史記滑稽傳云月飲不禁飲可七八斗此皆指酒器也今案量粟米之斗無大小十升而已若挹酒漿之斗則有大小攷工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注云勺尊升也淳于髡云一斗亦醉當是小斗容一升者若大斗或如漢禮器容五升者與古時量粟米之斗與挹酒漿之斗有大率皆有柄說文謂斗字象形者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斗有柄者象北斗也詩大東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天文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斗身之方直似之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斗柄之斜曲似之孔疏以爲南斗南斗六星其前四星亦爲斗其尾二星亦爲柄總之量穀米與挹酒漿其器雖不同而其形卻相似故附也斟也斟升也其字皆從斗聲也斡也魁也斟也斡也其字亦皆從斗詩于北斗但據酒漿言者以粟米言之則下文不便重複耳竝非挹酒漿之斗有柄而量粟米者十升挹酒漿者小則一升大則五升今先生混書斗作斗似升非升似斗非斗故許氏斥之

冶氏殺矢刃長寸云賈疏與戴震皆非

攷工記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又云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云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儌盡而無惡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云戟廣二寸有半寸云鄭注于冶氏下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賈疏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者上文戈刻本脫此字以意添戟在上齊內殺矢在下齊中是異齊今此同工不可也云似補脫誤在此者下文矢人自造八矢殺矢彼已有此亦是彼脫漏有人于彼補脫訖更有人補于此是誤在此也案矢人云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彼文注云刃長寸脫二字賈疏說非是

矢人是刮摩之工所爲非矢人之事且矢人云矢長寸鄭注云脫二字當作長二寸則知此殺矢刃長之云必非矢人之文而誤補在此賈蓋以補者不知矢人脫二字而誤補之非也矢鏃是以金爲之自是攻金之工所爲築氏既爲削殺矢與削同齊則亦築氏爲之當于敝盡而無惡之下卽云殺矢刃長寸圍寸云云而冶氏爲三字自在戈廣二寸之上如此則同齊者同工異齊者異工矣鄭于冶氏不言脫二字于矢人亦不言重出鄭固不誤賈誤耳戴震攷工記圖全依賈疏皆非

同工異齊者異工二語直捷了當然亦卽從鄭注看出

戟重十五斤

魏志典韋傳韋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宋張表臣詩話以金權量較之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重三十斤耳鶴壽案此不過據古權輕于今權之說謂古之三斤當今之一斤耳但兩戟止重三十斤軍中何以震而驚之張表臣之言未可信

鍰鋝

尚書呂刑其罰百鍰云釋文引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疏云六兩曰鍰蓋古語存于當時也攷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鋝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元言一鍰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案馬以鍰卽是鋝先據一說云一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尚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爲鋝以爲近是彼疏謂是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此經鄭注已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劒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劒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斤十二兩七銖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鋝六兩爲近是是與鄭合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云說文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鋝鍰也者尚書呂刑墨罰百鍰爲一云今東萊稱及大辟千鍰許氏以此鋝與尚書鍰量名當與呂刑

云云者錙鍰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鍰有六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鍰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鍰錙似同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錙彼注云錙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錙錙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卽是錙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鍰字之明文也說文金部云錙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錙聲周禮曰重三錙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錙力輟切又云鍰重也从金爰�

聲周書曰其罰百鍰戶關切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錙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錙見周禮故于錙字下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字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錙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許愼從孔氏古文尚書奈字當從古作鍰而其說以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錙字之訓今乃入之錙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錙然後次以鍰字而注其下云錙也則愼意以鍰卽是錙俱是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鍰亦只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許皆傳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

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雖所引未全想許必不從古文說鄭亦字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戴震攷工記圖謂錙鍰字音旣異數亦不同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鍰也六兩太半兩者錙也二字篆體易譌遂溷爲一呂刑鍰當改錙攷工記諸錙字皆不誤獨弓人膠三錙當改鍰一弓之膠不過三十四銖二十五分之十四豈有至二十兩者愚謂傳注當宗康成文字必依許愼果如震說則兩漢魏晉諸儒無一不誤但錙鍰相似明白易見鄭許不

應不識字至此尚書今古文無直作錣者竟以意改亦
太專輒古今異制何知古人弓膠不用過多且古權輕
于今權祇當今三之一三錣實一錣也乃公然欲廢舊
訓邪又以攻工殺矢刀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
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錣謂垸卽是鍰以此
差之知鍰當輕于錣但說文及先後鄭皆不以垸爲鍰
震何所據而定之邪鵠壽案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云吕
刑其罰百鍰今文尚書作率或作選或作鍰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
率此依今文尚書也徐廣曰率音劉司馬貞曰舊本率
亦作選攷漢書蕭望之傳云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有金選之品尚書大傳云一鋝六兩率與選鋝皆雙聲
周禮職金疏云夏矦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
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
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其字其說皆
異古文家說鍰卽率者比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
引賈逵說俗儒以錣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矦卽大
傳之一鋝六兩也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鍰此用
今文尚書說解古文尚書也馬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
書說謂鍰卽攷工記之錣字馬注攷工記云錣當與吕
刑鍰同此許謂鍰卽錣之所本也釋文引鄭注尚書云
鍰六兩也集鄭注者皆不采之蓋因釋文又引賈逵說
俗儒以錣重六兩則鄭必不用俗儒說而不知馬鄭注
書用歐陽夏矦說者多矣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鍰
三百七十五斤卽六兩之說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
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錣錣謂之鍰以攻工
記之錣古文尚書之鍰聯合爲一此出于馬季長于此
可見小爾雅之爲僞書今案鍰有三說段氏但引二說
而漏不及冶氏注六兩太半兩之說未知何故古文尚
書謂鍰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百鍰重三斤
今文尚書謂鍰重六兩則百鍰重四十一斤十兩太半兩
謂鍰重六兩太半兩則百鍰重三十七斤有半鄭氏
三者之數判然不同其謂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論語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包咸曰蔡國
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棁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
侈也皇侃疏云山節藻棁若以注意則此非僭正言是
奢侈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攷禮記明堂位云山節藻
棁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山節刻櫨爲山也藻棁畫侏
儒柱爲藻文也禮器云管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
鄭注濫盜竊也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矦斲而
本與此異案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棱謂斲爲四棱以
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
晉語及含文嘉幷穀梁傳雖其文小異大意略同也山
節藻棁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爲之君子以爲濫者是
爲僭濫也管仲事亦見雜記下推鄭及作疏者意必備言天子及
大夫士宮室之制者鄭明言宮室之飾無畫山藻之禮
蓋此在天子亦雖用之宗廟若尋常宮室猶且不可何
況公卿而管仲陪臣乃用之居室此乃破格非常之僭

故變言濫而鄭云盜竊也其實則亦僭耳夫子譏臧文仲僭禮有二其一爲居蔡尺二寸大龜諸侯所藏而文仲亦藏之然此其僭猶可言也其一爲山節藻棁則甚矣包咸有見于此故分析上一事爲僭下一事爲奢侈而皇疏亦發此意管仲與文仲同時當時列國奢僭成風相率效尤如此文二年左傳夫子譏文仲作虛器爲不知杜預謂居蔡山節藻棁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其意亦分爲二皆爲僭彼疏卽引論語鄭康成注亦以居蔡山節藻棁二者皆非文仲所當有朱子從張子幷合爲一云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畫藻于棁也言

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如其說豈管仲之山節藻棁亦將以奉大龜邪鵠書素藻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棁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但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既以作虛器罪之而曰一不知也全謝山曰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龜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或以爲卽蔡之別名其說見于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二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也乃若山節藻棁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則未必然何則臺門反坫鏤簋朱紘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于其中者乎蓋亦不稱之甚矣吾固知其必無此事也然則山節藻棁將何施曰施之于居蔡也是固張子橫渠之說而朱子采

之者今之自以爲熟于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今案錢氏之說甚是故夫子不譏其僭而但言其不知家語好生篇一年俱作三年

瑚璉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皆黍稷器疏云鄭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朱子仍鄭誤

金縢啓籥

尚書金縢啓籥見書鄭注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龜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案鄭云籥開藏之管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

鍵論文當言以籥啓室見書嫌文緐省之不可言籥啓故倒言啓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僮竹笛也門部關字注云關下牡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从竹者古字通也說文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爲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關爲關下牡則關卽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啓門鍵牡以閉門故雙言啓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所謂瑣簧管則猶瑣匙而異今之瑣匙其形是牡卻有眼以受簧古之管則全是牝

形陷入瑣中以韜簧者簧韜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鍵器鄭注碻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爲鍵與鄭相反今此經啓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爲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卽鍵閉而云啓籥則文大郤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也蔡傳云籥與鑰通說文無鑰字鎖字蔡誤以管爲鍵而云卽今鎖也又云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插鎖中搏鍵者是鎖匙反謂鄭及賈孔爲僞知今不知古也鶴壽案籥假借字也說文籥字从竹

侖聲頖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笧笧謂之籥亦謂之管籥字全不相涉閒正字也說文關字从門侖聲門必有關是橫木又以直木上貫關下插地是與關有牝牡之別故曰關下牡也關又謂之鍵說文鍵字从金建聲以木橫關鼎耳而舉之故謂之關鍵引申之爲門戶之鍵閉而其義專主于鼎扃故曰鉉也月令云修鍵閉慎管籥鍵閉是橫木今謂之門栫管籥是直木今謂之門栫以直木撐住橫木則管籥爲牡而鍵閉爲牝此無可疑者自鄭司農以鍵爲牡月令注因之以爲鍵牡與開牝不知鍵卽開也猶之管卽籥也安得分而爲二金縢但言啓籥而不言開鍵者一則古書簡約二則啓籥自開本不待言也左傳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則鍵之管杜注管籥也蓋亦謂門下牡古鄭人無鎖鑰等具故連環不絕謂之瑣漢以後以鐵爲連環鎖鑰等字惟雕玉連環不絕謂門下牡無鎖鑰之瑣漢以後以鐵爲無連環鎖鑰不絕以係物乃製鎖字又爲匙如門下牡以開鎖乃製鑰字若金縢之籥乃是門下牡並非今之所謂匙也康成于月令注雖誤言鍵牡閉牝而云管籥搏鍵器是亦以管籥爲撲住門關之物也蔡傳固謬先生謂管是以漢後之器物而施庋周

初之制度豈兆書藏龜之室將鎖封固有事乃以匙啓之乎

碑碣

隋禮儀志開皇初定葬者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鶴壽案說文云碑豎石也

聘禮鄭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宗廟以石窆用木禮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斬大木爲之形如石窆時所用後世因此記葬者之名字事蹟于碑而易之以石豎于墓前也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東海有碣石山然則碣之爲義本大于碑隋人以之次于碑下者但取其形特立與豎石相類而已

觚不觚

論語觚不觚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此恐是漢以來相承舊說朱子改觚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失其制不爲棱也或云曹子建詩騰觚飛爵闌干酒器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材簡也西都賦設壁門之鳳闕上觚棱而棲金爵室亦有觚孔子問禮于老聃踞竈觚而聽之竈亦有觚不必泥一物史記漢興破觚而爲圜是也增演支離去古義益遠鶴壽案儀禮于燕大射特牲皆用觚則觚爲酒器無可疑者惟觚所受之數馬與鄭不同許慎五經異義云今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

散訓也飲不能自節人所謂訓也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愼案一獻而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鄭駁之曰今禮酌肴單古書或作俌俌民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今案鄭氏從韓詩以觚爲二升乃與沈湎于酒爲不觚相對

箸

古禮飯以手故其飯不澤手但古非無箸故云飯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梜無菜者不用梜注梜猶箸也意者欲存上古抔飲樸略之意故不用箸據少牢注食黍稷用匕正義太羹兔羹有肉調者亦用匕檀弓杜蕢刀匕是共雜記匕用桑詩大東有捄棘匕毛傳匕所以載鼎實疏煮肉實之于鼎載之者古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然則匕亦箸之類其形曲有身有柄身大而柄小用以盛物者

枕

何焯曰論語曲肱而枕之枕字釋文集注悉音去聲篇韻俱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晃曰衾枕之枕上聲詩爾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鶴壽案凡字音異則其義亦異如脂膏之膏讀平聲而膏潤之膏讀去聲圍扇之扇讀去聲而吹扇之扇讀平聲一虛一實此類不可枚舉亦有音同而義異者如筆墨之筆讀入聲是也

燭

曲禮燭不見跋疏云小爾雅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爲燭火炬盡則藏所然殘本恐賓見積本多欲退也儀禮大射儀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燭于門外注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此大射行禮既畢然燭送賓之事郊特牲鄉爲田燭注田燭田首爲燭也此王將行郊祭故郊內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鸞郊之早此所言燭皆火炬大約即庭燎之類檀弓曾

子寢疾童子隅坐執燭此亦火炬故須人執非如今蠟燭可範銅錫爲架而插之鶴壽案儀禮燕禮在後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四句已見燕禮何以必引大射儀也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云墳大也燭之言燭在地曰燎廣設之則曰大燭又曰庭燎其實一也周禮故書作蕡燭先鄭云蕡燭麻燭也賈公彥曰古者未有麻燭故鄭從墳訓大古庭燎依某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矣

鈹

昭二十七年左傳夾之以鈹定八年虞人以鈹盾夾之杜皆無注昭二十七年疏引說文鈹劒也案下文鱄設諸置劒于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于胸劒鈹連言則鈹非即劒劒魚腹可藏則鈹必又長于劒廣韻鈹刃戈

也或作鉦漢書功臣表周竈以長鉦都尉擊項籍師古曰長刀兵爲刀而劒形史記作長鈹蓋作疏者引說文不全故讀之意不顯彼金部鈹字注本作劒如刀裝者此師古注之所本

方策

方策鄭注方版也策簡也朱子用之葉少蘊云木曰方竹曰策策大方小而通攷黃氏洵饒云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于竹簡案曲禮書方注方版也正義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士喪禮下篇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謂書物于版行列之多少物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行春秋左傳序疏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于簡可以竝容數行宋謝靈運傳論一簡之中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一簡只一行故下文方以兩句爲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音殊豈待言是簡之行數與方不同服虔左傳注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伏生所寫今文尚書酒誥每簡二十五字召誥每簡二十二字鄭康成尚書注每簡三十字是簡之字數與方不同版大而簡小葉說非也然又有不可不知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蓋方雖大于策惟其大而能容輒止用一版故字數限于不及百策則編連不拘多少故字數亦無限反可多書也曲禮正義言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與聘禮記違反非也若謂大事書版小事書簡則可不拘褒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南史執簡以往此何等大事而書于簡蓋因所書只五字用簡已足也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迮鶴壽參校

說物二

睨睆縣蠻

詩凱風云睨睆黃鳥毛傳睨好皃鄭箋睨睆以興顏色此與下文載好其音原非一意而朱子改爲清和圓轉之意縣蠻云縣蠻黃鳥毛傳縣蠻小鳥皃而朱子改爲鳥聲與大學注同祇因黃鳥一物以音著美遂率意揣測取古訓盡改之恐太專輒（鶴壽案說文云睨目出皃玫工記云深其爪出也楷堂藏板）

其目是睨字之義也韓詩云綿綿黃鳥則毛詩或本作睨睨與睆字說文所無而于毛詩則三見凱風既訓爲好皃矣杕杜云有睆其實傳云實皃大東云睆彼牽牛傳云睆明星皃蓋皆以皃言而不以聲言也但古本睆皆作睨壕杕杜釋文云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則知杕杜古本作有睆其實也據廣韻云睆明星也睆大目也則知大東古本作睆彼牽牛也然則凱風古本亦必作睨睆黃鳥可知矣今本作睆者或因上文睨字從目邊則下文睆字疑亦當從目邊或見睨字說文訓目出皃睨字廣韻復訓大目也以類相連故從而改之與睆字又有從日者則更謬漢廬江郡皖縣俗本地理志郡國志俱從日作皖通典則作皖集韻類篇皆云皖地名在舒

鴟鴞

詩毛傳鴟鴞鴞鴂也此釋鳥文彼舍人注云鴟鴞一名鴂鴂楊雄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鴂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鷦雀陸璣詩疏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葦爲窠以麻紩之如刺鞵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鴂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鞵雀或曰巧女觀此諸說鴟鴞乃小鳥之善爲巢者故周公託以爲言此鳥名鴟鴞與單名鴟單名鴞者皆非一類釋鳥于鴟鴞之下繼以茅鴟怪鴟梟鴟茅鴟似鷹而白怪鴟即鴟鴞梟鴟即土梟郭璞因鴟鴞與此三種其文相連其名偶近注云鴟類其實則非類故郝昺于彼疏辨之云鴟鴞鴂鴂先儒皆以爲今之巧婦郭云鴟類又注方言云鴟鴞鴟屬則非小雀矣與先儒異也此疏頗能正郭之失小毖云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云桃蟲鴟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鴟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鴟鴞惡聲之鳥釋鳥云桃蟲鴟郭璞云桃蟲也俗名巧婦黃雀其雛化而爲鷦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是鷦之所爲鳥題肩也鷦是鷹乃鷦類此鳥所化故箋云然此鳥本非鴞箋或曰鴞云云聊附異聞鄭本不以此爲正解至鴟鴞鴂鴂則與此更無涉祇因此鳥與鴂鴂皆別名巧婦詩疏遂妄牽方言桑飛鷷雀等文此穎達之誤也若朱子詩傳云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蔡沈遂云鴟鴞惡鳥以其破巢毀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

室此則其謬不可勝言矣鵂鶹卽單名鴞者墓門云有鴞萃止泮水云翩彼飛鴞傳箋皆云惡聲之鳥不云惡鳥陸璣云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此二詩所詠皆取聲惡非性惡卽釋鳥所謂怪鴞者惟梟鴞一名土梟者乃食母之鳥此爲最惡又別爲一類然則鴞與土梟已自不同故羅願爾雅翼亦以鴟鵩爲二至于破巢毀卵攫鳥子而食之惡鳥加之桃蟲所化之鷹鵰及食母之土梟皆可也若以目怪鴞已覺誣矣今鴟鴞則不過小鳥之善爲巢者既非性惡并非聲惡乃橫題以惡鳥之名強坐以破巢毀卵之罪得毋寃甚本詩篇首重言鴟鴞箋云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此詩人語而朱子蔡沈通以爲鳥斥鴟鴞取我子以下本代鴟鴞言而朱蔡反以爲他鳥斥鴟鴞之惡其擅更訓詁文義違反至此鶴壽案鴟鴞是一種既分釋之陸璣又分疏之本雨不相涉鴟鴞有家鵲桑飛卽鷦鷯也今亦名爲巧婦子是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此段與陸璣取茅莠爲窠說相似則鴟鴞又名蒙鳩鴟鴞雖有十名而非桃蟲也桃蟲卽鷦鷯其鴟名艾而非鴟鴞也自郭璞注爾雅云桃蟲俗名巧婦注方言云桑飛卽鷦鷯也今亦名爲巧婦子是鴟鴞一種矣又詩周頌疏云箋言鴟鴞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鴟鴞皆惡聲之鳥案月令季冬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鴟鴞不類

鵂是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毛詩注疏校勘記云鴞當作鴟鴞與鷹一類詩箋與月令注正同蓋有鴞誤爲鴟之本而淺人乃妄增皆惡聲之鳥五字耳今案朱子以鴞爲鵂但鵂鶹單名鴞又名鴟鴞周禮碧蕖氏注天鳥鵂鶹廣雅云肥遺鵂鶹怪鵂也

騶虞

詩騶虞毛傳以爲義獸疏引鄭志荅張逸問傳云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歐陽修詩本義以騶虞爲掌苑囿之官如水虞澤虞之類以此解官備鑒空妄譚也鶴壽案大韶言文王拘于羑里散宜生得騶虞以獻紂尚書大傳言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足倍其身名之曰虞山海經作騶吾此卽毛傳所本也然魯詩云梁騶古天子囿名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名解歐陽氏據此以爲囿君順時畋于騶囿其虞官乃冀騶五田豕以待射有仁心惟一發而已陳氏又據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之文以爲虞官之明證嚴氏又據月令季秋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孟子招虞人以旌之文以騶爲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今案賈誼以騶爲圉名本于魯詩以虞爲官名高卽本于國語之水虞周官之澤虞歐陽氏因之竝非鑿空無據惟嚴華谷謂騶卽騶御似與新書不合然亦不爲無本

古無騎馬事

古無騎馬之事周易繫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牛馬皆以駕車不以騎也詩緜篇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無知者輒疑古公跨馬而行豈知三代以上馬只用以駕車所謂走馬仍指駕車若論語赤之適

齊也乘肥馬孟之反策其馬時文家俱說成騎字如趙熊詔廣熙已丑進士第一人及第　孟子好馳馬試劒題文純作騎馬解若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靮曳兵而走及百步五十步云云分明是指步卒黃陶菴先生棄甲三句題文剿絶不能收馬逸不能止驂絓不能前等語忽而說成車戰忽而說成騎兵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始有騎兵見戰國策說文馬部騎字注跨馬也駕字注馬在軛中古但有馬在軛中而已成二年春秋季孫行父帥師會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說文革部鞌字注馬鞁具也古恐無馬鞁具此字只當作安疑後人改惟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欲與公俱輕歸釋文乘騎也正義古馬駕車不單騎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禮記漢世書經典無騎字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竊謂左師展因昭公伐季平子被逐欲與公乘馬而歸似是騎但孟子尚無騎事何得昭公已有古乘字只是駕車以行杜預劉炫皆當抹搬蘇秦所謂騎萬匹者則趙時恐已有騎鶴壽崇陸農師謂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其說未可信王伯厚謂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雜雖升陴入隧山湖稠阻非車所能用

其必籍卒以濟而未嘗不屬于車乘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別有虎賁之士也乃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概區裁已是虛譚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車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步騎相當得孰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躡騎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戰騎出匈奴管子構騎寇始服北夷指北狄唐太宗詔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朝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爲戰騎詔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翙掩其前後全是後代裹陳拐子馬事非古法也司馬法孫子無騎戰吳起爲魏武侯戰以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其書六篇往往皆有騎戰蘇秦說六國于燕言騎六千匹于趙楚言騎萬匹于魏言騎五千匹張儀說韓言秦騎萬匹趙變胡服招騎射此皆戰國用騎戰之證今六韜言騎戰決非太公所作今案吳起在孟子前則孟子時已有騎戰矣周禮大司馬帥師

城門之軌

孟子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趙岐但云先代樂器後王執提鄭司農曰馬上鼓賈公彥曰先鄭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然周初雖無之而春秋時已有之故齊魯相遇以鞌爲几韓非子云秦穆公起卒革車五百乘嚆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于晉則魯昭公以前早已有騎卒矣左師展將以公乘馬劉炫以爲單騎不爲無據皆用之禹在文王前千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絶聲若然乎此章本難解依趙注說已足廢趙注而用豐氏云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軌車皆由之故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

力豐添出城中之涂一層將日久二字勉强嵌入試思城門與城中竝起一時安得將日久單砌在城門上邪此章原不必說到城中朱子之從豐非也（鶴壽案城門經涂環涂野涂之軌言之雖竝起一時而聚行一處與散行各處自然不同先生所駁殊不可解）

宴豬

定十四年左傳既定爾宴豬盍歸吾艾豭杜注宴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釋文云豭牡豕也史記秦本紀會稽刻石曰夫爲寄豭殺之無罪宴豬蓋求牡者杜云求子非此節疏已有疑但疏家之體不便駁久仌而四體之占尚具詳周禮春官太卜說不可誣也共嘆其精確讀至鄭注非駁爲怪則嗤而笑豈知龜法有一定準則我可以自已作主者乎自朱子刱此碎人理事皆吉凶之兆託物以著者豈如高卑俯仰千理上擧著龜何關是其理也卽以龜言之其吉凶之見于四體者無非理也無理則吉凶亦不見矣先生謂禎祥妖（鶴壽案天下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在其中木之有文也恐非）

蠪

蠪字相似者有三見說文艸部一菊二蠪三蠪菊字注大菊蘧麥从艸匊聲此非九月黃華甚明而俗謬以當之蓋因同一居六切又貪文省故移而用之至蠪字注則云日精也似秋華从艸籟省聲蠪字注則云治牆也从艸蠪聲三字皆居六切大徐皆無發明小徐于菊字亦無說于蠪字則云案本草蠪卽九月黃華者一名女勞于蠪字則云案本草菊有十名不言治牆精一名女勞于蠪字則云案本草菊有十名不言治牆爾雅注卽今之秋華此二條甚妙蓋秋華是蠪之別名蠪蠪二者相似而實不同小徐兩言本艸皆隨俗作草至菊有十名云云亦隨俗以菊爲蠪不復辨但玩其說則蠪的係九月黃華陶潛所詠無疑此華中極佳之品

且可入藥供眼餌無如舉世皆譌爲菊難以改更要之其本爲藘省則學者不可不知至于蘆麥秋華既非佳品又非人閒要用略之可耳月令季秋鞠有黃華釋文鞠本又作蘜九六反此的係陶潛所詠季春薦鞠衣于先帝注爲將蠶求福祥鞠衣黃桑之服釋文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鞠塵疏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艸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玩此文兩處皆當作蘜乃皆譌爲鞠而釋文又隨俗作菊小學敝艸經典文字皆爲後人所亂矣鶴壽案其字从艸下匊者蘧麥也其字从艸下匊加幸菊者華名也其字从艸下匊加幸菊者草名也三者截然不同爾雅云大菊蘧麥本草云瞿麥一名巨句麥名醫別錄謂之大蘭陶宏景注云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色可愛子顏似麥故也說文云蘜日精也以秋華俗本誤作似秋花本草菊一名節花一名日精陶宏景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可作藥食一種青莖而大葉作蒿艾氣味不堪食者名蘧蒢小正云九月榮鞠草也鞠荣而麥時之急也月令云蘭有黃華周書時訓解云菊無黃華土不稼稽誰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皆假借字依說文當作蘜爲古今字故云今以蘜菊爲正九月之華也爾雅云蘜治癰郭注誤錄秋華有九名而無治癰之秋華菊然本草及名醫別錄有九名而無治癰丁度云治癰草名則非九月之華明矣先生誤據俗本說文于蘜字下依小徐引爾雅注即今之秋華雖明知其爲二種而仍以爲相去不甚遠豈知蘜是草名蘧非華名說文注解甚明不得以郭注亂之

唐棣

歐陽氏詩本義云刪詩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案唐棣常棣非一物宋景文云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于兄弟用之歐公之論明係杜撰常棣爾雅所謂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爾雅所謂栘也以白楊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此常棣也何彼穠兮唐棣之華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唐棣也

綠竹

詩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傳云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疏引釋艸云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蒥也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陸璣曰綠竹一艸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窮生此此說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疏專駁陸說其實李巡亦謬釋文云綠爾雅作菉竹韓詩作藘云篇筑也郭璞云菉今呼白腳莎竹似小黎赤堅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說文菉字注王芻也从艸录聲詩曰菉竹猗猗藘字注水篇筑从艸从

水毒聲讀若督朱子集傳改云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淇園之竹是也攷漢溝洫志武帝自臨寘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朱子慣用已意改古義但訓詁當依爾雅況許愼據毛氏古文可不信乎鶴壽案綠與竹自是二草本草引孫炎曰菉蓐草也今呼爲鵸腳沙郭璞注爾雅本此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菉終朝采綠王逸注離騷引作菉離騷云貫薜荔兮擘蘘芷胠詩云霜剪江南菉此與冬生之竹無涉竹韓詩皆作蒫李善注西京賦引韓詩作綠蒫如簣毛詩作竹假借字耳本草陶宏景注云篇蓄處處有之布地而生節閒白華葉細綠人呼爲篇竹煮汁飲小兒療蚘蟲又謂之篇蒫雖驗解篇蒫與雜采兮洪興祖補注引本草呼爲篇竹是也此亦與冬生之竹無涉王芻也謝靈運故詩又云綠竹如簣若是冬生之竹則叢生有如茵褥故安得云爾乎

淮南子兵略訓云括淇衛箇簵高誘注云括箭括也淇衛箇簵箭之所出也梁書沈約傳郊居賦云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于淇水豈分根于樂池淇上之有竹其證甚多究不可以此易爾雅詁訓鶴壽案爾雅釋文引詩爲得菉竹竿以釣于淇即是證佐何必求證于淮南子沈約賦但不可以釋淇奧之綠竹耳有冬生之竹詩稱簵簵竹竿以釣于淇鶴壽案淇水之菊亦云菉草令人善忘玩氏毛詩注疏校勘記云傳本作善忘故箋釋之曰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若傳已作忘憂則何煩更箋乎今本誤也蘐草即鹿葱也其花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故名宜男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後牖以北爲室與房室在中閒房在左右婦人所居故遂以指母要之此語沿誤自宋已然故戴埴鼠璞嘗辨之鶴壽案爾雅釋文引詩爲得菉草并引毛傳云菉草令人善忘玩氏毛詩注疏校勘記云傳本作善忘故箋釋之曰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若傳已作忘憂則何煩更箋乎今本誤也蘐草即鹿葱也其花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故名宜男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後牖以北爲室與房室在中閒房在左右婦人所居故遂以指母要之此語沿誤自宋已然故戴埴鼠璞嘗辨之

護草

詩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嚴粲詩緝曰孔氏以諼訓爲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諼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皆从艸則爲艸名無疑案嚴所詮甚當萱是艸本非木本朱子集傳乃云諼草合歡不知合歡是高大之樹非萱艸比集傳誤合而一之崔豹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風來輒解了不相牽綴樹之家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故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其爲兩物明甚于京寓堂前有兩樹高二三丈花時甚盛東坡送程建用詩空餘南陔意太息北堂冷趙次公注云北堂冷則念其母也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北說者謂諼即今萱草可以忘憂也北音背言北堂也故今謂母爲萱堂又爲北堂案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房半以北爲北堂昌黎示兒詩主婦治北堂北堂婦人

蔔

新唐書柳玭傳玭常述家訓戒于孫曰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藍蔔齑而已案說文艸部但有蘆菔似蕪菁無蔔字爾雅釋艸第十三葍蘆菔郭注溫菘也菔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

花大根㮈疏蘆菔今謂之蘿蔔是也此字韻書不收而本艸綱目李時珍曰萊名菜菔乃根名上古謂之蘆菔中古轉爲菜菔後世譌爲蘿蔔觀新唐書乃知後世不經見之俗字皆始于唐鶴壽案陸法言唐韻于菔字下注云蘆菔也魯人名菈蓮秦人名蘿蔔則知俗字始于唐人也周彦倫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菘爲蕪菁之屬蕪菁即大芥也一名苔一名須一名薹菁一名蔓菁一名芸薹一名芥蒩爲一類而與蘆菔絶不相類李時珍分別言之勝于郭說多矣

王瓜非黃瓜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瓜生夏小正云王瓜萆挈是疏云王瓜萆挈者本草文攷大戴禮夏小正四月云王瓜秀逸周書時訓解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而呂氏春秋孟夏之月王善生高誘注云善或作瓜瓞也是月乃生若淮南子時則訓孟夏王瓜生高誘注云王瓜本草作葭契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然則高誘一人之注決不自相違葭契卽萆挈之異文鄭注確矣呂氏春秋因文異故亦異解淮南子注是也而道藏本乃云栝樓謬矣以淮南注繹之似今之南瓜今菜蔬中有黃瓜著花黃色青而長亦以孟夏熟按吳梅村詩詠此物而目爲王瓜定是未看注疏鶴壽案王瓜是萆挈卽菝葜一作拔揳也一名非瓜名鄭注所謂萆挈一作拔揳葉玉篇云拔揳萆博雅云菝揳狗脊也本草云菝葜猫爪結也矮舜頸

蛾術編　卷十十

蟆蛉有子蜾蠃負之蟆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于百姓蓋蒲盧之于桑蟲然朱子從沈括說謂蒲盧卽蒲葦蓋從上文地道敏樹向生意然說文艸部蘆字注蘆菔也似蕪菁則以葭葦爲蘆而傳會以爲艸之易生者乎此章亦見家語王肅彼注與鄭同蜾蠃詳毛詩小雅小宛爾雅釋蟲注疏及釋文皆與中庸注同列子天瑞篇張湛注引司馬彪莊子注亦云稱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累蒲盧郭璞注同楊子法言云蟆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文苑英華載唐無名氏蒲盧賦以敎彼他蟲變成時類爲韻云究政化之所歸于蒲盧而可見貧么麝之異族能敎誨而知變韓昌黎孟東野失子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鰥韓偓詩案頭筠管

長蒲盧彭兆蓀客揮犀云蜾蠃之類有三銜泥巢于室壁者曰蜾蠃穴地爲窠者曰蠮螉巢于書卷筆管中者爲蒲盧名既不同形狀大小亦異惟天祐三年于兢王審知德政碑蒲盧涖政草樹逢春似作蒲葦解

蛾術編卷六十三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迮鶴壽參校

說制一

禹濬畎澮距川

尚書益稷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鄭注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傳云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案田閒水道有畎遂溝洫澮若散文則通得名溝畎遂溝洫注澮澮又注川周禮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凡治野云攻工記匠人爲溝洫云云愚謂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三代相因不變故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此經言畎澮則遂溝洫等在其中（鶴壽案禹時無井田之制何以知之帝王世紀云禹平水土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有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有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一十萬頃若禹治水之時早已制爲井田則當以井計之而不必以頃計之矣詩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謂終南之旁其地皆由禹平水土故得疆理而耕種之

非謂禹所經畫如周禮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
邱四邱爲甸也甸之言定禹合九州之田皆定其高下
而詩獨舉南山者周都豐鎬終南在其南就輔近言之
耳論語稱禹盡力乎溝洫夫有田則必有溝洫以通水
疏瀹既施水有所歸禹即使民各治其田開之水道以
便蓄泄此不過隨其田之多寡爲之非必如周禮之夫
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千夫
氏五十而貢若使禹時已有井田則一井九區胡弗每
則井田始于一區而僅授以半區使十六家共一井平然
人各授以何時曰始于夏之末造周之先世公劉遷
一甽徹田爲糧此則分田畫井之始其後周有天下遂爲
一代章程故周禮言井田之法溝洫之法甚備而孟子
亦云周人百畝而徹徹然亦不能徧天下而行之惟關中
衍沃之地畫井最多直至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制始
亡其餘列國則或疆以周索或疆以戎索各因其地勢
之所宜在周人固未嘗盡天下而井之也乃唐人如杜

九州田分九等

禹貢九州田分九等冀州田中中兗州田中下青州田
上下徐州田上中揚州田下下荆州田下中豫州田中
上梁州田下上雍州田上上鄭注田著高下之等者爲
水害備也案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
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爲水害設備地形西北
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明高爲上揚在東南田
下下明卑爲下荆在揚西高一等梁在荆西又高一等
三州當下三等水害沇州爲甚地卑也田中下冀中中
豫中上青上下禹導河經冀豫閒至大伾則折而北行
由冀沇閒趨于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東沇尤下于冀

周溝洫之制

江浙之民善爲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稻禾中年之入概
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爲水田者
也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稻東吳至宋元明漕運
都下之渠蜀郡之江荆之岑陂揚之七門三堰本廢田
也而故收數鍾民賴以饒得水之效也西北土性高燥
宜麥宜粱低平之田即爲下產以其非粱麥所宜而兩
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使爲守令者能分年規地仿溝
洫之意備蓄洩以爲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
水四注爲害者必轉以爲利矣且溝洫之作以民田興
民利不必起徒役招流亡視其大小功力趲作趲成有
小水旱此豐而彼歉則必有效法者矣天下有水之處
皆可爲田故浙閩江淮閒閩嶺之上有泉源可灌者爲
山田江湖之旁有淤泥可圍者爲圩田若干西北低平
之田量爲溝洫豈若山田圩田之難哉通其變使民不
倦其在于古求代田區田之法其在于今用水車水盤
之制合乎地勢信乎民情朱子以經界爲五十年之利
不信然哉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
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
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疏此雖溝洫法
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
故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萬夫方三十三里少

半里者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
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
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云九而方一同者匠人云
廣尺深尺謂之畎以至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
仞謂澮彼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洫
稠多亦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畝圖之至九
澮而川周其外者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
十夫則于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
十洫則于南畔爲橫澮九澮則于四畔爲大川此川亦
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溝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

注川異彼百里之閒一川謂大川也
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
箋周禮曰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
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
里者舉其成數正義云箋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
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遂人
文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閒有通水之遂
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卽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
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卽有一徑畛以通
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卽有
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深各二軌其
四尺也此澮上卽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
之大川此川上卽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
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
步積萬夫方之是廣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
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
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少半里也
耜廣五寸三耜爲耦匠人文此一川之閒有萬夫故爲

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遂人注云十夫二鄙之田百夫一鄹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鄹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

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于川有路之下云以達于畿鄭云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官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鄰長每鄰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鄹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文徑畛塗道路所容于匠人差約而爲之言以南畮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

遂既縱則必注于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共閒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縱洫必注于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閒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則方百里故又云萬夫澮其四畔則川周之如是者九則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于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帀之也案詩但言私田不言公田則知此中無井田法陳祥道據此以駁鄭氏

非也鶴壽素康成謂溝洫之法用于鄉遂井田之法用于都鄙此止就周禮經文分別言之其實鄉遂之地遇有可井者亦得以井田之法行之都鄙之地遇有不可井者亦得以溝洫之法行之溝洫與井田皆活法也故康成于遂人注仍引用匠人文薛氏謂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閒有澮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閒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閒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之一洫而已謂其閒有澮也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閒有洫也同閒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之一澮而已遂人溝澮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于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之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今案溝洫之制載于經者晝方如棋局若用于鄉遂都鄙則必隨其地勢之曲折綜其成數計之百夫有洫大約九百夫之地爲洫者當有八爲澮者當有一千夫有澮大約九千夫之地爲澮者當有八爲川者當有一千夫有澮大約九千夫之地爲澮者當有七十二爲川者當有九或多或寡亦無一定之數可拘或整或斜既無一定之形則溝洫之而已矣至鄭注一依經文爲說不得不晝方如棋局也

周井田之制

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賈疏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也司徒立其界匠人爲其溝相包合乃成其事鄭知此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者遂人夫閒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

攷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幾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賈疏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閒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爲自然川也

朱子語類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

五家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案朱子
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案朱子
注孟子以郡鄙用井田鄉遂用溝洫截然不同此說與
鄭合詳後鶴壽案康成謂鄉遂制溝洫郡鄙制井田其
夫者千畝之地數非人數也謂千畝之地中畫一井而
外爲水道之溝陸道之畛也百夫者萬畝之地數非人
數也謂萬畝之地中畫十井橫列溝畛而外爲水道之
洫陸道之塗也千夫者十萬畝之地中畫百井縱列洫涂
之地數非人數也謂十萬畝之地中畫千井橫列澮道
而外爲水道之澮陸道之塗也百萬畝之地中畫一井
橫列澮道而外爲水道之川陸道之路也計其田則大
約百萬畝徑其地則實爲八千家也匠人所謂九夫爲
井九百畝之地也井閒之水道爲溝溝上亦必有畛畛
不計之井十爲通所謂九夫之閒之水也遂人所治
道爲洫洫上亦必有涂涂不計之井橫列溝畛而外爲
成十爲終終十通爲同同九百萬畝之地也同閒之水道爲
澮澮上亦必有道道不計之匠人所謂十夫有溝溝上
終所列之九澮澮上亦必有道而不計之匠人
計一井實耕之地故以九百畝爲數遂人計通井內外
之地故率以千畝爲數此田數之相通者也遂人所治
者九澮注一川萬夫有川以治之匠人所治者九十溝注九
一川包萬夫一條理言之匠人所治者九十溝注九洫
九十洫注九澮澮外卽爲川以九澮盡一同分條理言
之此溝洫之相通者也遂人與匠人既無二法則鄉遂
與都鄙亦豈有殊制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者三代制田
之成法也非土之宜地執者萬世制溝洫之故道而土宜地執者隨處變易卽一
雖國工無所施其巧不能必其齊同也謂山林陵麓者爲井田衍沃
鄉一邑不能必其齊同也謂山林陵麓者爲井田衍沃
平易者不爲井田是逆其土宜也謂平原曠
野者不爲井田山谷溪澗者爲井田是逆其地執非因
地執也若謂不問山陵平衍鄉遂必不爲井田都鄙必
爲井田則所謂法者直無法也若謂鄉遂必有平衍以
而況謂鄉遂必平衍平衍反不井田
之卽謂鄉遂必平衍故井田都鄙必
非通論也吾未見都鄙之俱爲山陵
山陵山陵獨井田乎且設于大伍大
其鄉遂皆平衍也將仍爲易察而不
南太行之麓而置一國其都鄙皆山
而必井田乎有十里之地執土宜有
有千里之地執土宜山陵平衍不能
不能以百里定千里也有安邑之地
地執土宜有鎬京之地執土宜山陵
移之豫治豫者不能移之雍也泥于
用井田之說是舉一而廢百非先王
先王之所
謂井田也

三等授田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
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三人鄭
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
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
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
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
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
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
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鄭注廛城邑之居萊謂休不
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

也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授此田也案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卽一易之地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卽再易之地惟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較六鄉獨多耳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鄭注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

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注賦給軍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

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案蔡德晉謂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于邦國都鄙皆一法可食者謂田也其不可食者則萊也與康成合但鄭謂是邦國蔡通畿內都鄙一概同之

小司徒六鄉大司徒都鄙授田法與井牧同遂人六遂大司馬邦國授田法與井牧微異蓋以饒遠遂較鄉爲遠邦國較畿內爲遠故其差如此及其出稅賦則皆二

而當一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致甿以下劑爲率謂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

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鶴壽案大司馬稱上地食者參之二旣謂之上地則歲歲耕之當無不食者矣而何以言食者參之二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也然則天下不六遂上地夫一廛田百晦又加萊五十晦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二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也然則天下不易之田亦甚少矣康成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凡耕之法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息者欲溼易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過樂境埆不得過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非周官之易田也人勞多瘠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所謂休者非棄置之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耕而劉其根則有雜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沃土滔土拊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甲土土各異物物各異宜則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淳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休一歲二歲然後種之則土肥美其收數倍

孟子所謂易其田疇者以此一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田者先王于授田之時寫開墾之術周之易田卽秦晉之爰田歲代其處而已然代其處而無休之之法則地力盡矣恐非先王授田之意也古之耕者低爲畎高爲壟一畎三壟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隕隴附根及苗壯盛壟盡畎平能風與旱足爲深耕後世耕淺有風及旱則立槁矣畎一名畎汎勝之書分爲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閒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閒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閒相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農區少收亦少故曰上田棄晦下田棄畎言上田畎多下田畎少也然惟六鄉地狹乃有不易之地則天下不易之田亦甚少

稅法輕重之制

地官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注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鶴壽案賈公彥謂園即場圃任園地廛即廛里任國中之地漆林之稅特重以自然而生非人力所作也今案園廛所產甚微故二十而稅其一漆林所出獨饒故二十而稅其五其餘則十一之征天下所同近郊三甸先儒以爲莽歆所竄耳先生據此以爲國稅輕近重遠之證恐未可信

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案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卽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賈疏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稀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其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閒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宜爲自然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鄭夾漈非之謂匠人舉大概而言遂人舉一端而言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未嘗有異陳祥道禮書亦謂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鄉遂六軍所寓豈若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遂以井田屬之采邑不知二百一十國謂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遂一夫之閒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小司徒井其田野不過取名于縣都而已不足據陸佃陳傅良皆不信鄭說備載王與之訂義近時沈彤祿田攷亦用鄭樵陸佃之說朱子則曰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通鄭氏注分作兩項極是愚謂周人徹法原兼貢助若井田通行天下則亦專用助何徹之有遂人匠人之別見于周官國中野外之殊著于孟子自當以康成

及朱子之言爲定至于遂人言興耡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後鄭云謂起民人令相佐助陳氏以此證遂得行助者非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鄭注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賈疏鄉遂之內既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法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爲屋是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之法亦八家耡一夫稅入于上相保任以出穀者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鄭注野謂遠郊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賈疏此野謂六遂鄉遂公邑三處皆爲溝洫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鄭以爲井田與例違者鄉遂中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田稅之蓋即指三三相任非九而稅一也孟子曰鄉田同井匠人疏鄉遂爲溝洫法而云鄉田同井此謂殷之助法雖鄉亦爲井田故云鄉田同井以孟子雜說三代故也是皆不得取以難鄭惟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仍引遂人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所以別野人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于有若

治溝洫不出賦之夫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注無此法則鄉遂出賦之夫亦皆不能定況六鄉家二人半六遂家二人都鄙與邦國郊外約七家出一人其羨卒無考其賦役之差繁于近簡于遠參差不一如此予嘗反覆推尋求其說而不得既而檢春秋正義鄉遂不出車甲馬牛而都鄙出車甲馬牛則其費且倍于鄉遂至于稅之輕近重遠又各不同則其輕重之差亦固無可疑者出車一條別見于後令取稅之輕重附論如左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使自賦卿大夫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此野人之法也鄭司農云邦國用助法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之云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正義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之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于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則公田不稅夫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賈疏云畿內用貢法云者通率爲什一之事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

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元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謂什一而徹爲通外內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咸以爲然理不可通何則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處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幾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諸儒是失鄭旨矣穎達此疏于天子諸侯皆異外內之事解釋最爲明晰二法不同者豈非畿內之賦鄉遂重而都鄙輕邦國之賦國中重而郊外輕故特設此輕近重遠之稅以均之與鶴壽案康成謂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其實周人所用者止有貢法竝無助法而孟子又謂之徹法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蓋殷制八家同井皆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爲井井方以公田均之八家各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公田卽在私田中央小正曰三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于貢獨不可施于徹乎

或曰稅有重輕是固然矣趙岐解孟子云夏后氏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殷民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周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匠人疏亦用趙氏說今從鄭說則不合故陳祥道禮書云鄭謂通率什一而穎達之徒申之謂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孟子何以言皆什一乎字書訓徹爲通正兼二法爲什一之義不當以爲徹取龍子言莫不善于貢夏元肅雖謂後人流弊其實亦由立法而然制公田則不必取盈不制公田則賦有常額安得謂貢助皆什而稅一邪朱子謂商人始爲井田之制

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盡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條得之又謂周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此條亦得之至謂夏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如此則與助通率爲十九分而取其二分與前說自相矛盾其請野節注使什一而自賦其一亦當改爲使什一而自賦其一乃爲確耳又謂貢法以十一爲常而周則一夫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十一而取一如此則通率爲二十一分而取其二分皆非也何休范甯班固趙岐之說本于公羊然求之諸經則無文計數則不合不可從

世楷堂藏板

朱子或問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然諸說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謂也顧氏絳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迹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何與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異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時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人多故其畝漸大以周之一畝則一矣鶴壽案三代受田多寡有言夏以五尺爲步殷以五尺六寸爲步周以六尺爲步一畝同長百

世楷堂藏板

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而實同此不可信或疑溝洫之制一成而不變今欲易五十而爲七十百畝則必將移卽陵破墳墓是又不然蓋自公劉徹田爲糧始制井田及周有天下小雅有雨我公田周頌有駿發爾私左傳于魯閔穀出不過籍于齊欲盡東其畝于鄭見盧并有伍于楚稱井衍沃國語于魯言井出稅禾秉芻缶米于齊言陸阜陵墐井田疇均井田幾偏布矣然則溝洫之制自夏已然夏田五十畝殷田七十若未盡井則可若既盡井而欲更之豈不難乎曰無難也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爲也其大者官所爲也溝洫所起之土卽以爲道路溝洫所通之水卽以備旱潦後世議之處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爲溝與涂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溝與涂者九百丈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若更新爲之猶此田之法一尺之畝二尺之溝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塝兩塝中開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畝鱗接暨齊均一畝有異乎設使限以五年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

田首之步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爲澮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三旬而畢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成必也及功之俱成民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衆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是棄地不多而成功無難也

以上所謂異外內者亦皆言其大略耳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注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匠人注亦引載師此文而云此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駁異義云案公羊說十一稅遠近無差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夫所謂近者多役故輕其稅者城道溝渠之役固然矣而六鄉上劑致甿六遂下劑致甿四處公邑同于遂則亦下劑致甿此豈非畿內之近者多役乎至謂諸侯無遠近之差者對畿內而言耳實則孟子對滕文公正是邦國異外內之事而尚書費誓正義大國三軍出自三鄉次國二軍出自二鄉小國一軍出自一鄉是國中亦家出一人也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賈公彥以爲邦國之制是在野七家而出一人

也此豈非邦國之近者多役乎柳所謂近郊遠郊賈氏欲取九等田分屬之故不言六鄉亦在其內也所謂園廛者鄭氏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廛取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鄭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其箋詩云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意亦指廬在私田之內賈失鄭指而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廛兩物合成一五畝之宅乃趙岐注勝文公以園廛皆是國中之地與五畝之宅無涉則賈又失趙指矣其實廛卽里任國中之地園卽場圃任園地場人掌國之場圃則園不在國中乎是園廛亦在六鄉內也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者指六遂及四處公邑而言無采地在內其采地稅法之輕重檢經注無明文以下劑致甿及七家一人之差攷之則采地之稅必當又重于十二可推而知也

出賦之法最重則畿內之六鄉廛里以下九等地（九等地出賦法經無文因其與六鄉俱在遠郊內故以意推之）邦國之三鄉二鄉一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其次則邦國之郊外最輕則畿內之三等都鄙出稅之法最重則畿內之漆林（二十而五）其次則畿內之三等都鄙（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竊疑三等都鄙亦當在內檢鄭注賈疏皆不在內又無他法見經始分之別爲一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

公邑十二其次則畿內遠郊之六鄉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二十而三六鄉地居四同則近郊遠郊皆有之勿泥其次則邦國之郊外九一其中什一使自賦孔作什一而稅一其次則畿內之近郊宅田士田賈田十一其次則邦國之國而一最輕則國宅及圭田餘夫皆無征鄭以圭田卽士田士田在近郊則十一也王制圭田無征賈氏以餘夫亦無征二說不同總之稅輕者賦重賦輕者稅重錯綜參伍而尋之則渙然無疑矣鶴壽案十一田之正稅通于天下而言于近郊者稅田始于此無他稅也遠郊甸稍縣都田亦十一而山澤之稅則十分而取其二分

用則無過家一人都鄙七家出一人亦言其常征所用耳計亦當有羨卒以備更休經無明文不可臆度至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鄭氏注及正義以爲與六遂同近時蔡德晉亦云然但受田既一概同于六遂之制竝無鄉遂之別則凡邦國國中之賦亦未必如畿內有三剸下剸之分亦當正羨通家出二人與六遂同雖經無文可以意推也至常征所用則亦無過家一人說本尚書正義已見前以此推之知馬鄭論語注所引司馬法言其細別舉其多者言之與鄭駮異義及匠人注所謂邦國言其略者正合邦國郊外亦當有羨卒經注無文亦可意推鶴壽案方承觀謂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國中之什一亦什中之一鄭注因其實什一之語欲與九一爲通率故云什一者當就稅法與役法言之國中稅輕而役少二者相通則適均耳

禮記坊記疏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閒委曲細別不同也許說甚是天子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不同諸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

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一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一里地方實數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里一圻也明乎此可以得軍賦之大凡

載師鄭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內甸地十二同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在內甸地之外皆謂之野

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內遂不在內其地爲溝洫不爲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爲六遂餘地爲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爲二甸稍縣都皆有公邑非單屬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甸地之外爲野

世楷堂藏板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汪　鶴壽參校

說制二

六鄉

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注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賈疏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五家爲一比云云序官鄭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四同蔡德晉曰比閭以五爲數族獨以四爲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正齊也此與訂義朱氏第三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

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鄉之田制與遂同賈疏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下又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爲伍者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在家爲比在軍爲伍在鄉五比爲閭在軍五伍爲兩在鄉四閭爲族在軍四丙爲卒在鄉五族爲黨在軍五卒爲旅在鄉五黨爲州在軍五旅爲師在鄉五州爲鄉在軍五師爲軍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不見田制之名凡孝悌忠信賢良雋材則其下以次復于上長鄉師士師周官之法而變通之可以伯亦可以王矣

鄭注遂人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軍法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案五伍爲兩一兩之中以一甲士領之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甲士者步卒之領袖鶴壽案王畿地方千里分爲五節郊地六鄉所在甸地六遂所在故謂之鄉遂稍地家邑所在縣地小都所在量地大都所在故謂之都鄙其核算之法與侯國不同侯國穀土溝洫皆一家受二夫王畿則郊地一家受十三夫侯國止有治洫之夫王畿則治洫之外更有治澮之夫侯國山澤邑居百分去三十六王畿則郊地三分去一甸稍縣壄十八分去五其說俱見周官載師注若夫侯國有山林六等地而洛邑居地中關中多沃野則無之侯國有名山大川而王畿之名山大川則當于地方千里之外別計之此又可以意會也夫王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而康成謂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似非矣鄉遂未必無可非之地而康成謂鄉遂制田以邸甸似非矣治洫不得正方十里百里則不必耤加耤加一里爲成四都方八十里耤加十里爲同恐稍縣壄之地未必皆然矣東西二都山林雜有似當百分去三十六而康成謂郊地三分去一其餘十八分去五雖王畿不以封建城郭宮室差小究不及司馬法之密矣然而核算之法必取整齊囊一守其成說而識其變通方不失古人解經之意今悉依康成解之百里爲郊積四同凡三十六萬夫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除十二萬夫其餘二十四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二而當一得上地十二萬夫其置十六萬五千家其中六鄉每家受二夫當上地一夫其受十五萬夫置出稅者七萬五千家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近郊之地鄭注廛民居之區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下以次及于上如是而民有過惡不亦鮮乎

廛里以下九等田

廛里以下九等田

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鄭注廛民居之區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下以次及于上如是而民有過惡不亦鮮乎

復于什伍什伍復于游宗游宗復于里尉里尉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有過惡則其

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

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至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者十二萬家賈疏云遠郊內地四面相距二百里故四同每同九萬夫故三十六萬夫之地山陵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除十五萬夫餘九萬夫廛里已下九者雖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爲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案此段于國中四同之地推算最精據賈氏以山陵林麓等項無溝洫在內則十二萬夫尚宜除去治溝洫若干夫鶴壽案廛里以下九萬家所受者卽六鄉之餘地也六鄉之餘地不除治洫治澮之夫遂則否無他形勢使之然耳都鄙之制鄉遂制田以溝洫都鄙制田以邨甸是以都鄙有治洫治澮之夫若十里爲成甸之八里居一成之中則旁餘一里百里爲同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之中則有餘十里甸之外無洫至成而後有洫也故一里爲治洫之夫六十四成之外無澮至同而後有澮也故十里爲治澮之夫若溝洫之地亦可以十里百里計而不爲成則無甸是故

澮與洫遇而有百夫川與川遇而有萬夫遂九溝九之而爲十里萬夫之田九洫九澮九之而爲百里無餘也無餘則安得有治洫治澮之夫哉然則鄉遂之溝洫受田出稅之家自治之而已自治之者稅輕也都鄙之稅重故不稅其治洫治澮之夫是爲均而已矣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是爲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士田卽祿田也有功而賞曰賞田公叔痤與韓趙戰而勝魏王以賞田百萬祿之亦謂之加田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云工商食官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寶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棘夷棘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衍六畜易蕃也

六遂

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鄭注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賈疏鄉遂下劑致甿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也陳祥道曰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一遂五縣二十五酇百二十五鄙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鶴壽案二百里爲甸積十二同凡百有八萬夫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除三

十萬夫其餘七十八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三十六萬夫共置三十六萬家其中六遂每六家受十三夫當上地六夫共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置出稅者七萬五千家公邑三等地亦每六家受十三夫當上地六夫共受十六萬七千五百夫置出稅者二十八萬五千家甸地亦無治洫治澮之夫六遂之餘地皆爲公邑稍縣疆之公邑稍縣疆之公邑用井田法康成謂采地制井田異甸之公邑與稍縣疆之公邑截然不同甸之公邑用法稍縣疆之公邑此公邑專指甸之公邑也其制田與采地同用遂同用溝洫法若稍縣疆之公邑其制田與采地同用井田法蓋采邑無定數既封則爲采邑未封則爲公邑本爲溝洫若干夫蓋未細玩鄭注也

鄉遂出車

禮記坊記疏據司馬法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毀折入齊于職幣質人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邱甲疏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旬之民同共此物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

鄉遂出軍未見經注惟正義有此二條民共車馬甲兵之屬孔就邦國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孔就鄉遂言則廛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小

雅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璞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各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亦得而毛傳解爲出車就馬于牧地亦足證車爲國家所共矣

三等采地

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鄭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賈公同在大都次疏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成今不言十里

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都鄙三等采地是也云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成今不言十里

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閒有洫井閒有溝耦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爲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者都方三十二里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九百夫云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得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出稅鄭言此者見經四

郤爲句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耦加一里爲成而言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已上竝據通治洫而言云耦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閒有澮今就匠人爲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九萬夫云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九百夫云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得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出稅鄭言此者見經四

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更加五里爲大都方之采地四都方百里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也云今止于都者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百里之國謂大都一都之田稅入王餘三都亦自入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之田稅入王餘三縣亦自入二十五里之國

謂家邑一甸之田稅入王餘三甸畱自入鄭具言此者欲見四邱爲甸是家邑四甸爲縣是小都四縣爲都是大都皆據四之一都稅入于王者而言晦百爲夫一夫之地方百步夫三爲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爲井似井字井十爲通據一成一畔通頭而言通爲匹馬十井九十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惟有三十家使出匹馬三人通十爲成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是畿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十成爲終據一同一畔終頭而言終千井三千家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所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

案三等采地在稍縣畺采地之餘皆爲公邑三百里爲稍稍二十同凡百有八十萬夫山澤邑居除五十萬夫其餘百有三十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六十萬夫共置六十萬家其中采地以王朝佐卿之大夫三十六人計之每人千七百五十夫置十六萬八千家凡穀土三等地九萬四千七百六十家溝洫三百七十夫置治洫者四萬三千七百二十四夫若不滿九百夫則不得整方十里雖滿九百夫亦不除若一同九萬夫除四十家畎澮三等地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家不足山澤邑五分置治澮者六萬八千二故五分通計大夫之居十五萬八千二百有三夫十二故五分通計大夫之采三十六居地五十六萬九千五百三十一夫二十五

故置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家其餘則爲公邑四百里爲縣積二十八同凡二百五十二萬夫山澤邑居除七十萬夫其餘百有八十二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八十四萬夫共置八十四萬家其中采地以王朝佐卿之上士四十八人計之每人千一百七十一井七夫八十七畝十二分畝凡穀土三等地十四萬九千七百六十夫置出稅者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家溝洫三等地八萬四千二百十夫置治洫者三萬八千八百六十家畎澮三等地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夫置治澮者六萬有七百五十家山澤邑居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夫置十六萬八千家其餘則爲公邑五百里爲畺積三十六同凡三百二十四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百有八萬夫山澤邑居除九十萬夫其餘百有六十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三而當六得上地六十萬夫共置六十萬家其中采地以王朝佐卿之大夫三十六人計之每人千七百五十夫置十六萬八千家凡穀土三等地九萬四千七百六十家溝洫三百七十夫置治洫者四萬三千七百二十四夫若不滿九百夫則不得整方十里雖滿九百夫亦不除若一同九萬夫除四十家畎澮三等地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家不足山澤邑五分置治澮者六萬八千二故五分通計大夫之居十五萬八千二百有三夫十二故五分通計大夫之采三十六居地五十六萬九千五百三十一夫二十五

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家不足山澤邑居三萬五千一百五十六夫二十五畝通計卿之采六居地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二夫五十畝置四萬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其餘則爲公邑康成所謂百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旬不過四之一故假言里數耳實疏分百里爲大都五十里爲小都二十五里爲家稍不知何地此制也至于治洫無此制也至于治澮之夫其開除亦是活法一成九百夫除治洫者三百二十四夫若不滿九百夫則不得整方十里雖滿九百夫亦不除若其地山川相錯不得整方百里雖滿九萬夫則不除若九萬夫亦不除

攷工記匠人疏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而言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言

畿內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二國注以爲夏制又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注皆云殷制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千七百七十三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是三代同也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于子弟九竝見王制鄭注鶴壽案王制一篇漢文帝使博士爲之將以爲漢法故擬畿內封國若干竝非實事也康成忽以爲夏制忽以爲殷制先生又

牽合小司徒注以爲周制與夏制合今悉刪之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國薛瓚漢書注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秦仲爲西垂大夫而非于居犬邱其後懿王都之未嘗以封秦也況食菜與封國又迥然不同乎

孟子說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則以此爲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內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爲祿士者是也孟子以元士受地爲與子男同亦不合則爲傳聞約略之詞可知鶴壽案周人封建之法惟周官與孟子存其大略周官謂大國方五百里舉其封疆也孟子謂大國方百里舉其大略也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二夫一同之內尚有治洫之夫竝未除而賈氏疏未之及何也曰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載師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此舉其大略也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計算法二者古人往往偏據一端言之今詳論如左

小司徒注成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此法除去治溝洫矣卻竝非

二而當一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卻竝無治溝洫在內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當一法計之則成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加公田算實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家受之其治洫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同上實一萬三百六十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同上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若據司馬法而以除去溝洫法計之則成三百家實一百九十二家出稅應除去一百八家治洫同三萬家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稅加公田算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家治洫一萬八百家治澮

夫指地言五家爲比之家指人家言鄭注成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謂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司馬法成三百家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三人安得謂家卽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洫乎惟上文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族師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女鄭錫以爲夫指地家指人則謬耳

詩疏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此條用二而當一卻不除去溝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之明證

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指井牧而言山林之等先已除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而言山林之等亦在其內故言三分去一鄭遂人注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之制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故賈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大判言之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賈正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爲大判而言

三分去一之說何以大略則然細別則否賈公彥申鄭載師注義云洛邑千里之中山林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又云東都東面雖有平地三面山林雖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據賈此言知大略則然許愼五經異義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

當一井數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陞皋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賦者九井則畿地方百萬井長穀萬乘溱洧刑法志亦與許叔重合但此數適與鄭小司徒注一成內出稅治溝洫之數相同孔穎達恐人不明其異故曰異義通山林藪澤

九等言之鄭注小司徒據衍沃平地言之孔不云據井牧言之者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也鶴壽案以上諸條所論開除之法互有不同其實缺一不可在隨其地而施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三分去一法用千王畿郊內則一井除三夫一成除三百夫一同除三萬夫也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此十八分去五法用于王畿郊外則一井除二夫五十畝一成除二百五十夫一同除二萬五千夫也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此百分去三十六法用于矦國者也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此通率二而當一法也春秋傳云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通率之則八而當一也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通率之則五而當一也小司徒注云甸方八里縣加一里爲成三十六井治洫也四都方八十里縣加十里爲同二千三百有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洫此亦百分去三十六法用于都鄙

者也凡核算王畿及矦國先除山澤邑居之數次除通率之數再除治洫治澮之數則得之矣或疑治溝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之則出稅多治洫少若就一同言之則治澮洫者反多于出稅者推算之法殊未晝一曰井田之法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滿一同然後有澮繞之則未滿一同但有洫無澮當其未滿一同但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當其既滿一同則分出稅之夫以治洫分治洫之夫即成中專出稅不治洫之夫此二法宜通融而參之不當但執一成以爲定法也至成中出稅之夫少于治洫之夫多于治洫以洫之人功少同中出稅之夫以治澮是同中治洫者少則自當出稅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當出稅者少此二法宜分析而言之不當混爲一以相比較也

同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治此三十六成之洫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夫治澮則其治澮也每十里約五百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夫地此三十六成緣邊一面即澮內三面有洫較每成除夫地治洫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七百四十八夫治洫也每十里約八十一夫蓋相差七

倍有半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成既俱不出稅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洫今計其差數不妨區分算之于法本不區分也

或疑都鄙既畫井則一成百井內有公田百夫司馬法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曰賈謂一井中爲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則無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爲井耳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除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夫存五百一十二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亦合言之也蓋公田卽是所出之稅除去則惟存私田稅何從出乎

三等采地規制既明今再爲逐節推算稍地其二十同二十萬井內封二十五里之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十五井計三同九十三成七十五井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一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八十四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三十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夫存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夫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十二萬二千四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二夫之例推之計五萬六千二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受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一十四家受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同三十六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九同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六同五十成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三十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夫存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之例推之計十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四夫及半夫之地仍餘七夫之地鶴壽案此再將稍畸都全數細算一番但所謂二十五里

之國六十有三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百里之國九皆非實事未免徒費筆墨然所核夫家之數合計之固甚詳備今姑存之

滿同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存四千有九十六去多于存滿成去存之例每百夫去三十六存六十四存多于去其未滿一成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曹謂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今案洫廣深比澮減三倍奇則除夫地減至十倍溝廣深較洫又減半水小而淺其施功較洫又當差百倍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蓋卽令出稅者

治溝賈公彥之言非也出賦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大爲澮洫以利民又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治之故有治澮洫不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至意也溝則無事此

鄭注非有所闕

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洫澮存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四千九十六家出一千人成三百家除去治洫存一百九十二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滿成者皆以此爲例亦可云六十四家出十人今稍縣都三等采地既已逐節算明再爲細推出賦實數稍滿同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夫算下倣此計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八千三百七人半滿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二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爲地八畝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一强不滿成者不除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受之餘十三之十爲地七十七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二十四人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計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爲地四十六畝奇依上例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奇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

夫計二萬一千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九爲地七十畝弱依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奇不滿成者共一百七十七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爲地八十五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計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爲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爲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七十七人弱以上通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士卒七十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

尚餘五十二人有奇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計之得四
軍尚餘四千五百人其役稍重成之民六家
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重成之民六家
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所以不同者蓋同中除治
澮者多成中除治洫者少澮之功雖倍洫究之洫澮所
以爲民軍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鶴壽案以上二條再就稍縣都三處細算受田家數以見出賦實數

同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車百乘計一百二十二
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家已可出百乘尚餘八十
八家約一百二十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
言三百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番休者常五百
三分之一矣陳君舉言一成百井八百家而司馬法只
有贏餘其必通融給用可知鶴壽案此一條再就稍縣都三處細算出車若干以見都鄙車多人少當與鄉遂通用然鄉遂之車既是公家所給則亦未必取之于都鄙也

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此不知治澮洫法又不知二而
當一法也陳及之言周制于六十四井之中每七家賦
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其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
井士十人徒二十人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
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故五百十二家止言三百家
餘二百十二家留以須後此不知王畿邦國之分而臆
造十七家遣一人之說且不知二而當一而臆造五百
十二家只征發三百家之說也

小司徒所計民數家出二人半者乃六鄉之制若六遂

則家出二人都鄙則四家六家出一人不等矣所謂家
一人者乃單指正卒而言也司馬法有二法所謂成
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乃指王畿都鄙而言
所謂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指邦國而言內俱當
除治洫澮又二而當一計算以上所說皆調兵之法至
于臨敵自有卒伍之法在亦不得混而爲一也王氏與
之訂義以周家調民爲兵凡有四法其一小司徒大司
馬可任者家三人二人其二小司徒起徒役家一人其
三漢志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四人其四鄭注三百
家出三十人所列四法殊不分明又載陳君舉說以六

十四井出七十五人之說與六鄉家二人半之說合爲
一遂謂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
十人擇七十五人用之既合王畿邦國以爲一又不知
二而當一遂謂甸出七十五人乃七家賦一兵王畿邦
國同也不知七家賦一兵約略之詞據此以斷周官一
概皆用此法何鹵莽之甚邪

詩信南山維禹甸之鄭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
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孔疏甸字
既訓爲治又音爲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
成平田是以治爲義地官小司徒四邱爲甸注云甸之

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與維
禹隩之之隩同郊特牲邱乘其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
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知六十四井爲
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如數計
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
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
方八里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
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
匠人旣云十里爲成卽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是當甸在其中旁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
一乘也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
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
相通故各據一焉

地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鄭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
維禹隩之之隩同是掌都鄙云邱乘者舉中言之

四處公邑

地官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注公邑謂六遂餘地

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甸凡七萬五千家爲六遂之外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公邑也但自甸以外至稍縣畺四處皆有公邑公邑乃六遂餘地六鄉之內有九等田無公邑云自此以外皆然者太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二百里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惟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有四處也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

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以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四百五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縣正下大夫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甸亦七萬五千家六鄉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陳祥道曰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于此也公邑閒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遂人與縣師預焉遂人掌野自百里至五百里皆曰野縣師掌邦圻都鄙謂甸郊里之地域鄭康成謂二百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義當然也鶡冠案甸地十二同除六遂之外公邑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六鄉之餘夫出耕焉餘夫不足以盡之則尚當有商賈匈牧之人受之稍地三十六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三十六萬八千家溝洫三等地五十夫置治洫者九萬四千五百家甸地二十同除大夫采三十六萬四千夫置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夫八十七畝五分畺治澮者十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家有奇山澤邑居三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家山澤邑居五十夫置出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家溝洫三等地五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夫置治洫者二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家甸地二十同除上士采四十八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五十九萬五千七百十二夫置出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家溝洫三等地三十三萬五千有八十八夫置治洫者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六家有奇山澤邑居三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家山澤邑居五十夫置出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家溝洫三等地五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夫置治洫者二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家甸地二十同除大夫采四十八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五十九萬五千七百十二夫置出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家溝洫三等地三十三萬五千有八十八夫置治洫者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六家有奇山澤邑居三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家山澤邑居五十夫置出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家溝洫三等地五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夫置治洫者二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家甸地二十同除上士采四十八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五十九萬五千七百十二夫置出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家溝洫三等地三十三萬五千有八十八夫置治洫者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六家有奇山澤邑居三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家山澤邑居五十夫置出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家溝洫三等地五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夫置治洫者二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家甸地二十同除大夫

采地未封則爲公邑公邑雖稱餘地實多于遂幾倍準之稍縣都亦多于采地幾倍以公邑太宰九賦所出天子使大夫治之其地宜廣也

采地之外餘地在夏殷則六十四同九十六成周則六十五同八十一成三十井一爲祿士一爲閒田夏謂之閒田周謂之公邑其實一也其祿士之內又包二條一是元士卽所云天子之元士不與鄭謂不在封國數中是也一是公卿之子父死後旣不世爵得食父祿卽所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也二者皆爲無地之士雖給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地

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諸侯皆稱子見鄭荅趙商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是也其祿士之外竝爲閒田與畿外附庸閒田相對但畿內閒田卽是公邑畿外閒田非卽附庸已封人爲附庸未封人則閒田畿內不言附庸無附庸也又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則閒田少畿內建九十三國則閒田多所以然者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胙賜故閒田多也

王制凡九州一節鄭以爲殷制但言元士不與不及閒田天子之田方千里一節鄭亦以爲殷制其注但言元士亦不及閒田似若殷時無此經無明文姑闕

遂之公邑九同五十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受十三夫通之可受二十八萬五千家稍地公邑十六同六成二十五井十八分而去五得一百四萬四千六十二夫半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家縣地公邑二十二同七十五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同四十成一百五十井一百四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六十八萬二千五百家疆地公邑二十七同十八分而去五得十九同五十成一百七十五萬五千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八十一萬家計四處公邑共二百二十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家據賈疏以公邑之制亦與六遂同則亦下劑致甿但內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夫則出賦之夫亦未可定今特舉其概云

餘夫圭田

攷工記匠人疏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云古者卿以下至于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紱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

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于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業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

陳祥道曰先王之于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食或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詩所謂辰彊遂人所謂以彊予任毗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百畮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遂人上地田百畮萊半之云云則所謂餘夫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畮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畮是傳會之論也案陳氏解餘夫如之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

圭　世楷堂藏板

廛無夫里之布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朱子謂廛爲市宅此卽面朝背市之市與上文廛而不征之廛雖彼是廛賦活字此是市宅死字而其地則同蒙引謂廛無夫里之布之廛與廛而不征之廛當有分別爲廛而不征下則曰天下之商廛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又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爲廛其說俱與朱子不合存疑力辨之云二廛字皆同均爲在市之宅蓋民有四民則總有箇民邪鄉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廛耳豈有分邪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者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市廛與貨竝征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幷取之益不是故先說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幷取不是此關發朱子所以訓廛爲市宅之意最明

圭　世楷堂藏板

圃里數

何休公羊學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云孟子文與今孟子文王之圃方七十里不同

蛾術編卷六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制三

制軍

夏官凡制軍王六軍賈疏經言王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太惡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六師即六軍也然伍兩卒旅皆衆名易師象云師貞丈人吉止言師者出兵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言衆舉中言之也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類案葉時謂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近沈彤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合七百五十乘古之定制諸說皆不知六軍千乘之定制無據鶴壽案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其用有三一曰征伐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若伐瓊削侵正殘杜滅是也二曰田獵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三曰巡守詩時邁其邦巡守也曰溥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兵所征伐前動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疏云王巡守以軍從故也大司馬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罪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禁令泣衆主及軍器上言師下言大師二者不同大師言征伐之事則所言師者乃巡守非征伐也故注云師謂王巡守及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不言大者未有敢不尚武是巡守之禮以軍從矣大合軍者六師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以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罪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或曰詩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震疊不以兵矣且定三革隱五刃偃武行文帥諸侯而朝天子齊桓之所以立霸功也況天子巡守曷爲威之者謂小宗伯立軍社大司馬泣鬼主皆曰大師是命將論出兵曰師天子親征則加大禮煞康成謂巡守若會同亦非無說也大行人時會以兵然後懼而服乎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爲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王不巡守六服盡來朝故曰殷同亦曰殷國言其盛也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稱周王于邁時邁則巡守有六師及之于邁猶時邁也則巡守有六軍見于此矣昭王南征拈于漢中穆王東征渴于沙衍周德之衰也宣王東蒐軍行嚴肅大路所歷黎礼不知故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東蒐者東巡守也遑車徒大合衆則巡守有六軍又何疑看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狩作守讀爲狩信矣向戌弭兵而春秋益亂蓋修戎事故一名蒐書曰有天下而不合六軍者哉若夫六鄉之內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爲兵一車七十五人適給之而云五百十二乘七百五十乘其車則公家之車也康成誤以爲文王實事故以二千五百人爲師解之

車之卒伍

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質疏司馬主將事故先于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于司馬處得法乃作起衆庶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

夏官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鄭注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賈疏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灋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是車之卒伍也

春秋宣十二傳欒武子曰楚之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灋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鶴壽案陳氏禮書謂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裝有所齎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卻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亞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效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謂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九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也亞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見矣

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爲定其法卽徵之大司馬制軍之法蓋周官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其所以獨言卒伍者以軍法起于伍成于卒也自伍至兩則以一甲士統之故每車甲士三人然則一乘者三兩之數五伍爲兩則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也四乘者三卒之數四兩爲卒則百人三卒三百人也百乘者三師之數五旅爲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七千五百人也五百乘者三軍之數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千乘者六軍之數七萬五千人也其爲卒伍皆五數配以車乘皆成三數蓋與圖書卦畫相參足見其爲先王制軍自然之定法而非私智穿鑿之所能者

伍兩卒旅以徒而言而車亦有卒伍蓋一車七十五人則卒伍已寓于車及其用之而車又爲卒伍之法則變化無窮矣陳祥道云三卒而車四乘以至三軍而車五百乘所謂卒伍已寓于車也左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亦有卒伍也鶴壽案古無騎戰之法六韜云一車步卒八十人一車當六騎置軍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七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兵步隊閒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若返故道此雖依託之書而車亦用卒伍法辨可任

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案鄭注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多役少但復多役少反得晚賦早免殊不可解不知六鄉之內上劑致甿復者雖多役較國外爲重故既輕其稅以優之而又晚賦早免以體恤之周官多饒遠之政亦未嘗不寬近也

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族師以時屬民而較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閭胥以

世楷堂藏板

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鄭注夫家猶言男女也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案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陳及之以爲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戎事有異況軍事不得以時日爲斷其說甚確均人之力政與戎事無涉也鶴壽

案五經異義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戎服五經無明文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猶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

以爲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制所謂力政者捥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爲士卒也胥徒事暇二者皆勞于胥徒故早舍之惠半農曰漢因周制五十六而免則五十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周官合六十者五十之訛耳六十曰耆邦饗者老外饗劉原酒正共酒飢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

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故國中自七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爲率八尺爲夫杷之城也絳老與馬清之戰也汪僮死馬未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論云古上血脈溢則曰艾莊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若茶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丈也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蓋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爲民就田里而周官六十五猶征之其不然矣鄭司農曰九比者九夫爲井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八月宗比是也舍者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之羨卒疾者若今癃不可事復之

世楷堂藏板

起徒役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鄭注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云凡國之大事致民鄭司農曰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

李景齊云司馬法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

通籍民數起徒役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六十四井爲家五百十二而僅止七十五人蓋不盡以爲兵陳及之亦同此說不知甸出七十五人者邦國之法小司徒家一人者畿內六鄉之制若以二者合爲一則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豈足以出六軍乎此謬也又云成方十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十里之成自甸外又加三十六井宜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蓋不盡以爲兵此又不知三十六井乃治洫之家竝不使出軍賦謬而又謬者也

軍將

尚書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各有軍士故曰六事

夏官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鄭注與衆也行謂軍行列序官凡制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鄭注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疏軍將皆命卿云云者皆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

師帥旅帥亦有別使人爲軍將者鄉遂大夫非直不爲軍將幷亦不爲諸帥案先王命將原無一定鄭于大司馬軍將作兩法解之一是六官之長一是鄉遂大夫取其德任者最爲精妙薛氏不明此義遂謂六軍之將專用六鄉大夫非也至賈疏以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誼三公爲將東征之事變也非常也豈得爲定制又以蘇綽有奭以作六師爲諸侯世子爲軍將皆近穿鑿兩司馬中士則伍長下士可以意推況地官比長下士有明文竝非衆多官卑略而不言直省文耳鶴壽案鄉以州名鄭注云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先生于帥以門名既引東門襄仲二語而于鄉以州名獨不引之何也帥以門名者舜典開四門

鄭注云鄉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于右今案宋有澤門皐有雉門路晉有庫門皐庫有雉門君趙有廣門官者唐虞豈其然乎宋襄戰于泓而門官殲門門官者軍之帥也宋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而華氏亦居盧門二族皆鄉而爲軍帥謂之門官老以此其後遂爲將軍晉六卿號六將軍古者軍營在門故死事之老孤養以門闕之委積蓋就其地而養之所以勵上而勸功也鄭臨伐宋司徒皇父樂之彤班爲御以殿狄于長邱宋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征者門闕之委積彤班合之因謂之彤門鄉以州名者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東鄉其氏也爲其名也入字乃衍文晉國高士全隱于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酸棗亦氏南鄉而名郵也賈疏謂頖與爲人皆當時鄉名失之居門者以門氏則居鄉者亦以鄉氏而已

辨盡發之非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惟田與追胥竭

作鄭注鄭司農云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作賈疏此謂六鄉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夫饒遠故也案徒役必當羨卒者重民力其餘皆爲餘夫慎居守也田而竭作者農隙講武既無嫌于擾民練習戎備實有國之大計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賈疏羨卒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不合

使羨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爲羨也呂氏春秋云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得戟以矛記其處云佛肸以中牟叛城北餘子祛衣入鼎戰國策云燕趙久相攻餘子之力盡于溝壘亦聞民也周書云成年餘子務耨餘年餘子務稿大荒餘子倅運莊子秋水篇有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故事蓋謂聞民也管子云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然則聞民者非餘子之未仕而無田亦無行伍者爭呂氏春秋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平阿壽陵魏氏皆地名則餘子爲閒民信矣

詩采芑其車三千鄭箋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孔疏畿內六鄉地居四同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計千乘爲七萬五千人則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得二千五百乘案廛里九等田亦在六鄉之內孔未算及今以載師注攷之郊內三十六萬夫內山陵等三分去一存二十四萬夫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上中下地受十五萬廛里九等田九者各爲萬家通不易一易再易受四萬五千夫總六鄉七萬七千家添四萬五千爲十二萬夫若以一家二人半通率之則有三十萬人第據康成以遂人溝洫則鄉遂溝洫之法與匠人井田之法判然不同鄉遂公邑皆用溝洫則鄉遂溝

洫稠多較之都鄙幾十數倍則應除治溝洫之夫自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及注疏竝無此文未可臆斷則六鄉實受地者雖可定之以十二萬夫而其出賦者尚未可定也要之必不能給三千乘蓋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矣斷非六鄉之所能供也人有死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公邑周禮田與追胥李景齊以爲田乃暫時事則不惡其爲盡征也即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耳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賈公彥原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采地又不足徵邦國之說亦決無必待六鄉盡起尚不足而始徵外兵之事若然則六鄉疲憊已極而邦國永無徵發時矣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或徵邦國之兵而鄭以爲羨卒盡發者特宣王承亂權用耳非先王之正法可知鶴壽案鄉遂都鄙之田制既異則其軍賦亦異錢溉亭謂鄉遂乘七十五人都鄙出八千乘是爲天子萬乘論者謂都鄙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亦當去其賦如此則車多人少不得不借鄉遂以足之是不然治洫治澮之夫閒其不出稅未聞其不出賦也都鄙之賦不計甸而計成信南山箋云甸方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斯非計成出賦之明文乎論者以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爲賦止于甸之證不知此即班固所謂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如其說則有甸無成矣無成是無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出車亦不得有二千乘此則不合于周官蓋箋所云者遂出車之法也康成于周禮

時言織內出車故依王制三分去一之說而以其所餘者爲成于是周禮可通而成亦必出賦成既出賦則都鄙不患其人少矣是故三分去一亦三分取一則都縣都八十四同之中取其二十八同已足八千四百乘之數然則成出一乘者以下地爲率要之三百家而出一乘則雖以通之中地上地可矣都鄙所出止八千乘則三百一十五家而出一乘稍百八十萬夫受田六十萬家出千九百有五乘縣二百五十二萬夫受田八十四萬家出二千六百六十六乘都三百二十八萬家出三千四百二十九乘大率二十分而去一以得其所去之乘即可以得其所出之乘如是而都鄙之人回有餘也何必取之于鄉遂哉然則鄉遂之所餘出賦乎曰鄉所餘多貿商貿匄牧之人受其田遂所餘則餘夫出耕之田也皆非正率安得而出賦除夫不足以盡遂之所餘則尚當有商貿匄牧之人載師特言其略耳且都鄙受田豈皆正率出賦者乎但以通率率之而從而變通焉則鄉遂有出稅不出賦之家而田制軍制皆明矣

衆百里之內曠然無人何以居守因謂比閭者教訓其居民之法伍兩者部署其勇力之法所謂伍兩特臨時簡閱十家而取一人不知征行之時羨卒固在居守何患無人先王寓兵于農若臨時簡閱則仍後世苟且之計豈其然乎王氏亦感于羨卒盡發之言耳不知古無此法也

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等軍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

秋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境內之兵案鄭司農曰合鄉遂可制十二軍而僅制六軍蓋以遂爲鄉之副倅鄉不足斯取諸遂其寬民力一也民之可任者雖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然每家惟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以備更休其寬民力二也六鄉以三劑致甿而六遂概以下劑爲率則正羨之外雖可任而幷不用爲羨者更多矣其寬民力三也以此知古

無盡發之事

六軍統于大司馬而大司馬九伐之法明載夏官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謂天子有事于四方但徵諸侯之兵而內兵全不出者非也惟是賈公彥孔穎達所云鄉不足取遂以遞及于邦國者若專指正卒而言則可倘泥康成羨卒盡起一言空其國不足乃他有徵發是先虛其內以實其外誠有如諸儒所疑矣

邦國鄉遂之軍

夏官大司馬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鄭注鄭司農云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賈疏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亦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春秋襄十四疏夏官大國三軍云云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諸侯五等惟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于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悉同于侯也案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然則大國者專指公而言宜從賈說惟魯侯爵而得有千乘與他國異

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范注周禮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

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五十人此皆邦國常征之所用其畸零不滿一乘者蓋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古有徒兵不盡爲車抑或以鄉之兵不必定屬境內所出通融配合如孔氏所云元科之

本車者邪攷之說文軍從車從包是知軍以車成當以
後說爲正陳祥道曰記云制國千乘語云道千乘之國
然賦雖至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
蓋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圻境之所出也案此條
剖晰邦國常征盡發二法極爲明了知此則包咸之妄
可破魯頌兩言之疑亦可決矣鵬壽案欲明邦國出賦之法必先知邦國土地之數以上三條但論三軍二軍一軍而不詳攷五等之國則其制仍不別也今案諸公封疆方五百里凡二十
五同每面二百五十里分郊甸稍縣壘爲五節每節五
十里其食者半穀土三等地爲方百里者二以三等稅
法通率之當上地其不食者半爲溝洫山澤邑居及名山大川附庸
之地方百里其餘爲廛里采邑山林出稅
視田萊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皆依此算惟男百
里皆爲上地不用通率之法無山林六等地公國郊內

九萬夫除山澤邑居三萬二千四百夫穀土三等地三
萬五千一百夫置出稅者萬七千五百夫穀土十家廛里九
等地二萬二千五百夫置出稅者二萬二千五百家萊
萊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皆依此算惟男百
國郊內五萬二千五百夫除山澤邑居二萬二千五百家有七百三
十六夫穀土三等地二萬二千四百六十四夫置出稅
者萬一千二百三十二家廛里九等地萬四千四百夫
置出稅者萬一千四百家伯國郊內三萬二千四百夫
除山澤邑居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夫穀土三等地萬二
千六百三十六夫置出稅者六千三百十八家廛里九
等地八千一百夫除山澤邑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穀土三
四千四百夫除山澤邑居五千一百夫穀者二萬二千
等地五千六百夫置出稅者二千八百有八家廛里三
里九等地三千六百夫除山澤邑居千二百九十六夫穀土上
內三千六百夫置出稅者三千六百家男國郊
地千八百五十四夫置出稅者千八百五十四家廛里
九等地四百五十夫置出稅者九百家益王畿之地大
故所置六鄉在郊內萊國之地
小則一鄉必兼及于郊外也

唐仲友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城分土之率

孟子須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
又強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
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
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
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
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
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鄉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
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
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
公相成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
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
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
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
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
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
田與鄉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旣役其一人
百畝又征其什一宅無餘地車轝馬牛干戈之屬于何
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
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
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丁

何給之尚未足食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于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只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與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攷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于

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潁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于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之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于天子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男言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侯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于

奄受北國馬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

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馬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五十人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出而以爲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說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遠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此種本不足辨恐混學者之目特採其說而略辨之鶴壽案唐仲友之說固有謬處如云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馬今案公五十里并四面言之止有方百里山澤邑居三分去一再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止有三萬家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豈能出自方百里之地乎子男十里并四面言之止有方二十里卽使不除山澤邑居卽使皆爲上地不用三等通率亦止有三千六百家其何以備一軍哉

邦國境內之軍

漢刑法志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甸據出賦故竝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撮敘古者軍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爲邦國郊外之制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之同故舉以爲言其餘不備列也鶴壽案前論侯國鄉遂之制此論侯國都鄙之軍而又不言侯國都鄙之制將使人暗中摸索邪抑未知侯國大小故置之不問邪若徒論侯國出賦之法則鄉遂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鄉爲正卒遂爲副卒與王畿鄉遂同六家出甲士一人四家出步卒一人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與王畿都鄙異夫人而知之矣

千乘

論語千乘之國馬融注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咸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晏集解以爲融依周禮咸依王制孟子疑義故兩存焉案一成當有百井是八百家出車一乘十井爲乘是八十家出車一乘焉包各爲一說朱子詩集傳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注云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爲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此主馬融說孟子首章集注云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此主包咸說朱子又云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糇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當以此論爲定然朱子亦但舉其大略而已

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于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强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于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于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城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

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于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是也馬融以爲千乘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最可玩味蓋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云趙岐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則爲傳聞約略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爲百里乎左傳鄭子產適晉獻捷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乃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至于先儒欲合異爲同說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說謂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有奇其說與王制合朱子辨之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一則陳用之說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四百者則爲方百里者十六豈侯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不能通今說千乘一以馬鄭及朱子之言爲斷

畿內都鄙皆爲井田其閒除不滿成則但有洫滿同則兼有澮澮倍于洫故除去治之夫亦異而成與同出賦之法亦各分爲二說已詳見前今邦國郊遂外亦爲井田亦當除去洫澮則甸出七十五人之說亦宜分成與同爲二方爲的確但先儒皆舉其大略未有細推及此也今姑闕之鶴壽案侯國都鄙之制要亦無難核算公國郊外二百十六萬夫公邑除山澤邑居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一夫穀上三等地十四萬四千九百夫置出稅者七萬二千四百五十家溝洫三等地八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夫置洫者四萬有六百六十二家三鄉五大夫采邑除山澤邑居十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夫穀上十一萬九千有七十二畝置出稅者

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家有奇溝洫六千九百七十七夫二十八畝置治洫者三萬八千四百六十六夫二十八畝置出稅者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夫七十二畝置出稅者九萬七千一百六十夫四十八畝置治洫者二萬四千二百夫公邑除山澤邑居萬有一千三百夫置治洫者二萬九千一百夫置出稅者五萬七千三百夫公邑除山澤邑居萬有三千一

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而貢其一于王尚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卽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而不得于是增同十爲封一條以求合毋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案何氏以方四百里者推算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法恰得千乘適三萬之數故言三萬其說非是

乘自謂揔獲不知邱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通旁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氏总卻旁加之成但以甸算何立說之鹵莽也至于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子而言與軍賦本不相涉强爲牽合亦不可從

鶴壽案諸公食者半侯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此指地之可食者而言如左氏襄義所謂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是也蓋穀土之外又兼有此可食之地注疏據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以爲入貢于王非是

戴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皆公徒耳

車七十五人二者不同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邱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疏云鄭注論語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明觀鄭于論語注服杜于春秋左傳注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說獨于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知賈說之精矣今魯頌正邦國事戴氏以都鄙事說之非也又古者每車士徒共七十五人此定法也孔達于書牧誓疏禮坊記疏春秋成公元年疏皆謂征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是元科兵非軍法明矣至武王所用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戴氏据之謂一車甲士十人書序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即甲士亦即百夫長孔疏謂一車士徒共百人甲士惟一人皆非也革車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公于無虧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異于常當曰衛爲狄滅戴公廬曹使人戍守非尋常征戰事

世楷堂藏板

可比以之爲證更未足據鶴壽案何晏論語注引馬融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十里乃能容之如馬融說則大國千乘皆計地出之矣不知軍制有三鄉出賦之法三鄉七十五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一乘其車則公家給之邱甸采邑二百八十八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一乘其車則民閒具之大國千乘合三鄉邱甸采邑之賦在內三鄉出三萬七千五百人爲副卒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三軍五百乘此常征之數也若夫閫境出賦則令邱甸采邑之家出甲士千五百人步卒三萬六千人革車五百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雖合三鄉邱甸采邑所出不止于千乘而數也然則計地所出者僅五百乘耳若出千乘則幷三鄉計地所出又得五百乘合之爲千乘則公徒亦在千乘外則非蓋公徒三萬七千五百人倘五百乘其餘計地所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戾國出兵既已盡境內皆使從軍復有計地出軍之法鄉之出軍爲常故家出一人計地出軍則非常故成出一軍優之也今案孔穎達分三鄉出軍計地出軍爲二則是其一軍出自三鄉公徒三萬七千五百人倘五百乘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若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境內皆使從軍復有計地出軍之法鄉之出軍爲常故家出一人計地出軍則非常故成出一軍優之也今案孔穎達分三鄉出軍計地出軍爲二則是其一軍出自三鄉公徒三萬七千五百人倘五百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若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境內皆使從軍復有計地出軍之法鄉之出軍爲常故家出一人計地出軍則非常故成出一軍優之也今案孔穎達分三鄉出軍計地出軍爲二則是其一軍出自三鄉公徒三萬七千五百人倘五百乘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公車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惠校刊

說制四

顧命宮室制度

尚書顧命設几席陳寶玉列車輅有兵衛可攷宮室制度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傳云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所以殊之江聲謂太子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故以兵逆之南門外朝之外門所謂皋門也延入翼室是路寢前堂東邊夾室鶴壽案李如圭儀禮釋宮一篇所述宮室制度根據禮經最爲詳悉先生此卷蓋仿顧命而爲之南門者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盛德記云揖朝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闕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開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辭太傳禮過閾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傳諸侯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亦謂之中門或謂之宮門闕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始故宮城之門謂之雉門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五雉宮隅之制九雉城度以雉由宮城觀災是也攷工記王宮門阿之制兩觀左傳雉門及兩

箋謂彼所築是天子之燕寢其制如諸侯之路寢匠人注云天子之路寢及宗廟其制皆與明堂無異斯干所說異于明堂故知是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也今此成王崩殯陳設之地正是天子之路寢而其制與斯干所說同者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詳論其事以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裸卽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西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爲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

宮室毀壞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干所詠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鶴壽案牖閉謂戶牖之閉戶在東牖在西大率以室之南面四分之以其東邊之一爲戶以通出入以其西邊之一爲牖以通光明而其居中之二則爲戶牖之閒也天子有路寢有燕寢路寢者大寢也大寢之制如明堂月令孟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太廟季夏居明堂太廟季秋居總章太廟季冬居玄堂右个康成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康成以門爲路寢門引鄭司農曰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个者爲路寢蓋順時月令所舉曰太室曰太廟曰左个右个者爲路寢門先後鄭皆知而遷馬歲徧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朔先朝日而後聽朔于玉藻云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酌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于門之外省文南門卽路門也解者以閨門爲明堂之門而又以東門南門爲國門不亦自相齟齬邪不知出宮中言之故謂之某門外也凡祭祀齋于路寢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卽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康成以爲廟寢失之矣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旣稱五寢合小寢而六也路寢五室之制三代所同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路寢惟釋重屋爲王宮正堂若大寢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皆據王宮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太室非也其言國中之故謂之某門外也凡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卽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康成以爲廟寢失之矣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旣稱五寢合小寢而六也路寢五室之制三代所同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康成惟釋重屋爲王宮正堂若大寢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皆據王宮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太室非也其言之曰世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蓋異名而同實耳燕寢者小寢也小寢之制如諸侯之路寢前爲堂後爲室室之左右爲房堂與房之左右爲夾室成王時路寢猶

仍諸侯之制故與月令諸書所言不同也

西序東嚮東序西嚮之坐釋宮云東西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爲隔牆之外卽夾室堂與夾室共此牆此東嚮西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西序故以序言之

西夾南嚮者夾室卽翼室此西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疏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

四尺半得容窾者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窾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檀弓疏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窾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賈孔二說略同皆從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深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窾在堂上甚明安得在夾室中鎬京路寢雖爲諸侯制小于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覺寬深既爲三室較彼明堂之外堂上窄狹所以容窾外尚得設三坐陳寶玉幷獻醋拜起餘地西

夾南嚮一坐仍當爲西邊堂上鶴壽案夾室在燕寢之東夾室正室之東爲東房正室之西爲西房東房之東爲東夾室西房之西爲西夾室分而言之有室有房總而言之近西北當正室西夾在堂之東爲西房也據此則燕寢無異于路寢先生三室較彼明堂少其二室則竟信明堂止有三室太室居中央兩左个兩右个居四隅矣

東房西室陳祥道因鄉飲酒記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記邊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朱子心頗然之此恐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顧命允之舞衣在西房兌之戈在東房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邪閻若璩駁黃曰士之西房儀禮曾及之何得謂無聘禮君使卿還玉于館賓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時賓館于大夫之廟此右房非大夫之廟所有乎據賈公彥以爲于正客館非廟然

余更證以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凡君有事于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疏云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此館則是諸臣之家已不能掩前說之非且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皆廟也無別所爲館舍惟侯氏覲天子賜以舍非廟聘禮安得與之同儀禮十七篇言右房者二言左房者亦二右房見聘禮經文爲大夫之西房見記文則諸侯之西房也左房見鄉飲酒記爲大夫東房見大射儀爲諸侯東房分明有左有右由于有東有西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制竝同康成之說非是以愚攷之鄭說確甚黃宗羲

之申鄭未得鄭意而陳祥道閻若璩之駁鄭則尤謬也儀禮于大夫士多單言房不明言東房因其只一房故也然就閻所據聘禮右房則大夫宗廟固有左右房矣鄭據大夫寢室而言無西房耳鄭匠人注宗廟路寢同制原指天子豈可以例大夫乎鄉飲酒記左房鄉射記東房斯干疏謂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非是對西言東對右言左黃與陳皆未檢孔疏耳閻所據右房二左房二其二是諸侯鄭本謂天子諸侯有二房何勞舉出而陳所舉鄉射記東房閻反遺漏未舉何也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彼注云東房房中之東彼疏云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故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昏禮側尊甒醴于房中皆不言東今此特言東明房內近東邊也此條閻又遺漏未舉閻駁鄭處皆繫捉風捕影非有實據祇因世人罕讀儀禮遂爲所壓伏試平心攷之方知其妄東西房惟天子諸侯有之也鶴壽案鄉飲酒記云賓長兄弟之薦自東房賈公彥所謂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天子諸侯如此安見大夫士獨不如此乎特牲記云賓長兄弟之薦自左房特聘禮云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此固有右房之明證也康成既爲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故于特牲禮還豆鉶在東房注云房中之東房則是房中之西亦可稱西房東賈氏不敢駁注故于聘禮還玉于館疏云在客館大夫使房中之東而可稱西房乃何以士冠禮不曰陳服于房而必曰陳服于房中西墉下乎于此見鄭注之爲曲說矣還玉時賓未嘗還館則仍在大夫士之廟固經有右房二字與東房西室之說不合遂謂在客館故有右房于此又見賈疏之爲曲說矣爲鄭學者斷斷分辨特未就作宮室之法一思之耳凡宮室之廣分爲五架每架必有梁以承之因于梁之下或爲牆以間之而堂房之名于以分後楣以南中間三架爲堂居中一架兩楹以內有牆爲東序西序又其內謂之室室之後楣以北中間一架爲室左右兩架爲東夾西夾凡爲牆必在梁之下楹之內若大夫士東房西室豈東房一架而已均也抑三架均分爲二而居中築牆爲界邪則寬窄不梁而其前後又無楹恐牆無所施也鄭注之不確顯然而先生反譏閻若璩爲捉風捕影何哉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鄭注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傳云大輅綏輅面前皆南向先輅次輅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疏云象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荅張逸詩疏引鄭志荅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至于畢門之內畢門之內即路門也以賓階在西阼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嚮則西爲右東爲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西爲左東爲右故在左塾前者與在西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鄭以左右塾爲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几席寶玉大輅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顧

命及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幷傳顧命時行禮拜奠
獻酢諸儀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序路門外
事經文門凡三見曰出廟門俟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
之內曰出廟門俟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
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皆路門也下文王出
亦出路門也且天子三朝五門皋門內之外朝應門內
之治朝皆平地無堂堦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
階前見樂師注蓋因自路門直至皋門皆平地故可行
車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之有故知此
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
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郭注以東西廂爲夾
室之前堂于無廟有室則注云但爲大寢此有西夾室
有夾卽有廂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云
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故在前
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
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
東西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宮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
寢與凡爲寢不同鄭荅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
明堂成王鎬京宮室因舊未及改作權用諸侯之制路
寢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設以次差之謂

天子路寢旣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命
之有夾有廂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
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卽在燕寢尚應有夾有
廂安得無廂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宮之文不可以疑
顧命而謂其有廂非寢明矣鶴壽案天子三朝外朝沿
知之顧命明言翼室牖閒東序西序西夾東房西房東
堂西堂則在路門內亦何待言先生所以經經致辨者
恐人不知諸侯出廟門俟爲出路門疑殯于廟中故耳

兵衛二人立畢門內四人夾兩階卩一人立東堂一人
立西堂一人立東垂一人立西垂一人立側階傳以畢
門爲路門者鄭衆注天官閽人路門一曰畢門鄭不破
畢是終畢閽人注以路門居五門之末也鶴壽案或謂
門也先儒以下文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
其實非是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廟各有三廟每廟
之前有南北牖牆皆有閤門祖廟以西有四閤門聘
禮云每門每曲揖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謂之畢
門也其傳疏解經之謬已詳後案鶴壽案顧命一篇馬
諸侯出廟門俟傳疏以爲殯處故曰廟卽路門也卽畢
康王之誥梅賾分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爲一篇馬
然皆以爲受冊命于殯宮惟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崩
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先儒以司
馬遷從孔安國受尚書故多古文說今案周禮司几筵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明四坐敷重篾席繅純華玉仍
几之類非殯宮所設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
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明陳寶在廟
凡天子諸侯副位皆先朝廟周之天下傳之文王武王

命于祖廟所以明有尊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此皆行于既殯明不以皇祖尊會是受册命于祖廟為天地社稷行事為已逮子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之義也對卿士邦君以下言則曰王待猶君之義也古者天子崩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康王受册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出入異詞也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也出則王出在應門之內傳云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案王亦出路寢門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天子五門皐庫雉路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康成謂諸侯三門庫雉路則是矣而謂天子五門則尚沿禮說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庫雉路康成謂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曰虎門亦曰畢門不聞天子有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據魯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于天子其實天子無庫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路門不聞諸侯有皐門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天子外門庫門雉門天子應門謂其制如之耳皐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雉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其數並同國君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君臣日相見之朝謂之治朝亦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棗人及玉藻謂之內朝對雉門外庭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中之朝連文為外內也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雉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濂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無皐應但庫門為天子皐門制雉門為天子應門制惟此為異以上皆以鄭康成說為定今此經言王在應門內正治朝也立應門內中庭南面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當宁既竝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背負非面向釋宮宁在門屏閒天子外屏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此宁乃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既集出宁至中庭背負宁實負屏也鶴壽案禮說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康成謂諸侯三門皐應路諸侯皆三門庫雉路則是矣而謂天子五門則尚沿禮說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康成謂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曰虎門亦曰畢門不聞天子有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據魯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于天子其實天子無庫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路門不聞諸侯有皐門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天子外門庫門雉門天子應門謂其制如之耳皐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雉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其數並同國君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君臣日相見之朝謂之治朝亦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棗人及玉藻謂之內朝對雉門外庭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中之朝連文為外內也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雉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濂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無皐應但庫門為天子皐門制雉門為天子應門制惟此為異以上皆以鄭康成說為定今此經言王在應門內正治朝也立應門內中庭南面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當宁既竝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背負非面向釋宮宁在門屏閒天子外屏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此宁乃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既集出宁至中庭背宁南面立負宁實負屏也鶴壽案禮說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康成謂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曰虎門亦曰畢門不聞天子有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據魯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于天子其實天子無庫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路門不聞諸侯有皐門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天子外門庫門雉門天子應門謂其制如之耳皐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雉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其數並同國君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君臣日相見之朝謂之治朝亦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棗人及玉藻謂之內朝對雉門外庭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中之朝連文為外內也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雉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濂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無皐應但庫門為天子皐門制雉門為天子應門制惟此為異以上皆以鄭康成說為定今此經言王在應門內正治朝也立應門內中庭南面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當宁既竝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背負非面向釋宮宁在門屏閒天子外屏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此宁乃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既集出宁至中庭背宁南面立負宁實負屏也鶴壽案禮說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康成謂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曰虎門亦曰畢門不聞天子有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據魯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于天子其實天子無庫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路門不聞諸侯有皐門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天子外門庫門雉門天子應門謂其制如之耳皐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雉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其數並同國君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君臣日相見之朝謂之治朝亦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棗人及玉藻謂之內朝對雉門外庭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中之朝連文為外內也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雉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濂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無皐應但庫門為天子皐門制雉門為天子應門制惟此為異以上皆以鄭康成說為定今此經言王在應門內正治朝也立應門內中庭南面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當宁既竝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背負非面向釋宮宁在門屏閒天子外屏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此宁乃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既集出宁至中庭背宁南面立負宁實負屏也鶴壽案禮說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康成謂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曰虎門亦曰畢門不聞天子有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據魯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于天子其實天子無庫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路門不聞諸侯有皐門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天子外門庫門雉門天子應門謂其制如之耳皐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雉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其數並同國君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君臣日相見之朝謂之治朝亦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棗人及玉藻謂之內朝對雉門外庭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中之朝連文為外內也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雉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濂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無皐應但庫門為天子皐門制雉門為天子應門制惟此為異以上皆以鄭康成說為定今此經言王在應門內正治朝也立應門內中庭南面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當宁既竝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背負非面向釋宮宁在門屏閒天子外屏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此宁乃待

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為外朝雉門內為治朝路門內為燕朝即路門外為治朝路門內為燕朝即路寢庭中太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如朝在路寢庭中太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如成言天子五門則三門有三朝而兩門為虛設矣

鄭司農謂周禮五門皐雉庫應路康成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周禮朝士注廣引經傳明魯之庫門為燕朝無皐應但庫門為天子皐門制雉門向外兼皐門雉門向內兼應門以證五門當先庫後雉以破鄭眾之說蔡沈誤采之且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尤誤之誤路門外應門內正一地豈有內朝外朝共集一地之理外朝在路門外一語亦誤本鄭司農注後鄭不從者蓋以文王世子外朝指路寢門外為據不知諸侯外朝在庫門內天子外朝在庫門外不同也況文王世子內朝指朝于路寢之庭所謂

外朝乃對路寢之庭始稱爲外非眞外朝也眞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亦仍是外朝一內朝二其在雉門內路門外則君所日視之朝玉藻謂之內朝康成曰此正朝也豈可泥文王世子之文竟以外朝在路門外乎

明堂在國之陽不在應門內

江聲以鄭注路門內爲非謂几席實五四坐皆在應門內之明堂攷明堂位疏引鄭目錄云明堂在國之陽又引鄭駁異義用淳于登說幷據孝經援神契謂明堂在近野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韓嬰孔鼂說同故彼文朝諸侯于明堂云云鄭注朝之禮不于此周公權用之也據此則鄭以正朝自在路門外不在南郊明堂故彼疏推鄭意以爲此明堂應門非是宮內路門外之應門明堂無路寢故無路門然則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但蔡邕謂明堂卽在王宮應門之內則此經

世楷堂藏板

應門似明堂正門治朝平地爲廷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江聲亦知之只因蔡邕以明堂與宗廟爲一右社稷宗廟則明堂在庫門內雉門外治朝之東中閒仍無堂階不害乘車出入王出在應門之內此明堂之應門不是正中五門內之應門也蔡邕之說明堂旣是天子之明堂在國之陽固各有其處矣前儒所

應門有之皐門庫門雉門無之邪

鶴壽案王合諸侯之明堂此在國之陽者也王居聽政之堂亦謂之明堂此卽路寢之明堂在應門內者有太廟而先儒謂與明堂同制故江聲謂在應門內之明堂今案王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間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上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咸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云天子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諸侯作階之東諸伯西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之外八蠻南門之外六戎西門之外五狄北門之外九采應門之外四塞世告至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若巡守則方岳之下亦有明堂史記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此皆

世楷堂藏板

與王居聽政之堂無涉也康成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固各有其處矣前儒所

以致誤者月令攻工記之明堂不知其爲卽路寢徒見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禮儀禮爲壇之明堂其名轉不可攻甚至混明堂于太廟而謂在王朝應門之內矣

顧炎武謂狄設黼扆縫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其上尚有脫簡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康王卽位事君臣吉服而傳顧命蓋在葬後非初喪也經言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則此當在葬後蔡傳載蘇氏說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爲非誤也閻若璩駁之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敘在越七日癸酉下距王崩乙丑僅九日耳豈葬後乎且諸侯出廟門俟俟見新君下卽敘王出在應門之內正一時事末敘王釋冕反喪服此冕字直應前王麻冕之冕非別起一冕字細玩自見其西方東方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喪遂見新君耳非葬畢而同軌畢至也周禮幕人職注爲賓客飾也疏云王喪而有賓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崩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也

西南其戶

詩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築室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疏云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築燕寢者路寢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有夾室故士喪禮小斂婦人壓于室而喪大記小斂婦人帶壓麻于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壓于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壓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壓于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也既有左右此下當有房字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故室戶當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閒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閒爲中也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特牲禮豆邊鉶在東房者鄭注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當作房也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西西當作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南其戶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月令說明堂而

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也彼丈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窗注云每室四戶八窗四傍是四方傍開兩夾窗是一戶兩窗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攷室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于路寢云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此下脫路二字在寢者此下脫有字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致太平乃立明堂于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于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周公制禮以洛邑爲正都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宮室尚新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也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文廟故知爲明堂制也愚謂此疏說大夫以下惟一東房而云室戶偏東此戶正中者其實亦非室之正中就大執言爲正中就一後室言仍是室之東蓋天子燕寢諸侯路寢室中自然亦東向爲尊西南隅爲奧若于室正中開戶則西南隅不得爲奧矣且使果正中則宜以當戶設牖扆是爲天子之正位何以顧命設牖扆孔傳以爲戶牖閒而釋宮戶牖之閒謂之扆李巡云謂牖之東戶之西郭璞亦云窗東戶西乎鶴壽案凡詩所謂南其戶者固不待言矣獨所謂西其戶者注以爲異于一房之室戶疏以爲大夫以下無西房故室戶皆南向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只有東房西室此說本不可信卽如其說天子諸侯之屋以中間一架爲室室之左右兩架爲房以其西半爲室則其室戶仍比天子諸侯更近西矣若使以三架兩分之以其東半大夫之屋以左邊二架爲房右邊一架爲室則其室戶亦比天子諸侯更近西矣若以左邊一架爲房西邊二架爲室則其室戶又比天子諸侯更近東矣若以中間一架之近東不過與天子諸侯相同而已矣安得謂燕寢之室戶比之大夫士爲西其戶也天子諸侯之室亦是牖在西而戶在東安得謂此戶在正中也若使

燕寢之戶在正中不具與西邊之牖相連乎注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說不知凡戶皆取其向日也爾雅釋四荒云騶竹北戶西王母日下郭注云北戶在南高誘淮南子注云日在其北故北戶吳都賦云開北戶以向日顏師古漢書注云南郡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然則凡戶皆取其向日有言東戶者亦以日在東方而名不多見于經禮者禮東爲主位西爲賓位故主人主婦薦自左房而賓受享自西階升受賓右房而立立主禮之及于房中者多而賓禮之及于房中者少故略而不及耳大射儀鄉飲酒記言左房注疏以爲即東房聘禮君使卿還玉于館賓受圭還賓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數君善謂卿館于大房也賈疏謂于正寢夫而此云賈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李如圭釋宮亦曾言之及乃郝仲輿泥于大夫無西房之說謂此右房即東房言之正中也假使無西房則戶牖之間乃正中也假使無西房則戶牖之間以其爲堂之西偏豈有行冠昏諸大禮而不在正中者哉況堂之西偏豈有東西牖塾皆取其制度之正若無西房則是正于前而偏于後也夫西房之上有東西階門側有東西墊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琳惠校刊

說制五

禘郊祖宗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鄭以此四條皆言配天之祭也曾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注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此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皇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祭法之文禘在郊前則禘爲圜丘之祭明矣侍中賈逵先有此說故鄭用之以注祭法王肅乃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有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試思下三條皆言配天何獨于禘而以爲以祖配祖乎爾雅禘大祭故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爲禘此禘爲圜丘而小記禘其祖所自出大傳不王不禘又謂祭感生帝于南郊及殷則時祭亦有禘周改之時祭無禘而宗廟之祭惟五年殷祭稱禘是禘有三也肅乃以郊邱皆不名禘而禘名專屬宗廟五年之祭矣又禘諦也諦審其昭穆也自漢鄭氏至宋程子無不兼言毀廟羣廟惟因王肅以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解爲宗廟五年之祭唐趙匡祖述之言周家世遠主繁文武以下分禘于文武之廟而不及羣廟不知鄭氏禘祫志說禘雖云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于文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廟云云而其上先言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一層則趙匡之說非矣朱子既主趙匡說而遂謂所祭者始祖之父所配者始祖祭一配一其餘毀廟羣廟概不及焉此因趙匡而失之也鄭所述虞夏商周天子諸侯宗廟四時之祭及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詳見尚書後案盤庚大享先王一條至于祭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于明堂而以祖配之此亦四代所同詳具注疏而王肅改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非明堂配天

之祭皆爲妄謬又以圜丘與郊爲一其辨別見鶴壽案自王肅雖鄭之後非特孫叔然馬昭申鄭也熊安生曰有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之而郊礬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礬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于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蓋隋以前鄭學盛行故不從王肅之說至唐而趙河東謂虞禘黃帝者鄭知太祖顓頊出于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礬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配天爲身邈堯緒不可舍唐之祖故推礬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情禮之至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也世系亦出自顓頊也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尊父且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也世系亦出自出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便謂禘大于郊強分圜丘與

宋而楊秦漢謂禘禮見于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于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于賈誼劉歆韋元成蓋禘與祖宗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而以礬配之郊爲二以禘爲祭天之名以郊爲祭感生帝于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非也今案并以祖宗爲配天矣并以祖宗爲五帝于明堂而以祖宗配之雖欲扶鄭亦王但引證未博論未盡有三一曰圜丘之祭配以帝礬祭法云有虞氏祀黃帝顓頊于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稷以配天周禘礬義與殷同稷之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游明根說曰禘者審諦五帝之精盖即五行之精爲五天帝也東遷以後斯禮漸廢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以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證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圜丘之祭不知禘爲明堂配天之證矣以禘爲非郊則不信王制楚語大傳商頌序

也如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禮周頌序也鄭注皆有所本而奈何輕斥之夫禘之所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大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白虎通云禘有天之名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昭穆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游明根說曰禘者審諦五精星長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昭穆百官也鄭氏之義禘者大祭圜丘謂之言五精蓋即五行之精爲五天帝也東遷以後斯禮漸廢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以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證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圜丘之祭不知禘爲明堂配天之證其時逸禮初出古文難通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據以定南北郊之制及鄭氏博通諸經改圜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會之異制而古禮大闕會漢陵夷未逸制作魏代有意宗儒橫遭王肅亂經晉武在祖外家以爲非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亡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據天者據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此詩序稱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稱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禮運曾之禘郊主但以爲郊皆即郊祭五天帝配以文王詩序云雖禘太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太祖即文王蓋即堯宗祀文王于明堂故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爲文祖又言賓于四門以四門證之萬物之本文知文祖即堯也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祖鄭注文祖者五帝之所出也宗者德祖是太祖即明堂也故洛誥承保乃宅乃單文祖德鄭注皆以爲明堂禁豈明堂月令論引逸禮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太祖既是明堂而詩序稱禘于明堂是即禘爲明堂太祖逸禮稱禘于明堂配天之證矣以禘爲非郊則不信王制楚語大傳商頌序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禮周頌序也鄭注皆有所本而奈何輕斥之夫禘之所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大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白虎通云禘有天之名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言五精蓋即五行之精爲五天帝也東遷以後斯禮漸廢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以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證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圜丘之祭不知禘爲明堂配天之證其時逸禮初出古文難通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據以定南北郊之制及鄭氏博通諸經改圜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會之異制而古禮大闕會漢陵夷未逸制作魏代有意宗儒橫遭王肅亂經晉武在祖外家以爲非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亡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據天者據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此詩序稱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稱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禮運曾之禘郊主但以爲郊皆即郊祭五天帝配以文王詩序云雖禘太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太祖即文王蓋即堯宗祀文王于明堂故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爲文祖又言賓于四門以四門證之萬物之本文知文祖即堯也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祖鄭注文祖者五帝之所出也宗者德祖是太祖即明堂也故洛誥承保乃宅乃單文祖德鄭注皆以爲明堂禁豈明堂月令論引逸禮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太祖既是明堂而詩序稱禘于明堂是即禘爲明堂太祖逸禮稱禘于明堂配天之證矣以禘爲非郊則不信王制楚語大傳商頌序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禮周頌序也鄭注皆有所本而奈何輕斥之夫禘之所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大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白虎通云禘有天之名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言五精蓋即五行之精爲五天帝也東遷以後斯禮漸廢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以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證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圜丘之祭不知禘爲明堂配天之證其時逸禮初出古文難通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據以定南北郊之制及鄭氏博通諸經改圜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會之異制而古禮大闕會漢陵夷未逸制作魏代有意宗儒橫遭王肅亂經晉武在祖外家以爲非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亡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據天者據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此詩序稱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稱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禮運曾之禘郊主但以爲郊皆即郊祭五天帝配以文王詩序云雖禘太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太祖即文王蓋即堯宗祀文王于明堂故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爲文祖又言賓于四門以四門證之萬物之本文知文祖即堯也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祖鄭注文祖者五帝之所出也宗者德祖是太祖即明堂也故洛誥承保乃宅乃單文祖德鄭注皆以爲明堂禁豈明堂月令論引逸禮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太祖既是明堂而詩序稱禘于明堂是即禘爲明堂太祖逸禮稱禘于明堂配天之證矣以禘爲非郊則不信王制楚語大傳商頌序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禮周頌序也鄭注皆有所本而奈何輕斥之夫禘之所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大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白虎通云禘有天之名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言五精蓋即五行之精爲五天帝也東遷以後斯禮漸廢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以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證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圜丘之祭不知禘爲明堂配天之證其時逸禮初出古文難通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據以定南北郊之制及鄭氏博通諸經改圜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會之異制而古禮大闕會漢陵夷未逸制作魏代有意宗儒橫遭王肅亂經晉武在祖外家以爲非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亡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據天者之考經云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用正歲之正爲鄭于此節注云有虞氏以上尚德自夏以後稍用其姓

代之則有虞氏之宗堯原非宗支之宗亦惟明堂之祭如此若宗廟之中則高曾祖禰四親之廟瞽瞍固在也蘇樂城夏論乃云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故宗堯而置瞽瞍又云堯雖非父而其德載于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于人不可以私享此等議論全無攷據信如此則瞽瞍竟不得廟食夫子稱舜之孝何云宗廟饗之乎

史記封禪書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裴駰于郊祀句引王肅曰配天于南郊祀之于宗祀句引鄭元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六天

書君奭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此皇天北極大帝也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即耀魄寶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鄭注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何休公羊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此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荅曰鑒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叶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啟祭叶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詳見尚書後案鄭氏六天古義其來已久自王肅以六天爲鄭罪至宋諸儒羣起掊擊余于尚書力闢俗學榛蕪曲扶鄭氏墜義學者覽之自明鶴壽案緯書以天皇大帝爲耀魄寶五帝爲靈威仰等怪誕不經宜爲後人所指斥先生既欲扶鄭而但云六天古義其來已久無當也今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耀魄寶則天皇大帝之名不始于緯書矣史記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祠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立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以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五帝內坐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宮蓋中宮天皇大帝象圜丘五帝坐象明堂甘公石申皆周人其所據必三代古書也且感生帝之說經有明文詩序云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桓撥毛傳元王契也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元王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后稷帝使禹皋論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合之商頌詩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云武迹也敏拇也亦以爲姜嫄有履迹之事則感生帝之說不始于康成

圜丘南郊分祭六天

康成說天有六昊天上帝或稱皇天上帝或稱天皇大

帝或稱北極大帝或稱太一帝君卽北辰耀魄寶也春秋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㠯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微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冬至于圜丘祭之以帝嚳配又有五帝卽太微宮中五帝座星也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叶光紀季夏六月火

受制其名含樞紐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是五帝之號也夏正于南郊祭之以配后稷四時迎氣則分祭之于四郊季秋大饗則合祭之于明堂以其德言爲五德帝以其色言爲五色帝以其方言爲當方帝以王者各感五行精氣而生言爲感生帝然大帝得單稱上帝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得稱王也康成說如此以周禮攷之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此條單指祭昊天而言天官太宰之誓戒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地官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疏云上言則總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其實昊天及地祇等皆繫之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云上帝五帝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五帝靈威仰云云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造卽也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爲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秋官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戒之曰洎誓百官疏云禋祀五帝謂迎氣四郊及總享五帝于明堂士師祀五帝則沃尸疏亦以爲四郊及明堂以上九

帝則共金版疏云謂祭五天帝于四郊及明堂以上九條皆指祭五帝而言此分言之者也若其連而言之者則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而其下文云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注云祀五帝于四郊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而其下又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太昊勾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

精之帝顓頊元冥食焉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而其下又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圜丘與天神非一也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注云謂祭天圜丘以礬配之此三條皆牽連言之而又有合言之者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尤爲顯白自王肅創聖證論有意攻鄭謂天一而已安得有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宋元以來程伊川陸農師朱晦菴楊信齋馬端臨輩相繼掊擊康成禮學專精不料爲後出者欺詆若是然天帝不同祀周禮有明文何可合也郊特牲孔疏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以爲二者大宗伯菅壁禮天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牲幣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祭法燔柴于泰壇用駢犢是牲不同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記云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乾鑿度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宋儒以圜丘南郊幷爲冬至祀天于是以啓蟄之郊爲祈穀矣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諸家皆據此爲郊丘幷合之證攷鄭注則曰至乃春分也疏以長日爲建寅之月豈冬至

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謂非人爲之丘而可謂圜丘與郊一乎肅又以祭法燔柴于泰壇爲圜丘案廣雅云圜丘祭天之處若以泰壇即圜丘與太壇俱是祭天也方澤太壇即方澤亦爲圜丘將謂方澤即太圻乎肅疑郊即圜丘蓋以郊特牲言周之始郊日以至不信鄭注魯禮之說耳鄭以其文在魯禮亦誤邪且周之始郊日以至此是魯禮俟再攷　鶴壽案王肅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衮乘玉輅建太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龍章而周之始郊日以至不信鄭注魯禮之說耳鄭以其文在魯禮亦誤邪且周之始郊日以至此是魯禮俟再攷　鶴壽案王肅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衮乘玉輅建太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龍章

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誤將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誤邪且周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令擇元日若卜日辛與丁故大郊卜日辛與丁故大郊即圜丘冬至豈待卜乎肅又云五帝非天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而譏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爲非因譏于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案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

感生帝之說已見前

用牲于郊

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傳云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疏云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神法有羊豕也詩我將配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月令云以太牢祀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今案漢

郊祀志匡衡等奏天之于天子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于豐鄗成王郊于洛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禮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薶于太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用牲于郊牛二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神明章矣據此知是告郊位成也逸周書作洛解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以后稷配也經典所言太牢皆牛兼羊豕惟郊天專用牛不兼羊豕而稷則有異禮器云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此言郊天

也祭地在北郊故王后親蠶于北郊則祭地在北郊可知南郊北郊當分祭不當合祭則無之漢志載匡衡張方澤禮記之泰壇泰折而合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引禮記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語未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本自平帝時用王莽言合祀天地于南郊後人曲爲傅會以召詰用牲于郊牛二謂尚書無北郊郊特牲亦但言南郊不及北郊不知言南郊者皆統天地可知也詩序云吳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以爲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也祭其所不歌者今祭地于北郊何以獨歌天而不歌地不知南郊北郊須兩用故言天地若合爲一祭則但云郊祀足矣不必標舉天地也攷天地之祭漢時或合後唯魏文帝太和武帝之建德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丈宗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特主分祭其餘皆主合祭宋紹聖中黃履言南郊合祭自古無有止因王莽主合祭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遂乎先帝始釐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祀之瀆亂典禮其言當矣召誥

疏以不言北郊爲省文是也

社于新邑

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疏云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和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是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省文也今案作洛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騮土中央黃以黃土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一羊一豕一傳云告立社稷之位者疏以爲省文是也牛一羊一豕一亦舉社見稷耳禮牛羊豕具爲一牢郊惟特牲社用三牲以多爲貶社牲如此稷牲可知故舉此見彼乃傳則云社稷共牢夫社稷不可合爲一壇豈容以一牢而祭兩壇乎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據此可爲舉社見稷之明證疏乃曲附僞孔援郊特牲以證社稷共牢攷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兩壇皆用太牢也豈共牢乎又康成以社爲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僞孔以勾龍卽社非也社乃土神勾龍乃人名后土乃其所居之官稷乃穀神棄乃人名后稷乃其所居之官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稷也此社于新邑卽土神而以勾龍配者言社以該稷耳傳直以爲勾龍謬矣傳之記雖誤然既以社爲勾龍

則知社非即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鶴壽案五上之神曰社以勾龍配原隰之神曰稷以后稷配王肅難鄭曰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曰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元之別尊卑不甚縣絶故云配同牲也今案社以勾龍配則稷以后稷配召誥不言稷亦省文耳

郊社禘嘗

言郊以該圜丘言社以該方澤言嘗以該祠禴烝經文之簡而該如此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秋冬物既成可薦者多烝嘗偏于祠禴言嘗則三時在其中

春秋二節

中庸春秋二節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祫祭近人駁之曰此因上節有春秋字及薦時食事下節注云羣昭羣穆咸在故分時祭祫祭但大祫亦須有修有陳有設有薦而時祭豈不序昭穆與序爵序事等乎祭義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不豫具物不可不備則上節正所謂宮室既修百物既備薦其薦俎下節乃入廟而行事也以愚攷之夏殷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改礿爲殷祭而四時則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殷祭則禘行于孟夏祫行于孟秋今上節明言春秋則必非禘祫非禘祫則非時祭而何鄭注時食四時祭也則鄭說以上節爲時祭矣孔安國論語注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而祫則否

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公羊何休注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曰三年一禘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于太祖合而祭之禘則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而祫則否禘及助祭諸矣四夷來王長發爲大禘之詩而云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而祫則否禘及助祭小共大共又云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大傳云太廟之中天下之諸侯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荒服者王又告終王武王乘昭注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蠻夷終王乃入助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迮鶴壽參校

說制六

廟制

禮緯稽命徵鉤命決竝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千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祇有高祖以下四親至子孫幷禹則五矣湯之時祇有契及四親至子孫幷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爲二祧始祖之廟亦不毀二合爲七廟七廟外又立壇墠各一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高祖爲顯考始祖爲祖考此五廟竝同月祭故曰皆月祭之此同月祭之內所包甚廣凡時祭禘祫南郊皆在內遠廟謂文武文武竝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特爲功德而嘗故謂爲祧有二祧者卽謂文武也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之祭冬至之圜丘夏至之南郊凡爲配祀文武特嘗不得月祭之但時祭而止至于五年之大禘喪畢之吉禘三年之大祫則固祭文武也然終未有配天之祭故特爲明堂之配去祧爲壇者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去壇爲墠者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而不得于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初嘗在壇而今不得祭故曰去壇也去墠曰鬼者若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遷入石函爲鬼祈禱亦不得及惟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主爲二祧也天子月祭五諸侯月祭三高祖太祖竝不得月祭止預四享嘗乃止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竝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爲壇者去太祖也諸侯無功德二祧高祖之父既遷其主卽寄太祖廟中而不得于太祖廟受時祭惟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三廟二壇而不墠高祖太祖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者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太二祖又無廟若應有祈禱則爲壇祭之二壇之設爲此然墠輕于壇今無墠者太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爲鬼謂高祖遷去于壇則爲鬼王制諸條與祭法大同小異祭法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不得立高祖太祖廟王制則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志荅趙商云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

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別子始爵謂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者或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非別子之後爲大夫者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子孫始得爵命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後世始得爵命三是異姓爲大夫者或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謂此也王制據別子繼別言一昭一穆與太祖則其曾祖高祖即當爲壇祭之不言可知祭法據非別子而言祖考無廟則別子之有祖考廟亦不言可知亦猶適士二廟官師一廟王制但言士一廟文有詳略耳鄭乃以天子七廟云云爲周制大夫三廟爲殷制一節之中其說錯互此不必泥也以上所論廟制其略如此足證七廟爲周制湯時但有五廟矣鶴壽案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匡衡謂自虞以下皆當以五爲則此乃古今之通例不獨夏商爲然周初當亦止有五廟逮五世親盡存文武之廟而不毀于是乃有七廟耳祭法所謂王立七廟蓋但據周制言之然而學者未之信也以爲諸儒多言自虞夏以來天子皆七廟惟鄭氏據禮緯有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之說王肅著聖證論以非之而孔疏又引馬昭難王義以傳會鄭注馬昭引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爲考立四親廟言之徐伯魯謂天子無四廟之禮方性夫謂以月祭之親廟天子七廟并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劉原父則云此句上有脫簡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蓋大傳以其祖配之句下有此六字言諸侯不得如天子追禘太祖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爲四親廟也然則昭引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七尸爲證夫宗廟周因殷禮是時文武正在七廟之數至兩世室當立在七廟之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爲無疑義乃謂文武不在七數之內廟爲王者立四廟之證夫諸侯立四親廟言之徐伯魯謂天子無四廟之禮方性夫謂以月祭之親廟天子七廟并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劉原父則云此句上有脫簡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蓋大傳以其祖配之句下有此六字言諸侯不得如天子追禘太祖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爲四親廟也然則昭引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七尸爲證夫宗廟周因殷禮是時文武正在七廟之數至兩世室當立在七廟之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爲無疑義乃謂文武不在七數之內廟爲王者立四廟之證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是其說足爲七廟之證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是其說固不可通于文武見居七廟之時即懿孝以後文武有功德親盡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廟也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能減于七亦不能加于七耳如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廟之數是仍在世室之名邪守祧奄八人鄭謂太祖遷之列何必別物爲祖遷之廟及三昭三穆孔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乃謂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陳祥道曰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文武之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功德不下文武復在可以下與始祖而五由此觀之則商書謂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匡衡謂自虞以下皆當以五爲則此乃古今之通例不獨夏商爲然周初當亦止有五廟逮五世親盡存文武之廟而不毀于是乃有七廟耳祭法所謂王立七廟蓋但據周制言之然而學者未之信也以爲諸儒多言自虞夏以來天子皆七廟惟鄭氏據禮緯有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之說王肅著聖證論以非之而孔疏又引馬昭難王義以傳會鄭注馬昭引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爲考立四親廟言之徐伯魯謂天子無四廟之禮方性夫謂以月祭之親廟天子七廟并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劉原父則云此句上有脫簡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蓋大傳以其祖配之句下有此六字言諸侯不得如天子追禘太祖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爲四親廟也然則昭引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七尸爲證夫宗廟周因殷禮是時文武正在七廟之數至兩世室當立在七廟之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爲無疑義乃謂文武不在七數之內廟爲王者立四廟之證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是其說足爲七廟之證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是其說固不可通于文武見居七廟之時即懿孝以後文武有功德親盡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廟也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能減于七亦不能加于七耳如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廟之數是仍在世室之名邪守祧奄八人鄭謂太祖遷之列何必別物爲祖遷之廟及三昭三穆孔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乃謂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陳祥道曰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文武之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功德不下文武復在可以下與始祖而五由此觀之則商書謂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匡衡謂自虞以下皆當以五爲則此乃古今之通例不獨夏商爲然周初當亦止有五廟逮五世親盡存文武之廟而不毀于是乃有七廟耳祭法所謂王立七廟蓋但據周制言之然而學者未之信也以爲諸儒多言自虞夏以來天子皆七廟惟鄭氏據禮緯有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之說王肅著聖證論以非之而孔疏又引馬昭難王義以傳會鄭注馬昭引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爲考立四親廟言之徐伯魯謂天子無四廟之禮方性夫謂以月祭之親廟天子七廟并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劉原父則云此句上有脫簡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蓋大傳以其祖配之句下有此六字言諸侯不得如天子追禘太祖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爲四親廟也然則昭引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七尸爲證夫宗廟周因殷禮是時文武正在七廟之數至兩世室當立在七廟之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爲無疑義乃謂文武不在七數之內廟爲王者立四廟之證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是其說足爲七廟之證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是其說固不可通于文武見居七廟之時即懿孝以後文武有功德親盡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廟也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能減于七亦不能加于七耳如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廟之數是仍在世室之名邪守祧奄八人鄭謂太祖遷之列何必別物爲祖遷之廟及三昭三穆孔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乃謂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陳祥道曰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文武之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功德不下文武復在可皆親也諸侯及其高祖天子益二廟以昭穆之分所云降殺以兩也乃強以功德不遷之祖入于親廟之數而造爲有其人無其人之說即無功德之祖豈無高祖之祖父邪以上云云皆近儒遵王駁馬之論蓋信篤古文者多矣然親親之道以五爲限由我身上推之則有子孫曾孫元孫皆親盡則遷故廟止于五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四廟高祖

五世也服制如此則廟制當亦如此匡衡謂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固有一種大道理在內若非祖有功宗有德則周之宗廟胡爲獨多于唐虞夏殷哉

辨王肅七廟之非

王肅以爲天子七廟者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幷始祖及親廟四爲七其說非也聖證論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案文武以功德特留固是權禮記禮者總言其事使文武幷歸昭穆于義無害殷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太甲稱太宗非受命之王文武當與湯比不當與三宗比其辨一也又云凡七廟皆不稱周室禮器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孔子曰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案禮器穀梁傳盧植尹更始皆以爲周制家語先儒以爲肅私定且不稱周室遂非周制乎其辨二也又云孫卿言有天下者事七世自上以下隆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竝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案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何云君臣同制乎其辨十一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當有九廟何云七廟無虛主若王下三廟非殺兩也士與庶人亦非殺兩其辨三也又云祭法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案王下祭殤五祭適殤于廟之奧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祫祫猶當祀之而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是非通論其辨四也又云遠廟爲祧鄭注周禮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案一自其應遷而不遷言之一自其藏主言之二者未嘗違其辨五也又云鄭言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言有二祧案于法原只二祧契與湯是也周因文武竝是受命之王故竝不遷何庸泥二祧之名其辨六也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鄭注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如肅之說專數親廟則六廟也兼數祖宗則九廟也與諸經文無一合者其辨八也文武不在七數則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其辨九也馬昭曰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其辨十也張融曰周禮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肅數高祖之祖父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廟何云七廟其辨十一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

無虛主乎其辨十二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合諸說觀之以鄭說爲定僞古文商人七廟之謬可知隋煬帝時褚亮議廟制從王肅鄭見舊唐書亮本傳唐貞觀九年太宗命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議廟制亦從王肅并引尚書七世之廟爲證見舊唐書禮儀志皆非也

鶴壽案漢韋元成傳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與未毀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盡而祫祭于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證而已今案成王時止有后稷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五廟迭無七廟小人儒不足論獨怪後儒何多承其誤也禮緯言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及冥周人祖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則六廟周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過七祭法曰祖考廟而祧有二祧謂文王武王廟也其云遠廟爲祧指先王先公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也三祧言二者本文上有遠廟爲祧指先王先公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也三祧言二者本文上有

祖考廟即祧也康成據此說禮不必專據緯書後儒于祭法不能通解何故服虔注左傳云曾祖之廟爲祧此說服虔注左傳云曾祖之廟爲祧此會祖非高曾之謂蓋謂遠祖若詩稱會孫是也朱子見鴟書成有一德以爲商書已言七世之廟鄭說恐非不攷孔壁眞古文十六篇非此咸有一德又不攷呂氏春秋引商書正作五世之廟故也韋元成議正同鄭說後儒又疑劉歆異議案歆說七廟謂宗不在數中者如周文武二廟之外有功德可宗之主始祖廟四親廟及文武不在七廟數中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汲汲意者謂毀廟主超上入于后稷文武之廟因名此三祧非三廟本名祧也夏殷廟制雖出禮緯然緯書言得命出自僞造至于此等必是鈔襲古禮周秦以降文獻無徵賴此可以攷古且後儒即不信緯書豈五世親盡之道亦不信邪奈何轉奉王肅爲圭臬也

書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注大享烝嘗也傳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疏云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元曰祭人鬼曰享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祫祠爲小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祫祠爲小此尚書之文論時祭及功臣鄭注與僞孔合

據此知禘祫不及功臣惟時祭烝嘗有之鶴壽案惟禘祭之祭即無之況四時之祭乎說已見前

吾不欲觀

易觀卦辭盥而不薦馬融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王道可觀在于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言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然則孔安國以曾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朱子以誠意懈怠故不欲觀皆未確

堯典禋于六宗鄭注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伯箕也雨師畢也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禋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然則三祀本同皆取升煙之義特錯舉互文耳袁準正論曰禋者煙氣煙烟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此之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之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烟之體也書曰禋于文武者辨其取精意以享也先儒曰凡潔祀曰禋若潔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案鄭既正釋禋字之義故即據大宗伯文以實六宗之名鄭注大傳據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推六宗皆天神太學博士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不在宗除去日月恰得六數其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川邱陵此六宗在上帝之下

辰十二次也自漢以來言六宗者數十家偽孔傳取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後儒咸遵用焉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而直欲廢之是謬論也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馬融從之然舉首及天已上複類帝孔光劉歆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魏晉閒多從之然六子皆象既虛而無質而山澤之下侵更無論已賈逵以天宗三地宗三爲六宗之三則全遍山川虞喜以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劉昭從之然地亦當祭而可知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六杜佑從之然除大帝則是五宗連大帝則是類帝何別云禋宗哉此五說者以本文上下核之而皆拂戾者也乃張迪則謂六代帝王爲六宗夫禋宗皆天神之屬忽移而之人鬼與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爲六宗者略同此二說者就文斷之而知其非也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則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萬物者爲六宗此即孟康天地閒游神之說也固已荒誕不經劉卻謂太極沖初之氣六氣宗之又即擊虞六氣宗海宗瀆幽宗雩宗爲本字而成六宗其說則不足道也司馬彪既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仍用賈氏天宗地宗而益以四方宗爲六亦即歐陽夏侯六者之閒之意而小變之但彼意其內而此揣其外爲更劣耳他如盧植以新來年于天宗爲六宗而羅泌等更以天宗地宗海宗瀆幽宗雩宗爲本字而成六宗其說則不合爲六終覺牽強故余獨有取于左氏六物之說也

辨諸家六宗之非

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此孔傳說也疏云祭法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雩禁祭水旱傳以彼六神是此六宗者彼

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王肅注家語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元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注以解此傳也孔叢子論衡及蘇軾朱子蔡沈竝從之司馬紹統駁云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也羅泌曰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鄭元以爲祈禱之祭因事而行今告攝須有六宗常禮何爲祭及水旱哉王樵曰祭法四時寒暑不在宗矣神而截取中閒六者以爲六宗亦屬牽强況水旱乃雩禜之祭靡神不舉非有專司舜自以攝位告祭何關水旱也則孔傳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偽孔傳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之非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此伏生大傳說也康成注大傳謂馬融說與伏生異此賈逵合劉昭注續漢祭祀志又謂馬融說與伏生同司馬紹統駁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也謂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鶴壽案漢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

蔡德晉曰祭法原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祭四方祭百神而截取中閒六者以爲六宗亦屬牽强況水旱乃雩禜之祭靡神不舉非有專司舜自以攝位告祭何關水旱也則孔傳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偽孔傳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之非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此伏生大傳說也康成注大傳謂馬融說與伏生異此賈逵合劉昭注續漢祭祀志又謂馬融說與伏生同司馬紹統駁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也謂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鶴壽案漢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

三月庚辰初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戍亥之地禮比太社劉昭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尚書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不祭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復祀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雒等一十四人議不當祭帝是郃議由是遂祭六宗此歐陽和伯夏侯建說也司馬紹統駁云六合之閒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則伏生歐陽夏侯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及歐陽夏侯謂在天地四方之中之非

王莽顏師古竝同杜佑駁云卦是物象則不應祭也謂六宗曰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此賈逵說也許慎五經異義亦曰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司馬紹統駁云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黃鎮成亦曰謂是山澤河海之類則望于山川又在六宗之外皆不可據則劉歆賈逵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劉歆以乾坤六子爲六宗及賈逵謂日月星辰爲天上帝日月星辰司命風師雨師社稷海河之非

後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稱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稱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所及周禮所祀不宜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纁禮北方六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于理爲通此司馬紹統說也然取羣經所述祭祀除去祖廟餘悉幷入六宗浮游汗漫不可爲訓則司馬氏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之非

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放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守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禮典亦曰肆類于上帝云云臣以尚書與周禮王制同事一義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六宗卽三昭三穆若但類于上帝不因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孔子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舜受終文祖之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守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此張髦說也程子王安石呂祖謙胡宏竝取之林之奇駁云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若以三昭三穆爲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無是理也朱子語錄亦云張髦說非石者昭穆不盡稱宗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朝乃盡稱宗此不可爲據林朱之駁甚是詩生民疏禮識皆言堯五廟此時本無七廟安有六宗且此原爲攝位告祭亦與巡守無涉不得以造禰爲言則張髦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張髦以三昭三穆爲六宗之非

案經句缺無地祭當是祭地此虞書說也劉昭亦云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則所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升煙之祭也愚謂羣經言

禋竝不屬地虞劉二說與大宗伯文顯相剌謬矧六宗既可該地其下何爲更贅山川謂六宗天地閒遊神也此孟康說也羅泌駁云太元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于祭而言孟康因此曾何取哉則虞喜孟康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虞喜以地祭爲六宗及孟康謂天地閒遊神之非

謂萬物貟陰抱陽本于太極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六氣宗之此摯虞說也劉邵從之杜佑駁云氣先于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謂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圜丘五帝在焉乃詔祭

天皇大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此後魏孝文帝說也杜佑亦云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于義爲當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難云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禋此敘巡守祀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遂郊祀之禮乎羅泌云先王典禮莫有重舉上帝既以肆類豈復禋乎則摯虞後魏孝文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摯虞以太極之氣六天皇大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之非

謂六宗六代帝王也此張迪說也杜佑駁之以爲竝不堪錄謂宗祀之尊也伯夷典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大神祇而曰宗伯大宗小宗族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爲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霓雷電霜雪風雨氣被之屬非必日月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羽毛鱗介之屬非必主于山川求之于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岱宗則泰山之宗也謂淵泉溪沼藪岸灘濟之屬非主于九川四瀆岱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之此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爲宗而總之是四宗者祭之王者祀天明事地察故于地而加詳

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于郊四時寒暑復各屬于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九自爲宗　此羅泌說也然雜取莊周尚書祭法湊成六宗亦屬臆見況從宗字立說而幽宗雩宗禁也非宗也謂康成據周禮天神然去日月恐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黃度說也案此取鄭氏小變之但日月配天經有明文未便援入則張迪羅泌黃度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張迪以六代帝王爲六宗并幽宗雩宗宗黃度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加日月之非

謂虞之六宗周之方明也方明者六宗之位設六玉及六色象上下四方之神尊而宗之故曰六宗虞禋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此惠氏士

奇說也玆觀禮及注疏凡諸侯時會殷同于王及王巡守方嶽皆祀方明方明者大也方四尺設六色上元下黃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以其合上下四方故名方以其神明之象故名明其禮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天地謂日月非天帝及地而也何則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今此方明但云上圭下璧則所祭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故知是日月耳其山川邱陵等即四方也今此禮于六宗之上明有上帝之文覲禮不祭上帝則知此祭自爲以攝位告本與覲禮無涉不得牽合六宗爲方明矣且六色六玉何爲而稱之曰宗邪則惠氏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惠士奇以祀方明爲六宗之非

世楷堂藏板

謂天神之祀不外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言司中司命以該司民司祿諸星言風師雨師以該軒轅雷電霹靂諸星皆于經星中抽出言之是三言者實二言已該也故類上帝即祀昊天上帝禋六宗即祀日月星辰謂之六宗者日一月二經星三緯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也緯星即五星經星即二十八宿五辰即五方之帝十二辰則日月所會十二次此蔡德晉說也然此實四宗之非以上十條凡所駁十有六說然而猶未盡也全以日月星辰四宗爲六宗之說錯出不一余故之類上帝而後偏于禋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或又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凌亂其意合爲六或反多其目今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乖矣六宗則當實舉其名以爲六宗之說其誤不可云六則蔡氏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蔡德晉以日月星辰四宗爲六宗之非

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然司中以下皆星則六宗止有二宗也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幷禋神祇皆豫矣而核之則六宗止三宗也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迪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輕重不以其倫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曰修曰熙爲元冥曰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六宗近如惠士奇以古尚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赤後黑左青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杭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生歐陽之說潛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及也沈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于上下文有抵牾故余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而附之而無以見

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于此六者尚書之禋禋此六者也月令之祈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似日月不當在六宗之內曰是不然日月配天不當列于六宗則嶽瀆配地何以列于望祀耶

蛾術編卷六十八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詮鶴壽參校

說制七

春王正月

閻若璩曰春秋書時胡傳以爲夏時先儒已歷歷辨析尤莫善于鄱陽吳仲迁之言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其破的如此朱子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似胡說亦有據非也紀年爲魏史記魏出于晉當時列國惟晉擅

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注出但未補明一句于時晉獨用夏正何也注左傳在前見竹書在後故也戴震曰夏時周月其說甚異實由于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一語尹氏胡氏蔡氏緣之而議論滋紛矣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夫謂周正月非夏時之春則可謂周正月周不謂之春則不可吾友吳行先曰程子及胡氏之意周雖改正朔而周正月之非春雖周亦只謂之冬不謂之春月爲王之正朔可改春爲天時一定不可改孔子作春秋乃于王正

月上書春明正月當應天時之春不當如周之以天時之冬爲正月也書春于王正月上而周正之失自明故曰假天時以立義而胡氏又曰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也諸儒所以辨之者俱未推得其本意且諸儒辨論乃易明者既天時與正朔差兩月舉二百四十二年時月盡紛雯如此程子及胡氏豈昧昧者哉夫子曰天時有一定百王所同萬世共曉今移而加于王月之上王爲周王則月同知爲周月而天下後世明知其月之非春然後可以悟正月之不可不自春始苟曰冬正月則詞不順而當行夏時周建寅爲正月明矣攷其致誤之由蓋于殷周改月既未得其詳疑或改或不改故引伊訓以見月之不改引史記以見時亦不改惟春秋紀事月固改矣周改時無明文遂斷然以時爲一定不改者也程子及胡氏既疑經文而又得行夏之時一語遂傅會其說以書春于王正月上爲聖人之微詞也若周改時有明文可據必無是說矣余曰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以孟春耕籍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言也實孟春而曰維莫之春箋云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所謂朝周之春者周雖改時而諸侯朝以夏之孟月夏之孟春于周則晚春也

孔疏言朝祭之期甚明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孟春乘大路鄭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孔疏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明堂位又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鄭注季夏建巳之月也孔疏若夏之季夏非祭之月其于詩疏則曰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略舉數事足證周改月竝改時矣胡氏引史記冬十月顧氏既辨之詳而其所引伊訓攷之漢律秝志明引此爲朔旦冬至冬至于夏爲十一月于商爲十二月于周爲正月此正改月之證非不改月之證左氏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以周人言商周改月如梓慎以漢人言商周改時如陳寵皆昨據也鶴壽案春秋聚訟莫甚于春王正月一言謂周人時月俱改者孔安國鄭康成也謂改月不改時者胡康侯也謂時月俱不改者蔡仲默也元人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澥穎等皆祖述漢人自胡傳行而夏時冠周月之說牢不可破朱愚庵謂春秋者當即據春秋事爲斷書則說春秋本魯史記事之文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二年春王正月己丑日南至杜注當在周正月失閏也使非改時與月冬至何以不書于十一月乎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伐鼓用幣此月朔當夏四月傳五年八月甲子晉侯圍上陽十偃曰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哀十二年冬十月癸酉朔日南至杜注亦在周正月閏月也使非改時與月冬至何以不書于十一月乎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伐鼓用幣此月朔當夏四月傳五年八月甲子晉侯圍上陽十偃曰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哀十二年冬十月癸酉朔日南至杜注亦在周正月閏月也使非改時而諸侯朝以夏之孟月夏之孟春于周則晚春也

流司秣而過也杜注火伏在十月今西流足九月而夫四月十日食書六月十二月非時月俱改十月之月火減號而書月二年春正月無冰成之明年孚桓無冰十定年元冬十九月雨霜十四月大月隕雪十月辰梓此十月夏六月徂暑雨盛月夫四書十月

鼓曰火如出于夏正言之三月何足二驗乎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時月之改最為顯白胡氏商為異云魯史改月于七年不周元年改時五年月大月辰此梓慎以證

四時冠之夫謂不以時成之何以成歲曰正時則是乃為異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無首則何不可以為首乎日一九不且是乃為異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首陰之變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有說臧于鐘曰正時則氏商為異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乎若成改時則胡氏商為異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臣令何以成歲亂首陰之變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之用月木之則何不可以星次五星之變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雖正載春人建亥蓋改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事不師古謂是太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師古謂是太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古謂是太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然改蓋改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改蓋改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蓋改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改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時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自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二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首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起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也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黃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鐘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之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初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冬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陽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律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可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夫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魯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云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昭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十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七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年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夏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乙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丑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朔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日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有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食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之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董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子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以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為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周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之三月魯之正月也

三月魯之正月也

月魯之正月也

魯之正月也

之正月也

正月也

月也

也

用夏正小雅春日遲遲秋日淒淒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馮相氏冬夏致日為二至春秋致月為二分皆時月無改論語莫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明是夏正之辰月不知詩禮所云皆錯舉民風歲令非同史官之記載也古者天子頒秝朝覲會同諸大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啓閉民事早晚如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未嘗不遵夏正呂東萊謂三正通于民俗斯言當矣蓋史官紀時事則從周正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二者並行不悖又何疑于春秋乎天子因魯史而筆削之繫王于正月之上則出夫子特筆若曰凡我所為賞罰與奪者皆奉行天子之事爾依蔡氏說則周之建子實與建寅無異依胡氏說則夫子以陪臣而翻然王制自為有是理哉

社主

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張禹及包咸以為廟主也何休解公羊杜預注左傳並依此解古文論語以主為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杜氏從包咸之說然則田主者社之木主也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五經異義云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朱子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或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荅曰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此說非是鶴壽崇史記三王世家引春秋大傳曰夫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將封者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與其野田主田祖之稱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田主田祖所宜

木謂以棲田祖之神名其社謂樹松卽可曰松社卽柏卽可曰柏社也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茂者立以爲蔽位蔽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也濟烏社祖初起兵蔚于豐之枌榆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也山陽寨縣芽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槐矣慕容皝遷于龍城植松爲社主綦毋邃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古文論語作問社故

孔安國諸人謂以樹表社位非謂作社主也春秋文二年丁五作僖公主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皃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栗者戰栗謹敬皃主天正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者戰栗謹敬皃主天正之意也今文論語作問主故何休諸人謂以木作廟主亦竝不謂作社主也今案宗廟有屋其主可以木爲之社則壇而不屋以受霜露風雨若用木主豈能經久吕氏春秋謂殷人社用石鄭康成周禮注亦謂社主用石若使用木則匠人斲成之後孰捋其爲松爲柏爲栗而朱子所謂以爲

告朔餼羊

論語告朔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見詩我將疏

伐木詩兼饗食燕禮

歐陽修詩本義云小雅伐木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則此詩文王詩也伐木庶人賤事不宜爲文王詩且文王之詩雖令汎言凡人猶當以天子諸侯事爲主今每以伐木爲言是以庶人賤事爲主豈得爲文王詩案文王之詩言伐木何害若以此遂疑爲庶人詩則雅詩之中不當忽閒以一篇庶人宴飲之詩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據此則此詩之稱謂其非庶人也明矣周禮地官舍人祭祀共簠簋冬官疏云祭宗廟用木簋天地用瓦簋劉氏彝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何氏楷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食禮無樂有飯有殽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詩言肥牡肥牂是用太牢則同于饗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有飯有殽則同于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于燕據此則此詩之儀節其非庶人也又明矣

反坫

論語反坫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于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閒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鶴壽案周書作雒解云乃立五官太廟宗祝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反坫外向壁也爲反坫非反爵之坫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讌衎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壁與據郊特牲以反家嗇以反坫與四阿相聯恐均爲宮室階陛之事今案王氏之說非也禮經言坫有四其一爾雅曰瑲謂之坫者堂角之東南隅曰東坫西南隅曰西坫是也

東坫見大射儀西坫見士冠禮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之其二内則曰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不得作閣但于室作上坫庶食此士之老者庶食之坫大夫以上無之其三明堂位曰崇坫康圭注云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此天子受諸侯朝饗乃有之諸侯不得用也以上三條與論語之坫無涉其四則反爵之坫兩君相享于廟相燕于寢用之天子饗諸侯亦用之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是也君燕卿大夫則膳宰爲土人主人獻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序端主人復取以獻介介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序端主人西揖西主人復取以獻衆賓衆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降奠于篚此則論語所謂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也方以智通雅凡坐具土質成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而庋物之坫亦有三一是庋食者内則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閣木爲之而高坫土爲之而卑也一是庋圭者明堂位崇坫康圭疏氏謂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也一是庋爵者明堂位反坫出尊方氏謂反坫者爵坫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然則庋食者士之制而庋圭庋爵者乃天子諸

侯之制故曰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黃氏疑爲大夫宮室之僭不知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郷注倶以爲反爵之坫案鄉飲酒禮尊于房戶閒賓主共之也燕禮尊于東楹之西唯君面尊惠必自君出也兩君相會則兩君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閒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至坫之也聘禮記曰賓三揖至階三讓公升聽命公當楹北面賓東面公再拜授玉賓降堂西面公退負序而立賓進東面致命公北面聽命賓降堂公退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公再拜賓不顧是公送賓于大門內也

齋四書大全讀本無端自生嫌葛天子諸侯三朝之名及其朝之所在武曹皆知之治朝燕朝對外朝言皆內朝若以治朝對燕朝言則治朝亦外朝玉藻說諸侯之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此內朝卽治朝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此內朝是路寢之燕朝此外朝卽治朝武曹亦皆知之乃云庫門內之外朝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此致萬民而詢謀焉此則誤以過位之位爲在庫門內之外朝矣又云燕朝在路寢羣臣不從君入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舊解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朱注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于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此則誤以升堂爲在治朝矣庫門內之外朝御之詢萬民非常之事蓋臨期始特設位平居固無所謂虛位者何過之有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立于路門之宁偏揖羣臣揖者推手稍前非若今人之揖古謂之揖拜則朝禮畢于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王

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有室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于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于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鄉黨記夫子在朝之容于入門之履閾下將常朝一節略過不敘想常朝君旣揖臣臣亦必肅拜而君臣皆未必交言斯時卽在他人亦無不肅敬故略不敘過位升堂皆敘旣朝以後事朝禮畢君已退入路寢故門屏間有虛位也古者外朝治朝皆有門無堂階平地爲廷江愼修曰古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廟寢皆有之有堂卽有階論語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士相見禮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卽席擯弓杜賛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治朝廟門外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者庭中也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及司士朝士等則廢明在庭中故謂之庭士相見禮君在堂升見無方人又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又治朝職言治朝外朝皆無升階之文又人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西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燕朝庭中諸臣之位亦非此處公族方有位異姓臣惟燕得列位于此孔安國云復其位卽復過門屏間君之虛位疑是丙午江南鄉試朱侍郎珪爲考試官以過位二節命題積學者多獲售焉并作題解以示人極其典

核鶴壽案三朝之制度自江愼修先生鄉黨圖考已辨正矣然尚有小誤天子三朝止有皋

應路三門竝無庫雉二門則謂天子五門者非也諸侯三朝則有庫雉路三門而無皋應二門蓋門無虛設天子外朝在皋門之內治朝在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有一門即有一朝舊說天子有五門外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庫門之內庫門外則治朝在庫門內則燕朝亦在庫門至雉門中閒無朝而門爲虛設矣不知天子之宮城周以牆闕其南面爲應門應門之外外朝在焉又其南爲皋門諸侯之宮城周以牆闕其南面爲雉門之外外朝在焉又其南爲庫門此則江氏所未明言也燕禮異姓之臣朝于路寢庭中亦各有其位平時復逆若有同入內朝者言畢先退則復路寢庭中之位俟同入者退然後偕出孔安國之說非復是

爾雅釋宮門屏之閒謂之宁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說文宁字部首云辨積物也人部新附佇字注久立也然則宁爲辨積物疑與貝部貯字同而宁立之宁因古無佇字假借用之

蔡清四書蒙引云門屏之閒閒字亦要分明屏之外門之內也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中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又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孟子謂舜南面而立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愚謂君臣皆立是矣但周禮春官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賈疏以爲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立又于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太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賈疏是說燕朝治朝君位在門屏閒燕朝則若位在堂上戶牖閒二者皆不坐惟室中乃坐此則恐蔡所不知又王在門外屏內既有屏蔽羣臣何由仰觀天顏蔡說似亦非疑諸侯在門內屏外天子亦在門內屏外鵷鶵案天子外屏當在路門外之極南近應門處自屏以北爲天子羣臣每日朝見之地諸侯內屏當在路寢庭之極南近路門處自屏以北爲公族朝見之地其每日視朝則出路門而立于門外蔡清謂諸侯宁立之處在屏外門內非也先生謂天子諸侯皆宁立于門內屏外更非也至于燕朝朝時亦皆立于庭中燕禮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卿大夫皆少進此諸侯燕朝之位在堂下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諸侯燕朝之位在堂下者天子亦如之乃先生謂君位在堂上戶牖閒豈據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故云爾乎但所謂負斧依者亦是在庭中還負之豈必立于戶西牖東之閒哉

拜下

論語拜下那曷用燕禮觀禮分疏燕禮公坐取大夫所升成拜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氏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全輔氏說燕禮于酬賓下脫賓字既極疏謬觀禮直云侯氏拜賜亦如之案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則受賜降拜皆北面非如朝禮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何得以北面再拜稽首與燕禮之西階下再拜稽首混而爲一夫子曰吾從下計夫子生平不容有

覲禮儀禮鄭目錄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凡此諸禮皆夫子之所有宜從皇侃疏專主燕禮說爲是鵠壽案古無無故而拜之禮或拜受命或拜受賜皆先拜于堂下堂下拜訖而君辭之若未成然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故曰升成拜是也亦有不言升成拜燕禮公坐取大夫所賜觶酬云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徹幂皆降西階下北面小臣辭公荅再拜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亦有言升不拜而命之成者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荅拜公降一等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升不拜者自以己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于主君之意猶爲不成疏云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拜下是臣禮升成拜是賓禮玩燕禮自明

樹塞門

論語邦君樹塞門曲禮疏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廉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明堂位疏屏注云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枎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枎思也漢時東關枎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枎思小樓也故城隅關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枎思或解屏即關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于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但對近道大略言之亦謂之當道故城隅關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枎思或解屏即關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于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但對近道大略

鄭言屏與闕異鵠壽案論語蕭牆鄭注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金仁山謂屏以限內外蕭疏可通望今案蕭牆即樹塞門也鄭謂蕭敬固然金謂蕭疏通望亦本諸明堂位

虞夏商周朝禮

虞時朝禮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鄭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制諸侯之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夏殷朝禮經無明文惟春秋文十五年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以修王命古制也鄭志孫皓問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虞五載一巡守夏殷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依鄭志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

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故云朝
罷朝此鄭因左傳所言諸侯自相朝以推夏殷諸侯朝
天子之禮也周時朝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殷見曰會殷見曰同秋官大行
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
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
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
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
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
見其貢貨物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大宗伯注云六服

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
殊禮異更遞而徧時會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
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
事焉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
既畢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
歲則徧大行人注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
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
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貢疏以爲六
服以六數來朝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
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

說與鄭注異與朱子同蓋必捨年來朝方近情理否則
國君道長矣周制六服分爲六年大行人所謂侯服歲
壹見者亦是從巡守之明年起六服捨年來朝耳乃陳
用之謂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服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通者不數矣服每
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向服二歲朝男
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則見男采衛各二見矣書曰六年五
服一朝而不及要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者以其當朝之年而不數之也
王巡守各會于方岳矣叔向曰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
閒朝以講禮再聘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先
儒以爲閒朝在三年再朝在六年再會在十二年而再
朝再會之年適與書合則叔向以爲明王之制乃周制
也然三年一朝男服之禮耳叔向特爲男服而言何耶
攷之周禮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此之謂歲聘服之見有
歲方之見有時此之謂閒朝朝有常歲而會盟無常期
故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同疏于朝而盟又疏于會此
所以言再朝而會再會而盟非謂會必六年朝必十二
年也然則六年盡朝于京師與有事而會者異矣大宗
伯殷覲曰殷顺鄭氏謂殷顺者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

矣使聘以大禮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氏謂旬服二年四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十一年向服采衛皆不朝矣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各執壞奠成進陳戒則天下諸侯莫不盡朝矣自此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者皆以元年爲始未聞元年獨一服朝也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愆蓋邦國有愆諸侯乃使其臣行衆頫之禮則衆頫亦無常期此鄭實立說之誤也今案書之五服一朝與周禮侯服一歲見以下並無二法而孔疏强合之陳用之調停其說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然六服盡朝惟十二年王不巡守乃有之書言六年五服一朝者謂六服遠近六年而偏非謂五服盡朝也且男之于采采之于衛相距各五百里其遠近不等故有三歲四歲五歲之限今如陳用之說則六年之內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采服雖云四歲聘閱朝服雖云五歲見實與男服之三歲見者等豈所謂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貢乎陳氏又引康王之誥以駁鄭氏元年一服朝之說不知六年一朝十二年一巡守論語之明年爲始鄭所謂元年者正謂巡守之明年侯服來朝乃十二年中之第一服六服之朝期當以巡守之明年侯服來朝乃十二年中之第一服年非以是爲即位之元年也六服分歲而朝者禮之常不可以年計也又魯語云四方諸侯五年中四王一朝朝即所故可以年計因即位而五服盡朝者非禮之常不可以謂五服一朝也而周禮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者蓋荒鎮藉統于要服來朝于第六年而五服諸侯則已于第五年朝偏矣此第六年本亦放時巡之歲周則又六年五服已再朝然後王乃一巡守也

周之朝禮異說頗多其最著而當辨者凡二條晚晉古文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依服數來朝並無六年一朝之事惟昭十三年傳叔向云明年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預以爲歲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孔疏據此以爲六年一會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周官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明周有此法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大宗伯所云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愚謂叔向之言但泛述明王之制而許慎直以爲周禮已未足信況曰會曰盟豈定是朝再朝再會亦未明言幾年服虔賈逵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衆說紛紛迄無定論而鄭康成直以爲說無所出不知何代之禮籟達傅會爲與周官相當豈可爲據至大行人所云見者卽大宗伯春見夏見之見明係朝之正禮今欲仲周官而强指爲因貢而見之變禮大宗伯所云會同者卽大行人所謂時會殷同明係在朝宗覲遇外之變禮今欲牽合周官而强指爲朝之正禮此皆紕繆之尤者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此晉文霸時所制也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

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公羊說竝同故鄭以爲晉文霸時所制許愼謬以此爲虞夏之法而熊氏從之鄭駁異義云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法也其天子與諸侯相聘之禮及諸侯自相朝聘之禮經傳亦各不同此不更及鶴壽案周禮大宗伯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疏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時聘遣大夫不使卿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使卿來聘天子殷服年年朝向男采衛要五服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皆使卿以大禮聘也案十二年巾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此諸侯聘天子之制也天子于諸侯有問之制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此諸侯交聘之制也若王制所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左傳所謂三歲而聘此則伯主之制于古未之聞也

殷國

無聘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鄭注存頫省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春秋書王室下聘者七非正也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注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此諸侯交聘之制也若王制所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左傳所謂三歲而聘此則伯主之制于古未之聞也

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則諸侯膳以牲犢夏官職方氏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巡守殷國是兩事蓋十二年而天子不能巡守則行殷國之禮巡守其常也十二年而天子不能巡守則行殷國之禮其變也鄭注甚明王次點訂義載李氏說乃云殷衆也

執圭

論語執圭朱子云圭諸侯命圭未免蒙混琊疏引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皆朝覲宗遇所用其公侯伯朝后用璋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其上公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諸侯相朝所執與天子同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琬以繡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

矣聘玉享玉皆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此方是執圭之圭鶴壽案此等不待辨江氏鄉黨圖攷亦已辨之矣

聘禮掌客不同

蔡德晉曰樂史疑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米禾芻薪之數邊豆簠簋之實鈃壺鼎甕之列攷與周官掌客不同然傳云禮從宜又云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上下可知邊豆器數必有因時制宜之法是以聖人欲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三禮所言不同處甚多不得以此而議儀禮也樂說見章俊卿山堂攷索

攝主

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周公攝王位天子卽周公又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致政于成王尚書大誥篇首王若曰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康誥王若曰鄭意亦指周公蓋古有攝主禮記曾子問篇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凡上云云然則古者君薨世子

未生亦有攝主況世子已生但幼弱何害有攝主也隱元年左傳春王正月杜注隱不卽位攝行君事據公羊傳桓尊隱卑是隱公亦攝主也哀三年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然則季康子之卽位亦攝主也要之觀隱公之攝不自成爲君反爲羽父所弒季桓子欲立南氏之子使康子攝而其子被殺則知此禮在春秋已不可行何況秦漢以下然漢姓劉王葬自姓王何得自託于周公且說經者亦何得以後世情事揣量三代而謂周公無攝位之事也蔡沈于康誥王若曰不肯以王屬周公無奈下有朕其弟小子封斷非成王之語不得已遂以康誥爲武王所作康叔之封衛乃武王時試思三監與武庚叛滅之方以封康叔當武王時紂之故都武庚居之安得卽以封康叔且左傳甯俞祝鮀皆言成王周公作康誥命康叔封于衛亦不足信乎至禮記陳澔集說引石梁王氏及劉氏說以駁明堂位又何足辨鶴壽案周公攝主凡七年劉歆三統曆攷五年正月丁巳朔旦

冬至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于明辟之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作雒矣周公攝主之歲也是時成王在位已八年矣以前七年爲周公攝主之七年故以是歲爲元年仝仁山通鑑前編以攝主之年歸于成王而以命伯禽事移于攝主之一年獨不思是歲正月何嘗已巳朔邪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說制八

黃衣狐裘

論語黃衣狐裘鄭疏大蜡息民之祭服案郊特牲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蜡後臘祭也蜡祭先嗇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庸毘邑凡八臘祭先祖五祀蜡以息物臘以息民蜡用皮弁素服爲物老而將終臘用黃衣狐裘象草木黃落同在十二月而各不同但蜡與臘對言之則有別總言之則皆蜡故疏云大蜡息民之祭服裘息民之服也鶴壽案黃衣狐裘與大蜡無涉大蜡用皮弁服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以十五升布爲衣以素爲裳緇帶素韠白屨若息民之祭則用韋弁服聘禮注云韋弁蓋緅布以爲衣而素裳司服注云韋弁以緅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緅韋之跗注是也與聘禮注互異故疏以爲無正文也采芑箋云韋弁服朱衣裳亦不言素裳陳用之謂周禮有韋弁無爵弁士韋弁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禮記有爵弁士冠禮次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服皮弁及歸饔餼皮弁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爵弁卽韋弁故熙曰以爵韋爲弁謂之韋弁先于皮弁尚書雀弁則爵弁先于綦弁士冠禮次加爵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一物也敖繼公謂韋弁服純衣纁裳緅韠緇帶緇屨知其爲一物之曰韋弁猶之皮弁之曰綦弁也而亦有微然則爵弁用緇衣韋弁用緅衣爵弁異朝服元端之裳不同故有二名耳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與大蜡無涉大蜡用皮弁服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以十五升布爲衣以素爲裳緇帶素韠白屨若息民之祭則用韋弁服聘禮注云韋弁蓋緅布以爲衣而素裳司服注云韋弁以緅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緅韋之跗注是也與聘禮注互異故疏以爲無正文也采芑箋云韋弁服朱衣裳亦不言素裳陳用之謂周禮有爵弁無爵弁士韋弁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禮記有爵弁士冠禮次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服皮弁及歸饔餼皮弁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爵弁卽韋弁故熙曰以爵韋爲弁謂之韋弁先于皮弁尚書雀弁則爵弁先于綦弁士冠禮次加爵弁三

陽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周禮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蜡其服皮弁素服既蜡則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謂之臘亦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又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詩羔羊疏云兵事韋服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黃衣狐裘當兼二者言之

表而出之

論語衫絺綌必表而出之古者衫絺綌不入公門嫌于褻也故著絺綌于內外加襢衣表而出之朱子謂表絺綌而出之于外反以絺綌爲美觀乎若云不見體則外加襢衣更不見也鶴壽案緇衣羔裘一節是記冬日之衣古人服絺綌與服裘同裘夏則加絺綌春秋則加袷裼又其外冬則加中衣也平時則但衣中衣有事則再加正服衫絺綌者未有無親身之裏衣亦未有無中衣者也孔安國曰表而出之加上衣也上衣陽衣當暑一節是記夏日之陽衣古人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身之裏衣其外冬則加袷裼又其外加陽衣卽上衣中衣正服衫絺綌者也表而出之加上衣也上衣卽指陽衣不是指正服蓋謂以素衣絺綌而著其色如絺綌黑則加緇衣絺綌白則加黃衣表裏相稱故曰出之玉藻云表裘不入公門可知絺綌對裘言不入公門表裘皆指不加陽衣也何以知絺綌有是對陽衣言振與表緇有白有黃曰夏日而朝祭則宜緇夏日而聘與祀朔則宜黃蓋朝祭用爵弁服聘與祀用韋弁服冬夏所同則絺綌之色亦必與之相稱

寢衣

論語寢衣孔曰今之被也又見說文卽引論語爲證朱子云別有寢衣又以爲齋時所用改入下文齋必有明衣布之下非也

扱地

士昏禮婦拜扱地鄭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賈疏手至地則首不至手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蓋婦人之拜從無首至地者以手至地爲至重矣男子則有首至手爲拜手又有首至地爲稽首稽首禮之極重者惟臣于君行之哀十七年傳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當不稽首若洛誥王拜手稽首則君以施之臣蓋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周公成王親叔父謂有異也僞古文尚書太甲于伊尹亦行之則非矣鶴壽案士昏禮之扱地卽少儀之手拜也又卽太祝之空首也少儀婦人有肅拜手拜注云肅拜低頭手拜手至地疏云手拜之猶男子之稽首矣然則扱地者古之手法手先至地頭來至手拜也太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說文稽與頓皆言下首不言至地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頭與腰平下衡謂頭下于腰則稽首頓首皆不至地惟稽顙隔地耳公羊傳齊侯唁昭公公再拜稽顙及致稷于從者公再拜稽首何休曰顙者猶叩頭也凡拜皆以手爲容經曰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齊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實謂稽首也商書拜手稽首孔傳云拜手首至手蓋手先據地其實手在地首在手故稽首乃至手是手與首俱至地也拜手稽首連言之康成謂空首者頭至手是謂拜手稽首則頓首君于臣則空首非也昔穆王賜高奔戎佩玉一雙奔戎再拜稽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是空首猶稽首也秦哀公賜無衣申包胥九頓首而坐則頓首非獨行之平敬也三者將毋同

吳孟子

論語昭公娶吳謂之吳孟子桐城江有龍曰吳孟子昭

公自謂也魯人亦諱之故曰諱國也公與魯人所諱者
姓不諱吳也故坊記曰娶妻不娶同姓以此坊民魯春
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孔疏云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
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但曰吳也哀十二年書
孟子卒左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公穀皆曰諱娶
同姓論語古注朱子集注皆不言諱吳陳際泰謂孟子
爲昭公之稱吳字是國人所加因以甚昭公之罪未玩
坊記文也後人竝謂夫子修春秋削去吳字不知春秋
定例凡書夫人卒皆不稱國

呼妻兄弟爲舅

新唐書朱延壽傳楊行密妻延壽之姊行密呼爲舅通
鑑作三舅延壽行三也張唐英蜀梼杌王建永平元年
周德權建之妻弟從建入蜀梁祖既篡德權上表引讖
文勸稽合天命仰膺寶籙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大
抵此稱起于唐宋五代

吉服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服吉服有九冕服六弁服三祀冕
天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元冕兵
事韋弁服眡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對喪言故云吉非

指吉禮九者中有兵事眡朝凡甸皆師田之事非吉禮
自祀天至羣小祀六服不同而冕同首飾尊也然冕名
雖同旒數則異夏官弁師注大裘之冕無旒而冕崇義
云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元冕三
旒疏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者六服皆然故云凡以該
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
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于南方火赤色赤與
黃卽是纁色故以纁名之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
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無旒馬貴與曰冕之無
旒者乃一命之服子男之大夫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
祀天之冕而下同子男之大夫可乎不知先王制禮推
移變化不可執一鄭司農注司裘謂服黑羔裘以祀天
示質也則無旒亦示質之意陳用之曰司服之服六而
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衮衣同冕猶后首飾同副也其意
以爲祭天亦服龍衮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衮
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衮冕之前但如此則大裘衮
衣不可分爲二服而服與冕皆止五矣王明齋曰五冕
者五服之冕非冕有五也案賈疏云冕名雖同旒數有
異彼屨人掌服屨之制甚詳豈冕爲首服反混焉無別
乎貴與則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玉藻天子

龍袞以祭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輔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象天數也案龍袞以祭自指祭先王之服郊特牲所言被袞象天康成以爲魯以日至之月郊天之事周袞禮儀儒者見周禮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耳家語大裘以輔之本係黼字故王肅注云大裘爲黼文也賈與誤讀爲輔遂謂大裘乃輔此龍袞者因創爲脫裘服袞之說陋矣終當從鄭無旒之說鶴寿案冕服之制諸儒不一服裨冕可知也冕爵弁服之制先生前既引

夏以來冕服十二章鄭謂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旂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余以爲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章而止至于郊祀何必發十二章也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黼皆以其文特顯而龍黼所用皆以其質特著也然則皮弁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袞冕天子之黼袞皮弁服諸侯其朝服與冠弁服卽朝服也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諸侯日視朝服之大夫以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孤之服經遷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而下如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其命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袞賜則有袞衣不過袞冕親禮矣氏裨冕天子袞冕玉藻諸侯元端以朝端讀爲冕鄭謂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祭于已孫叔然謂元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希冕矣余以爲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而鷩冕何也上虞

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袞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裨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元柳當云元衣以祭乎弁服之制先生前既引之何以後不復言之韋弁服卽爵弁服也周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紕言之韋弁服亦曰元服士冠禮爵弁服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士爵韠也冕服則赤韍士爵而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士升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以神冕與或曰袘亦褶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袘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鞸故以相別異耳聘禮君使卿韋弁歸賓于館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春秋傳韎韐之跗注卽韎韐也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蓋說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祭言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論語素衣麑裘鄭皆以皮弁服爲衣而素裳周禮凡兵事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異于重素者其頒緣采也郊特牲也然則皮弁服以素明矣之上衣記曰以帛裹布非禮也

祭墓

謝承後漢書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上行到陵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十月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魚豢曰考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違古不墓祭之義韓昌黎豐陵行墓藏廟祭

不可亂三代舊制存諸書朱子則曰墓祭周禮已有孜之春官冢人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注云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爲尸者成葬爲祭墓之尸又凡祭墓爲尸請禱祈焉前一條乃祭墓地非祭死者之體魄後一條亦爲禱祈非常禮也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冢人凡祭墓爲尸疏云此謂既窆後事孝子先反修虞有司以几筵及祭饌致于墓左禮地神也朱子誤認祭墓出于周禮謬矣漢建寧五年成陽靈臺碑云惟帝堯母昔者慶都仙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泰誓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孟子子貢反築室于場趙岐注場孔子冢上壇場東郭墻閒之祭者注云墻閉郭外冢閉也以上諸條雖似班班可攷恐未可據爲典要惟司馬彪續漢志云西都舊有上陵東都常以正月上丁祀南郊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畢以次上陵大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古今樂錄云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然則祭墓實始于東漢矣蜀志龐統傳注引襄陽記司馬德操謂統曰德公使其婦上祀先人墓益此禮廢于漢魏以下樂府鼓吹曲漢鐃歌十八曲有上陵今則士庶家通行之鶴壽案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祖先既祭之于廟矣而又祭之于墓不已煩乎故禮經從無祭墓之事成陽靈臺奉祠堯母慶都此出後人所爲武王之祭畢陌乃是有事告祭韓詩外傳謂椎牛而祭墓史記謂歲時奉祠孔子冢此皆漢人之書也于貢築室于場是廬墓非祭墓齊之東郭墻閒亦係戰國時求富貴者祈禱于祖宗邱墓安見其爲正祭邪韓昌黎分墓藏廟祭是也

號祝

春官太祝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云明水火而號祝者告神明潔也號祝執司烜所共日月之氣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主潔也疏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潔也號祝執某后土地元一元大武鄒合嘉玉量幣之類今太祝執此明水火亦如六號更爲美稱以祝告于神明其主潔之意耳賈疏未達鄭意文義晦拙不可從明水火之號今不可攷

哀子

朱子家禮載題木主之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此未知何據而今流俗相沿喪事簡帖于父稱不肖于母稱不孝豈專屬母乎既遵朱子孤哀分屬父母竝喪

者稱孤哀子父在母亡者稱不孝哀子父亡母存者稱不肖孤子復覺其有不安也亦稱孤哀子而用小字旁注云奉母命稱哀哀乃待母命乎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郊特牲云祭稱孝孫孝子士虞禮稱哀子卒哭祔祭乃稱孝子家禮題主在三月而葬時去卒哭尚遠父母俱當稱哀子朱子以孤哀分稱殊屬無謂至流俗之稱更欠通矣

孺悲

禮記雜記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于是乎書鄭注士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是固大有功于禮者也論語求見辭疾事何晏不言見拒之故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辭以疾此說甚明當日特因儀節有虧不見以觀其誠否何嘗謂其素行有玷擯之門外邪邪疏云有疾惡朱子云必有以得罪者過矣

宰我問喪

論語宰我欲短喪問夫子劉辰翁安齋記云予身游聖門在言語之科決不至薄其所厚試使三尺之童率然而請必不敢以曰安對而予安之豈獨無人心哉此小人所不敢安也然吾觀世之君子未嘗不爲宰予之所安予乃獨以其言爲萬世笑此古人之所不隱也其使後人無疑乎三年之喪則自予始此予意也此其在言語之科也此說頗有意但至親以期斷三年特倍之耳古人喪服本以期爲至重所以宰我有此問也皇侃疏中已發夫子抑賢引愚微意而所引繆播謂宰我欲戒將來假時人之論屈己明道李充謂宰我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起問以發其責則所益宏多皆與辰翁合

舊君服

孟子問舊君有服案檀弓穆公問于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加諸壑子之所

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此與
孟子對宣王文意適同鄭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
孔疏以爲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爲
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
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
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
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
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
爲服惟妻與長子之未去者有服其三爲舊君注云大
夫待放未去者傳云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
未絕者言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已絕則不
服也

蛾術編卷七十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惠校刊

說制九

同年

魏武帝紀年二十舉孝廉爲郎又云公與韓遂父同歲
孝廉案此卽今之所謂同年鶴壽案此條已見顏炎武
始于三國蓋漢時已有之後漢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
罪于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李固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
史殷逸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
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此皆係同年也然漢晉以來不
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閒
孝廉柏敏碑云縣長

同歲徙爲屬國趙臺公晉陶侃傳云侃與陳敏同郡又
同歲舉吏皆無有稱同年者若吳周瑜傳云與周瑜同年步騭傳云與廣陵鄒壯同
年蓋謂年齒相同耳至唐始有同年之稱憲宗問李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
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于何有然唐人甚重同年故穆宗欲誅皇甫鎛而宰相令狐楚以同年進士之私情也貢舉之士以有國家之大典同年者學士之私保護之今案科舉者
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恵總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爲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後唐長興元年中書門下奏云時以貢舉官爲恩門門生者門弟子也頗閑游夏等並受

仲尼之訓卽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敎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以上云云其論固正然君子遇君子雖爲師生同年亦結成朋黨慮其爲朋黨小人遇小人雖非師生黨而欲禁止之豈通論哉

試郎吏

魏明帝紀太和四年春二月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鶴壽察古之爲吏者未有不通經漢武帝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詔諸司令史攻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敎誨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樂巴爲桂陽太守雖親幹吏卑未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

世楷堂藏板

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雋吏人講學詩然則古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魏明帝試郎吏以一經亦此意也

唐進士試詩賦

自沈約孫爲四聲江左風雅道盛然試士尚未用詩賦隋始有進士科但隋書無選舉志其制莫得而詳舊唐書亦無選舉志惟新唐書有之其文樛葛不明發首云唐制取士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焉此中列科之目明經進士等但舉其目未及試以何等文字此下詳述學館州縣之制此下述明

經課程幷書學算學律學皆反覆詳其制至于進士則甚略其文曰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又云永隆二年改功員外郎劉思立言明經多鈔義條進士惟誦舊策詔自今明經試帖麤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此眞不可解唐人進士首重詩賦今載在文苑英華中者歷歷可攷王定保摭言試雜文篇云進士科試荅策而已兩漢之制公孫宏董仲舒皆由此進唐自高祖至高宗率由舊章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常列詩賦題目韓昌黎集有進士策問十三首則貞元九年試博學宏詞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蘇味道人登進士第者每兼試宏博公不中第罷又有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詩卽此可見凡爲進士者無不習詩賦此絕口不及何也而其尤異者反曰帖一大經帖經是明經事反以屬之進士所帖又係大經此眞不可解此下特作提筆云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少實及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

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案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聲病卽今人之所謂黏然亦不明言試以詩賦也下言進士張昌齡等文采浮華文采卽策亦可言浮華不必詩賦下敘楊綰言進士科起于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故進士皆誦當代之文不通經史亦不言詩賦下載李栖筠等議曰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亦不言詩賦直至此下一段方正點出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此下因李德裕奏罷期集參謁曲江題名一見期集等事又因德

世楷堂藏板

裕言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强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不根藝實一見唐人重文選事其實進士科摭言述進士下篇云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散序篇云先于主師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集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爲錄事其餘探花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棟選東牀車馬塡塞凡此皆係國典固宜于志中一及卽唐人重文選亦一朝風尚亦宜一及今皆因事而見且選舉志上卷言舉法下卷言選法上卷直至十頁之後方明說試詩賦又二頁而

選舉志上卷已畢矣進士試詩賦起處卽應提明乃歐陽永叔握管作史眼高于頂輕視詩賦不自覺其傾敧偏側也鶴壽案先生見今自止有進士一科其得爲翰林者全靠詩賦一門故歸咎歐陽永叔于選舉志前路不先提明進士試詩賦但唐人試士之科甚多有明經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諸科而非止進士科則曰選舉志于第三頁卽詳列諸科之制其于進士科則曰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亦可謂詳矣其所以不言試詩賦者進士之科始于隋大業中但試以策竝不試以詩賦唐初因之則作志者安得略去國初之制而卽云試以詩賦乎至先生謂直至十頁之後方明說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試策三道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詩賦而追敍之竝非至此而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觀此知唐人之取進士竝不重在詩賦故屢用屢罷志所謂進士試詩賦特因建中二年必欲明言之也至先生謂帖經是明經事反以屬之進士所帖又係大經與不可解則更非也唐人甚重經學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左氏傳爲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小經各一通二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凡試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其試讀一部經史調露二年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請帖經開元二十四年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氏傳禮記通五及第宋李淑曰天寶十一年試進士一大經能通記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大和三年禮部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帖經爲第四場觀此知帖經之法竝非專以試明經且見唐人之試進士

世楷堂藏板

其始本重經學故太宗時即有詔經史之詔其後乃漸物詩賦耳

定期取數

其期無定大約年年一舉總當槐花黃後故曰槐花黃舉子忙明方始定爲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其所取入數少或十餘人多不過幾十人至明鄉試有額會試則臨時酌取鄉及第詩云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劉昌言下第詩云酒好未陪紅杏宴詩狂多憶刺桐花似試期在春也王保定據言云新進士尤重櫻桃宴舊唐書代宗紀云大林六年夏四月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至夕未成者令大官給燭俾盡其才似試期在夏也然據陸龜蒙詩題言秋試有期則又似在秋矣試期當是每年一舉而亦有不止一舉者故徐安貞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先生謂試期總當槐花黃後此則誤會錢希白南部新書云長安舉子

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槐花開于四五月閒此二語指舉子場後重新用功耳唐代舉于州縣者曰鄉貢益無額數進士則似有額數舊唐書高錯傳云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亦有額數也自宋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次年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盛之極矣明永樂十年二月會試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秋試貢士聘處士爲主試

松陵集陸龜蒙秋試有期因寄襲美詩題下自注云時將主試貢士詩云雲似無心水似閑忽思名在貢書間

煙霞鹿弁聊懸著鄉里漁舟暫解還文艸病來猶滿篋藥苗衰後即離山廣寒宮樹枝多少風送高低便可攀皮日休奉和次韻云十載江南盡是閑客兒詩句滿人閒郤矣聞譽親邀得鄉老知名不放還應帶花經汴水更攜雲實出包山太微宮裏環岡樹無限瑤枝待爾攀歐壽案主試可以聘處士者以其掌曰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腳故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于權勢撓于親故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免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韓文公與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校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矣喜矣雲長劉述古韋蟾玉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于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宏尉遲汾李紳張

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楚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公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今案陸天隨之學問品格高不可攀聘之主試復何疑哉

鄉會試專用宋元朱蔡朱胡陳五種

明選舉志云太祖定科舉式鄉試會試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發注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

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案既曰廢注疏則春秋不用左
公穀三傳可知而易尚兼程傳未幾而士皆棄程傳不
讀卑用本義見顧氏炎武曰知錄又采宏治三年會試
陳輔易經文同考官楊守阯評指點經生不讀程傳且
坊刻周易皆即監版傳義本刋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
爲朱之次敘此則五經專取宋元五種朱蔡朱胡陳之
所自始也在明行之凡二百餘年

袁亮知宋儒考古之非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山東鄉試錄監臨官巡按御史段
顧言提調官左布政游居敬右布政呂時中監試官按

世楷堂藏板

察司副使陳善治洪世文俱進士出身而考試官袁亮
浙江杭州府錢塘學儒學教諭湖廣麻城縣人孫世祿
直隸大名府元城縣儒學教諭直隸建德縣人俱舉人
出身其餘同考官亦皆教諭也其策問云孔安國之書
毛鄭之詩仲舒之春秋大小戴之禮咸有功于經者乃
今盡棄置之何與其各所著述尚可得聞其詳與及後
宋儒輩出別爲傳注咸謂有所發明矣然不知能自得
之抑或有所本與或者非漢而是宋謂漢徒拾糟粕宋
講明精粹者果何所見與竊謂孟軻氏敘道統之傳獨
歸重于見知以其世代之近與夫去聖人之居亦近也

夫何漢儒多齊魯之士且去聖未遠宋儒若程朱胡蔡
陳澔諸人者生于千載之下而又非東土所產顧有得
有不得之殊何與袁亮等何知經然觀其意似已有見
于宋儒改古之非而欲矯之者

六官始顓頊

昭十七年傳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
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
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孔疏四代官名
不可復知惟縉雲見左傳疑是黃帝官耳服虔曰黃帝
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

世楷堂藏板

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
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春官爲東
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
太皞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
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此皆事無所見不可采用
傳又云少皞立鳳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秩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
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
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孔疏當時名官直
爲鳥名而已秩正以下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

之傳又曰五雉爲五工正孔疏賈逵曰西方曰鷟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鷷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鷮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鵫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色之工也案賈所言出攷工記是後世之書少皞時工未必如此傳又曰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賈疏少皞以前天子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也然則六官之名始于顓頊鶚壽案上古之官名載諸篇籍者多矣崔寔政論云太昊設九庖之官杜佑通典云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李官見于兵法陶正聞有甯封沮誦倉頡爲左右史容成造秝大撓作甲子孔甲銘盤盂亦皆史官也司馬相如賦注云岐伯黃帝太醫張衡賦注云太容黃帝樂師然非經典所載未可信也春秋左氏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爲五官實則受民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氏是尊是奉本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后土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漢百官公卿表云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之官今案此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田正凡六官名皆顓頊以來之制先生謂顓頊六官即司徒司馬之類未知然否

卿士出爲諸侯

禹代鯀爲崇伯以其伯爵故稱伯禹是諸侯也而入仕王朝則爲司空黃帝時官名有縉雲子孫以官爲氏封于三苗是諸侯也而入仕王朝與共工竝列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是亦諸侯也而職掌天地四時則又爲朝臣之首矣蓋入爲卿士出爲諸侯此制實始于唐虞不特周之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禽父燮父入典宿衛武公桓公繼爲司徒而已

唐虞五等爵

允子朱者允國子爵之君名朱也夏書允征顧命允之舞衣即此國也崇伯鯀者崇國伯爵之君名鯀也禹嗣其父之伯爵入爲天子司空故曰伯禹作司空伯與伯益伯夷疑亦爵也虞賓者虞所封作賓于王家丹國上淵爲諸侯孔疏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云王者立二代之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二王之後竝爲上公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由此推之五等諸侯之制在唐虞已班之矣

牧誓官制

牧誓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傳云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云孔以時已稱王應制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

營軍是其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蔡云是時尚爲諸侯惟有三卿未備六卿此乃謬說傳云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文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辞請承命于亞旅杜注亞旅上大夫也疏引牧誓爲證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杜注同上疏云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旅爲大夫甚明而蔡以亞爲大夫旅爲士鑿空無據況

其下師氏秩大夫中閒獨夾一士亦錯雜不倫傳云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此師氏彼師氏一官也而蔡似誤分爲二守宮門從軍旅二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舍地官敘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其職云掌以媺詔王此一節指平日無事燕見詔王而言又云居虎門之左王視朝于路寢門外若有善道可行則以詔王此一節指視朝詔王而言又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善道此一節承以媺詔王而別言之又云聽治亦如之王舉于野外以聽朝亦如虎門之左此一節承虎門而別言之蓋如祭祀則南北郊山川皆在野外會同亦有在

畿外者軍旅更不待言皆有聽朝之事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俾門外中門之外此一節敘王在宮中守衛之事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內列者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此一節敘王在野外守衛之事綜計師氏前四節俱指詔王後二節專指守衛此經武王臨敵誓衆呼師氏告之當以兵守內列爲主傳當云師氏中大夫在王宮以兵守門在野外則守內列方爲明析今反引守門疏謬已甚蔡則

云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此師氏彼師氏一官也而蔡似誤分爲二守宮門從軍旅二事也而蔡似欲合爲一且王舉則從專指詔王此時臨敵誓衆當以兵守爲主若千夫長百夫長鄭云師帥旅帥也王云師長卒長傳云師帥卒帥疏云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帥義同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與孔同鄭與孔不同案鄭惟解百夫長爲異但以二千五百人之帥而舉全數但云千夫則百夫長亦應以五百人爲旅之帥舉

全數而稱百夫鄭說是也蔡云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非是也鶴壽案周公攝政致太平始作天下而卽帝制自爲者哉注疏雖引用周禮亦聊以此擬耳蔡九峯竝不以周禮之師氏當牧誓官制與周禮官制勉強傅會合而爲一甚至師氏守宮門從軍旅亦是汎言之獨先生所著尚書後案將一官引其全文而逐節剖析之獨不思其時商受尚在而定師氏之職曰掌以媺詔王又曰守王門守內列有是理乎

門子

小宗伯正室謂之門子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案文選束晳補亡詩粲粲門子如磨如錯鶴壽案先生于上一條將尚書後案聯翩鈔入于此一條僅引選詩二句何也春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公羊傳云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其稱子者父卒子未命也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公羊傳云稱仍叔之子者父老子代父從政也惠半農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居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戲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解曰其有大門宗子茂揚寵德以助厥辟勤王家則先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于王室濟濟一時可想見矣及其後而世卿專政尹氏亂周非詣謀之不善也燕義有庶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倖遊者貴遊倖者副倖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學之師氏掌之太子會同賓客作而從焉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教國子如此則知所以育門子者亦如此昭穆之辨適孽之分職在少宗掌其政令而魯之司寇兼掌春官臧孫氏世居其職文仲後閔先僖而昭穆無辨武仲廢彌立紂而適孽不分則春秋門子不皆正室可知矣詩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以爲異先人有禮于朝有功于國故先王使其子係嗣之是

時周召爲勲賢之裔尹焞爲禮無不肖而賢人君子亦多出于其中則先王教化使之然也晉悼公卽位魯政畢舉而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悼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聚歛者誅之鎮靜者修之先王之育門子者其遺風不可復追乎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門見九矦門子則門子學于虎門管子曰國子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說者謂國子卽門子在家曰門在朝曰國

代耕

孟子庶人在官祿足代耕案禮記王制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周禮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小司徒疏雖不明言然玩其語勢亦止以代耕屬之下士朱子語錄則云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與二說不同若依孔賈之說庶人在官者分屬徒隸與下士之列爵受祿者不同不得代耕所以載師有官田卽爲若輩所受耕之田則身雖在官不得廢農事但放近郊十一則官田仍須納稅如此則若輩亦何樂乎爲府史胥徒孟子何以明言其祿以是爲差邪意者于近郊十一中別有府史胥徒官田除稅不納之法以當其祿而經不具乎鶴壽案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所謂工商食官是也故官田與賈田連文庶人既在官則假復耕田乎至于祿以代耕之法下士與府史胥徒通食一夫周制公田在私田中下士食一夫者食一井九十畝之一井九十畝之稅也每人終歲食粟十八石此惟上農夫私田十畝之收足以給之若公田之稅必校年之上下十畝之稅中年止有十五石不足以食一人故有通食之法公田一夫爲田九十畝中年收稅百三十

五石以五等之祿計之下士食九人爲粟百六十二石少二十七石府食八人爲粟百四十四石少九石史食七人爲粟百二十六石餘九石胥食六人爲粟百有八石餘二十七石徒食五人爲粟九十石餘四十五石史胥之餘適足以補下士與府之不足今五等農夫所獲以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尚餘四十五石徒食五人爲計不以食九人食五人爲計下士雖食百六十二石而與府史胥徒通食一夫之義也然則人亦餘四十五石其數適均此通食一夫之義也然則稅粟而非每歲與其祿當以石計不當以故計但給以漸多非如下士與府史胥徒受祿無幾不可徵有損益故其祿但以二夫一夫則孟子謂中士倍下士者下士雖食百六十二石而與府史胥徒通食一夫之義也然則百五十石耳

漢九卿

光祿卿

掌諸矦及四方歸義蠻夷宗正卿一人掌諸劉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少府卿一人掌諸司農卿一人掌諸物然則劉熙蓋據後漢官名釋之耳漢制九卿服御諸物然則劉熙蓋據後漢官名釋之耳漢制九卿之外又有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位與九卿相等故公卿表列之史載汲黯朱買臣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鄭當時至九卿爲右內史石建傳稱左內史減宣爲九卿張敞爲京兆尹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王尊爲京兆尹御史大夫奏尊不宜備位九卿母將隆爲執金吾詔稱隆位九卿主爵都尉後爲右扶風內史後爲左馮翊中尉後爲執金吾此四官亦在九卿之內其名曰九卿實則十三卿也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因之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後漢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攷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故漢元帝永平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孫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歲舉二人顏師古注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以此攷校定其第高下後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八月詔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李賢注漢官儀曰淳厚質樸孫退節儉也杜林建武十一年爲光祿勳選舉稱平范滂舉孝廉光祿四行陳蕃延熹六年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

至梁除勳字謂之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諸膳食之事取漢書舊名其職則別矣

魏時京官之制

魏志程昱之孫曉傳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數言可括魏在京官制

魏文帝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見放本傳鶴壽案周語云內官九品自魏始定九品之官歷代以來行之載在通典者甚詳先生此數語未知何謂不過九御外官不過

外官制

秦改封建爲郡縣漢爲國爲郡隋爲州唐爲道爲軍宋爲路元爲行省明爲直隸爲省因時之變而制亦變奏改唐虞三代州牧置監察御史漢初更遣丞相史督御史後置刺史當時目爲外臺猶御史之職隋以州統縣刺史爲太守之互名非其舊職唐置巡察復改採訪處置使宋元諸史遞有增置一如古御史之職而守令隸屬焉明制具明史不贅述

漢初猶存秦制諸州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分刺諸州以督之不常設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五年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成帝綏和元年乃更爲州牧秩眞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罷牧復置刺史元壽二年復設州牧光武中興仍置刺史自西漢以來刺史周行郡國無治所後漢始置所治之地靈帝中平五年改置牧凡一州統數郡郡之附州者爲都置一尹一丞其不附州者爲郡置一守一丞一尉凡一郡統數縣縣萬戶以上者置令萬戶以下者置長皆有丞尉其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其治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皆不置守

三國有郡守有國相有內史魏黃初三年置都督諸州軍事兼領刺史凡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其庶姓爲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其刺史帶將軍開府者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其四征將軍與刺史同爲外臺猶御史之職隋以州統縣州刺史爲儲帥其他郡守縣令多從漢制

晉初以刺史治民別設都督治軍位刺史上惠帝末年并都督于刺史復漢州牧之舊非要州則單爲刺史渡江後尤以都督中外爲重必大臣位望最隆者居之其制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舊河南部設司隸校尉及徙都

建業即以揚州刺史代司隸之職丹陽改爲丹陽尹盖
郡置太守王國制內史而京師所在則謂之尹凡刺史
每州一人三年一入奏其刺史帶將軍開府者則各置
僚屬分典軍民大抵多沿魏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
無者恒以爲恥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

兩北朝宋有監州之任文帝改監爲督其都督中外者
分授黃鉞州郡之職多循晉舊隋置四州大總管餘州
總管並力使持節至煬帝時罷之刺史分爲九等其帶
總管者加使持節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雖有刺史
皆太守之互名但職理郡無復軍府于是州府之職參

爲郡官大業三年復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外置刺史十
四人巡察畿外其州縣先分爲九等者至開皇十四年
定爲上中下三等

唐初有五大總管府武德七年改爲大都督太極元年
以幷益荆揚爲四大都督府凡都督兼刺史者不檢校
州事以長史領之景雲二年始有節度使之名開元中
天下凡八節度後諸道皆置節度凡節度之職總軍旅
專誅戮建牙樹纛爲國重臣其屬有副使一人行軍司
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隨軍四人參謀則無定
員若朝覲則置留後其不制節度者則設防禦使初防

禦寇則諸路提刑按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

宋節度觀察特爲虛名不復預方岳之事而監司之任
則有帥漕倉憲諸官帥則諸路安撫使漕則諸路轉運
使憲則諸路提刑按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

唐節度多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宋則監司各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行于統屬者從此始煩矣案江南舊無安撫自宣和三年始詔江寧與杭越諸州守臣並帶安撫使建炎元年李綱請于沿河沿淮沿江各置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二年令將兵處知州常管內安撫自是安撫之職始重時諸路又有安撫大使凡二品以上爲帥者即以大名之轉運之職肇于唐時諸道分置巡院宋祖懲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自乾德以後始置諸道轉運使多以帥守兼領浸尋日久其權漸重凡賊盜刑獄邊防金穀之任無所不統于是景德中建提點刑獄一司復以知州帶一路安撫鈐轄自領軍事以分其權慶歷中患其過輕三年詔諸路轉運使並兼按察使每歲具官吏能否至六年罷之提刑之設始于開寶九年遣和峴採訪江南道時係特遣不爲專官後置諸路提點刑獄尋罷復置紹聖中乃詔三歲一遣郎中御史按察諸路監司是爲提刑按察使提舉之官始于熙寧時遣使提領常平倉不隸漕臣政和初詔江淮荆浙六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之任幷歸提刑至紹興九年復置經制使改常平官爲經制其路幹辦常平

公事未幾罷改爲提舉常平司東南提舉多以茶鹽兼領之時江南之地有總領一官敘位在轉運副使之上其屬有糧料院審計司榷貨務都茶場封樁庫贍軍酒庫惠民局等官俱統于總領其他若制置使經略使招討使招撫使鎮撫使等皆有事則設不常置其守令之職宋初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稱知軍州事其二品以上帶中書樞密宣徽院職事者則稱判太守又設通判以貳軍州之政與州守均禮而判推支使書記錄曹之屬謂之幕職宋初縣令常用朝官出宰以重民社之寄其後參用京官幕府及試銜官天聖以後令選猥下爲清流所不與靖康初命改官者必爲縣令紹興七年詔寺監丞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乾道二年詔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自是人無不爲令者

元自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有元帥行省之號世祖即位命劉秉忠許衡酌今古之宜以定官制經世大典敘錄云凡外之郡縣與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中書省其郡縣又遠于省或有邊徼之事者則置宣慰使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布于外者則置萬戶府有大征則置行樞密院無則廢之刺舉之任則有

行御史臺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以治之蓋元官制之大略如此其路府州郡以蒙古人爲之長皆稱達魯花赤俗亦謂之監州以漢人爲守副之皆稱總管凡上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尹正三品下路從三品上州達魯花赤州尹從四品中州正五品下州從五品散州正四品縣亦分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之印以知縣爲縣尹掌判署事以上見江南通志（鶴壽案以上本爲一段今分分列之）總督巡撫之名起于南北朝而明則各省設爲其初命京卿巡撫地方有軍事則命總督軍務因事而設事已旋罷其後各省俱有定員而布按二司之權輕矣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楙悳校刊　汪鶴壽參校

說制十

書疏言量之數與漢志異

虞書同律度量衡鄭注律陰吕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疏云律候气之管度量衡三者漢律秝志云皆出黃鍾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于律也案漢志一黍爲一分疏作千二百爲一分漢志合龠爲合疏作十龠爲合皆誤也合龠當爲兩龠若十龠爲合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

毋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爲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爲斤若十龠爲合則一合有五十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卽以今市中所用糴糴稻米量校之米一升僅得一斤零三兩稻米與黍其性輕重未詳要必不遠而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必無此事旣夕禮朝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三兩强也且古法十六兩爲斤二十四銖爲兩十黍爲銖米一斛重百二十斤則一斗重十二斤以十六通之爲一百九十二兩然則一升之積當爲一斤三兩十分兩之二也十分兩之二卽四分八黍以銖黍法通之爲四萬六千零八十黍又置二十兩以銖黍法通之爲四萬八千黍兩數相較則溢之多于升者一千九百二十黍以二十四乘之正得四萬六千零八十黍卽一升之數故云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鶴壽案以千二百黍爲一分一萬二千黍爲一合人人知其爲不然況孔疏明言據律秬志則此二句爲傳寫之誤無疑不必用斤兩法辨正之

五秉

論語冉子與之粟五秉包咸曰十六斗爲庾與賈逵國語注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旅人豆實三而成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陶人庾實二觳如陶旋二文則庾二斗四升案上文初與之釜六斗四升爲釜請益而僅與二斗四升故冉子自以已粟與之五秉聘禮車秉有五觳注云二十四斛也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觳十觳曰秉注云秉十六斛則一百六十斗也五秉合八十斛共八百斗也馬注正同鶴壽案戴氏攷工記圖補注云量之數斗二升曰觳十斗曰斛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觳與斛庾與觳音聲相通傳注往往混淆論語與之庾謂于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過乎始與包注十六斗曰庾誤也先生之說本戴氏但謂包注與賈逵國語注同則誤周語野有庾積章昭注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唐尚書乃唐固非賈逵也史記皆世家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鼓子將粟五千庾裝騶引賈逵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斛然則包注與賈逵左傳注同耳

原思粟九百

論語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古人祿計月以給者多計歲者少此九百一月所給也朱子云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案孔注九百斗也漢蕭何傳高祖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三五不言實數若干注家可知其爲三百五百今此乃夫子之家宰若月俸九百斛則太多故安國知爲九百斗不出斗字省文耳計一月九百斗則九十石歲得一千八十石以今量較之約四五百石漢汲黯傳如淳注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千八

百石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夫子家宰祿比漢二千石歲少至七百二十石或三百八十石不爲太多況漢量未必小于周乎至史記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亦致粟六萬案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祿秩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周之升斗斤兩皆用小也余謂索隱近之正義則謬唐之量雖大比周加一倍可矣計六萬斗則六千石卽唐時量亦當三千石豈止二千乎然此必以歲計若月給此數則太多矣孟子齊宣王欲養以萬鍾昭三年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說文斗字部首十升也斛字注十斗也石字部首但云山石也據此知古人或言石或言斛二者是一而斛爲正名石乃假借言之今人則以五斗爲斛十斗爲石計一鍾爲六石四斗萬鍾則六萬四千石卽古量小今量大而以今量亦當四五千石矣宣王欲養孟子卽以歲給亦覺太多況下又云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趙岐曰往者曾饗十萬鍾之祿更屬荒唐恐不可信

錢法

宋書何尚之傳沈演之議錢法曰龜貝行于上古泉刀興于有周

魏文帝紀黃初二年初復五銖錢旋以穀貴罷之宋書何尚之傳尚之議錢法曰四銖五銖錢文皆古篆非下走所識鶴壽案既講錢法而僅綴此數語殆先生欲辨而已忘耶

儀象攷略

自漢以來有太初稘有劉歆三統稘有祖沖之四分稘有劉洪乾象稘有僧一行大衍稘有郭守敬授時稘隨時遞變

大西洋歐羅巴國稘法本于祖沖之蓋因遼人大石林牙至天方國卽回回傳其術因而轉入大西洋外國人善

遵師說守而不變不似中國人之好變古近儒宣城梅文鼎定九過于尊信西法孫星衍閻三代知天必因斗建祖沖之云月倅稱建諒以气之所本非爲斗杓所指梅文鼎亦承其誤以梅氏通算法而不知稽古之過　休寧戴震東原則又過抑西法皆爲未得其平然文鼎攷古之功雖疏而正蒙日月皆左旋終置不信亂道到正蒙斯爲極矣鶴壽案歐羅巴稘法雖不可過信亦不必過抑中法不及西法者凡有數術一曰經星度差由于黃赤道二極不同心星繫赤道而執黃道之部次以求合故自洛下閎以及郭守敬諸名家測驗無符者一曰宮分今古不同由于黃赤交道西行自有書以來春分日躔角中漸西至進賢及至左執法于是而載一定一說遂至寶瓶等十二宮皆差八度有奇一曰月將之差由于節气二者皆太陽行度也豈有節气已

到而月將未到者乎一曰節气之差由于均分平年太陽行度之有贏縮定朔與交气皆用之過宮之行豈二十四平除而盡乎一曰推步不同中法止于句股割圜而法分正弦餘弦切線割線等八法二者其類不同粗細亦分焉能一一符合一曰測景不同中法測于二至太陽本輪既殊赤黃交極各異且清蒙差多焉能在在不爽一爲交日分數日食本于月影月食本于地影即如大都之東近海清蒙差多大都之西遠海清蒙差少非一日之贏縮月之遲疾可無遺策也一爲五星緯度經度如二儀之朔望緯度如二儀之交食即如太陰犯昴太陰犯土之類每九年一次十二日皆然此天地之情也至西法之不及中法者無論其

也歲星四也熒惑五也太陽六也太白七也辰星八也太陰九也皆成大圜而其行有法故曰圜則九重乃西法于太虛天中分常靜宗動爲二重又于恒星天上分東西差爲二重則有十二重矣歲差二重步算家不用梅文鼎亦嘗疑其不足據而信常靜宗動爲近理北極赤道繫之宗動天者也雖去歲差二重而顯然可指數猶有十重何以古人但言九重蓋太虛無窮十與十二皆不足以盡之天數極于九恒星七曜適有八重并其遶而無所至極者爲九如此而已矣歐羅巴之說豈非鑿空無據乎

天有九層第一層宗動天毫無形象其二十八宿及衆星與凡一切無名小星皆在第二層天北極亦在第二層天至下面七層天止有日月五星各占一層此外別無他物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度從日起算日一晝一夜所行天之數人爲取名曰一度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不能三百六十五日亦不能三百六十六日日月合朔會于十二次者因日遲月速有參差不齊月二十七日餘一周天曰三百六十五日餘一周天所以置閏鶴壽案欲知天度必求諸黃道宿度後漢志稱在天成度在林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北天度之所由起以日循黃道右旋一晝夜所過謂之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右旋一周古推步家約計大致定爲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因以命度定爲天周之度永元四年左中郎將賈逵論曰臣前上傳安等周黃道度日月弦望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于今林弦望至差一日已上輒奏變至以爲日卻縮退行于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效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赤道者爲中天非日月道而以遲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如

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宮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圜儀日月行攷驗天運狀日月至冬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冬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卻弦望不差一日此用赤道密近宜施用

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銅儀以周爲十三度亢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六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夏至日在東井十六度四分度之一以起度度者行而過之名故日循黃道一度黃道斜交于赤道日躔自南斂北自北發南寒暑往來而歲者黃道事也辨方位計辰刻者赤道事也日右旋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于黃道一周謂之歲周因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謂之天周是度法本宜施之于赤道而漢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竟遂太史令司馬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定東西立晷儀下

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徒有赤道宿度無黃道宿度前漢志角十二元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此列宿相距乃從赤道測其度數下至唐初相承不改開元中詔梁令瓚作黃道游儀測知畢觜參及輿鬼四宿赤道宿度與舊不同畢十七觜一參十鬼三宋皇祐已後屢有改更元新制渾儀測用二綫角十二度十分元度二十分氐十六度三十分房五度六十分心六度九度二十分尾十九度十分箕十度四十分斗二十五度二十分牛七度二十一度三十五分虛八度九十分女十一度三十五分危十五度四十分室十七度三十分壁八度六十分奎十六度十分婁十一度八十分胃十五度六十分昴十一度十分畢十七度四十分觜一參十元則觜僅百分度之五參十一度百分度之十明崇禎元年測改參前觜後蓋列宿之中衡冬至謂之平行以成規法外內衡小于中衡則其應乎赤道也外內衡度濶黃道亦渾圓之中圍而赤斜倒當其與二至近黃道度狹故在黃道一度在赤道必過乎一度近二分則斜倒之數乃隨故在黃道一度在赤道必不及一度漢耿壽昌所謂攷驗天運狀曰月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時牽牛近冬至東井近夏至故也赤道宿度因減差而古今異致向之平者今值乎斜倒向之倒者今轉移近平體數殊不惟黃西距星從赤道視之轉而在參西距星之東皆將前後易位而不得不各改距星始合黃道前後之定序故宿度惟以黃道爲主而赤道可不論

循黃道右旋以成歲差其黃道度分有定而從赤道視之近二至者度閒必濶赤道渾圓之中圍周髀算經謂之外衡夏至謂之內衡其左旋皆準赤道平行以成規法外內衡度濶黃道亦渾圓之中圍而數斜倒當其與二至近黃道度狹故在黃道一度在赤道必過乎一度近二分則斜倒之數乃隨故在黃道一度在赤道必不及一度漢耿壽昌所謂攷驗天運狀曰月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時牽牛近冬至東井近夏至故也赤道宿度因減差而古今異致向之平者今值乎斜倒向之倒者今轉移近平體數殊不惟黃西距星從赤道視之轉而在參西距星之東皆將前後易位而不得不各改距星始合黃道前後之定序故宿度惟以黃道爲主而赤道可不論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爲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而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張純傳純奏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气小倘五年再閏天气大倘洛書甄曜度凡周天三百六十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一年三百五十四箇節气挨下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有平朔又有定朔古人但據日月平行之數而未攷其實行之數所謂十九年气朔分齊其實不齊也詳見下卷來不能得中气故置閏將中气移下一月若依板法算去應三十二箇月多一月鶴壽案月有平气又有定气昔人但古秝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今秝西法現行者已將奇數去之就整數以便算作三百六十日數矣想必別有數湊著他

日晝出地上夜入地下月則當晝有在地上時亦有在地下時當夜有在地上時亦有在地下時

友人吳一峯曰日大于月幾倍或有此理又曰二十八宿皆大于日則恐不可信或曰日視地大幾倍之俟再攷

天行最速以天體最大故也其次則月速以月最在下故也恒星最遲者以其在第二層天日月五星之上也然月之速亦不盡由于最在下是月行本自速何則若

以日高月低爲說則月在第九層天日亦僅在第六層天竝非第一第二層相去猶不至倍卽使倍之而月二十七日有零一周天日亦宜五十餘日一周天何以日乃遲至三百六十餘日方一周天乎可知是日行本遲月行本速故耳但陽精宜健快陰精宜遲重今乃反之則不可解（鶴壽案日行一日夜不及天一度陽精健快也月行一日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陰精遲重也此以九分度之七自然三百六十餘日一周天月行一日夜已退十三度十分度之七自然二十七日有奇一周天此以退數言其故極易解先生乃以爲不可解耶）

漢天文志云經星常宿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語本史記疑七十子以來相傳微言說

文晶部星字注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荀悅漢紀凡三光精气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也皆與漢志合

十二次爲日月所交會以次言之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元枵丑曰星紀以星言之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二十八宿以人言之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默癸曰昭陽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次者猶節次之次會聚上宿之義也（鶴壽案古以星紀日月之行唐虞時分四象而已亦謂之四陸至周人始詳十二次二十八宿左傳梓慎曰元枵虛中也稗竈以娵訾之首據是遡之星次之大致可攷爾雅釋天壽星角亢也大辰房心尾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大火謂之大辰析木之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析木之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析木之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尾軫也鶉火也壽星大火析木之津也元枵一曰天黿娵訾之口一曰采畢東陸蒼龍七宿爲星紀元枵娵訾之口一曰采畢東陸蒼龍七宿爲壽星大火析木之津二次北陸元武七宿爲星紀元枵娵訾之口三次西方白虎七宿爲降婁大梁實沈三次南方朱鳥七宿爲鶉首鶉火鶉尾三次宋書祖沖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羣象殊體而陰陽區別故羽介鱗毛之所在定其素齊設則東西可準原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次隨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廢位不改藏板東方青龍而右白虎此列四象之文是四陸也西陸朝覿之言陸則兼昴也實言陸則兼畢也既動隨時不同何千年則仲春昏亦不同然則分四象始自義和可知用斗建紀之初或否因其時之定位介爲南北東西移時則不同越數

天左旋日月五星幷恒星等一切皆違天而右旋今日月星皆在旋者天速日月星遲爲天所曳而左也日月何也月魄初生初二日始見西方漸移而東至十二三日方從東出耳

初二初三日月魄始見于西方者乃人目之所見其實月仍從東升漸移至西因白日之中人不見月至昏乃見耳但宋人徒據目中所見日月皆東升西沒遂謂日月皆隨天而左旋不知其實右旋特爲天所曳而左也

大輪在外小輪在內之說非也蟻在磨上磨左旋蟻右旋但磨疾蟻遲人視之覺蟻亦左旋也張橫渠只見磨左旋竟不知蟻原是右旋可謂愚矣鶴壽案左旋者自東而西也漢以來步算之家皆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者自西而東也右旋者反右旋至宋張橫渠乃謂天左旋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左旋者豈以其退數言之與歲東原曰禮之于古夏

自東而西漢人所謂右旋者以其進數言之也宋人所謂右旋者以其退數言之也

秝已有列宿日月皆西移之說求之于今又得梅氏反覆中明其義然執是以告步算之家知其必不從試就其說正而黃道斜絡之者也赤極不動赤道正而黃道論之赤極每晝夜必環繞之以成一周日在黃道上因之一周此之謂順天左旋環繞赤極一周日在黃道上因之一周此之謂逆天右旋其道則成回環之軌右轉于外假使黃道每晝夜斜行而左旋黃極居其所不動則日出沒非東西正位而列宿皆旋繞黃極矣何以東升西沒必相對也列宿環繞赤極不繞黃極也以是言之左旋者乃黃極而不可言日躔黃道爲左旋明矣假使黃道上又自爲左旋兩者俱左勢必急速則黃極不及繞一周所到已成畫夜恒星既宗黃極何以能過之假使恒星亦自左旋測速于日則是黃道不及繞一周者列宿皆不及一天周又自爲轉而竟不及一周又自爲轉而竟不及一周之不幾恒星距赤極一晝夜即覺其大差乎以是言之左旋明矣日躔黃道未嘗自動而爲左旋假使日躔黃道不動則日終古止于其處

無自發斂何以成寒暑往來以是言之日躔黃道必有動移而其動移也既不左旋則必移而右轉明矣惟日躔黃道有回環右轉之勢則一左一右其勢少遲日一左旋周而成晝夜黃極環繞一周而又過一度到宿皆左旋矣又過日一度恒星循黃道回環右轉者甚微故其距赤極每歲亦有分杪之推移蓋左旋者天順之少遲則右轉者日躔黃道之本然而右旋者不同樞也左旋者諸曜未嘗動也諸曜回環右轉豈一時兩動之謂乎曰非也諸曜在其中紘劊溯而右耳其左旋也

食之限即爲有食之月交周自五宮九度〇八分至六宮八度五十一分又自十一宮二十一度〇九分至初宮二十度五十二分皆爲可食之限

日食之時日爲月所掩而無光此乃人目所見若在天上觀之則日月皆全明

問月之與日相對照是東西相對乎抑南北相對乎答曰非南北相對而亦非東西相對乃是斜對若正對則月食

四月正陽之月日食爲大災若二至二分則日月本當同行一道黃道與赤道交非同行一道詩十月之交是日食不爲災鶴壽案十月之交毛傳云之交日月之交會今案交者月道交于黃道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至則在黃道而過是爲交交乃有食凡日食月掩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相準則日食故日食恒在朔日月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恒在望月食由于地影日食則主人目蓋月卑日高相去尚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東西而移則視會與實會不同故步算之家立高下差東西差南北差以求之

月本無光以日爲光無全明之理人見其圓而明其實半明半暗也若使月是一片扁物則可全明今圓則不能全明假如初一日日在上照于月人能升天上而看月月且全明矣而人自下看卻全暗初二日月移過十三度有餘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略紆轉照之故人見其光之一綫前月月小則初三見自此移至十五月且與日斜相照矣人居其中而仰觀之故見其全明此時若天上看則全暗也日與月正相對則日爲地所蔽而月食若斜相照則地不能蔽蓋因地小故必正對方能掩日也

月本無光以日爲光故合朔之日月與日會其光向上人目所視止見其背晦與朔近因無光今晦日閒有月痕者一因時刻相去有多寡假如此月初一日合朔在寅時正距晦日之晨約有一日月相距約十五六度日行每日一度今以一汨計之日月行每日十三度有奇故露一綫微光再因月緯度相距有南北假如今當月

行最高日行最卑月距日緯北約計五度爲最大之限月在北而日在南故晦日之晨必見微光如十月晦日是也若日月緯度近或日在北而月在南日月相距時刻雖遠而晦日亦不見其光

黃道是日所行之道人取名以記識其處赤道是天之中腰南北適中處取此名以識之月所行之道即是黃道漢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即是黃道而月所行之九道亦即是日所行見河圖帝覽嬉

秋分以後春分以前日在南北極之下不見日春分以後秋分以前日在北南極之下不見日南北兩極之下

日有不及照之時皆半歲爲晝半歲爲夜惟東西日月還繞一晝一夜

天體與地體皆圓則似東西南北就人所見則然而在天地實無所分別但天與日月只有東西環轉竝無南北環轉者則方位固有定矣蓋雖無東西南北之定名而實有縱橫之定位以有極爲之樞紐故也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者以此方在赤道之北距北極頗近故也與我對腳底者則又見南極而不見北極矣惟在赤道之下者南北極皆見但赤道之下乃在大海中人不易到此大海非我中國

人之所謂海也觀艾儒略職方外紀所載大地全圖自明此處熱極洋船過此頃刻而過然費飯已變俎鶴壽案新唐書天文志云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自扶溝表觀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自上蔡武津表觀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雖秒分微有盈縮難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自此爲率推之武陵案圖斜視極高十七度四分周圖三十五度半蔚州橫野軍案圖斜視極高四十度又以圖校安南極高二十度四分林邑極高五十二度周圖百有四度常見不隱元天文志云渾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自是八十年閒司天之官遵用之靡有差忒藏東原曰地體渾圓因人目四望似與天際平是爲地平雖地之四面距星辰甚遠與人地上仰觀星辰相等而人目不能曲觀地平下之

星故凡推算各據人所立之方上指天頂平指天際一縱一橫必相遇成正方縱爲股橫爲句渾圓之周以此截之而四地在天之中心應從地心之差爲地半經古割圓之術自圓之中心引分之割圓周成弧背凡推算所得皆在地面較諸推算所得隔地半經然以天觀之其差甚微惟人居地之周南北東西天頂隨之而改以中土北極出地南極入地言之漸北則北極出地漸高非北極去地遠也天頂距北極之星今在地平上南望地平下漸南則北極出地平下之星今入地平下北望地平下之星今在地平上北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己之則南極左右嘗隱不見之規愈大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自淩臺表觀之極高三十五度三分自淩儀表觀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雖秒分微有盈縮難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高二十九度又以圖校安南極高十七度四分周圖三十五度半蔚州橫野軍案圖斜視極高十度又以圖校安南極高五十二度周圖百有四度常見不隱元天文志云渾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自是八十年閒司天之官遵用之靡有差忒藏東原曰地體渾圓因人目四望似與天際平是爲地平雖地之四面距星辰甚遠與人地上仰觀星辰相等而人目不能曲觀地平下之

測者元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自南至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然則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差五十度即兩地之天頂相距五十度也以地應之于地亦差五十度也與我對腳底者應以東爲西南爲北我所謂北極也極如磨臍然雖動而不移朱子云居其所不動也非不動乃不移耳假使東西亦有二極則將天梗住不得動矣

攷工記匠人云夜攷之極星戴東原有解極星乃北極之旁一小星以此爲記

古書說近北極之地春分以後夜極短煮一羊脚熟即天明但此處不過近北極之地非即在北極下故當夜短時猶有夜若北極下則春分以後半年竟有晝而無

夜矣而秋分以後半年竟有夜無晝亦從可知想此等處熱必極熱寒必極寒人恐存身不住想未必有人居之鶴壽案新唐書天文志云骨利幹居翰海之北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腳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沒之所今案日出沒之所非在一處秋分以後骨利幹不得有日矣先生以爲近北極之地是也至于兩極之下半年爲晝夜亦爲縱橫有定之故緣他在縱之下故有時恒反是此亦爲縱橫有定之故緣他在縱之下故有時恒見日有時恒不見日

北極天之樞也北斗星之極也北斗離北極不知若干度鶴壽案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七名搖光宋兩朝天文志云天樞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搖光去極三十五度入角宿九度有北極即有南極南極亦當不動亦當衆星共之但不可見故夫子不言至于斗則但有北斗竝無所云南斗南斗者即二十八宿中斗牛女虛之斗也是爲元武乃北方七宿而謂之南斗此非衆星之綱領鶴壽案周髀不言遂曰之爲南斗此非衆星之綱領鶴壽案周髀不言南極者中土在赤道北聖人觀象祇據所見之北極而南極可以類推斗宿之斗亦以象形名之誰謂爲衆星之綱領邪

戴東原云天如覆盆日月旁行繞之書璐戴玉衡疏引周髀說如此此乃北極下人所說北極下人半年爲晝半年爲夜也但不知北極下人漢以前安得有書傳入中國欲質之東原而東原亡矣

第二層天除二十八宿之外則有北斗七星運斗樞一曰天樞二

推而至北極之下遂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又言日行極北方日中南方夜半云蓋惟地體渾圓與天體相似大地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午其對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即爲日照而爲夜半子時矣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惟與天同爲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不釋之冰物有朝耕莫耨中衝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惟與天同爲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別北極下地即以北極爲天頂而太陽周轉近于地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爲晝故朝耕而莫耨也若中衝左右在赤道下以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赤道爲天頂春分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即其方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即其方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三度半有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生爲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正卯正酉而出入在正卯酉南正南北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有奇氣候復得稍涼午時亦離天頂南二十三度半有奇而出入之址在正卯酉之南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正卯正酉而出入在正卯酉南正南北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有奇而出入之址在正卯酉之南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

日璇三日璣四日權五日玉衡六日開陽七日搖光又有三垣一曰太微垣內有五帝座星見大宗伯注即靈威仰等其精氣降生爲人以主天下即感生帝也五德之運循環休王則此即金木水火之五帝然又非五緯之五星蓋五星是五行之精此五帝座是其坐位一曰天市垣一曰紫微垣鶴壽案史漢晉隋諸書志止分中官東官南官西官北官未有以太微天市配紫微爲三垣者三垣之名蓋起于王希明步天歌

堯典鳥火虛昴鳥總指元鳥七宿火則指其次虛昴方指其星蓋錯舉而互見之

二十八宿古人以爲不動今秝方知其動然其行甚微凡二萬五千幾百年方得一周天即恒星東移又謂之歲差

漢律秝志甲子上元漢武帝太初秝夜半朔旦冬至是爲秝元

是時日月如合璧蓋月行而掩日則日食人仰見分明有月影至于合璧則日月竝行其實月不可見矣若五星聯珠則不可解此幾千萬年方得一遇者顧命宣重光馬注有此一條孟子亦云千歲之日至

夜則人見星晝則人不能見星者日光在下照耀星在其上光微爲日所奪也只有金水二星在日之下而當晝則其光亦爲日光所奪人不得見

春秋恒星不見夜明也謂夜與晝同故星光不見所云恒星者合二十八宿及衆星言之也但夜明則日竟不入地矣此不可解鶴壽案夜明當似骨利幹國既夜天如嘿不暝耳若使日竟不入地則何從而知其爲夜哉

天地之有寒暑或云地有升降地升而近于天則熱降而遠于天則寒地升降于四遊三萬里之中鄭周禮大司徒注但地體渾圓則宜寒暑到處皆同何以即一中國而南北寒暑已自不同即相去一二千里寒煖亦別此不可解實則中國在赤道以北去北極較遠春分以後日漸過赤道而南其光斜照在中國人頂上故熱秋分後日過赤道而南北極較近春分以後日漸過赤道而北正來此地相去遠故寒此說爲確但有一日之中而乍寒乍煖且夏時當夜而極熱日已入地下仍終夜喘汗此則恐是气之呼吸耳鶴壽案地主于靜必無升降之理觀地圓之說而寒暑之故亦可以了然矣

江叔澐以璿璣即北極及北斗之主星玉衡即斗柄謂渾天儀者非是鄭注指渾天儀其說以爲渾天儀起于後世唐虞恐無之況在察七政觀象甚便何用渾天儀七政則天地人四時也鄭注以爲日月五星者非鄭注以五星非推步所用鄭不宜有此謬馬注以北斗七星內攝日月五星尤不可解鄭注尚書大傳七政以爲天地人及四時則其注舜典亦必如此不應自相違背乃裴駰史記集解采鄭舜典注忽變爲日月五星之說此必裴誤以馬注爲鄭注馬注云北斗七星細分之即是日月五

星但古秝法推步不及五星近日沈冠雲文集中有此說一篇最爲精確安得以五星入七政內康成肯作此安語邪

蛾術編卷七十二終

世楷堂藏板